首都圖書館 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全印本）

50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50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50册 目録

懐宗傳 三—四〇（卷五—卷八〇）…………………… 1

[General Information]
□□=□□□□□□□ 50
□□=□□□□□□
□□=503
SS□=12248081
□□□□=2001.12
□□□=□□□□□
□□□□=29800.00□□□□
□□□=□□(□□: □□ □□: □□)
□□□□□□=□□□□□□.□□□□□□□ 50.□□□□□□□□□,2001.12.
□□□□=□□□□□□□□□□□□□□□□□□□□□□□□□□□□□□□1600□□□□1700□□□□□□□□□□□□□□
□□□□□□□□□□□□□□□□□□□□□□□□□□□□□□□□□□.

懷宗傳 三

有錢使的鬼推磨这句話别当是假在六扇門里的人另是一義我说这是大明比如今晚有一件差使経在他手裏旧没了亲朋这宗錢想不得他第申了伙计們了伙计们不值根怨真敢明说又是的亲戚又是你的朋友想不首錢人是官的肚子是私的餓了吃什么呢是得大家奇我們有了事也要在人前漏脸事后戒了去借錢借米到底不是長法后来他们亲朋旧生出巧首你表咧有一件事内中有合他相好至近的这天又是他的班你正好不咧不好他藏起來了心弄出个三人滾弄几个大花〻比如李自成他们这场官司怪打怎么说呢李自成、笲手周查他全是一个衙門中的到底有些偏户在者又有旁人厰肴们子花大细想这宗人情樂得的為什么不作

列位想　天又人力皆滾坊　怎免不飢可非生
三个俱都是伙计　兔死狐悲却是真　又有人
替他花大夫打点　又得大才又近心　樂得淯水淅舡洗
誰肯作忌在其中　旧例告状那の个　争房為地是常情

又不是　宋高陽泣淸反逆　監禁皇宮宗杰
暗中自有人打点　樂得的　又使三〻又作去
抬肴食合弄送飯　外邊暗藏三某中　起初時
先是三个后四个　混星共有七个人　后來族中身囚犯
全无约束一概松　若撥此時出中礼　总说天爺不由人
混天球　惜〻言说通知信　色犯暗喜在心中
人〻暗花伏夫念　单等肴　八月中秋闖獄门
占且不言監中事　在表良家曲混星　这一天

到了八月十五日　大家商议救宋明　孙昂送飯監中去
暗给申人捎信通　又与牢頭送节礼　另外多给几刃艮
予备下　買的月餅酒与菜　你們大家吃几中
禁子牢頭甚欢喜　说道是　驗封之后飲杯巡

孙昂打監中了准办妥了回到良家莊上与宋烟邑山佛張三矬侯與賀二草上飛薛六侯猎眼徐八煞子手刘九脚下風霍三等在混天求良夹家草堂上商议劫監之日宋継子说里边呢是我当了外边列位朋友俱是暗藏兵刃良家佃户長工趕年力精壯的把這四个假随前去到那里天交三古黄昏時奔近城都在黑樹以外所令只听里面吶喊咱旧往里边冲偭

宋継子　天遣混乱明世界　謀了全是他一人
派閙混星人一伙　单等肴　劫牢反獄今日中
米脂県内逼叛救　天又造定不非軽　李自成
自从此处該起手　一路上反去北京　出中单言监禁内
驗封以後闖了們　禁子監頭貪賄賂　先把七人刑具松
獄神廟　前边摆上酒合菜　各美果品尽鲜明

大家旧地團、坐　混天球　良與聞言面代春
眼望牢頭与禁子　口呼你们听我云　今日个
乃是中秋佳节日　我们不比在家中　大家避难无二兼
比此俱是一類人　我与你们要个臉　公们之內好修行
托那些　避难哥们全叫到　大家閙你吃几中
人有大小还罢了　尝言说　口无尊貴自古云
不过等是草寇　你们应了我感恩　难道说
他们还敢怎么某　恩將仇报无有的　禁子牢頭受了賄

满面含春去代咲云　口说使得没要紧　难道他们走不成
说着托、　众犯喊宝獄神庙　摘下手銬放了松
團、坐在当埃地　口听那　禁子開言托話云
禁子眼望良與代咲開言说良卩既然如此厚道旧托众囚
犯吁来令他們喝上几中又有何妨此书减断禁卒托众囚
犯的手肘打開頂上仍代鎖绳众囚犯比此猜拳行令那知
他们早以得了此信旧等禁子吃酒他们好一齐動手这且不言单
说众囚犯故义说我们今日沾恩另日在補

大家旧地團、坐　众囚犯　人、欢喜面含春
眼望牢頭与禁子　齐说你们是好人　但今於
乃是中秋佳节日　你们的　肉体早、托天升
比此俱是一類人　却元来　禁子牢頭是朋友
托那些　果品菜蔬放凉吞　牢頭禁子饮多酒
禁子牢頭躺在坐　任平吁吁全不礼　闾子他先立起身
上前擒了众人員　大家一齐立起身　各托兵刃拿在手
一齐忿勇把裰袖　先奔牢頭合禁子　罢了貪財好酒人

登時刀下丧了命　三魂七魄見閻君　众人离了獄神庙
一齐来至馬頭们　吶喊之声京人胆　在净听之分外真
外面众多添拉户　听見吶喊那肯亭　旧知里面動了手
人、吶喊抖精神　硬往堤衙里边闯　京動衙役众城兵
梦中番身齐發怔　不知何處心內京　人多势众难抵挡
不多時　这不旧攻開堤衙们
闾子李自成王竿子周青良與馬五李七郝四代首众囚犯闯出
南牢正与回子孙昂西山虎張三旭井奥賀二草工无薛六崩

子手刘九崔猫眼徐八脚下风詹三众多的發拉户攉在一处
这一夜月色名如白昼众囚犯見面容易回子说弟兄们都出来
了么李自成说都出来了
说着話　孙昂点頭说狠好　不必迟延我行
大家先去抢庫銄　然后在来闯堤衙　不時堤衙如蔴乱
里、外、閙哄、　該值官兵与衙役　人、害怕走真魂
过节會酒沉、睡　梦中京醒發愣怔　听見了
却是劫牢反了獄　不知里面多少人　走了查出怕有罪

无奈个唐喊連声　不住只喊快拿住　别放贼人走一名
孙回子　帅領众人闯開庫　里面白艮抢个净
囚犯俱各將房上　扔瓦拋磚乱打人　附近居民全京醒
男女老幼战京、　来脂堤民遭劫数　托天造死众生灵
怀宗天子无福分　平空降下这灾星　众多混星齐放火
登時着了扛天红　但見房上火云長　那边屋内烈焰生
满房之上炮囚犯　大明百姓怎安宁　登時来了發拉户
那管内外入房中　看見細软一齐抢　持刀威嚇要金艮

房上拆砖又揭瓦　单打县衙官兵　女哭男啼真可怜
令人闻知甚伤情　众混星　俱各恼恨闫知县
人々不忿在心中　大家一齐往后撞　未杀那
知县闫卩的俱家满共们

回子孙昂全自混星子混天球众人劫牢犯狱抢李自成王竿
子周表三人救去还有合监的囚犯赶散了看库之人抢库
银抢了个精光然后竟扑了后堂来杀闫法的居家良眷
占且不表单言知县闫法这宿正全夫人公子小姐在后堂庆贺
中秋虽然夜深尚且未睡忽听得吵々々喊声不断知县夫人
合家人等不知什么元故正自担京害怕忽见一名内丁慌々惊々
怆近房来也雇不得行礼喘吁々口中说道老老卩不々好了
如今监内劫牢犯狱勾连外边成群贼盗杀死官兵衙役抢库

银抢了个精光杀近内宅来了闫知县闻听吓的京庚不止
夫人小姐公子一个々吓的浑身是汗面如白帋闫卩对夫人说
这伙人来者不善々者不来你我孫必々々才好夫人千万保重
要紧言必往后边去了有丑名贴己的家人用梯子将知县送出
墙外竟扑来脂县的西门而来此为剪断闫知县来至西门
叫守门的台门去员将门开放三个人一齐出门奔延安的
大路而来
这正是　老家之人别一论　必说闫法太狠心

女孩儿子那几个々　也没说　撩下夫人独自行
应该一处逃命去　旧死也不又离分　比不得
父母老子是该死　难道当了世间存　妻亦本是一家主
无人怎美度光阴　似此而论也是礼　闫法不该这般行
他只想　保养自身如金玉　如报君王父母恩
将才若是有父母　那自然　旧连寸步也难行
宁死一处全孝道　不能诛贼欠良忠　还有说
倘若夫人失身体　岂不有玷祖共宗　这件事情难评论

明白之人请放心　你若不行苟且事　妻女焉能被人侵
这件事　是有是无自己晓　该账还账针对针
忠臣必抢孝子恭　奏良好　必出忠臣孝子孙
并非志下多费了　见广京多看的真　此一时
武戢官员得了信　主簿典史与县丞　各代手下都来到
全奔来脂县衙门　在正闯子众人爷　一齐扑了后堂中
眼看着　卧房不远在眼下　只听里面有哭声
众贼齐抢卧房近　一个々　灯光之下看分明

李自成一全众混星闯近了卧房举目观着见屋中坐着三十
多岁的妇人瞒他的川代大约是知县的妳子旁边有一个孩
童一个女子都有十岁开外的年纪尽都眼中落泪口吐悲
声使女仆妇围随无一个不眼中落泪还有一个养妳在一旁
侍立
李自成　看罢之时心不悦　一声叱咤似雷鸣
说道禁子问你们话　快々的　若不实言刀下坑
狗子闫法那里去　他在何处既身形　孙回子

一旁接言说快擣　免的刀下丧残生　夫人听見贼人們
徙破英桃挂话云　我家老卩出衙们　想是芒内调官兵
李自成　侗听英啼声漉〻　灯下仔细看夫人
粉面桃腮还代俏　天生的　一派风流典雅温
閻子一見起邪念　眼望夫人代笑云　不必啼哭休害怕
樂子有话对你云　须当肖文听我奔　我們等
奈男畄下女钗裙　我看奻子多俊俏　模羕長的賽昭君
奻子若肯嫁樂子　那筭姻元天配成　閻子还要往下奔

陈氏夫人大動嗔　元争二目艮牙刲　用手一指骂贼人
黒泥溝　失去官項艮万双　上司行文到县中
我家老卩派衙役　正想肖　拿贼追回这項艮
你們巧定奸谋计　赵牢反獄太欺心　在不想
大明江山如鉄桶　可称一統是实情　亦莽能有人几ケ
綱内之魚多几分　扰閻官衙好大胆　无法无天了不成
奴本是　美玉无瑕千金体　七品告命受皇恩
今日遭逢贼強冦　也不过　一死全身畄了名

陈氏破口大骂在若貪生怕死被贼抒造那还了淂付又覌着
公子小姐心如刀攪劍剌肝腸口中叫道化龙翠屏為奻生
你姐弟双ケ指望淂济不承望遭此大变化此不能相雇是為
奻的心狠说罢倒退几步向柱工一頭撞去吧的一声碰了ケ脑
漿崩烈死尸栽倒小姐公子仆人闫忠三ケ人一見夫人撞死
一ケ〻放声大哭泪如雨下
卧房中　陈氏夫人身自尽　小姐公子好伤情
二目之中流痛泪　只花那　养亦亲奻叫振心

你死一心只雇你　抛下姐弟一双人　这才是
幼小年軽何处去　东到那里可存身　情愿跟了娘全去
斉赴幽冥作鬼魂　姐弟双ケ嚎啕痛　哭坏院子老闫忠
李自成　一旁開言声叱咤　大骂公子闫化龙
你父為介將官作　好端〻　挂我三人入監中
幸亏朋友来相救　去了天网地穴中　我只说
拿住闫法肖刀剁　碎剮其尸才趁心　那知贼官逃了命
樂子心中气不平　与代今日饒了你　毒祸相畄是衬根

哥亦們　快挂鄂鼓〻敗攻去　在挂贼官闫法尋
閻贼之言还未尽　猛見那　数人炮近卧房中
口中口嚷不好了　官兵无数到衙们　更弟兄
休淂迟慢速出去　大家奋勇一仝行　困住衙们怕不好
地窄人多走不能　孙昂口说言有礼　不可迟延往外冲
更贼人　不雇夫人闫公子　轉身爬出卧房中
姐弟二人不该死　这都是　命不该死暗有神
孙昂大叫更家弟兄快些杀出官衙將官兵杀退將城们挂

住為万全之计李自成说大哥之言有礼快些出去要紧言公未
出官衙还肖县丞主簿武職兵丁而来且说公子闫化龙小姐
翠屏守肖陈氏夫人的死尸痛哭不止家人闫忠代泪说公子
小姐趁肖贼人去档官兵依老奴主义你姐弟二人跟我逃走
前去尋找老卩要紧
老家丁　閆忠代泪開言道　小姐公子请听明
趁此若不速逃走　那些贼　倘若回来怎羕行
跟随老奴逃了命　侗跡尋宗细畄神　我肖了

老尸在定安身计 怎羡拿贼挂根由 姐弟二人將頭点
只说旧是这般行 悔行又看母尸首 痛断肝腸烈碎心
三个人 竟从后门逃出去 在说闯子李自成
一全車贼出街外 正迁見 官兵動手又相征
双边吵〻齐呐喊 乱牵兵又下他情 这一个
双手掄刀搂頭剁 那个掙把拴面门 鉄尺合首傾们打
大棍掄開腿上摞 刀枪棍棒声不断 人喊馬叫振天廷
劫牢的 因犯一齐拾了命 反獄贼人不扉生

一擁齐上紅了眼 尽都是 死内逃生谁肯容
主簿县丞丧了命 武戝自力把命坑 米脂县
一方黎民遭塗炭 天宫造定怎由人 混星因犯人不少
一齐杀到大街心 不負东方天大亮 扶桑擁出太阳红
各巷中 抢抄民间男共女 寻找鄉绅与富翁
可怜一座米脂县 闹了个 家〻全都不安寧
杀男抄女真可惱 平空降下这灾星 宰贼人
一齐俱集县衙内 闯子坐在正居中 猛見一人双〻跪

近礼硯頭连〻不住的口呼圣明

米脂县算是正抢了三天三夜闯子孙昂派倡人安抚良贼都在县中李自成坐在当中由混星列于左右孙昂分派良人趁守出清點的各门但見下边上来一人双〻跪倒向上叩頭口中注〻某方来又迎由混星宗侯不止李自成听了一惊站起身来口中说你这个王八合的是什么东西为何見了樂子这等称呼是了你是要樂子的命代来了弟兄们把这个王八合的請起来在伺御下凤雇三一旁闻言说李哥你不知道这个人他姓宋名炯字献策河南归德府人氏占阴阳有准算祸福无差

麻衣神相能知人的貴贱生死黑泥沟打劫皇杠旧是他的指引今日荅救哥你们分派我等都是他的主义休得轻視于他〻乃当世一个神仙李自成一闻雇三之言不由的心中又京又喜他才仔细留神观看
脚下瞧 雇三说罢一夕话 闯子闻言喜又京
坐上留神往下看 仔细瞧 说话之人那形容
一顶破巾頭上代 衲頭身川補〻丁 碎布条
禣成褶子肤中计 破鞋爛襪有窟窿 扫竹眉毛耗子眼

两英胡子左右分 身才看来有三尺 乾[illegible]猴子一般仝
李自成 看勾多時离了坐 未請仕先面代春
口中连拤先生叫 恕樂子 肉眼无珠不认人
冲撞仙長求担代 言语村粗休要嗔 说肖话
双手换起宋矬子 一个番身往上行 大堂之上齐归坐
闯子有语叫先生 才听雇三他言讲 道長仙家甚高明
見樂子 那羡称呼因何故 莫非有义把我坑
宋炯見问回言道 只見他 满面含春把语云

在下家住河南省　归德府内是根生　自幼亦
曾授异人亲传授　善晓阴阳京鬼神　道吉言凶无不准
话要说出板定了　麻衣神相观气色　敢瞞贵贱与贫穷
一双眼　善識帝迁真命主　二目長分奥共龙
省因大明洪福尽　造定了　塗炭生灵百姓坑
天運循环一定礼　廷安竟内降真龙　同此上
貧道云游来此处　為訪其明崇微星　旺气出于米脂县
旧知此地隐真龙　縹渺之中身有准　一点浮实那算凶

与臣位　大家商议叔至架　辰土開江頭一功
說話之間身高坐　宋鉎子　又要屈夕挂礼行
那鉎贼說話之間又要下跪李自成伸手搀住說仙長这可不
是穩的你方才說的話要叫外人知道此衬不小宋烔說貧道
受异人之传相人貴賤百无一錯夜观天相看帝星明朗多
米脂县我才来至此处
都只為　大明怀宗洪福尽　天义造定怎由人
歷代朝廷失天下　多有那　信宠奸臣酒色昏

可惜崇貞英明三　並无一处不正行　恩代那
合朝文武疼黎庶　处处全治雨露恩　怎奈天义人难扭
却数当临亡大明　自此宣民遭涂炭　天降一群恶混星
閑言少叙归正传　宋鉎子　付又開言挂主斧
卩架若非真命主　為何我到米脂城　但見卩
龙眉凤目多主貴　口方鼻直福不輕　龙吟虎啸多声大
身才体貌果超群　將来一定登九五　面南為君坐龙墩
卩上貴庚年多大　生于何日甚特辰　闖贼見問回言道

叫一声　仙长当神你是听　鉎子今年二十六岁
十月初一日丑時生　宋鉎子　伸手掐指寻文算
胎内多乎自己云　此命之中多凶煞　五鬼破败是实情
若是实言对他讲　如何能將大事成　这般如此方為妙
才挂乾坤社计典　鉎贼想罢主义定　望当那
闖子開言挂语云
总因大明江山该亡天降这一伙混星乱世亦非人力宋鉎子
掐算了一回满面代笑口中说道好命在死更改说着又向卑

贼寡话你们列位的相貌俱是將相之才扶真主建立奇功
列位俱各既玉川龙名圖凌閣申混星一例宋烔之言俱各
欢喜说仙长这些话真么鉎子说貧道在无狂言申人说李
大哥没的说我等先与你道喜当真作了朝廷别忘了旧日
的朋在　申混星　说当一齐高了坐　丁丁双久跪在尘
口中连连呼万岁　你若為君我為臣　你若登基作了展
总念旧日申宾朋　闖得丁　闖子竟自先主义
口内叫声申弟兄　八字还没見一点　旧是如此这般行

事情申大非兒戲　丧家亡身衬不輕　宋鉎子
一旁付又開言道　列位占且挂身平　虽然说是这般讲
有將无兵难動手　内中还有一件事　我对列位要言明
申混星　恻听一齐忙站起　宋烔開言挂话云
一命二运三凤水　这句言词自古云　不知貴茔在何处
凤水如何與不與　貧道亲自看一看　見了真实然后行
闖子恻言將頭点　仙长之言礼上通　来脂县城东门外
言坟之上是荒坟　旧烦你　去到那里看一看

睄〻虚实假共真 说当一齐高了坐 迈步金阶出衙们
此书剖断无童叙 京们不远只尺中 出了城
走了不过半里地 闯贼止步面含春 用手指定开言道
呼一声 仙去留神听我云
李自成代为宋炯混星出京们走了半里之遥有一座乱葬岗
的跟前李自成与東止步用手一指说仙長你看那孫堆旧是樂子
祖坟你睄风水如何樂子可以作得皇帝矬子侧听留神望四遍
圆看句多时拱手不住乱摆口中 说道不好一点风水无有曼

说作朝廷连一个小官也不能出贫道可睄准了一塊好地真是
龙虎风云兴旺填业的吉地
宋献策 眼望闯贼开言道 尸上留神听我云
贫道睄准一塊地 上等风水在其中 尸上若要作皇帝
除非那里立坟茔 把你的 祖宗父母葬那里
包管日盛月又曾 龙虎相逢风水会 图王填业立大功
不过一年零四月 敢许尸上坐龙墩 李自成
闭言不住将头点 满面添欢去咲容 口中连〻呼仙去

此地却在那边存 矬子付又开言道 尸上留神仔细听
我说的 那地旧在县城内 十字路口正当中
尸上若要依贫道 了不宜迟快〻行 即将坟茔在那里
还有父母二双亲 千万的 别使棺才用席搂
这句言词牢记心 母头向首父的尾 路口之中起立坟
必须等到十六个月 坟内死尸变成龙 旧只怕
半路惟恐人看破 现出龙形用火攻 闯贼听罢一夕话
满面代咲叫先生 想来你的话不假 挪坟能兴定是真

若想挪坟到容易 内有一件却难行 我的父母却现在
两个人 无灾无病在家中 罢了了情以至此
樂子只想坐朝廷 俗语云 人活百岁终有死
早死早灭早托生 闯子附下主义定 他旧要
活埋双亲两个人

李自成只想坐朝廷信了宋矬子一片言语口中说道仙去的话
是真么宋炯说贫道从不会诳语闯贼说既如此樂子与先生
近城指明吉地樂子好挪坟茔宋炯说贫道愿随言必一全東
混星付近米脂县城来至大街十字路口
東混星 一齐付近米脂县 来到十字路口中
矬子与東止住步 宋献策 有语开言把话云
用手一指说尸看 须要留神看个真 旧把那
祖宗拿来埋此处 还有双亲两个人 这条大路多兴旺

贫道详解要细听 龙脉旧是这座庙 旗杆如须一般全
两边的 山们由此龙的巨 却有一件不相全
左边却有一眼井 还有一座古也存 吃亏旧是一个眼
总是其龙缺一睛 出街上 左右都有五道庙
四条龙腿尾一根 米脂县多名吉庆 不缺食水自兴隆
此地好处言不尽 埋与不埋在主公 宋矬子
说把一桩从前话 闯贼侧听去咲容 口中口说葬〻〻
埋〻〻 一定将坟葬街心 旧有一件为难了

樂子叔亲俱在世　双个人　現今硬浪身体在
宋烱闫听低垂项　只说天义不由人　先將祖坟抑在此
站住凤水不能更　旧便是　不能面登龙虎位
色管后辈托官封　若托双亲埋此处　也不过
来年旧托大了成　貧道占且辞世位　后会有期在相逢
只等着　卩上有义將人馬　貧道前来助一功
主公須要有決断　挨遲只怕了难成　趂贼言罢佯站去
悯子時間难在心　欲代要　等着双亲身辞世

多咱才能作朝廷　不如活埋他双个　恐怕旁人不好听
书中不言悯子李　说他双亲双个人　自从那
李自成拿入官衙内　老双口你担怕京　后来又听劫了獄
放火杀官抢庫艮　夫妻二人魂不在　分明知道祸不轻
吓了个　昏迷不醒如酒醉　口眼歪斜自哼〻
倘在炕上堪〻死　旧有人　报与了悯城李自成
有人到县給李自成送信说他父母得病堪〻至死李自成不
但不吃京反到心中欢喜自己说这是合該樂子的洪福音天

了逢凑巧怅到家中腊了腊夫妻二人口眼歪斜昏迷不醒此去减
断李自成立刻呼人到城外托祖坟刨出埋在城内與龙街名
着鞑子的话托他父母用芦席捲起母頭項着交尾代着氣你
埋在與龙街十字路口立起坟堆这才回转县衙之内每日代着
手混星於护军民富户
且不说　米脂县内李悯子　在正家丁老闫忠
領定公子与小姐　三个人　趁乱之时出了城
一心尋找闫知县　姐弟双个好伤心　闫翠屏

杏眼之中流痛泪　二目观着闫化龙　只从老卩出了任
米脂县内作县尊　上任之后多安净　至今骨肉樂无穷
誰曉得　樂極生悲出了事　不料非灾祸本身
父亲生死也不曉　可怜見　慈母碰死赴幽冥
抛下姐弟人双个　孤自无亲又无救　可记得
亲丁骨肉同完臣　不料中秋双下分　眼前若有父母在
怎忍教你受苦辛　哭了声　爹〻你往那里去
呼声外亲死苦情　公子化龙双流泪　只哭得

忠直向热老家丁　手拉小姐与公子　二目滔〻家泪津
你本知县子合女　公子小姐不非轻　胆大贼徒其可恨
无法无天了不成　扛敢劫牢反了獄　逆叛一般争几分
与你无仇又无恨　贼徒扛自起歹心　赶的老卩无去向
生〻的　逼死告命老夫人
家丁闫忠痛惜家主讃以告命不住的解劝小姐公子正往前
走天將挂午走入了一座樹林之内主仆在草地坐下公子代泪
開言说院公我姐弟如今肚中飢餓渾身疼痛你我到底

奔往那里才是見着爹〻之面说着〻〻放声大哭小姐分〻落泪
闫忠着他姐弟这般光景不由的痛泪交流说道公子小姐你我
主仆脱离虎口旧是天大的造化
老家丁　闫忠代泪開言道　公子小姐请听明
我代小主脱虎口　这旧是　上天户佑迂难人
说不得的往前走　怎免途劳受苦辛　到前途
尋着吃食在走路　順着大路往前行　若能到了開封府
能得老卩信与音　自古吉人有天相　可能父子双相逢

代等为　見了老卩在商议　怎恙拿戚拄恨停
老者正托担美劝　又見那　林外走近一个人
一担干柴担肩上　連、不住喊連声　走近林來自訴着
睁眼睛見老闫忠　自己口中说奇怪　为何他在此间存
一男一女何等人　必有元故在其中　那樵夫
口中说着高声叫　表兄到此为何曰　你还记得我小弟
为什么　林中歇坐有元音　闫忠闻言留神看
举目观睛问话人　睛了睛　面上衣服与形相

老者忙、立起身　怆至眼前又细看　不由添次去咲容
却是表弟張近录　至亲相逢喜气生　樵夫说
男女二人是那个　一仝歇坐主何曰　闫忠代痛哭流泪
叫一声　表弟留神听我云
闫忠見了他的表弟張近录直出望外見他同男一女一都是那
个坐在此处所为何故不由的二目之中落泪托一往之事说了
一遍張近录连、讚叹口中说小弟迁移此处离家不远托公子
小姐请在家中作些便飯吃能岂不是好闫忠闻听满心欢

喜说多承兵弟费心我主仆感恩不尽張近录说你我倫
骨肉至亲何言外道说着担了引路老者公子小姐在后面跟
定了
張近录　担柴近步前引路　后跟主仆三个人
离了樹林往前走　数里之遥近小村　来至一座柴扉外
樵夫歇担手扣门　里边答应托门開被　却是一个女佳人
樵夫担了往前走　担柴入院后関门　近录对妻言旧里
夫人李氏叹连声　来至了　草堂之上归了坐

李氏作飯那肖亭　此才减断休多叙　只見那
闫忠连将表弟称　志只此去寻家主　公子随我一仝行
代着小姐实难走　使人心中担怕京　志只有义托表弟
小姐占在此间存　見了家主言旧里　在表接取感恩情
張近录　口中连、说很好　正当如此这般行
说是有屈千金体　我夫妻　倘有不周休要嗔
商议之间安歇下　次日一早要登呈　姐弟痛哭双分手
万般出于无奈中　不言小姐張家住　家丁代领主人公

只等贼子与人馬　汴梁城中起战犯　被公子
暗箭射中一支眼　才将逼母恨来伸　後話不想說眼下
再言那　迯难之人闫县寺　昼夜奔到延安府
帅府之中見元戎　就把那　一往從前說一遍
总帅与、爺大動嗔　立刻傳令挑人馬　来拿县
来拿流贼李、自成

話說米脂城的县官闫卩只従逃去外边那敘代受真是昼夜
奔馳趕至延安府忙、近城直至总帅府衙门、近总帅白玉
堂升堂里面对肖该值人言说米脂县、官求見该值人近内
通报白总卩令人把知县请近衙内按似注見礼以必設坐於
下闫知县告坐总帅見县官形色慌旧知不好也不及献茶
先旧闫言说贵县至此录見李帅必有大之事闫卩見问旧
把情由说了一遍总帅白卩他与知县闫卩乃是契友在者米

脂出也是他哥晋之处也与千達但只見他是一丁武家子也
不吶白一問此言又京又恼
白總鎮　一問知是周户話　不由又惊又心京
口中不住連聲罵　只說是　大膽賊徒了不成
搶劫皇杠該万死　按例究情罪不軽　既然是
被拎該死也瞑目　还敢妄礼乱胡行　勾引賊匪劫牢獄
硬要劫官抢庫银　似此万恶真可恨　必要后降才趁心

若要是　容留此事害不小　大村釀成坑了民
總鎮越說心越恼　左堂上　往下傳式叫中軍
速下教坊休代曼　傳令如元傳各营　馬步兒郎三千正
但要年軽力壯人　挑完之時來文令　本鎮親自把賊平
中軍官　口中答應說得令　还步奔身下大所
軍令以下如山倒　登時間　慌了馬步衆兵丁
五营四哨皆知曉　齊至樫光演武所　此為中

減附細說不帶叙　却与前文不相仝　兜即挑了三千正
造冊送入帅府中　總鎮自下將吉日　奈奠旗每大帅都
只听得　京天动地三声砲　馬兵兒郎起了身
丹村门排前列炮　延安的　馬步兵丁排隊行
知县周户与總鎮　二人並馬掌中軍　也不过
晓行夜住登右道　饥餐渴飲止行巷　大兵正自往前進
總鎮台頭驗眼真　路旁一座松林寨　遠天將日黑間間

白總鎮　馬上代咲開言道　縣堂周户把話云
這些林木多幽險　怕只怕　里面窩藏歹人
白總鎮說貴县你看這座松林寨幽陰里面有歹人窩藏与
民与害后鎮人馬從此経過必須要搜檢、、周知县代咲開
言說林内若有歹人元帥的大兵经此经过他們也旧逃走去
了马蔵在此存站况又兵主害近林搜檢下官情愿相陪的進
宝馬上傳令止住行营言也分付近林去搜旧马手下兵挑下

堂李手群刊刀闖入林中此与成防不多时搜出二三丁人来
代至總帥的馬前說倒白進宝開了問知是来賊县作賣
的孫民總户说不苟夜是来脂县的民人可知道造反的贼人
主於何处呢若知詳細不必害怕只宜对帥主細細的言善
衆百姓　一齐進礼將叩　這把兵主老爷尊
不知何处人共馬　聖老爷　快对小人细言吶
總鎮白户開言道　那一鄉民仔细听　我本是

威鎮延安的總帥　大抵你也素聞名　皆因來脂賊作亂
初年反獄使欺心　知县周户逃灾難　奔到延安一座城
調人馬　本脂來拿來賊寇　本鎮一聞動三軍
故此才將你等問　可挠滑　來賊今在那边存
那一鄉民忙叩首　口把老爷尊又称　但不知
兵主如今在那里　現有一宗大事情　周户馬上聞此話
脂說此人話有因　一伸堂李開言道　那一鄉民听我云

我回走　来临贵府公出主　你来相问王何事
那人闻言忙站起　一细看　拉住闻了叫其哥
口说走了快去走　恨有小人去认亲　说有话
强有苦不散想他　风花代要一般公　忽展向了心纳闷
不明另中心里情　口待勒马相等候　家中去长那乡民
拉着那　闻了坐在如花伦　不了一会进了村
来到一座荣康处　那一人　上前叱叱手扣门

知其闻了见那人如此光景不解其义暗暗的纳闷时口说这
人是什么元故只得随他来至了一座小村宗门外这、这
才松了带环□手和门叫声小姐、、快出来闻老了来了只
听里面答应将门开放出来了一个年幼的女子上前放声大
哭口叫天伦你从那里来想去为儿了闻了听了一京忙忙游
下了坐骑走上前来相劝切进团手揉了一揉眼仔细的观
目

闻知其　一见翠屏姣生女　又京又喜又伤情
上前把住流痛问　他把那　姣儿连连叫几声
为何来到此处住　你母亲那边存　闻小姐
二目之中流痛泪　口呼爹爹仔细听　若问母亲咸亡者
提起只怕又伤心　那日中秋八月节　贼成纲牢花厘良
走了你　越墙而进后边走　我们外们去身中
至家三口心中痛　家中的　另叫老仍今伤情

强贼抢进卧房内　逼成万恶起邪心　它的母
不肯从贼寻自尽　一头碰死赴幽冥　老奴闻忠代不妹
赶城来未暗进出　逃出来暗其城外　跨过芦莲来松林
巧遇着　这位是人将进亲　他与闻家是至亲
抚他夫妻四应我　老家丁　代府见君闻化龙
姐夫分手去其奈　见君去把父京寻　多亏了
将家夫妇是何宗　代我恭进女儿生　不料今的中见父

莫非相逢在梦中　小姐说着如泪碎　疼坏琴堂父品自
叫一声　若命姣儿疼死我　哭声夫身蔑阵昏
父女正在心伤感　将近来　一傍闻言把话云
闻了父女抱头相哭将近来在一傍劝解口中说老了止悲
伤商掠大可要紧闻了闻听这才把泪痕止住又见总镇向近
官代领着十数名家丁飞马而来到了娘前跳下坐骑叫一声
闻老元这是什么去处那一幼女却是何人闻老了旧把一往

之事告诉一遍总镇说令正身死留下贞节之名真与千古留
即是说不见料想令爷闻忠是一了又休了何好得将来的了
相逢之日
白总镇　代候王语闻言道　闻兄在上请听闻
令的见了令爱面　这算是　要中代寿不全寻
父女才得相逢日　何必如此太伤心　若依着
本镇愿见将令爱　仍然留在此间存　代等将贼平伏定

左行接昕在家中 闻下闲言说正是 兵亡之言又不寺
此为中 表近诚新不京叙 劳叨话会入宫
知县又托将近录 将小姐 仍留在七把身存
一合白下上坐李 催动尔郭兵起身 且不说
总兵催马往前走 为中卑言李自成 这日县堂合会堂
小卒前来报一声 延安府中发人马 不久旧到米脂城
李自成 一闻此言心害怕 口呼列位众弟兄

说起总兵白进宝 那丁人 武又高慓刀马熟
兵将将焕多利害 你我难以母相争 列不过
杂离此处方为妙 闯住城池走不脱 东多撒屋说五礼
日哥之言礼上通 闯贼肘下忙清计 饥民因犯乱纷纷
把那些 抢来金良打成探 撤回把守各门人
召马俱各来坐李 出马的 只得恨随尚下行
悄悄出了米脂县 大家只想要逃生 李自成

正自合东往前走 猛然台头吃一惊 但见尘土从地起
马一支 马步尔郎又把那路来横
李自成的知米脂县城小难存倘大兵前来困住城池那时节
难以脱身故此代着一群饿星东又饥民因犯逆出了县外往
前正是闯贼李自成一丈青王年子雨天星周青恨天球無兵
脚下风屋三草地狼马五色山师将三龙井鱼贺二川山田邮
三茬埽荒空迷脑宇宙显出了一支人马並旗旌旗招展队伍

文加李自成他先发了毛刚把马接住叫声众位弟兄你们必在前
走你看驴球球不的兵丁来了你们快快杂闲可将回子孙昂
说别要害怕代我瞧瞧左拜言义掌手观瞧瞧了看口中说道
放心心别怕怕来者的不是官兵怕他什么李自成说大
哥你怎么看出不是官兵呢回子说依渠子看来列相是那里
逃下来的败残人马这要是官兵逃到必召主帅的大旗你们
瞧並無一杆旗旂怎么说是官兵呢你们闲闲代我问他们一

声旧知是那里的人马东人闲听住马边一闪孙昂一马当先
来至跟前高声喊叫
孙回子 一马当先高声喊 你们列位话听真
何处来的军兵等 快把那 旧里情由对我云
我等却是残兵将 败阵失机落下风 若要是
全将何不一处走 大家俱是一家人 孙昂之言还未尽
只听对面有人应 马出队伍催坐李 来至跟前把话云

口中说 你们既是残兵将 却是何处那路兵
领兵帅主是那个 须把那 旧里情由先再吩
孙昂马上闲言道 那人尚袖仔细听 我们是
慎守米脂兵合将 失机败阵是实情 回子拔了个米脂县
那人忙忙叫老兄 你既慎守米脂县 在下问你三个人
头一个 姓孙名昂是左教 回回却是东人称
第二闯子存姓李 他的名叫李自成 还有一个好朋友

很天球名叫梁典　我们是　马步三军是全付
年来共是五千人　底填山西太原府　巡按耿了铁甲军
只因府官行不正　尅扣军补苦害兵　前日个
了位相面宋娃子　叫我们奔投李自成　还了别人一封信
为的是　闯闯知己好兵朋
孙回子一闻那人之言满心欢喜忙忙问道说尊架方才提的
在教的孙昂合李自成不知会过去了那人说並去会过只因

太原府的巡按为人不正尅扣半年的米粮我等这些兵丁是
早旧不当差的人前者了位相面的先生名叫宋炯指引了一
条明路叫我们投奔他们三位可成其大事亦败巡按报仇雪
恨因此愿下招兵马往米脂县而来
那人说　在下招了兵不少　实又来奔米脂城
还了一人捎封信　姓葛名龙显道神　孙回子
闻听不由心欢喜　口内连将台架称　回回孙昂是在下

朋友台爱了虚名　说着付又用手指　口叫尊架得听真
那一位　旧是良与良友君　这位旧是李自成
孙昂说把一乂话　满面之上代喜风　忙忙高安下坐字
众人假各下旅行　上前来　比此见礼齐归坐
那人取出书一封　送与孙昂亲手内　折开仔细看分明
捎了一遍闲言道　尊架面细仔细听　但不知
老营队内是那位　那人回言把话云　只是在下当兵从

老营队　之是闯王大本和　主人姓高太原三
迎祥乃是我之名　孙昂说　你我俱是人好朋友
前元了分不非样　有家兵马合一处　占有住处去安身
前边五庄万家堡　却三松山堰兵参　那里是
树木交杂房屋齐　居民富贵是实情　你我前去在此坐
安下身　色营能将大事成
东去　想想这件事若非天宫差定焉能为之高迎祥听孙昂这

此言词他又听了宋娃子的话说李自成是个真主除看他成
了大事定了王公之分不由满心欢喜对着他全来的残兵闹
言说你我过见自家人了奔到松山万家堡招兵买马积草屯
粮共扶真主成其大事俱了功名之分岂不是好那一个若说
不去旧把他乱刀分尸
东兵丁　闻听一齐开言道　营队只管放宽心
因为将主行不正　咱大家　古禀反出太原城

要说今天到这里　将来何处去安身　也不过
流列那里是那里　起名你我叫流兵　走遍天下端个碗
那块黄土不埋人　走罢大家快些走　且到高山过几春
人人不肯归正道　恨随着　搅乱乾坤东泯星
乱乱烘烘往前走　尤如恶狗一般公　竟扑了
松山之上万家堡　看来都似一窝蜂　进庄连慎齐放抢
抢女来男真苦情　村庄本道嚎啕痛　家家户户吐悲声

列处里　尽都关门齐闭户　屋在害怕不安宁
流贼抢了五天整　卯一日　瞧见松山峻岭峰
顺有盘道抢上去　若坏此地更居民　万堡家
松山地面多凶险　直上直下路难行　万家堡
山后一条斜的路　浮桥拆去怎行人　更流贼
一齐逃了万家堡　居民那丁不担京　流贼抢护房屋住
可怜見　遭劫在数更生灵

松山之上万家堡内与大户人家被流贼抢了丁精光旧把他
家改为巨义所松山叫作盘龙寨立下の家为首以寨主各与
各号大寨主李自成称为闯王管领一千人馬草上飞葬六協
办軍務二寨主孙昂称为乱世王管领一千軍馬混江龙李文
协办軍務三寨主混天球良与称为混世王领一千人馬在猶
眼徐八协办軍各四寨主老管隊与逆祥称为闯世王管领一
千人馬崩子手刘九协办軍务太原府逃来的兵怕虫是五千

四家贼徒各领一千还与一千人馬
前隊的　寨主乃是王千子　这贼人称一丈青
汤天星周合馬五　还与那　邑山伟三将の丁人
代兵五百住前寨　予备人来把山攻　准备下
衮木擂石与其数　防守由如铁桶金　后山寨主名贺二
龙将鱼号别外人称　郝四名为川山甲　广三人称脚下风
后山口　予备擂石与滚木　寨：杂：好几層

流贼混世得了志　号王道逞乱称名　最可以
万家堡内民遭难　不能下山怎逃生　男子充为妻买用
當下妇女硬奸淫　全民分散更手下　堆核割草养三軍
且不说　松山上面流贼寄　左山延安白总戎
一个知县名高法　寬朴了　米脂城中催大兵
眼看县城离不远　道旁烧毁更居民　一丁：
口吐悲声真惨惨　齐把兵主老爷称　我等黎民遭劫数

被贼作践好伤情　老爷大兵今来到　流贼害怕尽逃生
白总慎　闻听此话帅一烑　口内只说了不成
百姓说　奔了松山峻岭峰
闯贼逃往何处去　我兵速赴莫肖亭　今日个
总帅闻听传将令　當下将来是衬根　馬来兜等将郎式
若不将贼肯除净　来把流贼更寇拎
困松山

懷宗傳

四

延安总镇白近宝代领人马相离米脂县不远但见大道旁边有些散的人號着口中齐说我等是米脂县遭劫的百姓来接兵、主老爷的大驾白爷将坐骑勒住在马上闻言说目今贼人还在城内么内中有一个百姓向上叩头说回老爷东贼作乱把米脂县城中作践的苦处也用一言难尽幸喜老爷的大兵来、到想是他等得信往昨日出北门往松山去了白爷闻听心下有忧暗说不好只得传令三军在城外安营埋锅造饭家、自代

有五百兵丁一仝知县闻法叫百姓引路近城搜拿叛党那有一名白总帅对着知县说贼人逃走在外有付反之礼贵县仍在此处安民本帅亲领人马追至松山先上一道表章着官上京、见奏怀宗万岁言必与闯爷分手出城调人马拟将近兵一路寻踪追迹到松山下面安营早有人报上山去闯贼李自成与东寇商议说还是白近宝的人马你我弟兄须当奋勇把此人杀退大事成矣

这句子　孙昂有语闲言道　列位的神仔细听

兵来将挡何须说　怕什么　威镇延安白总戎

在着松山多出险　他想来攻枉用心　依我说

那里还回去打仗　只管老守等来人　他兵若来攻山口

滚木擂石往下撂　多伤兵丁他必败　你我挂兵随后追

大料着　追杀一阵气不舒　拟他的

屈甲林草马能行　自古以后官兵怕　再也不惹咱君兄

从今后　烈烈烘烘居山上　也管熊将大事成、

孙昂说罢一又话　惹坏一群京滑星　大家一齐说是好

晓与山上东要兵　多备擂石与滚木　必须要

昼夜防守各的神　杀退官兵俱有赏　违令之人罪不轻

且不说　松山之上有防备　再出延安白总戎

山下安营屯人马　造饭喂马养三军　歇息一夜天大亮

总镇升帐理军情　在坐上　分付侯值人进去

村庄方近是松山　年高之人寻几丁　速代至
本填帐下问分吗
白总填分付侯值的军兵速往松山附近村庄把高年纪的百
姓叫几丁来本填问话休得迟慢误侯值的军卒答应出营六
当速快去勾多时叫了数个老者立帐前跪倒向上磕头白丁
往下问道不晓得松山上面的这伙贼人是那里来的那些乡
民说回老丁这山上先前都是良民居住新近来了一伙贼人

把上山取占住山头立号为王坑害百姓白丁说不寺可知道
这伙贼人是从那里来的须要实诉乡民说风闻是米脂县的
人马会合太原府的大约有旧马五六千人马
白总填　听罢乡民一夕话　半晌闭言把话云
分付刀边快看实　赏百姓　谢恩平身出帐中
白丁下帐上坐骑　代领兜郎五百兵　出大营
登时来至松山下　总填接目看假真　但见此山多凶险

峻顶山峰透九重　密密杂杂松柏树　丫丫叉叉路不平
白丁看了多一会　走马上　分付跟来手下兵
不肯须当进我令　大家急勇把山攻　若要是
攻闯山口拿贼寇　按名俱各赏金银　那个退后不尽力
登时斩首在元门　众兵闻听心害怕　悄语低言弟唤兄
你们看　此山凶险高万丈　要想攻闯万不能
众兵正自私言语　耳躺中　只听一阵喊杀声

兵丁各奋齐急勇　人人呐喊抖精神　杀下山的
兜郎手把神枪架　将令如山敢不尊　迎马敌对杀贼手
吹毛利刃手中舞　马步兜郎随后面　各把刀枪拿手中
咕嘟嘟　花腔古打如进立　三军急勇抖威风
拚死要把攻来立　奈因那　立陡高山怎来行
此山的前面另一古盘道别去去处尽是立陡峭崖直冲霄汉这
古盘道只走的一人一骑并马也难行延安的三军枪手杀贼

是一丁丁：挨着的去催阵古打了个进立如雷猛听得山上
两嘡嘡一阵罗向人声喊叫咕噜噜的滚木雷石由如雨点一
般往下乱打从上至下去处架闪着众的内兵骨折筋断代伤
的哀声不止白总兵不住的传令只叫擂古一个本营的总帅
左右催阵众三军那个敢退
众三军　往上攻了多一会　兜郎伤了二百名
总帅的了去其奈　走马上　只得传令叫鸣金

兵丁丁：得了命　由如众生一般仝　一个：
例勒千戈收山下　总帅代领转回营　兵丁丁：归了队
阵上之人记下名　白丁升坐中军帐　低头无语自沉音
只因为　进贡不料临京近　黑泥滩中失此良
知县因法派衙役　李自成　去知胆大与成逆
纵容不拿真可恨　知县偏：又访的　次一日
将他打了四十板　插在两军监禁中　那知群贼会一伙

扣穿袍出李自成 出官门便进了命 此回真大不公哥
皆因是 去我所管交界内 于这真大不非拴
故此领兵来征讨 那里知 更延智大不非拴
又与右惊人马与 兵合一处更不公 石松山
左帅点列安营寨 心想破寨立奇功 那晓此山々山险
贼人防守更留神 滚木雷石难拍部 马兵兜那追来行
五百兵 攻山伤了一半 未能成功枉回心

不能动贼拎流寇 列只怕 罕官上必然动气
总兵白应宝攻山折兵回返营内心中惭愧之极占且不表平
言松山的众多流寇见一阵滚木雷石把官兵打退人々欢喜
李自成说孙昂调度不错今日一阵把明家的兵们打了个胆
烈说先大科有去也不敢来攻山寨孙昂说这有何能何足挂
当我想宋先生他真是个异人李亲弟与孙足之命列来脂县
虎豹牢枷攻估吧

这回子 孙昂对众闲言道 列位当神仔细听
我看宋先生多相异 怪不得 良夫弟说他是人云
太原人马来帮助 未知他的那边存 你我若要成大事
大科必得宋先生 老营队的闲言道 孙昂当神听我云
那一日 叫我领兵代帮助 说的言词记的清
他说不久来相会 自然了 龙虎风云见面时
这了一件要紧事 列了明朝我去云 東流寇

问听一齐怕跃点 个々欢喜手掌中 为此不言松山上
去上延安白总戎 与代进兵攻山口 想得兜那马来出
无奈何 兵临屯兵怕山团 思想妙计把贼擒
那日出堂中军帐 这样的 守兵前来报一声
说是圣上发人马 协助总兵把贼平 领兵的
却是雁门兵备道 一万五千马来兵 打听的白总兵近报
相离不远到军营 小校报罢下帐去 总兵白下喜乱生

洪承畴 於马此熟支对手 文武全才称良将
他今领兵来协助 要拿那 众寇流贼误笑中
总兵众马出大营 他把洪下接近营 洪承畴
时刻不等出营寨 竟往山前要战征 要兵报道山上高
李自成 家自当先要见输赢
延安的总兵白近宝他听说雁门关的兵备道洪下他的文武全
才谋多智广听他奉旨领兵前来协助故此他心中欢喜又与

人报说洪下的大兵相离不远了白总下忙々下了大帐上马
代领几名手下接出了大寨至洪下的行营二人见面会近营
内叙此施礼洪下传令兵合一处对着白总帅说当今圣旨叫
我代领雁门关的人马前来帮助皆因兵至与本气豪但不知
总帅的兵至可曾与流贼交战白总下用把一往之事告诉了一
遍洪下说既是如此代我众自出营到山下要战看贼人如何
回来在作商议言必要彭报往下不能代有存知的二百它知

丢见山前今人要攻要点不敢不敢与李自成那中知道去
只因为心中不忘一声大叫说敌兵我也日退回南梁子的
设旗代领兵营陆回迎征一营兵吉说大王占且是想顺去州
昂卯备马派十日又来了一阵大王何必当先去受辛苦王不
如当日的把守山口不去与他打仗刀枪上设擒官阵前称雄
去定
高迎祥　眼望闯将开言道　大王主上话听言

迎面厮杀动了手　要論那　各取输赢再可中
不由牢守把山口　省的动手赔输营　他若是
想要攻山实费了　闯因领兵往下冲　咱这们兵加劲打
得上至下杀不能　任凭的兵马十万　想要攻山的费工
李自成　听说迎祥一又话　满面添欢来喜容
口中连叫老营队　闯世王　此话言来礼上通
梁子不听哥们劝　如何能的大了成　分付那

守山之人加仔细　准备滚木与雷石　为也不言松山的
左说洪卩等战征　不见山上发人马　兵备多少贼内去
与代要　攻山怕相白总须　调着仍兵马罢君
不如占且回营去　左定那　妙计良谋建立功
想必催驹回里走　兜郎跟随摆大营　中军帐
該值人来接战杆　总须白卩亲身行　洪卩迈步上大帐
卸甲摘盔解征裙　二人见礼归坐位　兵备道请叫将军

松山的　势派出险难攻打　贼人不来瞒闲事
只得搬兵回营寨　除非是　若是设谋贼把拴
二人正議軍情事　忽見那　有名軍卒報一声
說道是　今有吉安左付帥　領定兵馬到軍營
白洪二位聞此報　不由心中喜氣生　比此下帳出營外
迎接吉安付總兵　三人見面齊施禮　一仝上帳把坐分
左良玉　眼望二人開言道　叫声兵宪請听聞

但不知　與賊見了幾次仗　輸贏勝敗請言明
白總爺　就把前后說一遍　左爺聞听怒氣冲
吩咐左右代坐季　代我去拴拿流寇衆多人

左良玉临阵当先洪承畴白近保及卩人相随恩阵伐欲至百
三军炮声响亮双杆门旗引路奔去大寨以外紧撤一里李至
松山的面前五百三军在宽阔之处扎住队伍白总慎洪兵备
及卩人在门旗下一边一卩勒马不动左良玉一季当先至山
口下找马接住　手内舞刀接生季　往上牵看子目的
左良玉　尽都是　三陆方夆送翠屏
但则见此山多凶险
刀铃塞摆如麦穗　旗旂风摆太阳昏　山前面

直上直下一古道 臣今别处可能行 一人若挑山挑手
万挑难攻其又兵 滚木擂石堆上面 安兵分住来推寻
左师付 我当多时心犯想 附内良将肩沉音
难挡怎样抗人马 这去处 轻易攻门未必能
拴贼须用良谋策 以力成功枉费心 想里州
用刀指画高声喊 大明山上为贼人 尔等皆是良民辈
为何逆叛反明君 天兵至此应归顺 还敢无知乱胡行
急急去 报与为首贼盗寇 早改前非是正经

快些下山见本帅 磕头哀告是投诚 写本上奏当今主
崇贞皇帝是明君 念其岂知全饶放 尔等仍旧作良民
倘然要 不改前非还为恶 老下马肯拴同是
吾乃吉安左府帅 外号尔 托塔天王谁不闻
一怒之间攻山口 尔等难免丧残生 在不然
只要遣将临军队 试试偃月刀无饶 任你似似再骁勇
怎脱刀下见阎君 尔等速速快通报 任王流贼速来行
左下的 声音洪亮嗓子大 山上喜来听即真

忙忙报入大寨内 流寇俱各动岂名 老当队的问言道
列位前神仔细听 明将岂知其不恨 滔天万恶目无人
不怕他 屡次三番来要战 羞挑抑我弟兄轻
代我当先临军队 逞威武 去挑数心明将拴
本多流贼不好扭 皆因全他手下兵 李自成
代咲开言呼兄长 当哥前神仔细听 既要当先去见阵
想来一定挑功成 学子一全他本领 当哥要嘱助威风
高迎祥 口说如此承台爱 坐兄深感无住恩

说看流贼吞介胄 巨义所 一阵声音甲衣鸣
众流寇一齐代兵早以挑兵刃战马何虞亭心六家下所各提
兵刃马上旧弓恨随打仗五百当兵也是摇旗呐喊的在前引
路推山下而来且说托塔天王左良玉正有要战只听山上面
嗟嗟人一阵罗响人声喊叫惊着山音判也威武左爷旧知马
贼当先前来打仗挑出李闯闯至平川之地马头对着山口台
头观看但见了一支兵从山上而来马登的石子乱响不多
一时来至山下

即一支 妻兵登时到山下 来至山下走下兵
双边一分扎住队 马一家 流贼当先碓走龙
看看不远临切近 对帅首领看假真 但见他
宝铁的盔朱英名 乌油凯甲砌龙彝 息罗袍上金龙绕
黑玉代束在肢中 左代弓来右代箭 一口鱼刀鞘内藏
奇一匹 蹄跳咆哮乌逃马 三古剐又舒手中
面目漆黑多凶恶 额下的 一部胡须墨染成
左下看把流贼冠 用刀一指喊连声 说道是

那名贼人快牧马 老下句前通姓名 天兵至此不归顺
莫非还要窝相征 吾乃吉安左府帅 托塔天王谁不闻
奉圣旨 提兵到征你此等
流贼闻言楼生李 高迎祥 台头举目观来人
四凤金盔厢异宝 上台一棵绛红英 身上
贵子连环黄金甲 层层蜜饰细龙彝 淡黄袍上国花秀
肤束羊脂玉一根 弓箭什物刀旁挂 沙鱼鞘吃剑虬龙
坐胯有 赶日追风黄骠马 手使青龙偃月刀

面目清奇多威武　那一派　秦々杀气罩京人
列公　此一卸抄录的像虽是古书却与古词不仝第一名有惠
脸红法身为仗几的人第二名马妖术那法那山移海的了在
者旧是对阵的人只看一次盗田面貌不济在不曾叙也名叮
当晌进火星那些闲话绝不能醒心悦目却也听之爽快且说
流寇马迹祥听见对面的官将指呼自称是吉安所付帅托塔
天王左卩威先吓了一跳皆因素闻其名却名会过如今又见
左卩盛甲鲜明人物轩昂不油的心中害怕

马迹祥　叫见来将是左付帅　不由心中吃一京
皆因久闻左英的讳　托塔天王　到処死马不知名
又见好汗多威武　恰似天神争几分　立没说
既是对面不交战　怎见流寇许多人　两边狭路难迴避
捨死忘生拚一拚　流贼想必用文指　官将留神你是谁
皆因为　知是国法行不正　若害着左老大人
劫杠之贼难拿户　旧把那　擒快插入左营中
東人不怨将他救　劫牢反狱是实情　[illegible]

自立为王成了景　还要兴兵上北京　推倒你家的天子
国王即位作朝廷　不若你散兵人马　妄想痴心来战征
真相是　以卵击石一般样　疯犬欺心惹大虫
依我劝你回去罢　省的在　早前逃命要残生
流贼之言还未尽　气坏吉安左付戎　左良玉
大叫一声气杀我　流贼胆大特欺心　信口胡言甚无礼
王法全无了不识　老子若不诛流寇　一往英名落水中
言罢时　一纵坐下黄骠马　雁月走把斧在空

焉焰劫近接陕到　马迹祥　忙用刚刀挑刀利斧
流贼见付帅左卩先来动手他的心中不悦一声大叫左良
玉大料消你也不认得老爷队的厉害吾马迹祥说着见刀临
近用手中的三古叉当啷架过呼刃匠马一冲撼将过去各图
生擒若代征奇在江坊中交手大战这旧算是杀起来了可没
马古人词上的那些话语单言雁门关兵备道洪承畴延安的
总镇白近宝那几卩人在门旂下看得明白见左卩合一卩流
寇又争大战洪承畴向着白近宝开言寄话

洪承畴　马上眼望白总镇　口内连将兵主称
吉安付帅左良玉　这卩人　虽然年幼是英雄
雁月法龙名对手　四海闻名谁不京　他今日
江坊动手与贼战　本道观瞧一旦差　向卩国落侥正是
一旦流贼落下风　二人从而留神看　观瞧二将赌输赢
马迹祥　虽然也有几合勇　如你能胜讨总戎
来回不过十几淌　徒的贼　浑身上下进希了
口中不住吁々喘　暗々只说了不成　怪不的

传言他是英雄将　今日瞧来真又真　知识务者呼为俊
我想他万不能　不如败阵回山寨　在宝别付退官兵
老营队　想必之将不伐慢　虚剑一又图去龙
付帅一见哈々笑　左良玉　垂不近贼挂冠恨
帅领军卸归大队　近宝承畴催走龙　三卩人
全近大寨下生季　一齐归生在中军　左卩有语呼々住
兵主在上传听仂　攻山尤恐伤人马　不如围困礼情通
山上的　能有多少粮合草　人若无食怎奈禁

必然内乱生别变　那时节　一古而拎拖功成
二人各说言有礼　兵困高山峻岭峰　堪〻的
困了就有十数日　山上粮草尽皆空　军多流贼生内乱
高迎祥　掏出了朱炯的柬帖着分明

高迎祥如何是左良玉的对手不过十数个回合被大杀抗败
阵李自成带一全老营队令人好生抵寻山口以防官兵来攻
大家迎寨不表左良玉一全白近保洪承畴领兵回营军卒归
队三人齐李手下人接去兵刃上大帐卸去戎庄比此归坐左
良玉对着二人说流寇虽是乌合之辈奈因山险难攻恐伤人
马依末将的意见不如将山围困济此山上能有多少粮草日
久缺粮贼人自乱那时趁我旧好拎拿他等了二人齐说将军
言之有礼说罢传令吉安延安雁门关三处的军兵各分队伍

将山为困不许放一人下山如有逃遁的妻辛芳须拿住有赏
更兵丁奇令将松山围了个水泄不通山上的乘流贼见官兵
也不来要战也不攻山口只好在山上听行以过数日人报山
上的粮绝死食乘流贼心中害怕叫妻华各处搜抹以死口食
后来用杀起马来了老回〻孙昂说人无粮力也是不好乘贼
无法正在万分为难之处高迎祥猛然想起对乘用言说那日
我迎社宋先生见的时节他给了我一纸柬帖他说此去松山
之上若逢至急关难的时候把柬帖拆开一看能有解救

高迎祥　说罢一件从前话　柬多惜寇去嘆〻
人〻添欢喜化去　一个〻　谈笑好个宋先生
未骑是内施谋客　乘人反狱剁军数　他又去
调兵前来相帮助　才在松山岭顶峰　况悉程先前柬帖
内中必有妙字迹　高奇何不拿出看　大家比此看分明
老营队　自所此言不代受　锦代取出掌中拆
拆开大家留神看　柬帖上　数行小字写的清
兵往松山称王位　自此以后更兴隆　号志有

三进人马将山困　列位明公休要惊　断草断林全无碍
拆前宋作自然明　此山后寨有石洞　古人不知有路通
更大王　旧从石洞往里走　放心大胆向前行
出穴到了平川地　三十里　旧是雪隆山岭峰
客位明公身记着　内内平安上有云　千方的
不可逍遥〻去　代爱只怕有变更　更贼施心柬帖话
个〻添欢去喜客　一内其谈宋献策　真比神仙多几分
旧知到　你我在此称王位　官兵困山来战争

既说山后有石洞　咱弟兄　你不前去看分明
众贼见了宋炯的柬帖了〻欢喜老回〻孙昂对着众人使了
个眼色把手下伏侍的人与众退将去去这才对众庭言说你
我此去逃难却不代手下妻卒第一人多难走在者众妻卒为
要恨了你我前去山上的人一散官兵安营必要烦心倘若追
寻赶上反为不美必须选他们扔在山上好使官将不疑你我
弟兄数人从石洞逃去只要离开福何愁没有人马宋先生他
写先见之明在至哄人之礼

老回子
口内齐说好々々
子不宜迟休代慢
石洞进难难奇马
犄角手下无妻兵
但只见
虽有此路人不晓
老回大明国运败

孙昂说在一夕话
孙回子
后寨之内着忙的
你我须当要步行
登州来至后寨内
一座石洞高又大
不知道
群寇流贼有救星

众人所言面代无
此论实々果为的
此一去
说必人々提兵刀
大家拿手着忙的
往里观瞧黑咚々
里面虚实谁敢行
无贼人

也因为急出无奈
里面漆黑猜不真
只觉的
众人走了近一程
群寇比此心欢喜
查了一查人不少
须寻去处好安身
老营队

那边山险近洞门
自己身手难见掌
凉风阵々吹人冷
但见那
赵贵奔至古洞中
回了两言罢话云
旧只一见不识路
一旁开言呼无住

一个跟着一个走
墨染一般难见人
流贼个々体如冰
真先微屋面前存
老回子
且这伙我进实难
必须信步向前行
仔细留神着假真

西北三上一古道　已过岭　那边我乃一趟人
马连祥对众说此处的道存下愿趟西北上那一古小道穿你
我前行已过那道岭去有一生小々的村庄地名尔叫作捣窝
堡々内住着我一个朋友此人姓贾名叫音豹外号叫振地雷
走创江湖义气为比家中富且是个才主家中有一个地窨子
所为窝藏那些逃了马的响马你我如今投々他去在不对他
说明里旧在那里藏身在作商议
老营队
马贼说把一夕话
赵你混也无为星

个々点头齐说是
大家奔至捣窝堡
怎么一个贾音豹
离了窟窿石洞门
登时间
心里只怕人追赶
顺着山路急如箭
滔天大祸要临身

就从那
会々马见好兵朋
住在他家地窨中
当先引路老营队
近了远避小々道
不住的
慌々忙々脚步亭
肯望此去采实难

西北小路向前行
见一见
言必一将々近步
代领乱走众凶星
已过山岭向前行
回路相顾着实兵
也是群贼该有难
那知反入火坑中

众流贼
登州来至正所地
口中发喘身酸痛
肚中空食多几我
马兄留神仔细听
累子的
马贼同答离不远
众流贼已山越岭过水倘河好容易来至捣窝堡的村庄之内

一齐近步往前行
一个々
只觉浑身遍体疼
人々丢项少精神
此处相离捣窝堡
又腿酸疼难行路
捣窝堡

已过了山进翠屏
浑身上下汗津々
又搭着
闯子有语开言道
还有多少路途程
肚内无食怎么禁
村庄旧在面前存

马连祥领着众人来至贾音豹的门首老营队上前扣户只听
里面有人答应（坐屋）将门开放出来了一个什人台头一看至
不认得开言问道众位个们为什么事情对小人言的好明白
主人马连祥说道你近去通报一声旧说马一个老营队的
姓马领着几个朋友特来拜望贾个家丁答应转身进内去不
多时贾音豹亲身出来众人观看之来是个稍去大汗相貌凶
恶一见马连祥满脸代笑口中说道那阵风尔把兄吹在此
地请至里面坐有甚么话慢々在讲

老营队
几个朋友全在外
且到里面在叙谈
大家携手往里走
家丁设摆酒刘伶
好容易
用饭以后才用酒
这下还有一件事

代吹口呼贾英弟
特此的
此处俱是一家人
登时来在草堂中
流贼个个皆用饭
见了这美美口味
贾音豹
周方不知诗同伙

仔细向神听我云
虔诚探听到府中
说有话
来人施里通名姓
只为几饿肚中空
狼餐乖然一般同
手内斟杯代盏
同听说

列位松山为寨主
诉道其中阴里情
此出中
又说特来投贵府
但能躲过这场难
口内连连说不敢
地有安身却要神
来流贼

手下招百许多兵
众贼见问言道
贼既胡说不来叙
当家弟
我本包了不知情
列位何必太多心
那怕官兵与官将
同听此话心欢喜

不知何可来此处
口呼英弟细听伙
一件之可这言叹
有情相商来和兄
贾音豹
只管放心此处住
他想拿人枉用工
一齐恭喜好兵朋

只说在此身安然
此人名叫赵兴填
贾家窝藏来流贼
全住了

谁晓得
常在赌博场中存
时下想起不良心
这伙流贼所为当

来了招灾惹祸根
听说是
忙往衙门去通报
官府实民

贾音豹执本自成带来的流贼留在家中白昼间在地窨子里存身有人送茶送饭晚间出来仍在草堂上饮酒叙话振地有差人不时的到松山打听官兵的消息这一日合该刁起贾音豹有一个妻弟名叫赵兴填字表不成器是个好赌输了回来缠他姐姐赵氏贾音豹狠不待见这一日又输了个精光相往他姐姐么几两银子在去捞捞来到贾音豹家入后面见了赵氏旧说小弟这几日运气不好赌了去输今日特来合姐姐求借几两银子去打几荒赵氏闻听骂一声不成人的畜类你还不知道呢你姐夫好好招了一起吃闲饭的人住在家中地窨子里面大鱼大肉天天如此日日供给住了到了一二十天哪有钱使净那有富余的资才给你赵兴填闻听假又作庙从这起了人如今还在地窨子里吗但不知这伙人都是那里尔来的赵氏说你是我的兄弟告诉你大料么坊这赵人旧是里泥满打劫皇杠的来腊里劫牢反狱的自立为王杀人放火造反的闯王李自成还有什么四子孙昂混天球果兴老营队的高迎祥这些贼寇进到咱家你姐姐也不管好歹一并住在家内

造定的
只为姐弟亲骨肉
你的姐夫为仗义
造反之人藏家内
我的家中没有良
赵兴填
可恨姐姐无情义
若提姐夫贾音豹

官民查该了了
赵氏他
爱交四海之兵朋
每日上代如相兵
还怕有人透了信
听罢一往前后话
他找那
眼空四海目无人

天文注定怎由人
才对兴填细言真
把一起
住到你日是了手
官府闻知罪不轻
暗暗沉音肚内云
手足情去没半分
肘不害

丧言恶语将我谤 只认刀了不认亲 虽去也找我过将
役的话语太无情 他今窝藏在贼寇 自犯弥天罪不轻
我何不 官报私仇将他害 前去首告到衙门
禀报这事原如此 必要是 调动官将与官兵
晴晴圆他地所于 捉拿流贼李自成 还有他
更下金冠来人首 一令凶天上御经 这一阵到恩州府
功劳更大不非轻 定然辞功要受赏 不是良子旧是前呈
赵兴填 想罢多将主义定 去辞姐姐立起身

迎头正遇贾音豹 振地雷 有诗开言罢话云
赵兴填一心要去当官出首告辞了他的姐姐赵氏往外行走
迎头尔正遇见他姐夫贾音豹……一见他小旧子先挑眉
头紧当口中问道你这几日都在何处享福今日到我家门不
知有何贵干赵兴填是乖滑口巧的人假又代咲说姐夫有所
不知这日有几个相好的朋友给小弟断赌故此数日没来今
日到此也没别的事不过涌哇……贾音豹说你不用哄我了
想必又是输了么你姐姐来了真要是你再赌回头我到要叙

你了赵兴填说难道我咲你不成贾音豹说恍是如此我有一
件事情托你
振地雷 造定今朝该倒运 赌挑丧门当丧神
代咲眼看赵兴填 他挑那 兄弟连连叫二声
败子回头金不换 这句言词自古云 今日个
我有一事托付你 急去速来转家中 说有银去良一块
三月还多在手中 多斟俱与赵兴填 口叫兄弟你听明
到街上 买些好酒与果品 各样菜蔬共荤星

千万只买牛羊肉 朋友们 却有匣子在放人
朋友别上赌不坊 一去不来慎了情 赵兴填
闲言不由哈哈咲 姐弟两神你了偷 凡箱改了久匣子
小弟如今成了人 说有这安将身转 走出门来口向心
我如今 拿良去还输旨账 赌不坊也也是轻
用只把娱正经事 他们家 窝藏反叛不非轻
倘然犯了王廷我 知情不拿有罪名 到不如
将计就计去置办 多酒菜品与荤腥 自古恨小非君子

去毒不是丈夫行 买上一包蒙汗药 暗暗下在酒缸中
那些人 不知若要饮附内 登时麻倒旧告停
金全地方与保正 挂他们 转上立立刻近门衙
赵兴填说这有刀了有尔旧是这个主义想罢先到小菜子上
将良换了小包已扛在肩上又到了药铺之内点有名尔配了
一付蒙汗药研为细末色好会不走出铺外怎么赵兴填旧全
配蒙汗药呢皆因他父亲在日的时节是个医生闲话休提且
赵兴填出了药铺先置买菜品酒肉之类

万般事 总因头上老天定 人力为之却不能
难成该有这坊难 却也是 茶穷注定怎能更
公报你私的赵兴填 心怀旧恨记前情 配成了
蒙汗药色揣怀内 什又走入酒铺中 买了一瓶好酒
将药暗下里边存 又买菜品牛羊肉 雇人挑定转家中
赵兴填 一边看走一边想 暗暗奔平附内来
可恨姐夫贾音豹 他挑那 嫡亲姐弟熬煎熬
亲故故是俗话 小旧子非全别煮 旧便是

我输几月何妨碍　俗言仍有时理增　到相割于你的肉
刀口子一心里疼　今日碰在我網内　天从人愿趁其心
我如今　我一回到他家内　必须如此这般行
先叫哄住贾奇豹　那时节　我好脱套撤回身
大约不过三更右　乘贼昏倒睡沉〻　我会会
保正地方拿反叛　立刻解到县衙中　这件功劳非小可
不是封官旧赏良　报〻前仇消〻恨　那觉什么亲不亲
赵兴填　思〻想〻往前走　不多一会转家中

来至门前歇下担　给了了　打发闲汗挑回呈
赵兴填给了了叫叫闲汗回去自己挑着担子走近院内着见
姐夫贾音豹在院中站立将担放下口中说你打谅我挑良子
扬去了呢不想先了贾音豹说狠好但愿你改过前非必定要
兴家立業不用走少时陪着我的朋友大家饮酒赵兴填说实
告诉你罢不但不要呢连这都断了躺了不补甚么东西剩下
的了也在担子上面呢言罢一回身往他姐〻房中去了　由公
今日乃是寓贼李自成的生日故此贾音豹置酒庆寿

贾音豹　令人收什酒合菜　奉请流贼李自成
那知中了牢龙计　一个〻　惧托列位饮脯中
内中单言赵兴填　来见姐〻女花容　口中说
小弟与你全外未　千朵桃花一树生　提起偕良你旧狠
着我田如陌路人　着〻姐夫贾音豹　他拢良了粪土同
今日个　料〻贾楚酒合菜　三双还多雪白良
俗言日子别去算　成天家　若相如此怎养李
赵氏闪言呼兵弟　仔细面前听我云　素日间

虽也在了不如此　家堂便饭平人春　今乃寓王生辰日
故此平大设列位　赵兴填闪听将点头　口说我也是操心
设着话　巷讪岂辞往外走　登时去了贾家门
一心要我告保正　来拎拿　反叛流贼打扳功
心中料是无贼冠　庆寿必要等黄昏　那些人
那知红成裳汗药　闲怀畅饮不留神　药性行开难招架
那怕铁打也着昏　人〻一倒难动我　不觉南北与西东
若要之　醒来须用冰水灌　药性解去心里明

想着这兵往前走　保正的　家门不远只尺中
赵兴填上前手拍打　只听里面三人生　快保正
开门出来问元故　赵兴填一往窝回元　保正闪听那散是
会全了　缠去抱保来托流贼　乘冠拎

赵兴填离了他姐夫贾音豹的家中那敢代受躭〻怯〻来至
保正壁保正快兵的门前用手扣门恰与快兵正在家内听见
外面三人扣门了　打了个山响快保恼〻去房来至门前将
门开放了看认得是赵兴填口中问道兵弟为什么事情赵
兴填说快哥你闭上门进屋里来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小说
罢进去往里走快保正见赵兴填如此光景旧知有事忙〻将
街门关上赵兴填心内慌忙也不管屋内有人他旧进将进去
他系与保正认识常跟往家里来过保正的妻子见外面走近

丫宦人来一回爷子又迁之处杂问才代闻口要学但见保正走近前中说起兄弟你坐下却是你陂子不是外人有什么话只管请将说有一宵出不起宾堪说家二人贾爷豹何可认得呀保正说一个村子里的之焉有不认得之礼赵宾堪说既今他家窝藏着一伙造反的逆叛我来告诉你觉拿不拿可凭任手你了佉保正吓了一跳忙〻说方近造反的逆叛只凭是周坟亭有底他们一伙赵宾堪说外代着旧是他们呢佉英说他们在松山自立为王现已近安吉安雁门三处的人围困山寨

为何怕到你姻夫家下
佉保正　吕谈叫声赵兄弟　此事乃大不非轻
来脂县内出逆叛　当今的　当贞天子动之气
前任知县坏了任　烟瘴發配去充军　三处的
军兵围困松山寨　要捉流贼众冠伶　村任知县彭守淨
告示贴满各庄村　但凡逆叛来合寨　一慌拎拿同罪名
那一家　既藏流冠希不报　查出之时罪不轻
你的姻夫贾豹哥　那里敢　既藏流冠众贼人

那是你们亲不睦　挟嫌赖使欺心诬　赵宾堪
门听此言心急定　叫声佉哥了不成　只觉领有人去着
办别虚实假共真　那里若无来流冠　将我交官治罪呢
你太是　合保之中一保正　知而不户罪不轻
为今我往县内报　佉大哥　别怪小弟不留人
说有贵身旧要走　保正佉英吃一惊　忙〻的
因手拉住呼贤弟　休要着急听我云　想来你的话不假
贾家藏杂定是真　但只一见为难处　须要商议方可行

众流贼　个〻能征惯会战　人〻原敢武又京
大兵困山还逃遁　何况咱　村中能有多少人
保正佉英说话虽如此众贼难敌会战三处的人马围困山寨尚且逃走着咱这村内能有多少人马能拎拿他等岂不是驱羊斗虎以卵投石赵宾堪说佉哥只管放心今日乃是李自成的生日我姻夫叫我买办酒菜与他庆寿我买了一付寿仟药下在缸内他等不知少时庆寿若要饮酒在肝内发时昏迷不醒状如死者一般拿他们何用费力佉保正闻听满心欢喜

口中连说好计〻〻　不住誇奖赵宾堪　真正好计妙无穷
佉保正　这一件　天大功劳别当轻
若能拿住众流冠　去找卿去地方寻　挑选了
忙〻出门那敢慢　朴根铁尺乱哄〻　竟往贾家拿流冠
年轻力壮人不少　且说群贼在地印　人〻欢喜酒合去
那个不恨众贼人　不觉不晚红轮坠　西方落了太阳星
登时间
众多流冠先净面　立后才　设摆酒宴庆生辰

振地雷炮斟一盃　奉敬流贼李自成　叫一声
兄长在上听弟禀　狂言几句要听明　今日千秋无可敬
一杯水酒表过心　但愿老哥曾福禄　寿与彭祖一般全
在此处　粗茶淡饭休见咲　敬的不到要含容
今日须当放闲谅　咱弟兄　大家开怀吃几中
官贼有话呼贤弟　你的恩深似海全　我弟兄
若无此处藏身沐　准死无挪没救星　为日打搅多不便
未知何时答报情　言必身手接过盏　一气饮干在肚中

賈奇豹　爵三〻又敬二杯酒　國王连一飲三宁
大家国〻週国主　一　一ケ〻　恭敬流贼李自成
賈奇豹连敬了李自成　三　盃寿酒忽見回子孙昇站起身来多
声说送我岁每人各敬一盃言罢上前先敬了一盏太后但是
混天球老曾陵旨天罡一丈青草地旋邑山虎座時英川山甲
脚下爪崩子手座猫眼草上飛混將龙岁每人一杯还没喝到
頭疗好药性尔発作了闯贼只觉的一阵眩晕目眼发黑身子
往后一仰咕咚栽倒在地昏迷不醒口漾白沫贼人一見齐说

好哇寿星醉了我敬仙尚未飲
孙回子　对众三语開言道　列位西神听我云
你我只雇一塔敦　灌醉了　庆寿千秋的老寿星
撒在一边讓酥醒　你我且自飲列伶　众流贼
只当闯贼是醉了　那之入在圈套中　搀起流贼当他醒
众人付又飲列伶　在也不想蒙汗药　人〻放諒手中酹
一ケ〻　挂奉行令只雇斝　那知全要计牢宼
你一中来我一盏　地洞内　焕然德孟来敬兄

那肖三中共五盏　药性行開真正灵　这ケ說
眼睛発里国何故　天椅地椅了不成　那ケ說我身子软
耳聆眩玄二目昏　这ケ說我子肚痛　一阵〻〻発恶心
那一ケ　口内不住喷白沫　咕咚一声倒在丛
这边我倒白瞪眼　那一边　我倒丕壞相死人
遍体酥麻难扎挣　两倒贼人与混星　地印子
正是贼全麻到　猛听外面喊连声　赵典堪代性保正
鄉去地方人一群　补提餘又拜手内　砸门硬往院中行

賈奇豹　男女不知因何故　ケ〻害怕尽吃京
众人一齐往里走　赵典堪　当先引路在前行
赵典堪先近了厨房取了盏灯来引着众人他之道地印子的
去处来至堆草的房中他先跳將下去众人随后全近了地印
子之内瞧了瞧众贼一ケ〻倒在埃尘昏迷不醒口吐白沫此
土减数众人一齐动手挂流贼们全都上了鄉连贾奇豹也在
其内抬出地印子贾家的外人报与赵代〻〻怕来將赵典堪
拉住口叫兄来你好狠心你何勿引人来拿他们到也罢了怎

么连你姐夫也都鄉上了赵典堪说你要備络我三月央刘的
馬ろ此子
此一時　你旧看急不中用　杜者没三大印告
拉手一甩呼列位　抬着走　迭〻快近堪衛中
众人同听不代更　抬起流贼往外行　此出中
亟死众叔將威近　见了抚任彭兴奇　众人齐入因丰内
出史急刻作俘文　郷去地方赵典堪　多派衙役与官兵
西安府　来見軍门耿如把　任他能逃此〻人

登州出了米拈县　赵典堪　用水灌醒众混星
烧末椅肉说一遍　众贼时下走兵灵　一ケ〻
浑身乱抖浑麻战　面目变色眼如灯　孙昇此时无主义
吓坏闯贼李自成　虑賠黑合川山甲　腿肚子抖颤了将竭
草地狼　馬五一丈色山虎　先锋瓶们休受疑
草上飛与扇子手　老營隊　混天球果奥心京的
众多流贼皆害怕　只知錢生保不成　賈奇豹
自己心中生后悔　不该窝藏众混星　猛古瞧見赵典堪

口叫妻弟你听丢　你今到此来的巧　可丢方法救苏兄
赵典填　闻听此言哈：笑　莫非你在睡梦中
告訴你罢云首了你　等着那天门市用刀就问典刑

懷宗傳 五

話說宋献策这个妖贼在米脂县安准了風水坎茔或犯了老受蔭己迺祥代領五千人馬來助流賊明知李自成等不是左良玉洪承疇白運寶三員帅將的对手必遭圍困故此叫老受隊代了一封京帖叫他從石洞中逃走速：投奔賈音豹的家内宋姓子他明知衆流賊該有一场大难万脱不開奔因天意註定不能更改只得往前所走在一路上指着相面算命為由那一日來到河南汴梁城的地方有一座李家庄〻内住着一位豪富的公子此人姓李名叫作洪吉当日他父李国昰坐过户部尚書却在太昌年间后來因果邦珍生心暗害忠良他才告老回家多下旧有这位公子年方三岁誰知李国昰多得衆病而亡李洪吉八岁入学攻书讀文斷家今年一十八岁專意好武所仗首家中富足遍訪明师習拳枪棒愛騎劣馬廣交四海的賓朋江湖中朋友揮金似土學会了一身本領愛騎一匹白龍馬愛使一杆梨花枪还有一把竹節鞭真有幾合的勇战頑敵

李洪吉　家中富足專好武　習學梨花枪一根

廣交四海眾好汗 生 旧 的 氣數心写喜奉承
這日宋炯在前过 夯目旹神驗假真 這 娃 賊
看勾多時心明亮 自己多呼付内云 我近北庄訪好汗
好旧遠拎乖混星 宋炯想罢不代慢 取出卦板手中拿
這閙了 鴨踹鷩行又条腿 不多一時進了村
但見一家门写大 定然是 富豪之家不必云
丹田用力一声喊 說道了 住戶留神听我云
說出莽造算的准 八卦阴阳斜对斜 還能句

善知禍福断生死 流年月令拨五行 善曉得
貴賤写低与休旧 能知寿夭与穷通 布衣从中識天子
我敢許 乞丐之内变公卿 見面能知貴与賤
唤口忠奸我旧明 宋献策 跕在门前口中念
卦板敲的响連声 俗言娃子声音大 书房中
京動了年輕好武的人
且說公子李洪吉這一日正在书房中闲坐家仆人在又旁伺
候宋娃子跕在大门道这们一路胡嚷乱叫李公子在房中听

了个真切附中說此人来的好大話到要会〻此人領教〻〻
想罢叫到三利見 有你们不論谁去把门外那个算命的叫進
来我问〻他是有一个家奴一轉身形出房来至大门以外睁
眼观看但見那个人身不滿三尺渾身衣服破爛手敲卦板家
丁看罢不由的暗笑附内說我家的少了狠愛相面算命我看
這个肉求晃旧合那古人詞上說的那个武大郎三寸丁不差
上下
那一个 家丁看着宋献策 不由暗笑口中云

這个京西会算命 到只怕 他的言詞未必真
我家少了爱此道 常叫江湖賣卜人 不用說
近去奉承几句化 数两艮子到手中 家丁想罢無其奈
口内写叫那先生 我们少了将你叫 金刚奈在跟前行
総尔言 代進书房门一座 洪吉坐上看个明
但見近来人一个 衣服破爛旧頭巾 他生的
身量不过有三尺 古怪刁鑽异形容 他的那
扫帚眉毛色子眼 狗蝇胡須長嘴唇 且說那

宋刚走近书房内 抬頭斉目看分明 房中陳設多斉正
家丁仆人又边分 一位公子正面坐 衣服華力甚鮮明
睄他的 年紀未满三十岁 生的目秀共眉请
宋刚看罢李公子 口中誇講不絶声 好〻〻
福相生成人间少 齒白唇红為武英 果然的
厭元背厚君力大 蓋世无双只一人 虽然无有天子分
准定泵 一品王爵川坐龍
衆公宋献策有意要惑他李洪吉前去搭旧那些流賊一進

书房旧看見了公子口中連說好相貌我學生走了到有七八
省再无見过公子这个品貌真正貴重不了真命帝主也有王
子之分李洪吉一見那一个相面的那此景象听他口内这一
番言詞自己又京又喜連忙分付家丁看坐老先生請坐有話
好商但不知貴姓写名何方人氏且說家丁看了个坐尔娃子
也旧归坐代笑闹言說在下姓宋名刚字献策别号钺嘴乃是
河南归德府人氏但不知莽駕貴写名公子說我姓李名洪吉
旧長此处人氏煩劳先生給我睄看〻〻

宋献策　安心打動李公子　好救流賊那夥人
口中連説、好貴相　尊駕的　骨格生就不非輕
不知貴庚年多大　何月何日与時辰　李洪吉
口説在下十八歲　二月初五卯時生　寔对先生你言講
家下宗富是真情　先父在日為戶部　太哥篤下作公卿
皆因為　告老回家多辭世　只有親生我一人
八歲上李攻書史　到后来　習學刀栓棍棒能
慣使梨花栓一行　可指三五百个人　不敢言

揮金似土行侠義　愛交江湖眾弟兄　今請先生算一算
多咱出世显其名　家中埋没心急臭　只想显姓与揚名
宋矬子　借音説道好福相　一片忠直向热心
濟困扶危愛行善　丁未年　先尅父亲少弟兄
日干甲午子宮貴　乙卯時辰福運通　虽然了
不能面南登龙位　敢許王爵戒不待　往后興家三十岁
世间上　烈〻轟〻必定享大名
宋献策説尊造貴架了一个絶好的八字見旧只一件心好旧

是性太敖旁若无人真了桑木扁担能折不弯相公你罢不腰
横王代封了王位我旧把相书本子撕了希烂從今再不叫鉄
嘴了还代有狠快準頭發亮眼下的寅星出现机会来臨正当
進步龍布風雲功名成就眼下不久旧有一宗相巧的机会前
来尋找我學生走了一十三處省处〻留神暗訪貴人旧只見
了你們二位不怕公子你惱你还算打二呢你不过了一个王
子之分那位的相貌貴处寔在难言他是一个真命的帝主准
有天子之分

李洪吉　一拿宋刑一夕化　詩面添歎長嘆宗
口中连把先生叫　我向你　此人現在何处存
宋刚拿听呼公子　代我从頭对你云　揔国為
大明崇禎国運敗　天义該当李氏興　此人生在延安府
米脂县内有家门　元李县衙当捕快　他的名叫李自成
黑泥溝　失去国家官良鞘　没人捉拿不見宗
知县胡塗拿捕快　旧把那　自成捕入监禁中
因此劫牢反了獄　放出真龍李自成　跆松山

自立為王興了業　朝廷拿知発大兵　雁门関的洪兵俻
吉安良玉左元戎　延安揔镇白進宝　三处人馬困山寨
偏〻的　山下缺料难打仗　故从古洞逃了生
君臣逃至揭窩堡　賈音豹　他家地窖暗藏身
有了小人透了信　报進米脂县衙门　代兵来
将他君臣齐拿住　打拌囚車入木籠　解到西安見耿帅
回此我才訪言明　早已知道公子你　又闻尊駕是英雄
你若肯　仗義前去走一遭　救架之功别当輕

真主不久登龍位　你自想　豈肯辜負有功臣
按功当封一王位　位列朝綱爵禄增　宋矮子
信口開合一夕化　洪吉時間全信真　分付家丁看拴馬
我如今　上西安去救駕那怕他們三路兵

列公世上同類便同心要相宋矬子李自成李洪吉这都是奉
天命攙乱大明天下这也是劫数当然非仝小可囙此李洪吉
一听見宋刚的言詞心中活動他算信了真咧李自成了真命
天子又听說他的準頭発亮定是王位眼然间旧要龍魚風云
連忙的吁声宋先生既吁前去救架你我旧走說肴快看酒飯
款代先生宋獻策說公子这个架可了要救的你可得悄言才
好只恐有人走漏了风声反为不美李洪吉說先生你只管万
安乡寿中这些人倶了我的心腹再先有透風之理宋矮子說

如此更好了說化之间手下人在书房中擺下酒飯李洪吉陪
肴矬子飲酒旧言算救李自成之了李洪吉說先生休要憂慮
救闖王旧用我一人匹馬单枪旧他等如談笑之中靠那些押
囚車的官兵衙役何足掛怀宋矬子說公子不了那們说話了
总别大义俗言不錯大了不可欺小了不可諒公子你虽然枪
馬純熟到底了单絲不成線孤掌难鳴豈不知了要三思免劳
后悔

宋獻策　代笑開言呼公子　千万不可莽撞行

將在謀而不在勇　兵不在多甚要精　旧便公子枪馬勇
俗言说　单絲不線了真情　我参生
未卜先知如神見　料着他等有灾星　你我虽然要旧架
須得高文妙计行　他等一到西安府　只怕军们必生嗔
耽為杞　若在本府斩人犯　你我要旧万不能
先使一条穩军计　穩住了　西安军们路可通
久闻此人爱貪贿　只求花費几千艮　公子你
若肯仗义行此了　他等君臣得了生　打点军们耽為杞

吁他将戝解上京　他若貪贿准此了　不过花上几千艮
代我去　前頭有座金貨領　山上寨主吁李忠
外号人称一支弁　他手下　还有四人了英広
寨中娄兵人不少　葬来总有几千人　咱二人
先利西安行贿賂　后上高山見李忠　奉求他等將山下
埋伏在　半路之中救衆人
宋獻策说公子金鎖嶺那几家寨主与我倶有一面之交你若
了見了他們言说此了保管应承吁他們在他中塘伏路埋伏

中途単等囚車一到大家動手劫脱了人犯那時节旧中取了
正理人馬抢扌户那些州城府县扶保真主杀上京城推倒崇禎
陵宗万代奪了大明稷社江山李真主若了西南登基李公子
你自己想〻这旧是展土開江救架的功劳宴〻不小那还用
說広一定了腰玉封王多受显职真正了無穷的富貴小公子
那時節你的名垂萬古

宋獻策　越说自覺狠有趣　洪吉時间長笑容
口说旧了这美作　我情愿　花用金艮珠宝珍

大家各救真命主　不过斯為掙功名　又个人
正自飲话说高兴　一名家丁走近门　走至那
公子洪吉多傍立　付耳低言把化云　太〻诗下有化算
洪吉连忙占起身　眼望宋刚说少坐　暂且失陪少嗔心
宋矬子　口说请便等等探　公子番身往外行
進了二门往里走　不多時　走近卧房見母亲
蔣氏安人床上坐　边旁是妻子沈翠英　李洪吉
上前只把娘亲吁　未语先旧打一躬　私墨代笑等〻亲母

亲娘叫我有何情 蒋氏坐上把儿叫 方才听見穩婦云
告訴我 說你預俻人和馬 不知要往何处行
孝子本空心不定 須得要 快对娘亲說个明
洪吉大略瞞不住 口呼娘親在上听 只因為
方才見在书房作 门外忽听扑板声 叫他進来算〻命
那曉得 这位先生实在灵
李洪吉說為兒的闲坐书房之内 有一个卖卜之人 為兒叫之入
书他叫進来相面算命 無非是闲来解闷而已 誰想那人竟
是一位当世的话神仙 一見面把兒的过去未来之事說了个
分毫不錯 他說為兒滿臉上代有貴相 定主有王子之分 又說
大明国運將終 真命帝主降于西方 却也姓李 現今这个人多
逢大難 叫為兒的前去救架 有莫大的功劳 因此孩兒要一全
他前去挣一件功劳 所為的是要闯王填掌一个王子的職
分為兒的功成名旧 光宗耀祖 也不枉你老人家守我一坊
李洪吉 他的言词还未尽 蒋告命
一听此言心内嗔 用手一指開言道 叫一声
懵懂冤家听母云 大明江山如鐵桶 崇禎萬歲是明君
那里有 新出一位真命主 满口胡说了不成
你想〻 平民旧想作王位 痴兒說夢掙儿分
請门净户胡生事 听信妖言可惱人 言罢拉项叫家將
快叫那个相面人 叫他把我看一看 家丁答应往外行
立刻代近宋姪子 老夫人 坐上拿目看分明
一見宋刚品与貌 不由气恼心内嗔 你怎樣
算我孩兒是何命 对着老身细言明 宋刚是向回言道

誥命夫人仔细听 令郎命中定主貴 眼下旧要把王封
我查生 前来请他去旧架 公子一定挣功名
光宗耀祖更门户 一定要 门排画戟列簪英
左下神相全不錯 由此神見板定丁 千万的
不可擬指由他去 搁他只恐悮终身 姪我言词还未尽
老夫人 面上含嗔代怒容
你說宋献策的言词未尽 蒋老夫人由不得心中好恼 代怒開
言說你姓甚名誰 姪子說我姓宋名刚 归德府人氏 誥命說耶
当今崇禎天子現在北京城身居九五 並無别事 你叫我兒旧
的是那一个主子架 宋刚答說老太〻 那大明的崇禎天子的国
運將终 有福的真命帝主出世 現今为逢大难 故此在下来请
令公郎前去救架的 擒个王位 夫人說要这们說 那有福的真
命天子是誰 告訴〻我听〻 宋姪子說真命帝主乃是陝西
延安府米脂县的人氏 姓李名叫李自成 眼下不久旧要为登
九五之位 准得大明的天下 必成一統社稷
宋献策 信口開河言未尽 蒋氏夫人心内嗔
代怒口把姪子叫 你看〻 老身结果与终身
一句混话不周真 言语之中莫奉承 姪子說
告命生相多主貴 夫荣子貴福不轻 一句直言你莫怪
只怕临危不善终 宋刚还要往下奔 夫人不由气满胸
用手指 口中大骂攆出去 姪賊休要信口云
我家乃是书香后 真乃是 世代清白礼乐门
我兒李是貴公子 習武李文归正宗 你如今
前来惑邪司何故 答旧什么李自成 闯贼乃是真逆叛

不念水土反而丢　指自称王兵可恨　塗炭生灵善害民
他太是　米脂县内根生长　遭害鄉亲礼不通
祖先坟中尸不稳　那一方　唾骂之声天下闻
你等邦他为逆叛　不思皇王水土恩　想亲了
你们父母缺德性　生下逆叛这些人　大明江山如铁桶
文忠武勇精锐兵　朝廷一定发人馬　去把你贼反叛平
料你等　疥癣之疾何足論　瓮内游鱼差几分
天兵一到皆拿获　众流贼　要想逃生万不能

碎剐凌遲众反叛　九族诛灭把坟平　死之后
永世千年人吐罵　万古千秋落臭名　蒋氏越罵気月撞
罵的个蛀子由如木才泥塑　双眼发直似哑人

这一路好罵你说把个巧嘴兒的蛀子罵了个呆獃、、的发了半天的怔这才往洪吉说公子万不可信令堂之言但惧了终多大是须要拿准了主义才好我在书房等候言罢转身往前边而去老告奋怒气未息分付家丁快把蛀了烘前出去洪吉在一旁开言说母親暂且息怒为晃的观看宋先生真是小人他把过去之是说的一字不錯想那未来之是一定不差焉兒的闲坐家中别说想作王子旧是充当官兵衙役也未必能勾老奶想你孩兒要作了王子你老人家旧是一位太妃了岂不

欢喜何不信他的言词
李洪吉　他的言詞还未尽　蒋氏夫人面代嗔
用手一指闲言罵　好逆子　满口胡说礼不通
之夫李成文武义　应当負責与朝廷　奇男子
忿志成名是正礼　不该跟着反叛行　李家世代扶明主
生、、世、、受皇恩　你父在日作户部　家居尚书是忠臣
太昌主　龍恩似海一般深　准其告老在家中
多下只有你一个　也非是　一朝一夕長成丁

三岁之上丧你父　老身扶養受辛勤　長到了
八岁上李攻书史　遲眠早起母京心　長大成人十六岁
宽家好武又嫌文　遍访明师李枪棒　你的言词母旧听
並非是　老身縱子行不正　也因为你挣功名
为何听信旁言语　你把那　曹卜蛀贼化認真
你是大明臣子后　那里又去旧真龙　李自成
他乃蒙君真反叛　辜負皇王两路恩　上天不佑有报应
神佛見怪怎相容　姣兒当听奶的化　不可胡玷为祖宗

只要你　心无别义怀中正　父死应当顺奶亲
家中耐守着時候　岂不知　苍天不負好心人
你本一朵花未放　自有時来運轉通　常言到
为人有志终成旧　来早来遲不相全　古井之中三条道
我的兒　須從当中正路行

李洪吉一听他母亲之言口尊奶亲孩兒武义並非不強若非有旧架之功一時间怎得一个王侯之位目今各处人、言有都说大明的国运将终是已散路天下应在十八子却是李姓

夕上為兒立义总要跟宋先生前去旧架立功母亲列不必掮
我总然我一定要去定可落一个不孝之名不肯落一个不忠
之輩岂不知有又句俗語的化妇道人家須得要守三從在家
从父母出嫁从夫〻死从子兒的外亲你要掮指孩兒〻〻一
派去與总要前去旧架修建功立業
李洪吉　本是戶部尚书子　混星降世落凡尘
天生逆叛傾明業　总曰了　目家気運不非在
蒋氏一片良言語　逆耳旁风一般仝　他反到

怪母夫死不从子　不曉四德与三从　心中有気開言道
太〻何必把気生　兒心已決要旧架　恨亲相掮礼不通
老夫人　一聽此言心好惱　面上代怒大動嗔
用手一指罵逆子　李洪吉　你要留神子细听
老夕言詞你不信　帶心任义要胡行　冤家呀
不孝母命為不孝　扶助反叛那里忠　忠孝全无非人類
尤如禽獸一般仝　李家那世缺德性　生下这義忤逆根
你的父　在日為官多清正　你母也了有名人

我乃吏部天官女　曉到了　李家代有四十表
不幸先夫辞了世　老夕扶养子成人　愛子之荣享富貴
那聽冤家生反心　立义要去扶逆叛　反到説母少三从
我若了　偷生人世由自你　死到了
九泉难以見夫君　夫人说着夕占起　照定那
房中柱上下絶情
老夫人大略难劝逆子将夕踮起往柱子上一頭碰去　沈翠英
才要上前相搁早已不及只听吧叹碰了个脑浆迸烈血濺花

红〻形一歪咕咚死尸栽倒在地洪吉見母亲夕死也竟伤心
沈翠英心疼婆〻放声大哭你说李洪吉在旁说道宋先生果
然神明一是面旧知我母不得善终果中其言也旧连忙吩咐
妻子不许啼哭急叫那些僕妇将老夫人的尸首抬在床上停
放一扭項对着妻子真话
李洪吉　眼望沈氏開言道　吴妻当神听我云
他老人家无造化　你别把　太妃奶〻看的轻
無福攀受反碰死　搃到地府怨何人　你在家

料理丧了省儉用　多花也了用不中　我随先生去掀架
尋找真明李自成　扶保闖王成大了　推倒崇禎坐北京
那時節　接功加封我李某　一品王爵川坐着
必在京城修王府　差人来　接你去上北京城
快些打点金珠玉　还有盔甲拴一根　总而言
般運金艮打成垛　所為要送馱軍们　沈氏翠英不敢拉
由着夫主般金艮　公子连忙将衣换　滚巾和袖素袍新
肤配着　二叉双夆纯刚劍　辞别妻沈子翠英

派下家丁十几个　為的了　跟随保侍主人公
洪吉迈步往前走　未見矬賊矮小人　对着那
宋刚言寡其中故　矬賊仝听满面春　口内连说好〻〻
公子你　是个忠直响快人
矬賊说我看令堂相貌再也不是善终果中其言了不宜遲你
我早上西安行賄打点馱军们叫他把人犯解到的時節不可
在西安间斩叫他差人解上京中那旧有了展铸了那時代我
再上金鑾頷哀求帝家赛主也好答旧闖王那旧容易了李洪

吉說道先生只受放心行賄的礼物金艮珠宝俱々打点停当
了連鈴馬盔甲也都預備了旧只向先生几时起身趕賊拿听
說恨好你我立刻旧起身李洪吉旧向家丁你們都預备妥当
了灰家丁回說妥当了公子与宋刚及个出書房才要往外走
忽見老院子李存忠前來問話

有一个　荅頭存忠也姓李　却是三代老家人
今見公子如此作　他的那　心中不悅面代嗔
看見洪吉往外走　上前相攔把化云　忙向道

公子你要何処去　須对老奴细言明　若不言明其中故
想要出门万不能　洪吉一拿心好恼　口叫荅頭你是听
我如今　前去救駕的功掙　你未相向主何待
莫非敢来攔挡我　你必是　眼中藐視主人公
若要不看先人面　定打一頓不相容　老荅頭
見问有語开言道　大了在上子细听　老了在日多忠正
去代诗白素有名　貞然去去身亡故　尚有公子在家中
礼应该　忿志自把功名掙　一秉忠心保朝廷

為何听信旁言語　辜負了　皇上雨露水土恩
愿為反叛因何故　有玷先人祖父名　依老奴
安分守己在家内　操演武义把書攻　求取功名急容易
何必妄想川坐龍　千萬不可作逆叛　老奴之言須要听
李洪吉　一聞此言心好惱　斷喝年高有寿人
老狗胆大真无礼　你竟敢　胡言小看我年輕
我今若要饒了你　家丁誰还敬主人　說着話
回手拔出防身劍　邁步直奔老家丁　手奔宝劍往下剁

照定了　李存忠不受輕重下絕情

話說李洪吉一見老家丁迎面攔住不叫他跟鞋子去由不得
心中有氣一回手拔出宝劍赶上前去不容分說手起劍落只
听吭叹一声响嘹把老院子砍死分付家人把老狗的尸首不
許用棺木成殮用席捲起拉埋把宝劍入鞘合鞋子一齊在
门外上馬家丁押解自己男行李等物离了李家庄奔了巨鹿
電掣一般那一日来到西安府下在长商店内把原子等物從
运去口安放妥当在店内用了斋飯淨了面後可以必李洪吉
对与鞋子商议意在打点门路鞋子说这一位耿年们他可从

太原府轉升至此鞋子硬他是北京城内九门提督杜治亨的
亲外甥所仗他外旧的威势尊爱貪贜受賄總有言官也無人
敢参他々手下有一个傳宣官姓武名代他是耿軍门的心附
幹事之人还有一名得用的家將姓刘名叫刘々这双个人俱
与在下三學的朋友今日天晚草等明朝一早書生出店尋找
他二人不論那一个見着面托付此事再無不妥之礼

両个人　商良以定安歇下　一夜無詞到早辰

次日天明齊包起　在房中　淨面更衣用茶羹
宋刚告辞李子公　独自一人出店中　走至那ㄧ
軍州街前来游逛　恰巧正遇叉个人　刘三武俗抬頭看
睄見鍱子满面春　邀至一座酒肯内　全坐共飲叙离情
宋献景　言定托付这件了　二人点頭落应承
言明礼物了多少　（兩个人）　近衙面見耿軍门
始末元言說一遍　俗語才帛動人心　耿為枙
並非忠良是奸党　素向貪財又愛銀　这是一宗太平宴

逆贼觧京礼上通　当面應許这件了　二人付又走出门
（回兌了）　宋刚說道了全妥　鍱賊闻听喜氣生
鎮着二人進了店　李洪吉　引見話語尽說通
彼此对面交礼物　言定舂賊觧上京　耿軍门
写金文书發令箭　去調松山圍困兵　宋刚一仝李公子
是可妥　彼此商量等把人
（宋公）人〻都說古人詞上不好但是随絃子的善耳無有不用
之礼古人說的話之好聽上百有这庅又句化立刻旧用着了

什七說旺一噯噯說不熬时了從前正說起吳棋出首梁賍
長嘆兵部能往西安府去張欣宣门还未到呢就說起宋鍱子
可引李洪吉来了少不得有時說宋鍱子口呼公子你旧住在
此处打听真〻吾臣来到真往北京城賊你旧在台面〻跟
定一齊走兵书〻名堂介随我去上金鑾殿才將李洪吉点
頭立許發了兵〻宗丁答了三匠嵩高出店往山寨而来不表
且說李公子也旧住在西安府店向等候兴龍㥞的把人听〻
長〻喧起來把征北京城而去

李洪吉　住在招商旅店内　单等救駕去奇功
这案迭等三十三年宋　主〻的　這死親娘赴皆寘
只因這件事的舌　官武闻前元吉时　且不說
李洪吉在西安住　每日打听众把人　草言宣賊底流民
怯飲愛汗入营中　這於受鄉匿直内　个〻背上绑麻绳
兴賬县　宣兵衙役察賊定　左古圍随不透风
大中还寺兵棋　賊隨官　众人一仝向前行
至上張泰不出端　不意左右黄夜行　众流賊

因草之中当后营　不該起心起理行　劫牢反獄於庫銄
三法全无太欺心　松山扎衙為寨主　招害百姓与黎民
斷將嶮　多亏宋刚一柬帖　石洞之中尽进生
賈宗把营佟了俸　营汗药　人〻被獲俱受绳
此贄都在賈玄的　不该用計哄众人　你既然
宣義岂下常兄等　為何又哄人透风　反覆不常非男子
真万了　鳳毛鳩咀是小人
賈宗賊被叛進於沒的暴怨了此時三怨恨賈音夠你說賈音

夠这个委屈可对誰去說呢在因車内向外眼望着趙興禄画
言說你可是我的嫡親舅爷並非外人時不常你偷了旧往我
家去磨不是一二两旧了三六百不然旧了十吊八吊也不記
其數了你算無恩可振了反到衙门里出首把我告下来了旅
好吗你往后旁坐不咧起兵棋全自这例些人难受这些話臉
上有些下不来呢於是因草呼声賈音夠你别胡說咧親戚一
定是親戚旧是究竟你咧夫妻也是有的你怎庅不說你的你会
把告我这些沒有陰德的言語休得信口胡謅

赵兵填　代怨叫声賈音豹　你别胡言信口云
当初又姑错慕晋　邪時节　我家豪富你家穷
皆素因日我愛要　輸了京光元是真　到你家
借这几次元不錯　並非容易到手中　闲言闲語化不少
挖苦刻苗信口云　清净日子你不过　要与流贼反叛通
我瓶怨　知道一定要出首　去到当官正典刑
自作自受胡埋怨　依我說　旧便挨刀不屈心
再也不說自己错　滅尽天良暗怨人　你想：

不見我来还可以　見頭見尾旧恶心　連頓代笑苦里罵
親戚不如陌路人　你的行為人人怨　罵名千載不齒为
捻而言　这日到了西安府　軍门立刻把堂升
先把文书看一遍　忙分付　立刻代上要犯人
倫办木淹当堂驗　軍民立刻点花名　看了看
一个不少会对数　奸钱摇手口问心　按礼在該此处斩
怎奈我　受了賄賂准：人情
耿為把心中暗想自己說若按正礼这些逆賊張晟那旦拿住

旧在部里杀方无外错怎奈我又受了一分重礼的賄賂少不
得要担点干係旧便解到京里回君再杀部也使得难道說还
言朝廷欽犯的人么除非他不等三法我想斷無此礼奸贼想
要坐上分付把这些人犯俱个捐监等明日我这里差人押解
上京圣上御審在市曹正法急忙作回文打發米脂县的差人
回去旧將那奸流冠收入监中不表且說奸贼耿為把往下吋
到赵兵填有小人伺候老下奸贼說你出首有功當堂賞艮一
百文出衙去罢

赵兵填　当堂得艮一百文　出了百安大衙门
手托元宝心犯想　他的邪　腑内展轉自沉音
只因一時是識短　賭氣出首到衙门　賈音豹
他可我的亲姐丈　為有窩主罪非轻　謀反大逆非小可
难免滄刀作鬼魂　我今余得艮一百　有何为面轉家中
怕只怕　岳亲问我怎么事　女婿半子一定疼
合村之人必笑化　談論我　只故貪艮不故亲
想：如今置何地　除非重婚另嫁人　我無非

只挣艮子一百文　准到一世不受穷　一官半職也没正
枉自屈心害了人　反到進退又無路　月思日想难在心
赵兵填　展轉停乎心内想　忽得一計上心中
常言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是大丈夫　听說要把良人解
張爸因事也上京　到北京　写状叩闕面了圣
只說軍门假冒名　他必奏主来拿住　虚哄万岁罪不轻
一百艮子是見証　万岁一定把我封　但三句
得了一官半職分　不枉出首作坏人　不說兵填要万文

再表部　句兵調内整把了　代領家丁人又个
抬頭望見峻嶺牵　这一日　進了高山樹林内
忽見擁出衆婁兵　不容分說往上裹　圍住了
宋献策又点家丁三个人

一因一差前定　由天不能由人　今世冤姻是前因
欢君不必細問　明陽清朝社稷　不費漢馬的功勲
代：稳坐龙九墩　士馬干戈遠遁
趙興填恼根耿如杞不給他一官半職只賞了一百銀回家去
怕見母親娘：進退兩难他想了想軍门耿如杞若報趙興填
出的首拿住的衆多流寇軌不賞銀子打發他走了必是隨着
因車一仝進京恐萬歲發落賞了銀子奏事誰不提補他耿如
杞必是假冒功勞說他是本人拿住的逆叛我何不拿着這兩

個元宝算為見証執對奸相將他治倒萬歲一喜我必得个官
爵那時方好回家趙興填主意以定先奔中途去了這話不表
且說鉎賊代着李洪吉兩个家丁離了西安府竟扑了金頂嶺
大路而走那一日相离不遠猛見從樹林中窜出十几个娄卒
把去路擱住口中减道留下買路金銀再過嶺去宋献策馬上
開言說列位可是金頂的么衆人同言說正是鉎賊說你五位
寨主俱各与我相好煩劳列位到嶺上通報一声就說有一个
算命的宋献策前来拜望衆位寨主娄卒听他口中說話的大

道面目上：不急名長内有一名就上山通報此言這快不多
時那一名娄卒付又同来說宋先生我們家：差我前来請先
生上山相見宋献策下馬叫道家丁在山下等候他跟着那一
名娄卒上山来見五位寨主
宋献策　跟着娄卒将山去　来至分金聚义所
王家盜寇齊站起　李文扉　李忠開言代咲云
許久不見先生面　想是忘却我弟兄　今日是
那陣風霞刮到此　貴步来将賊地臨　宋烱敘手說不敢

列位担代我學生　因為宏化無瀉空　恕不有望相寛安
六个人　說着施礼齐帰坐　差卒挨次献茶更
茶罢不人後云孟　半載搣　請保同言把話云
多時没領先生叫　去吾今到此山中　看一看
我們弟兄怎么养　多嘴龍鳳会風云　紅子同谷不用看
就在三朝五日中　眼下真主身有难　惧中巧計把人拎
米待照　退拾解至西安府　學生着急难压心
只把卒民散如把　所為雅且免災星　西安府

陞门不斷来人花　叫他戲上北京城　故此李生悟山上
到此通知串寨哥　當不道遲時山下　多斷娄卒手下人
鸡寶山　会齐瞎：把伏下　大伙被驾主李功
五家盜寇间听話　一文扉　心下著恼问下快
到位别想李忠他是一文扉皆因他生的庞壯大魁偉兵
所就想一文扉摘似故此仏闹給他送了个外号他為人口快
心急一歲宋搣之言說就是先生所說的那一个真命帝王李
自成他呼人今在宋宗趾手设李忠他手下的人不少如何就

被人拿住只宗趾二就把一位之言告訴了一遍一支扉說既
是如此事不宜迟立刻就去我宗一塾打王府那把寨内所有
娄卒俱各傳齐待侍代受
皆因為　採聚当提遇流轉　天意該当亡大明
崇禎自縊三捆盃　就知道　可怕李姓就接坤
是：偏应在李姓　接乱乾坤不太平　未揹當
趁首这反頭一个　居宫就呼李自成　為偏追倒追投
宋烱从中說故事　偏又遇見數家子　李洪吉是第二名

若不是　他的家中银钱广　馬能買動耿宋门
此今天这一支席　这个人　名是叫的是李忠
铁冠道人留画面　真就三李乱乾坤　书中的
闲言少叙归本传　单言贼人聚来林　一盏灯前挑去人馬
宋纲闲言呼寨春　列位若要将山下　须当等候恩旦行
众寨主　代兵前行恐不好　走漏风声有变更
必须改庄行商扮　庄作了　九流三教各样形
庄稼伙计敌闲手　各把兵器随身　准在鸡宝山前会
李公子旋即出庄　只定今夜约定准　等有大家立奇功
众家道冠便说是　我等等你今夜行　挑要卒
齐庄改扮将山下　散开而行怕走风　这才分付摆酒宴
聚义厅　款代弟兄壮饯行人
一支后李忠半截塔祷保庇金佛鲁升一盏灯三寿印泥金刚
陆家三家且冤陪看宗都子闲必须敬也就改扮上坐李下金
良辰往玩宝山而来这个话暂且不表列公别公别提在人词
没有好话也有四句诗比如此以罪说而家话这一就是好的
就为这一下里怎么又说那一下里既自然那一下里文代一个
主处前好这一下里听之也好明白闲言少叙按下来道冠鸡
宝山下等候回来打扮流贼单言松山上面
只從那　来贼贼了宗献策　精行后洞出了生
次日一早作了庙　松山上　不见为首许多人
就用兵器了忙　无有一个不心凉　俗言说
乌鸟无翅难飞起　人无头儿不能行　合山之人全知晓
七言八语乱纷纷　众家大王那里去　令人难猜归里情

被我众　官兵因无出路　断草绝粮无救星
他们越说越生气　接下咽　无主孤魂怎扎挣
人无饮食如何过　活活饿死作亡魂　众人齐
无奈只得齐出寨　暂且糊口度残生　此出实时不多叙
山上吃饭马难行　大家商议要投顺　一齐李寨下山峰
宋讯朗　官兵报进大寨内　兵备道了洪把话云
叫过前去他去问　这位人　下官吩咐下中堂
那外听进人数个　大帐中掌头摆茶　洪承畴
坐上闲言往下问　你等为何任细听　前来投顺因何故
或真或假快言明　真投作降恰人哄　内有暗设计宗笼
可晓得　府内商阁洪守府　广有机谋善各灵
任你惹有千条计　本流贼　要想瞒我万不能
众人闻听洪老爷之言有一个年纪的向上磕头口尊老爷
在上小人俱山西太原府兵兵耿老爷的麾下三军同本处的
主将半年不给我粮我小人就探是宗有一个为首高迎祥他看
小人们投顺闯王宗李自成内有一个姓商的宋献二个就李自成是个其
命的天下故此投他帐作了将山不料老爷兵到将山围困断
草绝粮无奈至危数日前所有的寨主全都不见了
禀老爷　为首之人千数个　忽然不见影无踪
不知都往那里去　山上面　各处搜寻无影形
望求老爷要思典　我等已降是官兵　这内中
还有饥民无兵数　代国无叠收贼人　老爷闲息难投顺
英大明功不非轻　说后往上连叩首　只求闲息饶众人
洪承畴　进宝白了左良玉　三人两性咤一宗

一齐口内说不好
兵因为山后出路
投降之人该有假
京去投要验假真
三位下
今日军门公文到
该有将文呈上去
从头至尾念一遍

这件事
流贼何处而逃走
内中暗有计牢笼
又恐其中有鬼计
正在商议这件事
还有那
三位拆封细看真
兵部洪下把话云

令人难猜旧里情
兵非是
除非你我将山上
暗中奸谍了不败
该任牢卒报一声
令箭一支可为凭
公文上
流贼逃遁之不假

竟被奸贼立奇功
为什么
内中一定有情弊
细想内中有舛错
去往西安见佞党
我定要

他把流贼全拿住
俱各收在南牢内
耿如杞
枉费兵粮苦战争
不用将贼解上京
西安府来了流贼那伙人

旧该一齐问典刑
又要差人解上京
最爱贪赃是佞臣
我如今
不爱奸贼唯不准

洪承畴左良玉白进宝三人听见降兵来说李自成各不知何处逃遁去了三位下正在半疑半信有西安府的军门耿如杞的公文令箭差到上写有闯贼李自成若俱被拴获在监禁中本军门这里差人把他解上京见驾任凭圣驾發落三位兵主将松山兵马尽行撤回各归本汛若此刻合三位下虽是这道公文才知道那流贼编纳是真又被拿获洪老下心下有怯对着左白二位下開言说不好我想有要陆贼实为国家大患既然拿住旧该早早斩首为何又收监此事惟有情弊在着耿如杞并非忠

良玉暗犒伏他旅的杜洪李贪赃在太原府刻扣军粮才把军民逼反归顺闯贼生出这么一场大事不料流贼这内又有投降我如今要之西安府见耿如杞问真此事务必将本贼旧在那里問斩以结此事说着传下了话说本道与二位兵主金兵丁、告假你安兵饥民盖本闯贼来归顺愿又入队仍旧吃粮不愿者各随其便来人闻听往上磕头谢恩退出营去告诉串人内中有一半愿意入队那一半子各自散去洪承畴又与左良玉白进宝二人闻言说我今二位兵主上松山搜寻一番才是

正想二人闻听说很好就山搜山
三下、
须代兵丁一千正
此去之中无重叔
前後左右俱搜到
越岭而走各藏形
手下人
山寨房舍皆烧尽

出军营外来坐季
出大帐
来至高山叠翠峰
不見一人影共踪
洪下传令来放火
登时之间点着火
也该是

各把兵器手中擎
竟从盘道上山峰
聚义厅
原先可有民居住
将寨烧完除了根
眼看着了扛天红
劫数当临山地中

三人帅领将山兵
伺候之人接兵刃
二位兵主请听云
左付帅
白进宝马答应是
洪下付向左良玉
雁门人马代了去
又往西安劝兵人

不多一时回大营
一同归坐在中军
总领先回延安府
潼关屯兵将我等
贤二人
兵主道神请听闻
潼关等候我回音
他若一心奔西流

下坐季
洪下看着开言道
歇息兜郎马步兵
你我二人一同行
响炮提兵先起身
你把我
此去见了耿如杞
洪某马背打[illegible]心

左良玉　一闻此言腮代咲　口呼兵主请听真
此去到了西安府　也不过　按礼而行劝佞臣
左良玉知道耿如杞倚仗他狼的杜治李势大权高非怨洪承
畴到了那里二人不睦生出别事故此开言相劝洪老爷点头
应允说道二位分手左良玉代着出安雁门丑又人马望往济阅去
等不表单言洪承畴代着数名家将上了坐骑了松山竟扑
了西安大路而来一路无辞那日来到西安直至军门下了坐
李说明来意该值的军卒那敢代慢转身上堂回话

耿如杞　正自坐在公堂上　回事军卒跪在尘
往上磕头开言道　等一声　老爷在上请听真
今有雁门洪兵备　特来求见在辕门　现在辕
手本呈上老爷看　奸贼闻听由问心　已有公文令全剂
叫他们兵撒各回程　为何他又来见我　提令不等内有因
恍惹是　他到这里岂不见　叫他当堂面对明
想罢分咐说有请　那居兵　口中忝在至起身
登的来至大门外　面向洪爷把话云　说道是

有请老爷进内見　兵备点头一内哼　忠良近步往里走
大量不远面前存　滴水檐前止住步　向上连连身打了
口中说　雁门高阅兵备道　特见军门有事情
奸贼坐上将身欠　代有咲　口内連將贵道称
说有分付将门掩　该值之人那肯停　只听得
三声大炮大旂落　闻了当中丑扇门　军门分付速看坐
洪爷告坐又打了　手下之人将茶献　茶罢家丁接去盅
耿如杞　读而代咲开言道　贵道留神听我云

来到此间因何事　请把那　来意说明细言真
耿如杞代咲口呼贵道你与左付帅白頭焕三位领兵围困松
山未能拴获流寇被本军门施威一阵把李自成等尽行拿住
未走一名我发令箭一支把三位撤兵各回本汛不知贵道为
何又亲身来至西安不知有何话讲洪承畴闻佞党之言不由
心中好恼说这个贼分明羞辱于我不能立功拿贼只是一件
乘多流贼内中必有奸行不然焉能闹这番大事耿如杞乃是
一个无能之辈为何把流贼尽行拿住

洪承畴　心内不服耿如杞　明知佞党却无能
他把流贼全拿住　这件事　必有元故在其中
必要究出其中细　是事久而自能明　我如今
不必与贼闹谈论　失办正为情礼通　洪爷想罢开言道
口呼军门老大人　军道抚镇与付帅　三人兵困峻嶺峯
皆因为　山高峪险难攻打　早晚之间要立功
代等补尽好拴获　谁知他们漏网行　我等屡屡李山口
未知何时下山林　多亏了　军门扬威全拿住

这件功劳别当轻　我今前来无别故　就为流贼李自成
那伙盗寇真反叛　扰乱皇朝使欺心　他们又
劫牢反狱伤人命　烧毁民房坑害人　知州夫人他杀死
他等在　松山上面聚贼兵　抢兵买马屯粮草
自立为王胡乱行　杀伤了　延安抚旗兵合将
攻山之人落下风　圣旨传到雁门郡　军道协济获贼人
还有吉安左良玉　三人山前屯下兵　好一个
骁勇无敌左良玉　当先临阵立奇功　兵困松山直龙寨

堪々的 旧要放贼把功成
洪卩说我等三人兵困松山贼人断炊绝粮不久的旧要拿贼
谁知竟自漏网幸喜被大人拿住论礼旧该立斩以除后患我
見大人那公文上写着要把流贼解上京見驾圣上發落这件
件事据卑道愚見实为不妥故此赶至西安面見軍门大人千
万休要如此如今遍地贼兵生發流寇有一个张献忠自称八
大王这个贼更比李自成利害闻其名声但不知現在何处大
人要把贼解上京实为不便

洪承畴 口中连把大人叫 在上留神仔细听
逆叛流贼非小可 不论在 何处拿住不相容
立时斩首无后患 然后写本报奇功 又何必
解上京都去面君 倘有差池了不成 贼的余党人不少
只怕中途有变更 若叫反叛逃脱走 再要拿他万不能
想不为 立刻開刀正了法 免得害怕与担京
大人听了卑道说 千万的 莫把群贼解進京
將賊囚聽從[illegible] 口呼贵道你听真 要叫你

这桑说来无王法 擅自前来劫犯人 流贼起首来临此
搅乱百姓黎民宗 劫牢犯狱救囚犯 松山称王乱胡行
早有那 边报起首奏圣主 万岁皇卩大动嗔
圣旨来到边廷上 本軍门 正当拿贼把冤平
巧逢流贼逃至此 一阵成君我立功 若要在
西安此地斩平寇 違背皇宣了不成 只好解到北京去
以何發落任施君 若是路上有閃錯 不过多派押解人
贵道你 不用多言全在我 何必劳神太操心

流寇若是权拿住 把他们 余者軍门任你行
又不能拴拿贼与寇 何必多言閑事情 耿为把
口内之言还未尽 兵备洪卩大動嗔 高坐临廷(手)手指
叫一声 耿軍门休得胡言信口云

懷宗傳 六

若論俗礼說人家拿住賊自然是他的主意爱杀爱送如今耿
如把受了賊賂所以不肯本处杀賊料有是一姓共平杰寸真
格还有别的事 呢洪承畴不愛也好皆因忠良另是一最他生為
国忠心惟恐有了舛錯拒悞国家大事故此赶来相劝只叫在
西安杀了平冠旧完了这件大事了要如今那些不向趁没人
心的人必說不与你相干爱他作甚到位你丢那向趁有人心
的人又是一家分明不干己事一見於礼不順他旧要多嘴不
然怎应又来那些打报不平的好汗你看他为人家的事情甚

自己破財生氣总要给那受屈的人争氣他才搭闲手 呢这为
今的人在了一句俗语那里屈疼往那里倒去乱总要賭有血
心說出有礼依意下說来那領是匹夫闲言少叙且說兵备道
洪卜闻听耿为杞之言不信他的諫劝反道動起刻薄话来了
洪卜心中不悦只身高坐代怨闲言說軍门住口
兵備道 洪卜不受刻薄话 故此动怨面生嗔
叫声軍门你住口 不要那 乱語相言对我云
大料你也知道我 洪岳为人不二心 掙功名

全憑一身文武艺 尽在而當平素中 操兵練將守汛地
答報皇上雨露恩 不仗宗戚会势力 生平最恼走人情
你說你 旋底今住平流冠 挽我脫去未必真
你的武艺我知晓 会非是 平常之輩有何能
这件状实内有弊 待我留神细採听 常言说
雪里埋尸终須現 是末久而自然明 可記你在太原府
剋扣軍粮苦害兵 因此众人来造反 歸順流贼李自成
合伙成群来打伏 现而今 旧是你的手下兵

官官相会面情意 洪岳無從敢奏君 到西安
赶来相劝是好意 那曉你不近人情 出言無知看辱我
越想真正恼人心 有句言詞先說下 你我当面要言明
解人配 一路途中若無事 洪岳虽死也甘心
倘有一差与二錯 我看你 舒臉台頭怎見人
而般的事情都要依礼 不是由着自己的嘴說 武官大不过軍
门兵備道真是治下 耿为杞他是上司 这洪承畴仗着自己為
人忠正的不怕權勢才这最說 呢看是别的官員谁敢如此的

須嘴耿為杞心中有病自己胆虛頭一件这些功劳不真平軍
民谁不知道平流冠是本脂與解来的旧只洪老卜一人不知
第二件在太原府尅扣軍粮害犯情真再者他知洪老卜素来
正直無私從不惧怕勢力
耿为杞 素知雁门洪兵备 性傲难纏却是真
又同自己心有病 他的那 礼亏情虚不敢云
無奈之何抽一把 反到代笑面含春 口中說
貴道何必生爆气 有失官体怕人云 忽然拿住平流冠

解上京都礼上通　耿某敢保没有事　平安一路到京城
你若是　不信我旧寫張字　无事文書叫你存
倘有差池我承擔　不牽連　別看官員一了人
洪卩听罢一夕話　低頭无语自沉吟　耿如杞
他是上司礼難越　再要冒犯莫胡行　他既給我一凭拠
莫有把柄到手中　旧有差錯雖處可　自己承当難賴人
洪兵備　沉吟一会開言道　口把軍门叫一声
既保耿犯無有事　我不過　也處平安心内寧

既給畢道一張帖　大人寬供我感恩　耿如杞
只爲洪卩為此地　省的叨叨費嘴唇　立刻提筆親自寫
一揮而就字字真　又叫中軍用上印　交与洪卩手内存
兵備道　仔細留神瞧一遍　不由暗喜在心中
告辞信臣出師府　代領看　手下之人上走龍
洪卩得了耿如杞這張字足心中歡喜告辞出府上坐李代領
家丁離了西安府一路無詞來至潼関到了軍營見了左良玉
就把一往之事告訴了一遍彼此把奸賊罵了一頓至次日

位卩將人馬代回汛地不表且說耿如杞打發洪卩走后連忙修了一道本章
耿如杞　假冒勞功欺圣主　敬奏当今大明君
莫道老天無報應　列了那　下回書上見分明
崇禎萬歲心醒悟　分別賢愚奸与忠　兵備道
加陞軍门與人馬　那時才斬眾奸雄　此是后话先不表
且說如杞耿軍门　挑選兵部押人犯　大將一員叫鄒清
監中提出眾偏延　裝在囚車与木籠　算來一共十六輛
眾多逆叛在其中　押解着　起了西安往前行

竟奔京都大路行　公子李岩得此信　蹐蹐在後緊相跟
那日走着抬頭看　鷄寶山存面前存　陸翁同車下了店
恰巧遇着宋先生　二人同住一屋中　吃喝已畢敘談心
提起事情全作耍　單等眾人下山林　宋炳低声叫公子
救他君臣脱難星　李洪吉　鷄宝山前十四公
彼此安歇在店中　次日一早清晨起　帥領家丁就起身
李洪吉宋炳二人次日早起手下人伏侍净面更衣一切完畢
代領家丁出店登程恰巧路上遇見金貢嶺的人宋炳二問了

他們寨主俱在山后一座鐵佛寺内咜二人聞聽滿心歡樂就
叫那个姜卒引路至鐵佛寺進了廟内只是一支扁寺忠銘金
佛堂供一盞灯玉壽印泥金剛陸成半截塔稿保僞居坐在展
内一見她卩宋炳一齊怡赵口説生从来了她子的言在下会
着了李公子同來拜見眾位
宋炳說　这位就是李公子　此人真是孟嘗君
仗義疏才人間少　到此処　而為也要救真龍
大家一見多[illegible]　將來一定把臣称　眾盜寇

代笑舉目留神看　一条玉代繫腰中　粉底官靴足下登
蜀錦褶袖紫着身　狂諒年輕幼小人　素白扎巾細絨計
生了個　面如付粉一簇全　眉清目秀多俊俏
大耳方口鼻端正　身材凛凛多雄壮　那知外秀内偏僻
一心要把流賊救　生逼老母見闫君　李岩也把那人看
个个雄壮似凶神　六家彼此通名姓　一齊歸坐左右分
說起扶保闖王事　同心合意秉忠誠　正要商諒把事同捨
忽見那　一名姜卒進殿中　口中連呼眾寨主

犯人的　囚車來到了前邊樹林中

話說宋紲子与李洪吉一仝來寃正在商諒救李自成之事忽見一名妥卒前來京報說囚車不遠了明日准到鸡宝山前來宋烔闻听望着李洪吉開言說公子你在店中可要打听歇軍门派多少敌送人馬几员將官公子說在下已經打听明白歇軍门派了三千人馬一员將官名叫鄧清這个人手持方天画戟武又高強是个去敵的英雄宋烔点頭說列位所見没有你我到要商議个方全之計才能去救他等一支兵闻听說我哥猜是一勇之夫不知有何論度全仗先生分派宋紲子說既是为此到了临期必須要齊心努力以死相争必有退后貪生怕死既误了正事还要落臭名万古公子李忠說先生只管放心我哥共是六个人皆是莫大好汗如今恨不前來為救真命天子為是要擇功名以圖大事誰若退后怕死貪生那就非是人也眾人齊說誰要有些退意叫他就死於乱刀之下

眾盜寇　一齊口中嚷下咒　紲子聞言喜氣生
口中連〻呼列位　越發要　大家齊心事可成
你們須听我分派　包管成功該喫中　必須要
各領妥兵共人馬　鸡宝山下隱藏形　埋伏深林幽避处

号大營宮忽乱兵　圍住鄧清来動手　搶奪囚車劫木籠
齊放炮　君臣二人脫難牢　齊奔高山金頂峯
都在那里存貴位　再擒那　金頂高岡一坐城
漸〻升營與業背　闖王不日坐龍墩　李洪吉
五家盜寇齊說走　恨該為此這般行　說着分付咱擺飲
大家一齊飲別後　吃罷撤去所敘話　歇息一夜到天明
第二日　五家盜寇傳號令　調齊妥卒手下兵
各自分開領了去　鸡寶山　投方埋伏隱藏身

宋烔懷中揣号火　山頂遠望細經心　且不說
盜寇埋伏預备停　再把中軍明一明　鄧清奉令押犯人
代領三千馬步兵　付將全身已披掛　手把方天画戟擎
跨坐騎　押解囚車往前走　夜住曉行奔北京
那日正走抬头看　但見那　鸡宝山远不面前存

西安的付將鄧清代領三千人馬押着十六輛囚車往前所走那日來至鸡宝山前強寇心中納悶說奇怪听怎麼耿軍门也不问〻我们的名姓就搞在盗宋之内怎麽不在西安斬首又解上京去是何元故呢哦是了這李真主洪福齊天才如此而行

想必是　真命帝王洪福大　他才差人解上京
軍门不在西安斬　因此上　故此托代許多人
还到京城見萬歲　牙根咬定不招承　給他个
大家齊心恨一恨　捨着下身留上身　不言高賊胡乱想
再正押着奉令人　副將鄧清跨坐騎　手舉方天戟一根
眼看着　囚車來至山切近　鄧清舉目看分明
但見此山多凶險　尽是些　斜澗深崖峻嶺峰

郯副將 馬上暗裏心犯想 腑內展轉自沉吟
此山峻嶺多高大 惟恐裏頭有強人 郯清想罷傳將令
分付兒郎手下兵 小心着 速過此山休遲慢
催趲因車快々行 副將之言還未尽 耳輪中
只聽銅鑼响一声 樹林之內人喊呼 出來妻卒數百人
當先下 一家炎寇崔坐李 明盔亮甲有威風
手舞大刀執一口 代領妻卒把路攔 副將馬上用言道
三軍留神仔細聽 你們都 不必害怕休忙亂

須保因車要小心 衆人答應齊說是 一掖花驹往走尤
副將郯清正往前行忽見有強盗阻路趕忙傳令手下兵丁保
守因車三千兒郎吵発一声喊圍住因車保守表紫郯清一馬當
先迎將上來且說半截塔旅保代領手下妻兵見因車臨近從
林中持將出來把去路擋住忽見一員將單人独季迎將上來
只見他良盔良甲坐騎良合馬手持方天戟生的面目清奇稀
保看罷心中犯想
半截塔 看罷對面郯副將 膽倉吩呼心里云

我看此人多威武 多半是 揀辭因車那郯清
如今与他來交手 須當看意要留神 想罷時
用刀一指高声喊 那个留神仔細聽 若從鷄宝山前過
須當多留買路良 牙崩半个説不字 白把殘生刀下坑
郯副將 接馬內用台頭看 打諒高山蒿徑人
頭代鉄盔披皂甲 手拎着 大砍刚刀斬將夆
坐騎一匹馬烏騅 生來高大不全虽 長了个
出肩六眼多么壯 一團杀氣代威風 副將看罷微冷笑

戰指來人把話云 大喊因賊休無礼 該口胡言信口噴
我乃是 西安副將本姓郯 奉令京中解犯人
路從鷄宝山前過 你們該 遠避潛蹤是正經
膽大敢心横去路 叫聲多留買路良 你老了
見賊不除非好汗 留你殘生是禍根 快些撤馬來受死
試々方天能不能 盗寇聞听心不悅 大叫付將你听真
大斬你 未必認得半截塔 金頂虎山稱寨主
不留金良难过去 除非是 揀延安鋼鐃路行

諸保說慢說是你就是西安的耿軍门他從此過也得留下買
路金良你沒有金良就把郯几朗留下以為買路之資備若
不肯叫你刀下作鬼郯了他闻听不由的心中大怒一声叱吒
好个強賊你竟敢如此大胆看老了戟刺取你言罷一催坐季
撞將上來々至切近顯画杆照着賊人的面刺来半截塔一見
忙用手中大砍刀往上招架
大砍刀 往上招架方天戟 只听咯噹响一声
二馬一沖撞過去 半截塔 控背發麻虎口疼

賊人暗々說不好 這斯力大不非輕 怪不得
李岩他說是好漢 果然方天画戟沉 這要与他動上手
須要留神加小心 無奈只得旋坐季 二人对面賭輸贏
方天戟 招架大砍刀一口 以前猶間恩相征
來回不過十數倘 半截塔 难擋西安副總戎
褚壽連忙傳暗令 揺刀曉諭衆妻卒 只听得
吵発一声往上累 刀鎗乱夆闹烘々 四面圍住郯副將
恰似群羊困大虫 声音不断齊吶喊 圍住中軍名郯清

邹副将 馬上不由变眉皺 元睁二目動気明
崔闹坐下銀合馬 拈動了 方天画戟抖精神
左冲右闯施英勇 他把群贼不放在心 就犹如
大鹏撞入鳥鴉隊 一支猛虎入羊群 兵兵着重乱墜馬
紛々不住吊安心 褚保瞄見瞄誇講 明将果渠是英雄
且説那 山頂之上宗献策 高埠之處看的真

话说雉贼宋炯他在山顶之上遥望着明他見半截塔褚保代领嗖兵把押解犯人的中军副将围住了雉贼那敌代慢忙把号火点着哧々腾空而起到了空中吧々连声可响就有忙金佛曾生一盏灯王寿即代领娄兵從山崖各处左右杀来闹吵々只奔囚車而来且説西安府馬步三军正太保户因丰等候主将只有無数的娄兵從丑下里分頭杀来三千军兵彼不得别的三军他們在西安府军门麾下都是月吃双粮久惯保户押解或是军粮响銀差漯助卑兵的事情派他等别来搁当这个差使人々年輕力壮惯战能杀如今见有兵来此特無有主将这些人竟自不甚惊慌就有那为首的頭目撥下五百兵保户囚車余者的分刃頭迎着贼兵杀来打仗且説中军鄭付将被半截塔褚保帅领着娄兵困在中间一時不能脱身乱挑娑兵杀了半会还是闯不出去若不是宋献策他一番的调度怎能勾抢囚車解救卑犯一来是大明天分该绝二来是凶星正照李自成不該命绝並然有些猛兵勇将也是無用

西安的 軍兵不悯手慌冠 竟自前来堵闹争

両下里齐都動手 甚死了那该死的人 速胡救
着刀中刀尸首遍地 命中無救见閻君 鄭付将
中圍三内往外闯 双持画杆枪精神 冲杀一会不去
鄭清當時口同心 若要闯出重圍去 戟挑当先另名人
重贼人 無主将心自乱 那将才能往外冲
付将主义安排定 竟扑了 褚保催駒拣走右
良将馬奔半截塔 鄭清吆喝贼這声 馬相近
双拼画戟分心刺 刃膀便尽力無穷 褚保连忙用刀架

並無磕動半毫分 只听哧的一声响 贼挑前心戟通红
正中軍 一抽战杆尸墜地 代将戟挑半截塔
贼人命尽見閻君 贼兵一見往后退 鄭清求生列弱冲
登時间 闯出重围撤生李 竟扑囚車找木龙
無主娄兵乱奔逃 李昇李已通信音 右中草言一支虎
代兵逃处隐身形 猛見那 高埠之处号火起
又听山前呐喊声 李忠耳听那代慢 连忙的
催動娄兵手下人

且説一支吊李忠正在僻处埋伏只見山顶上号火騰空山前人声呐喊就知是囚車来到動手贼人那敌代慢催動手下娄兵拉着坐李坑着兵刃李忠这个贼頭代錦边虎磕脑身川油黑皮袍腰计虎筋條薄底虎皮靴骑一匹番毛快馬手使两把及双他都生的生恶豹頭环眼一臉恒肉其勇非常催生李帅領倭兵押着十六匹坐李与十六兼兵刃战馬奔到囚車要那卑多的犯人

一支吊 正自帅卑往前走 猛見来了卑娄兵

了〻口内呼寨主 他们的 口中说只了不成
我等速回来报信 大王杀他把恨伸 一支帅
耳听此说唬一跳 馬上連忙问下情 娄兵言讲其中故
氣坏山贼恶李忠 口中大骂鄭付将 之法无天了不成
你竟敢 戟挑寨主半截塔 咱俩冤仇似海深
我不替他将仇报 岂不就 有缺全盟一样情
说着催开坐下馬 不顾手下众娄兵 且不说
李忠来我鄭付将 再把中軍明一明 性恐囚車有作鬼

鄭清心中就躭京 車中若杰有料借 叔去刘城了不成
催坐騎 來保不惹敢贼寇 退去煋人才放心
付将正自往前走 但只見 一伙煋人把挌擋
了叫将官休前近 该你此处丧残生 正付将
勒馬不走抬头看 打凉吉先搁将人 束髮良冠双雉尾
搁良凱甲全森〻 素罗袍被西方錦 腰灭兰指玉磨旁
双边的 什物相配悬宝劍 腾〻杀氣有威凡
坐奇走阵銀獬豸 五句鞍 战杆梨花手中擎

但見他的年紀不过十八九岁生了个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打
那清秀之中生去一团的威凡杀氣正清看把他的大义了来
不以切見相代在馬上用方天戟一指说那一家盗叩拢老了
看你年紀未到二十生的只也罢了为什么入在盗寇之中作
录林的贼人可見渴你父母有缺德牟家叫全各还不快下馬受
方才那一盗寇半截塔尚且被吾戟挑废命何你一个乳口的
嬰児搁吾去路不是自尋其死
正付将 馬上之言不未尽 李忠闻听大動嗔

大吒一声叫官府 你竟敢 满口胡说信口云
戟挑褚保真可恨 我今前来把恨伸 李洪吉
说着一催良獬豸 手托梨花战杆盘 照着付将分心刺
銀枪探奔前心 正清一見忙招架 两杆斜挥往上迎
只听的 咯噹一声架过去 两匹座李各西东
付将馬上沉音响 躺下的 这厮年轻战杆阮
西杆磕鞍帅口丁 到要留神加小心 双个人
齐旋坐李重对面 碰打鞍战比输赢 馬来馬往江場内

二人並力恶相征 付將正清虽然勇 西戟难敌战杆沉
来回的 支了不过十数盪 正清使的汗渾身
与代失机败了陣 又恐怕 失落囚車中犯人
后利不加如何好 怎在江場与贼征 付將正在为难处
只听贼人喊連声 大叫官將那里走 李忠前来把恨伸
谁人不知一支帅 手掄双刀利刃牟 霎时间
急坏中軍正付將 心忙又乱眼如灯 心内着忙漏了空
被宕李 一鞍挑下能行李

正付将在重围之内杀了一会又与褚保交牟虽然戟挑贼人
又被李洪吉与一支帅李忠二人在江場截住他夺来就不了
他二人对手也就使了个渾身了汗遍体生津又怕失了囚車又
又不肯败正太着急只見又来了个强贼牟刀就刷正清刚太
架过手遅眼快被李洪吉一花挑于馬下那一支帅的馬付又
赶到恨前正清一刺丧命李忠笑道哈〻大笑说还件功劳了
你了褚保的仇已报我还幹我的去了言必催馬代咲倭牟拉
着空馬挑着兵刃竟奔囚車而来

山上善怀宋献策
洒多大寇兵在此
贼贼什又点号火
樹林山凹人呐喊
人人急勇抖京神
西安的
双下里上自文牟
为首先是李公子

李忠帅领众手下
眼看着
催動埋伏各处兵
乱乱哄哄往上攻
围住官兵齐動手
官兵拴死指贼盗
又来了
骑他好相勇罗成

竟扑囚车奔大寇
李岩銃挑右正清
只听的
四面八方炮各巨
刀銃乱砸思相争
这場大战不非轻
一支姿兵往上冲
長銃卫

挑着付将那人头
你家住将已丧命
在此掉将什友命
瞧见了
倭卒强义抖精神
乱杀西安户送兵
李忠得便催坐季
狠随喽卒快動手

冲进重围一声喊
左吾銃下丧残声
还不下马快投诚
付将人頭吃一京
一个个
五百保车兵也乱
囚车后进下安心
不仅喽逻劳大寇

大叫官兵你是听
你们还
众兵耳听抬頭看
兵无主将到衣乱
刀銃乱拿齐動手
人无頭见不能行
忙多付
流寇不解其中义

难憐着
众人着着心也明
列位留神要听真
快取高闯金貞城

那里来的将与兵
只见那
是别逻挨休代慢

那边来了宋献策
娃子有语开言道
趁此时

西安官兵见李洪吉銃挑着付将鄭清的首级主将洪[illegible][illegible]去贼闹之心人怕一散神被此官兵也阴乱了倭兵長[illegible]胆子则急勇發威往上冲杀把官兵杀了个四零五落宗姓[illegible]又令倭兵四方喊叫投降官兵那些被除被倭兵杀死的尽皆归顺流寇一支虎李忠帅领倭兵来至囚车的跟前一齐動手乱劈大花挑去绳铐众反寇不知其故一个个就想楞瞀一般猛见一支虎向前叫道那是那位闯王李自成老回回你哥我们是会貞岭的秦王奉宋先生之令搭救烈位你们快休要代慢快些上马要紧言必令人将马拉过来还有兵刃李忠说快走哇还有你我的朋友都在前面见见都是好友了

一支虎
全定众寇不代慢
人人伸手取兵刃
众多流贼红了眼
大明江山凡里灯
自今後

李忠说把前後话
一个个
李忠随后上能行
杀星付体抖威凡
犹如猛虎归山去
天下慌乱刀兵起

喜怀流贼李自成
抓宗认登上刀安
叹一肘
劫脱囚车不打紧
怎保日后不伤人
民遭涂炭死生灵

这是只因耿如记
因他当日行有错
并无重絮劳叨话
大家彼此把礼行
李自成
我等众人死八九
虽说引诱是宋姻
侠义来退官兵将

全亏他
总是天义之大明
到了是山貞金牟
去右各多宾主坐
来提闲言腮代咲
蒙众位
别者还亏你们人众
打闹囚车劳大寇

爱功贪财把祸生
此书中
下马近寨通名姓
手下之人献茶更
口呼列位请听知
施恩相救留残生
众寨主
仗义疏财李公子

这番恩情更不清　列位请上受我一拜　救命就如在造之
众盗寇　一齐口中说多礼　你我皆是好弟兄
逆天堂上摆酒宴　大伙儿　来牛宰羊俳宴开
不将李赐与它信　只说这叛反明君　众流寇
伏又拜谢宋献策　先生洛途受辛苦　又听李岩开言道
眼望娃子叫先生　在下山前才失战　能挑付畏面将冥
下坐李　割取首级挑能上　所为招降手下兵
死尸狠前去搜拣　得了那　一支领前转回城

李共吉能挑付将郑清泉了首级好招降他的三军说我在他
身上搜拣得一支令箭不知可有什么用处没有李自成一支
令箭说不敢多言但见宋娃子猛然占起口中说怎么得了一
支令箭现在那里李共吉说现在从腰间把一支令箭取出递
与宋娃子接了一看着不由的哈哈大咲对着众人说烈位快
来给真主到喜真是李性洪福该与大明该灭众人不解其义
都知道宋娃子有些古怪只得当面与闯王李贼到喜
众贼人　不好又思扭宋贼　只得一齐忙占起

眼望众人开言道　大王你　大喜想来是有成
流贼回言说全喜　烈位请坐细听明　言毕时
打家照旧付归坐　闯贼闻言罢话云　眼望宋炯把先生
仔细留神你是听　话不言明将昏镜　令人听知心不明
你把那　什么喜事对我弃　始末情由细言明
娃贼见问回言道　尊一声　众位仔细要你听
闯王虽是脱实难　此处身存里不通　忽然是
招聚高山称寨主　烟盗而已不成名　抢关破府夺州县

方能粮足兵又京　自古创业真命主　俱是如此这般行
若要了　但小为能成大是　令人闻听落咲声
君依在下愚拙见　除非是　老拙言关金貣成
有城方可存身体　退则可守进则攻　李自成
闻言不住将头点　代咲含春罢话云　若依先生这些话
敌则正合乐子心　但只一件为难处　想攻是关未必能
那座城　又是又大多坚固　咱要攻关枉用功
娃子闻听微微咲　尊一声　大王在上请听明

宋娃子说有两句俗语那也近礼一人有福托代众人只要大
王洪福齐天那怕是关郡险李自成说如此么说先生必有破
城之计娃子说总因大王的大是有成才有这机会凑巧李自
公子能挑西安府的什将正清又得了这支令箭这旧是金锁
关该破这是先召如今只要这么一个有胆量的人懂得皮坊
中的归矩假扮一员将皮再把鸣宝指来的降兵叫了来主什
他们一番在把咱们之军挑选数千挽在其内
宋献策　眼望众人开言道　列位留神仔细听

一人假扮皮将样　代领着　马步儿郎往前行
这支令箭为凭据　硬至是关金貣城　兵到了
城外屯兵安下寨　令人关前报信音　就说军门耿如杞
发丰早儿马步兵　惟恐流贼兵犯竟　到此协助保关城
大料着　关中首将会不信　又有令箭可为凭
必呼兵将开关迎　去的人　须得仔细要留神
见呼首将休露面　对他言词加小心　金貣关
城内住下咱人马　你我大家也拔营　金貣关前安寨营

假庄虚情讨战征　城内不杰来見我　必须如此这般行
我爱那　要破高阁谈咲中　数日之内可城功
众人听罢一夕话　一个〻　尽都添欢長咲容
口中齐说好〻〻　先生妙计果太精　若要了
渴了金貴阁一座　你我也好把身存　烓贼什又闻言道
口呼列位请听真　那位敢去作此事　我好多派兵令行
高迎祥　一傍答言说我去　先生列位放宽心
烓子一边心欢喜　这件事　高哥愿去定成功

宋烓子一見高迎祥他愿去不由满心欢喜口中说好高哥左老务中代过知道旅中的规矩可也去得你旧把鸡宝山抢来的盔甲拣一付将官川代的披挂左身上李洪言说这个不雅有我飥挑正清我手下人就把他渾身的甲胄却剥来还有他方天戰战馬宋烟说为此更妙高哥你旧把他那一付披挂川代执此令箭到了那里须要留神一定成功高迎祥把令箭递来代左要间仮好

宋献策　代咲眼望老营隊　口叫高哥你多听

迎祥说了我知道　你必要　如此而行加小心
到了那里须仔细　先生不必你叮嚀　宋烓子
什又闻言往下吩　倭兵速去莫消停　降兵頭目叫双个
快些传到聚义所　倭卒答应为飞去　叫了降兵人二名
来至了　逆天堂下双夕跪　烓贼附下语高声
你等俱左西安府　根首那　屈从奸心耿軍门
那贼为人多不正　魁和軍粮苦軍兵　太原府
逼反児郎五百整　大家具各顺真危　你等随他白効力

要挣功明在用功　目今大明国運败　天佚舆旺来李自成
闯王的　命大福洪该有救　眼下兴兵破北京
你等异了知射务　鸡宝山　弃假投真正所行
而今要破金貴阁　甲首尔等立奇功　到那里
这般如此须紧记　我兵相随一路行　破了金貴阁一座
这件功劳别当轻　按名记下名合姓　单等破了北京城
李闯王　面南登基坐了殿　必罢尔等加倍封
俩名頭目齐叩首　说到了　我等派将令箭行

宋烟什又傳将令　倭卒俱各扮官兵　共凑了
三千児郎多精壮　尽左年拯当今中　一齐文与老营隊

高迎祥领定了假妆官兵来取金貴高阁诓哄人好什计

说,话,宋烓子叫倭兵扮作官兵連降兵共凑了三千临行夕咗咐高迎祥到那里必须如此这般千万紧记高迎祥答应連忙答应掛甲正斉辞别众人去大帐提戟上馬代领三千児郎下了高山林金貴而去此书剪断话不重叙堪上临進高阁不远旧有阁内远探来报入帅府内且说威镇金貴阁的总镇这个人姓王名標都可称去身人物轩昂有几合勇的就是心中都少一点谋略这日正左帅府所上正坐只見一名远探的軍卒左下面跪倒口说报乞总帅太老爷得知如今有一支人馬记有

三千打着却是官軍旂号堪々离關不远特来禀报王总帅耳听此言在坐上一摆手那名探子平身站起退去帅府王標之坐上沉音心中把想说这支兵官从何处而来到金贞關所音何故想罢坐上传令將の门闲好小心仔细巡查付又分付代馬本帅亲到城頭观看一番言畢欠身离坐下大所词侯的人拉馬过来总旗並不披掛就了随身的衣服搬上馬代领数名家丁去帅府紧撤一馬来至城下从馬道上城下了坐季手下人將馬拉在一旁王总帅蹬搭垛口往下观看

王总旗 来至垛口止住步 往下观瞧看分明
堪々一遍尘烟起 半空中 土雨分々红日隐
但見离近灰尘分 是云兒郎馬步兵 但只見
旌旂招展分隊五 盔英恍的太阳浑 看来知道官兵將
不知何方到關城 离城不远扎隊五 只听大炮响連声
这正方 後軍不走前軍止 馬步兒郎安下营
週圍剑戟鹿角 戊己土 设下黄罗帐中軍
埋鍋造飯喂战馬 直釘帳房那消停 这一番

调都都是老营隊 内中又有乘官兵一 要菲候辛那里行
軍規他等怎能明 高賊升上帳中軍 手下之人分左右
忽然了 一伙流贼非道正 此官此礼必须行
这祥座上闲言道 叫一声 该值之人你可听
速到關前去通报 所说之话要明言 就说了
西安軍门夯人馬 協济高関金贞城 领兵之人言什將
帅领三千馬步兵 只為流寇身造反 遭害各处乘黎民
惟恐怕 金貞勢孤难抵当 故此才嫁協济兵

这般如此去报知 咱看那 守關之人怎羨行
言这祥派一名懂了的官兵前去通报这一名既了降兵不
的作此官行此礼下大帳去营上馬紧撤一骑来至関前收住
坐季仰面抬頭向上高叫说關上的听真我等这支人馬乃了
西安府軍门联大老卩派来協济的人馬兵三千领兵的主將
乃了什將言老卩為的了堵擋流寇関上的供计们快去报与
总旗王標在城上听的明白不由滑淌心欢喜多什手下人说
这般如此对下面言存是该直之人往下断喝说那个人你且

回去我家老卩随后就前去拜見
忙分咐 那名軍卒闻此话 一代能行圍走龙
霎时来至大营外 下坐季 迈步走上中軍帳
向上施礼开言道 口呼兵主请听云 小人到
關前如此这般講 上边回答请说真 少时总旗来回拜
亲身探望到軍营 高賊坐上一摆手 那人站起下中軍
且说那 总旗王標將下城 家丁圍随跨走龙
多付關城谁敢担 守城人 滑車挍起找千斤

登时闹放门两扇 总旗催駒往外行 手下的
左右跟随撇座季 大营不远咫尺中 王標令人去通报
该直之人往里行 大帳中軍向上跪 口尊兵主老卩爷
今有那 城中总旗来拜望 小人前来回禀明
高賊摆手將身欠 帅领着 跟随之人下中軍
登时来至大营外 王標一見下行能 双个人
先通名姓后見礼 彼此代喫面含春 一齐迈步往里走
中軍大帳面前存 什又見礼归作位 手下之人献茶更

俩个人　用茶已必接去盏　高贼代咲面含春
眼望王標闹言道　等一声　兵主在上情听眹
高迎祥真会作高哄的人（信）望着总鎮闹言说职軍门之命代领
着三千人馬到此協助貴鎮為的高堵指流贼人来有送令箭
与总鎮过目手下人把令箭双手高舒与王標观着王標站起
身來看了一看说请过去归坐列公方才表过王標高斜甲去
身並非行伍新升至此虽属所辖西安的兵認識狠少虽太他
高总鎮彼来人高什将丈着一计奉上司差派来的又高客又

是来協濟他得接去城来
王总鎮　軍老来見高正礼　该礼如此这般行
若因不明傍人論　就把他　趣多而行礼正通
金貴高闯多主將　何愁不得这座城　但只高
这里要拿王总鎮　狠他之人恕不京　万一迸炮围闵去
报与城中别者人　各门紧闭不出战　兵丁必得把城攻
头一件　难保不伤人共馬　知道多咱把功成
二則宗炯曽说过　他也幂　將令一般要奔听

為什应不棣老軒実　因此流贼不敢行　此书中
闲言少叙归正傳　总鎮王標面代春　口中连上呼什帅
本鎮多感老軍门　又带將軍来助济　到此相帮指流兵
此一時　何不领兵衙城進　本鎮虚心用担当
高贼代咲说重敢　老兵主　所说之言礼正通
说着徉下傳將令　我兵拔老速進城　只听得
京天動地三声炮　安老不多有起身　高贼王標下大帐
二人搬安上走龙　馬步三軍按隊走　不多一时到城中

高迎祥　馬上高声傳令行　另在一处安下兵
二人並季近帅府　来至那　大堂以前下走龙
高迎祥傳令他的兵另安在一处王总鎮把高贼请入帅府下
馬入后所叙礼为座手下人献茶王標亲行搖酒与高將軍接
風担老贼手下人答应連忙调開坐位放下杯筷二人分宾主
而坐频频上菜汤斟酒王標把盏連敬了流寇三杯然後才
各飲门盃飲酒中间高迎祥说兵主可曉谕流贼兵至那里王
標搖手口说不知高贼说老兵主元来还不知道麽

高迎祥　安心要哄王总鎮　大堂以前下走龙
口中说　元来兵主不知道　来將说来仔细听
他等起手采脂县　劫过了　胭粉钱粮食餉银
劫牢反叛犯王法　佔住松山称寨主　当今的
万岁皇上發人馬　吉安延安共雁门　三处人馬將山困
他等缺粮怎战征　不知何处脱出声　困山玄兵枉劳神
谁晓得　他等暗自逃姓命　官兵还归峰嶽峯
幸喜又被人拿住　把他们　解到西安一座城

論礼旧该那里斬　一概而诛正法刑　总只怨
我家軍门行的錯　一心只要解上京　半路之中遇盗寇
鸡宝山前劫犯人　竟流贼把他抢了去　又佔高山金貢寨
大料着　必要来於此関口　兵主如何不曉闹
軍门自已行的錯　只因為　差遣来將領龙兵
到此左保金貢群　好指流贼李自成　王总鎮
一聞此言腮代咲　口内連上叫將軍　多承軍门發人馬
又带將軍受辛勤　但杀退重流贼寇　本鎮不擎这件功

高迎祥　　口中連々说豈敢　　兵主何须这等云
你我皆了一般样　　常说道　　既食君禄档报効
二人说着齐飲酒　　到相知己一般同　　他两个
正自飲酒来叙话　　手下軍兵报一声　　流賊人馬不甚远
眼看看　　圍困高闖一座城

話说王总填正陪流賊高迎祥飲酒叙话高迎祥他把实话当瞎话说狠哄的过人去王標信以为真忽見一名小卒在下面跪倒口中说报乞总帅老卩今有吾边的流賊飛奔関前堪々离関前不远特来报乞王標一摇手那一名軍校退去高迎祥说既有流賊来到末將全兵主一看瞄々賊势如何再作道理王標点頭说狠好言必二人一齐欠身分付着馬来到大堂搬安上馬去帅府手下很隨来至城下從馬道上城奔坐李到垛，口以前往下观着但見塵砂飛空土雨紛々一眼瞄不近的流冦兵飛奔前来登時间堪々臨近乱哄々的安营下寨王总填向着高迎祥说趂流賊远来代吾填领麾下的三軍杀他一陣包管必勝流賊说道迎頭打仗正合兵机但流賊的兵势太手不是一陣可退的人馬代等明日末將当先去見他一陣或勝或敗在作道礼王標点頭依允流賊傳令把西安人馬调去去一半共保城池手下人答应下把城賊魁的兵调了一半上城高迎祥分付尔等在城上加义巡查小心与备了王標見流賊这樣而行满心欢喜他也傳令多与备滚木擂石灰瓶炮子隄防

王总填　　口内連々说不敢　　多承將軍你費心
高賊他也忙披掛　　俩个人　　各提兵刃上能行

王標高迎祥各提兵刃齐上坐李馬出帅府旧有軍上司掄了打仗的官兵还百前来伺候两行旂门旂引路往前走来至城下二人執手分别流賊上城观看不表守城的三軍撬起千斤板開將门閘放城頭大炮三声見郎吶喊往関外所走来至江坊摇開隊伍分開扎往王標令人打陣旂牌这般如此往賊营要战有一名旂牌官催馬来至营门把馬收住用短刀一指吶喊叫那賊营的小卒听真快去通报

旂牌官　　一指抗刀高声叫　　賊兵尔等仔细听
速急进营去通报　　晓与那　　闯王为首夆流賊
関内总帅来要战　　急遣人来堵関征　　若要问
不遠人来臨軍壁　　总帅领兵俊打营　　言出圈馬来交仝
賊兵报入股中軍　　口说將官来要战　　小人特来报軍情
宋獻策　　坐上闻言摇手罢　　那名賊兵站起身
娃子对众闹言道　　叫一声　　列位首神要听明

左把巧宣良谋策　　官兵不知入牢籠　　不用说
高哥一定將城進　　哄信関中填守人　　今日守將来要战
你我须当臨陣征　　这陣烦劳李公子　　别看之人却不能
皆因高　　不知官將强与弱　　公子能征战杆京
娃子之言还未尽　　李洪吉　　一旁闹言把话云
在下情愿臨軍隊　　江坊之内立奇功　　宋娃子
说公子牢记我话的　　须要如此这般行　　李岩回答说知道
先生只管放宽心　　流賊什又重披掛　　慣甲被袍凑战裙

去大帳 手提战杆里坐李 帅领児郎五百兵
呐喊揚威往閫外 驚動了 鎮守金貞王总戎
宋烱打聽李岩去后併又傳令叫一声兵丁到营外观看李公子
岩公得勝速来稟报是那一名贼兵去营不表且说宋姓子对
中闲言说大王与列位须要准备我兵就要進城了中贼闻所
齐说知道且说总帅差人要战正自候陣忽听贼营人声吶喊
抚门大闹有一支贼兵貫去寨外来至江坊把队伍扎住当先
一員贼将催馬而来但見他艮盔艮甲素花玉代騎一匹白馬

使一杆銀鉈到了跟前
但見他 生的面月多清秀 年紀未滿二十岁
王標着把李公子 他这里 叱咤一声把话云
大叫幼兒那里走 总旗跟前快通名 李洪吉
闖所招呼抬頭着 牵目留神看分明 一將当先撇去咯
着来到也有威凡 赤通盔上紅纓罩 身披大葉甲龙鱗
穿一領 醬色羅袍遮身体 腰束磨擦代一根
左边湾弓右代箭 馳下患 一口刚刀鞘内盛

坐跨一匹紅沙馬 利刃金毛斜手中 生了个
面如兔默一般樣 大眼濃眉相貌凶 流賊着罢王总鎮
用鉈一指语高声 我乃河南李公子 号为洪吉名乃岩
现如今 扶保闯王李英主 兵取高関来立功
你是何人来要战 抵敢在 营前狂張乱胡行
总帅闻听心内恼 大叫流贼你乃听 老了乃
金貞高関王总旗 家讳王標我的名 尔等抵敢生心反
幸負皇王水土恩 抵敢来犯金貞群 欺天万恶了不成

今日左 軍隊前边与李帅 幼兒話该刀下坑
言必一催坐下馬 他把那 新将刚拿双手斜
王標貌視李洪吉他把流賊以幼兒相代说有話催坐季硬往
上撞手中雁翎刀搂頭旧剁李洪吉一見不由的微々冷咲咐
中腈罢好一个大胆的反将他竟挫視於我見刀临近用手中
鉈两膀使劲往上招架只听咯哨一声將刀架过呼的声两匹
馬撞过去了王標自覚两膀生疼虎口震热王標心内吃京晓
说俏了的这厮年幼他的力量不小

李洪吉 鑲嵌雁翎刀一口 振的王標双膀疼
总旗吃京心想怕 暗々说 这厮力大不非轻
軍前与他交上手 须再仔细要留神 俩个人
一齐催住催坐季 付又对面双相征 刀鉈並举多上下
軍搭闹比输与营 比书並会唠叨话 多少回合记不清
常说道 虚弱不敵如何战 总旗难将公子近
左膀有鉈败了阵 李洪吉 並不相返随后跟
王標竟奔関城下 心忙又乱走真魂 来至了

関前撥驹高声叫 快些开関我進城 流贼上面开言道
总旗王標你乃听 算你中了牢笼计 要想進城万不能
你打諒 真乃西安派来將 你今遭瘟瞎眼睛
吾乃闯王手下將 奉軍令 来取高関金貞城
若依我的良言劝 下馬投降为正经 王总旗
一闻此言發了怔 就如泥塑木雕成 思想一会心内恼
連把流贼罢几声 胆大欺心使鬼计 本旗若才入牢笼
城上的 家兵你不快動手 殺了流贼立大功

王標之言还未尽　只听得　一片声音振耳輪
扭项一着流兵到　犹山烈如一美全　鬧々的
俱各屯在吊橋下　揚威呐喊令人京　王標到此無去路
他把那　雁翎刚刀往项下一横

懷宗傳

七

且說流賊高迎祥他打發總師王標出城去后暗：的傳令曉與自己的人馬少時須要这般如此不可池恢又令人不[illegible]傳與那二半賊兵旦見城上一乱叫他們京师城中軍民百姓必須先將各門把住千万小心仔細违悞者必按軍法問罪多派大必他这才留神往城外觀看但見本官出來一將與總鎮在江場交戰虽然高的远看的木大真切稍拔掛形景是李洪吉高賊暗：欢喜付内說来灶子真会作事这陣非他不了正自在思想之間忽見王標失机敗陣回來的不多時來至城下往下答說總鎮王標你休推睡里梦里了我乃闖王駕下老官隊高迎祥是也奉令來到旁関取関可笑你稱為將帥附内无才中吾之計还想进城真正可笑說着分付我的人快些動手衆賊兵耳听擒利刃乱砍那些城下的官兵：：不防如何招架叫他們东了个來奔西逃死的無數城下的賊兵見城上乱了也旧一齊動手赶东军兵城門的百姓

这都是　天公造定逢劫數　軍民塗炭死生灵
王標悞中牢能計　把一座　金鎖高関到賊手

灯时城上如麻乱 闹！吵〻乍了营 城下面
总兵观脑参了怔 六海烹有争几分 自盼冬才身中计
失了高阁金锁城 又見大隊流兵到 塔〻不透只应中
王总镇 事息無奈長嘆氣 大叫崇禎主圣明
必臣无才失南郡 亏負了 圣主皇ア雨露恩
大料难把流賊退 只好一死报朝廷 说罢时
举手一横吹毛承 雁翎刚兵項上云 只听的一声响
咽喉抹断倘鲜红 死尸吊下红砂馬 三魂七魄見阎君

跟随的 五百兒郎魂不主 东西乱蹿走去门
流兵到来掄利刄 杀了个 哀声叫苦不绝声
一半投降一半死 高賊传令叫闹城 大吏的
流賊进了金锁郡 招降城中馬步兵 把住各门安梨廒
賊兵城中扎下营 闯王率众进帅府 按次列位大堂中
李自成 坐上代咲闹言道 破城全亏列位功
樂子云可以為振 也只好 大事成时再補情
李自成对着众賊代咲闹言说破金貞闕列位多有辛苦樂子

無可為振也只好事成之后那时節按名左補老回〻孫節说论礼破金锁城的这件事功劳第一呢是宋先的调度第二呢是高矣弟的作為〻胆良还有李公子的英永方成此功哉等見过随起而矣何功豆有宋烂子咱的了我的已〻呀这是大家的公事何必又云起当尔来了这不是显着争分么闯王说列位具个有功多有辛苦倭卒呢 有快将到厨房与备庆功的酒宴

手下的 倭卒答应那敢慢 七手八脚乱烘〻

到了厨房抬頭着 那些个 伺候之人無一名
一支菜蔬抄到有 肉腥鸡魚姜蒜葱 此一时
那管会作不会作 只要熟了盆碗盛 大堂之上调闹坐
众多流賊把位分 桌上摆的酒合菜 闯王欠体手擎瓶
按着位 每人具各敬一盏 然后才斟门而中
飲酒中间闲叙话 李自成 对众闲言代咲云
多蒙列位众朋友 叔牢答应樂子生 三处的
兵围松山咱遭困 断革絶根真苦情 多亏宋先生（未留）帖

石洞之中逃了生 大家投奔賈音豹 地窨之中隐身形
想起来 樂子只恨赵洪埧 暗用蒙汗起亏心
你我這拎入罗網 彭知县 差人押解見罕门
内中又亏李公子 仗義行賄各路通 耿为把
貪賊不杀留活命 要将你我解京城 又亏先生宋献策
金镇高山清救兵 众位寨主施仁义 鸡宝山前劫木龍
今日个 又得金貞闕一座 大端多亏位列的功
多承你寿助樂子 我若是 負义忘恩天不容

众流賊在金锁関的帅府堂上飲酒叙话言说一往之事但見宋姓子府中闹言口呼列位在下有一件事情今日要对众言明李自成说生〻有什么话只爱对樂子们言未宋炯说李公子乃是豪付之家高书之子因為要交四海中的明友味才伏仪弃捨家远随你我来前者在鸡宝山与付将郑汤劲手交争自通家鄉各姓内中大有不便只怕走透風声有碍公子的宝眷人家伏义為你我而来倘若生出一些不测咱们的于心何忍

宋献策 对众開言呼列位 仔细留神听我云
公子仗义因受友 他都是 一片忠直閒热心
鸡宝山前通下名 在下心中就有京 尤恐咱
走透風声：不便 有碍居家他满的門 姓子之言还未尽
闯王耳听心内嗔 大叫先生你住口 休得如此这般云
李公子 到此而来因仗义 樂子如今深敢恩
谁敢把他的家動口 我色发 兼浄了生心使人坏的
先生敢心别害怕 我与公子永不分 老回：

孫昂一傍開言道 大王且怒诗听云 宋生先说的说礼有
果然高明实在通 有事之后将仇报 谁見死鬼又还魂
長言道 备而不用旧罢了 用而不备误事情
先生之言不可抛 难道你 不知他的神算明
闯王耳言连点首 大哥之言我謹尊 孫昂说
依着先生怎表办 只要平安会事情 宋炯代咲回言道
大哥你信请听真 此时没有别的法 旧叫公子从登程
到汴京 搬家挪到别处住 可保平安祸不生

李岩闻听也后怕 口中说 事不宜迟我旧行
李洪吉听宋姓子的话心中有些后怕起来了说先生的指教
我如今旧要起身告辞众位李自成想大料搁挡不住少付傣
卒快些多：的打点金银送与公子以為路费之敬李洪吉閒
言不由的哈：大咲说大王你小看李某了在下的褰含不敢
言付还可以胡口这是比一宗用不着二刑代要领子大王的
盛賜吽聊不知者的傍人二定在背地里谈論到想我托点耿
單门的那些使贡又吽我绕回来了岂不令人耻咲于我

李洪吉 说罢之时腮代咲 众多流贼長咲容
个：口中夸嘴来 齐说是 公子真是孟長君
既是不肯领路费 大王何必烦多留 旧起着
残席撤去将行钱 事众心忙旧起身 李岩回言说謹尊
付又少付手下人 打点行囊休代慢 家丁閒听口内応
众流贼 大家齐敬李公子 具个把盏手擎盃
飲酒一必将身欠 李洪吉 执手相别要起身
闯王有语呼公子 事完之后转回呈 宋炯说

后会有期自然見 背且不过双高分 众多流贼说正是
我等应当送一程 说着一齐将身欠 大堂以下上安心
李家的 下人押着行李柒 上馬根随在后行
零时到了閒城外 李洪吉 勒馬口把列位等
请回罢怀不住前送 在下以中甚感特 这宋炯
说怀中掏出联一帖 口称八字你是听 这是一联為定数
必须好：要收存 到了汴梁挪家眷 那时拆閒验假真
李洪吉 伸手接过揣怀内 口呼列位请听云

恕我失陪改日見 与列位 少手去于等盃中
言必推馬伴長去 代领家丁奔路呈 宋献策
馬上閒言呼列位 我也失陪要起身 众人耳听吓一跳
宗欽： 立怔了流贼李自成

闯三李自成侄子宋炯老四回孫尚老管隆高迎祥混天猴忌與一支帅李忠一盏灯王寿一丈青王竿子度金佛曾升泥金剛陡成脚下昆雇三草地狼馬五色山帅張三龙睁魚賀二穿山用郝四混江龙李七草上飞薛大夜猫子徐人崩子手刘九震地雷賈音韵等把公子李洪吉送出金鎮関外大家抛手分别众流贼才闯馬四城但見侄子宋炯对众闲言説列位暂且停駒在下有一句話要説明众贼们听宋炯之言不解其义只得把馬收住李自成闹言説不知先生有什麽話講宋炯説大王与众位且請近城我不能奉陪了要走路众贼们听其个發忙李自成吓了一跳説先生你往那里我是了想必先生怯了乐子為李公子的那件事情那兩句話説的不好到故此要走侄子闯听咯？大笑説大王不必推心多了那里摸的出这件多的计較来我如今要在是有别事情一来呢也要到家中看看二則还与大王打一个前站过后自然明白如今得了金鎮闯大王与众位近則可功退則可守往后来渐：與騰不久的大事成矣你我别不多时付又相見

宋侄子　説的尽是闯国話　来：之言不言明
众人不敢往下问　皆因是　知道他的奥妙深
闯王有語闲言道　口叫先生听我云　既然是
不怕乐子有别事　我若相搁礼不通　只求先生别忘旧
终始如一君子行　既然肘义扶泰我　千万休要改初心
问便是　要走以須将城尽　代上几兩盘費銀
凑些礼物代回去　乐子们　送行再敬酒三中
侄子四言説不用　大王一説領了情　素常间

走在那里不盘代費　白吃白喝在路中　各处認的我侄子
皆因相准卦有灵　列位具请回闲去　保守城池要小心
説罢时　把手一拱佯長去　侄子催駒撤走底
万事不由人力作　全都是　谷穷注定怎能更
李岩若不回转实去　恁把孩尔兵操成　宋献策
他若不走在此住　馬得流贼折尽兵　闲言少叙归正传
众冠图駒近了城　帅府厅前下坐季　按次坐丨在大堂中
李自成　未従闲言腮代咲　口呼列諸丨位丨听真

乐子今有一句話　你弟兄　説是行得咱旧行

李自成説你我弟兄算是布衣起手创立了这麽一点事業虽然乐子未有面登基更年改号你弟兄並无身受爵禄披蟒袍腰玉代現今有了这麽一坐闯可是説的了進可能功退可能守以為本地真是兵京良是三軍不少咱只從松山遼国直至此间披枷代貢身坐监牢類：除：受的罪可也不少了今日才算脚踏实地有処安身該咱弟兄们受用：：了众人齐説大王言之有礼甚合我等之义

众説贼　自從劫牢犯了獄　安下欺人不义心
除了朱脂縣不算　金貢関　才是開手把人傷
黎民塗炭真悽惨　可怜城中大小人　自成他
乐已忘憂生邪念　对众闲言把列叔位　你我弟兄遭拎户
身陷囹車在木笼　幸亏与振脫实难　得了高闯步下兵
咱众人　共享榮華全富貴　刷選美女成内挑
随义各平各人操　大家都　成旧姻缘匹配婚
没有家眷不相事　孤眠独自梦难成　依乐子

旧在城中选姜女　大家俱个配婚姻　不如此事好不好
列位说行咱旧行　众贼皆是无扰辈　天降一帮恶魔星
听见了　闯贼说要选姜女　个个添欢长笑容
一齐口说好好　大王的　这话言来礼上通
刷选美女成婚配　正该如此这般行　李自成
听众之言心欢喜　满面之上代春风　派了梁兵合马五
代着倭卒二百名　城中各巷胡同内　挨门查着要怪心
混天球　单把狼马五说知道　二人当身下大所

代着倭卒人二百　满城中　刷选美女绝色人
混天球良兴单把狼马五两个人奉闯王之命代着二百倭卒
王帅府在贞闯城中大小巷内胡同之中那管乡伸富户爷监
生员之人家黎庶军民的家也不曾有夫之妇受聘之女但凡
有几分姿色的不行抢护入帅府之内先是李自成众贼等
各选各人的美女挑选一个也有在帅外府屋房住的也有佑民
房安身的幸而总慎王标无代家备随　一挑剩下的那些
个妇女具个发洛那些有名的头目

此乃是　金贞闯中遭劫数　苦坏百姓众军民
烈女节妇皆失体　都只为　苦死不能无奈中
金良细软归流贼　何処告状把冤鸣　似这兼
可恨之言难人写　令人闻听恼在心　这日闯王升帅府
两边列位坐多许人　但见将帅开言道　口呼大王与众位听
虽然咱　得了金贞闯一座　算为根本把身存
坐守不动也非礼　列位想　多咱才能破北京
万一崇祯发人马　困住高闯这坐城　咱弟兄

别的地方无救应　受困这座怎样行　里无粮草外无救
想保高闯万不能　若被官兵将城破　只恐难保命残生
李自成　一闻此言心内怕　勝代京慌把话云
口中连把大哥叫　你方才　这些言词实在通
楽于一想真有礼　依自仁兄怎样行　此时间
蛭子无在金贞郡　众人旧是你为首　任平大哥你分派
谁要不为非是人　孙昂有语呼列位　留神须要细听明
在此处　住着非为长远计　贪图受用怎成功

这番创立非容易　若要是　半途而废枉劳神
孙昂说但则成大事的人再不能贪图自有恋于女色你我自
米脂县起手至到为今也算京天动地陕西一省无人不小要
想这样畏游何日才能成其大事若依我的愚见咱们不可俱
在一处为首的人分四路众军兵也分四路称起闯王的旗号
功打别州府县往前尽奖从山西直奔北京闯王真若有福何
愁那大事不成的道礼那一路得胜只要往前近那一路不能
取胜还有那三路兵旧在着的在一处那却不好

老回回　孙昂代兵而先去　快快而去莫肖停
大家分兵四路走　西路上　四路加兵快去行
兵京良足人马广　那怕不破北京城　我等趁此分四路
齐说大哥言有礼　令人听知实在通　四路分开马步兵
抢夺各帅府县城　孙昂亲自挑人马　代顺见部各自行
李自成　众多流贼分四路　保守高闯没动身
用只留下老爱莲　高迎祥　保守高闯没动行
四路纷纷皆流贼　苦死村庄店道民　有那些

逆手好闹也入伙 良民俱各变流兵 拿住男人鍘马草
妇女提来補战裙 堵々抢去陕西界 边报为元进北京
且说那 西安军门耿如杞 他派中军解犯人
鸡宝山前被贼抢 箭付将 被人抢挑丢残生
宫兵被贼杀一阵 余者之人尽提降 这内中
还有几个逃了命 血奔西安那尚亭 连夜回城报主将
奸贼有忙吃一京 胆内惊々说不好 此事在当把我坑
元来是 米脂县拿住逆贼叛 是我欺心假冒功

贪心会厥受贿赂 西安府 不斩流贼那伙人
人口似充难遮掩 当今闻听罪不轻 除非是
这般如此施毒计 移付于他假当真 军门要害洪兵备
连忙的 写家书托付奸贼杜治亨

西安的军门耿如杞往京中押解杀贼的时候是一员付将三千军兵到了鸡宝山被金貢的盗寇一支虎的叔脱了囚车付将被李洪吉鈴挑賣命杀三军死的降的降列内中走脱了几个跑回西安把此事始末元由都报与了军门耿如杞奸贼闻听下的京魂千里将说不好米脂县的这伙逆反实為国家的大患朝廷発三处的大兵征勦尚且走脱多亏赵与埧出首貢音豹的家中又把苛他拿住米脂县解到西安論礼该当在此处将乔反叛斩首皆困有人行有是我一时贪贼错了主义又要解上京都見駕报功才在途中被人抽去不用说行贿之人也是他们一党常言说的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这件可非仝小可怎应抢的过大吏去呢倘或是走漏风声传与京内天子闻知那还了得按律究情我的其罪不小耿如杞想又有人报说金貢闹被贼抢去守将王標自刎身亡奸贼吃一京耿如杞從急中生出一条毒计胸中说有了何不把这一件事推在雁门关的兵备道洪承畴的身上只用修书一封差人上京送与娘旧杜治亨跟前在駕前这般如此的啟奏再会不批準

耿如杞 安心要害兵备道 素有嫌疑元是真
奸贼时下主义定 连忙的 亲自修书那消停
写必仔细瞞一边 会错方才紧々封 又把那
得用家的丁差个一 揣书急上北京城 这般如此将书下
一路途中要小心 那名家丁说知道 那敢消停往外行
出帅府 搬安上了马能行 离了西安奔北京
表过此书会重叙 不过是 飢飡喝饮奔途呈
那名家丁将京尽 杜治亨的门外问下 恰与為

奸贼正自书房坐 手下之人回事情 这般如此说一边
内相闻言点头停 吩付快叫那人来 家丁答应往外行
不多时 叫尽那人把书尽房 请安已必立起身
怀中取书双手奉 逆与了 势大权高杜治亨
奸贼拆闹仔细看 守々行々验假真 瞞必时
眼望来人开言道 你速同去見军门 旧说是我知道了
叫他回西安寛心 西安禾人口答应 迈步留身往外行
旧西安 去見军门耿如杞 言讲其中旧里因

那是后话先不表　在把那　侍党奸贼明一明
且说杜治亨着了那外生耿知把的书字打發來人回去他自
己心中紀想说耿外生你这个孩子小：人家拿住的贼解到
你那里你又假冒功劳使　淂呀　尔旧孩把他们在那里杀了旧
完了事列人貪畨点于东西把逆叛解上京来才生出此事用
闹了托付我办　要到　娘亲旧大看着姐：的分上步不与摆他
數脱：当：又不知含洪承畴怎么不对勁尔要把这件事移在
他的身上也不淂明：日上见机而作啟奏圣主明君知道

次一日　怀宗天子登金展　设聚合朝武共文
揚庢舞蹈冉拜下　一个：　山呼万岁拜明君
礼必平身分班站　帝主龙楼把话云　此一时
流贼扮乎多凶恶　使人间知心内京　拾护州城与县府
陕西一省不安宁　真是國家一大患　必須除淨才放心
明天子　坐上言还来未尽　但见一人往上行
越乎出班來見駕　品級山　尽礼磕頭臣拜君
口中連：呼万步　陛下龙耳詳听真　奴婢乃

总理軍机各等处　九门提督杜治亨　既食君禄应当报
知而不奏負朝廷　苦論逆叛乎流扣　疥癞之疾争几分
米脂县　拔牢反獄初起首　遣宝付近乎軍民
悞事皆因白近宝　他旧近　扫除流贼礼上通
蹤容归于松山内　扗自称王乱胡行　白尽宝
降汲笛任明其罪　念其素日主開恩　尤恐流贼难勦滅
圣旨傳行到庭门　洪承畴協济白尽宝　並力夯将流寇征
到衣是　打仗斯杀拳与敗　会旨回兵礼欠通

故放流贼内有叉　似这等　悞國蒙君了不成
杜治亨说陛下的龙义天才庭门閧的兵备道洪承畴奏了上
的聖旨協济延安总镇白尽宝共勦流贼兵回松山到些輸芒
勝敗怎么某了也不写本官：啟奏陛下甚属胆大旧是撤兵
丁也该請旨才是也也没说扗自收兵其弊莫小：明是故放
流贼欺君悞国实难寬恕外鎮之目若是具个如此了上的国
法何存必須把洪承畴拿解進京審问其实明正其罪以除后
来蒙君作弊之害社稷安宁

杜治亨　奏罢付又将頭叩　崇禎皇了降御旨
口说提督奏的事　洪承畴　私自回兵輕寡人
故放流贼深可恨　其中有蔡算蒙君　必須要
将他拿進京都内　審问其中旧里情　似此而行不法罪
国法何存礼不通　鄉家平身归班去　你之条除朕准行
杜治亨　叩頭谢恩平身起　轉身下展入班中
怀宗御筆亲君旨　交与那　錦衣衛堂官不肖亭
代領大長急速去　时刻休池須要苛　庭门閧

速拿犯官洪兵备　肘解前来審问明　不許狗私急回特
少有池埃罪不搔　錦衣衛堂官領圣旨　轉身出轅那消亭
代領着　本衙火長十数个　坐誇能行出了京
圣旨紧急那敢慢　路途中　一刻工夫也不容
口中剪断会閑话　小行夜住奔途程　那一日
欽差近了庭门郡　有人报道衙门人　口中说京中旨义到
老了速去快些迎　洪承畴闲听心不　旨义到此以何因
迎忙的　分付急速备香案　好接圣旨入衙中

但見有人又来报 欽差官 来至衙门外面存
当中剪断兵备道洪承畴老卩把欽差官接入衙中至大堂拜
旨已必伏在地下錦衣衛的堂官東正立手展開皇旨高声朗
诵奉天承運皇帝诏曰朕承皇祖之業坐于北京皆賴文武辅
佐今因米脂县贼匪生發殘擾民〻乃那本故而朕心不忍德
方遣雁门兵丁备道洪承畴征伐左竭力剿贼一振君恩之雨
路思二救民之水火方是如臣之道因松山兵败不奏撤人馬
会旧兵胆敢欺君实属可恶故使錦衣衛堂官將犯官洪承畴

肘解来京審问明白江正蹤放流贼欺君之罪欽哉欽荨
欽差官 刚太念罢皇宣诏 火長發喊呐吽声
一个〻 凶如恶虎一般全
破步搽衣往上跳 剥去衣服那容情 换上了
上前抑住洪兵备 項套無情鎖一根 欽差分付备車輛
罪衣双手代木肘 不由分说着押走 左在車上奔途程
拨遅一步罪非轻 家丁眈京祭恨定 个〻心疼主人心
洪卩的 围随着 車的左右向前行
欽差代领乘火長

有人报到后边去 合眷男女尽皆京 不知老卩因何事
圣旨肘解尽京城 诰命又差内丁去 在后打听信与音
到京中 或好或歹送来报 内丁耳听那敢停
跟随探信且不表 且说那 兵备洪卩在车中
忠良低头心犯想 暗自寄呼躬中云 旨又上
说我蹤容乘流寇 会旨私自撤回兵 光景送败又漏網
未知何处把身存 旧知可恨耿如杞 奸贼胆大太欺心
一定是 半途之中失送叛 贼党叔脱乘犯人

圣上不知其中故 才差官 把我肘解上北京
只怕奸贼使毒计 免向不分我受刑 洪老卩
心中明白猜着了 杜治亨真把毒生计 同官俱也托付到
要把那 洪卩残生付九重

欽差官把雁门関的兵備道洪老卩肘解尽京那日到城
内天色已晚不能尽朝見駕文旨只得把洪承畴收在錦衣衛
的監中找了一夜到了第二日把洪老卩提出監禁欽差官今
火長押着来至朝门不多时百官齐集旧有那些忠直向来素
日与兵备相契文武都来与洪老卩亲近问好诉讲其故只听
的中鳴古响文武官員入朝怀宗天子駕登九五千朝臣向上
行叅山呼礼必平身各按品級分班站立錦衣衛的堂官上展
見駕行礼已必口呼万岁臣錦衣衛堂官陈東直奉陛下的圣旨

到雁门関把犯官洪承畴肘解来京昨日入都因天晚朝散未
能見駕交旨將犯官監禁一夜今日駕臨前朝臣特来付命天
子問听在宝坐上開言说卿家平身归班領旨錦衣衛堂官平
身站起怀宗天子付又傳旨说犯官洪承畴着东厰加义審问
明白回奏旧有东厰的官員領旨出朝列位东厰的问官全是内
臣杜治亨早已托付明白要把洪老卩屈打成招他等旧有来
厰的衙役從錦衣衛火長的手内把鎖接將過来拉着忠良竟
奔东厰的衙门而来

大堂上 恩起万岁旨一道 门官列位两傍分
衙役喊堂分班占 远去处 与列的手门大（不公）
任你宗亲与王位 那帖凤子与龙孙 犯了法
若道这里须当跪 不敢旧等背朝廷 只听堂上分付话
迷到犯官入牙中 下投各应往外跪 如狼似虎一般仝
到那边 喊叫慌把犯官代 老了立等门口供
提拥忠良往里走 洪承畴 自己夸呼附中云
圣明君 不知听信何人话 把臣肘解尽都中

旧应该 宣尽朝中下来问 为臣也好办分明
如何敢到乘厰寄 问宫全都老老公 耿如杞的来娘旧
肘道当为的杜亨治 必定是 暗行指付来内臣
奸贼岂不疼外生 一定偏户耿为杞 怕的是
屈打成招要受刑 如何尚下这条例 执掌权臣使内臣
他等有何浔能处 非文非武作公卿 真若如此怕不好
江山必被内臣坑 细想来 全是刚丙他移下
我国除乘这些人 忠良思想往前行 来至了

大堂之上把步停

洪承畴来至堂上举目观着瞄旦見当中设立公案四家问官並無业坐却是列于两边元来正当供着圣旨洪了見此元故只浔向前跪倒往着圣旨磕頭口呼万岁 臣雁门関兵备道洪承畴奉旨肘解来京不知所因何事言必伏俯在地有一人内臣闹言说兵备道咱家问你〻奉当今的圣旨從雁门関调到松山协助处总镇勦滅流贼为甚么不請旨私自回兵故义的把流贼放走这是取合元故

东厰的 这家内臣名沈貴 坐上闹言把话云
口中连叫兵备道 咱家的 话说来你仔细听
缶杰内臣不一様 并为仝條一殿臣 常言道
世间好事为忠孝 臣振君恩于亲親 你我既吃皇王禄
义秉丹心奉圣明 皇上命你發人馬 松山去把流寇征
旧应该 尽此竭力平逆叛 为何反道負朝廷
不請圣旨撤人馬 分明是 縱放流贼把逆（叛穷）
萬惕敗怪君王小 因此当今万岁嗔 差官去

把你肘解来京内 钦差咱家审问明 一往從前说实话
我等回朝好奏（去圣明） 倘或内有一字假 难免当堂要受刑
慢说是 你是外省兵备道 督抚至此也希松
不用挨逗快实講 你把那 始末元由说个明
洪了問听微冷笑 口呼大府你听真 我洪某
世代皆受明之奉 丹心一点振朝廷 奉旨协济向总镇
兵至松山屯不軍 还有逊边的在（付帅） 三处屯兵闲贼人
左良玉 当先战败老骨墜 逆叛失凡若下風

松山险峻元不假 平流贼 贾通奸贼敗軍门

洪了说太府有所不知那一坐松山原本险峻道路崎岖逗山峯别去走路只有山前一溢道还迫真上道下又设有许多该不雷石真是一人把守不夫难档的过应险峻的道路重多的兵將松山周为围住向总镇功了一次傷了好些人马是我洪某出了个主义不用功打只可围〻为住代他山上的良絶贼人必杰自乱那肘方好拎拿那小將天不從人愿不知山上的加此贼人從何处去路竟自逃生我等在山下还不之小

並非是 我等無能拎逆叛 山險难功却是真
只好解上將山困 代等他 良謀之时方好行
再定良謀拎乖匪 逍延几日可成功 雖小渴
流賊竟自脫逃走 從何而去下山林 已过數日方知小
上山搜我果是真 西安軍门信下令 他的文书到（大的）营
上面罵 乖匪的首人几个 暗從別路逃了生
不被軍门全拿住 我三人 自困松山貢京神
他叫我等將兵退 上司行文敢不尊 常言道

在朝天子三宣旨 不知將軍一令行 我們只得撤人馬
各自回官元是真 他說要解乖逆叛 北京城未見圣明
我洪荣 惟想途中有件错 越想实难不放心
赶到西安把軍（見）门 我叫他 旧在那里折了（人乖）
雖知軍门他不允 逆耳忠言頓代听 他說是
色會路上沒有事 总有差错自承在 好歹不于人的事
自己會解賊报功（自己） 給了我一时的（無事）字 我才收兵回雁门
这件事 要问只问耿如杞 怎在失的叫他奉明

洪卩說罢一夕话 東厰的 太監闻听心里沈
東厰的这四个太監全受了杜治亨的托付了他也不管好歹
誰是誰非把这件事情要全格在洪卩身上如今听見兵备道
的这一片言词陳贵心中犯想附中說（點在）听洪承畴他口中說
的话並非是假尽是实情三个人兵困松山流賊偷自脫逃怎
在算备道一个人的不是呢撤兵又不是他私自撤的是有軍
們的文书令箭他才撤兵耿以杞是軍门乃是他們的本管上
司令箭文书到属员焉有不尊之礼

沈太監 坐上沈音心犯想 要事却叫我怎行
說他去旨撤人馬 又有那 文书令罰必志真
縱容流賊死的事 又被軍门他所拎 想來是
要安軍门悮了事 那里赤了是正经 為何又住京中解
真算兄才胡乱行 半路又被賊漏網 与國遺禍不非輕
耿如杞 必是求了他娘舅 杜公才托我四人
代說要住公里问 尤怨怕 九门提督他動真
他的势力比我大 当今寵愛不全尋 这如今

少不的要把良脉 那會天里与鬼神 必須如此这般樣
方能成全这件功 把說軍门耿如杞 一心只要解賊人
还說是 給了他一时会（字事） 自杰現在他手中
若要拿字奏皇上 耿軍门 姓命残生話不成
我等怎把提督見 面上相觀难在心 到不如
难过他的那見事 或冬撕了或火焚 沒了字兒旧好办
我等蒙朧奏啟君 当今圣上龙心怒（的） 洪承畴难脫问（刑典）
沈内相 想罢了多时主定义 奸賊安下不良心

坐上叫声兵备道 明白事你奏明君 仔細留神听我云
堂上須要說实话 我好想你奏明君 你說是
軍门給你一时字 快些拿來我看真 洪卩回答說且有
必須要 有般如此為樣行

東廠的太監為首看就是沈貴他与杜洺亨分外的又好受了奸賊之託要不把这一件事作妥了怎庅見杜洺亨之面就動刑使不得怎庅說呢使不得人家說的有指有付私自撤兵有軍門的公文令箭又有白進寶左良玉不是他一个人要見真实就得回奏朝廷把他二人宣来相问把他二人宣来要问有这庅一件事参洪承畴的就有妄奏不实之罪这不反为不美庅若說他縱放流賊流賊又是耿如杞差人押解上京半路里被人劫脱这宗軍门的不是必得把耿如杞宣来对词那更不好了

洪兵備的手中現有耿如杞軍门寫的包管無事的字兒那羕真实証見这怎庅動得刑问呢故此沈貴的心内着急打这个急中他生出巧計来向着洪承畴把那張字兒要過来了或是撕了他或是烧了他沒了真实对証这就有了展轉不好定洪承畴之罪沈貴的主意已定往下閑言說話洪兵備你方纔說你到西安劝阻耿軍门叫他在那里把束流寇斬首耿軍門至意不依只要解上京来你怕后来事犯你合他要了一張沒事的字兒这个話是真麼洪卩說當真不假沈太監說既是如此把那張字兒拿来我看

沈太監
安心要把洪卩害
假說要字看分明
今日要有这張字
洪承疇
反到难保命残生
奸賊他若証到手
不是撕了䏌失焚
那时節
他等得便奏万歲
只說洪卩事是真
崇禎一定龙心怒
必把忠良问典刑
自古吉人有天相
这句言詞实在通
你若是
逢凶化吉該有救
因為没往绝处行
只想绝人不尽路
你到了
急难之时無救星

列位明公須緊記
千万不可瞞绝人
时當间
給人留下一條路
自有龙天暗看真
别说不言又不語
休想瞞他却不能
自古今至皆一死
报應循環針對針
此書中
閑言少叙归正傳
再把洪卩明一明
听見堂上要那張字
兵備道
暗自着忙心内京
腑中暗〻說不好
瞞怨自己悮事情
没奈何
秉正閒言相上问
太府留神仔细听
那張字兒我無代
衙门書箱里面存
欽差到时就要走
那肯容留片刻工

慌促間
忘记無代那張字
等我差人取上京
洪卩說罢一夕話
沈太監
假意含嗔代怒容

沈太監听見洪卩說沒有代来他的心中欢喜另改了一个主意例故意的沉面含嗔代怒闲言說洪兵備你私自撤兵縱容流賊羕〻不假就該手認罪名为何胡拔乱扯又假捏虚詞說耿軍门不斬流寇又給了一張沒事字兒郎至向你要时你又說沒有代来要想遮掩此事那得能勾人来有把他收入監中明日早朝就是这羕的啟奏賭皇上看老洪你的造化就是了

東廠的衙门内衙役把洪老卩代下大堂收入監禁〻内

洪承疇
收入南牢監禁内
冤屈滿腹向谁云
谁家兒子慊毋醜
作忠臣
至死再不怨君昏
挨刀还要将恩謝
想〻那是为何情
沈太監
眼望全伴人說話
惟恐人知語低声
杜公托俗人四个
皆因他为耿軍门
故此咱家那羕问
兵備含冤是真情
明日个
这般如此見聖駕
以假作真奏朝廷
三人回荅说知道
这件事
何必叮嘮請放心

言畢退堂衙役散　四个内相转家中　第二日
懷宗天子登金殿　文武朝參且拜君　禮畢平身分班立
東廠出班拜倒塵　往上磕頭呼万岁　沈貴開言把重称
奴婢等　奉旨審問兵備道　当堂並未動官刑
事犯情真难抵賴　洪承疇　從前一往盡实供
私自撤兵无不假　雖容流賊是实情　今日个
奴婢的人来文旨　盡是实情啟奏君　崇禎皇爷聞此話
不由大怒動云君　口说你等歸班去　内相答應立起身

四个人　归入班中先不表　懷宗万歲兩含嗔
寶座之上開金口　吽一声　兩班合朝武共文
崇禎一聞東廠所奏不由心中大怒在坐上往下開言說洪承
疇会旨私自撤散人马蹤容流賊欺君悮国法不容誅自难寬
恕我朕若不明正其罪国家何存錦衣衛的堂官上殿听旨陳
熏直口中答应越来出班在駕前拜倒天子說你領朕的旨意
速到東廠監中把犯官洪承疇綁赴西市候旨斬首
明天子　坐上忙傳皇宣旨　錦衣衛官堂說謹尊

叩首平身往外走　登时间　出了金釘玉户门
代領本衙手火長　那敢停留半刻工　来至了
東廠監中宣旨意　火長揚威往里行　監中提出洪兵備
去时綁繩往外推　京营撥兵来護送　口中吭兇兇子嘀响
令人听之心内怕　是星亞洪瞎满現　洪承疇
御面長嘆一口氣　暗把当今圣主尊　为臣一死无的怨
可嘆真假未能明　悮国欺君四个字　都叫为臣怎柔禁
不知者　若要如此傳揚講　怎免人言落罵名

叩首平身往外走　註就的　惨死含刀不善終
忠良嘆罢移虎步　火長挽扯向前行　不多时
出了西安门一座　来到云阳闹市中　圣旨传行为星火
登时搭起監斬棚　一領芦席舖下　伺候行刑斬犯人
北京城　乃是繁華云集地　非比別州小县分
每场斬犯誰不看　登时间　人山人海一般同
北京城繁華之地人烟不少只一把犯人綁出监口往云阳市
来瞧的人可就不少明时殺人在西四牌婁万人坑是在城外外

为甚庅牌楼南边有一座赶尸桥西市内坏人把死尸着往万
人坑指有死鬼的亲族赶来領尸在棺材裡整轄的北边許其
認領一到桥的南边那就不准認了故此桥名呼赶尸桥云阳
市一搭监斬棚这全知道是要杀人了瞧热闹的越發多了彼
此打听这个人身犯了何罪
云阳市　登时指的人不少　来来往往數不清
彼此打听为何事　这个人　都是官員不是民
身穿罪衣將裙繫　一睄能將貴賤分　有一人

他与火長是朋友　上前悄声问理情　火長对他言旧礼
將来情由说个真　回来他对众人講　大家聞听心里明
这内中　有人知道洪兵備　報国丹心烈又忠
今日解到京中斩　要叫人　仔细参详有屈情
当今既是仁明主　愛武憐文心最公　今日个
悮国欺君再不真　内中必有人陷害　圣主不知杀好人
此一时　現有流賊身造反　朝廷反到斩忠臣
合朝文武人不少　推聋庄哑为何因　就應該

上展谏言去保奏　圣主仁明必准情　不保忠良非为礼
有负皇王雨露恩　众人点头齐说是　就里情由拟不明
洪老爷　想是犯了该杀罪　故此无人敢奏君
不言朱坊军民等　都替洪卩耽怕京　猛見那
一人出班往上走　口内連将万岁称　暂息雷霆圣怒
我有那　一道保本啟奏圣明

忠奸两羕各有一類懷宗天子傳旨把洪承畴绑赴市曹就有
那些忠良之輩素日與洪承畴相契的人俱各不忘鱼杰至于
根怨朝廷可惜恨倭党雖不知道杜治亨是耿如杞的娘舅一
定是他在内託付了東廠的太監糊塗寄问朦胧啟奏臣在私
想之间但見班中慢闪一家内臣越众出班往上而走口中说奴
婢有本要奏聞陛下列公奏本的这一家内臣姓高名叫高时
明官居内廷总理王承恩是一正他是一副為人正直最喜忠
臣良将最恼倭党權臣到后来流寇兵破了北京懷宗天子分

宫的时候王承恩保驾全行就只这位卩捨死亡生把太子公
主救出宫外闲言不表且说这位伴伴越众出班在驾前拜倒
口呼萬歲奴婢有本懷宗天子往下闻言说見朕者是高总理
麽奴婢高时明崇禎卩明知他上来必是保奏洪承畴明君並
不嗔怪皆因知道高老卩為人忠正也在坐上说高时明你有
什麽本張奏朕擇本上展高伴伴说奴婢修本不及口奏陛下
天子说如此奏来
这伴伴　見問望上將頭叩　口把当今万歲称

奴婢虽然是内監　崇卩上　龙恩如山似海同
粉身碎骨报不尽　心内長怀一片忠　但若是
有事知而必啟奏　直言谏主报朝廷　雁门高関兵備道
文武全才却是真　協鎮雁门防边外　倭寇那个不闻名
莫说他　私自撤兵縱流寇　必有元故在其中
既然付解在京内　卩就該　御駕親審问明白
为何發到東廠審　只怕以假变为真　求陛下
暂饒一时他不死　松绑宣至午朝门　万岁当展將他審

好卩贤愚自能分　当真若有这件事　把他凌刀也顺情
並非是　奴婢内侍把官保　只为承畴素日忠
说罢不住連叩首　崇禎卩　坐上開言把话云
代咲叫声高总理　我朕说来你是听　自從那
熹宗天君薨去后　寡人登基坐九重　相代文武如骨肉
内外如一无贰心　有功之人加爵禄　犯罪当將正何行
洪承畴　無旨私自撤人馬　縱放流贼当祸根
现今逆叛声势重　攪擾的　山西一省不安寧

天子说有功必賞有罪必罚我朕賞罚分明再無亏负文武之
处洪承畴縱容逆叛放走流贼与国家遗害其罪不小应当斩
总理何必保奏高伴伴付又叩頭口呼万岁朝廷家的定例但
凡杀人那个犯人必是贼揀元招口供为的是好叫那些軍民
人等看見招子就知道那个人犯了什麽事这総算是明正其罪
洪承畴背後無有招子令人不知只怕人心不服以有議論懷
宗闻言微了冷笑说总理他在東廠亲口招承私自撤兵不假
縱放流寇是实罪不容诛这理不用再奏我朕不准

寶座上 天子说出不准话 件々亮卩似哑聋
欲代还要往下奏 但只是 不知其中就里因
内里情由全不晓 如何往下奏朝廷 文武良臣说不好
叩头平身下大殿 羞惭海面入班中 合睦朝臣乖弟兄
接臣交头情镜云 高公素日多忠正 今睦朝臣众弟兄
現如今 宫居内廷副总管 君王宠爱胜诸人
今朝保奏君不准 要是那 别人上殿怕君嗔
大料难保兵俻道 怎免飡刀身受刑 乖文武

各部群臣低言论 再想万岁主怀宗 寶坐之上開金口
叫声合朝武共文 那个出朝去监斩 云班速到市曹中
只听得 班部丛中人答应 慢闪忠心赤胆臣
宫居内臣正总管 这位卩 姓王宦讳叫承恩
虽是内臣多忠正 却与别人大不同 素日深知兵俻道
最喜忠臣与良将 一片刚直无二心 素日深知兵俻道
智勇双全镇雁门 一杆花枪无对手 广有机谋能用兵
今日个 付解来京要问斩 必有情弊在其中

午時三刻就梟首 怕的是 屈斬功劳汗馬臣
王承恩明知洪承畴是一个忠臣良将 今日绑赴市曹问斩 这
内中只怕兵俻道含冤不屈 斩良将代欲上殿保奏于他 第一
又不知這事中表里 怕被当今问住 反为不美 二则付总管高
財明又磞了个丁子 还要保奏 皇上也是不准 白费气力 故此
王老卩不去保奏 听见天子待下问谁去监斩 王承恩怕别人
领旨去朝 不等午时三刻 就把犯人杀了 洪老卩一死 就没救星
了 故此这位老卩越众出班 来见圣驾

王承恩 惟恐别人去监斩 不等时刻就施行
忠心怜念兵俻道 怕只怕 良将遭屈把命坑
故此件々来领旨 若遇机会好救人 杜治勇
站直班中心欢喜 不由附内念观音 我的外甥造化大
咱们当殿奏朝廷 一本参倒洪兵俻 将他付解到京中
万岁卩 发到东厂去审问 我又托付四个人
以假为真欺奏主 当今主 万岁皇卩大动嗔
绑到东坊去问斩 怎免飡刀项冒红 最可恨

多嘴多舌高总管 老公到不向老公 只说厰问的不好
要叫皇卩亲审问 幸亏皇上没准奏 他是白々磞硬丁
王承恩 素日揚孤多性教 万不随和最恼人
今日如何付监斩 莫非是 自己悔悟改初心
吃了橄欖过回了味 内臣应该护内臣 且不说
倭竟胡思瞎乱想 单言圣主明怀宗 只听班中人答应
皇卩闪目看分明 但见一人往上走 口内拉将万岁尊
奴婢去 监斩犯官领圣青 出朝前去市曹中

说着迈步往上走 来至了 龙座以前跪在尘
王卩在驾前跪倒 天子一见 满心欢喜 往下开言 说下面是内
廷大总理 奴婢王承恩 怀宗说 你愿领旨出朝监斩犯官麽 是 奴婢
愿往 天子说 你到法场之中 我服的驾马帖 一到不论时刻 就把洪
承畴斩首 速来交旨 是 奴婢谨尊言罢 出朝上马 龙旂王杖在
前引路 东家将在后围随 竟奔西四牌楼而来 且说东坊的四
面那些个三教九流 诸子百家 军民百姓 作买作卖的人 四面
围随 乱々烘々

法场中 军民围绕在四面 人山人海一般同
京营官兵操巷口 赶攒那 睄看之人四下里分
哨子吹的為兒哞 破锣破鼓响声鸣 来々往々巡四面
官兵腰内悬弓箭 利刃刚刀拏手中 马上的
赶打閑围睄看人 木長俱在四面站 犯官却在正居中
引魂幡 被风刮的刷拉々响 单插雉尾代些云
监斩棚搭在正面 刽子手 单插雉尾代弓巾
官兵伺候指尸首 当空红日不光明 洪承畴

二背绳绑身受绑 举目睁睛看假真 但见四面人不少
七言八语乱纷々 知者嗳叹兵備道 老卩素日是忠臣
今日个 不知所因什庅事 赤場问斩校卩坑
当今乃是仁明主 为什庅 屈斩忠良来好人
满朝文武不保奏 推聋庄哑礼不通 洪卩说
睁々長吁一口气 心内只恨欺軍门 既然今住来倸冠
一併而来除祸根 不听洪某良言语 被贼劫去平强人
当今主 圣主不听其中故 把我拿来问口供

胡里胡涂就问斩 我就是 死在阴曹也不明
洪卩正自心犯想 监斩官到入棚中 又听得
四面八方人乱嚷 兵備洪卩无救星 监斩刚到棚中坐
随后就是 万岁当今的駕臨

懷宗傳 八

瞧看的人一齐传说都知道洪老爷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忠良人〻讚嘆都说满朝的文武各庭其家不在驾前保奏洪承畴不怨别人自恨军门耿如杞我死一身何足为惜可恨奸贼不听吾言被人把平流冠赶去遗害生灵与国留患实为何恨正在切齿之间只听人声乱嚷吵竟把云阳市一座抬起来了齐说不好这是监斩官来了但见龙旌玉杖在前引路家将围随王老卩头戴大红毡笠身穿大红吉服骑在马上瞧看的人在两傍细闪让了一条路王承恩马至芦棚前镫离安下了马家将将马匹拉去王老来正归位坐下所有伺候行刑的人都上来一齐磕头礼毕平身在两傍侍立只等驾帖一到就要用刀斩犯王老卩在坐上往外观看但见法场中四面八方围随的人就相千佛头一般相似耳闻人语纷〻吵〻不断又见上面正当中立有一根引魂旛〻下一人受绳缚五花大绑就知是兵备道洪老卩王承恩心中犯想瞧说少时驾帖一来时不容就要用刀斩犯洪兵备性命休矣此时我岂有向他之心却无救他之法王老踌躇只见有人回话驾帖来了

王承恩　坐在棚内心犯想　竟无方法救此人
自古忠臣怜良将　皆因为　兔死狐悲疼在心
伴〻正在无主意　一人回话跪埃尘　口中说
老卩快些接圣旨　头道驾帖到法坊中　王卩连忙将身欠
出棚来把圣旨迎　钦差文了头道旨　复又回朝去见君
只听得　法场之中人声嚷　满满一般话纷〻
三道驾帖了来一道　眼看看　兵备洪卩活不成
再若来了那两道　忠良难免被刀坑　似这等

为国之人刀下坑　只怕江山不太平　当今素日多公正
为何今朝行事昏　监斩生公明听见　不由暗叹叫苍穹
似这等　忠臣良将遭刀下　令人实在痛碎心
思量无计将他救　眼看看　承畴遭诛不忍行
急煞正在为难处　猛然抬头吃一惊　但只见
一员官员至芦棚　弃镫离安下走龙　都是签字刑科到
拦〻拦〻进棚中　伴〻一见忙让坐　王卩夺呼心里沉
签字的　刑科来到法坊内　眼看承畴无救星

但见又有人来到　回老卩　二道驾帖法坊临

王老卩正自愁思无计忽见一人跪倒回话说二道驾帖来了请老卩前去接旨王老卩只得离坐把二道驾帖接入棚中供奉钦差官员回朝文旨不表且说那些瞧看的军民复又嚷起来了不好了二道驾帖来了洪老卩性命休矣且说洪老卩听得明白二道驾帖来了忠良不由的心中暗叹

洪老卩　听见二道驾帖至　忠良暗叹两三声
早知今朝遭此祸　恨当初　不该练武又习文

汗马功劳中何用　一片忠心化冰　在匹廷
相代战将似骨肉　兵丁犹如儿女同　惜军爱民疼百姓
一点丹心答圣君　全家老幼沾君福　只想损身报朝廷
今日个　身无犯罪遭刀剐　不是今生是往因
不怨问官胡涂问　我只恨　佞党奸贼耿军门
良言逆耳他不信　纵被流冠脱了身　乱乾坤
涂炭生灵残黎庶　万姓遭诛真苦情　但愿皇卩闻息报
为臣代罪去出征　我若提兵征逆叛　立把流贼一扫平

我如今 对天發下洪誓愿 只要朕实免难星
但能提兵去征剿 必然要 拿住流贼李自成
忠良正自胡思想 又听四面喊连声 不好了
三道驾帖也未到 就要開刀斩犯人 洪々莫是死定了
眼看忠良无救星 棚中急坏王伴々 二月如灯一般同
附中说 三道驾帖齐来到 兵备难免被刀坑
只说我未作监斩 为的是 瞎自松宽把刽附客
遇有机会将他救 或者有人奏明君 但能句

保全雁门兵备道 好叫他 去平流贼李自成
王承恩是一片向热之心怎奈无法可使急的他浑身是汗偏
体生津腹中说我未领旨出朝当今的万岁吩咐说是那
驾帖一到不论时刻急将犯官開刀问斩回朝交旨如今三
道驾帖齐至我如今不叫刽子手行刑杀犯不朝伏命就有抗
旨不遵之罪圣上必然嗔怪任凭当今的圣驾怎应宠爱于我
只怕言官上本题参咱家别人还罢了杜治亨那个奸贼他就
未必肯依定要在圣驾前言我有轻君之罪

芦棚内 急坏忠良王伴々 起来坐下不安宁
无法可救兵备道 不住的 抬头仰面看巧云
忠良正在着急处 再把刑科瞧々瞧 他見那
三道驾帖齐来到 钦差交旨入朝中 齐日艰晦大总理
并不分付代犯人 签字刑科心纳闷 不解其中旧里情
附中说 还不签字因何故 令人罕见是新文
代我将他问一问 刑科官 想罢之时主越奇
未從開言腮代笑 口呼伴々请听云 这如今

驾帖已经来三道 还不斩犯主何因 下官不知我领教
违背圣旨有罪名 忠良闻听開言道 刑科大人请听真
並非是 咱家背旨不斩犯 内中缘由听我云
雁门高滨的兵备道 洪承畴 素日为人烈又忠
今日被绑来问斩 多半含屈有冤情 我如今
延迟不杀洪兵备 盼望圣上主同心 或者有人来保奏
当今谁奈不施行 神尧不杀尉敬德 单鞭伏鲁救唐通
唐太宗 闻恩不杀薛仁贵 再征甘州要表文

晋王杀了李存孝 终把那 华灵葬送与朱温
柴王不用高怀德 终被执捲中牢笼 你我既食君王禄
就应该 一点丹心答圣明
王老爷说刑科大人咱家领旨出朝前来监斩旧有竟怜念忠
良要救兵备道的性命抗旨也不管圣主同心朝中的文武倘
然有本保奏把他救下来岂不是好又洪承畴乃是一员良将
倘命重生镇守边廷那时节均沾其恩民沾其义我天下宁静
四海升平终是你我为臣之道

王承恩 满脸代笑開言道 口尊刑科老大人
孝当竭力自古语 为臣的 忠则尽命也情真
今日杀了兵备道 边关之上不安宁 鲁志说
俗具文官他是武 忠臣良将一般同 顶冠束代食君禄
一门老幼受皇恩 为臣若不报圣主 头上青天怎肯容
老大人 何必着急等一等 那怕当今万岁爷
伴々之言还未尽 托一住 刑科着忙吃一京
口内连々呼太府 公々在上请听云 我下官

磨穿铁砚非容易　寒毡坐破守青灯　不是容易登金榜
出仕为官身受荣　奉公守法多谨慎　熬至刑科有数春
今日个　到此斩犯来签字　违背皇宣了不成
下官实甚耽不起　望公公　早早行刑我放心
刑科之言还未尽　伺候人多全齐了棚　一个个
向上跪倒将头叩　只等监斩老卩听　三道写帖全来了
请爷分付好施行　刑科分付代人犯　众人答应主起身
不多时　推拥忠良将棚近　刑科时下那肯傳

連忙恬舐醮砂笔　他把那　右手抬肩对准南门
簽字刑科写了斩　他算是事放了心　把忠良
後又推出芦棚外　劊子手内精扯刚拿　眼看法卩遞刀剁
有丑个　救命的恩星跪近了棚

刑科官簽了字旧算没了他的事吩咐火長又把犯人推出棚
領到法场之中劊子手付又入棚请监斩官的示下好開刀斩
犯王承恩心内着急往外観瞧这位卩出去了一个撒寸金宗谎
冤的主意来了在坐上闻言说天有多偺了阴阳官闻话说啟
公、公公在上天交巳正王老卩闻言不由的满心欢喜往下分付
劊子手你且起来自古以来午时三刻缘開刀斩犯也没有巳正
旧要杀人的道礼若到午时三刻再来禀报那缘開刀斩犯是
劊子手答应平身站起退出芦棚常言说的吉人天相洪承畴

他的命不该绝就有恩星来救恩星是谁旧是揭窝堡地窨子
里收藏李自成哥哥那伙流贼的震地雷賈青劉他的小的子赵
興模只從当官兵拿住了李自成率多流寇来瞻其的知其差
人逮他都解到西安耿如杞軍门的麾下耿如杞赏了他两个
元寶没给值官兒作赵興模瞻跟囚車要到京中告御状说潞
不是耿軍门拿住的是他用矇汗药酒纔拿住的跟到鸡宝山
又被李洪吉一伙强人把囚車抢了去了赵興模他
只得转自上京来告御状

趙興霸　一心要把北京上　来告奸贼耿軍门
這日已自往前走　困天晚　下在指南旅店中
巧遇一人同居住　天意遗定不同寻　這个人是
随在西安很主人　名字旧呼馬汗生　他那德得宗铁子
耿如杞的内家将　宗炯要救李流寇　李岩相帮珠宝金
打马为　軍门不在西安斩　縂把盗賊解京中
旧是此人的作过付　馬汗生　全知其中就里情
只因冲撞耿如杞　重打四十来淘情　馬汗生

因此心中怀下恨　暗离西安上北京　要告軍门耿如杞去
说他受賄实是情　贪金银把流贼放　告倒奸贼纔趁心
这都是　忠良法卩不该死　二人告状上北京
偏偏下在一座店内　两个人　見面问话訴其因
被此言讲心腹事　元来都告耿軍门　在店内
叙了年更拜朋友　赵姓是弟馬是兄　所为全去告御状
誰懷二意不是人　拜把比此法盏酒　二人对饮细谈心
只吃的　夜静更深安歇下　夜景不提到早辰

莫还店賬往外走　两个人　一直竟奔北京城
馬汗生赵兴模二人出了旅店竟奔了北京城的大路而行二
人来历文代明白書中剪断不過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那一
日天有掛午的时候两个人俱進了平則门過了帝王庙往東
所走不多时相离西四牌楼不远但見各業買賣俱有舖面鮮明
真是天子脚下繁華福地但見牌楼的東边軍民百姓擁擠不
動俱相人山人海一般路北里搭着一座高大的芦棚不知是
什麽元故赵兴模代笑開言說仁兄你看京中的好設見市的

而比別省勝万倍　代咲以把仁兄叫　小弟說来你且听
赵兴模　那道说　程来没見大芦棚
京中之人排华性　叫我睹看是咲声　馬汗生
四面八方事看看　情语低言把话云　贤弟休要多言讲
闻言点頭微含咲　倘或有人来盘问　生出事来了不成
你说的话是正音　料估一准寻我去　打听、、为何情
老弟你　俗文人　好去同上午朝门
回来对你之旧礼

叩阁告倒耿五杞　方赵遇又一片心　赵兴模
口内答应说請去　快些同来俗你行　汗生答应说知道
連忙退步转身形　来过此处无重叙　節而明白云受听
馬汗生　去不多时又回转　口叫贤弟你是听
元来今日将人斩　那坐棚　都是监斩在其中
杀的都是兵備道　名叫承畴本姓洪　皆因为
松山都是示陈冠　無旨私自撤回兵　雁门調来京中斩
午时三刻赴幽冥　馬汗生说罢一遍　赵兴模听闻心内驚

听的他　口内連々說不好　仁兄留神你且听
你我二人告御状　草民如何見朝廷
赵兴模听見杀坊中斩的雁门関的兵備道洪承畴不由的心
下着忙連說不好你我二人進京就为的是这一件事情来告
御状仁兄你想當今万岁身居內院在皇上皇宫之中你我乃
是無職之民一时之間怎麽得見的圣驾你别说这到好了正
遇着杀坊内處杀兵備道洪老卩老卩乃是一家为国为民的良將
今被刀冷皆因當今的万岁不知其故只打諒是洪老卩放的

流贼那腹得耿軍门作的此事
趙興霸　有谁開言呼兄長　老哥留神听我云
當今不知其中故　只打諒　兵備洪卩私撤兵
反把忠良要问斩　不究佞党耿軍门　俗二人
何不去把杀坊進　要性捨死入棚中　旧在此處告一状
監斬官一定奏朝廷　定叫你我將朝進　再把情由啟奏君
馬汗生　口中連々說正是　賢弟之言与我同
在此告状是正礼　先救那　兵備洪卩不丧命

然后好把朝廷見　定要告倒耿軍门　赵兴模
口说不錯休代慢　你我急入法场中　說着一齐往前跑
杀坊不远面前存　天羅綱外止住步　一齐抬頭看假真
正面搭着棚一座　悬掛着　五彩花红彥色鮮
一伙長青衣圍着看　官兵来往四週巡　劊子手
頭代唐中插雉尾　身穿红衣腰計裙　一領蓆棉铺在地
犯官跪在正当中　陰風滾々日色淡　嘖子罗鼓々齐鳴
两个人　看罢々时心悲惨　國家王法令人驚

一齊要闖天羅網　齊声說　究枉究裁杀了人
馬行生趙與棋两个人要救忠良的心腸也不雇王法了一齊
喊叫說究枉究裁得不了欽差盜新官老卩快些别叫人動手
哇錯杀好人了只怕有坊天理我們是救洪老卩旧甚这一件了
乱喊把那些把守法坊的官兵吓了一跳連忙跪上前来口问
吆喝咧：此乃皇上家杀人的法坊你們两个这胡嚎乱叫的
必是流贼的奸細快些拿住見盜新官老卩同明了一齊正法
口內說肩乱呋、旧(罗)里、土李、要動手拿人两个人一見並不京怕

闹言說話
乖官兵　圍住二人齊吆喊　胆大乏知了不成
敢闖法坊真該死　一定是　流贼的細奸拉尽京
快些拿住休遲慢　去見欽差問罪名　馬汗生
並不害怕闹言道　上差卩們仔細听　我們二人到法坊
正要去見盜新官　只因要告一命狀　二人徐到法坊中
為的是　要救雁门兵備道　那位老卩是居情
望求乖住領我們去　見了那　盜斬老卩好言真

兵丁闻听心不悦　内有一人把話云　我闻你
現今这（的鄉）洪兵備　或是朋友或是亲　汗生同言說罪也
不是亲朋不是友　素不相識無來往　有个元故在其中
皆因是　这位老卩是冤枉　我們明白内里情
忠臣良將人人敬　闻此上　捨命前來到北京
那名官兵闻此話　有話闹言叫二人　既然是
要見盜斬救良將　我与你們同一声　說有又呼来伙伴
小心看看他二人　言罢轉身往里走　展眼之工到棚中

向上面　双膝跪倒闹言道　老卩在上請听明
現今来了人两个　口称是　特来告狀到北京
又說兵備是冤枉　要見老爺訴真情　王承恩
一闻此言心歡喜　伴伴滿面代春風　吩咐快把二人代
向明了　始末情由我好回奏朝廷

腑不深財候仔不市井中到底好人多十卩君子自重要换上
一卩小人旧是有他拆此一肘不但王承恩恰念忠良要救洪
承疇並法坊中凡仁心人都盼洪老卩不死这名兵听見那二
人前来告狀替洪卩明冤心中也是卩喜欢且忙逈到棚中回
禀監斬官王老卩听見这名兵回說有又卩人前来告状為兵
备道洪卩含冤之故这件：真是喜出望外正愁有无法可施
又恨冰翔文武各雇自家不去保奏如今听見此話樂了坐上
分付快代那两卩人来前見我是那名兵口中答应平身站起

迈去出棚来至馬汗生趙與棋的跟前高声說道我与你們回
了監斬老卩了叫你們近棚去見可要小心肩（些）老卩是内廷大
总理領一位太府若有言差語錯一字不实不用說現成的剑
子手你二人性命不保二人一齊答应說知道跟着官兵往
里所走
三卩人　迈步走入天罗網　兵丁当先頭里行
馬汗生与趙與棋　他两卩　在后而行緊緊跟
要肘進了芦棚内　一齊雙膝跪在尘　官兵說

小人寺索老丫命　代他二人入棚中　佯二上面一摆手
那人站起把身平　退出棚外不必疑　王公睜眼看假京
但只見　二人生的不凡詐　面貌之中漏老成
平常衣服代迷拈　在下面　往上磕頭把命奔
太府看罢射点会　假义發威把話云　公位上
用手一指開言道　你們二人仔細听　胆大拡把柔坊闯
王岩全死了不成　口内又說来告状　所為何故細言明
你二人　姓甚名誰從实訴　一字虚言法不留

二人見問將頭叩　一个說　小人名叫馬汗生
家住居順西象府　名叫如杞耿軍门　那一个
名字叫作赵典想　米脂県民都是真　捨死忘生来告状
星夜而来奔北京　若问告的何人等　旧是家主耿軍门
只因他　受贿貪賍壽了法　放走流成李自成
為何诬頼然兵备　用把他　问斬用刀礼不通
小人两个知底細　因此告状把冤明　若要是
内中但有一字假　情急拚忍死甘心　說罢不住連叩首

王公假义動死名　滿面含嗔用手指　大叫一声馬汗生
拡自前来告家主　刁恶非常可悩人　分付两边速上御
把这厮　解到西安去哥门
王承恩虽是一家内臣与别者的太监不同心中頗有些文才
胆忠心拱保大明本来洪承疇的这件了情王老丫旧有些疑
心内中婆疾只是不得底細难以相旧如今有这么两个人与
兵备道明究是个欢喜又听这个人是献如杞的家人忠良的
心中一動假义發威

王承恩　故之發威假動怒　振声家丁馬汗生
口中只叫快上綁　速把他　解上西安一坐城
狂告家主真可恨　必是使仇昧君心　馬汗生
往上連ゝ將頭叩　口尊敛着老大人　小人家主耿如杞
受贿貪贓无是真　还是小人作过付　千真万真田累真
西安府　不斩流冦因有弊　只要斟减解上京
雁门関外兵备道　在三相劝不依從　鸡宝山前迁凶望
却去因事无罪责　常ゝ言道　奸臣减号證　不恨

才来告状到京中　說着什有將頭叩　太府王公心下沈
什中說　前此光景非是假　軍门受贿定然真
忠良什又往下講　赵典想　你把情由也細云
兵想向上流言道　老丫在上請听真　旧把那
從前之了說一遍　王公肘下考咲客　胸中瞒說然兵备
天祐吉人都是真　正愁无法將你救　可巧来了此二人ゝ
真宰皇　刚邦硬正如何頼　杀了奸賊才趁心
有了馬赵人二个　怕什么　九门提督杜治亨

王老丫又想當今万歲旧罪与洪承疇為何不提獻如杞况　旧
听着問官的一片言詞又沒案笔的口供以把洪丫問斬豈不
有玉汗馬当今素日仁明德厚怎么作出这件了來若不是此
二人来告状良將体笑王老丫想罢什又開言說馬汗生赵典
想有ゝ这件了千條重大非同小可难道旧平你二人口訴也
无个呈状的么二人齐說有呈状王老丫說拿来我看二人各
衣從怀中取出一快两手拿定
手下人　接来小铺在公案上　王公公閃目看分明

從頭至尾明一边不由心内欢喜生腑内暗說有此状
旧是刚邦硬正明叫一声馬汗生与赵丹棋
須要留神仔细听我今川去奏皇上你們恨去在朝门
当今若要問此状难保不宣你二人近朝必要加小心
旧照肴方才文言細〻云倘有一差与二錯
惟恐当今万岁嗔又卩人一齐答応說知道
老卩不語丁嚀总理王公又分付青夜失去与安兵
好生你守法坊内第一要仔细留神看犯人

倘若有一点疎虞又錯处你等俱卩丧残生
乒人答応說知道王承恩分付看馬莫消停
忠良只身往外走出棚退燈上馬心代肴邪
馬汗生与赵丹棋未亡至今燈走龍崇撒一密来的快
崇门不远只尺中内府家丁齐下馬忠良可要两卩人
在此处等候千万休远去怕有皇宣見当今
二人答応說知道王承恩近步前身近朝门
丹說天子在宝座上等肴监新安新来文上肯有天文午正見

王承恩回朝密命崇貞卩的心中不悦說寡人把三道柬帖俱
以發到法坊罵上宣回朝文旨乞奏我朕說邦科安已経千了
字了也不过目下闭着析把為什么不見王承恩回朝見朕其
中必有元故朕想王承恩素向办る最小心的今日如何延等肥
大再肴未往生朝我朕也曾說过
鉒坐上崇貞黄卩龍心怒恼恨承恩有背君
未往領旨生朝去朕已曾大展龍姿亲審明
三道柬帖至法坊即刻闹刀須要斩為什么

此时还不来文旨杭違皇宣了不成正是皇卩心不悦
但見总理入朝门未至龍案三禮展近礼朝王拜在差
口中說奴婢监新兵备道斬字市肯法坊中
臣見一件蹊蹺る有卩卩告状文人把冤明
奴婢收了他的状故此前来乞奏君怀宗卩
坐上爷听心不悦金殿王怕把话云你在朝中领朕旨
监斩去到法坊中杀人斩犯正る礼る完文旨入朝门
旧便是告状叫他有司去就悮工夫礼不通

寡人扎朝将你等不来文旨外边先受闲る情
莫依大明国例问有背皇宣輕視君承恩奔听俯頭叩
口内连〻等叁明非是奴婢受闲る元来事大不非轻
因此奴婢接此状维了明冤邪二人請主目覧丑状
便知邪底细情由自太明說肴双手高奉状
近御之人往不行接来補在公案上怀宗皇卩念假奔
仔细留神瞧一遍龍腑看此京又京口中大叫朕錯了
法坊中屈杀了好人忠良汗馬臣

近五的内使送王承恩手中把刀付呈状接过未翻在案上
崇禎卩視明頭一件上写丹呈人米脂県民赵丹棋呈为不平
声明る团米脂県逆叛李自成等反獄劫牢佔拒松山扯自称
王被座门吉安延安三处军兵將山国住手成危急不知従何
处过近至賈音豹亦係米脂県民居住構窝保家内有地窖去
隐元徒匪掘賈音豹原係身之姻丈又不时来往身即日里姻丈
家中賈音豹因身係他之妻亦無元疑忌以实言对身言談又
試身代買沼东卯日戚首李自成生辰之日故而沼酒想代却

恩不知者自然无罪 身 已知此 马若生肯报安将来难免知性
不拿之过因此沉藏款项争戕不知证欲麻倒 身 随即拿揭究
空地方将争戕待往解往出椅又派另兵将發送 身 一併解至
西安军门度下敢它门贪图冒功实 身 白良可刃伊什又贪赃
不在西安斩犯又解京都右又猴戕故王鸡宝山前才被伤人
把争冤劫去军门受贿從戕現有过什馬汗生為正切思军门
贪赃不斩流戕实与国民由害其恶非浅 身 心怀不平故此投
天生明以冤将来知性不孝之罪叩求仁明恩准施行

崇禎了
自己心中說不好
三处人馬將山困
尽都撤兵困本慎
必須搜报要润删
赵兵樹
流戕遭害民不少
常兵動搬非容易

有害状上一夕話
这件事
争戕脱逃却是真
不等皇帝私自行
可恨民人曹音豹
款项麻倒争逆叛
陕西省
麋费不撥功未成

龍附有牲吃一宗
仔细思量有隐情
為什么
想来内中有元故
暗藏流戕太欺心
这件功劳不同寻
塗炭生灵有經京
幸去了

一件款项全拿住
解往西安正所行
虫差是
西安若斩争流冠
半路又被人劫去
若不肯肘细究问
不到听信杜治亨
未办真假与虚实

恭如资兵要將他
内中可恨耿如杞
受贿贪赃还未定
那才是
一肘拎拿納不成
国民有碍不非轻
把他那
天子想罢闷龍目

米脂县官彭守静
不行斩犯主何因
縱害流戕是實情
尊帅除根礼正行
这件事
天子越想心越恼
一面之词我朕准
又把那

二状状子有分明
崇禎了恼悔在心又看那二状状上写有具呈人施平县民馬
汗生告惧罪自行出首马民人原係西安军门耿姓家奴因有
米脂县解到西安逆贼一伙身之家主将流冠收入监中有河
南秦姓诵来行贿托什身之家主不在西安斩犯原逆金珠等
物尽有数目原係身之过什数此军门未在西安杀戕解往京
中实有縱戕之弊后有雁门关兵备至西安劝阻休往京中解
犯身之家主不听良言心怀有必豫与兵备道一纸不干别人

无马之字故此鸡宝山前逆叛逃脱身之家主后怕使人上京
行贿在御前妄参兵备移罪于人再三处撤兵非兵主之义实
有军门什文今斩尤恐有陷忠良故而自行出首干领过什之
罪以免有证帝人恩准伴明则阴功莫大

宝座上
附中暗骂耿如杞
朕还打谅内有假
你们求了来出首

怀宗看罢二状状
这个贼
受賄窝贼不是真
明显情必是实情

又恼又悔又心京
胆大欺心了不成
这如今
惧罪故使人行贿

移衬于人把计生
他本是
御前妄参洪兵备
我朕斩兵别另说那
想罢多时闭金口
方知其中内里因
但只见
东厂之中将他问

哎呀我朕想起来了
西安军门宗娟川
可怜见
慢慢相近必问真
承恩当神听朕云
馬汗生与赵兵樹
他们对头兵备道
洪承畴

杀人却是杜治亨
自然奴才麻外甥
承畴宽厚受典刑
叫天子
我朕方才将状看
二人齐告耿军门
已经遭诛把命坑
並不分办主何情

元旨撤兵意領罪　假放流贼他也应　虽然是
馬起刃卩未生首　也怕挟嫌诬告人　这件了胜如何办
瓦鬼如何对口供　内建总理將頭叩　件、闲言寻丢明
卩上的　三到架棚到法场　刑科千字在棚中
奴婢大胆追圣旨　只、等着　午时三刻好施行
齐去二人来告状　兵备並未丧残生　如今法场未受御！
只求皇卩把奴婢宽　天子連、說很好　件、何了男高明
怀宗卩听见王承恩說此时！承進未搶卩龍心大悦連、說好

件、你真会作了正该如此折且平身朕自有公断是奴婢溝
旨王老卩平身归班天子往滿言降旨
明天子　宝座之上闹金口　合朝文武細听真
容人登基坐九五　代之武　尤如骨肉一般全
只因陕西为流寇　遣害蔡虎死牢门　洪承畴
恭卜去把流寇戮　兵困松山起戰征　恨走流贼尤可恕
將把而进人不明　三人俱卩有不是　並推承畴礼不遂
也是朕　一时之间多忽略　並未詳礼细究情

牢门正發兵备道　他二人　尤如逆總兵九分
承畴若要放流寇　牢门左拔奏寡人　耿如杞
他不来參洪兵备　内中一起有元宰　老而多忘大总理
參指之内未来人　承畴若要来了命　追究人言說朕君
架上安　親朕之旨到朝外　脫与朋冤那二人
旧在朝外候旨义　急速去到市曹中　放了府门兵备道
速来朝中見寡人　加上安　領旨出朝如飛快
晓谕與填馬汗坐　在此等候旨义下　王公已经奏朝廷

万岁皇卩准了状　去放兵备入朝中　刃卩人
口中吩咐說知道　站在朝门叫信旨　皇卩赦了洪兵备
嚇坏了　東廠的洗伊吞杜治亨
天子传旨赦了洪兵备　壹他入朝办明杜治亨吞東廠的向良
供各心中害怕　一个、面、相观　虽然不敢言明却在心中害
咱心一齐后悔不该作那一件了
杜治亨　站在班中心害怕　暗、只說了不成
只因咱家一时錯　都只為　怀揣私心添外生

心想按封洪兵备　那知天理不相容　此一时
偏、有人来告状　圣主皇卩大動嗔　若要究问其中细
在委不实有罪名　東廠太监也害怕　朦胧气奏冥欺君
一个、　自己后悔行的错　不该偏向進人情
害中太言是太监　架上安　（害对来卩法场中）　一齐說
传旨松了洪卩御　害致八方四面哭　洪卩的家了心中喜
頭上帝天睁眼　為民忠良脫灾星
卩、滿歡去哭害　架上安与洪兵备　二人即刻入朝中！

奉旨的　差官發命归班站　兵备洪卩跪在坐
怀宗皇卩闹金口　洪承畴　速把征西了奏全
兵备見问将頭叩　口内連、尊圣明　為臣的
一全進宝左良玉　兵困流寇在山中　吉家什卿指牢隊
施威一件承威人　曾贼害怕私逃走　又被斗拿割首真
一心要往京中解　西安牢门不断犯　皆因貪賍受賄良
特原給臣兵了字　為臣的　尽力攔阻他不听
一、文書作证明　今日卩

卩上垂恩將臣斩　就死黃泉不閉睛　皇卩奇听口传旨
洪承畴　快拿文書來朕看明

自從把洪老卩從東廠的监内　御赵云門问斩这么总未提起
恨兵备道的家丁來呢　还是素日洪承畴不给下家丁恨怨时
还是逆家不忘先恋主之心呢　非也　皆一時口怨說乃家缘故
此上未提起那時洪老卩的腊节守家丁人〃書物刃〃航宗
旧只死洪可說有要回雁门関搭夫人送信的有卩年來的家
丁說别怕咱家的老卩乃是為国的良將無奈被御大狗消没
有人在駕前保奏着消卩〃無实迹作商量如今現有赦有
把老卩宣進朝綱用如不能丧命了守家丁人〃喜出望外哉

言讲不消甯言洪〃承畴近朝見那乞奏撤兵回頭並非自行有
罕门的全那文書非臣一人还有吉將斩將左良玉延將总兵
為進宝我主只管差人去问可見虚实因是假放流言西安不
斩說帅才有失职之罪皆因是贼如杞貪贓又且与臣何干再
者臣起至西安面見罕〃时他存西安斩犯那如杞挽又不听
他还给臣一件不干别人死了的字柬臣才敢撤兵回雁门関
去了崇禎卩听罢洪〃承畴之言在座上說既有那件
字柬拿來朕看

洪承畴　当殿奏明其中故　皇卩懊悔在心中
俯中暗恨贼如杞　好奸贼　爱贿貪贓误了性
你竟杀了忠將冠　罕民家乡罢了兵　皆因你
有乂假国貪贿赂　致使干戈不太平　未知何日方寧静
塗炭生灵有难　京　私对于人施毒計　何期佞贼社稷亡
向外娼　架前参奏兵备道　我朕不明信佞贼
拿來川该京自当　為什么　殃害東厂守功臣
依他们回奏川问斩　你竟說朕是昏君　高士明

架前保奏我未准　抗又行刑要斩人　不去民人來告状
良將道属把命抛　天子心中生後悔　往下闹言把話云
洪承畴　恍說有字柬拿來看　好办虚实假共真
承畴見问將頭叩　口内连〃尊圣明　那時字柬充就代
員在書房箱子存　前日的　欽差去拿尧既代
时刻不容用起身　往求我主开恩准　差進一夜上雁门
敢拿文書请目覧　方知為臣屈在心　洪卩奏罢將頭叩
崇禎卩　座上闹言把話云

怀宗卩奇听洪兵备之言心又明白往下传旨伴总理一全兵
部一員火星夜到雁门関衙内將贼如杞的那時死了文書取
來休得遲悞禹老卩領旨一全兵部官驰驿往雁门関而去暂
且不表皇卩伴又传旨將洪承畴民人馬所生越狱把交錦衣
衛另处收监休在一处候文書取到再审此了說罢架转後院
錦衣衛当夜把三门人收入监内此了秫提虽說伴这理為伴
明全兵部堂官到雁门関兵备道衙门叫洪卩的家丁入了内
取出那件字柬回京交旨

什忽理　一众兵部官員去　取了文书转回东
見詳文旨先不表　单說那　九门提督杜治亨
忖情越想心越怕　猜說此事不非轻　耽外甥
多瞒贪赃真可恨　恨害流咸许多人　事情败露托付我
暗把紀綱壽計坐　那前宏参兵备道　三将大展奏朝廷
万岁爷　信以为实准了本　捕解承蒙到北京
圣旨发到东厂内　我什又　托付问发回个人
糊涂宫闱朦混奏　万岁皇爷想作真　决不代时立问斩

御赴杀场问典刑　高公上本爷未准　只说稳定丧残生
偏偏的　来了告状人两个　送案叨噔此事情
圣旨赦了兵备道　洪承畴　一往从前乞奏君
天子亲遣什忽理　去取文书到雁门　不用说
那时宁見稳定有　必是急刻转回呈　見架文与当今看
皇爷一定动死名　真赃实犯耿如杞　按律问罪正当行
把咱家　掛悮在内谁来救　妄奏不实罪不轻
思量全这自己錯　绝不该　偏向外甥耿军门

杜治亨后怕越想这見了事情不好忽然想起了人来自己说有
了找了族兄杜勳去此事完矣他想起这个人是穿宫太监其
实得脸此日見了杜勳把这事对他言講杜勳说族弟只管放
心罢须要这般如此咱家受保无事杜治亨财心欢喜谢了杜
勳告辞　这一日　什忽理令有兵部衣送雁门関兵备道的衙内
把字具文去取回京中　正过天子登殿
这一日　崇祯皇爷登宝殿　设聚合朝武共文
花腔古打连声响　又听得　嗡嗡撞起景阳中

虾须连捲金勾掛　帝王龙登座九重　一双双
玉女执符闲宫扇　金炉之中焚降真　净鞭三下传止嗽
文武朝参拜倒在　扫尘舞蹈丹池叩　朝王礼毕把身平
展阶官员高叫喊　黄肩那　文武群臣把话云
有事出班来早奏　无事主上转回宫　只听得
班部从中忽有　上来内外两家臣　内廷总理与兵部
姓上朝奏臣拜君　礼毕向上呼万岁　高爷开言呼圣明
奴婢与　兵部官员领圣旨　那敢挨迟去北京

驰驲到了雁门群　取了那　无是之字转面呈
今日当殿付军俞　陛下皇爷请听真　高尉明
双手捧字朝上递　近与之人往下行　接来捕在龙书案
崇祯万岁降龙音　内外二臣多心苦　暂且归班另有封
双个人　谢恩平身归班之　天子闻听看分明
龙案捕定文书纸　上面的　字字行行写的真
西安军门耿如杞　拿住松山作反人　一心要
解到京中将功报　兵备道相搁我不听　写下此字为見证

日后有是我充承　恐后无平立此字　不干别人半毫分
年月日　上面还有军门仰　手字花押分付真
天子看把书是字　宝座上　气坏崇祯主圣明
天子看罢那张字上面写的言词不由的龙心大怒在座上龙
面含嗔发看群臣讲话
崇祯爷　宝座之上腮代怒　叫声合朝武共文
自从我朕登九五　代群臣　骨肉一般争几分
可恨军门耿如杞　受贿贪赃悮了情　西安府

若要杀了余逆叛　乌有流贼重付生　致使黎民遭塗炭
陕西一代死生灵　似此奸佞谁饒恕　立若相由算朕君
锦衣衛　速宣雁门兵备道　赵兴埧与馬汗生
堂官若要去朝去　不多时　代近三人跪在尘
見駕朝王連叩首　天子坐上降龙音　先问那
馬汗生与赵兴埧　却与状上话相同　皇爷又问兵备道
洪承畴留神仔细听　况太你有这些字　东厰何不早说明
想来是　内中一定有元故　須要逐时细奏明
良臣見问将頭叩　他的那　口内連々等圣明
為臣那日也说过　问彼当堂亲口应　他说是
差人去取那張字　不知怎兼奏朝廷　把臣绑去旧问斩
洵脱冤屈何处伸　今日方能明此可　圣主闻思饒恕臣
洪老爷　说必往下将頭叩　天子闻言大動嗔
坐上連说氣死朕　东厰的　太监欺心了不成
朦胧奏朕真可恨　定有情必在其中　将他们
發到锦衣衛中審　襄成伯協同问供口　天子坐上传圣旨
李国貞　越众去班往上行

崇禎爷看了耿如杞的那情字你如今又听了赵兴埧馬汗生合洪老爷三个人口内言词龙心大怒恨不得一时旧把耿如杞碎尸万段方消心中之氣在坐上传旨东厰的太监问了不明朦胧混奏朕其中大有情必有襄伯成李国貞一仝锦衣衛大堂陈秉真会仝審问明白奏朕旧有锦衣衛的官合襄成伯上奉令旨代着兵备道赵兴埧馬汗生三人押着东厰四个太监一併去朝往锦衣衛而来这且不表且说杜治亨站在班中看的明白只听的京爆不止暗说不好别人審问还有个展转李国貞最可难惹的魔頭心直口快性氣刚烈凭谁不怕我们内相之中除了王承恩合高时明与他对劲尔余者的他要看見旧相仇人一般今日他審此可他准不留情一定夾棍板枵胡敲乱打我们那四个伴尔细皮嫩肉那里受的那些刑具擬不住要说咱出家托付他们那些话来襄成伯回朝乞奏天子必然動怒妄杀不实旧有欺君之罪暗托问官情必显然按律究情其罪不小学兄岂太衣了替疏通还不知可怎么兼呢无是不知吉凶祸福奸贼正是害怕之间只听班不従中有人说话

杜治亨　正在心中躭京怕　只听班部有人生
口内連々呼万岁　奴婢有　一道条陈奏圣明
天子座上朝下看　元是提彼杜勳臣　皇爷往上闻金口
川宫总彼仔细听　不许保奏中太监　别者条陈只彼云
总彼相上将頭叩　口内連将万岁等　东厰内监偏问可
把他等　付審明白正所行　奴婢焉敢上保本
有悞国正罪非轻　为的可　雁门関的兵备道

負屈含冤受綁绳 我主須当垂恩旨 卩把承疇加陪封
命他急速領人馬 去把流賊逆叛平 洪承疇
智勇双全鈴馬勇 付隐良謀韜畧精 他若領兵把流寇
奴婢保 旂開得勝把功成 馬汗生与趙與堪
二人去首也当封 叫他們 根随承疇一併去
軍门振劾滅賊人 有功之人再升賞 方显皇卩雨露恩
奴婢旧為这件事 冒死陈情奏圣明 杜總爺
說罷之時連叩首 萬岁崇禎面代春 坐上点頭說准奏

依我朕 也是如此这般行

天子听杜勳之言有礼龍心大悦左座上点頭说我朕准奏代壽襄成伯審问明白回奏之时我朕自有道礼杜勳叩首謝恩归班天子傳旨散朝駕轉回宫文武散去杜治亨私会杜勳說宗兄这件事有些不好 哇 东厰的伴尔们如何受得刑法必太扳出我来怎么宗兄在駕前保奏洪承疇此事何故杜勳说宗兄有些不知駕前保奏一来消皇卩的氣二則对頭早离京都你我好作手脚宗兄你只管放心我管保无是

杜總爺 代咲口呼叫宗弟 須要留神仔细听
此时难把令甥庇 只要你 自己平安无事情
这件事情元本大 欺君作必果太真 襄成伯
素与咱們旧不对 他審焉敢善容情 当堂一定将刑動
东厰之人怎羡李 必須报去宗弟你 李国貞一定奏朝廷
当今的 圣主皇卩要動怒 按律定情罪不輕
我已求了周国母 正院的 皇后娘々准了情
今日定与你讨赦 杜治亨 闻听此言换喜容

連忙拜謝杜總爺 二人分手各西东 京中单言錦衣衛
一个良將李国貞 奉旨審问兵备道 还有东厰四内臣
大堂上 是掛旨义將案问 又个人
各升公位双傍分 襄成伯 分付先代兵备道
只听左右有人应 代首洪卩往里走 向上朝旨施流平
李卩坐上開言道 兵备留神仔細听 我本爵
一个堂官錦衣衛 要將你等此案清 貴道須当從实讲
你把那 一往從前細々云

洪卩開言口呼欽差在上犯官与延安总兵吉安付將三处共因松山要滅逆叛不知從何路而赴后有西安軍门令箭文书傳到軍门之内說他把叛賊拿住解往京中犯官尤恐途中有失寿他之令軍兵起身在潼关等候犯官星夜赶到西安面見軍门再三劝他二执义不從他乃犯官之上司难以相扭只得令他要了帖字作不与别人相干撤兵回滇不料中途被盗人把叛賊劫去那曉得軍门他有貪贓之必

洪承疇 秉飞向上開言道 二位欽差仔細听

軍门受贿留逆叛 才在那 鸡宝山下送賊人
打破困事劫流寇 衬起肖墙以旧生 耽軍门
惧罪上京行贿赂 暗自移衬与他人 不知何人乞奏主
妄叅不实虚捏情 圣上不明其中故 遣官拿人到雁门
欽差官 時刻不容旧要走 昼夜兼程到北京
万岁又不当屏審 啓到了 东厰之中叫问明
只说无旨將兵撤 縱容流賊假共真 犯官在
当堂供招有字羡 元无化来在雁门 问官无说差人取

次日不知怎么奏　圣主大發雷廷怒　御赴杀坊问典刑
幸亏了　馬赵二人来告状　总理王公乞奏君
圣上明知其中故　龙姿上　放赦问是把我容
差役厯门将字取　拿来之时看假真　什总理
把字取来奏皇上　万岁当今亲看明　什又發到錦衣衛
二位欽差问口供　这是妃假真十话　公堂之上不虚云
洪老卩　说罢一往從前话　成伯闻听大動嗔
口中不住罵奸党　似这等　悮国奸贼氣死人

袁成伯李国贞天生忠飞喜忠恨奸一听洪卩之言耿如杷到
想念他仇深似海一般氣的老卩连声大罵奸贼实〻可恨人来有
把赵與埧馬汗生二人代来问话有人答应去不多时把双卩
人代至公堂跪倒老卩往下问赵與埧有小民词庚李老卩说
你去首拿住和贼到西安見了俾门他是怎羕行可你要细〻
言来若有不实难免受刑
赵與埧　闻听相上将頭叩　口把二位老卩爷
小民暗闱蒙汗药　庥倒逆叛和贼人　西安府

去首之人须要恨　谁知道　俾门早以受了賄
觧到之时不杀人　实了小人民一百　有义安心他肖功
觧至中途迋盗寇　却去和妃可实情　因此小人来告状
小民的　心怀不忿可情真　與埧说必将頭叩
老卩坐上叫汗生　你把实情当堂诉　奴告家主為何情
汗生見问闻言道　小人的　家主受賄不虚云
小人從中作过付　一字不假全可真　皆因為
半洛被人刼流寇　俾门害怕可实情　暗中托什人行賄

在駕前　妄奈兵备賊人　当今不明其中故
陷把忠良性命抗　幸亏了　赶到京中无斩妃
盗折棚内把冤明　並非小人告家主　也為胸怀不忿心
说罢往上将頭叩　怨恨忠良赤胆臣　李国贞
坐上不由心大怒　往下分付语高叫　快代东廠四太监
当下面　慌怀公差应役人　迈步如飞往下跑
代上四人跪公所　袁成伯　坐上代怒用手指
四名太盗细听真　偏向假司因何起　受了那

何人托付快言明

懷宗傳九

襄成伯李国貞同錦衣衛堂官陈秉直奉崇禎爺旨審問擁門闹兵備道洪承疇遭人陷害之事先把洪爺問了一遍又把馮行生赵典堪問了一遍然后返才把东西厰四名太监叫上堂回旨蹉倒李爺開言說你等既食君禄当报君恩審問案件俱要秉公休怀私义受賄不准人情才是为何審兵備道未見真实之供蒙龍气惠其中大有弊病今日我們奉旨时我等什審此案須要把所受何人之托多少賄賂当堂拟实招認免得皮肉受苦慢說你們太监可知道王子犯法还与庶民同罪　呢　快〻

实招情干認罪到是正礼四个太监之中为首的沈貴还有道朝特渴来李国太四人見問沈貴開言說襄成伯休得如此而問拟你這般問来大有了向洪承疇之义我們身为东厰执掌刑名爭是内相豈無忠心奉旨審問兵備道又無動刑是他自招無旨撤兵從容流賊是实今日問我干心領罪才是不知洪那里賄買那了刁恶的才奴告状当今万岁不依旧依而問

沈太監　倚仗嘴巧要拆办　口内連將二位稱

奉旨審問這件事　別說是　是向外家欺内臣
那日審問兵備道　是他当堂亲口应　無請旨
私自撤兵原不假　縱放流賊是实情　我等照言奏万岁
按律出决礼上通　賄買刁民告假状　哄信当今主圣明
發到了　錦衣衛中問此事　問官怀私心不公
沈貴之言还未尽　洪老爺　代想含嗔把話云
用手一指叫太监　满嘴胡說信口噴　那一日
洪某何曾這般事　昧着良心冤好人　我說有帐無可帖

衙门亲笔可加詩　你还說是差人取　把我收监奈信图
次一日　蒙龍气惠当今主　受人之托是真情
圣上不照其中故　托洪某　竟自御到亩審中
忠臣良將天加哉　來了伸冤告状人　当今的
万岁醒悟照旧礼　降赦伸冤告状人　若肯取等君御覽
方知洪某是屈情　發到錦衣衛由審　二位亲差问口供
你旧誤　已经詳前实招認　要想摘詩枉用工
忠良越說越有氣　沈太监　代想含嗔把話云

太监听洪老爷之言他想着招了不好要说不是之中办去一
条礼来好是其实向着洪爷说兵备道那日審你并非是我一
人过有他们三位作保洪说有一姓字究来 呢 李国太王进郑
姓得亲三人齐说没有：：是难道说我们与你有仇不成你
要不那们说我们就那们来了难道说我们是讦弊的胡说哟
自作自受要想死内求活那可不能裹成伯坐上大怒往下倒言
说人来 水 先把洪贵扶起来问
裹成伯 往下了什扶起问 忙坏当差動手人

破步提衣往上跄 一个个 似虎如狼争几个
只听咯当一声响 五刑之祖撂埃崔 振的那
漫地尘结声响亮 犯人闻听心内京 上前按倒名洪贵
拉去鞋袜把脚料 太监意的连声喊 司叫钦差老大人
既去要 考问排起我们丹个 每人伸上腿一根
为何不杖兵备道 莫非是 你畲贪赃受了情
李爷多何忙動手 手下之人尚口应 有一个
当能立起三板木 犯人喊问入了刑 左右一个晕背起

只听吱支响连声 洪贵哎哟罢了我 顶梁骨上走真魂
他的那 鼻口只有吸呼气 不见哼哈来二声
有个公差端水碗 上前来 吓的一声照脸喷
喷得洪贵到抽气 半晌哎哟哼一声 口中大叫疼杀我
浑身乱抖依摇铃 司叫钦差松刑具 咱家情愿尽招承
李国桢 坐上不住微微咲 连骂奴才骂二声
人身似铁非似铁 怎禁得 官法如炉把铁炼红
裹成伯听洪贵应招了什撤去夹根青衣答应松刑又把太监

疼了个死去活来口中说我到受了杜治亨之计并去受贿洪兵
兵备原没招承蒙龙乞奏不假咱家尽都实招李老爷坐上又
问王进郑李国太姓得亲你们有何了办三个贼见为首的都
招了为不实言枉受刑具只得也都招认老李爷见他四人画
了供一仝陈素直了什把洪承畴赵兴塡马汗生另行押代四个
太监收监今日天晚明日早朝見驾交旨
弟二日 崇贞万岁登宝殿 设聚合朝文武卿
丹墀以下齐行礼 一个个 舞蹈阳尘且拜君

礼罢平身了班站 右边武将左边文 但見那
裹成伯与锦衣卫 越班出班往上行 龙案以前齐跪倒
口内连把陛下奏 为这一人题旨义 居情之日當了仔
洪承畴 贪居仓库被人害 賍贼回兵非是真
撤兵上司有令到 踹流贼 本是西安耿军门
因他贪赃不捉犯 才把贼失流衬根 陛下想
是谁参的兵备道 定是军门一党人 馬汗生与赵兴塡
当堂以枉尽实供 一个西安作过府 一个拿贼得赏银

四个太监俱招认 尽在堂前画口供 受人之托胡望问
却是那 九门提督杜治亨 因该外生耿如杞
故行札付左其中 现有那 四人之供了御览
便知其中旧礼情 说着又把口供奉 進御之人那敢停
下来接去铺案上 怀宗皇爷验假真 把口供
从头至尾贴一遍 不由大怒面含嗔 忙忙金口传御旨
锦衣卫 当官递去莫消停
皇爷坐上传旨东厂的四个太监受人之托有屈忠良蒙龙乞

奏照大欺君者锦衣衛押赴市曹依着禁帖决不代时立刻斩
首逆承交言陈奏丞领旨出朝斩犯不表为什么不曾有四人
与杜治亨对词先把他们杀：：：他们杜奸贼也旧罪轻了
皆因杜勋哀求周国母在驾前提括之东、天子难却君妻之分
准了奴：之情故此先把四人问斩不好唯听女人之言担悮
大子闻言少叙宗贞了传旨襄成伯归班
李君了
皇了付又传旨义

口说吾皇平身起
宣召那

忠良退步入班中
九门提督杜治亨

奸贼站中把京怕
趋步出班往上走
求了昭阳老太真
想如今
怎罢迈步往上走
天子坐上腮代怒
一个太监官不小
为何不思报寡人

听见宣召吃一京
自己暗呼曼：云
今朝又把东厂斩
上殿去把君王見
龙案前
叫声提督杜治亨
总理军机職不轻
人向外生耿如杯

无奈何
宗元应朕准无了
对正全无怕你人
这般一参无了情
跪倒尘埃参拜君
你是忠
想朕代你恩似海
受他之托寡了君

在驾前
想朕一时主义错
差官去会洪兵备
东厂之中去審问
以假为真哄寡人
什总里
多亏许生与典填
锦衣衛内再什審

安泰雁门兵备道
心想着
怕他財賄進京城
好办虚其假共真
想朕一怒传圣旨
上殿谏言来保奏
两个人
才把其中实打听

陷害忠良治国臣
你参之言一定真
发到了
你又托付四太监
怕你押付市曹中
寡人不准要施行
前来告状把冤伸
大料你

賍证俱皆难分办
速拒他

接得金刀礼上通
押赴云阳问典刑

说着了什将人卿

天子说杜治亨奴婢三安泰不实：向外生買托向官陷害良
将如今了犯情真賍证俱有料你也无何巧变了说速把这悮
国奸贼御出朝去立刻闹刀杜治亨连：叩首口呼万岁陛
下暂息雷廷之怒容奴才说个三言两语旧便含刀死而无怨
天子微：冷笑说这个奴才自己作的了还不明白但应该受
死才是正礼莫非朕还有亏你之处么你到要对着朕的
文武明白气泰杜治亨向上跪既说朕主龙义说奴才受贿耿
如把之托了上只是差官去问是有这么件了但把奴婢千刀

万剐死而应当若说奴才托付东厂襄成伯锦衣衛问他之时
何尝提出是行的什么贿赂想来他並知道耽如把是奴才的外
生要真了的根前罢个好亦向洪承畴在驾前蒙龙之奏这到
有的了说奴才安泰不實這件了奴才情甘認罪皆因奴才
听得外边几处人行传言此了说洪承畴私自撤兵放走流
贼奴才一时不明怕传言信以为实在了的驾前乞来实是为
国並无别义无是奴才乞来也要宠义常行望朕三念奴才素日
勤劳闹恩赦罪

杜治亨 东罢之时违叮旨 立证今朝武共文
人々暗内说不好 这件事 定夺情弊在其中
就便差官西安问 耿贼如何肯去成 当今的
圣上先把东厂拷 多亏有义把贼拷 没了对证如何问
奸贼反把正所行 今日饶他不太苏 将来只怕事非生
且不说 更多文武怨皇上 真正崇贞主圣明
宝坐之上问金口 叫声提督杜治亨 你说没受军门贿
宪礼详情也可容 又说是 东厂问々蒙龙来

献勤买好也是真 误听佞言旧株朕 妄奏不实有欺君
论礼应该将你折 念其素日尽闲忠 拉下屏去用棍打
架上官 重打四十不留情 四十棍
打的奸贼昏又死 心中怨恨主当今 崇贞不听胡塗主
既然是 准情又打是何音 今日当屏打了谢
杜某果是不知情 误便我旧通流贼 定把咱家社稷坑
这个贼 不思皇恩反生恨 后来还与流贼通
未来之日先不表 又听得 崇贞皇々把话云

天子往下传旨宣洪承畴马汗生赵典埧进朝见驾该值官卷
应领旨出朝又见锦衣卫堂官交旨说法坊内杀了东厂的四
名太监李国太特来覆命天子传旨卿家归班陈秉直平身归
班该官把兵备道赵典祺马汗生宣入朝中一齐跪倒天子传
旨宣洪承畴往上赶朕有话弃 是洪老々平身往上而走来至
龙案前付又跪倒口说罪臣洪承畴见驾天子此时满心欢喜
又愧又恼在坐上龙面含羞闲言弃话
宝坐上 崇贞皇々开金口 代愧含羞把话云

口内连把爱卿叫 你须要 有义留神仔细听
皆因寡人一时错 妄言旧信当宰云 把卿家
肘解来京发东厂 也未详究假共真 那知他肯怀私义
以假为真奏寡人 押赴市曹去问拷 爱卿是整被刀坑
多亏了 马汗生与赵典祺 二人告状把冤鸣
动朕才将其中故 办主了 皂白清详假共真
真向之人其稍音 妄奏不实也受刑 怨恨你
素日忠良朕知晓 休要怀恨记心中 忠良叮旨说不敢

口内连々呼圣明 罪臣一门食君禄 合家大小尽沾恩
就便是 多身粉骨报不尽 罪臣焉敢怨朝廷
崇贞万岁腮代咲 呼一声 爱卿仔细要听真
事已明白不重叙 左会罪臣恼寡人 现如今
流贼四路多人马 生灵涂炭不非轻 各处报来如雪片
多々惊动北京城 卿家速领朕的旨 拣选良辰旧起身
朕封你 西安门军大元帅 由你各处调官兵
到任之时拿佞党 耿如杞 凭你发落自施行

天子说朕封你西安军门兵马大元帅领雁门丹处人马堵挡
流寇付近兵将任其调用耿如杞罪犯情真凭你发落将他首
级发到京中传宣各门以警不忠之辈马汗生赵典祺二人
出首有功恨随卿家以五品待用有功之时另加升赏洪老々
今马汗生赵典祺往上谢恩天子付又传旨着军籍库挑上好
盔甲给洪爱卿赐与拾挂朕的良令马要用金安玉辔与洪军门
骑踌京营羽林军一千以为护卫之军随卿前去
崇贞々 宝坐之上传圣旨 军门留神有义听

丙辰但是黄道日 受御你 可不宜迟早登程
汤和奉驾怕你送 荘衛一千羽林军 明日了
和朕一仝文共武 亲去前门去饯行 添壮军威卿好去
愿你马到得成功 合朝文武尊朕旨 明早齐集在朝门
与和旨 同送军门洪元帅 单旨各在说谨尊
洪丫向上忙忙谢 明天子 驾离金阙下九重
回转皇宫不必表 且说合朝武共文 亲与那
洪丫相好奔到府 个々添欢来喜容 襄成伯有语开言道

军门留神仔细听 宝眷俱各在任上 寄寓相居礼不通
和义敬 诗驾寒舍歇一夜 未知弟义可相从
洪丫代咲说岂敢 伯丫的 这番是代不非轻
还要造府亲去谢 下官心中甚感情 成美义
敢不从命和谨领 情愿随驾一同行 多安拱手各散去
乘轿跨马各西东 伯丫军门上坐轿 家丁跟随后面行
不多时 到了襄成伯丫的府 二人弃蹬下安心
携手搀腕往里去 到了那 书房之中又把礼行

洪老丫与襄成伯二人进了上房礼毕坐下手下人献茶李老丫々什摆酒二人饮酒用饭在灯下叙谈征勦流寇之事话毕各取安歇一夜至次日五更起来净面更衣家丁回话一千御林军汤和的奉驾钦赐盔甲御马俱在府外伺候洪老丫说先把介胄拾来要披挂好見圣主

襄成伯 先往前门去候驾 一仝合朝武共文
天子要亲也来到 为的是 选买人心好尽忠
书中单把军门表 披挂介胄那消停 洪老丫

戎庄已毕往前走 手下家丁随后跟 府外上了良骥马
金安玉镫杏黄昆 汤和奉驾前引路 内库侍出善例亲
一对々 金瓜月斧朝天镫 豹眼金铊徒眼明
执扇宫扇龙凤扇 还有那 一般御乐各奏音
洪丫生跨能追马 浑身甲胄似天神 身后面
羽林军兵一千正 尽是年轻当令中 此时东方天大亮
惊动一座北京城 三叫九流齐来看 军民百姓闹哄々
知者的 对着不知言他里 这洪老丫怯厢门

被人陷害遭冤枉 法场中 险把残生刀下抗
幸亏有人来告状 万岁皇丫心内明 这位丫
加升军门大元帅 去把流贼逆叛征 銮架盔甲逍遥马
万岁前门亲送行 不拦人瞧只管看 你和伴不随后跟
且不说 百姓多人随后走 洪丫马上把銮架跟
但是前门离不远 正阳丹道闹当中 看见当今圣明主
军门才要下之龙 丹名太监往上跪 口中说道休要走
当今的圣旨传到 叫你马上饮杯巡

这日正门全开吊乔上方搭着龙棚悬灯结彩棚内设摆英络帏房各样陈设正当中设着天子的宝坐傍边一张虎皮椅龙案前摆着一张闹龙金漆桌々上摆着各样菜品八珍美味玉盏金杯内盛玉液琼浆此是在正当坐文武俱在丹傍伺候天子吩付进御门洪军门如若来时朕旨不必叫他下马领和朕御酒々说话之间只见城内銮架往外走动天子领率文武官员出龙棚在外站立往城内观瞧只见銮架排开往外所走就有跟洪丫的人在马前回说当今万岁与文武老丫们在门外吊桥上

龙棚以外站立之老丫知道洪老丫说圣驾来了么就要下马
但见有丹名太监飞跑而来说道圣上有旨休得下马万岁传
宣叫军门马上饮酒方为敬崇之义如若不弃即为抗旨洪老
丫闻听不敢违拗只得骑马出城一路行至龙棚外面万岁
站立合朝文武俱在丹傍洪丫又要下马但见丹名太监一边
一个把忠良掏住
进御的　丹名太监性命怩　来掏忠良赤胆臣
口说军门休下马　当今的　圣旨皇宣俱要寻

将军如若不弃诏　即是轻君争几分　洪老丫
一闻此言无其奈　只得坐跨俊能行　只见皇丫往前走
合朝文武紧随跟　来至马前只住步　崇贞皇丫代咲云
将军你　今日辞朕出征去　寡人亲赐酒三盅
说着分付叫看酒　就在那　进御之人那敢停
大明天子亲来盏　王承恩一傍捧定瓶　尚尚的
斟上一盅皇封御　天子高擎面代寿　口中连把军门叫
将军西袖听寡人　唐王之书人记念　上西之子真又真

高祖的　臣下秦王身遭护　失陷塞北命难存
受难遭陷黑虎殿　困在崗　牧放牛羊草地中
神尧驾下缺良将　高祖后悔贬功臣　没奈何
御笔亲书旨认错　山东调取尉迟公　敬德坐骑乌骓马
神尧高祖把盅擎　一连亲遇三盅酒　眼含痛泪叫将军
千万的　不可怀恩旧日恨　忠良那肯怨朝廷
你若救回二殿下　情愿把　九省华夷平半分
唐王要特胡黑行　单鞭伏鲁王番邦　救回了

西府秦王朕定难　敬德名振镇乾坤　寡人今日亲遇酒
旧与那　昔日的神尧一般同
崇贞丫遵敬洪军门三盅御酒洪老丫谢恩君臣全入棚中天子
赐坐军门谢坐君臣一齐坐下进御的人把酒斟上君臣对饮
皇丫说将军你若到了西安朕已学言过耿如柁任君裁夺代
着雁门西安两处的人马休得违悮
崇贞丫　代咲擎盅开言道　军门留神仔细听
你今这一次朕旨　到西安　先除侯党耿军门

代领人马征流寇　自然竭力秉忠心　但愿你
旌旗一展擒逆叛　马到成功指日中　太平代诏归来日
预朕岂可负功臣　千万别记亲嘱付　义秉丹心苦尽忠
洪军门　口内连连说不敢　为臣不是那般人
丫上之恩深似海　旧由如　地厚天高争几分
分身碎骨报不尽　为臣怎敢怨朝廷　洪承畴
但有一点私心处　自然青天看得真　为臣此去征逆叛
必要消平李自成　皇丫不必心忧虑　皇丫净坐等捷音

明天子　一闻此言龙心悦　口说全仗你一人
君臣饮罢多时会　洪元帅　谢恩告辞要起身
天子送出龙棚外　眼看军门上走龙　一概銮驾齐返至
天子帅再转朝中　书中不言北京事　单把军门表一表
辞驾别主登途路　帅领旗卫羽林军　马行生与赵兴棋
紧跟那　军门洪丫左右分　运去黄金失色
时来生铁也增光表
赵兴棋马行生二人时来运转受了五品守备真是昨日今朝

大不相今騎馬更衣紧帰军门左右好势威风杀气二人又买
洪老爷的是人军门加是相代与别人不同洪爷差自己家丁
到雁门送信叫夫人放心挑百惯人馬将盔甲战馬上罷即刻
取来不可遲悮家丁領主人之命分将上雁门不表单言洪爷代領一千
羽林军晓行夜住往前所走那日相离西安不远
洪军门 奉旨勦贼为元帅 代省一千羽林军
左路行程非一日 眼看看 西安不远面前存
早有人报帅府内 説的是 雁门兵备作军门

奉旨钦差征流寇 许调兵将滌洪帅 外加兵馬大元帅
先斩后奏有权衡 钦赐箭衛一千正 差人去调雁门兵
小人看 相离不远来禀报 打听立罢回禀他
奸贼坐上一摆手 那人军身退下所 耿如杞
坐上沉音心暗想 附内吃京自己云 因为奉旨拿流寇
鲜到西安帅府中 有人到此行贿赂 此地不与乖贼人
皆因贪赃一时错 要把流贼解上京 承贿到此相阻切
动的那 心中有些不依从 反到给他一炷香

省的哼哼多专心 那贼说 鸡宝山前遇盗寇
劫去流贼一影人 自己后悔原不假 暗托奸旧也是真
可恨亮狗三情义 大义粗心惧了情 你旧禄
骂前泰侧兵备道 不论怎出害残生 为何一点没有了
今日反生此处坐军门
耿如杞只胎他的奸旧杜将割不会作了運个人害不死怎么还
咬五骂前得臉咒想了会子没有什么方法只得分付看馬
伺候奸贼代領家丁离了帅府出城去接钦差不表且说洪爷

領着御林军离西安城不远扎下隊伍忠良分付赴兵操馬汗生
説者帅至此耿如杞必来迎接交代你二人须要这般如此不可錯
悮二人各应说遂令又有一名兵丁来至帐前回話
那一名 兵丁帐前双膝跪 住上稜眉把话云
口内连声呼主帅 老爷在上请听真 今有西安军门耿
帅領多官出了城 現在那 营外小人来稟报
特请军令好施行 洪爷坐上一摆手 元帅离坐起身
忠良爷 並不乘騎步下走 側文虛情敬佞臣

御林军把操门闪 耿如杞 闪目留神验假真
但見洪爷出大寨 一臉春風代笑容 身后面
跟着家丁人数个 步下而行礼貌恭 奸贼一見忙下馬
跟来之人下走庭 忠良洪爷到营外 二人须此面含春
耿如杞 紫烧几步开言道 满面堆欢代笑容
动来至此接元帅 兵主你 喜自出营礼太恭
洪爷代笑开言道 口呼军门老大人 动洪恭
並去一替得然处 大人来接怎敢當 説着二人相携手

一同当身往里走 来至中军付见礼 彼此归坐献茶羹
洪老爷 满面代笑开言道 大人贵耳请听咱
当今圣上龙恩重 放大人 兵部尚书職不轻
交代我接军门印 大人立刻進京城 洪爷之言还未尽
只听一片喊冤声 跪進一人齐下跪 口中说
冤枉冤哉快拿贪赃受贿的人

洪老爷把耿如杞迎上大帐叙礼归坐口中说道当今的圣旨老大人升回京兵部尚书命下肯胥理西安军门司务赶勦流贼军情紧急老大人就在营中交代急刻回京下官也好正理军务征勦逆叛耿军门闻听此话连忙叫家人进城把印信兵符令箭取到俱各交代照白另有进城再查收钱粮兵丁册档洪老爷刚才接了印只见忽然跪进两个人来口说冤枉冤我帅主老爷快拿悮国欺君踪容流贼受贿贪赃陷害忠良的佞党正法以服洪老爷不大理会耿如杞到吓了一跳在坐上

观瞧是两个人跪在下面仔细一看一个是出首拿贼解到西安荣他一百长子的赵兴琪一个是塘中行贿作过付的家丁马仟生奸贼一见胆裂魂飞暗说不好他两个怎么到了一处为何至此告状来呢这事来的古怪且住洪爷必定要问听他二人之言便知分晓不言奸贼心中害怕只听洪爷往下开言说守备你二人所告係事仔细言来耿如杞心中纳闷暗说洪承畴敢则认得他们两个怎么又叫他们守备呢这件事活活闷死人也

霎时间 闷坏奸贼耿如杞 不解其中旧里情
猛听洪爷开言呼 叫一声 两名守备细听真
所告何人因何事 须要说真细细云 赵兴琪
向上开言呼元帅 军门大人在上听 守备名呼赵兴琪
原是米脂县两人 只因松山走流贼 藏在栗家地窖中
是守备 暗用一什蒙汗药 主帅不知金被抢
耿军门 受贿贪赃假冒功
米脂解到西安府 鸡宝山
西安不打要流贼 一心解上北京城

被贼劫去平流贼 才知如今種祸根 守备心中怀不忿
故此前来告佞臣 兴琪说完一夕话 洪爷又问马仟生
但不知 你到此处告何事 也要说明细细云
守备见问回言道 叫一声 军门在上请听真
我的家主耿如杞 西安咸镇作军门 皆因为
有人行贿原不假 我生过付在其中 收许六颗金十锭
外有四千雪花银 只要不来平逆叛 解上北京定是情
守备的 家主贪赃受了贿 才有流贼活到今

因此前来将他告 所告供状尽是实情

这原是洪老爷在先分付下的要到西安的时节耿如杞必来迎接须要如此这般而行故此二人来告以服其事洪老爷听罢往下开言说守备你二人方才这一片言词可都是实么行生兴琪二人齐说是实若有一字虚言我二人情甘认罪洪爷点头堂有耿如杞开言说干证现在眼前但不知有何分办

耿如杞 一时之间难分办 皆因干证眼前存
低头无话言对 洪老爷 不由大怒面含嗔

传下分付高声怒 快绑欺君悮国人 只听得
大帐以下人答应 如狼似虎往上行 不容分说推上帐
绑了欺君胆大臣 把奸贼 二背邑绸草扎定
只听得 洪爷往下喊高声 叫声如杞你听请
本帅对你亲分惜 兴琪巧计麻要贼 捉到米脂县衙中
解到西安是正礼 时刻不停打犯人 你不杀贼留逆叛
原来受贿有私心 因此解到西安府 良言相劝你不从
你说敢保全无事 在堂上 签字交与刽手中

半路造中央逆叛 遗害国民了不成 倚仗有
你的娘旧是国相 驾前往金銮欺君 当今不明其中故
把钱财解进京城 决不代时立刻打 沽附居功去处住
多言了 赵马二人来告状 褒成你回第当今
下步醒悟其中故 把洪某 赦罪封为大总戎
洪老了说因为一时不明贪赃受贿欲使黎民涂炭兵将伤残
实为国家大害圣上命我西安军门讨贼大元帅在此处拿你
开刀正法以警后来的奸党人来 有诗言过来 咱 伺候的人把

圣旨请过供在当堂洪老了分付把误国欺君贻害流贼的犯
官耿如杞推出辕门斩首来报命兵备马仟生赵兵填监斩动
手的军牢推着耿奸贼外走两个兵备后跟不多时来至大营
把耿如杞面向西北双膝跪倒
耿如杞 面向西北双膝跪 暗暗后悔在心中
自幼生成爱练武 哭成了 能法纯熟弓箭枪
仗有奶旧为内相 部内打点动的升 西安府
执掌兵权威不小 武将最大是军门 不思报恩将忠尽

辜负皇王雨露恩 太原付上赴兵饷 三军不述反边廷
多言了 娘旧势力去人来 反到加级往上升
西安军民威权大 拮爱那 各处总兵许多人
一时不明贪贿赂 总是贪财忘尽忠 金铢良
买的不杀东逆叛 只说解上北京城 兵备道赴至西安府
再三相劝我不听 半路果被人拿去 平阳事大不非轻
没奈何 差人上京求娘旧 驾前蒙龙乞来恩
移村雁门兵备道 偏的是 自己军马无为将

那知你动为叛逆 臣上前来看的真 可恨那
马仟生与赵兵填 二人去京把冤鸣 当今明白其中故
兵备无罪到加封 元帅你动问了罪 难免刀下丧残生
奸贼正自心后悔 住口儿 传命旗出大营门
此时传命旗出营监斩官分付动手只听咕咚一声炮响人头
落地首级上挂文令洪了分付把人头座入木笼写要差官送
上京都不来且说洪了进城上任仍有西安军门同正旦上兵
马分粮册洪了查对令人飞调四路总兵协济征贼各代人马

一千又有雁门的人也把三军调来兵合一处去扎城外这日清
早洪了升帐所属将官两旁侍立
洪军门 这日升坐中军帐 战将参拜两边分
忠良坐上开言道 吽一声 列位将军听我云
如今四路反流贼 尽是奸贼的祸根 耿如杞
贪赃不杀东流贼 有负当今主圣明 不顾败露君王晓
旧里之时圣主昭 动洪某 陞为军门作元帅
奉旨兴兵调某去 西安杀了耿如杞 奉圣旨

依着军规法令行 如今仍要兴人马 共把流贼逆叛拎
当言道 文官提笔安天下 武将提刀定太平
你们既食君王禄 合家大小尽沾恩 到如今
流贼作乱民涂炭 还得你们去相争 必须四路分兵去
才解靖靖把贼平 此一去 列位须当齐忠勇
指望一阵旧成功 列位俱是能征将 架海擎天柱几根
大约有 列位不用多主付 何须苦烦细丁真
严紧兵丁休护造 三军不许下庄村 你们原为救苦难

何吉旦 適於百姓秋不通 帐下中将恭蒼应
元帅今付动弄弄 洪老了 坐上回手揆令肴
往下传咲話高声 此一多五不大紧 把那些
逆叛流贼杀了个苦情

洪老了把麾下所属的战将嘱付了千遍在堂上手拔令前往
高言叫陕西上安揔兵听令 有末将宣文焕听令口中恭应这
步往上前边来至堂前控背弓身说末将陕西上安揔兵听令
洪元帅说将军接本帅这支令箭代本镇的人馬速往阳城堵
挡流贼必須要紧心勦除不得有违 得令 曾揔兵接过令野史
帐前起代有本標人馬往城堵挡流贼不表此出並非那野史
古词那羡的唠叨重叙揔要剪而明方令人听之爽神洪军门
又派延安揔镇白進宝代本標的三軍堵挡逆叛勦除流贼洪了

又派兴安的揔镇郭春喜领本標的人馬至临洮堵挡流贼勦
除逆叛又派变阳揔镇贺如希代本標人馬到潼関堵挡逆叛
除灭流贼那里有主蛇恭山旱凡崖有一家流贼自称八大王
吽怯現中以在河南一代聚众抢护只怕流贼李自成失机势
急投奔那里必從蛇恭山所过你须要预先这般如此的埋伏伏
此一阵旧要把流贼滅尽诛绝你我好班帅奏凯 得令 贺如希
立令而去洪了又派雁门付帅那彦貞领本標兜即慎守西安
须要小心 得令 将兵派定洪承畴亲自代领一千羽林军合西安的

人馬探听恭敗各去接应
好一个 足知多谋洪元帅 回路分开将与兵
亲自各处为接应 这一件 要把流贼尽扫平
皆回崇顾尨恩重 贯精忠臣将的心 代领看
军兵离了西安府 挨次按隊向前行 忠良馬上肥代咲
眼望肩下东人云 本帅奉旨兵人馬 不过心怀一片忠
尽人力 荅报君恩征逆叛 兵衰成败任荅穷
回路揔兵皆好汗 一个个 善武能支惯战征

故此本帅调他等 共把流贼逆叛平 若要是
郡贼失机急必去 一定要投怯現中 必從蛇恭山前过
本帅定下计策在 想来流贼人不少 耳闻传说势派凶
莊那些 小卒等辈去落了 要紧旧是李自成
有名为首也不少 拿他们 券似多伤东小军
揔要当今洪福大 成了在天谋在人 赵兴典
一傍馬上闹言道 口内这將帅主荐 为首的流贼李闯子
贾音豹家中見过些人 共贼都是十六个 守备全都認子真

洪老了 馬上闹言将彭点 忠良含春代咲云
只說既然你識認 到了那 临期之时须看明
不言洪老了領兵前進單言陕西的揔镇曾文焕代首本標人
馬奉洪老了的軍令来阳城堵挡流贼那一日兵至阳城前哨
来报說老了的大兵离阳城不远城上面紧立是流贼的旗号
特来禀报曾揔镇闻听传令安营只听呐咚三声炮响安下元
营立下大寨揔兵升帐众三军埋锅造饭鍘草喂馬这些話暂
且不表且說阳城的一这支流贼为首的乃是一盏灯王寿卯

台震地雷贯音豹草地狼馬王三个贼領有一支贼兵抢护阳
城把城池打破杀了守将佔拒此地过一日三个贼正在大厅
上合此恰来归了歡酒取樂
忽听得　阵城外西炮声响　三个流贼吃一京
有名小卒来禀报　口中說　头領在上清听真
今有一支官军到　城外安营屯下兵　一盏灯
眼望馬五贯音豹　二位留神听我云　俗語常言一句話
兵来将扫是真情　代我当先临军隊　拎拿官将把功成

草地狼　代咲口叫王兄弟　此話言来礼上通
我们二人一仝去　到城外　观敵畧陣看输赢
說有三人各披掛　七手八腳鬧烘々　下大堂
各提兵刃上战馬　他領流兵往外行　出了南门指头看
睄見征贼勤兵兵　旌旗密摇如麦穗　刀鎗劍戟似麻林
又見那　营门小校披鉄甲　倚前兒郎卦战裙
密々旅々栽鹿角　四週围　尽都挑濠包战坑
流贼看罢将头点　官兵李果不仝暴　那里相

我们的人馬会紀律　倚多为卷抢上凡　說声要败全都跑
迎命争先不讓人　狗打羞仗一般兼敢　看来如何似官兵
一盏灯　馬上開言呼二位　在此与我助威凡
說罢一催坐下馬　来至了　大营门前收走龙
一盏灯王寿印一催馬来至明营不远收住战馬用手中的三
股叉一指用声叱喳吶营门口的人报将進去叫領兵主将快
些出来受死营门口守讯諜偵的人那敢代慢往里飛跑列会
此一部大明后套怀宗传漏於多武元是征战的出玄但只是

万不相野史上面前部出中旧交代过了比如夕个人对了面
初次必要看一看盔甲器械人品坐李也不过剪而明些须几
句打过仗的人再要当先那旧不鵬了旧是動手起来也不过三
合五淌旧分输赢着败並没有三昼夜不歇馬五昼夜不回营把
战歛指到江端吃了再杀的那些闲話
此乃是　撩録明出要当差　交代都要說不重
小校报上中军帳　把一位　摠镇聽了大動嗔
当上代罵流贼　胆大欺心了不成　我的兵

到此安营还未定　旧敢前来討战征　似此会知真而要
代我出去把贼拎　摠镇說有重披卦　迭迈步下了帳中军
到外边　提刀上了能行馬　代領兒郎五百兵
馬王元门三声炮　只听得　三军揚威吶喊声
將与兵丁往外贯　登时之間出了营　一盏灯
正自军前来要战　忽听大炮响三声　流贼闪目抬头看
但見对面闪元门　五百三军朝外走　来至江场把隊分
有一員　官將当先催坐李　盔甲介胄甚鮮明

金盔金甲紅袍褂　腰中的　弓箭什物夕倚分
手使大刀騎紅馬　清奇相貌不仝尋　王寿印
看罢来人又指用　流贼馬上語了声　那员官將休前進
快些收驹通姓名　摠镇闻言接坐李　各自指头看假真
但只見　一家流寇军前临　鉄盔鉄甲皂袍新
面目生的多凶恶　手使着　三股刚叉跨走龙
摠甲看罢不由的微々冷笑說那一个流贼逆贼问老甲要你
听真西安摠镇曾文慎是也你叫什玄名字流贼說尚我你听

真金貞嵩哨家打那经面容莫自在当王只因宋先生到了家
山清救我弟乞生進宝山杀死付將正清把闯王李自成史家
好汗按古曰東二方 全到金貞閣中 如今兵分四路抢护各处
狠姓王名叫王喜 仰衣丁掉号叫一盏灯 谁不知晓
一盏灯 死在眼前不知晓 口把款天大話云
大叫一声曹文燮 我有那 几句良言你是听
目今大明国運败 社稷江山不稳成 李自成
乃是天降真命主 紫微下界不非经 現今人馬分四路

各处抢护府州城 手下之人皆好汗 个々能杀武又京
不从的 要破北京城一坐 崇禎皇卩坐不成
若要依我良言劝 你不如 弃暗投明是正经
扶保闯王成大了 照旧为官川恭龙 若要是
痴迷不悟将動手 难免眼下丧残生 流贼之言还未尽
揔兵大怒動無名 用刀一指声叱咤 達把流贼罵二声
你竟是 訶口之中説夢話 坐井覌天一羡仝
大明江山如鉄桶 当今的 怀宗皇卩是有道君

礼代文武如骨肉 真有唐虞堯舜凡 馬下的
文官才学如孔孟 武将个々似重瞳 馬步精兵百百万
仓廒粮米在詢民 四夷八蛮皆纳貢 各处纳表把臣称
龍尔等 一盏流贼终何用 乌合之众有何能
大兵以到不禄接 一个々 怎免遭诛把命坑
揔卩越説心越恼 大叫一声催走龙 明恍々
利刃吹毛揪郎劉 流贼又挡刃则斧 只听路嗤一声响

一盏灯 膀背弩麻吊口 振破滴鲜红

安陕西左路揔兵曹文煥也是有名的一员战将刀馬纯熟頗敵惯战今日領兵未征初次临阵他的眼中那里在什么一盏灯合刃盏灯的又听贼人的话説的不遇卩的心中動怒一声大叱 呀好一个旦大的流贼你訶口胡説大料你也不知老卩的利害口内説着话双腿磕騎馬往上撞撞々臨近刃膀使勁掄闸偃月刀照着王寿印搂郎砍去流贼不知曹卩的刀沉力大打涼揔填是平常之辈见刀离顶门不远用手中的三股叉往上一迎只听嘡的一声响亮叉磕利刃也莫磕着了兵器时

兵器也莫架住了虽是这么説吒可把流贼的刃支手吊口都振裂了不但是刃膀胳麻顺着手腕子往下流血 呀呼的一声夕匹馬往前一冲曹揔兵那肯留情一抹手反背掄刀照着贼人砍去口中嚷道看王寿印招架不及只听晓叹一声响亮正是搁腿砍断又牙骨上下分闹粗细筋又半截尸首墜地王寿印他死了可到不要紧把擂阵的震地雷贯音豹草地狼馬五合恨未的打仗流兵全吓了一跳草把狼馬五他先大声嚷叫不好快逃進城逗紧可见得这一起流贼到底不是正道将会

的众兵兵旋律只顾他们逃么一嗦众贼兵烘的一声俱各一齐乱嚷

皆曰为　总镇刀斩王寿印　众贼唬睄心内京
又回马五一句话　假来的　小卒着忙吓吊魂
烘的一声齐乱嚷　只想顾命入城中　贯音豹
口中大叫说不好　千万休要进阳城　你我能有人几个
急挡西安这支兵　倘敌他们将城困　那时要走也不能
闹一个—　里无粮草外无救　想脱牢笼枉用工

不如弃了阳城郡　去那见　为首之人李自成
大家商凉万全策　方好堵挡这支兵　草地狼
一闻此言说也是　贾卩之话果有明　旧是如此快些走
挨迟只怕丧残生　说着当先催坐季　逃生顾命奔葭城
震地雷　口中招呼快些走　谁若挨迟把命坑
众多流贼各顾命　一个个　京慌失色出云门
官卩看着哈哈笑　连把流贼骂几声　似这般
尽是一伙无能辈　只可京吓众良民　贼将无有三合勇

未走一淌被刀倾　贼兵又是这般样　如何能将大事成
若要是　似此睄来容易破　真是马到可成功
说着马上传军令　调动了　手下儿郎攻打城

总兵曹卩见流贼这般行景不由的心中欢喜马上传令调动手不的战将三军旧此功城正是将令如山倒登时间大队的儿郎奋奔城来城上的贼兵往下看的明白见三员为首的主将代兵云城前去打仗阵亡了一个那及个代着兵炮了又见官兵大队排来贼人害怕又无主将督帅谁肯拾命保城烘的声尽都下城各顾性命一个信十个登时间一盏灯王寿印草地狼马五震北雷贯音豹他们三个领来的贼兵尽都是知晓从别处往外逃走

常言道　鸟无翅儿飞不起　人若无头急难行
为首又是人三个　此一时　一个用了个逃出一
众者众贼心胆怯　那个尽卩保阳城　一个个
不为面全各顾命　暗西别们逃了生　官兵到时不费力
真是一阵把功败　总镇得了阳城郡　差人速去报捷音

洪老卩　得了意心信欢喜　连忙差官那敢停
催着三处将兵进　务必要　清除逆叛立奇功
表过此出无重叙　话不唠叨剪而明　三处的
总镇领兵奋忿勇　迎首流贼打伏征　逆叛难把官兵挡
尽都失机落下风　贼兵伤了无其数　大家奋奔李自成
这要是　一处一处挨次调　列公听之不爽神
尽都奔到葭州郡　见了流贼李自成　草地狼
马五言请阳城事　一盏灯军崩了生　登时疼坏一支庫

大放悲声滚泪痕　口中只叫王奂弟　可惜残生卩下坑
咱众人　金真岭上称寨主　烈烈轰轰弟与兄
你今疼命军前死　叫好人　提起宾朋心内疼

众流贼在葭州预会合了一处李自成对众闲言说列位仁兄奂弟乐子元系米脂县的捕快只因黑泥謚失去子胆揪粮县官派我与济天星周寿一丈青王阡子我们带这一件事情乐三回为念朋友的义气愿领官刑不去捉捕知县把我们三个人收监蒙众位朋友弟兄们劫牢反狱救出罗网逃有了

老营陵的多大会帮助人马合那么赵首佑拒松山称王家兵
自進宝左良三洪承畴个三人领有官兵把松山围困
三处的 官兵困困万家堡 四面週围不透风
多亏宗炳赠柬帖 石洞之中逃了生 藏在了
贾音豹家地窖子 死里逃生一并全 旧只可恨赵兵掘
云元吉故使欺心 酒由暗下蒙汗药 病倒你我众宾朋
受绳债 解到米脂县衙门 俱各压在木笼中
知县要西安往解 又亏了 宗炳先生暗之人情

跡才仗义的李公子牢门受贿起私心 西安府
不折你我当治命 将咱解上北京城 鸡宝山前重还救
多亏金英众家尊 途中搭救咱的命 真是死里又还魂
宗琨策 巧讨破了金贯都 四路分兵起战征
只说各处全消春 这一番 必要硫破北京城
推倒当今明天子 乐于即位坐龙墩 众弟兄
大家全把乐于保 不枉结拜依宾朋 创立一场方遂愿
有谁有终大越心 不料怀宗发人马 兵分五路把咱迎

但不知 何人领兵为元帅 这期谋畧果然真
自從起首今至此 也没相 这次输的太苦特
李自成说你我弟兄自從在米脂县起首只到今日兹也败过
從没这一次失机手下的李兵十死八九这还了得但不知崇
禎皇帝派的是谁领兵竟有这样的谋畧老回回孙昂在一傍
闻言说大王与众位在上这件事也不用差人探打也不用胡
乱猜疑我兄已经访问的明白了李自成这才问道说哥怎么
你打探着了是那个骑球々鬼的这等利害把崇子的人马杀了

个七七八九大哥你对着大伙儿弟兄们告诉々々
老回子 孙昂对众闻言道 列位当听我云
若要说起这件事 当着我 细々言来众位听
留我误众蒙汗药 打入囚车装木笼 耿军门
贪赃不折当治命 鸡宝山前过救星 军门误罪使巧计
心想移祸与别人 差人安泰兵备道 怀宗皇帝恕依真
把一个 兵备解進京城内 立刻开刀向典刑
偏々有人告了状 洪承畴 得见天子把冤伸

贺前办明这件事 崇祯万岁动会名 他把那
安泰之人问了斩 龙娄金居又加封 兵备道升为大元帅
西安军门成不拯 上任来了耿如杞 分兵四路派闹人
洪承畴 他的谋略谁不晓 兵困松山大有名
他今领兵为元帅 咱弟兄 再想施威用不中
孙昂之言还未尽 立怔逆叛许多人 一个々
兵语依朗如哑聋 听见洪个心内惊 不但胸中韬略广
战杆良鉈京鬼神 难怪四路全败阵 敢则是他领么兵

这如今 若有姪子宗琨求 他还能敌那个人
偏々一去无宗影 也不知 现今何方那御存
王闻言道 口称列位请听真 我如今
却到想人起一个 何不去投张琨中 闯成去太想的好
那晓得 又入了元帅的计牢笼

懷宗傳十

兵流賊一间孫昂說如今領兵的元帥是尼门闯的郵偺道尚称晓四烙分兵把他们的人杀了了十二八丸兵城人去一个不以京害怕大家竟没了主意了面匕相覷如聋似哑代了会子正是李自成闯言说列位哥兒们，子到想楽起一个入未了孙昂述他问道说大王但不知想起来的人却是那个闯王说楽子想来的人却是耳问並未见过面听见人说他是四川人氏姓法名现中真有盖安君楚重瞳之勇自称八大王手下招聚的人却也不少现在河南一代抢护州城府县咱如今了败伍不投了他去合在一处见凡使缸借他之力成其大事也未可定老回匕孫昂說狠好正合我又一求投奔法現中借水行舟二则间宗現崇合李公子是河南人氏饯着訪问匕他们及个岂不是好李自成问听满心欢喜说大哥言之有礼旧是这兼而行不用再叙言必孫昂查点人馬还有不是二万除了手截塔禧保一盏灯王寿印变命老爹豫子还祥在金以闻把守宗烟李海吉汉个人没在此处现在有的是闯王李自成去回匕孫昂一支帝李忠鍍金侯鲁生泥金刚鲁伐混天球瑶宾一丈青王半子淘天星周青脚下凡顾三草地很馬五色山帝法三施賠魚賀二川山甲郝四渴江施李七草上飛草六的子手刘九夜猫眼徐八震地雷贾音豹共是十八个

兵流賊　现在共是十八个　还有不是二万兵
大家离了薮州郡　乱烘匕　竟扑河南大路行
也是黎民遭塗炭　苦了店铺与庄村　逆叛们
不捨诉妻与美庭　个匕行苦代妇人　沿途经过村庄店
糧米财帛一拾空　驴它马担往前走　苦死遭劫在数人

老回ヒ　孙昂馬上開言道　口呼列位請聽真
說起庭門兵備道　洪承疇　文武全才实在能
当日為因万家堡　是他調度領众兵　若不弓
短仙宗烟留柬帖　你我全都活不成　如今是他為元帥
又是軍门戰不怪　旧路分兵將咱卷　被他杀的真苦甚
他的那　馬步三軍如恶虎　麾前战將似天神
排兵佈陣人難比[illegible]　胸中的　計廣才高韬略深
別一个工說壽印　那怕一千一盏灯　若要論

他的刀馬無对手　頂敵貴战蓋絕倫　說起你我不中用
要想敵他万不能　除非一人還可以　旧只是
眼下不在無処尋
李自成向听老回ヒ孙昂之言說那洪承疇並無对手却有一
个可敵又不在跟前这此问道說孙大哥你說的到是那个能
敵洪元帥快些說来与學子听ヒ老回ヒ孙昂見问說道我提
的这个人現時不在跟前也無处去尋他这个人旧是那宋
現東燃仙宗李自成向听是他这可拔咧那里去我何

处去尋也不知他的下落罢了咱们且先投奔河南見了王現
中那時在作道理
東流冦　說ヒ離ヒ朝前近　大家催馬往前行
道旁村镇旧放抢　逗着那　年青妇女乱胡行
沿途黎民遭塗炭　若遇州县锁着行　不近城池闹外走
新為鮮壁有官兵　如則敗城無声势　到処抢掳分外凶
李自成　馬上開言尊列位　兄長兵弟要听明
咱今要奔河南省　去投那　八大王印張現中

所為借他人兵馬　仗他勢汝好在征　那時節
本来抵挡洪帅元　好与寿印罢偃伸　此离河南有几日
隄防后面有追兵　余然咱们走的快　追兵一定紧ヒ行
若被那　追兵赶上下打紧　又怕你咱將与兵
回ヒ孙昂開言道　說大王　不必就京且放心
咱今走的是小路　官兵不能追行[illegible]　旧便是
追兵来赶在大路　咱的人馬不受京　总然他快赶过去
咱们抽后到許昌　大王只受消亭走　不心着怕就怕京

李自成　问听孙昂这些话　在上馬
伐咲闯言云话云
闯王代咲說道學子有些不明却到是白航了憂了說着天色
以竟黑了又無村店腹中也有些个飢饿了分付軍人立住隊
位旧在此抵下行营東流冦下馬升帳坐下手下之判埋鍋
造飯不多時摆上酒来只為行程趕路受些个劳苦也無心坐
學大家也無非痛飲飽食一頓歇了半夜天交五古東冦分付
拔营大家上馬仍由岔路前行代領这些减兵也不掾按伍亳

無紀律乱ヒ快ヒ得搶旧抢兵是敗逃之兵慈是見才不舍見
色不过真正的凶恶
東流冦　路途肆恶無紀律　各ヒ各驟座抢村
沿路居民遭劫数　見贼来　迎縣不及命定坑
若有資才全抢尽　粮草車裝赶着行　東流冦
到処不用運粮草　抢来之ヒ甚逆容　吃川二字是勾市
不用東费另分心　闯王馬上尊列位　咱今走了数日工
大寨存　相离河南不甚远　离此無非几日程

咱们走的是小将　也该遇见那追兵　不知何处归正将
到这里　紫子有些认不清　回〻孙帅闻言道
大王留神仔细听　咱自道　暇井起身走小将
至今走了数日工　是归大将却不远　蛇蟒山
咱们必从那里行　那旧归了官摅将　直通河南汴梁城
论走还得三四日　咱们走夜一日工　若过蛇蟒山一座
咱们才能保太平　只恐其　后边追兵也来到
山内在有埋伏兵　又气兵攻了不成　代领兜郎手下兵

大哥之言礼上通　说话之间往前走　竟扑河南大将行
且不说　众多流贼扑逵者　再正军门四将兵
杀败流贼全淂春　串儿马　飞报军门大悦成
淂春的揔塡差报马如飞〻报军门元帅洪老爷闻听诉心欢
喜忙差拨兜马传与白进宝曹文焕郭泰喜各领本部人马齐
扑河南的大道在后掩杀流贼兵至蛇蟒山会齐洪老爷代首
马汗生怒兵换一千羽林军校先扑蛇蟒山来会见贺如帝由
恐他作了不妥故此说洪老爷亲至旱凡崖见了贺如帝老爷

说贵塡万曾预备停妥了贺揔塡说才将遵依主将的军令俱
已预备停妥洪元帅亲自指拨三军挖设地雷火炮
洪承畴　安心要把流贼灭　為报皇王雨露恩
四处兵的人不少　真真是　十七八九太苦情
军竹谋略如神见　旧知贼投怯现中　蛇蟒山
暗设埋伏相等候　要把流贼全扫平　山口文中刨地穴
地雷火炮设其中　上面仍用土盖好　旧是神仙不晓闻
洪元帅　一会揔塡贺如帝　代领兜郎手下兵

众都走了上山顶　攂林中　山洼之处隐身形
放炮之人预备下　单等贼来用火攻　又分付
手下之人加仔细　贼来之时要留神　李自成他是贼为首
必有兰毒紫相恨　大的定在当中走　不随前后内当行
看准了　山顶之上施号火　那时在把地雷燃
走脱余党无可论　只把那　为首来杀方奏功
军兵将校皆遵令　那个不愿挣功名　蛇蟒山
左〻件〻皆停妥　元帅洪爷费尽心　山中再言众流贼

竟扑河南大将行　旂旂招展队伍乱　那有司队往前奔
一将上　逢村过镇全放抢　苦死沿途一代民
揔回黎民遭涂炭　这都是　天意造定怎能更
众贼正自往前走　蛇蟒山中眼下存　堪〻的
流贼到了北山口　瞭子之人留看真　速忙报与洪元帅
传军令　施放地雷莫消停

军门元帅洪承畴在蛇蟒山旱凡崖埋伏下地雷火炮这一阵
旧要拿把自成众多的流贼轰一个人绝马尽但只一件人力
而不能扭天流贼要是这么死了后来的那些子叫谁作呢揔
而言为臣者尽其忠为子者尽其孝自会私愧之心也旧是了
加有力而不尽者那就愧于臣子之道非为人也且说李自成
等为首者十是八个人再叙其名不为重叙叙领者不足二万流
兵沿途放抢村庄店填的那些居民百姓的苦楚也旧一言难
尽了逼不的兰下出文实为不忍这一日众流贼相离蛇蟒山

甚〻的可怕不远了 老回〻 孙昂在馬上南言望有李自成等
说话说列位暂且停驹我有一句话请闯王传令分付手下之
人把隊任礼任说孙大哥不知有何话请孙昂说俗言说的好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当兄的心里想着洪承畴指北
别人他用兵如神令人难测既有四路分兵將你我杀败不免
前途还怕有埋伏的人言你我须当要小心仔细李自成闭言
哈〻大笑说孙大哥你推小心了你我四路分兵抢护他必四
路迎敌这又算什么军处呢你我兵败受往那里去旧往那里

去咱们如今往河南去投法現由洪承畴他又不是神仙焉能
知晓
李自成 馬上不住哈〻笑 口内连把大哥夸
小弟也闻入传謡 洪承畴 文武全才素有名
用兵有法如眼见 想来也有几分真 可记得
俗话常言一句话 兵家败是常情券 岂然四路將咱夯
猛鸡春莫一般全 他又没有陽山照 肚皮之内怎知心
咱弟兄 如今要往河南去 难道他有耳报神

须先旧把埋伏设 这件事 拟哥说来可笑人
依旧樂子全不怕 大哥只管放宽心 常言道
有命不怕家乡远 只是福大旧没事情 孙昂听罢连摆手
口中只把大王尊 吾弟素向多伏善 今日如何这等云
我方才 对着大王已说过 用而不备悮事情
又道宁可信其有 别闹的 备而不用真又真
闯王难把孙昂扭 只为交情又气深 口中说
依着大哥怎么办 樂子焉敢不依從 孙昂馬上回言道

吾弟此话这才通 非是当兄多疑虑 有个元故在其中
前面的 那个山我知道 其名蛇恭甚交凶
正是一塊埋伏处 怕只怕 内有宋兵里面存
孙昂说前面的这蛇恭山旱凡崖北山口经过王南山口有
十里多路里边的树木冲添山地不以正是一片藏兵的所在
之处令人可疑可怕必须防範要紧一支帅李忠在一傍开言
说大哥所虑的不錯我等皆是如此有勇无谋之辈依您老人
家是怎么分派我等从命而已孙昂说既是如此传令且把行营

止住众流兵偶各不去把行营扎住李自成等升坐中军帐頭
目们列于两傍孙昂对众开言说列位须要仔细听真
老回〻 孙昂有话开言道 列位留神听我云
非是当兄多生了 皆因为 新任军门能用兵
蛇恭山中真凶險 里面能藏数万人 倘若要
里面埋伏兵合將 你我须当加小心 但愿没了那更好
行兵必須要留神 若要埋伏在此处 必須为首想成功
咱如今 分为三哨將山進 你我须当前隊行

大毒摸在后哨走 这真是 以虚为实假当真
总有埋伏也不怕 必讓前哨过山林 認准了
大毒之下是主將 前中弓哨放不在心 他等必要这条计
你若平安会了情 倘若有些踪子了 会过你些手下兵
但不知 如此而行好不好 列位说行咱旧行
众多流贼將點 一齐说 大哥之言礼上通
旧是如此不用演 大家谁愿有事情 老回〻
逞他分付众头目 脱与合营大小兵 分付三哨將山过

须当仔细要留神　毒旂桿在后哨走　抗令不遵问典行
众头目　口中各应说得令　出帐晓与众兵丁
孙昂刚杰分派定　有一名　报子之人跪在尘
此一时流贼们已经成了势派咧岳杰不似军伍中的规矩纪
律也有首单長的大小之说也分的出六王头目各有执掌马
〻哨下的马前能炮旂牌三旂兵是都有角次免了並非没大
没小的那么有混闹要是那么混闹怎么破府攻州杀败了好
几处的官兵呢闲言少叙且说孙昂刚杰分派停当但见下面

有一名小李滚倒口中说报启大王在上今有那路将几各的
官兵追此方近来前来相会不远小的特来禀报是实请大王
定夺
那一名　小卒报罢下帐去　众人有忙吃一京
闯王有语闲言道　叫一声　列位留神听我云
各处官兵随后赶　明将但大太欺心　洪承畴
貌視咱子真可恨　杀人可恕礼难容　不如与他拼了罢
活在人间代急生　列位被我休代慢　重正你们好出营

咱弟兄　拴死忘生打一仗　才把胸中怒气平
孙昂代咲闲言道　说道是　大王此话又不明
但我四处皆败阵　兵将全无战闹心　旧便是
拼合相争打一仗　枉官官兵也不能　君子之谈有容恕
丈夫志气可屈伸　方才大王亲口谈　兵家差败是常情
既然是　要往河南去请救　大家商投法视中
到了那里调他兒　看一看　八大王为人是怎行
他若肯帶人合马　借水行舟就上通　那时節

有了军兵天锐气　如虎登山一般全　回来再与官兵战
孙广宋过也好争　大王须当听叙话　小弟不能误了情
一支旂　众多流贼齐说是　大哥之言礼上通
大王须当依此话　咱弟兄　可莫挨迟速快行
李自成方才说那几句话也是时间一股子傲气如今听见那
孙昂刚这一片言语众人又是这般言语他把那胸中的怨气
去了一半口中说既是如此众位这般言谈咱子当首不等之
礼分付流兵分多三哨李自成等听老回〻孙昂的调遣保往

前哨众贼的头目把着中哨闯字大毒旂在后哨接行营往
前所走竟扑了蛇者山的北口而来瞭哨的官兵在山顶上看
的明白連忙的报与元帅洪老爷亲自出营在僻处留神观看
洪承畴　听见人报流贼到　忠良亲身出了营
代领居下来战将　山顶上　树木深處隐身形
闪目睁睛往下看　瞧见失机败阵人　乱纷〻
盔歪甲斜无杀气　抱鞍代朗少威儿　恰似一般向南走
转过三旂往前行　洪爷看罢心欢喜　暗把当今万岁夸

为臣的　元是屋门兵修道　奉调前来把寇平
三处人马会一处　困松山　只想舒城立大功
不料流贼瞭巡走　误了全是耿军门　可恨贼
不拼逆贼留衬寨　干戈不断动刀兵　倍究惧罪施巧计
驾前奏表哄朝廷　圣上不明真中故　差官时解进北京
也不问　皂白清浑真共假　旧要食刀向典行
为臣二人来告状　王伴〻　秉忠啟奏圣明主
万岁可知我冤枉　加封元帅在军门　都只为

前门餞行三杯酒　買嫣為臣一片心　立誓要把流賊滅
吾報当今主圣明　上任杀了畋如杞　四路分開將与兵
杀的賊　十亾八九敗了陣　总不全叅也為啬
大約些住此方去　受保是　不出吾之所料中
埋下地雷与火炮　要滅流寇尽扫平　洪元帅
正自思想往下看　逆叛俱各進山中　忠良肘下傳軍令
說道是　快些動手莫消停

元帅洪承疇在山頂高阜之处隱住身形往下看的明白只見流寇敗残的人馬堪〻的离山不遠却是三个哨頭仔細一看有一杆闖字大纛却在後哨忠良就知是李自成在於後哨咧公李自成虽然是一个逆叛流賊他的命可也不小呢但凡要是个命小云福的人怎能勾每〻的逢凶化吉绝地重生仍敵总战攻州攸府抢関奪县把大明錦片〻的華夷鉄桶的江山鬧了个四分五落乱〻烘〻世井中不論什麼人都是多一刻不生少一刻不死故此洪老卩在此山中埋伏的三軍只看流

流賊大纛進了北山口再放地雷火炮
却只為　諸事天造非人力　大明該当国運終
闖賊不在此地死　若要是　以人籌算万不能
並非洪卩不尽力　难扫苍天却是真　只說是
闖王必随大纛走　那知反中計牢籠　將〻傳下一將令
大纛来時放炮烘　那晓賊在頭哨内　当先俱各入中山
吊流賊　一齐进了北山口　順路竟奔正南行
人〻胆怯心不定　怕的是　此山之内有伏兵

心内不住突〻跳　东張西望眼如鈴　李自成
手人将出南山口　只听後面炮連声　群賊看忙說不好
你我中了計牢籠　快些跑哇休代慢　走進一步把命坑
一个〻　双腿跷駒連顛蹩　心京只怕没来人
单言没面東賊寇　押着那　大纛一杆進山中
埋伏之人齐動手　林中暗处恍火繩　登肘間
点着藥信走線動　地雷大炮响咕呤　四面八方炮声响
皆着山音吓死人　天崩地裂差多少　乱往賊兵隊内冲

流賊的　中哨後哨齐着重　地雷火炮难留神
只因生灵遭塗炭　打了个　爛頭焦額筋骨崩
戦馬皮毛死四野　折弓乱箭似柴棚　只打的
抢来金銀撂满地　刀鎗劍戟影無踪　地雷大炮只一陣
一万多人赴幽冥　火滚烟飛崩鉄子　蛇莽山中渾澄〻
山頂上　喜壞軍中洪元帥　為國忠良满面春
付又扭項回頭看　前哨的　流寇直往正南行

洪老爺在山頂之上看的明白見這一陣把兩哨的賊兵尽皆轟死忠不由的满心欢喜扭項觀瞧頻隊流兵就相是燕子一般往正南而去又往北瞧後面的官兵也都赶上洪老卩傳令下山各处軍兵不許停留随後追杀流賊忠良親自督兵將与兵雁不尽力忿勇把流賊赶了个嘴尾相連一齐動手遠处的箭肘射就孔近者的刀砍鎗頭杀了个哀声不止血水成河流賊李自成手忙脚乱走回〻眼似奎於一支用視死呢散混天球体以術糠更流寇死里逃生冲開大隊保着家眷往高州的地而逃命去了洪老卩才迆傳令鳴金收兵一路上搂拾那些金

銀分賞各营的馬兵三軍
東流贼 逃往高州地面去 出了陝西交界中
那里却属山西管 因此上 洪卩收兵回里行
行文山西抚院曉 叫他防範加小心 搜捕那
漏網贼寇東逆叛 剪草除根方得寧 又写告示各处掛
各处庄村鎮店中 拿住流贼西安解 本帅多々给賞银
又叫那 各路總鎮收兵去 防守汛地要流神
忠良不回西安去 又往那 金肖閣前睹開征

務要奪回城一座 方好写本奏朝廷 且不說
洪卩兵取全肖那 再正流寇東贼人 虽太漏網得了命
伤了会数東流兵 剩下不足五千正 内中还有代伤人
看了看 没面会有人追赶 这才安寧放下心
闯王仰面長嘆氣 眼望看 東人聞言把話云
大哥料可真不錯 未卜先知争几分 就曉得
此处他把埋伏設 地雷火炮更会情 樂子不信你的話
果然人在圍套中 我兵来时有二万 下剩不足半万人

若不亏 大哥他叫前哨走 他我也被地雷燒
只得要往河南去 列那里 再作商諒計議行
東流寇解劝李自成 只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但凡創業必有
三起三落成々敗々 方能成其大事 你我奔列河南时 見了張
憲忠再作商諒 東流賊代領有手下的流兵 沿途放抢 这且不
表单說有一位 末出世的蓋世的豪杰 忠孝双全的好汗 此人
姓周双名俞吉 乃是山西大同的人氏 生的面如古月 目朗眉
清虎背熊腰 有千斤旅力 使一杆殊英戟 乃是異人傳授 这英

厷廣覽兵書頗讀战策 他乃是欽差鎮守山海關 因總領周應
魁之孙山西大同的總兵周清之子 真正英厷果称好汗
好一位 蓋世英厷时未至 恰似古鏡未磨明
尘陷明珠誰知曉 就相是 病虎哲龙争几分
自古是 好汗英厷多磨难 时未至来運怎通
武将富足有几位 又道清官家更穷 又遇有
年成不收遭荒旱 流贼逆叛乱乾坤 周家仆人皆逃散
这一日 陳氏太々聞言道 眼望英厷把话云

你父在日為總鎮 只曉得 怜愛兵丁苦尽忠
家中餘資会半点 那有珠宝共金银 自從他
去世剩下咱母子 坐吃山空话是真 又遇年岁逢旱涝
一連数載不收成 米貴如珠一般果 十户人家九家空
依老身 不如咱往高州去 奔你姑娘骨肉親
他家富足尽可過 咱母子 投列那里把身存
信他之力擇演武 姣兒奮志掙功名 但能勾
光宗耀祖重更旧 不枉為人来一生 孝母的厷英难違命

好汗点頭只得应 太々裝了小包果个 旧衣几件里边成
周俞吉 背有行囊提战杆 跟定陈氏老娘親
亓门例貴登途路 也与那
这豪杰虽是官宦之後 家下貧寒坐吃山空 又遇年成荒旱度
日就有些艰难 虽不致於挨餓受凍 也不能豐衣足食 依有老
太々的主义要往高州投親 好汗生性極孝 不敢違母之命 只
得依從打点了小々的一分行囊 英厷背定提殊英战杆 保有
老母亓离家下把门例貴 母子二人离了本境 直扑高州大道

皆因為天下荒々刀兵起　流賊過地乱乾坤
好汗英龙时未至　黄登々　一腔金子人当同
周俞吉　保有老母登途路　逃难之人争几分
路途风霜人难受　陳氏的　襪小鞋弓怎来行
悲哀不敢高声語　二目之中代泪痕　美英龙
一见太々难行路　那番光景令人疼　好汗观猜疼难忍
扒肘肝腸剑剌心　代泪含悲低声叫　養兒親娘听子云
為兒的　自己会能尽孝道　有失供養奉晨昏

昊天罔極未能报　列叫娘　奔馳受尽罪会穷
孩兒身代弥天罪　不能尽孝又会忠　周俞吉
生不能養应憶死　要活世上枉为人　好汗说着連奈脚
屈膝拳回只打胸　太々怕恐兒悲痛　燒打精神代咲云
口中说　命吉吾兒休如此　老身说来你是听
世上万般皆是命　可知道　半点由人也不能
八字造定該如此　你总自急枉用工　常言道
等々有典就有敗　否去泰来古人云　究心持等須耐守

自有时来運轉通　只要自己怀忠孝　老天不負好心人
总因是　娘受途劳皆由命　前因造定不非輕
好汗点頭連說是　太々的　良言由如金玉同
母子說話往前走　晓行夜宿奔途程　這一日
眼看高州离不遠　猛太抬頭吃一京　却是流贼抢黎庶
周俞吉　料起龙心要杀贼人救难民

好汗周俞吉保着陳氏太々母子二人到大同逃难非止一日那一日来至高州地面相离着一座白家庄不遠遇見一起逃难的人尽是些扶老扶少携男抱女就相彷徐一般往西奔所過英龙上前訊問原来是陕西被洪老卩杀敗了的流贼抢护左村周围了白家庄与白家庄的丁交拳打仗此我们皆附近的居民弃捨家园往别处躲避你们还往那边走这不是自尋死路龙說罢之时竟自去了好汗打听明白回来告訴陳氏太太一遍又說娘唯咱母子二人須当躲避々々才是正理誥命闻听心中不悦面上含嗔說俞吉孩兒在你乃是将门之子将门之孫你系身上会戟咱周家世受国恩应当云力今有流賊抢护村庄遭害百姓你若会能也就罢了如今有本領何不上前去与百姓除害不可有玷祖宗為娘的主义你何不忿勇当先杀退流寇一来救下此庄的男妇老幼阴功莫大二則杀賊拎寇济困扶危正是人间丈夫分内之事好汗說母亲之言深為有礼為兒的也有此义但只一件孩兒若去杀賊母親却在何处存身倘若有了一差二錯那时怎了

周俞吉　口内連々呼太々　老母在上請听真
杀賊拎寇救黎庶　却正是　男子当為正所行
但只一件為难事　太々何处去存身　倘若有
一世不測疎虞事　那才活々抗死人　誥命回言说会碍
娇兒只管放寬心　你望那边尚神看　有座神堂古庙门
為娘的　去到那里坐一坐　你去杀賊建立功
杀退流賊把庄村保　那时節　你我母子再登程
好汗答应說知道　太々之言兒謹遵　說罢时

慈娘孝子奔这步 竟扑神堂古庙门 不多一时来的快
走至跟前验假真 却是福德正财庙 母前子後向里行
睄了睄 庙内就只一層房 土地正神供居中
出去契修借与道 老諾命 有語闲言把話云
老身就在庙中坐 你去杀贼云庙中 我的兒
千万紧記為娘的話 小心仔细要当神 既要扶危去救困
必須保住那庄村 若叫贼伤人一丁 不用回来見老身
闻命去 口内答应說知道 娘親不用細丁寧

孩兒此去将賊退 老太： 千万休云这庙门
好汗說太：就在这里相等千万不可云高此庙說道老身知
道了你只前去不用牵掛只要把賊杀退了保住村庄緊記：
好汗口中答应說孩兒曉得說罢告辞太：提定鑌鉄渗金鈚：
云高土地庙竟扑了白家庄而来堪：相离不远耳内只听得
吵：不断战闹之声好汗的心中犯想且住这村中定有会武
之人不然怎应流贼打仗呢举目观睄只見土雨分：的岑迷
宇宙英宏心中不悦連忙把衣服掖了手提战杆竟扑重圍而去

美英宏 掖好衣衿分左右 倒拴鑌鉄鈚一根
一直竟扑重圍内 他的那 体健身輕脚步伶
不言好汗来解救 再正重圍動手人 这内中
打仗一人是庄主 白光恩是旧此人名 家中富足爱習武
斬將刚刀兒神京 馬上步下全会战 弓箭纯熟武艺精
听見話 流贼来把庄村抢 光恩白日大動嗔
通頻正遇东流寇 話不投机動手征 东流贼
倚多為勝往上果 狗仗人威抖精神 乱舞刀鈚与棍棒

七手八脚闹烘： 吶喊揚威齐動手 口内連說了不成
我们是 闯王驾下东頭目 奉命各处抢庄村
若有金銀合粮草 就应該 獻将云来正好行
竟敢前来想打仗 全系王法太欺心 白光恩
一闻此言心好恼 英宏不悦動无名 大胆流贼真可恨
欺心造叛反明君 皇王水土恩不报 犹由禽兽一般仝
被官兵 杀败不知去藏躲 还敢各处抢庄村
今日在此遇見我 叫你们 个：残生活不成

这位白光恩他是延安总镇白進宝的侄兒世代将门所以会
武一听人說流贼来抢村庄他的心中不悦提刀上马出庄指
望杀退了反叛谁知正遇見李自成差来抢村的四个頭目龙
睛虎賀二川山甲郝四扇子手刘九夜猫眼徐八代首五百流
兵来各村庄抢掳金銀財宝物件粮草妇女贼首闯王李自成
与老回：孫昂等还在剑山之下安营在那里養息锐氣这四
了流贼领首五百兵来抢白家庄被白光恩挡住这四个贼如
何就干休善罢少不得想要争持見仗

东流寇 以多为勝圍果上 乱拿兵器睛闹多
猫屏如仝敵东犬 虽然是 一句俗言却实情
光恩虽然是好汗 孤掌难鳴话是真 数百人
圍住一人来動手 虽然云输也难赢 庄前大战多一会
白日虎的汗渾身 宏心不忿不肯敗 输了怎見东鄉民
无奈何 惟打精神来動手 怎奈流贼以死征
狗打麥架一般亲 真算是 振架吊威闻大实
正是庄前来打仗 只听外面喊連声 見一人

步下西来声也咤 大骂流贼太欺人 摇鼓来把村庄抢
遣害良民礼不通 登时闯进重围内 犹如恶虎一般仝
手内舵 好似一条龙取水 使间犹如虎啸风
左右分开人乱倒 列相是 疯魔猛兽一样同
镃梹杆打难招架 纵若逢着定丧生 登时间
重围之内如麻乱 东西乱窜走会门 一齐贼叫说不好
蹤〻了的斯分外的玄 手中刚舵多利害 欧跰跳躍甚是灵
周俞吉 重围之内施展勇 杀的流贼丁〻京

果然骁勇难敌挡 手中舵 东西乱轉挑贼人
周俞吉他是当世的一员有名战将难闲的英雄手中这一杆
殊侠渗金舵挑的那些流贼纷〻的落马再說这为首的四个
流贼正自督兵围困白光恩動手眼前就要得夯猛見從外面
闯進一位英雄一杆舵把流贼挑了个四分五落四贼之内龙
睛鱼贺二他把英雄那里放在心上他的心里不忿催坐季来
挡好汗被周俞吉不容展手一舵就挑於马下崩子手刘九川
山中都四夜猫眼條八三个贼看的明白齐說不好贺二丧了

命了烘的一声盖不由已往下大败
更贼人 看見贺二丧了命 丁〻害怕走真魂
一齐口内說不好 龙睛鱼 並未動手丧了生
烘的一声往下败 闹〻吵〻作了乱 白光恩
正在為难有急处 重围使的汗浑身 猛見流贼如麻乱
外面闯入一英雄 却在步下会骑马 手使殊侠舵一根
他的那 舵尖到处人墜坐 贼兵不住吊埃坐
疯魔猛虎绕山串 到相是 酒醉蛟龙浪里冲

白户一見心欢喜 腑中誇講美英雄 这个人
到此杀贼将武枝 路見不平情又深 可惜跨下去坐季
步下如何施展能 何不将武这匹馬 送与他骑好立功
这个人 再有一匹好坐季 必把流贼更惩拎
拿他几个将村须 方显得 白家庄上有英雄
再也不敢将庄犯 合村黎庶得安宁 白光恩
想罢之时催战马 来至跟前下走龙 口中連把将军叫
好汗留神仔细听 小弟姓白来送马 添威好去把贼拎

周俞吉 听說白姓来送马 想来定是此庄人
满脸代笑回言道 叫一声 那位当神仔细听

周俞吉正要追杀贼兵忽見那一丁被困的人马至跟前跳下
坐季口中說小弟白光恩来与恩兄送马好汗說此人口称姓
白想来是白家庄的人了又听他口中尊道小弟敢问恩兄貴
姓高名何方人氏好汗说在下姓周双名俞吉大同人氏因保
母到高卅探亲路过此处見有流贼抢护村庄在下心怀不忿
奉母命来退贼人保護村庄既承高情来赐坐季代在下先把
更流贼俱各杀退有什么話回来再講說着話從白光恩的手
中把丝江接将过来仔细一看腑中出異自己心内暗說声好马

好 蹄至脊高有八尺 頭至尾長有一丈 原來一匹玉頂華當千
里花駒有四句短筆讚此馬的好处
玉頂華當性最良 追風趕日世無双
莫言千里程遙遠 寅卯云门酉返江
周俞吉聽中暗說我要得了此馬何愁功名富貴伸手把肚代
紮紧手提战杆認鐙上馬口中說在下暫且失陪杀退流賊回
來再見
周俞吉 得了玉頂華當馬 犹如猛虎山嶺中

登时杀呈付了休 口中說 暫且失陪催走龙
說有磕駒佯常去 追趕逆叛東賊兵 千里駒
似箭如飛差多少 展眼之时數里程 趕上流賊周俞挑
虎咬羊羔爭几分 看見郝四川山甲 好汗肘下怒氣生
一抬頭 英厷只想拎為首 安心要滅東賊人
大叫流賊那里跑 反叛着忙吃一京 吓的他
手忙脚乱去主义 英厷一見那當情 你要想
得命逃生不能勾 一催坐下馬能行 馬臨切近磕战杆

殊镤文在左手中 一伸右背抓郝四 輕〻扶過战安心
登时间 唬坏刘九萌子手 夜猫眼徐吓吊魂
郝四被人拿了去 龙精魚 賀二失机鉈下坑
五百兒郎伤大半 再要逞埃活不成 兩个人
不約而同一齐跑 帅领残兵走似風 周卩馬上扶流冦
回頭扭項看分明 只盼光恩白卩列 好把流賊上綁繩
代句了 半盞茶时不見到 倒控殊镤催走龙
去奔馬上它郝四 又怕東冦去逃生 一支手

頓雪加鞭往下趕 斬尽流賊方趁心 且說那
光恩白卩四村内 代領庄兵几十名 付又挟了一匹馬
手提利刃上安心 牽掛解圍那員將 揚威吶喊向前行
精过了 村頭举目當神看 瞄見失机敗陣人
又見好汗随後趕 他的那 馬上横担一个人
白光恩代領数十名庄兵吶喊揚威往前追趕轉到村頭就看
見失机的流冦乱烘〻的往前逃命又見好汗周俞吉馬上横
担着一个人在後追杀流賊白光恩就知道是好汗又拿住了

一个逆叛惟恐英厷馬上它着个人一支手使鉈不得力难勝
賊人白光恩緊催坐李在後面相追高声的喊叫說周将軍快
些撒手把那厮放下他还跑了不成
周俞吉 正自撒馬追流冦 忽听後面有人声
好汗扭項回頭看 不由的 滿面添欢長笑容
口說白兄來的好 快把賊人上綁绳 說話间
庄兵赶列离不遠 好汗魁元把手松 咕咚扔下名郝四
來多庄兵下走龙 用绳綁上賊流冦 周卩时下抖威風

趕上去 付又拿住夜猫眼 斬尽不當禍害根
好汗仍太往下趕 只想着 崩子手九刘也遠扵
猛太抬頭睜睛看 高阜之处安营门 又見那
敗陣流賊全逃去 好汗扭項向光恩 口呼白兄且停李
在下有話请听的 流賊此处安营寨 定有為哥在内中
咱二人 何不忿勇冲一陣 拿住賊頭李自成
余者之人不足倫 滅流冦 在此一陣可成功
恩光聞听連摆手 只叫周兄听我云 依我看

边座芒盘势派大 只少也有几千兵 你我只有人刃了
庄兵不过数十名 依我不如且回去 再议别计破流兵
周俞吉 闻听此言微冷哄 口說白兄話不通
既然遇见众贼冠 咱若是 素手回去怎弃英厷
好汗說奸目贼子人人得而誅之 相这羕的逆叛流贼还要我
了他们去斬尽誅绝以除国家的大患 才是丈夫所為 今日在
此相遇真算凑巧的机会 若要饒过流贼 又往何处去 我只用
你我二人冲進芒去忿勇施威把他為首的贼拿住几个人会

須而不行靠那些鼠輩流贼何足為論他们见為首的人丧生
遭拎他等必然自乱咱再領着庄兵抄没追杀色管减尽誅绝
豈不是好 白光恩听周俞吉的一片言詞 不由的欢喜非常
白壮士 闻听周卩那些話 不由添欢長笑容
口說壮哉真好汗 称的起 盖世云双美英厷
就便如此我从命 咱把贼芒冲一冲 且不说
白周二位商议定 再正失机敗陣人 跑進大芒心才定
頭目报上帳中軍 往上尽礼闲言道 大王在上請听明

夜猫眼 前子手合川山甲 龙睛魚領五百兵
拎列白家庄上去 為的是 拎些粮草与金艮
遇着一人来打仗 四家頭目大動嗔 五百三軍将他困
庄前比並賭输赢 堪堪要把他拿住 誰想列
贤弟之中有变更 一又人来更比那人勇 周俞吉就是他的名
根不平闯進重圍 忙動手 龙睛魚死着把命坑
馬上活挟川山甲 前子手 夜猫眼等也遭拎
五百三軍死大半 余者之人逃了生 那个人

报罢平身云大帳 吓坏流贼李自成 多少贼冠齐害怕
个个着忙心内京 回回孫昂闲言道 列位当神听我云
自住在 蛇莽山中那一陣 我兵全会战闹心
若依劣兄愚拙见 列不由 拔芒直奔汴梁城
毛回回孫昂說我兵在蛇莽山被洪承畴那个驴球球兜的一
陣火炮轰了个昔之尽美要听这个周俞吉来比洪军门那个
娃八命的多外利害犯挑了龙睛魚又把川山甲和四崩子手
列几夜猫眼孫八三个人尽都拿了去咧这还了得咱如今刹

的人馬不多了若要与驴球球兜的通頭打仗大料着也未必
能夯依我说拔芒往河南去那是正礼一来甚远咧他们也未
必赶了二則闲咱们见了張献忠有了接应也就不怕了
毛回回 孙昂說罢一夕話 众人齐說礼上通
傳令怯些拔芒寨 众流贼 又乱心忙那般傳
什庅东西全不顾 只牵战馬上安心 这时候
不論首領与頭目 正应俗语作了芒 猛听後面人声喊
来了俞吉与光恩 帅領庄兵数十个 恶虎一般闯進芒

在後面 紧紧相追齐動手 鈴扎刀列众流兵
人喉馬壮悄悄孝 但凡是 遭劫在数赴幽冥
忿勇催駒往下赶 西方代落太阳星 白光恩
接馬不走闲言问 眼望周卩把話云 目今日落天色晚
难以厮杀打仗争 前途有失反不好 你我不如轄回程
周俞吉 欲代还要往前赶 心中牵掛老娘親
独自一人在家内 尚若有 一点差遲了不成
我今杀贼算全恭 回去娘親也不嗔 想罢时

眼望光恩闻言道 白兄之言弟依從 吩付庄兵斉下馬
収拾弓箭金与艮 衣服行李全都要 進村分給你衆人
庄兵们 闻言俱各下了馬 搶拾细軟金共艮
弓箭鎗械它馬上 一个个 欢天喜地轉回村
土地庙前下了馬 白光恩蹬随战騾 好汗進房観仔细
不見了太太踪影 把个忠孝的英雄吓吊魂

白光恩他見周俞吉催馬緊走只打諒英雄还有别的事呢在馬上代咲问言说道周兄承蒙駕之情濟困扶危路見不平帮助小弟將流贼杀退可为全务如今回庄何不慢慢的行走如何催駒緊行不知所因何故好汗見问不由的一声長嘆

周俞吉 听見光恩將他问 口内長吁嘆一声
口内連罵白兄呌 若问我 緊行催駒有隐情
在下祖居大同府 恩义村内有家门 皆因為
天年旱涝人不定 米貴如珠却是真 不怕兄長你笑話
家内贫寒是实情 不能奉母实为耻 无奈离家来探親
我母子 夜住晓行往前走 要奔高州一座城
路遇白家庄一座 見了些 逃难的娚乱烘烘
在下上前问元故 方知流贼抢护民 都只为
家母慈心生善念 命我前来把贼拎 老母躲在神堂内
独自一人庙中存 孤孤单单无侣伴 小弟前去退贼兵
我只顾 杀贼滅寇追反叛 不想回来日已沉
在下有些心掛念 都只為 母在神堂古庙中

恐兜母子心不定 独自一个必伤情 因此上
在下催馬緊緊走 為列庙内看娘亲 白卩周听好汗的話
恩兄心中吃一惊 原来太太在庙内 小弟陪兄走一程
見令堂 恩兄也把心放下 心中还有件别的事情
一同家母一塊往 我的那 心要請列寒舍中
言畢扭项高声呌 眼望庄汗衆家丁 说道是
兜等当神加仔细 小心看護衆贼人 庄兵答应说知道
在後而行慢進村 周白二位催坐季 来至神堂古庙门

兩个人 一齐离安下了馬 周俞吉急跑似風
迈步進了土地庙 美英雄 本目抬頭帅吕覌
房内那有老诰命 不見太太影合踪 周俞吉
高叫奶家在那里 前後左右细搜尋 好汗叫的喉嚨哑
捶胸跺脚泪纷纷 白卩前来问詳细 太太却在那边存
好汗说 母子此处將我等 小弟前去把贼征
言明会齐在此处 此一时 不見娘亲坑了人

周俞吉说家母在此庙内等着我去杀贼為何回来不見莫非有贼的余党進庙將我的娘亲杀害再不然就是老母見天色已晚兜不回来独自去庙前去找我姑母若有个高山小遠豈不把周俞吉活活的抗死好汗此一时心如猫抓又似油煎恨不能一頭碰死白大卩也是着急正在为难之处但見庙外来了十数个人内中擁攏着一人騎在馬上扑庙而来周俞吉一見只当又是流寇前来才要往外走但見白光恩闻言就是恩兄来者的是本庄上的人迎頭那个人列相是舍弟白光照白大卩话言未了但見那些人离庙不远迎頭那一个跳下坐季

里所走先把周俞吉上下打掠了打掠
那个人 上下打掠英玄汗 腊句乡村長咲容
眼望白户闹言道 叫一声 仁兄当神仔细听
莫非就是这一位 仗义杀退东流兵 救咱们
一村大小男共女 是如天高地厚同 听説周姓大同住
尊讃俞吉是貴称 光是回答説正是 快来相見莫消停
白光照 闹听此話走几步 拉住英玄面代春
口中连把恩兄叫 你真是 仗义英双人上人

天下少有英玄汗 真算人间术俊英 我小弟
名字叫作白光照 家父延安坐总戎 此位乃是叔兄長
乡居丑住李矣村 听見逃难人言講 说有流贼扩良门
又听説 家兄竟被流贼困 小弟闻知不放心
代領在兵起来救 半路中 遇有一群逃难人
一位婆婆路傍坐 两泪千行大放声 是小弟
一时不认将他问 皆因品貌不同尋 他説原在大同住
要往高州去探亲 路过此处逢流冦 抢护村庄搅擾民

皆因為 路見不平遣子去 吞救黎庶退流兵
一去不回無音信 不曉得 姣兜吉凶存不存

那一位婆婆他説他娘家姓陳同子周俞吉高州探亲行到此处因流贼抢护黎民路見不平遣子去征至晚未回云庙尋我我小弟一闻此言心中不忍令人将那位老婆婆就近送到兄長的家内現今同着伯母在家中小弟闻得周兄将流贼杀了个尽解兵消拿获住的流冦男女皆有故此小弟前来迎接周俞吉听見太太有了下落不由的憂中代喜白光恩説既是周兄的令堂在我家内你我三人也該速去叫他母子相見省的老人家放心不下

三个人 見面犹如親骨肉 只因好汗愛英玄
君子小人是两道 必定要 同類合群才一心
善人难与恶人走 行事説話不同巡 若要是
坏種小人逢一处 説話投机分外親 誰若一天少抉了骂
那算不了一類人 若是君子另一家 長坏一片正直心
就每日间 行動作為説好話 到处乡间方便门

別瞧眼前穷与富 只看他 结果収元与兒孫
不少吃穿就打嘴 反把家财貼給人 並不是
兒女恩义那条作 皆因父母少陰功 男盗女娼也不怕
照就他还把恶行 变着方法劝不理 多言之人枉貴心
此書中 闲言少叙归正傳 再正周白三丁人
一齐云庙才要走 来了那 押获流贼东庄兵
大家尽都回庄内 光恩分付手人下 拿来的
流贼男女記名姓 好生看守要当神 解到陕西将功振

軍门放賞把官封 不枉周兄受辛苦 烘烘烈烈大响名
三个人 下馬来至大厅上 重付見礼叙寒温
大户分付快摆酒 款待那 扶危济困的美英玄

白光恩白光照叔伯弟兄二人陪着周俞吉在大厅上設酒款代英玄商议着押解拿来的流冦男女上陕西振功忽見丫环来报説二位夫人来了話言未了白光恩的母親王氏一同陳氏太太走上前厅三家好汗連忙欠身站起退闪两傍二位夫人坐在上面王氏闲言眼望周俞吉講話説先夫曾為将帅镇

守边廷我孩儿的叔父現在延安总镇闻听令堂説因流冠抡
扑村庄承公子仗义施威將流贼杀退故此老身前来相谢
白誥命 眼望英宏开言道 公子当神听我云
求情杀退中流冠 白家庄 男妇老幼尽沾恩
我与令堂拜姐妹 至親骨肉一般同 老身的
夕下还有一爱女 今歲正々二十春 性爱習武弄刀馬
父母傳授論兵文 尚未受聘在家内 必选乘龙才起心
尔未定 將门之後忠良子 吾女高攀配英宏

哥未年貌又相对 这都是 月老主就美婚姻
老身今日話云口 百歲良缘一句成 白夫人
坐上之言还未尽 喜坏叔伯二弟兄 齐説太々言有礼
这段姻缘天配成 小妹的 秀我刚刀云列予
武艺精通曉兵文 妹々的 女貌郎才堪為对
美满夫妻两起心 今朝得配英宏將 何愁那
功名富貴樂終身 又听陳氏开言道 俞吉我儿听母云
我与这 白家夫人拜姐妹 骨肉同胞争几分

老身已经允此事 吾儿須当把母從 孝子难扭母親命
好汗英宏点首应 上前来 先拜王氏後拜母
誥命观瞧長笑容 白家弟兄拜陳氏 慶喜酒
大家共飲在前所 拣选良辰成佳偶 正是郎女伴英宏
大厅上 設下喜宴团元会 東赏男女東家厂
要任两要將功振 此一將 受戒封官大破流贼李自成

懷宗傳十一

周俞吉在白家庄上告退流寇招贅親事白光恩令家丁叫木匠打造囚車已過三載好汗要往南安报功白照[illegible]同来妹丈前去小弟在家好兩庄點在白光恩說如此狠好又叫家丁拴系的金良錢物除分給庄兵下剩的俱各打起它驮解到西安以助軍餉收什包果行囊將上所用之物搭派庄丁俱各預備停妥明日起身白夫人在后堂設酒陳氏太太白王二氏小姐翠芳白光恩之妻罗氏共坐一桌周俞吉白光恩白光照旧同坐一桌使喚的仆妇丫環把現今佳餚朗朗杯盤羅列酒過

三巡白太太出席至周俞吉的席前三位英雄話起王氏夫人親自執酒壺白光恩把盞满斟一杯双手擎定

白夫人 手内擎杯腮代笑 口内連稱貴婿知
你在我家招门婿 却是那 至親骨肉不同尋
老身雖有三子在 女婿兒男一般同 你明日
去往西安將功报 老身专敬酒三盏 第一與你壮行色
二則为利見大人 久闻西安洪元帥 平素为人烈又忠
昔日在 雁门曾作兵備道 怜惜三軍黎爱民

招聚英雄殺好汗 陕西省 一代傳揚好名声
他若見了亲婿你 單门二目認英雄 又有這
若大功劳杀流寇 他必写本奏当今 崇貞乃是人明主
礼代功劳汗马豆 当今萬歲龍心悦 何愁亲婿不高升
但願你 指日封侯为將帥 孝子之劳代受榮
好汗接盏身控背 周俞吉 口内連將岳母尊
多蒙招贅垂青眼 收留母子兩个人 明日个
小婿去把边廷上 只有一事掛心中 家母有壽年高邁

身子单弱望真情 小婿不在必思子 岳母解劝好寬心
到边廷 回来母子見了面 恩比山高海更深
王氏太太腮含笑 口中說 這等亲婿你多心
我與你母结姐妹 又是親家非外人 這何用
臨行之時你托付 這事交與我老身 好汗連飲三杯酒
控背躬身把礼行 太太又賞恩酒 天了叩首谢母親
周太太 只身离坐走几步 桌案前边立住身
口中連把俞吉叫 为娘的 也給娘兒盏三巡

陳氏太太說周俞吉兒在你我母子來至此處多蒙親家收養又把你招為門婿結為骨肉至親如今你同妻兒往西安报功見着蒼天的垂佑仗先人的德行洪軍門的忠正倘得一官半職我兒只有忠心秉正須要答报皇恩方才不負君王的爵祿祖上之名到別把老身為念有你着著的賢德的岳母孝順的媳妇知道我還有什么委屈的去處你只管放心前去好汗聞聽說為兒遵命領諾叩謝周夫人又敬了白光恩三杯热酒然後才白光照與妹丈吾二人餞行大家歸坐重付飲酒

後堂中 母子夫妻兄與妹 大家共飲话别情
席前言講国家事 周太太 对乘润言面代春
若論当今崇貞主 真正仁德圣明君 礼代那
合朝文武黎民庶 天有唐虞堯舜風 就只一宗却不好
信用無能乘内臣 兵权多備他每香 只怕將来禍不輕
总因为 永乐年间王刚丙 展土開江保大明
精難另孝與人馬 一路上 全是承奉他立功
因此大[illegible]乘太監 各处名官有内臣 此一時

朝中内外真不少　那个能文会戰爭　枉食君禄不办事
白受皇家雨露恩　為求将来担怪事　后悔之时用不中
数年间　未出其内面逆叛　遭害黎民死生灵
破府攻州劫粮餉　每々的　打仗交鋒死将兵
流賊漸々成其事　要想清淨萬不能　又搭着
年成不収遭荒旱　飢民尽入賊道中　為依老身愚思想
興衰成敗任蒼穹　為今若是洪福大　早伏流賊可立功
儻之迯　圣主無福国運敗　人力枉勞枉用心

常言安為太平犬　那一个　肯作刀兵為乱民
陳氏夫人說国運與衰憑天造定作臣子的人不過尽命白諸
命說親家太々言之有理飲畢席散各自方便一夜無詞到了
次日清晨跟了去的人將因車行李馱馬俱々預備停妥在大
门以外周俞吉白光恩兩个人洛面更衣用了点心辞別了兩
家太々合眷人等二卩白光恩往外相送命告說云若家中去
人不送到罢了白光恩送出大门即旧二人上馬相別白光恩
回家不表且說兩位英雄帅領庄兵押解囚車馱馬直奔了西

安的大路
周俞吉　一同妻兄人兩个　代領手下乘庄兵
押着囚車行李馱　竟扑了　陝西々安大路行
白卩代笑闲言道　妹丈留神仔細听　此一時
流賊作亂非一處　处々與兵攪害民　李自成未平伏定
又犯流賊張憲忠　更比闯王多利害　他的行為更不同
每日家　要見哭声與雞叫　他才安然把飯吞
周卩闻言心不解　口中說　仁兄說話我不明

小弟也曾听人講　有了流賊張憲忠　但不知
哭声鮮血同何故　仁兄对弟細々云　白光恩又叫妹丈
妻弟留神你细听　張憲中他真奇怪　原籍本是四川人
自幼兒　性情生成多暴虐　李为一身武藝精
猪犬雞羊葷腥菜　必要見　三暴鮮血飲刘侉
那斯若要用茶飯　席前必要見哭声　被附子
扎営聚兜黨门喊　那賊吃着才爽神　現在河南身造反
八大王歎心自己知　手下眾的人不少　遭害遇着眾黎民

周俞吉　闻听此言心不悦　連把賊人罵几声
似此萬惡真可恨　若要是　早不除清盡害人
周俞吉是天生為国為民的一位忠直良將一闻白光恩言講
張憲中的萬惡卩的心中大怒恨不能時间就把八大王拿
住才好於是勇断弟兄々人二人押着流寇的囚車它馱驢夜住
曉行飢飡渴飲一路無詞那个日来至西安的地面進了城直
到軍门府前將囚車馱馬扎住即旧二人下了坐騎正遇洪老
卩升堂理事兩个人向门上該值的人言明来意门上的人連

忙進内回明了軍门洪老卩傳令叫他二人進見
洪老卩　公堂之上傳將令　報功之人進衙门
該值軍官那敢慢　手拿着　令旂一杆下公廳
迈步如飛往外跑　令似山倒一般同　跑至了
轅门以外止住步　令旂一展语高声　軍门老卩傳出令
報功之人跟我行　到了裏面見元帥　須得留神加小心
兩位卩　一齊口中忙答应　跟令而進向里行
腳踏边砖走甬路　来至了　滴水簷前站住身

軍门洪卩往下看　打諒郎旧二英雄　左边的
紅緞扎巾紅擺袖　一條鸾代束腰中　粉底官靴登足下
身材凛〻貌超羣　面如吉月天庭满　目朗眉清[illegible]
方海口　两耳朝环鼻懸胆　腰元背厚两[illegible]
右边身穿绿摆袖　鞓代着　绿緞扎巾討紅[illegible]
一條鸾代腰中計　粉底官靴足下登　生成的
面如子玉一般萧　腰闊三停身体壮　两道卧眉狮子眼
方〻鮮鼻耳有輪　架海金梁差多少　正是擎天柱二根

洪老卩　看着不由心里爱　腑内誇奖二英雄
似此二人不亚世　但不知　所为何故隱家中
今日到此將功报　本帅一定奏朝廷　洪承畴
想罢開言往下问　报功之人仔细听　所报何功从頭訴
拿住是　誰人杀賊多少一往細〻云

天降英雄亚世　扶主興兵滅賊
寧武関前戮千戈　可惜忠良难活
皆因明運該敗　人力豈能奈何
一门死难尽报國　四圣归天因果
郎旧二人向上行礼洪老卩分付平身两家英雄站起侍立洪
老卩越看越愛說这才是人物呢　然畢開言說你二人是何处
处人氏姓甚名誰怎羕拿賊细〻言来周俞吉說晚生山西已
故大同鎮总兵周清之子白克恩說晚生乃是已故南陽府付

將白進珍之子名叫白克恩洪老卩暗忽我說泥他二人这義
打扮与本帅这羕称呼原来却是將门之子忽罢又问現在近
宵总鎮白兵主那是何人白克恩說那是家叔洪老下大笑說
原来二位都是將门之子多有慢怠了郎旧又把一往云故說
了一遍洪老卩大悦說二位若是英雄身上無職亦是白丁能
立此功杀流賊若干擒賊首三卩賊妻數人又羕能擒一冠共
功甚大臊死我等武将食禄有愧說羕分付代賊听審　哦　手下
吞暮存亚去不多時撮擁着三卩賊人進帅府在当堂跪倒

洪軍门　坐上代怒開言问　逆叛賊人仔细听
你每却是那一伙　可曉得　閻王今在那边存
本帅堂下從实訴　不准虚言將真情　三卩人
見问將頭叩往上　口中尊軍门老爷　来子二字未說了
洪卩闻听大動怒　分付拿嘴着实打　動手之人那敢停
上前来　一边就是二十卩　打的牙吊血真噴
匪卒一見高声喊　因囊的　不許胡說信口云
流賊闻听說知道　改口連忙称大人　龙睛魚

賀二倉他话吓死　白家庄前丧残生　小人翻四川山甲
徐八刘九他二人　（罢胆县因为参）救李洞子　就有小人在其中
劫牢犯獄初起首　佔松山　称王拓自乱胡行
四路失机我等敗　早风崖險来救生　同大人
这姓周的真利害　飲挑賀三赴幽冥　走马活捉我三卩
犹如天神分外凶　拿来妇女非別卩　乎人家眷是实情
老元帅　若问闫王何处去　投奔河南張献忠
这是一往真实话　饒我等　在不為非胡乱行

洪老爷听罢孙四之言大畧著不假又暗下问說那一日在蛇蟒山本帅設立地雷火炮难道就没有把为首的人烘死玄川山甲說老爷有所不知那天到蛇蟒山有了老回〻孫昂印他說洪当门既四路分兵把咱杀败难免前途还有埋伏在青蛇蟒山就是了凶险之处正是埋伏的所在须当防备才好因有李自成与我等俱在前队行走把大队押在后队我等漏網逃生走了闻听後悔自己說一来是天命不絕流賊二則本帅失謀难免还生后患。

洪老爷 自己後悔生急躁 放走流賊遗禍根
心中動怒傳下令 把流賊 男女闔户问典刑
手下之人那敢慢 擄獲賊人不下六所 此某中
剪断結说無多叙 登刻時辞許多人 監斬之人交了令
流寇男女尽傾生 洪爷传令將首級 盛在木龙裏也存
差人写本北京报 一道條奏保二人 白家庄
杀退流寇賊人等 叩求万歲加賞封 第二道
舉荐吉安佐良玉 叫他掛印坐元戎 兵上河南滅流寇

現有賊人張獻忠 聚衆搶掠河南郡 共成一伙害黎民
合省的 州城府县民遭害 求救急速發大兵
差官出了西安府 揚鞭道 換馬竟奔北京城
在說忠良洪元帅 坐〻往下誇高声 說到是〻
二位英雄所我請 你等暫住此间存 听候圣旨皇宣到
本帅敢許有褒封 二位若荣耀英名 忠烈尽命报朝廷
你等要 一秉忠心怀赤胆〻 自有龍天查照真
双將齐說闻听是 他兩个 控背躬身尊大人

郎旧听洪老爷之言二人控背躬身齐說大人雲訓的極是言畢告辭二出府尋寓安歇不表洪軍也就商量回領伺候人〻俱了出帅府这話不表单說奉命的差官押著流賊的首級男女木桶背着西道表章將其首挑高那敢消停那一日進了北城到通政司掛了号將本投下到了第二日在朝中候候宣詔駕設早朝文武朝參已畢分為左右按品級站立展頭官待宣有事出班早奏無事卷簾散朝

展頭官 上面傳宣話未了 只听班部有人应

通政司官往上走 來至了 丹墀山前跪在塵
進礼叩首举手本 口呼万歲主当今 今有那
西安將軍洪元帅 承時奏本進京城 臣的待门掛了号
今日奇奏明君王 崇禎万歲传圣旨 接本上展瞧看明
該值的 内臣叠在往下走 两道本章接手中
轉身鋪在龙書岸 通政司 下展归班不必云
怀宗先看發進本 字〻行〻驗假真 頭至尾
仔細看詳看一遍 龙面含悅代笑容 口中不言心犯想

胸中展轉自沉吟 白丁小民將忠尽 出力报效滅賊人
竟能够 能挑活捉人四个 尽是賊首不非輕
自從叛逆身作反 擾乱的 陝西一省不安寧
耗費錢粮傷兵將 來能拿賊立大功 今日个
我朕若不加封賞 有負忠心赤胆臣 以后之人难尽力
右不捨命尽其忠 皇爷御伸黑龙腕 玉笔親提宣召文
周俞吉 加封參將潼關去 清溪參將白光恩
有功之將仍升賞 右不肯 有負功劳汗馬臣

明天子加封了兩將又覽第二道本章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不由龙心中又添上愁闷心内说李自成扰乱陕西亦平如今河南又有張献忠作反似此屡屡我朕的江山何日才得宁净洪軍门奏保上写的荐將左良玉掛印争賊这此情我朕憂慮添愁不写竟把这个文武全才智勇忠心良將忘記想罢提筆就批加封左良玉河南全省掛印总帅代剿河南山東山西扫蕩群寇兵馬元帅先斩后奏賜蟒袍玉带彩緞明珠

崇禎卩　准了西安軍门本　玉筆親書宣召文

奉旨差官那敢慢　捧圣宣　出了京都把路奔
吉安去的先不表　單言陕西奉旨臣　出北京
沿途一代人接送　奉旨差官說不道　按著站道往前走
竟奔三山入長城　洪卩差官先回府　面見元帅訴其情
就說是　当今万岁准了本　不久皇宣到省城
洪卩闻听心欢喜　传軍令　記下差官一大功
传与屬下全預备　伺候接旨要留神　付又差
遠探前途去打探　欽差来时报信音　那日欽差臨也近

遠探前来报進城　合屬官員齐来到　聚集軍门帅府中
洪老卩　帅率迎接到城外　帅府之内念宣文
敕代那　欽差付命转回京
大家一齐將恩谢　叩謝軍洪大门人　差家丁
周白二人將衣換　即刻上任那消停　在把吉安欽差表
白家庄上去送信　那日到了吉安郡　左卩连忙把旨迎
身背皇宣离北京　大堂之上宣　付帅叩首謝了恩
欽差官　左良玉　忙传將令不消停
打發欽回朝去差

崇禎卩的圣旨加封吉安付將左良玉為河南全省掛印总兵兼剿湖廣山西兵馬大元帅忠良接旨受印蟒袍玉带彩緞明珠欽命緊急不敢遲慢左老卩親下教軍場挑選三軍留一半鎮守本郡委屬員点保城池新任的官到在任行文交代左良玉領着那一支三軍竟南（奔）河大路而不（行）表单言八大王名叫張献忠他的家鄉名姓素日的行為上回書已經表明也不在敘張献忠这个賊他只從在梅嶺之下松林内截住了發配的犯官員往来睢县的县官周法一同小姐賊人要搶护送巧遇吉安付將左良玉趕迎的兵將吞莫奔敗左良玉認着了娘旧將闫老卩父女拾入吉安姐弟和見如同亞親翠屏小姐許与左良玉尚未完婚闫老卩上烟瘴元軍这话不提单言張献忠这些賊在湖廣他西北聚人馬亦有数万之众还有四个頭目都是慣戰能手一个叫黑面熊林傳一个叫鐵旗杆洪保一个叫白花蛇赵藤一个叫破扇子陳達到处搶护兵比李自成闹的动外还恶只杀得皇民丧胆官將心京这日搶到河南的交界張献忠安心要搶汴梁以為根本之地

張献忠　湖廣起首非一日　手下招数萬成兵
一心想佔汴梁郡　得了那　東京開封帝有成
杀人放火当而戏　沿途抢掠進庄村　最可嘆
黎民百姓遭塗炭　造害却数死生灵　掳男抢女香遭命
攘老扶幼泪纷纷　抛家失業他鄉去　人人顾命走安门
顾不的　六眷三親其骨肉　父子夫妻兄弟情
牛羊骡马鸡合犬　那里管　地土房樑園林与
家人仆妇各逃命　不顾先茔弃祖宗　乘賊兵

兩到各處如席捲　先抢細軟共金銀　黑白東西全着走
畫閣刁樓燒了京　單柔尽節貞烈婦　奸淫婦女任又行
一方的　除舍柔者全能去　抢了一庄又一村
男子當兵入隊伍　女子拘去任义行　將那些
小孩子拴去用繩御　权當把子拿箭撒　地方官員誰敢惹
多之逃散各雇生　有那些　忠臣良將被害死
只得与主進了京　那有此　贓官污吏貪生輩
他爷们　怕死投降張獻忠　携之抢到黄河岸

乖賊人　圍困宜梁錦繡城
汴梁城的總鎮陳永福可就是米脂县闯法的兵之只從流賊
反獄闯知县後门逃生陳氏夫人尽節碰死老家丁保着公子
化龙小姐翠屏云城把小姐寄放樊夫張進孫的家内他代着
公子就到汴梁陳總鎮任上陳老爷夫妻听見女婿遭此大不
幸之事女儿尽節身死夫妻痛哭把公子收留扶養陳老爷就
把自己一身武藝传与外孫这些话須当交代為的是照应后
来的（书目）闯公子取救郎主李自成兵困汴梁需射賊人这話不

表且說張獻忠的賊兵一入河南的交界陳總兵早已得信再
日操演三軍隄防流寇
八大王　賊兵入了河南界　圍困宜梁古汴京
圍圓安營十數里　都尽是　連絡下寨設轅门
紫微立起中軍帳　上宝賊王張獻忠　有名的
頭目俱在兩边站　八大王他把话云　你等俱是旧朋友
素日相交好弟兄　大家悟凑我張某　尊為首領我知情
咱如今　兵困汴梁城一座　須要幫助共同心

但若得了開封府　才能句　算為根本把身存
兵京粮足咱在動　计议商量破北京　推倒了
大明天子崇禎主　張某已经作朝廷　在也不把列位負
共享荣華無二心　我若寿負当列位　頭上有天定不容
乖賊人　一齐說我不自般　大王何須这般云
俗语常言說的好　人若是　一体同心土变金
目今只是一句话　怎么计议攻打城　大王爷
只管放心無别议　丈夫須当有始終　張献忠啊說摆宴

手下之人那敢停　未往設席安宝位　先献牛羊猪犬鸡
乖賊一齐归了坐　伺候小卒斟上盅　頭領下
孩子北哭好用飯　張獻忠　每日都是这般行
乖多賊人齐飲酒　商量明把城攻破　此書中
暫且不言賊营事　单正城中陳总帅　人把賊兵离不遠
总鎮忙云帅府中　帅領屬員將城上　賊塔堞口看分明
但只見　安之離之連营寨　来之往之尽賊兵
一眼望去不見尾　难猜料　賊王共有多少兵

总兵陳永福在城頭上看的明白但見有無數的賊兵團之下
寨圍困城池陳老爷連忙令手下的屬員給本帅預備灰灰瓶
炮子滚木擂石堞口上嚴加防範以備賊兵攻打城池夜晚间
多点灯笼火把稞总兵不在帅府就在城上巡罗
城上面　小心仔细加防範　替换輪流人打更
总帅也不回帅府　在城上　查看兵丁来往巡
正之一夜东方亮　但見賊营发了兵　闹烘之
轅门闪放人主動　無數賊兵出了营　架定云梯与火炮

安心有义把城攻　馬上二人督後陣　手拿弓箭把尸擎
張獻忠　帥領手下众頭目　隨轟押空馬步兵
竟奔汴梁城门去　亂烘〻　海河越過竟扑城
总卩各付加仔细　守汴之人要小心　各把那
滚木擂石放手下　預備炮子与灰瓶　說话之間贼兵進
云梯支起在城根　色城兜郎往上走　腰別利刃把梯登
籐牌手　弓箭保护在后面　贼兵忿勇抖精神
城上官兵推滚木　咕嚕〻　一声响亮令人京

若要滚在云梯上　色城之人吊在半　端空了
雷石照准往下打　照着贼兵下狠心　灰瓶乱用迷二目
烟炁霧滚眼难睁　城下贼兵齐忿勇　死了一名换一名
只聽得　火炮神銃声乱响　捨死忘生往上攻
城上城下合了仗　就只是　苦了遭劫在数人
汴梁城是建都的一座大郡城池坚固兵粮精足非里外迎合
一時难以攻破八大王張献忠为然舍假倚伏兵處只想一陣
就把城池攻破

張献忠　安心要把汴梁破　親自督兵攻打城
催陣鼓打如暴豆　贼王的　兵将闻听谁不遵
色城之人往上〻　忿勇捨命抖精神　后面的
神銃火炮如雨点　保护云梯往上攻　官兵上面推滚木
雷石擂空往下扔　灰瓶乱用迷人眼　喊的战馬喊声叫
墙根下　尸横重叠真可忝　可怜遭劫在数人
城上伤的人不少　尽都是　官餉吃粮馬步兵
总兵陳卩就背陣　只索仔细要留神　城下面

一連打了好几次　白伤三軍枉用工　贼首心内吊京悄
催趲三軍捨命争　務要攻開宜梁郡　杀尽城中大小人
贼兵只得齐忿勇　一个〻　乱放火炮与强弓
争先捨命往上果　人〻色城往上行　这陣不比那几次
只想攻破汴梁城　色了一蹬又一蹬　上了一層又一層
城上面　乱扔擂石推木滚　灰瓶用的渾滚〻
总兵陳卩親動手　端起了　一塊雷石往下扔
众兵谁敢不尽力　捨死忘生保守城　堆〻的

绝了雷石又滚木　壶中无箭尽空弓　眼看汴梁城难保
把一位　总镇陳卩嚇吊了魂

城上城下交兵打仗两下里杀的三軍俱各不提從上而至下到底贼兵傷的多怎奈八大王一心只要把汴梁城攻破以为根本之地然后好攻取北京親代贼兵口中许願说尔等兵丁如若攻破城池每人賞銀十两把搶来的妇女尽行分散尔等因此众贼努力一連攻打数次城上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堪〻用尽贼兵不退陳老卩心中害怕众三軍将校个〻吃京正在危急之间只聽贼兵隊内嗒〻一陣罗鳴攻城的贼兵退将下来这是張献忠一則見兵将傷的不少二則天色将晚各奔[illegible]

令收兵陳老爺一見賊兵退去心中暗暗歡喜暗說這是蒼天
保佑聖主洪福此郡生灵不當塗炭賊兵才退去傳令倒擄吃
戰飯搬運滾木雷石灰瓶炮子陳老爺与衆將就在城上巡罗
一夜此書前斷張獻忠這個賊攻打城池难破到後來傷的人
馬特多他也就不敢叫人攻城連忙傳令曉諭五營頭目只用
圍困城池不要攻打千万不可放一人出入單等他城內糧草
以絕軍心必然散亂那時節保管不費咱每一刀一鎗不戰而
自破

張獻忠 傳令各營衆頭目 不必攻打汴梁城
下寨安營加仔細 惟恐怕 官兵抽冷反來攻
單等城中糧草盡 必生內亂不安寧 那時節
趁勢攻打城必破 好勝相爭枉用工 賊人衆將皆遵令
衆兵不戰守元營 賊兵不動屯關外 城內三軍放下心
陳總兵 見賊不來將城取 參透其中就里情
這日升堂帥府內 屬下的 將官俱在兩傍分
總鎮堂上開言道 口叫列位請聽 張獻忠

衆兵不來將城取 有了元故在其中 必等你我糧草盡
賊人趁勢好攻城 若依本帥愚拙見 必須催糧請救兵
似這般 死守城池不是礼 糧草盡絕难保城
本帥又欲差人去 又恐怕 城外賊營难以冲
不能殺透賊的寨 取救催糧全不能 本帥心中无主义
竟沒方法退賊兵 兩傍衆將齊控背 一齊口內叫總戎
我等既食君王祿 一个个 身受皇恩不非輕
常言道 忠列盡命臣之礼 答報朝廷爵祿恩

這如今 用武之時不盡力 那才算
空生在世枉為人
汴梁的付將以至參遊人等俱說我等既食君祿當報君恩目
今兵臨城下將至濠邊正在用武之時我等若不盡力豈不有
負君王的雨露枉為人也兵主只管放心分付往何處取救那
里催糧必有人去陳老爺聞聽衆將之言不由的滿心歡喜口
中說壯哉壯哉列位既肯捨命盡忠此事成矣本帥如今齊一
道催糧的文書必得一位敢死之英雄好汗前到陳留杞縣通

許太康中牟鄢陵尉士蘭陽封邱延津新鄭滎陽蒙澤汜水河
陽封权等處催運糧米
若要把 各處糧米催運到 接濟兒郎馬步兵
軍有糧米度其命 防備着 打仗交鋒保守城
在修一道告急本 啟奏當今仁聖君 就只事
請救無有強兵將 要將賊人情不解 就只西安人馬壯
洪軍門謀能用兵 新近西邊全得勝 殺敗流賊李自成
他付又 奪回金頂寨一座 闖賊聞名膽戰驚

欲代那里去請救 大畧着 軍門在也不休從
闖賊相离西安近 保守南關难動身 还有一个佐良玉
現在吉安付總戎 本帥女婿是他救 原當相連一門親
那个人 雖然年幼刀馬勇 文武全才韜畧精
托塔天王是他号 难度遠近走一程 他若点兵齊人馬
要退流賊談笑中 未知那位可肯去 报答君恩大享名
陳老爺之言还未盡 但只見 有位將軍語高声
口中說 衆將情愿催去糧 出城外

敵閣賊人的大老营

汴梁的付将張昱说末将願往催粮兵主速修文書伏至主托庇元帅虎威必能立功一来报皇王雨露之恩二来报元帅之情陳永福闻听此言不由欢喜代笑闲言说将軍催粮一事非同小可三軍的性命尽在其内若論你的鞍马冲踊賊营却也容易但只催粮同来必須進城送信本帅好去接应張付将口中答应说兵主只管放心末将報保無事

張付将

应令廒去粮米

又听一人许高声

口内連こ呼印主
末将愿往北京去
堂上留仔细神着
呼声将軍你听明
李参将
元帅快写告急本
总鎮点頭説狠好
協鎮愿去催粮米

老元戎
告急上本面当今
却是参呼李英将
既然要往北京去
口中答应说知道
我二人
又听一人把话云
参将应令上北京

在上留神听我云
陳永福
总鎮一見眼含笑
云城冲芭要小心
兵主不必细丁宁
一同前去把芭冲
口中说
只有吉安去人去

孩童情愿走一程
陳总鎮
看来不是别人等
听他要往吉安去
你今未满二十岁
千山万水不同寻
在者那
吉安不用你請救

我上表兄去請救
闻听此言往下看
原来是
面代京慌把話云
正在年輕蒙懂中
风霜苦楚非容易
流賊現在将城困
代本帅

难却親情他必应
不由的吃了一京
外孫名叫闰化龙
外孫こ
吉安离此路途遠
貫養嬌生怎兼禁
你去冲芭枉用工
另派别人走这程

陳永福説外孫こ你年輕幼小貫養嬌生吉安路程遥遠你却如何去得去者城外的流賊圍安芭下寨就如霧聚云屯的張李二人此一去云城倘然吉凶难料何况你这小こ孩子怎能冲芭倘有差錯那可还了得应可怜你父为流賊掛慄往烟瘴充軍你的母尽节碰死你妹こ寄養想夫的家内多秀老苍頭闰忠把你送到此处我夫妻二人扶養你非容易如今你要往吉安前去叫老夫放心不下我的兒千万不可前去

陳总鎮

連忙口把外孫叫

这件事情可不应

倘若有些好共歹
嬌兒千萬休要去
控背躬身開言道
堂こ一表長成丁
俗言説
現今流賊刀兵動
云乃报效分内事
幼小年輕不濟事

你叫我
兒的老夫不放心
外祖在上請听明
又蒙老卩教文武
人名李成文武又
正在那
孫如埋在没家中
可知吉安付总戎

久后怎見你父亲
闰公子
孫兒今年十九岁
李成刀法可赢人
貨賣皇家理上通
用武之時不典文
説孩兒
表兄比我大几岁

現為付帅職不輕
左良玉
外祖不叫孩兒去
説着伸手摸劍靶
二目三环横項上
云城請救闖賊芭
闖云賊芭在多手
口中答应説知道

烈こ烘こ誰不曉
他是丈夫我男子
我情愿
总卩着忙心内京
陳永福奪在手中
又托李英合張昱
催粮請救上北京
元帅只管放心寬

托荅天王大享名
為人豈可不留名
拔劍自刎喪殘生
眼看着
口中連説准你去
二位照应小外孫
兩个人
总鎮告修告急本

又寫了　催粮請救書二封　又傳將令挑人馬
共是一千五百兵　三个人　俱个戎粧大披掛
告辞元戎陳總兵　上本催粮去請救　去城外
要闯賊人的大老营

陳老爷修了一道告急的本章催粮請救的文書將告急的本章交与李英催粮的文書文与張显請救文書文与公子闫化龙三个人一齐收好陳永福傳令挑選了一千五百馬上的三軍跟前去付將張显恭將李英公子闫化龍錢庄披掛告辞了總鎮去帥府各提兵刃乘上坐季領有一千五百兒郎竟自扑了酸枣门而來付將張显在馬上開言說李將軍闫公子二位听真你我这一出城我往賊的大寨以前討战賊若遣將出先前來打仗我与他動手交拿你們二位别要輸贏只要領着

送一千五百兒郎硬冲賊的大寨此為攻其不備須要念勇施威一陣可能過去李英闫化龙一齐口說就是如此三个人商量以定分付開门守汛的兵丁郭啟代俊橫動千斤閘板將门開放將与兵丁一齐出城付又將门関好这且不表單說三人代領兒郎窝撤一與离賊巷不远揀了一塊平川之地可作戰场把兒郎扎住各分隊伍李英闫化龙一边一个排住陣角張显一催坐季來賊巷不远收住坐季用手中的大砍刀一指高声叱吒乃賊巷的小校快些报將進去只說老爷前來要战快

叫賊巷出來受死这座巷乃是張獻忠手下的頭目破天子陳達他的汛地
守汛的　賊兵报入中軍帳　頭目在上請听明
外有官將來要戰　他說是　速去臨陣莫消停
陳達闻听心不悦　速把官兵罵几声　我家的
大王兵困盟岳郡　累次代兵攻打城　你等害怕不賜陣
関门紧守在城中　我家大王傳下令　不困攻城把兵屯
不許放　一人出入守汛地　仔细留神加小心

只等城中粮草尽　那时节　趁勢一陣把功成
今朝反到來要战　官將胆大太欺心　我定要
出巷將你活拿住　誇显城前尊〻名　陳達说着忙披掛
翻身下了帳中軍　提刀上了能行馬　代着賊兵五百名
闪轅门　呐喊揚威往外奔　京動河南付總兵
張显闪目留神看　但只見　開放轅门闪大巷
一支賊兵出大寨　來至軍前把隊分　当先下
显出一員焙陣將　渾身披掛到鮮明　赤同盔襯赤同甲

腰系叁代战袍新　手使一口吹毛刃　坐騎红沙俊能行
生成的　面貌凶惡身高大　怪肉横生叠暴筋
付將看罢用刀指　喊一声　賊寇收騎快报名
張显看罢忘入用刀一指高声指呼吆那一个胆大的流賊你往那里伴騎有你老下在此快报賊名上來好在刀下作兒陳達听見有人指呼摟馬指頭観看但見軍前的那員官將金盔金甲玉代紅袍白馬大刀生的面如瓦獸大眼濃眉頭戴金線流賊看罢微〻冷笑口中說那員付將问我听真八大王手下

的頭目破扇子陳達是也你是何人叫張卩聞聽心中暗罵這
是一个什么東西外号叫破扇子是怎么个礼儿令人可笑
張付將 馬上代怒声叱咤 大叫流賊你是听
老卩姓張名張昱 現在是 汴梁河南付總戎
可恨你等太胆大 欺心无故反明君 辜負了
皇王雨露實可恶 无父无君畜類同 混乱黎民殘百姓
神人共怒老天嗔 老卩奉令瞎軍隊 施展威風退賊人
你还敢 耀武揚威武巷外 莫非要与老卩征

你我報与為首將 你呼他 趁早收兵拔大营
少若俟遲不听話 老卩怎肯善敬心 一定要
斬盡杀絶众流寇 才把心中惡氣平 張昱之言还未尽
陳達聞听大動怒 喊呼一声氣死我 官將無知信口云
八大王 手下各兵有數万 戰將人人会戰爭
闖闖汴梁城一座 就尤比 泰山押頂一般同
打破此城往前進 一路直奔到北京 推倒了
大明皇卩崇禎主 我家王爺作朝廷 若要依我將你劝

不如投降張昱忠 久后定然成大器 你我一定共称臣
常言道 良禽相木棲身穩 擇主興邦是俊英
流賊信口說大話 氣坏了 奉令催粮付總戎
張付將聞听破扇子之言不由的気沖两脇口中喊叫好流賊
滿口胡說氣死吾也你往那里走看我的刀来取你言罢一催
坐下的白龙馬掄刀照賊人梭頭就剁陳達見刀臨近用手中
的象鼻子刀往上一迎噹啷架过呼两馬一沖插將過去这才
一个沖手前旋坐秀各代征駒付又对面刀对刀杀起来了可

没有刀来刀去叮噹响如炉打鉄一般同那些閑話無是一部
武書內有忠孝節義並非竟是杀砍
兩个人 江场之上交了手 各自逞勇抖精神
且說殿陵闖公子 还有那 汴梁参將名李英
二人內目留神看 但見二將賭输赢 闖公子
暗望参將低声叫 將軍留神你是听 趁他二人动了手
你我何不闖城巷 李英点頭說正是 公子之言礼上通
兩个人 商議以定傳下令 曉諭一千五百兵

大家怒勇冲賊寨 闖過去 又有英名有文功
众兵答应诶得令 双將当先催走龙 喊一声
綫角江場撒開馬 众多宗郎随后跟 元门的賊無防备
只在江場看二人 猛見来了双員將 猶似一支馬步兵
到相是 恶虎一般来冲寨 賊兵着忙吃一惊
手忙脚乱抓弓箭 馬上的 各个掄刀催走龙
說話之間官兵到 兩員虎將似凶神 闖公子
年輕壮傲多英勇 他把賊人微在心 手内的刀刚放開

乱砍巷门守汛兵 参將李英也不弱 拈動黑缨鎗一根
还有那 馬上宗兒一千五 人人怒勇闖城巷
流賊陳達正动手 猛然间 偷睛觀瞧怖冒魂
八大王張献忠他分派手下的頭目團圍汴梁各安巷寨每一
下里都是三千人馬破扇子陳達也是三千人馬到有五百跟
着他在江场往隊巷內算是还有二千五百賊兵任絕怎么精
壮到底不似官兵与眉將主中甲的餉粮是無費用不時的
操演或是射箭的好鈴打的好都是有素的賊兵另是一萧抢

看了脈色同就是財主 抢不着就安了 又不操緣屈狗的衣扎
賊伏越營了越闹的禁口 一败阵谁不想 有跑在頭里才好
破扇子 正在軍前找張昰 猛然回頭吃一京
但見跌倅双頁將 領着那 一支官兵奔大营
又見元门登時乱 陈逵时下两分全 賊人的
手忙脚乱啰了空 付將得便把刀掄 躲之不及着了重
斜底代背中剐拳 两手执了吹毛刃 咕咚一声吊在老
張付將 那管陈逵生共死 催馬益奔來賊兵

两手掄開刀一口 剁相是 活魔祖師一般同
兵丁一見丟主將 看見陈逵墮安心 又見那
官兵扑了大营去 奔的同伴走出门 來人一見心害怕
不顧营寨各西東 大营去根為首賊 快將兵來才好行
張付將 他也闯进賊营内 刀劈刀剁响连声
碍路之人全表命 來賊兵 不敢拥捆自己作营
三將冲過賊营寨 並無伤损一个兵 三个人
看見又無賊兵赶 將與兵丁收走龍 同公子有铺之道

付將張下仔細听 我往吉安去請救 李下京中上表文
我二人 各代兩店兵旦句 不過扶侍在途中
莽駕催粮事重大 回來时 必得保護方好行
余看之兵全代去 恨随粮車才放心 三个人
話已言明分了手 你往西來我往東 公子走了兩月正
一揺頭 瞧見了有一支人馬把路擋

張昰李英同化龙三个人代着二千五百官兵冲过了流贼破扇子陈逵的大寨來流贼谁敢相追有几个付又到了仁坊之内着了着打死了逃往到大营这般为此的报与了八大王張献忠贼王闻听心中犯想说这三个人一支兵冲过陈逵的汛地不是催粮就是請救大料追之無益回来时再作定夺想罢派人添兵把守酸枣门的汛地不表且說付將張下李泰將同公子三个人闯过贼营李英同化龙無人只代兩店兵丁以為途中的伴儅扶侍余者的兵丁尽随付將張昰往各处催粮送

話不表也不說李英往京中上本單言公子同化龙代着兩店兵丁竟扑了吉安大路而行才走了两天遇见了一支人马小下仔细一瞧却是官军的旗号坐纛旗上面有个斗大的左字同化龙看罢在心中犯思这是何处的官兵從那里来往何处去領兵之人姓左却是那个

小豪杰 腑内沉吟多一会 何不於此问一声
公子想畢下坐騎 兩店兵 也就离安接走龙
兩杆门旗离不远 瞧見頭目頭隊兵 同小个

向前走了好几步 滿面推欢把话云 代笑口中呼又長
在下借问你一声 这是那里兵与將 為首帅主是何人
從那里 來的要往那里去 望乞言明旧里同
頭隊官兵闻此話 一个了 打諒英雄同化龙
渾身披掛穿介胄 形容亞似丙重公 看他的
盔甲鲜明人物俊 却与尋常大不同 來兵不敢輕公子
一人口呼小將軍 領兵主將本姓左 却是吉安正总戎
奉聖旨 升為兵馬大元帥 掃荡群寇賊不轻

節制山西与湖廣 上汴梁 为措流贼張献忠
兵丁之言还未尽 公子闻听長笑容 胕中说
原来表兄为元帅 奉旨協濟汴梁城 當的我往吉安去
路途远去受辛勤 还怕救兵来的晚 外祖难措来贼人
倘若被 流贼赶破汴梁郡 白費征来守戰的功
路上还見救兵到 这就是 龍天保護汴梁城
生灵不該遭涂炭 万姓军民有救星 闻公子
想罢付又開言道 口呼兄長請听云 傾带到任禀元帅

兵主駕前说一声 就说在下要求見 我的名叫闻化龙
你家的 主帅与我是姑表 一说就知内里因
兵丁所罢这些话 就有那 报事之人那敢停
前情蓝旂听闻公子的话看小卩的来派不小听他口内之言
说与元帅是姑表親分外的不敢代慢口中说將军畧候一候
代我与你通报言畢精身形迎着大隊走眼看着大隊三军的
司命坐責不远乘將定(罢)随着元帅跨馬来到蓝旂衣衣傍跪
倒临手中的蓝旂一展口中说报包元帅老卩得知前情有一

員穿白的小將主僕三人他说与元帅老卩是姑表親他的名
字叫闻化龙要求見元帅特来稟報
左良玉 听罢蓝旂一夕话 好汗垂背自沉音
狼的膝下有一子 我的那 表弟名叫闻化龙
他今如何到这里 令人难解内里因 忠良卩
沉吟一会開言道 傳令暂且止行范 馬步尔即扎住隊
紫微主赴帳中军 左卩离安下坐季 跟随之人牵走龙
良臣说 蓝旂速去休代慢 对着那人請原因

就说本帅中军等 代等着 見面之时在弄明
说罢入帳升坐位 来的俱在两傍分 蓝旂发
紧走如飛到前哨 見了公子把話云 我家帅主中军等
見面方好叙前因 公子闻听心欢喜 恨着蓝旂入中军
到帳外 蓝旂入内回了話 公子方纔往里行
左卩坐上往下看 打谅那 幼小年輕傑俊英
亮盔亮甲白袍襯 弓带撒袋劍挂龙 天生的
面目清秀多俊秀 英氣之内代威风 虚岁未满三十岁

身材漂漂已長成 细瞧却是闻公子 元帅瞧罢在心中
胕中说 几年未見他的面 光陰似箭長成了
小时在家將書念 想必是 文武齊成才是英右
左良玉一見了闻化龙身材長成配着那一身介胄又搭着面
目清秀往那风流中作出了一(罢)宋氏元帅不由的心中大悦
連忙亮坐往下相迎满脸代笑口中说贤弟你從那里来响
第兄数载未見了闻代龙一進帳来往中间观看正当中那一个
人何常不是表兄左良玉又小翁也是欢喜又見那元帅認了

坐迎接小卩連忙往前紧走几步
两个人 見面彼此心欢喜 去帳中军把礼行
見礼已畢分宾坐 就有那 伺候之人献茶吏
左卩代笑開言道 口呼贤弟請听真 你如今
何方而来因何故 從頭至尾细言明 公子听見左卩问
長叹一声把話云 口中連把仁兄叫 小弟说来兄長听
自從那 我父米脂上了任 命着之内到安寧
不料忽然生怨事 黑泥沟 失了皇家晌彩銀

郜在米脂交界内　美人报拿礼上通　都只为
日久会音差捕快　王千子鹏李自成　谁知他等通贼寇
反狱劫牢寅夜中　我父害怕先外去　毋亲碰死赴此冥
剩下我　姐弟二人年幼小　多亏同忠老家丁
保護逃亡米脂县　到他的　表弟家内把身存
如々交付張道徐　难以同行也是真　同老者
代我投奔陈外祖　到了东京汴梁城　多蒙外祖收留下
扶养成人到至今　亲侍刀马孝武艺　掌上明珠一般同

我小弟　还是有了安身处　未晓天伦信与音
姐々不知生合死　想起那　尽节的親娘分外痛

公子说道父母姐々的身上不由的一阵心伤二月中滔々落泪左元帅说美弟休得伤心我见有狼旧表妹了同化龙飞速往问道说怎在仁兄见有我爹々姐々了左良玉说正是同化龙说但不知是在何处只望仁兄细々对小弟言讲左良玉传令叫三军埋锅造饭喂养战馬又叫人在中军帐设坐随化的战将郜来与公子亲近相见各通名姓告了坐同化龙归位坐下

伺候的人放下杯筋小菜然后设摆菜蔬将酒斟上
大帐上　酒过三巡菜五味　左帅开言把话云
眼望公子呼贤弟　你须要　仔细留神听劣兄
那日巡边领人馬　行至一座森松林　还有了
一伙强人截道馬　贼首名叫姓秋忠　劣兄一怒施威武
時贼杀败走窑门　付又进了松林看　不由心中吃一惊
原来是　一員犯官代有眷　还有一个女叙话
还有一男合一女　の个人　被贼劫在森林中

犯官原来是狼旧　女子是旧表妹翠屏　那两个
郜是樵夫々与妇　二人伏义也未眼　因为米脂而造叛
反狱劫牢奔铜银　据你不会该有罪　因此烟降去充军
我与那　二人刚然见了面　又与樵夫两相逢
这才见了表妹面　父与女　情愿随行不忍分
同我到了吉安郡　姐弟相逢喜气生　姑的亲
付又從新結秦晋　左同二姓配秦陈　狼的道肯去充配
表妹住在我家中　兵困松山征逆叛　杀败流贼李自成

現如今　当今萬歲傳圣旨　劣兄河南作總戎
節制山西與湖廣　外加封　掃蕩群寇大将军
汴梁協濟為總鎮　共把流贼反寇平　左良玉
口内之言还未尽　公子时间喜氣生　口叫仁兄极苍走
快些去　拎令張献忠保護河南汴梁城

懷宗傳 十二

公子闻化龙听见他表兄左良玉之言小卩心中只是悲喜交
加悲的是母親尽節而死父親烟瘴充軍归期未定不知何日
相見喜的是左元帥奉旨提兵来救河南一郡生灵皆有生矣
姐〻又有了下落姑的结親又得郡帥故此悲喜交加说仁兄
如今小弟就奉外祖之命上吉安往你那里请救尤恐路途遥
远怕贼兵攻破汴梁一郡有失难免生灵涂炭说有话從怀中
把请救的書子取将出来递与了左良玉好汗拆開看了一遍
心下着忙说吴弟怎庅流贼張献忠的人馬已经到了汴梁

（常）围攻打数次了 是不然怎庅小弟上吉安取救仁兄的庅心
至此千万不可扶迟急救汴梁要紧一来不负君王之[illegible]二来
免黎民悲心留兵害怕尽人臣之道左卩一闻此言哈〻大笑
口中说既存此心实吾弟也说道此处连又分出君子小人两
样宋来了怎庅说听〻君子说的是什庅话尽都是为国为民
的言词这就是君子语小人要对小人那可就是另一派话了
商谅怎庅坑人怎庅害人怎别吃亏净佔便宜这些言词书况
三四百回 呢也不是一回书中净写劝世文那不有失本文庅

零碎说零碎劝也不过叫人作好听一听作好的人是怎庅称
呼他这宗恩于我作不好的人也无怨于我是怎庅写他此一时
无是抄録之書將来要刻了板好歹分明要传留後世
曾兄明 总是一言抄百语 劝人須往好处行
到处只使扶人手 千万的 切記莫[illegible]事非人
讚人隔人一个嘴 口角阴功别当耗 俗云说
话到口边留半句 事從乱处别三分 虽是俗言平常话
是人存之净不能 行正之人听此话 分外多將正事行

要是那 壞種如何劝的醒 祖輩留傳不斷根
但要作件平和事 他到说 死後有何入祖坟
有话再劝归正傳 左卩时下雨含春 不枉我
娘的为官多清正 多下方生这宗人 世間好歹容易办
总要膀他子共孫 此离汴梁有多远 小卩回答二百程
左卩说 今日在此歇一夜 明日拔营在起身
离城不远安营寨 少不得 你还报与闯贼知
進城报与陈总镇 就说是我領庅兵 奉圣旨

征南来犯流贼匪 安拜兵马大元戎 到时自然有主义
叫他只管放宽心 小卩同营说知道 报号冲营武匪城
左良玉 闻听点头暗诧異 少年英雄尽等
大家饮酒齐用饭 杯杯的 红日西斜往下沉
左良玉同化龙一同随征的众将饮酒用饮杯杯的天色将晚
大家用毕撤去碗盏各取方便安歇一夜无词至次日天明左
元帅升帐众将齐集左良玉分付拔营只听三声炮响马步众
卸拔了大寨赶身左卩同众一齐上马往前而走此书前断走

了三天离汴梁城不远前面是贼兵的大寨
左良玉 马上传令安营寨 只听大炮响三声
后军不依前军止 乱纷纷 安营下寨那消停
丁撅立下中军帐 四面挖壕创战坑 紫微营
辕门以外栽鹿角 元帅众将下能行 左卩秉正为坐位
众将行礼两边分 众郎挖灶造战饭 三军铡草喂走龙
张献忠 正坐中军人来报 口内连把大王称
令有救应兵来到 离汛地 后寨不远下连营

领兵之人他姓左 打探是实报信闻 八大王
坐上闻听一摆手 那人平身往外行 流贼坐上心犯想
低头无语自沉吟 前者有人冲营过 我们疑惑敢救兵
冀起来 连夜今日五天正 就有兵到汴梁城
方近那里有人马 好叫我 难解其中明里情
又说领的兵人姓左 叫我听之心内凉 那一年
我还没有成大事 到处抢护众黎民 遇着一个人无配
被我抢在树林中 驴上驮着一女子 生的美貌果超群

我打探 抢了女子成夫妇 鱼水相合才趁心
不料巡边官兵到 来的我 要跑去路走生门
巡边领兵的人自己直说他是吉安的付帅托塔天王左良玉
其非领兵的就是他不成左良玉称的起是我上当了不是
吉安乃是江西地面离此路远四五天来同就到了河南岂有此
礼世界上难道就是一个姓左的不成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
是左良玉怕他什么有我乃今比不得那时了兵有数万之
多将有几千员就是共左良玉难道我怕了不成就合他拚对

拚对这有什么张献忠想着不跑好到了下回书中听他跑的
更快了
张献忠 思想多时传下令 晓谕圆城各寨中
兵将小心加仔细 怕他们 里外加攻冲锋营
还怕夜晚偷营寨 多派兵丁来打更 且不说
贼营之内有准备 再正扫寇大元戎 桌案之上提笔写
自己亲修书一封 写完封好开言道 眼望公子同化龙
说道是 贤弟进城去报号 将书揣好在怀中

见了汴梁陈总镇 就说是 恩兄奉旨作元戎
晓谕军民休慌乱 万岁皇卩发大兵 你叫他
看我之书加仔细 依照之词遵令行 你令这一冲贼寨
须要留神加小心 这次比那那一日 快些预备好冲营
张献忠 必然小心加防备 若不怒勇怕难攻
小卩接书揣怀内 口中说 不用仁兄你丁宁
左帅分付摆酒 弟兄二人饮别佮 用毕时
伺候之人撤去盘 小卩时下那消停 顶盔贯甲忙披挂

我庄介胄计化裙　掛剑腕下勒什物　斋身才下帐中军
左良玉　付又闻言唤贤弟　暂且止步你听真
此一冲营去报号　但不知　代领随征多少人
左良玉说这一番冲营进城报号但不知代多少兵　闻化龙说
若代三军跟去反到累手连累小弟的那两名兵丁使了不(了)
只须独马单人前去冲营报号左卩闻听除心欢喜瞧读好仔
小卩辞了姐丈出中军提刀上马出大营往前所走闻化龙心
中犯愁说既有張字大旂的这座营寨定是贼首的大隊兵多

将廣难以冲过耽候工夫反到不好不如还從酸枣门的那座
营过却是正礼小卩主义已定我马竞扑酸枣门而来
闰公子　主义已定旋战马　征驹正奔酸枣门
書中單言陳总镇　打發人　上本催粮请救兵
贼兵又不将城困　兵将敬息且养神　这一日
总兵正在帅府坐　面前跪倒一名兵　向上磕头開言道
兵主老卩请听闻　今有一支人合马　听号打的是官兵
却在那　贼兵对面安营寨　小人特来报军情

陳卩坐上一摆手　那名兵　叩头平身退下所
总镇低頭垂廉頃　腑内思量自已云　但不知
这支人马從何至　本镇难解旧里周　若说吉安救兵到
详究那有此事情　外抄奇了才五日　马能江西请到兵
这却是　那里来的人合马　呼我心中好不明
思想多时说有了　我何不　亲到城头验假真
坐上往下傳軍令　分付左右備能行　陳老卩
说肴下厢乘坐李　家丁屬員在後跟　馬道上城下了馬

眺搭垛口看分明　週圍满城下大寨　外边又有一支兵
离的远　光景却是官兵将　就是难分何处军
陳卩正自往下看　猛見那　官兵隊内闪旗门
里边示来一員将　催马顾自闯贼营　仔细瞧
動作到将闰公子　总镇情喜在心中　且说小卩撇坐李
竞扑了　困城的贼兵要堵营

且说公子闰化龙单人独李竞扑贼营而来相离不远小豪傑
馬上说音心中把想这一番冲营贼兵再会不扫之礼動起手
来大乖的贼知其風信越聚越多虽然是不怕到底是耽候工
夫此一时不如往营讨战把他那为首的将官在阵前或者是
刀劈或是活提住贼兵心京自然自乱那时节就势罢方好冲
营小豪傑主意已定离贼营不远收住坐李用手中的佩用刀
一指高声叱喝呔贼营的小校听真快报将进去快叫为首的
主将前来受死少若挨迟老卩就要杀进营去把尔等刀刀斬

尽剑之诛绝且说贼营的小校听的明白那敢怠慢往里急转
進帳来报说营外来了前者冲营的小将闰化龙在营门讨战八大
王張献忠闻听赶看派了一員贼将是鉄旋杆伍保在酸枣门
的汛地安营贼将正坐有人来报说有一員小将在营外讨战
这可就见得伍保云谋就该问一问既是一員小将可代着多
少兵丁可是一人一季那里还(了)当芝孺阵只(了)闭营紧守寨
他一人还敢冲营庄是怎么来的哄保一来气话二来他想着
把这員将官拿住在張献忠面前报功他这継知使的呆了这

可不是话该倒運広
鉄旈杆
分付兩边看鎗馬
賊將试看旷披掛
代領尔部五百兵
五百賊兵往外貫
接馬擎刀抬頭看
跨坐季

听見有人来要战
代我去
頂盔貫甲衬花袍
賊兵一見主將到
来至江坊把隊分
睁睛举目看来人
手使黒纓鎗一根

賊將不慌動云君
親自当先賭同争
出帳提鎗上季坐
揚威吶喊闯轅门
問公子
上下浑身一片皂
面目黑漆身高大

豹眼熊眉相貌凶
流賊休得往前進
手内擎鎗睁二睛
銀葉凱甲砌龙鱗
插弓别箭勒什物
赶日追風登山玉
目秀眉清唇更红
鉄旈杆

看罢之時用刀指
老卩驹前你報名
見公子
素甲花袍绣立蟒
絆甲絲絛白色絨
手使刚刀偃月夆
年纪未满二十歲
看罢不由微冷咲

英雄叱吒语高声
洪保听说接坐季
烱銀盔上明珠嵌
腰束羊脂代一根
坐跨肩
面如敷粉天生俊
精藏杀氣有威風
他把英雄放不在心

馬上代怒開言道
叫一声
幼兒留神听我云

寇公賊兒見小卩年纪不大放不在眼内用手中的黒纓鎗一指高声说道幼兒問我听真吾乃八大王帳下的頭目鉄旈杆洪保是也你这個幼兒叫什広名字想来前有冲苍之人必是你这小輩想是取了救兵来了胆大云知硬敢在我的营前要战真正可恼公子听賊之言心中不悦说賊將老卩取救兵是实今日進城报号是真那有工夫与你这賊通名道姓你若是知道好歹闪開大路讓我过去到是正礼牙崩半个难免刀下

丧命作鬼
鉄旈杆
大叫一声氣杀我
老卩若是饒过你
一崔坐下鳥解骨
小卩拉用刹回西
兩匹馬
流賊瞎瞎说不好

一聞此言心不悦
好小輩
空生世上枉为人
兩手双擎鎗黒纓
只听咯当一声响
呼的一声撞过去
瞎不得

流賊發作動云君
云知万惡太欺心
说有话
馬纔切近迎面刺
架过黒纓鎗一根
賊人只覚虎口疼
人小力大果真広

难怪進城来報号
军前動手交拳战
二人江坊賭輸赢
偃月刀
登山玉走急如箭
来回不过十数盪
兩支眼睛不够使
洪保座呼心内云

倚仗刚拳利刃沉
刹要留神加小心
公子只想將城進
剛砍劈剁分门路
到相是
流賊難擋小英広
亂鎗一般差几分
小輩刀沉旅力大

我与他
无奈只得用回馬
抖擻威風手力松
陡陡寒光冷氣侵
風磨掃席一般同
賊人的
鼻凹鬓角直流汗
我若饒他白費心

為什広
白在军在丧了命
我又充闯王盡忠

賊人肚下主意定
洪保他
虎刺一鎗兜扑大苍

洪保本来旧不是闯化龙的对手再看他又不是敢死争先的男子捨命陷名的好汉估量着不是小卩的对手他还肯恋战広虎刺一鎗兜扑自己奔苍败走五百賊兵一見主將失机他們也站立不住哄的一聲乱跑小爺然心中犯想这必得借他引路才好冲苍英広想罢把馬一崔双手擒刀登山玉的馬蹄丁着馬攒着的馬尾把鉄旈杆就近將下来可不使刀剁賊

人老的是叫他引進兇賊人扭項踐賊見小卩把他赶来了不、
由的心中害怕
闫公子 在馬相追名洪保 賊人去忙心內驚
連頻絲ㄣ催坐李 只恨那 坐下戰馬不聽云
眼看大寨离不远 呼唤营门守汛兵 說道是
尔等休追快放箭 小心摘掛後來人 恨我追去將他射
千万别把我錯撒 緊內說看往催馬 黑馬竟奔大營门
守汛的 三軍抽弓忙板弄 搭弦認扣那流停

兩匹战馬相离近 眾兵丁 擎弓不敢放梅針
咬住馬頭連馬尾 倘有差錯了不成 到閃的
手忙腳乱說不好 小卩瞧看在心中 口内只說那里跑
赶進营中把俗拴 賊营就是名洪保 余者之人全是兵
一个ㄟ 意乱心忙齊吶喊 公子追賊進了营
瞧着賊兵如麻乱 就知道 他们着忙心内京
公子就把戚凡抖 一声大叫罵賊人 速如令
已经進营不用你 引路兩行多費心 無有别的將御謝

吃我一刀莫補情 小卩說看掄利刃 高楊吹毛二刃拿
只所的 喨叹一声看了重 速肩代背淌鮮紅
死尸吊下能行馬 眾賊兵 越發着忙嚇了魂
闫公子刀勞流賊洪保死尸随馬那些賊兵見主將陣亡一个
ㄣ視俱皆列丑是人来撊掛英龙烘的一声の散奔逃各顧性
命闫公子那顧的来賊兵一遍馬去人撊掛沖过营去来至城
下总旗陳永福見賊奔门外賊兵大乱早至敵樓前来覌看但
見一将沖过賊营来至城下瞧了瞧都是闫化龙那里还等得

他叫门早令人將城门開放小卖杰催馬進城將门閉好守汛
的人說总旗老卩在城上见公子從馬進上城下了坐李
闫化龙 离鞍下了能行馬 来見河南陈总戎
总旗一見公子到 不用的 海南陈欢明外孙
你与李英合張显 三人奔正陈學城 他兩个
催粮上京各分路 你往吉安错救兵 笑来今朝才五月
如何付又搭回程 何处来的人合馬 快把情由细講明
闫公子 見問口中称外祖 尊神在上請听明

孩兒一同參付將 三个人 正城总勇把营冲
付將刀勞賊將死 我们三人閗過营 他二人
上京催粮各分手 我往吉安請救兵 在路走了正月日
遇見一支馬共人 看来都是官兵將 孩尔迎頭问信音
領兵的 乃是吉安佐付帥 春育升為大总戎
全省河南領人馬 節制那 湖廣山西各處兵
未者就為流賊冠 孩尔与他兩相逢 又傷了
父親姐ㄟ真实信 連忙催看赶了身 三日赶到河南地

与賊对面安下营 修書一封交与我 报与城中送信音
闫賊营 刀勞一个賊洪保 無事安然進了城
小卩說罷一夕話 陳卩誇奖不绝声 外孫真乃英右汗
快拿書来我看明 公子掏書双手遞 总旗接来拆去封
看了一遍連說好 左元帥这條妙計包成一陣就把賊平

且說总鎮陳永福見公子闫化龙說吉安的付帅左良玉如今奉旨升為河南全省扫蕩羣寇節制山西湖廣兵馬大元帥領兵到此征賊不由的满心欢喜口中說汴梁的軍民都有生矣又把左元帅寄来的書子拆開從頭至尾瞄了一遍暗說好計〻〻似此而行那怕張献忠不滅說着一同与公子一同下城還帅府到書房之内闫化龙卸去介胄更换衣服陳老卩陪着公子用飯已畢少卩入后又把父亲姐〻之信告訴了外祖母一遍太〻闻听多的欢喜各取方便安歇一夜至次日早辰陳总卩升帅府所聚集居下的衆將老卩分付書史寫数千張告示貼在城内街巷口暁諭軍民百姓如今朝廷發大兵前来征扫流寇尔等俱个安心不用京慌付又傳令將汴梁的城各门開放堵下的衆將闻听总鎮的这一道軍令个〻心中都害怕彼此低言悄語多〻私論說目今賊兵圍困城池多說有救兵来到也沒个把城门全開了道礼这件事令人难解不言衆將私論只見公子闫化龙走至公案以傍控背躬身口尊外祖闻放城门不知所因何故小孫〻敢问外祖陳老卩說外孫〻你却不知这是左元帅良謀妙計

陳永福

坐上帶笑開言道
外孫留神你是听
左帅奉旨兵人馬
到河南
要把流賊逆叛平
叫你寄我書好看
上有良謀妙計策
他說是
只管開门無妨碍
管保賊寇不攻城
内中还隱竒謀計
先不言明怕透風
左帅韜畧人皆曉
用兵之道果如神
再者那
他的言詞只是令
本鎮須当要遵听
少卩闻听心明亮
就知道
左帅暗有計牢籠
書中不言城内事
再言城外衆賊兵

張献忠

一闻洪保丧了命
报号之人進了城
賊人闻听心犯想
肘内暑驕暗況音
宫游冲茫去报号
来兵必要進城中
等他门
進城之后在圍困
包管一陣必成功
賊王想罢忙傳令
撤回了
各门賊兵不困城
流寇胡思生妄想
只說救兵進城中
那曉得
左卩今有計良謀
誆哄流賊入牢龙
次日賊王升大帳
流兵前来报軍音
汴梁各门全開放
城上全無防範兵
因此上
小人来报大王信
並無詞虚却是真

賊兵报罢下大帳

張献忠

肘内尋思自己云

八大王听見賊兵来报說汴梁城各门尽皆開放並無防範之兵賊王在坐上低頭犯思只見衆將一齊開言說大王的兵至汴梁一連攻了数次傷損人馬不少並未攻開如今他把人馬撤回不守城池各门全開正好進城还不御芭令到多咱張献忠微〻冷笑說列位有所不知他的救兵来到領兵之人姓左还不知道是吉安左良玉不是若要是他可有些難惹不但是他就是別人有防不測行兵之道以虚為实他把各门開放内中有詐你我若要帶兵進城他兵若要圍困城池那却如何是好

張献忠

坐上有詩開言道
列位留神仔細听
我兵若要將城進
中了虎將計牢龙
依我之見另一策
还叫他等入城中
那時節
再把汴梁城圍困
一併擒拿得了城
咱先進城終不好
怕他里外兩夾攻
衆將闻听齊說好
大王主見果高明
有一看
來兵怎樣再議論
他入城中才放心
書中不言賊營事

再把那 左帅元戎叫一声 良玉闻言升大帳
属下兵将包括分 蓝旂官 下面跪倒将头叩
口尊兵主大元戎 满城贼兵俱各散 尽都归入大营中
汴梁各处城门关 打探兵实回禀明 左良玉
坐上闻听一手提 蓝旂退步下中軍 忠良沉吟心犯愁
張献忠 兵不困城有隐情 莫非等我将城進
还想一係要成功 恶贼你 那里参透本帅义
内有奇谋人不明 料他难脱我圈套 将来命在我手中

斩贼不敢将城進 本帅暂且把兵屯 我如今
遣将前去見一陣 谁知流贼假共真 忠良想把主义定
在坐上 对众闲言罢话云
左良玉用兵如神为不能向宋室重整刀不血刃就能成功可
无奈当不甚奈伐无途行兵俱用器暴苍人长论用武今日奉
旨領兵来征逆敌巧使一條能兵之计诱哄流贼计中套计要
退流寇闲害以叙左先卫往下问说到信将軍谁去当先往贼
营要战就胜或败回来本帅自有主义言还未了只見随营付

将王凯口中答应说末将愿往左帅准行付将重新介胄披挂
已毕出大帳提鎗上马代领五百兒郎炮响三声杀出大隊
王付将 马上扬兵排隊伍 令人贼营讨战章
流寇报入中軍帳报 張献忠 坐上答咋心下沉
我的战将有不少 并无一人武藝精 手下的
无非饥民与匪棍 无奈何之把我从 又无操演多训練
不曉軍規一起兵 奇与我的法度果 还算不知旧章因
现而今 救兵官兵已来到 必要厮杀打仗争

城门大开内有兵 无些人 难解其中旧里情
谁我進城不能句 空设乘元枉用心 还怕他
里外夹攻冲营寨 防备不严了不成 他就遣人来要战
也当陈敌打仗争 贼王想要往下问 划么当年听我云
那一位 急勇当先临軍隊 旗牌官将把功成
言还未尽答应 慢而了 一员贼将上中軍
口称大王等我去 軍陣前边立扶功 这个人
姓林名字呼求康 绰号称为铁面熊 披挂正齐才要走

賊王有语吁将軍 此去当先要交战 须当仔细要留神
你问他 为首之人那一个 可是当家左元戎
林虎答应说知道 这个贼 返步翻身往外行
贼将黑面熊出帳提枪上马代领贼兵出大寨前来交战与国
書表道这部书大风后奋勇是一部武書但凡对陣厮杀总
要留两明再不唠叨重叙王付将胯了贼将两下里通了名
姓林虎问明了官将领兵为首之人的姓名话不投机就动手
手来黑面熊根付将王凯鎗左膀败進营去第二陣又是那与

花枪赶胜当先杀付将 鎗杆打来脊背败回大营王凯遭膀了
两陣收兵回营去見元帅交令 收兵来是左元戎
王付将 軍前一连胜两陣 心中大悦面含春
軍前之事说一遍 左良玉
口内连连夸好汉 付将王凯是英雄 軍陣前
连赢林虎去赶胜 流贼年有不心京 本帅已定良谋计
只算积到要功成 付将軍前多辛苦 暂且安歇记下功
王付将 口中答应说道令 退步归班不必云

書中单言賊营内　張献忠　不由的担着京怕
二人皆是我大将　他都失几敗進营　领兵的
鼓剑真是左良玉　他算張某尽上风　事已至此难回避
贪生不是丈夫行　必須親自临軍隊　施展奋勇退官兵
一定要　杀敗吉安左良玉　我才能将大事成
那怕死在他的手　那也是　前因造定不能更
賊王正自心犯愁　一名探目跪在营　口中说
自今营内缺粮草　附近居民尽抢空　各处人民皆逃净

軍卒無食怎樣行　馬步兒郎皆慌乱　大家皆有逃跑心
那个人　报罢退步下帳去　立時賊王張献忠
正自难罢官兵退　偏々的　又無軍粮了不成
流賊正在为难处　又有人来报一声　今有那
官將解粮送来到　賊王闻听喜气生　有又要把粮草劫
那晓得　正中了良将妙计牢笼

賊营中的费用全都仗着抢掠不但附近的庄村店叫卯财门抢净了这些时连本处的抢到了离着数百里的人民不管賊兵来不来尽皆逃跑了賊兵若动也不敢去他们原是狗仗人势才闹为去岂了也只平常々大王張献忠一闻军兵缺粮他的心中也觉忙乱情说不好人马無食这还了得正在着急之处有个远探的賊前来报事说有一支官兵押着無数粮草车奔了这條路来打探真实特来禀报張献忠闻听满心欢喜々中说乃是天赐吾也分付再去打探临近将还来报禀賊兵奔

历下帳出营又去打探不表賊王付又传令派四员骁将各领壹千人马粮若到賊营即刻抢掠且说付将張昱奉总兵陳永福的将令各处的粮米催齐押着京往回里而走堪堪离汴梁不远有人来报说賊兵将各处困饿的賊兵尽都招回归入在一处安营还有一支人马官兵与賊对面安下大寨特来禀报付将闻听心中犯愁说不知这支官兵是何处来的必须我亲自前去看向一番便知分晓想罢传令将粮车扎住分付一千五百兒郎好生看守言罢一催马出队伍离官兵营寨不远

把马带住闪目抬头细观々但见一支官兵下着连营大营寨
張付将　马上睁睛留神看　打谅官兵这座营
挨司挨队下大寨　尽都是　纪律分明精锐兵
旌旗密罢青薰叢　刀鎗剑戟似麻林　但只见
前有出兵登马路　後有催粮运草门　辕门层々摆鹿角
周围深々创陷坑　中纛风摆如帅晴　斗大左字写的真
張付将　看罢多时心犯愁　自己沉吟肚内云
中纛旗上写左字　莫非是　江西吉安付总戎

曾说分手去解救　如何得到汴梁城　開封府
若到江西路途远　这兵集速信难真　要说别的兵将到
方近全無姓左人　必须如此问个了　便知其中和里因
想罢时　马上高声開言道　辕门小校细听真
这支人马从何至　但不知　那位将军调领兵
守汎之人闻言问　你是何人仔细听　我家的
老爷姓左人々晓　原是吉安付总戎　今奉当今万岁旨
加封扫寇大元戎　兵至汴梁安营寨　为拿流賊張献忠

你如今　到此来问因何故　须把情由细讲吟
付将闻听心欢喜　左马上　有诗闻言罢语云
張显所说是吉的佐良玉的人已满心中又闻又喜之的是救
兵来到又有了粮来闻的是路远途長如何来的急快付又下
马开言问你们着一个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有汴梁付将張显
奉本城总兵之令往各处催粮今要进城闻得帅主大兵在此
故来拜见营门小校听的明白那敢代慢往里急插跪入中军
在帐前跪倒口中说禀启元帅老爷在上营外今有一将口称

是汴梁的付将張显奉总兵之命往各处催粮回来听见是元
帅在此屯兵特来拜见小人不敢自专来禀报
左良玉　听见守讯　不由大悦面含春
催良之人今来到　这就是　本帅造定把功成
坐上往下传将令　速请付帅进营中　该值的
口中答应平身起　迈步急身往外行　来至营外腮含笑
双々点地面含春　口说我家元帅请　小人前来回禀明
張付将　马上点首说请起　一催坐季入营中

大帐以外下了马　跟着那　令字旗幡往里行
登时来至中军帐　交令之人挂身形　張显上前将名报
掸着仪注把礼行　左卜欠身腮含笑　开言有请呼将军
奉军令　催粮回来多辛苦　左右看坐莫消停
張显口中说不敢　他的那　口内連将兵主尊
大帅帐前焉敢坐　末将侍立礼正通　左良玉
闻听不由哈哈笑　将军何须这等云　你我非比别人等
原係旧日好宾朋　何分尊卑但请坐　張显回言说谨遵

左下面　归坐家人将茶献　饮罢之时接去盅
左卜代笑开言道　说道是　将军在上请听云
左良玉说将军催粮回来暂且不用进城本帅这里再派三员
战将一同将军代领人马这般如此埋伏香料贼人必来抢粮
杀他一阵先刹贼人的锐气然后扫除可就容易了張显说大
帅的妙计良谋料之不错偏北一里之遥名叫绝流窪正在流
贼之洗兵地正好埋伏末将先去将粮草令人移在那里以诱
贼人岂不是好左良玉说如此更妙将军先行我兵随救就到

張显暴右告辞先去不表左卜又派王凯胡大勇陳得勝三人
领令这般如此前去埋伏
这有是　计就月中擒玉兔　谋战河中吊金鳌
粮道先不将城进　绝流窪　诱哄贼寇设伏兵
这日贼王升大帐　又有小校报军情　说道是
現令宿粮到城外　小人探这元因　就忠闻听心欢喜
坐上开言把话云　派下四将急速去　抢粮前来算大功
四贼将　各代流兵一千正　耀武扬威出大营

可笑贼人活到遲　就就如　癞虫说要争儿子
明知左卜韬略广　自闯罗网为何情　催来白
粮来屯扎在城外　明是有谋在其中　胆大抬自来抢护
糟子跳井一般同　也是贼人该劫数　天又造定气改更
二则是　左卜该把英名显　到任流贼怕一生
四员贼将领人马　竟亦了　绝流窪内向前行
堪之不远眼且近　牵马抬頭验假真　但见他
窪中堆的草不少　布袋之内把粮成　看粮之人各一百

看見賊盜假吃京　烘的一声四下絕　剤烘烘的仁了芒
京賊人　一見分外精神長　雄駒撒馬抖威風
乱舉刀鎗齊動手　兵与將　竟扑粮草似猛熊
四員賊將各領一千人馬去大寨竟扑絕流窪而来 相离不遠
看了看粮車在数看守的人大約着等有一百京賊人 以为得
义喊一声從四面分頭杀奔前来那数百个官兵見賊寇蜂擁
而来 吵四散奔逃 京賊兵相离粮車不遠才代動手搶护只听
吒吠一声炮响先把京賊唬一跳一个〻闪目观睛但見從遠

樹林之中絕他之处四下闪去四支官兵盔明甲亮旂如麦穗
劍戟如麻当先下四員大將一人〻凶如太岁恶似丧门帅領
兵丁杀奔前来
四下里　人声吶喊如雷吼　势如山倒一般同
各舉刀鎗擎劍戟　兵与將　猛如凶神往上迎
京賊明知中了计　若有一个不心京　为首的
四員賊將心胆怯　事去无奈抖精神　抖呼手下别害怕
大家急勇往前冲　杀退官兵把粮抢　方显你每是英雄

說着話　各領手下分四路　東与官兵賭闘争
不躲盔甲与介胄　此一时　那有工夫通名姓
兵对兵来將对將　只听兵刃响連声　两下里
打文原為氣与勝　人若心虚怎羕蔽　官兵心耀勇太壮
手舉兵刃抖威風　流賊胆怯困中计　个〻害怕短精神
虽然說　動手厮杀去無奈　只想失几回寨中
展眼兵卒死不少　有好些　着刀中刃赴幽冥
四員賊將死两个　陣亡流寇数不清　絕流窪

死尸横躺皆逆叛　折弓乱箭似柴棚　彼此不雇逃命走
欢作官將与官兵　人〻急勇各努力　撒放征它把兵刃掄
赶上了一　流賊抢扎与鏜打　刀劈斧剁响連声
幸亏相离近大寨　京賊人　奔逃乱跑入芒中
人报賊王心内京　大吼一声氣死我　說到是
快看鎗馬休遲慢　代我当先亲去征　說着欠身往外走
提战杆　上坐李怒气冲〻去大芒

賊王張献忠听說抢粮的人被官兵杀敗他的心中不悦披卦
正提起抢上馬勝去大芒正遇着敗殘人馬往芒中乱跑八大
王心中不悦双手擰战杆把迎頭的賊兵一連挑了两个高声
喊道尔等休得害怕孤王在此亲退敵兵那一个再要如此京
慌才以送两个為例京賊兵見為首的当先一来胆壮些須又
見他連挑两个落馬誰敢还那羕的乱跑只得重正軍威隊伍
扎住四員战將分路張献忠一馬当先在迎頭上站立但見官兵
也不動手也罢隊伍扎住分為左右押住陣角当先下闪去一

員大將身后有一杆三軍司命的八卦轉光坐纛上边有一个
斗大的左字
張献忠　撥馬拿抢指頭看　打諒当先此陣人
頭代金盔双风翅　上罩着　硃英斗大蔽奇珍
身披柳葉黃金甲　密〻砌就似龙鳞　大紅袍
腰束一條麂皮代　弓箭什物两边分　坐下跨定龙駒馬
手使一把刃青龙　目秀眉清多威武　天廷飽满地格豐
胸中的　奇謀韜畧如管岳　熟習鎗法曉兵文

奉旨提兵为元帅 到河南 为剿流寇張献忠
巧设埋伏將賊灭 真把流賊来冒魂 八大王
看罢多时心犯愁 流賊附内瞒担京 果然是他领人马
这杆刀法不容情 那次梅山松林外 我孤要护女叙根
遇着他 路见不平將我胜 至到而今心内京
今朝專付將他遇 少不的 捨死忘生拼一拼
賊王想罢用銃指 大吼一声把话云 左良玉
休得狂为争扰野 你我徒路又相逢 这寔该是冤家对

前生注定集仇更 撒馬过来快動手 识之谁能谁不能
左帅元 馬上睁睛闪虎目 看见賊王張献忠、
用刀一指微冷笑 说这是 逆叛流賊听我云
皇王水土恩不报 妄自作反背良恩 你算是
无父无君真禽兽 逆叛任目无人 天兵到此还不顺
越礼猖威恐战争 以卵击石差多少 如羊闯虎一般同
依我说 不馬认罪求本帅 嫌揣启奏主开恩
但是痴迷不醒悟 本帅的 馬走刀横你活不成

左良玉言还未尽張献忠心大怒喊一声双手控銃催开坐季势凶如恶虎一般竟扑了左帅而来恰离切近銃奔面门刺来左帅用手中刀咯当一声架过两匹馬冲將过去带圈坐季各奔兵刃两个人在江端動手賊將赵胜看的明白暗暗的传令手下的賊兵预备弓箭前大王如若不胜敌人你们要小心仔细接应大王要紧弁賊兵一齐答应一个个弦上搭箭往軍前观看張献忠他若不是一條好汗焉能作反这应一件大事搅乱河南一省下回書至分左会兵四川至我国大清才把賊人勦灭可就只一件不是左帅的对手打头心里寻思怎么怎能胜呢闲言少叙且说二人動手

江塌内 賊王大战左元帅 刀銃並举要相争
来回不过数十躺 張献忠 后帅不加銃觉沉
左帅使开刀法巧 上下飞腾门路精 八大王
眼似拳銃口吞岩 賊人夸呼附内云 这厮刀法真利害
招架不及性命坑 不如先抛且败陣 知已知彼是英才
这个賊 虚刺一銃往下败 回头相顶语高声

今日天晚难交战 明日个 再来当先要你捨
说着催馬扑大队 左帅冷笑面含嗔 口中说
流賊休怕我不追 暂饶残生回本营 明日早来防軍队
本帅拿你立奇功 忠良说罢旋坐季 兵將围随回里行
咕噜之 得胜鼓打收兵回 回转老中庆贺功
張理残粮將领进 弁賊人 不敢来却心内京
且说賊王回营寨 賊將围随进中軍 張献忠
升帐对弁闲言道 列位將軍仔细听 若要说赵左良玉

用兵谋略果然神 只说抢粮兵 那知暗中设伏兵
绝流寇 一陣伤的人不少 颗然奈在刀下中
对面厮杀难取胜 除非是 改变方法把他赢

八大王说道孩打仗他的將勇兵强难以取胜非另生别计方可赢他賊將赵胜在一傍闲言说道大王在上若拟末將的愚见也没什么方法取他之胜咱这里未经劫粮他那里早识、埋伏真如先见大料着别的方法也未必能的过他去真有我缺少粮草无有兵闲之心而能取胜到不如撒精兵另抢别处

到是正理趁胜的言还未尽又听井席开言说道趁虚弟言之
差矣俗言勝敗輸贏乃是兵家常礼也没说因一陣失儿把前
功尽废

黑面熊 井席代笑开言道 乖住弟兄请听真
兵家勝敗是常理 谁能句 浮躁将军赵子龙
一陣失机何妨了 工弟不可悔却心 咱若是
另往别処去抢护 料他未必善罢休 一定提兵隨後赶
还得两下打伏仗 若依在下愚拙见 他今必揣指回营

俺来的 [illegible]兵[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逃 必定得意放宽心
小视你我不防备 咱这里 何不今夜去劫营
攻其不备一定胜 包管杀退这支兵 然后再
攻打汴梁城一座 那时稳定把功成 井席之言还未尽
贼王闻听满面春〻 口中连〻说好计 就是如此这样行
但能句 杀退吉安左良玉 任谁不怕我独尊
先抢这座汴梁郡 然后在 兴兵攻打北京城
定要推倒你天子 我孙即位坐龙墩 井将军

你就提兵别代慢 预备今晚去偷营 井席答应说知道
挑選年輕力壮兵 偷营之人先用饭 饱食不句意饭行
一人〻 吃饭听令等时候 要想偷营要立功
書中不言賊营事 再把那 大帅元戎明一明
左良玉得勝回营与众将庆功犒赏三军忠良将对众闻言说本
帅向来用兵不愿多伤人马这起逆贼实也可恶若不尽力除
灭吾能去灭贼寇我想张献忠虽然败此一阵他非善良之辈
再不敢倾心吐胆来又伏输我生必受依我兵得胜本又不防

攻其不备本帅料他今晚必来偷营劫寨有劳列位将军各领
一支人马天黑之时躲他五营暗〻埋伏但听军中号炮为令
往四面杀来此〻一阵说不得多伤生灵这一阵就杀他个十之
八九

左良玉 扎卯草人似本帅 桌上放 兵书一本一盏灯
伺候之人全不用 帐后埋伏十名兵 为的是
贼若来时放号炮 好调埋伏将与兵 辕门小校加仔细

遵依本帅令旋行 贼兵到了假逃跑 不用还頭打仗争
众将官 口中答应说遵令 中军连忙扎草人
外罩衣袍腰讨带 假作成 伏着帐幔那般形
左帅另往别处去 贼来换兵好战当 埋伏的
众将各自挑人马 天黑他藏在五营 捲旗息鼓减杀气
埋伏依傍林树中 单听军中号炮响 杀奔前来把功成
大明的 营中预备休多叙 再表逆翔众贼兵
天交初鼓齐用饭 吃饱了 好去劫寨[illegible]

兵刃战马预备妥 不多一时交二鼓 黑面熊
披挂正齐提兵刃 出帐齐上马旅行 代领贼兵三千正
人〻不许情低声 不敢紧行慢〻走 狂古项下去[illegible]
悄〻的 右营官兵营切近 只闻辕门人打更
柳铃点〻声敲响 又看那 灯球不真也老明
大树官兵无防备 井席领兵往上冲 贼切近
呐喊一声往里闯 辕门小校乱忙〻 贼兵竟奔中军帐
忽听得 一声大炮四面上的 埋伏显露形

懷宗傳十三

不但左卜熟讀兵書廣覽战策能於用兵刀論是誰既作了領兵元帥再没不防敵人偷営刼寨的道理就是我们居家過日子还要夜〻防賊呢再者不論什庅事情最怕高着一个着兒爲有不勝之理常言少叙無言賊将赤虎領着三千賊兵高着官兵営寨不遠听了听柳鈴鐺点着了燈光不亮光景到相是代熟睡着了一羔的赤虎以為得义口中說此功成兵待令上擅乘賊人那嘗好了吵响了声喊硬往里闖轅门口守泥的那些兵将早已就看見賊兵来了六家作廊烘的一声說不好

賊来刼营闹吵〻、東西乱跑南逃北奔乘賊兵以為得义雖大寨里直闖没人攔挡敢则好往里踊赤虎一見如此光景心中欢喜只想奔中軍帳奈来為首的将官立这一件奇功又見守中軍帳的人也是東西乱跑賊人越發得义催坐奈直入帳中但見一人伏桌酣睡案上放一盞灯一本書不用說定是為首之人他也不嘗好了催馬上撞双手掄刀大吃一声左良王着刀就是一下子殘是砍着了响声各别不相是人赤虎心下着忙不好还没说出口来〻听帳后咕咚一声大炮京天賊人这

到不好的那句我補出来了他圈战馬往帳外好跑

黑面熊　害怕急忙圈回奈　心中乱跳面如金
就知又中牢龙计　他的那　魂飛魄散走杳人
情〻自說真利害　这員官將不非拴　难逃他
未卜先知我刼寨　巧使机関設空若　还不快走等多時
遲慢些兒了不成　賊人怒着磕戰馬　只想出离乘地中
怎奈那　流兵不少查去路　后面吶喊往前行
听見炮响唬一跳　乘賊兵　人〻害怕心如京

已差人在后探哨打不多時賊兵回报說劫营的乘兵將等尽
入在重圍之内了
探事的 賊兵回来々禀报 大王在上请听明
敵対敵人有准備 劫营兵 入在牢龙圈套中
流賊闻听嚇一跳 不好明言腑内云 左良玉
那厮果然真利害 未卜先知实在凶 并肩要去劫营寨
拟我所料必然毒 出其不义無不勝 此陣一定破敵兵
他如何 预先知道真奇怪 难保并肩不伤人

真若如此怎麽好 不用说 总是孤王落个风
劫营若有左良玉 我要成功算不能 大料着
汴梁要破不能了 妙計成功枉用心 劫寨偷营着兩陣
伤了孤王無数人 在若厮杀或打仗 只怕吳兵断了根
張獻忠 正在担京心犯愁 敗来残兵回進营
頭目报入中军帳 說道是 劫寨伤有二千兵
并肩失几陣了陣 大料眼下就進营 我们有
不足一千人活命 算是死里又重生 报罢之惊下帳去

立帜賊王張獻忠 腑中暗自说罢了 真是由命不由人
冀非是 我孙不该成大事 屡次兵机落下风
我孙兵有四員將 到如今 只剩连心一个人
張獻忠腑中自思起首的人原是我孙一同并肩战勝洪保陈
违他门四个人如今到死了三个了就只剩赵勝一人若然这
有孙的战將那里似他三个忽我自起首至今也是个赫々有
名的一个大王就这麽撩手诚为可流賊思来多時腑中说罢々
了々々左良玉他是我前世冤家今任对頭今朝暫且歇兵一

日明日个務心自忧々々死罪就便是丧在江坊到底有个名
望獻王主义以定在守之上往下傳令晓谕合营的兵將
張獻忠 安々死戰左良玉 只为闹气把胸功
当上傳与乘頭目 饶你那 大小三軍要留情
歇兵一日明朝戰 我孙去先亲自征 務必要
杀败官兵將城去 大把心中怒氣冲 夜晚更要加仔細
須防偷营劫寨兵 打人一拳防一腳 也是俗言自古云
乘頭目 暮夜傳出賊王令 流兵闻听心内京

三々兩々齐談論 齐说是 大王等智少才俏
抢粮劫营全中计 伤了兒郎無数兵 就应该
败陣失几別处去 抢护府县把身存 还想在此打勝仗
白用工夫枉费心 必是逃罢兵折尽 算他不济手下人
现如今 連日缺粮少吃不 人若是念怎樣生
別说还敢再打仗 到只怕 活々餓死作亡魂
不如溜了是正理 另我別路去逃生 料着他
未必能够成大事 后来富貴枉费神心 彼此情言私談論

只等天黑要動手 書中不言賊营内 再表相國大元戎
大帳上 慶功酒畢撤碗盞 左帅对乘西代春
口呼列位听我講 必須要 这般如此退賊兵
忠良左良玉对着麾下的乘將闹言说起我兵得勝銳气正旺
列位將軍还得辛苦了々々此功成矣須要如此々々这般乘將
一齐答应說得令各自去預備此書斷斷不覚的天色已晚賊
营内的八大王張獻忠一同手下的乘將在帳上闲谈防備
兵劫寨此一時賊营中的兵三々々兩々々趁黑影兒可就溜不

少子就只剩走不閙的只得还守着泥他寨時閙天交二鼓時候猛听得大寨之后正東上大燒京天战鼓振地火把灯球照如白晝

正東上　一声旋把大炮响　火把灯球一片紅
守汛賊兵心害怕　連忙的　飛跑报与帳中軍
口說敵兵来刼寨　堪〻杀入大王营　張献忠
聞听又京心又怯　对众啟齒語高声　我料他必来刼寨
因此防備暗留神　有劳列位隨孤去　大家志勇退敵兵

众賊將　口中答应齐披掛　一齐番身往外行
各提兵刃上战馬　代領着　不能脱身众賊兵
出了大寨抬頭看　夆目留神瞧正東　但只見
火把灯毬明又亮　耳聞吶喊不絕声　战鼓如雷京天地
賊王高声对众云　你我須当迎上去　休教賊兵杀進营
張献忠　說着当催坐李行　众多賊兵緊隨根
眼看紅光离不遠　猛然間　夆目觀瞧吃一京
战鼓不亮岳火亮　一片漆黑墨染成　众賊人

不敢前進接住馬　难办虚实假共真　前進又恐必中計
后退心中氣不平　正在遲疑為难处　又有人来报軍情
正西上　岳数官兵来刼寨　堪〻杀入大营中
賊王聞听唬一跳　張献忠　帅众連忙催走龙

左良玉的疑兵计把張献忠使的南北东西正跑了一夜東方發亮众賊將才收兵回营这一阵子闹的賊兵越發心虚尽都溜之乎也只剩下数百捨不得走的賊兵張献忠还不肯走要与左下拼命賊將赵勝再三的劝解说大王既要成大事的人何必如此量乍常言小不忍則乱大謀事已至此趕着天早咱快走才好依末將的愚見不如投奔大王的义父那里存身可以成大事賊王一闻赵勝之言不由得满心欢喜到了張献忠他有个干爹也是一家流寇姓罗名叫坐汝才外号尔人

秘寨曹操才有智度招聚賊兵張献忠他代領着几万賊將数百流兵投奔此人去了只等多龙会上接續再表到了天亮的时節官兵見賊寨無人回报了左帅忠良亲自观看已知流賊逃遁進城与陈总帅相見多人馬防守流賊的这些话俱各不表單言公子李洪吉只逃出金貢閣中与流賊多手回到家中把妻先送到杞县岳丈的家中安頓住下那一日折開宋牡子给他的柬帖觀看安立停妥連來尋我李岩瞧罢心中犯想說牡先生他有些古怪他叫訪回家瞧着安頓平穩又叫我前去尋他想来必然有事

李洪吉　瞧了柬帖上面話　自己奮呼腑内云
牡子宗仙乡古怪　他的那　腑隐玄机奥妙深
当初学与訪相面　他說品貌不同尋　久以后
必有一品王爵位　荣華受享在京中　又說陕西出真主
他的名叫李自成　現今露出身遭难　叫訪保駕立奇功
因此上　不疼金银合珠宝　行賄打点耿年门
不杀真主京中解　金貢閣　才遇賊王叫李思

弃了什物拉人犯　又取高阁金黄财　宋桂子
当我回家来投官　恐有踈失不放心　安顿家眷金云子
又叫我去把他寻　想来必有别的了　他的言词须要听
李公子　分付家丁备上马　打点行李莫消停
辞妻立刻登途路　只代着　两个伙人作伴行
催驹竟奔永成县　要把姓俄宋烟寻　一路上
鱼木村庄无人住　不闻鸡鸣犬吠声　经商过客稀稀少
皆因处处有仇人　主仆三人往前走　晓行夜住路途中

那一日　正走之间抬头看　是座高山峻岭冲
登时进了南山口　李洪吉　马上举目看多时

李公子代着两名伙人马进了南山口回顾担惊主付家丁小心省着此山有些险怕有歹人潜藏说着话儿来奔上边北一个铁蛤蟆舍五七内把梨花枪抽出拿在手内往前所走行不多远但见前面有一块平川之地又宽又大真似手掌儿一般李洪吉心中自说这一块地方到相是战场的形景猛然抬头又见山顶之上影影扑扑相似旂旗被风摆动自己说莫非此山有人家莫不成生了莫过省了不必真却此处免生闲气

李公子　心中无说省了好　他却一点不担忧
代领家丁人两个　竟扑了　北山路口向前行
手中倒拉梨花枪　偷眼观看南山中　但只见
青山叠翠如画屏　立陡陡透九重云　怪石层层修盘道
过往行人之路行　峻峭崎岖令人怕　陡涧深潭横木桥
又见那　树广林多山涧岸　异草奇花普片新
狐兔獐狍绕山岗　还有那　山鸡野鸟不住鸣

麋鹿獐兔登山岭　一望四野少人行　南山中
那有樵夫担柴走　不见垂钓老渔翁　李爷正自观山景
面前一座茶树林　三件不要川林过　猛听锣声响连声
嗐嗐嗐　借着山音声振耳　林中钻出许多人
看来但有二十个　一人人　各把刀枪擎手中
为首两个骑马上　身穿合甲披骁衣　一个是
使斧坐骑铁豹马　一个红马把铃擎　帅领手下拦去路
马上吆吆喊高声　你们三人好大胆　竟敢阻拦向前行

快些下　买路金银好过去　不然难免丧残生
走马还拿进大寨　一定要　摘下心来就剁除

李洪吉见这两名盗贼领有有二十多个喽卒把去路挡住口口声声只叫献出买路的金银方时过去不然拿上山去摘心取胆的列位这座山叫作小苍山山上有为首的一家盗贼此人姓李双名彦彪年年二十二岁使一杆扁铁杆枪有几合的勇战手下有四个成名的头目内中可有这拦路的这两个一个叫张成当有玲一个叫赛马狮横插还有两个在山上一个叫双角蛟龙一个叫蝴石猴还有李彦彪自称振山大王立小苍山指泉头与桂大庄的去绕围根

李彦彪　叙一　一宗他所好　最喜三经小孩言
十五往上二十下　访村庄　抢拐孩子到山中
专同金银抢行客　好柰行里与金银　张山三
拐孩子就不少　不打不骂度衣足　问东好西随口用
身上五彩是锦衣　小刀小鞋小孩子　与乔什物全是的
这个贼　要把孩子兵操练　每日早晚费辛勤

說他們下山劫奪他　可殺他　耐者們不生嗔
敎刀鎗兒教看脍　還把北葯給他吞　一了々
棋弓不令小敗廊　刀鎗純熟拳脚精　什又指撰許式
也吞進卻了凡言　教給他們騎劣馬　如何卻蒼怎么偷
李夢彪　亦夫肉脚的之家　耐因不推正道行
总因大六国近奈　這卻上　天又造定怎能更
指人若亦作正道　北什大必是個兵　並非是
是王亡道近不正　作信候完院才妳　貪寧注定附時改

天近很坏兵大法　有福遇的去福去　真龍出現假龍崩
北山中　闲言少叙归正传　且說捆将手續人
截住李岩不放走　賊匪們　声々只要壞金艮
山寨李夢彪鏢的這支好了兵有二百還多財不貴的也叫他們
進劫客旅打劫經商遇有不伏之人或者保鏢的達官叫他
們動手厮殺全不是孩兒的对手長伤人命他們的胆子越發
大了這將的人都知道小蒼山的孩兒兵利害今日劫住李洪
吉我一時卻去孩兒兵李公子見賊人把他主仆劫住不放過

去只要買將金银他的心中也不把捆將的這一起人放在眼内
在馬上微々冷咲說你們這一起賊了眼的奴才敢把李了々截
住你們好生大胆
李洪吉　小爺山趾微冷咲　口内住不骂賊人
胆大欺心劫住我　莫非是　這起奴才聽二騎
今我從此山过　朕日正会無賞是　你們要
知道好歹献給我　省的錢下丟残生　李岩之言还未尽
鉄爪鷹前診达兵尖　大吽一声氣死我　幻思去知信七二

就便是　没有防常还可恕　到今我家要金艮
如此胆大真可恼　你必是　不知蒼山有寨子
今我若要饒过你　夺人可恕礼难容　務必要
将你拿上山寨去　掮下心来就必吞　肖诊說要偷生命
手把刚鞭战杆揰　馬临切近迎面刺　李岩一見笑連声
梨花鞭　架过贼人鉄战杆　丹匹也季爷西子
圈馬回来重对面　丹个人　双鞭並奔陪输赢
贼人藐視李公子　他把洪吉看的轻　未住的

黄手挂杜施威武　战杆刚能挂又挂　李岩不住微冷咲
暗把贼人骂二声　拦你於有凡意勇　怎要赢我杜常在
李洪吉　心中一怒接战杆　贼人左脇中尖拳
一甩竖鞭往下戳　寨馬猴　招福一見動了恙
健馬挂住李公子　季爷若未瞄周重　就有人
連忙推到山寨去　贼王闻听大動嗔　伐卻孩兒兵将山下
未把那　公子洪吉往上揰

寨馬猴楊福是鉄爪鷹肖珍左脇肯鞭败将下去贼人心中大
怒催馬李爷在未動手李洪吉一見不由的微々冷咲口中說
諒你这無名的草寇有何能处敢来与李了々動手言罢催馬
接枪与楊福交战贼人那里是李公子的对手未往还过数十
个回合寨馬猴便了个詐敗是行心中集拐中刚爷暗傳命
孩兵以的声喊法四面上往上一果把李洪吉围住刀鎗乱
季爷未動手这且不表单言鉄爪鷹肖珍左脇有鞭上山寨
下尖李爷五孩鞭返步往里所走一振山王李夢彪正与鼬在眼

吕扇双元匝郭亮王分全帝正坐忽見肖珍面目更色慌々怎々：这外面跪将進来李步彪连忙问道肖珍自怎么样了肖珍说大寨主了不得了今有山下来了一个年幼的小将铃馬纯熟我与杨臣自把他拦住不但不给金银还到合我们借盘费我的心中不慌与他动手被他铃伤左膊败上山来如今杨臣自代领姜卒把他困住動手厮杀我特来报与寨主来往的客商都要如此这些小苍山可就住不得了李步彪一闻肖珍之言不由的气火起一声大叫气死人也竟有这来的因徒如

此可恶把大王了々的头目来败
振山王　兵杰年交二十二　刚烈性烈日三人
莫来也到将门后　才能勾　战業兵有一直道
就只生性不务正　因此为贼去来休　听見了
肖珍之言心不悦　口中只说气死人　那里来的这和尚
竟把苍山看的轻　军前铃伤我头目　令人听知气炸心
姜卒们　快看铃馬不代慢　我就亲自把他拴
你速又为忙披挂　孩尔兵　预备伺畏恨蒸兵

吕扇郭亮也介胄　大家一齐往外行　下大山
手提兵刃上坐骑　孩兒兵丢后紧随跟　了々踪踪如风快
佳山如今平地行　顺着盘道往下转　旂旗招展乱烘々
只听得　噔々一振罗声响　下了高声进翠房
且说洪吉李公子　他的那　眼中却云手姜兵
来往冲撞如游戏　铃伤姜卒十数名　赛馬猿
杨福喜怕难招架　败了又怕大王嗔　还自着急为难处
忽听罗声振耳鸣　又闻孩兵声呐喊　就知寨主下山来

李步彪　一个郭亮与吕扇　孩兒精兵二百兵
雲时来至平川地　振山王　一代孩兒放走左

杨福見大寨主代着孩兒兵来到一同那几名姜卒往傍边一闪有洪吉正自旋亲闪听罗声响亮闪目观看但見山顶上来了一伙人约有二百过多当先下蜈蚣旂升空塔々临近又見把旗代着那数名姜卒往傍边退闪来山上人到了平川之地把队住扎住迎臣一家盔甲鲜明犹如雪練具座骑一匹白馬使一杆蛇矛長能面如美玉豹臣环眼二十来往约年纪

小是威风显暴杀气还有二人也是停当介胄各提兵刃至蜈蚣
旂下拴馬不动
李洪吉　手内擎铃接坐李　对面观瞧细留神
一支姜兵有二百　尽都是　十五六岁正青春
头上代着孩尔婴　盖梗齐眉黑染成　一个々
身川细衫多五彩　腰间紧々繫汗巾　下川细裤多紧扎
扇形战靴快又轻　背跨藤牌画扇脑　利刃吹毛在手擎
拴了个　刀枪斧齐云镑乱　大人要比也不能

公子看罢时多会　不由的　脚中冷笑又三声
恼人既然身为什　就该招聚好姜兵　为什么
弄些孩子国何故　令人难猜就里情　想要多时用铃指
马上叱咤语高声　山寇云知好大胆　拉敢相拦过往人
我又非　红缨紫草诛宝客　不放过去大欺心
莫非还有要打仗　这不旧　飞蛾投火一般同
谁是为首快出馬　好去鞭下丧残生　李步彪
闪听其言心不悦　元帅二目看来人　介胄云川少披挂

荆川府祖代扎巾　奎代寺腰截影底　坐跨白龙把铃插
生成的　目秀眉清多俊俏　暗藏杀气与威风
山魁看罢李公子　立马上　一声大叫似雷鸣
惊人立马上一声大吼好小辈往此山中而过不献买路金银过
还可恕反到胆大要知鎗刺动脉的眼目又伤数个娄卒的
性命实为胆大包天真正可恶你往那里走大王的鎗到取
你言罢丹胆竟驹马往上撞双手颤画皮鎗杆鎗马临切近照
看李公子面门一鎗公子一见用手中梨花鎗嗆啷架过去

呼丹马冲将过去一齐旋马各代征它双铃并举二手遨旋左
江坊动手跟李洪吉的丹名家丁立一傍看的明白不由的心
中害怕
李公子　江坊大战各山魁　丹个家丁担怕惊
犹恐主人不敢泰　倘若是　败阵失机了不成
傍边拢马睁睁看　一个低声叫老兄　你看这
为首之人多威武　犹如恶虎一般仝　未往冲杀急又快
好似凶神多几分　手下之人有二佃　休要轻视小孩童

怕的是　倘多为泰齐动手　饿狼难与众犬争
公子若有疏虞事　你动的　性命残生保不成
咱们又不会武艺　要想相帮枉用工　那一个
马上附耳悄悄声　仔细留神听动静　咱家公子鎗马勇
武艺精通能战争　瞅动睛看无妨碍　老爷只要放宽心
咱二人　总然看急不中用　万马全伏老爷旁
家丁担惊且不表　再把那　眼目杨福瞧一瞧
看见寨主与人战　惊魁暗想自沉音　动仔不

拿他家丁人丹个　也算我的一点功　寨主眼前瞧瞧脸
与人瞧之面有花　寨马狭杨福主义定　招呼手下众娄兵
跟我去　拎拿他人丹个　寨主回山来报功
数名娄兵各应是　一个个　争先恐勇要拿人
表过此书非比野史唠叨总是节断寨马狂代着娄兵围上前
手拿下马来黄乡之背李洪吉与振山王动手交拳李公子见
手下的人被贼拿去心中不悦
李芝彪　大胆断然难取泰　白费工夫枉劳神

贼首拨马往后退　李君闪目看分明　但只见
吵吵只听人声喊　孩儿兵　一齐发威往上冲
公子一见微冷笑　口中不住骂贼人　料还想
孩子当得什么事　小犬如何与虎争　李洪吉正自心犯愁
就作一伙孩子兵　四面八方往上罩　就地乱滚跑如风
李洪吉　心内不伏施威武　手把梨花战杆摘
任你使尽平生力　怎要是　鎗扎敌人万不能
眼看战杆到身上　孩儿兵一滚鎗刺空　使的个

公子浑身流热汗　手忙脚乱眼如灯　高坡上
惊人一傍观泰败　振山王添欢去笑容　李芝彪
马上不住连说好　点头夸赞小英雄　江坊大战时多会
到不如　将他拿住问问何方那里的人

振山王李彦彪一个郭元已届祸福至王坪之处接马观看但见众孩兒兵把李洪吉困在居中来来往往一齐动手急来看兵贼人落马不住的暗暗称赞好一个少年的英杰俊后生也做得过一人一个不能竟把我的孩兒兵挡住可见得是一条好汉但不知他是何人氏那里姓甚名谁我何不暗暗的传令知会孩兒兵用挠钩套索将他拿上山去如其这般问他的真名真姓与他八拜为交同在小苍山落草称王方趁我义想罢传令叫娄兵鸣金口听嗐嗐三棒罗鸣且说二百孩兒兵正杀困着李洪吉收兵忽听得罗鸣三棒就知是山主叫使挠钩套索拿人也就不敢代是一齐就地一滚藤牌退后李公子见孩兒兵退去方要旋马又见旗上三四十名川红细小袄的孩兒兵来了人人手拿挠钩套索拥将上来好不利害李洪吉身乏力软实难招架被挠钩将马拖倒把李公子撇在地下孩兒上前按住绳捆二背李彦彪传令回山众娄卒揣拥着主仆三人拉马扛鞭倒干戈从道上山进了大寨贼人下马手下之人接去兵刃振山王秉正归坐四家头目分为左右众孩兒兵各自散去

李彦彪他 坐在上面闲言道 分付手下众娄兵
快代那厢孤寨间 他的那 姓甚名谁何处人
只听无数人答应 看了那相一窝蜂 到寨外
报称公子往里走 来至分赃一坐亭 娄人坐上往下看
到日一齐验俊兵 但见那人下边站 二背倒剪受麻绳
气昂昂 二目元睁双眉皱 威风不减半毫分
贼人看看心欢喜 振山王 暗暗称赞不住声

假义代笑闲言道 用手一指话当三 你这厮
胆大竟敢在山闯 万恶不赦伤我的人 被我擒拿不下跪
你把那三贼看看 姓甚名谁何处住 或是生来或是氏
你快些 下跪叩首哀告我 大王一喜定开恩
不过真名不下跪 我把那 将剐其尸作鬼魂
性命之言还未尽 公子此间大动嗔 骂一声
草寇山贼胡乱立 你把了了当何人 要杀要剐何足惧
错错看以不是人 我本世间奇男子 怎肯与你把名通

大丈夫 生而何欢死何惧 要我低头枉用心
气的他 口中不住骂贼人
公子越说心越恼

李彦彪闻听洪吉之言不由的微微冷笑口中说你这小子好不通礼大王问你名姓家乡皆因爱你是一条好汉有义与你结拜反倒出口伤人真正可恼你既不说也罢了大王如今把你押在剥皮亭上摘心逐你你就便死在阴司也不知死在何人之手内明人不作暗事听我告诉与你这座山叫作小苍山大王称为振山王姓李名叫李彦彪在此落草还有四个头目都是结拜的朋友数百娄卒二百孩兒兵过往客商谁人不晓

李洪吉 听罢山主前后话 忽然一阵上心中
向上闲言呼寨主 我如今 问你一事要言明
有个朋友陕西住 混天球名字叫梁兴 这个人
未知寨主晓不晓 说俺俩曾对我云 贼人闻言忙站起
满面代笑叫的言 你说这个陕西住 米脂县外有家门
混天球 坐地分赃文响马 梁兴原是我弟兄
并且那里会过面 你把那 就里情由细言明

公子見問回言道 山三面神呈上听 就把那
怎么遇見宗雅子 如何打点敌軍门 全貨岳上人解救
多亏一支扇李思 大家怎么拜朋友 梁兵搖过寨三名
今日至 山寨共擇多有罪 寨主須勝令表兄
在下原係河南住 李洪吉 愛交江湖义氣明
公子說罢告后話 李彪名忙吃一京 咕都々
悲下了金亭一坐 用手連忙排云電 口中連々呼公子
想初遇崇聽二時 江湖常有人提念 到处言說公子名

今日个 三生有幸会面 方趁初思慕想心
說着手搖李公子 丹个人 彼此当身往上行
李彦彪与李洪吉携手揽腕全上了金亭重什見礼又与东所
日相見彼此各通名姓归位坐下娄罗献茶々罢格盘振山王
先了付手下人把李公子的仆人放了去了金亭上大摆筵宴
各敘年庚二人連宗结为弟兄李洪吉就在山上住了一夜次
日告辞要走上京城去找宗姻李彦彪苦々相留李洪吉也拾
不得这支孩兒兵就至小苍山住下了每日里去劫往商过客

抢非各庄那十六七岁的孩子终朝操練
皆因为 大明怀宗国運败 天降流贼各处生
里门公子为盗匪 还有那 武家之后作賊人
天運循环非人力 塗炭生灵水火中 就便是
崇祯天子洪福厚 沒說一时就亡了大明 自从日積与月累
怪不多出賊盗生 必到十分危急处 才能改帝换朝廷
李洪吉 要把孩兒兵操练 差人每日下庄村
不护财帛与妇女 单要把 十五六岁小孩童

可惜軍民并百姓 家々户々放悲声 有那些
失子之家出之奔 只得上告到衙门 苍山却来把其界
衙门以外闹洪々 知县孔了心纳闷 盗匪如何抢孩童
想必是 当今万岁国運尽 去把孩燒性命生
男人全把女人便 竹溪县 大家小户闹未安
河内逃無生双翅 滔天兇氣令人京 到处里
生的不知什么病 三日之内命用坑 细想当今仁圣主
恩代文武爱黎民 直言一点失仁政 真有唐虞尧舜风

为什么 怪不多出贼人廣 莫非明家国運终
又去見过这件了 平怪人 全是不要抢孩童
把其的知县孔宣見了告状没了孩童被人抢去的状子犹如雪
片一般去奔偏只得收下腑内踌躇偶生一计說有了目今扫
匪大帅左良玉奉旨领兵杀败贼献忠现时了兵以放初
如今何不奉一套详文报上了上司往左元帅那里请兵来灭賊
人有何不可孔知县想罢忙叫书吏作文申报上司请左良玉的
大兵来征盗匪这且不表且說小苍山的贼人不上半年小孩

子就抢非了七八百李洪吉是孩兒兵的頭目教習每日间
操練武藝
这一日 平匪坐在大寨内 一名娄本报元音
口内連々呼寨主 大寨州 盖道以下有一人
他說要把大王見 姓牛名字叫全生 李彦彪
间听此言心欢喜 分付快請莫俏停 娄罗苍定往外走
盗匪以言把亲弟称 此人却与我相好 也算你我一家人
李洪吉 代咪点頭說正是 少时見面必相亲

二人正自来真话
两名盗魁离了生
叙礼归坐通名姓
先对小弟细言明
我如今
有一贯去左良玉
王败闯王兵利害
分兵各处访盗魁

见一条
王家只日立起身
李彦闻言把话云
牛金生闻言呼贤弟
到此山中无别故
他单是
赶快访南佳献忠
借趟粮饷接济兵

稍去大汗往里行
多金亭
仁兄到此因何事
列位留神在上听
有宗大家振元音
提兵挂印大元戎
现如今
现今有了十五万

俱要送到兵马营
押粮子
因此上山来送信
抢劫粮饷上山寨
一闻此言心欢喜
李洪吉

大料必从此山过
一个守备两把总
请问你
恰如今日下庄村
口内齐说大进通
害怕有此心内慌

众见前来送信音
兵丁不过二百名
急刻众去莫消停
东堆人
说有就要抢山下

李彦与四家头目一闻牛金生之言俱各欢喜齐说一个守备两个把总一二百兵又济得什么大事敢说手到擒来众盗魁七嘴八舌李洪吉不语他的心中另是一个主义头一宗有些々害怕皆因听了宗烟的一片言词要参旧真命帝主好生王子坐黄金珠宝都是小可把个亲娘吓免逼死了王子也若坐停当如今听见牛金生说闯王被人杀败都不晓得是洪承畴只打谅是左良玉李自成被人杀败不知去向他单一去所归二则在小苍山落草为的是贪有小孩兒兵不肯动身如今有

这么件事作也不好不作也不好怎么说呢作罢了惟李大非同而我十五万贯兵饷是接济兵的抢了来不但地官不肯干休并罢头兵的将主也未必肯依不作罢呢李彦那些人瞧不起在此处难以居主单是二去所归故此低头不语思听得张山主李彦闻言相问说贤弟你怎么不声不言语某非胆怯不敢去么李洪吉是问微々冷笑说兄长言之差矣你我全庄一处半年有余难道不知小弟的禀性不成但只一件我忽此时未从去行必须先要思虑々々想一个万全之计方

要再商这一件事情非同小可
李洪吉
这件事情非小可
非比商旅与过客
你我弟兄若要作
反惹傍人众笑声
李彦
只过照常一般样

代咲闻言呼兄长
此乃是
劫些々财物不担京
商议周全方可行
如今要作这件事
见问回言叫贤弟
咱弟兄

列位留神在上听
接济军需安项银
这件事
机关不密先招祸
依着仁兄怎样行
仔细留神听众兄
帅领娄罗下山林

打听粮子多咱到
护送之人中何用
回到山中接々々
李洪吉
下山劫粮却是礼
任他也被人知道
若得此粮终到手
必有兵来把我拿

截住道路不放松
泥鸡瓦犬一般仝
要作旧是如此作
摆手摇头说不好
难道说
自己分明留祸根
难以在此把身存
任凭怎么全武义

岂那梦
手到拎来急容易
不用商谅这样般
仁兄留神仔细听
不怕人知姓与名
就便是
失良岂不将官恨
王寨不敢难保藏

他的兵　越来越多将山围　只怕你们不敢争
万一有点疏虞处　那才是　画虎不成类犬形

李素彪牛金生四弟次日一闻李洪吉之言很此都有些懈义振山王说依我本道来说这件事还是作罢是不依了呢李洪吉说作是必要作可在山前作不的先叫此兄去下山打听巨勒是那一条炊咱们代有孩兒兵乔庄下山各代兵刀迎去一二百里地方可却乔要把押艮子的人追出交界叫他不晓得咱们是那里的人还是散闹而行回归山上

李洪吉　说罢一往洪前话　乐魁闲听面含春
大家口内齐说好　公子的　这些言词果高明
就是如此这般策　方可成功去有根　振山王
独自一个下山来　此去前断不多般　什又回山报信音
七说要买明日到　必从石前溝内行　李洪吉
一闻此言心欢喜　口内连叫弟仁兄　令该你们偶买卖
石前溝　正好埋伏藏众人　如此这般休代曼
乔庄打扮下山来　众贼人　下山前去先不表

再正官兵解银人　安备马上传下令　进此溝中要小心
驮夫们　指上鞭子往前走　将与兵丁紧紧跟
不多一时将山进　牛金生　前悼之处看的真

艮数的驮子进了山口刚到了溝中牛金生看的明白那敢代慢少什姜兵鳴罗只听噹噹噹一阵罗响东溝口外李素彪李洪吉丹个人代领孩兒兵吶一声喊拦腰断他二人只扑那押银的官员动手那四个陌目乱杀那些官兵这一名安备马永梓丹名把总王世如刘国栋見人劫终忿忿心中宗思到之武

家丁从鞍闲将刀子出来守声喊叫　盗魁无知了不成
安备他　鞍内抽刀高声喊　胆大狂徒太欺心
此乃官银军前解　众贼人　快快的
想是不知还可想　老下闲是饒众人　但若欺心不退后
猪的藏脑归巢穴　可以还保命残生　快些留下鞍中银
难免金刀砍肩仁　贼人闻言心不悦　性命残生活不成
牙崩半了说不字　剑只怕
安备闻言心好恼　代怒含嗔催主磨　馬臨近

腰刀掄元接到刺　贼人一怒面生嗔　匝皮銼杆忙架迎
二人溝内比输赢　洪吉大战二把总　溝内賭闘恶相争
登时间　众勤官兵如前乱　掌子的驮夫喊吊魂
官兵难持众贼魅　只杀的　南北乱跑走西东
众贼动手掀良駝　俱各倒在地侠左　斋上前
用刀劈破木叭鞘　良子座入口袋中　一个把总刀下死
安备自刎丧残生　就是王世逃了命　还有兵丁三二名
众贼人　什又追杀赶一阵　这才传令收回兵

暗從小路回山寨　、一个个　前面添吹上咪苓

安备马永梓估银子不保情急自刎把总刘国栋刀下做生官兵死者的不少走了的只有六七名还有一名把总王世莫是得命逃生往北奔去报众贼人将银回山猪崽孩兒兵姜李李素彪对众商议十五万现在的一个人各分一万餘下的掌姜李孩兒兵一万餘者的留在山中以为招聚之用众人点头依從李洪吉分派的那一万银子派了四名姜罗丹个家丁围駝驮子往把與家中送去这些话不表

且說那
路上進人訪問信
只得先從那里报
遇見逃命人四个
竟扑杞县向前行
但只見
还有数了人非三

把总王林逃性命
石曲溝
詳文捏拿要案卅
一名馱夫三个兵
正走中間抬頭看
几匹馱子頭里走
那一个

独自一人往前行
杞县所有文案中
在路上
一齐恨有把总走
猛然抬頭吃一惊
它有口袋齐進柱
馱夫苗神裝假真

看句多时開言道
前面过些人山义
动的牲口兵又兵
到不如
認准之时县中报
把总闻言心欢喜
你同馱夫一齐去
急进来到报信音

眼望把总语高声
小人認得甚多馈
口袋之中多玩耍
小人将他坠下去
一定要
回頭多什一名兵
访查仔细要苗神
动在杞县将你们去

回老了
它有口袋那馱子
想是退子里边存
看他何处把身存
得了贼的真信音
說道是
認准门户他住处
好请兵将把贼拴

你二人
悄〻跟定后面走
馱子真是那馱子
造定合該要有了
杞县的

千万别把风声漏
他二人
口袋也是那金银
不地凡彼大讨生
一郡生灵活不成

兵丁馱夫口内应
打听真实信与音
都只为
这一陛去不大案

馱子上它的是民子往李洪吉家去送的刀名家丁四个妥卒悄〻跟定作梦了也不知有人把他們墜下来把门户認准赶回把县荒〻忙〻川衙逐巷来至杞县门首向门上人說你们进去回稟你家本官旧說有汴梁解官王司所有机密緊大之話不可迟悮门上之人見如此光景那敢代慢且說县官名叫孔宣正在外书房查对了村庄所报失迷小孩子的案件見衙役在面前跪倒回話說回太爷今有汴梁解官說有重大案急之事要見太爷面禀小人特来回禀孔宣闻所說有請衙役連忙出街把把总接入衙中通名姓叙礼归坐王林作事仔细先不說生恭洪吉的住處界說孔爷兄我乃汴梁旅送官饷把总全看一名守备还有一位司所保有十五万两银子往军前去送行至石苗溝遇見無数的贼人傷了一員守备一員把总官兵馱夫二百多名把銀全都抢去石苗溝乃是杞县地方千係不小先报与兄知道你往石苗溝报與我家总镇

王把总 說罢石苗溝的事 知县有忙写文書
登时改了平常色 他的那 面如金帛一般全

你而長吁几口氣
初任為官到此處
黎民塗炭我卦心
到处是
該斩斩等全赶淨
左帅分兵防流寇
店道村庄也不如
不要牛馬共金银

加额苍穷那往声
算來二年有余零
民间不良要不上
流寇作乱民遭难
杀绝了
送贼脱逃不見宗
家〻户〻根贼情
也不护造男共女

我只說
各处滄荒民遭难
上司长〻把我真
多亏左帅作元戎
万恶贼人张現中
前者有
贼贼对抢行事怪
单〻只要小孩童

現如今　差人各处去查訪　風信相传大料真
都說一起大盜寇　小苍山　喽人操練孩兒兵
這些事情还未尽　偏〻失了兵向良　石苗溝
本是杞县交界內　此事更大不非輕　官良失去十五万
官兵伤了二百名　一員守备一把总　俱被喽盗害残生
我不过　七品知县能多大　如何担得此事情
老爷急的干剁脚　又聽得　把总開言把話云

把总王林肚子里有点才智方才听見知县孔宣口内提說把县所有之事內中有失迷孩子之故又有小苍山盗寇操練孩兒兵的話語前后細〻一想余时这件事有條頭不好定个只一件要靠着县中衙役能有多少想拿賊寇万〻不能想罢開言說孔年兄你到不同着急何我先到石苗溝中把尸首驗明再作道理孔宣答应代領衙役出衙上馬川街越巷立刻出城到了石苗溝失盗之處留神細看但見橫躺竖卧満地尸橫接人点数又見了守備把总二官的尸首官兵一百九十三名馱夫二十七卩縣內俱有户方擇写着各人的名姓歲子的云片

孔知县　驗看尸首查破鞘　三百破鞘似柴棚
分付書吏与衙役　把这些　死尸数木尽查清
官地埋掩用記号　所為予備領尸人　三套文
一套詳文開封府　一套詳根懔总兵　一套詳报左元帅
报了立刻将起身　左帅奉旨争滅冦　代領兒郎馬步兵
老卩他　巧用一条疑兵计　杀絶流賊張現忠
听說更人爷湖廣　因此上　赶到黄州一座城
皆因目下缺兵餉　行文各处去催粮　定指望
州城府縣運良兩　接濟兒郎好養兵　一十五万非小可
流賊刦去了不成　又想本帅左良玉　小賊喽寇尽聞名
松小寨　闖賊失机走石洞　亦梁脱逃張現忠
今日把县詳文到　石苗溝　刦去皇家軍餉良
又是何賊敢作亂　漏網之賊又成凶　細想来
不是伏西李闖子　也非流賊張現忠　本帅身受皇恩大
拿賊操寇作元戎　見寇不除非為礼　與民由害負君恩
欽代要　親自前去拿賊寇　此地無人不放心
再用刀伶把賊射　草寇焉有不心京　賊名失机败了陣
余者兒郎抄大营　這賊只管把山進　一陣削除方起心
沟营中　那卩不尊主將令　人〻全想挣功名
大小將官各勇躍　兵等有　臨陣斯小睹眼争
不言左卩营中事　再把賊人山上明　李梦彪
衆賊正自閑談論　忽听炮响振心京　有名小卒進大寨
分金廳前說到坐　口把大王連声叫　禀位由神左上听
今有那　一支官兵在山下　炮响安营屯住軍
領兵之人本姓左　他本是　奉旨掃寇大元戎

那名姜卒报罢平身而去且說振山王李梦彪耳听姜卒來振有一支官兵在山前下寨他道不為介意听見領兵之人是元左帅良玉他到吓了一跳不但他李洪吉也有此發毛果然名不虚傳李洪吉他與左卩对過面打過仗又耳其名說他今日領兵到此更賊人與李洪吉自然有些胆怯李梦彪对衆人開言官兵至此想必是為刦良的那件事地方官詳文故此他領兵来到俗言說的將也不過是兵来將挡

王梦熊 众語聞言呼列位 仔細自神听我云
又有人說左良玉 他的那 腹隐奇謀会用兵
今日領兵來到此 必要打杖賭輸贏 怕的是
依我下山臨軍对 敗陣失机落下風 賊人之言还未尽
重多賊盜把話云 方才仁兄曾說過 兵來將擋是真情
难道說 怕他利害咱是了 豈有此礼咲死人
任他大智如呂望 未必能 擋住你的小孩兵
或是攻山或是战 但看來人怎樣行 他若是

北山咱就加防備 只用拿石往下捁 從上至下去不募
他算費力枉勞神 要是迎頭讓打杖 銓北刀砍刀相争
豈不是 小弟今朝誇海口 那怕官兵百万人
就是元帅左良玉 难道說 十二中要天外人
小弟今日下山寨 見个高低与输赢 我若是
今日不勝左良王 枉然為人世井中 梦熊闻听同言道
兵弟何必動兵明 方才之言深有礼 見战攻山兩可中
分付那 山口上面加防備 婁罗守汛要留神

又叫孩兒兵予備 你若是 臨陣斯杀捨命争
山上予備全停妥 只等明日早清辰 此戈中
不表山上衆賊事 一宿無詞到五更 扶桑日出红輪現
刁下里予備交兵打杖 要分勝敗與輸贏

懷宗傳十四

付将马退凯能于用兵他在小苍山安営並不困寨致山也怕
是從上至下仿模人馬要在平地拎戒才那樣分派到第二
日侍下軍令我兵远来当之歇息三日明早見战屮賊見官兵
也不困寨也不攻山寨不遠是怎庅个主意又知左良玉用兵
心神怕他生出計不分付山上防守听信你这且不来单說押
鞘的王林他見杷县县官由文早晚必有兵来攻剿他这才对
自知县孔宣說將送號子認准那一家门户之事知县拿言心
中欢喜說既有这个線頭你又离不远常言有错拿了的没錯

放了的相求年兄同我代領官兵到那里拷门去拿有何不可
王林說正当如此知县分时把合衙的号兵衙役尽行传到县
衙还有守城的一名千总个拿弓箭刀銃代着總门户的人同
着把总王林来至李洪吉的岳丈沈明的门首令一半人把着
门文武二員代领着一半兵役真闖入沈明家内男女尽皆吃
京沈明就知是良子事犯后悔不来中兵把李洪吉的岳丈沈
明與母黄氏要罪平全都上綁搜出一万多良子元封没動追
问情由才知正犯在小苍山上令人抄没其家把中人代入县

衙收在南牢监禁代等拿住盗冠奏是元良好解往軍営
此必中　占且不言杷县事　再正黄州付总戎
小苍山下安営寨　歇人馬　又到次日早晨清
付帅传令兵用飯　于备出老打杖争　就召角
昨日本帅传的令　誰若不尊问典刑　将与兵丁不代变
一者咨庅口内庅　大炮神銃弓箭手　兵是一千五百兵
不多时　将与兵丁用究飯　付帅披卦計争棍
下幔提刀催坐李　于备下　打仗兵丁紧紧跟

只听咕咚大炮响　三军呐喊闯元门　從只見
刀槍门旗分左右　来至江防把对分　付将馬下要坐李
坐李之上把令行　忙往前山口去要战　打陣旗牌口内庅
催坐李　来至山口用刀指　叱咤高声把話云
山上賊兵远害怕　旧說有　付将老卩要战争
迁叫賊首来送死　不必督兵往上攻　那时节
休怨老卩無礼性　誰叫你等作賊人　山口小卒拿此話
忙上分金聚义所　向上磕頭呼寨主　大王卩门请听真

今有那　官将山下来討战　小人前来回寨夺
喽人坐上一摆手　那个小卒平身往外行
李梦彪听見娄罗来报說官将山口要战左坐上一摆手那个
娄罗平身而去張山王弋代闲言李洪吉执手說仁兄官将告
要督兵攻山难定蓁败俗言说伤人三千自损八百要讲平地
打仗是喽存弱死銃扎刀砍小弟敢说必蓁论兵交寨孩退兵
百去一敗他来要战代弟当先去見一陣李梦彪一弁李洪吉
之言不由的淘心欢喜

大盗寇　代笑开言叫兄弟　仔细留神听我云
既是官長来要战　那里用　兄弟当先临战争
代我下山将功立　这件功劳讓我將　李洪吉
坐上苍龙說很好　小弟如何敢扭兄　大哥若是将山下
一定馬到就成功　小弟予备庆功酒　得勝回来奉三中
李梦彪　口内連連說不敢　小弟吉言兄感情
言罢欠身忙披卦　張山王　頂盔貫甲計争棍
鄧亮揚福開言道　口内連連呼寨夺　我二人

不才虚随大王去　覌敵畧陣助威風　賊人回答承美意
在下心中甚知情　賽馬猴與双飛雁　也就抓卦那俏亭
三个人　一爷迈步将所下　个提兵刃上安心
勇猛猴兒兵王百　还有那　临行带罗二百名
吶喊猴兵迷羔道　来下高山迷寨森　不多时
下山来至平川地　京新黄州付总兵　嘉馬旗口抬头看
毛争旁目晋分删　一老贼兵不恐道　揚威耀武喊连声
来至了　平川寬闊扎住对　到也奇正有威風

付将腈罢心纳闷　他在那馬上犯想腹内云　这付帅馬廷凱在馬上观腈但見一老贼兵自盍道下山来至平川扎住对伍摆了个〻刀斬斧奇馬廷愷心内纳闷暗説一支孩兒兵个〻腕踏藤牌手内莳刀莫非也会打仗拗我观腈不过是顽义而已又見两員贼将押住阵角当先一人年纪廿二的光景渾身甲冑恰似雪㨼艮庄粉塗玉琢一般手使一杆里皮鉄杆鈼奇一匹玉宗白尾馬面以冠玉豹頭环眼身才么壮（甚是威武）

馬廷凱　看句多时用刀指　口把山贼叫一声

你等妄知好大胆　拦自啟　刮去皇家兵餉銀
於於黎民百姓子　勾引良人入盖中　也不怕
天理昭彰有报应　明中王法暗中神　吾奉扫寇元戎令
本是黄州付总兵　官諱名叫馬廷凱　改旧更新是正经
依我説　現出良来为王化　早归正路掙功名
看你外相也罢了　为什么　奉令前来你等听
現良燒山全散伙　保你残生可善终　你若是
良言逆耳不醒悟　恃燈将勇比喻芒　恰似犬羊与虎鬥

以卵擊石擋几分　临死后悔不中用　那時休得报怨人
李贊彪　一介武言妄坐李　手内莳鈼着假真
但見付将多威武　他却是　金盔金甲锋艳红
坐哥红馬莳利刀　相貌清奇有威風　他自己
口称付将馬廷凱　奉令来把山寨平　烧人者罢馬付将
自己尊呼口问心　敢则不是左良玉　狐假虎威借虚名
我小今　与他交手江坊战　全平鈼馬立哥功
就便不能将他赢　孩兒兵　往上一冲管保营

山贼李梦彪此时到有三様尔放心了頭一宗尔听李洪吉説官兵要攻城那道难足揄雲岳説打上至下拿石子坊人又説杀人三千自損八百要是平地打仗自己的鈼馬旧杀的過个人又有孩兒兵相助这是必券二宗見馬廷凱也不過他等之背这又是故心第三宗又不真左良玉怕他什么呢故此才説他有三策見放心以為得意在馬上微〻冷咲高声问道你是黄州的付将馬廷愷呀大约你也不認得小苍山的振山王梦彪李寨主大王旧是我劝你把言收起休説大話

李梦彪　馬上不住微〻咲　口呼官将你听真
大王在此身落草　小苍山　無有一个不知爷
過往經商誰敢惹　那个不怕孩兒兵　皆因為
進来山中缺费用　刮了官餉是真情　你今到此將良要
無知胆大太欺心　依我劝你快同去　休来多管闲事情
你若是　痴迷不醒講打仗　难免残生此庙坑
付帅爷听心好恼　不由的　冲冠法作動無名
大叫一声氣死我　燈贼胆大太欺心　旌坐李

双手掄刀往上砍
只听喀嚓响一声
江坊上
走了不过十数盪
这斯元来刀法勇
调動孩兒兵杀一陣
探動手中鈴一根
忙分付

召见贼人剁項门
刀匠战馬冲过去
刀鈴并齐動了手
李梦庭
以力相争白用功
省的動手我劳神
京動杨福与郭亮
手下娄罗号令响

贼寇忙用铁鈴杆
二将勒司旋走左
忘生舍死要相争
府内詹呼口内云
到不如
贼人想要暗传令
二人时下即消停
只听罗明不绝声

哇哇一陣喜振耳
旧地滚来出兆快
旋馬底向往后退
一齐杀

孩兒兵
藤牌腕攙把刀排
闪在一旁看假真
圍住了黄州付总兵

呐喊扬威往上冲
振(王)山
孩兒精兵往上撞

山贼与付将在江坊战了有十来个回合贼人心中犯想这员
官将之刀不在我战杆以下陣前与他以力相争未必能养不
如叫孩兒兵一擁齐上把这斯拿住杀退官兵可保山寨无事
想罢虚刺一鈴馬出圈外传令叫馬猴杨福双飞雁郭亮二贼在
门旁各兒抵隙见他的寨主馬王圈外探手中鈴传下暗令
就知叫孩兒兵上前连忙分付娄卒鳴罗只听咚咚一陣罗
响你孩兒兵听见罗响那敌代便一声喊就地搬来从这四面
上往上一呆且说馬廷愷正与李梦彪動手猛见贼人寨吹一

鈴馬王圈外又听宫响那孩兒兵行四下扑来果上来馬前
將只折詭毛空小孩子中行圈児赤馬額透展眼之工旧左
相為切近之時藤牌在手舞刀風旋而至牌上重用腿攻京的
些李梦松些跳那滚只兵旧往活手中刀只扑馬腿削砍过愷
暗说不好叫他们為住反受其敌鈴炮齐到乎命召了歹个春
牌手排手騎炮近推以相敌呢付将想罢那敌代便赤客稍
見兵滚刺很前不住的这钱些李卒料系往单手掄刀乱往外
一砍好容易闯王圈外復探手中刀高声喊叫我兵上撞

馬付将
我兵上撞休遲变
令时欢作先炮手
不良庄在大炮内
耳内只听咚咚声
孩兒兵
神器打来难招架
排炮放完鈴又撞

侯生圈外搖利刃
那一个
五百系那孩上撞
挨次排开护六提
紧紧不断连声响
才代要赶馬付将
只打的
苦了遭劫在数人

口中大叱喊连声
放走敌人问罪刑
早拖那
安住而往往上点
地裂山崩一般全
听见炮响尽吃京
肉爛皮飞筋骨崩
打了个

焦頭爛額〻橫躺
鈴炮之下赴迷宫
山上的
付将馬下傳下令
趁势而攻於山寨
鈴炮兒郎一千五
喊声振地似雷鳴
大太王

害了娄卒小孩兵
燒焦傷的人不少
那些娄卒魂胆裂
调動了
官兵一陣把功成
营内也是这些兵
娄卒拔入大寨内
两寨頭目全丧命

梦彪杨福与郭亮
走了不过五七名
不顧汎地乱烘烘
鈴炮弓箭营内兵
弓箭手
大王齐往山上於
口寿中仕待听真
斩尽娄罗小孩兒兵

官兵密攻山口外　已眾位　快些商量主意行
半空中打了一早天了当时口有李洪吉合銕爪鷹肖珍雌
太膽呂府他們三个手势包双毛雁郭臺寨馬猴楊福王五个
人下山行次不大的工夫只听一陣銃炮之声借着山音出於
地裂山崩不說李洪吉呂尾肖珍三個人害怕這現在的猴兒
兵無一個不吃驚不晓得什麼緣故正京荒之間又听見這一
另小卒探根眾人趕從旁了忙前答說不好
李洪吉　听見妾等禀报　也覺心中担怕惊

腹內暗暗說不好　這件事　干係重大不同尋
暗想自己行的錯　后悔當初行事昏　都只為
听信宋烟一夕話　只想為王穿蟒龙　逼的吳娘活崩死
一怒劍斬老家丁　答救周王脫災難　奪了高閣金貴城
同河南　家中撂望咱妻子　撇閒樓仙書一封
上寫叫我將他找　因此上　為了把崽奔途程
路過小吞山一座　偏偏遇見小莊兵　李焚彪
受他将将收留我　認為達宗作承林　為練孩兒兵數[illegible]

住在吞山不動身　大家下山剿良莠　分了一万雪花良
想必是　地方官員中文報　才有兵來瞞周事
倚仗孩兒兵利害　李焚彪　當先臨陣見輸營
不想他先坑了命　孩兒兵全都喪了生　若要是
真奇實於余不信　常言銃炮最無情　鉛子不良誰招架
孩兒也是不中用　下山迎敵白用功　不能得勝枉為人
劍算的　前進無门退無路　叫人实然难在心
洪吉正自沉思想　又听得　銃炮之声振耳明

呼哇又是一陣炮响借着山音好似天崩地裂銕爪鷹肖珍說
二寨主這下势派不好哩哎罢门代从散伙吧只是這三四百
孩兒兵没動还要交鋒打仗那是没影兒的事情再若不走一
会子还走不了呢言还未尽但見雌服呂帛口中說不好官
兵爲寨门不远咧前頭算是走不得了须得從山后逃命我去
陪言當覺往后跑众人烘的一声一齐手忙脚乱李洪吉他是
蓋不由己隨着众人往后走無我找馬与兵器刀蹬来騎也雇不
得拿全家細軟物件全由后逃命去了

重流寇　慎怕神銃大炮勇　尽從山后去逃生
人到此時只顧命　那里还　張罗细軟共金良
亂亂烘烘我望李　先找兵器好防身　李洪吉
一人如何担重人　連他心中也不寧　無乃之何随眾走
暗從后寨下山中　欲代同家怕有禍　皆因分了那宗良
俗言說　雀鳥走過还有影　心中惧怕走透风
只得隨眾先逃遁　打听着　無事方好转家门
且說官兵將山上　銃炮齐鳴把寨攻　又没有

無人捆拐容易上　將領兵丁往里行　直入分金亭一座
前后不見有人踪　付帅馬上先传令　各处搜寻官餉良
湊了湊　軍餉共有十三万　余者金良數不清
派下一千兵看守　代着那　二千不郎下山來
望影追奔重流寇　斬吞誅绝才算功　怎奈那
吞窮不遂人心愿　天意應當亡大明　逃赶不有撒人馬
小吞山中屯下兵　犒劳三軍賞兵將　欲息人馬養精神
又差人　北興之中去报信　孔宣聞听喜裒生

把总王林不代是 排仓那 一万官民奔山林

把出知县不坚所见有人来信很说左元帅差派付将马廷煌代、兵把小苍山的这庄兵的不少命者不多逃跑各影得了一十三万只小二万又有李洪吉岳文家投生一万还有沈家的家杜折买逃来可也顶不上了他的心中欢喜急忙烧良子打起在狱去兵丁衙役同自把总王林将群官民向往小苍山而来杜式速快到了山上王林见了付帅马廷煌言明其故付将说各路、逃跑杞兵安孚军中缺饷是一件要紧的大事

马付帅 眼望属将开言道 列位当神仔细听
小苍山中性造字 把兵内 所属之地不安宁
自今军中缺兵饷 事情重大不非轻 此一时
撤兵回去交将令 接济官向良米民 众人回答齐说是
付帅之言礼上通 马下传令兵予备 班师拨寨转回程
求多的 马步三军马散是 前对先走下山奔
山中细软打成驮 还不那 一十四万官同良
临行之时放把火 亭屋一概尽烧平 马廷煌

下山传令拔营寨 只听大炮响三声 不郎呐喊军拔营
倒转千戈回里行 不言付帅撤人马 书中再表众贼兵
李洪吉 一仝尚珍合吕虎 孩儿兵不足晋名
娄罗六约有二百 一丁丶 京荒失色乱烘丶
担惊不住回头看 心京只怕后有人 叠了叠
后面无有追兵赶 暮丶闹怀放下心 人丶暗把佛来念
死里逃生一条仝 这才是丶往前走 得命思才话是真
又后悔 忙里只顾逃性命 临行忘了代金良

茶饭皆要以何济 少不的 又要抢护进庄村
金良细软吃食物 代着还护小孩童 那一日
正往前走抬头看 迎面来了一支兵 坐毒上面是闯字
李洪吉 旧知是流贼李自成

李洪吉一仝头目孩儿兵娄罗数百从小苍山逃走之间只顾性命那里还顾金良细软舍算得了数百人没有粮米如何度日只得又望那沿路的庄村去抢不但金良才物细软连米吃食鸡鸭牲口一概全抢还代着十五六岁的孩童尽行掠护这些庄村居民百姓苦不可言那一日正往前走但只见迎面尘埃飞空来了一支人马贼人心下着忙不敢前进李洪吉畄神观看但见中军有一杆坐毒上写一个斗大闯字李洪吉心下犯想莫非是李自成的人马没有这宗旗号说话之间相

离不远李洪吉望着众人说不寿这支人马却是相熟的人马代我上前问丶言是一伸马迎将上去相离不远把马站住高言丶叫些说你们内中有記的我的没有且说这支贼兵正是李闯王李自成的人马自从四路分兵被洪承畴杀败蟒山吸呼地雷烘死无余何要奔张现忠合为一伙路过老党对的鸟迎样说全贵闯又被官兵舍去闯王一路一路上抢护村庄掠聚荒民贼匪又凑的人马不少这一日正往前走前哨的贼兵中听这样的招呼内中说有人认得李洪吉上前答话

问你的 贼兵認得李公子 有語開言把話云
李丁你從何至此 我家的 大王正在軍營中
洪吉的話煩去报 說我要見有事情 登时来到中帐内
闯贼面前倒在尘 闯王回问报何事 贼兵进把大王等
今有那 河南六安李公子 現在前消聽音存
口内要把大王見 因此上 小人前来报事因
闯王會听一罢手 那人占起把身平 李自成
马上侍呼心下想 闯王腹内自沉因 金貞閃外仆了手

也住河南梁家门 一向不知在那里 今日前来定有因
正马上 分付贼兵扎住对 佳請相見梁倩亭
千名贼兵扎下寨 不多时 洪吉走入帐中军
彼此是礼归座位 今日相会路途中 但不知
公二一问在何处 闯贼開言把話云 表过此去多速快
再不當叮話語重 二人一齐言旧礼 始末情由登說明
李自成 子内不住長吁氣 叫声公子你是听
累累失机兵败时 莫非是 公子把宗族大事成

两下里合兵一处闯王合李洪吉商议梁子兵败蛇塔山又欲要投奔入大王帐现志谁知他被左良玉杀败去的无影向公子你又道我大败这却如何是好想来是梁子的命小福薄不能成其大业啊了伏罢这口气实在的难舍李洪吉說大王休得此卦太王乃真命帝主该成大事成大事之人心定受些险难颠沛方能成事大王要不是真命帝主宗先晃他如何肯了此里備整兵左前来救助李自成連連摇手說公子再休提起

李自成 坐上不慌迭摇手 只叫公子你是听

此别提起不現定 搖根子 是调金之地闯成
把雀梁子把梯上 他却一走不回程 到此今
前进无门退无路 却往何处把身存 闯贼之言还未尽
面前跪倒一名兵 问小六把公子叫 老卩留神听小人
外面下 一人要見公子面 說是府上内家丁
洪吉食言心宜县 說道是 连叫那人梁消亭
贼兵早身往外走 領進一人入中軍 但見他
形色荒忙吁吁喘 向上拳多跪在尘 口中连把大卩叫

滔天祸事不非轻 小人奉大卩令 押着良子梢家门
也不知 何人走了風声信 從天降下是非生
本处県官他知晓 代领着 衙役官兵数百名
堵门住了往里闯 男女老幼尽吃惊 咱的那
家内無人誰去挡 男女一齐上綁繩 卩的岳丈合岳母
小人的主母尽被人拎 一概全拿县衙内 良子搜出本是真
亏了我 越墙而逃不被户 我寻公子送信音
家丁說完早哭起 李洪吉 耳听此话吃一惊

李洪吉听見家丁說一往的言词不由的心中着荒连說不好俗言路上說閒說草内有人听之漏風声生出事我的妻子还罢了连累岳丈岳母良受宗险还由自可只怕县官要動刑拷问深究本犯可叫他们如何禁受倘有一差二错我李洪吉萬是不朽說着又向李自成開言說大王在下要去陪着罵闯王說將軍你往那里去李洪吉說大王方才没听見小卒之言么在下要到杞县去救岳父岳母一門老幼居家

李洪吉 眼望闯王開言道 大王在上請听明

爹父母非别个
只因在下行不正
这是四寨之首破
在下如何算丁人
李自成
令岳居家在該就
但只一件為难事
、杞县不大城池小
远比那
小苍山前刦向良
才有風声大祸生
如今二到杞县内
代咲口把公子叫
何若是
梁子龍来你听明
也在将须将与兵
岳父亲母争几分
必然是
代罪他家身受难
答救他们脱难星
事要三思然后行
袖手旁观礼不通
旧徒是
公子一人一匹馬

单身独自怎攻城
倘若是
闯王之言还未尽
一人如何将城取
自行投首归衙内
岳干之人把罪担
李洪吉
李忠一旁開言道
刦牢反狱不能勾
画虎不成反似犬
李洪吉
反狱刦牢用不中
当堂承认我刦良
放出他们我愿死
爷言低头妄主义
等一声
枉受奔波白用功
骯了从前以往名
口内连将王驾尊
那里去
归官不過拿正犯
不骯英名好汗名
為难展转在心中
大王公子請听云

列公要知心腑事但听口中言李洪吉說的話旧見得天地鬼神岳父岳母务似亲爹亲娘為救李自成生了的把亲母逼死那到以為不然听見丈人丈母妻子拿湛归去这再没不救之礼这宗行為到合体统本来么為人这一世旧只这几丁自已的亲人丈人丈母妻兄妻弟大小連衿自已妻子旧是这几丁人连心並非在下没这几门亲戚如此批评 列位不信只看有这们几门亲戚的人是怎么样相代大约亲父亲母弟兄姐妹全（不能如此）並非是 在下出中話刻苦 如今多有这项人

父母与丈人不如爹
生下儿来如何去
和睦兄弟孝父母
再把人性明一明
就如今
越言避正是男子
如今到有一条计
提兵硬去攻杞县
旧认得
八两半斤一般全
再不能生忤逆根
一支府李思开言道
救难之人亲去救
誰肯作
你我勾兵二千零
答救公子你的令亲
丈人家内一门亲
到底是
闲言少叙归本传
大王公子请听真
自行投首不聪明
恶贼投大那老生
咱如今
城小岳兵容易破

故许馬到就成功
柏约是
你我在此安営寨
闯王常听說有礼
斯叫何人去打听
一定打听个明白
但有一件為难事
他至我寨难抵挡
他若将兵撤回去
寨主之言果高名
这老贼
好段計牢龙
付将屯兵了不成
必须要
要想良謀把巧計生
如此而行再無錯
孫昂接言我去好

去回了孙昂由恐差遣别人前去打探不仔细怕有舛错故此亲身前去真〻酌〻打听明白回大寨見了李自成李洪吉一干的流寇说那一伙领兵的並非是左良玉亲临甘竟乃是派来的付将馬是凯将小苍山平伏焼毁了山寨回军偷紫急押着良子撒回久馬見左良玉去了一丈府李中说如此更好你我如今已死楼身之处先抢了杞县答救了李公子的岳丈岳母合眷得了城中的库饷军民商户的朴末金良堪可养军度日占且存身左作别图闯子们言心中大悦说老大王之言深

为有孔旧是如此而行待今旧此疾芒起身李洪吉心中暗喜
自己一人匹马单枪要救那些人也怕不能自行投香八成不
是嘴里的话总是那些人元本违心是真今見李自成众流寇
他们恩义如此李洪吉它不敢立正是借人力小己开言少
叙众贼兵达小苍山来的狭了兵妻罗共有不足三千台赵大
寨竟扑杞县而来一路上不过到那些村庄之内掠护良民话不
众叙那一日直至杞县众流贼搂各门分兵安芒搁相里的那
些路民百姓甫户人家东逃西散远奔他乡撂下的东西全是

流贼的了四面的扑食这是吃的那是烧的柜箱桌椅木屋衣
服才物无不应手返旧是一方黎民的全炭
　众贼兵　杞县城外安芒寨　慌了城中军与民
县官千总忙不住　帅领着　三班衙役与官兵
分付先将四门闭　文武一齐上了城　兵与役
分开四门加防守　无有一处不留心　知县孔宣往下看
千总内目细面神　贼兵下面安芒寨　令人观之势淤凶
正中字　丈毒上面写闯字　空是流贼李自成

知县眼睁列千总　叫一声　年兄苗神你是听
刚提苍山贼众空　亏了黄册讨总戎　李自成
想来到此无别故　无非估且要安身　此处兵微城池小
未必能勾挡贼人　倘若被贼将城破　难保黎民要受京
列千总　有语开言呼县主　年兄苗神听我云
你我疾去食君禄　也不过　一死相酬荅恩
二人正自来真话　但見贼寨内元门　出来了
一伙贼兵只二百　扬威呐喊不绝声　当先显露一元将

代领贼兵竟奔城　吊秦以前扎住队　那家流寇似天神
浑身的　介胄先明多威武　手持利刃惨安心
刀指城队一声喊　说道是　尔等苗神听我云
那一家流寇耀武扬威刀指城队一声喊叫的城上的听真我
当乃陕西李闯王的人马到此不为别事皆因尔等胆大欺心
滔天万恶有苗满失去官良那是押解的各自不小心无能失
县旧读抢拿正犯不是为何拿人的家眷於礼不合我定大三
路见不平与兵至此尔等若知好歹将李公子的家眷放将出

来饶你们一城人的性命不死步若迟延举子们旧要提兵攻
打城池将城打破之时将合城的男妇老幼尽行杀死
那一了　流寇巧使诓军计　耀武扬威振鸣人
先提家眷说到手　众贼人　去后还要提城攻
千总列志要临阵　知县相搁不叫行　说道是
年兄虽是战立武　单人独季也难争　流贼势众人马广
你去当先难保芒　下官自有退兵来　年兄只管放宽心
孔知县　说必往下高声叫　那位将军听我云

下官孔宣乃知县　在杞县　二载有余受皇恩
只为前有逢怪事　有苗满中失驹良　在我的
所属之地应拿户　干係众大不非轻　皆因有人来出首
下官方放去拿人　搜出官良真赃犯　因此拿近县衙门
也不过　拿住正犯全释放　无干之人怎受刑
大王兴兵将城困　都只为　路见不平才动嗔
杞县城小无兵将　只有下官是文臣　大王们
前来要人马救拯　下官无有不尊听　奈因今数天色晚

只等明日早清辰 李姓家眷人数丁 下官亲送到营中
代等着 拿住正犯去治罪 免得大王又生嗔
孔卩说罢一夕话 城下的 流寇闻言去唉咨
城下的这个流贼乃是混天猴果然听见城上答话是孔县的
知县口呼孔宣口中说的话和清言哄贼人心中大主付又闻
言说孔县官你既送蒿言真乐子收兵回营明日早晨若不失
信之处你也知道乐子们的利害把城池打破军民百姓一概
杀死连鸡犬也不留言必代领贼兵回寨去了千总刘志向前

孔宣闻言说县主且把流贼退去这不过一时之缓非久之计
孔卩闭言口呼年兄占且流贼退去先使城中的军民百姓不
担惊怕
孔知县 眼望千总名刘志 口叫年兄你是听
先使贼人回寨去 城内的 百姓军民心不宁
自然贼不来攻打 有的苦乏兵将在 我自己
妙计良策贼将退 包管平安无事情 你我占且回衙去
先不言孔怕贼兵 千总不知其中义 二人一齐下了城

上坐堂 孔宣眼望刘千总 连呼年兄仔细听
尊架你且回衙去 明日早 到我署中便见明
千总口中答应是 分手各自转衙中 孔知县
大堂以下弃坐轿 走入书房一座门 归位坐下心犯想
暗把苍穹呼二声 当今崇贞行仁政 礼代文武爱军民
为什么 年成不板遭荒旱 遍地流贼盗匪生
各州府县出怪事 真正是 亘古无闻吓死人
妇女会把男子变 又逢六月水成冰 各处的

怪病多去医难治 公鸡下蛋草鸡鸣 流贼遍处难消灭
抢村店逃为窝村 一个窝内死拿住 又出流寇许多人
小苍山 里草平伏死不获 这已强人张献中
如今又来围把县 去洪吉 也是流贼一数人
城小无兵如何挡 猜孔知县心中一急生出一计将贼哄退占
倚然盾如今回到衙中前思后想必得这等而行才好但只一
件又怕属贼一恼拿着内城的百姓出气它不若死那合县生
灵跌却如何是好 且住 若把李洪吉的亲眷放出倘若流贼是

诓军之计将人哄去仍要破城还是难救百姓不死罢了天后
好生之德只要一人舍命可能把代满屋我今也顾不得他们
了
孔知县 主义以定不代曼 去离书房往后行
登时来至卧室内 怕忌那 夫人忙了欠起身
见孔以必归坐位 来氏夫人面代喜 眼望着
孔宣闭言尊夫主 老爷主上请听云 妻观夫君房不乐
莫非有事在心中 何不对着妾身真 所因何事细言明

孔老了 见向口内去叹气 呼声夫人你是听
若问下官因何事 都只为 今有流贼兵围城
把县城下难保守 如何能够破贼兵 倘若是
被贼攻开如何好 若死百姓和军民 下官生出一条计
诓哄流贼占退兵 回里来与夫人议 可以行来咱旧行
我孔门 世代皆食明家禄 合家大小受皇恩
今朝天可以为报 我只想 一死相酬答圣明
现今多下无儿女 死到阴司也闭睛 但只是

告禀一人为君全　结法夫妻数载零　下官以死全臣道
国难之时当尽忠　告禀本是士[illegible]女　往下何用细言明
孔夫人　一闻此言胆代哭　口尊老爷台上听
夫君既然将忠尽　末素珍　若要贪生非是人
但若挨迟不自尽　夫主全忠不放心　这夫人
说罢拜辞孔知县　转身走入后房中　孔爷恨跌又令人来报
说道是　老爷呀不好了告禀自尽赴了幽冥

丫环来报主母在内房自尽孔知县呈忠心中惨惨口中连说
好好这才是吩付又走出卧室到书房归位坐下分付家丁
传出话去叫外边伺候（喊）家丁传出话去此时天色以晚大堂
東上灯烛书吏人等不知其故又说什么重事这咱升堂所因
何故莫非为城外贼兵之事众人只得伺候亭当孔老爷升堂
坐下分付将大门紧闭知县坐看堂下的人开言再话说前日
拿住小苍山的盗冠李洪吉的家眷谁知李洪吉勾引闯贼的
流兵前来困城要人倘若乃先其罪非小先得将拿的同又正

法以绝后患本县自己退贼之计众书吏人等便听孔老爷之
言本官的话谁敢相抵一齐口称老爷已谈如此而行孔爷分
付速传屠户旧在马圈斩犯那个走漏风声本县一定处死言
必代领三班亲至监口令人提沈家的男妇老幼李洪吉的妻
子一齐传出监口押至马圈此出剪尉孔老爷眼看看屠户动
手提众人尽行斩首这才叫三班散去知县回后也在内室是
探自犹到了次日合衙中俱各知道了此事千总刘志也到了
县衙之内问了向县内之人元来是这般如此千总的心下有

忙说孔知县作这一件可尽忠而去全了自己遗害非浅
刘千总　眼望众人开言道　尔等留神仔细听
县官只顾全自己　他却抛　大村遗留与后人
闯贼若要知此事　岂肯轻饶放松　一定要
打破城池将仇报　杀尽男妇众军民　依我不如将城献
只求流贼别动嗔　不杀百姓面情又　任他碎剐死尸灵
刀边的　衙役兵丁齐说是　老爷之言礼上通
千总付又分付话　速传那　会再能言年迈人

恨我一仝出城去　面见闯贼再元回　旧名那
该值之人出衙外　老民说了十数名　千总刘志乘坐季
众人左右紧随跟　开放城门往外走　贼营不远面前存
刘千总　下马往前走几步　面对贼兵再元回
投降献城说一遍　元门口　贼兵闻言那敢亭
忙忙进上中军帐　向上跪倒拜大王尊　今名那
把县千总名刘志　老外投降来献城　闯王坐下开言道
孤王名语你听真　他们共来人不少　真假虚实实再明

贼兵说　为首之人只一个　五二十八年近翁
闯兵闻言将门兵　说道是　你速出门这当云
李自成说你出去旧说与子说的那些御民见不见都使得旧
叫那一了千总近来罢是贼兵答应出去往外所走不多时提
千总刘志领近大寨　刘公　这要按孔刘志的有挡不住贼兵城
池要破也该尽节而死才是为臣之道他楚有投降献城可饶
合城中男妇老幼一郡的生灵不死但少料了一着不怎么说
况流贼此来为的是要取李洪吉的家眷了了一死谋你献城

投降东流贼马皆千依善罢心中一恨未免言杀害合城的军
民百姓
此土中　单言千总名刘芝　来至流贼帐中军
死奈双双跪在地　所因为　要救合城一郡人
（向上）口中叱大王叫　资其回神仔细听　皆因为
石面滚中逢盗寇　刼去皇家官鞘良　把其交界谈踊访
偏左人来走漏风　因此才挑流家获　擒去官员是实情
自点要　究问已犯是那个　収在南牢监禁中

大料大王兵至此　旧尤如　太山押卵困围城
拿来之人诀查献　大王定要瞒大是　那晓得
知县孔宣巧计　占断後定不攻城　昨日庭晓下毒手
按礼而说算殉忠　此挑拿来两人犯　尽都刀斩丧残生
昨夜晚　所作之事我不晓　今日方知旧里回
知县夫妻全自尽　也算是　为国损躯尽了忠
千总投降将城献　只求饶恕东宫民　刘千总
下面之言还未尽　李洪吉听的痛碎心　大叫一声疼杀我

二目之中哀泪津　口中不挑别的叫　岳丈岳母喊连声
回小婿　连累你们刀门丧　半子之劳无送终
年少夫妻怀抱子　真可惨　个个食刀项冒红
李洪吉越哭越痛东流寇一齐解劝这才挑泪痕止住李洪吉
又向闯贼开言说大王我有一事只求大王开恩相准李自成
说公子言之差矣我老子与公子破家才行贿相救至今性命
方存你有什么事老子为有不准之礼公子有什么话只管说
来李洪吉说在下的岳丈岳母妻子家口丧于杷其此仇不共

代天当要宽恕此一城越杀少要死知县夫妻的死尸碎剐
万段供献吴前合城的男妇老幼军民百姓全都杀死一个也
不留方解心头之恨
李洪吉　口内越说越有气　大王连连叫二声
若要不信这件事　我情愿　为德自陷入空门
闯王向来回言道　于是有忙吃一惊　他的那
腑内急忙担惊怕　眉眉只说了不成　打谅刘此将城献
忙叫流贼不动嗔　答救一城人不死　免得全家丧残生

那晓得　这家流寇心怀恨　仍去要害市人生
若[illegible]平造化　这件事　存亡生死任在劳
又听闯贼开言道　公子回神你是听　尝言道
君仇不报非君子　得把老鬼是小人　你我这一将城进
报恨雪冤礼上通　任平走来由公子　诛绝合城任你行
李洪吉　欢听此言说多谢　东下实实感大恩
闯贼心又传下令　调回那　三门军兵好进城
往下又叫刘千总　献城投降立大功　代老宿

举子面南登龙位　必去封赏有功人　快引举子将城进
歇息兜郎马步兵　于是刘志无其奈　这才站起挂身平
李自成　出上传令拔老寨　举兵人马入城中
此已前轶休多叙　东流寇　大家台营近了城
为人在世不过天去这要是一庄大郡城池兵多将广左近有
一家有谋略的主将城中设下什么埋伏陷坑他雷律马崩药
酒这些计策东流寇何处逃生全都丧命第一李自成的稻去
命大此一时不当命绝如何得死第二把其城小无兵刘志也

非多傑之将他旧是这了走么作李自成旧是这么行列位想
逆不是天命么闹言少叙李自成帅领东多流寇近城分付将
各门紧闭令贼兵把守不放一人逆才帅东到县衙之内
李自成 帅领近了北县内 晓与贼兵把四门
县衙之中升公堂 余者的 流寇尽在两旁分
调贼付又传下令 吴东仁兄听我云 位东位
各领手下人二百 分入街衢巷口中 抢护金银细软物
五十六营的小队兵 扑来交与李公子 叫他好练游尔兵

李洪吉 眼望刘志开言道 千总面神主上听
知县那人在那里 可晓得 尸首如今存不存
千总刘志呼公子 贵耳面神要听真 孔知县
弟人却在马圈内 尸首现在是实情 公子回言须我去
千总回言说谨遵 言必领定公子走 迈步奔身往后行
登时间 来至圈内争瞧看 仔细面神验假真
院中横躺人不少 尽是那 男妇老妇死尸灵
公子李岩面神看 不由一阵好伤心 是他的

岳丈岳母妻共子 身首异处血淋淋 看罢不由蒙咬痛
羽洞千行大放声 哭着又骂孔知县 奸贼死知了不成
杀这些 仆妇家丁坏罢了 竟敢伤吾骨肉亲
你说你死搭闹子 那晓得 了了不肯抵面情
务要将你了碎尸 祭奠王灵才趁心 李洪吉
正自痛恨苦又骂 贼兵前来报一声 公子快去看一看
今天那 怪了一宗真异罕闻

李洪吉一见了他的岳丈岳母妻子了还了沉家的家丁仆妇迭
自己手下使唤之人那些尸首不由的又痛又恨口中说道我
要不杀了宣天妻的尸首剁为肉泥烟酱合城的男妇老幼尽
皆杀死旧施李字变改正在痛恨之间只见了一名贼兵来报
说李公子了不得了今了一宗奇了真异罕闻大王与东位都
之间看你老人家快快瞧瞧李宏吉听见这般禀报不由的心
内京慌打惊着不是城中生出内变必是那里来了官兵将杞
县困住忙忙分付千总刘志说你把这些尸首尽行亭放起来

代至了后左行苍苍殡垫是李宏吉言必慌忙忙往前去了皆
因为贼李自成叫东人代领贼兵往处搜拣抢护旧了老爱豪
的了迎祥代着了不足二百贼兵搜至一处乃是杞县天成驸
领门户封着流贼已迎祥只打惊里面了什么恍着的才物金
银令人打开封进去观着
了迎祥 扑到杞县天成驸 打惊里面了金银
令人抬开打去看 开了门 一宗事已令人京
只听里面声响亮 尤如霹立一般仝 吼拉拉

一股黑气冲青汗 直透九天往上升 老爱豪的魂不在
吓坏跟来手下人 竹竹不敢往里走 先了一个不心京
忙忙的 报与闯贼李来着 东贼仝集驸马门
到时里黑气未散尽 李洪吉 赶来观瞧辨假真
东多流寇吞害怕 难解其中旧里情 代多时
黑气散尽天昭亮 众伏人多入厅中 但见里面无动净
鸦雀无声也不闻 闯贼代领东流寇 各屋之内细搜寻
又闻闻 正面驸所近去看 无非桌椅在房中

另外並无别的物　想来是　多日无人落灰尘
闯贼眼望众流寇　口呼列位请听明　这件事
乐子心中猜不透　那股黑气主何情　莫非不叫人開放
内有成妖作怪精　为何又不将形现　黑风一阵罩京人
莫非是　乐子没有天子分　天降不祥寡主凶
闯贼之言还未尽　又听得　一声响亮似雷鸣
李自成正与众多流寇言衷这股黑气之故又听的唿隆的这
公一声响亮不亚如天塌地陷海涌山崩挠闯贼众寇吃这一

京非仝小可响声止住众流贼仔细一瞧但見馹所的东南角
上塌了一个大坑方元但有三丁丈宽大里面也有黑气冲去
但只不相開门的时节那股黑气凶恶
天成馹　东南角上塌一穴　吓坏流贼李自成
闯贼连々说不好　这件事　希奇古怪令人京
寡主不祥非吉兆　才有神天警教人　想来是
乐子不能成大事　为人何必扭天宫　但从今日全散伏
列位各去找经营　乐子逆叛人皆晓　思谅无处可存身

也只好　隐姓埋名当和尚　深山古洞去藏形
並未不得神仙作　修一々　结果以元得善终
闯贼之言还未尽　孙昂一旁把话云　口中说
大王之言不近礼　似此而行礼欠通　天成馹中塌一穴
此乃吉兆不非轻　非是于兄言此话　有个元故王其中
可记得　永乐年间去刚丙　保架吊孝上金陵
探穴曾得降邦宝　扶保那　燕王架作北京城
今日大王到此处　馹馆之中塌一坑　大约有

里面並非妖邪怪　定有异宝左其中　令人下去看一看
真假虚实便見明　为何先说不利话　似此而行又欠通
大王你　先要解劝大撒手　余看之人甚近患
于兄之言是不是　大王你　三忖三思走后行
李自成听罢回了孙易之言说的近礼低头犯沉音了一会代
笑開言说孙大哥你这话说的何尝不是但只一件此一时那
里左撲去一个刚丙来兄孙易说那到无妨你我先去看一看
坑有多深里面是怎么个形景左作道礼闯贼点队後大哥之

言有礼说罢一同众多流寇贼兵来至坑边围了贴住往下观
看但見坑里边並不甚深不过一丈三四尺的光影又不怎么
黑暗往下观瞧但見内有一物
李自成　一仝众贼围坑站　往下齐目看分明
坑深无有一丈之　那一股　黑气散尽瞧看真
但見里面有一物　大约高有八尺零　寬里下
不过只在三尺内　是个石碑在陷坑　众人看罢齐吃惊
难解其中此里情　孙易对众開言道　列位留神仔细听

此乃是　天赐石碑大吉兆　大王应该有后成
必须抬出大家看　依我说　总是吉兆在无凶
闯贼闻言将头点　忙々分付手下人　你们去
速找杉木绳与杠　搭好将碑计上坑　众多贼兵齐答应
忙把杉木绳杠寻　人多旧好将活作　又搭看出勇尔明
不多时　木架搭好坑沿上　众多贼兵下了坑
用绳拴好齐打号　但便是　众沉格不住王添人
拉出坑去在埃放　众贼观瞧验假真　但只見

不以正面石第二　不知上面是何文　搞贼与中途了动
个个观贼齐慄忙　孙昂对中開言道　列位面神听我云
此乃是　天缺石碑上石字　旧只你我退不清
未挑上面什么话　今日个　这句话：的内死人
李自成与中多的流贼俱各不识碑上之字人：纳罕忙此齐
忙走货像的心迎详说此乃天现之物上面的篆字你我俱各
不能识透也不知道是什是万令人难解依我说咱们占且回
近县衙之内是：的寻个明人问：碑上之字李自成说也只

好如此言歹一全中人出离天成驱饭令手下人石旧将们貢
上中流贼同近县衙之中李自成众臣归坐中流寇列坐两旁
旧石那些放花的流贼敌些了上前支令
中流寇　上前支挂闯贼見　呈献细软金共良
朴草未面吃食物　还石那　骡馬牛羊数不清
鸡鸭鹅项不算数　年幼的狭童二百名　李自成
出上石语開言道　列位面神仔细听　金良收在库房内
未面吃食院里屯　推口拉在馬圈去　狭童入在兵營中

流贼们　一齐答应说知道　那个不尊李自成
出来而行不回表　又听的　闯贼出上络高声
眼坐李岩呼公子　仔细面神听我云　你可曾
看見那些死尸首　千总之言真不真　李洪吉向見腿流泪
口尊大王请听真　尸首俱各見过了　尽是刀折丧残生
这如今　旧只请讨一道令　在下方好去施行
狗官孔宣寻自尽　他的那　尸首現在后房中
小将定要将仇报　碎剐其尸享祭灵　然后挑

合城之人全杀尽　斩尽诛绝才趁心　望求大王開恩准
以死相酬也愿怙　疾首付又腿流泪　闯贼代哭叫将军
说道是　公子之仇应该报　众子包石不准行
令人先作棺才作　将那些　死尸从此入棺中
然后你们将仇报　只管碎剐死尸灵　李自成
正与李岩说此句　一名贼兵报句回　又外面石一个宋鉄子
化说是　要見大王将为来　退碑上的字文

懷宗傳十五

李自成深感李宏吉君救命之恩他要报仇如何说出不依的话来只得点头依允李宏吉心中大喜忙：令人砍木为板将那些死尸的人头缝在项上庄入棺内丁好俱各亭在大厅房内灵前设摆香案与洪吉身川东李代顾着家丁来至后面卧室之中看见了知是孔宣合来代夫人的尸首与宏吉一见不由的心中好似大骂了一场令人台至大厅房要碎剐其尸报仇雪恨李闯王对着东流寇开言说列位今日与将军报仇雪恨你我大家齐到灵前祭奠一番尽：你我一气之情不知

列位义下如何东流贼齐说大王言之有礼我等俱各愿往东人才代要走去祭奠但见了一名贼兵去闯贼的面前跪倒口中报说在大王在上外面有一娃子口称姓宋特来拜见大王要讲碑文之字小人特来京报与自成一听见宋娃子来了不由如一颗斗大的明珠托在掌上真是喜出望外对着东流寇说这个娃子真是有些古怪自从在金顶阁一别至今未见一向不知他在于何处那日若是有他焉有四路失机乾泰山那么一场大战大败他今日到此娃子的大事成矣列位不可轻视

于他你们随乐子出去迎接：：方是忠诚东流贼齐说尊命
言必久有高出
那一名 贼兵开身往外忙 登时出了恩衙门
见了宋娃开言道 他挑那 先生进了口内尊
大王亲自出来了 帅东齐将尊驾迎 宋欸来
闯言代咲将队点 闯目面神看假真 且说闯贼东流寇
大家一齐往外迎 登时来至恩门口 瞧见娃子面含喜
李自成 代咲迈步往前走 拉住身娃矮小人

口中连称先生叫 话：的 想杀弟子话是真
梦中去：连见你 醒来之时那有人 宋娃子
口内连：说岂敢 多蒙王爷为厚恩 东家流寇齐向好
利帛开言托话云 有话请至里面叙 大家曼：叙寒温
李闯王 代咲点队说正是 手拉娃子队里行
东多流寇全后面 不多时 来至把里大堂中
宋娃要行君臣礼 闯贼相搁说免行 大堂上
各按尊次分坐位 手下之人献茶罢 闯贼分付叫摆酒

我与先生想：左 伺候贼兵那敢慢 调开坐位在堂中
李自成 亲自陪着宋欸迟 余者之人左右分
贼兵上菜频斟酒 李自成 满面含春代咲云
东贼寇在大堂上按尊次而坐贼兵上菜斟酒与自成代咲开言说娃子奉敬先生三杯以为接风之敬宋娃子：说不敢闯贼亲奉三杯宋娃谢恩饮干东流寇又恭敬了三杯然后大家满饮叙话天色以晚席前秉上灯烛李自成手内斟杯酒看宋娃真话说先生自从在金顶阁一别这一向却在那里安身的

托の悋兵败犹恭山失机从头至尾始末元由细说了一遍宋
烟说大王不必言说我虽人俱以知道我的身似浮萍柳絮到
处安身那石空往
大堂上　平多流冠斋饮酒　你言我语叙叙温
虽然眼望李公子　说道是　将军西神坐上听
金贞阁前分别后　临行相面字一封　到何日
安家以后将我找　因何不到主何情　如今身上川平孝
不知此故是何人　李宏見问长叹气　口称先生哥又称

他旧托　一往之事说一遍　始末情由细再明
宋烟开言呼公子　我石那　拙言几句侍听真
俗语常言一句话　生死由命不由人　孔知县
杀你全家合妻子　既作人臣当尽忠　你若碎尸将仇报
令人该咲谅不哄　既扶真主成大事　到处还收仁义兵
你还要　杀死合城男共女　此事行来更不明
此处直到顺天府　沿途的　阖口册城數不清
投降还要将民洗　谁还倾心来献城　一定是

斋心並几未保守　一时之间怎系攻　公子细想我的话
多咱才到北京城　他若以竟表了命　人死焉能在什生
依我说　不如一概全饶放　活人死鬼尽沾恩
公子素日最明礼　千万的　别因私恨那般行
宋烟子说公子你想大王自来脂县起首至到今日破府攻城
抢护庄村杀的人也不少旧死计其数若要都报起仇来大王
架下的这些人都相孔知县一人不但失了能成江山如太山
之稳投降献城主要将民洗净以后旧石投降的他也不敢了

少是军民並力齐心保守城池大王的大兵多咱才到的了北
京的地面将军细想我李生的话是与不是李宏吉听見宋烟
子的这一片言词说的条条有礼代要不依的一件难却他的
情面二件内里関乎居国王的大事
李宏吉　内听宋烟一夕话　肘内展毯自沉音
当初他与我相回　说是我　生的品貌不合寻
久后必石王子分　一品当朝职不轻　因此上
不指金银为珠宝　安心要保李自成　多情以经作到此

他的言词还要听　人以死了情也了　报仇难道会还魂
这内中　闵子平大正经事　一定杀民怕他动嗔
不如旧听虽子的话　又在那　大王恨前作正情
李宏吉能沉音想　只听平冠语分分　斋说是
先生之言真不错　公子应当寻命行　一家星自谅如海
令人内之之好听　饶了军民共百姓　前途之人好献城
李宏吉　点头口中连说是　先生之言我谨尊
闯贼狞杯哈哈咲　口内说　举子合该大事成

石了先生来根助　何愁不出九龙墩　平流贼
又说又咲平饮酒　狡枚滑拳托令行　闯贼又说天成驿
抗献石碑那一宗　上面刻的是篆字　举子俱各认不明
先生你　明於一早去看看　或是吉祥或是凶
宋烟点头说正是　明日早　合至天成驿館行
平流冠饮酒多时付又用饭吃完贼兵撤去宛盏大家安歇一
宿先词到了次日早旦清辰平人起来净面更衣李自成宋烟
平多流冠一齐出县衙来至天成驿館令人将门开放走将近

去来至石碑的很前宋矬子肉目观看上面的篆字他却认得
上面是
杞县石碑　天下尽流贼　卅城死良将　生灵涂炭回
大明天年尽　华夷似庆丸　北京降真主　闯东出紫微
矬贼看必心中犯想若石上面的言词一念出来闯王必要懈
劝石了改着念给他们听才好想必陪脸代咲口中说大王大
喜上面是
碑上字几行　献与李闯王　巨东兴帝业　改朝换家邦

因此兴人马　先去抢汴梁　大破收天府　坐底旧称王
宋矬子　假义改了八句语　念给流贼众人听
眼看闯贼开言道　这坑碑　却是天赦不会寻
大王福大非小可　天又造定出龙墩　．大明亡
崇祯皇帝国运败　因此涂炭死生灵　天命该归十八子
北京城内主为君　上写先抢开封府　苍穷造旧不由人
汴梁城　河南乃是大看郎　先能到手可容身
谁若不信碑上语　天降非灾内化滚　矬贼说必一夕话

闯贼闻言满面喜　众家一齐口说好　大宋先抢汴梁城
李自成　付又扭须开言道　先生留神在上听
碑上之字休过惜　你方才　念的言词可是真
千万休要哄乐子　此乃东大不会寻　宋献策
代咲口称大王叫　若不实言非是人　内中虽然石颠险
料着先生请放心　拣选良辰兴人马　先抢河南汴梁城
咱然后　兴兵去抢北京上　一路途中可立功
矬子说着腿代咲　李自成　付又开言把话云

这件事情非小可　那石军师谁领兵　我如今
得了军师兴人马　大事全仗先先生　众多流贼齐说好
先得军师咱们兴兵去抢河南那一座城

只因杞县天成驿殿之内他陷一坑现出石碑矬子宋烟不曾
元文满念若按元文惟恐李自成心生懈代故此改字而念乱
闯贼之心李自成信以为实要拜宋烟为军师好叫他提调人
马走回：朴昴在一旁开言说大王在上旧是要军师也没说
旧在这驿馆之中的道礼必须回近县衙之内也要相一件事
情才是道礼李自成回县衙上大堂按弃次坐下宋矬子说未
兴人马先去找李公子的令尊良春安葬亭必在把孔知县夫
妻二人的死尸用棺木成殓葬在郊在以葬其忠信与手下的

兵丁也不许在城中抢护了咱们还要安民才是主者此一时
人马尚少必须还要添兵才好添兵一事却到不难目今遍处
饥荒差遣几名头目往各处巨积饥民拣年轻力壮的叫他们
入伍吃朴也是造成册子也好令司按队代领兵定之时承大
王与东位的拾受那时节在拜军师尚为未晚李自成说先生
言之有礼但只一件为难招兵须要个朴乐子与东朋友自从
蛇莽山一败路过白家庄要行抢护又跑出一个周俞吉驴求
、儿来了把乐子杀了丁大败于榆那里还雇得才物

李自成　说着口内去叹气　连〻不住叫先生
畜抢白家庄一座　迓见了　駠那求〻的太绝情
路见不平多生事　杀败栾子与官兵　他硬抢
家眷全都拿了去　还敢治他怎么行　你我虽然巨一处
没吕良子怎招兵　孙昂一旁开言道　大王在上请听真
昨日　近了杞县城一座　各巷抢护是情真
细软才物却不少　连库餉　不如招兵使费良
闯王开言连说好　栾子忘记这一宗　宋炯说

既吕良子差人去　急〻指兵莫有亭　说着忙〻差引目
前往各处去指兵　李宏吉里料亦表了　闯成亲身来祭灵
送至了　西郊以外安葬下　孔宣夫妻也入土中
列志吕旧为千总　住在了　自己衙中不必云
闯王分付摆酒宴　伺侯之人口内左　不多时
大堂之上摆上酒　列坐流寇许多人　闯成吕语开言道
列位当神坐上听　栾子四路兵皆败　洪承畴利害全不寻
到如今　提起蛇莽山那一阵　睡梦之中还怕它

不亏我在前哨走　烘一了　骨碎筋折肉化濃
李自成说洪承畴的那一阵地雷大炮把栾子险些小烘死至
到而今栾子的耳朵里还是咕咚〻的那系乱响闹的实在没
了咯尔了这才往河南指望投奔八大王张献中合伙一处借
他之力好成大事不料他被左良玉杀了个无宗无影幸喜还
见着公子得了杞县宋先生他又来到想来是栾子还吕点尔
造化这一把人马招巨俱吕安身之所那里城池坚固兵精料朴
足养全了锐气直往北上围了都京将城池打破推倒了崇贞

皇帝栾子即位旧要登基了
坐上面　流成越说越得义　满面添欢去咲容
口中连把列位叫　栾子位　几句言词仔细听
我若面南登龙位　岂肯辜负吕功臣　把列位
俱各尽封王角位　共享荣华在北京　那时方随我的义
不在私奔受苦辛　说着自己哈〻咲　官罢齐声把话云
说道是　大王洪福如天大　何愁登基坐北京
说着官人齐饮酒　一了〻　开怀畅饮酒刻伶

且说独子宋献策　猛然台头吃一惊　眼望着
闯王不住将头点　口内连说了不成　官罢不解其中义
闯成吕语叫先生　为何不住瞧栾子　莫非其中吕沉情
宋炯说　方才我看大王架　不由季生心内惊
天机谁敢先泄漏　若要是　说将出来得罪神
明日一早全知晓　太吕情契在内中　李自成
官成俱各齐纳闷　难猜吉凶好多情　不敢深问宋献策
大家饮酒手辞中　饮勾多时又用饭　吃必撤去不多云

官流寇　各散出衙游街走　刃〻三〻闲散心
天晚又回县衙内　无非是　坐谈闲话饮杯巡
官流寇饮酒用饭已必各房方便自去歇息各房中俱各吕人
惟独李自成一人在内书房安歇伺侯的人伏侍闯成睡下也
都散去宋炯与李自成却在一间屋内安歇且不言县衙之中
单说杞县的千总刘志李自成分派叫他仍作千总住在本衙
之内他眼下瞧看宋炯遂碑差人招军埋葬知县孔宣夫妇成
在大堂上饮酒之後他的坐尔自己回到千总的衙门之内他

却没吕家眷独自在此手下的人伏侍用了飯至天晚的时辰
独坐灯下心中犯想
刘千总 对灯而坐心犯想 低头无语自沉音
我本杞县根生长 自幼儿 爱习弓箭懒学文
入伍吃粮六七载 也算命里有官星 虽然是
一个千总职不大 算是皇家六品臣 旧在本县城内住
提防兵丁最小心 不料遍处流贼起 涂炭生灵百姓坑
都只为 石面溝中失良鞘 交界之中担怕家

幸亏解官王挂总 在路上 看破行藏退住门
近县泰根差兵役 前行到了沈家村 堵着门
男妇老幼全上绑 搜去一万雪花银 王林解往军营去
只说平安放了二 那晓已犯公人马 也是流贼一伙人
到此处 大兵围了杞县郡 黎民百姓尽担京
知县巧设稳军计 打发那 贼将收兵回了营
孔宣夜晚下毒手 犯人男妇尽倾生 他夫妻
尽节全忠寻自尽 万古千秋落美名 次日一早我得信

惟恐流贼挂城攻 贼人怀恨将城破 一怒齐成空洗民
因此我 献城投降出无奈 乃是黎民免倾生
可以至此如何好 却叫我 前近后退习无门
千总刘志心中暗想说我献城投降怕的是流贼怀恨破城之
时那些军民百姓男妇老幼报仇雪恨算是神天的保佑闯贼
准降近城谁知李宏吉那厮怀恨不依只要挂孔宣夫妻的死
了碎剐祭灵还要挂城中的男妇老幼尽皆杀死报仇雪恨要
看李自成的那丁光景要依他的义思今我心中好生后悔幸

亏来了这了娃子好一庄话咒说的实在尽礼这才挂李宏吉
劝住了不但不杀城中的男妇老幼到挂孔知县夫妻埋茔
到底是 忠臣节孝天加获 诸神暗里显威风
贼人听了娃子话 李宏吉 不剐尸首挂传左
饶了一城男妇命 死尸应入祖坟茔 李自成
叫我留旧作千总 还在杞县此城中 接礼一想没趣味
只怕传言话借云 知者说我乃黎庶 献城投降无奈中
不知者 说我贪生降流寇 有玷先人祖父名

如今越想越不好 到叫我 近退无门难在心
算是流贼真含愧 死后不能入祖茔 欲代要
弃城而走何处去 算是军兵算是民 总想不如孔知县
妻死全节天尽忠 烈了烘了传后世 史笔流芳落美名
我武职 反到不如文吕辈 遗臭千载丑名声
千总越想无主义 急的他 起来坐下不安宁
忽然一思说已了 何不如此是已经 今夜晚
硬近县衙去行刺 暗杀流贼李自成 神天保佑将功立

券似皇家将与兵 独自成功美名显 不枉世并我为人

干总刘志他的左心抖起杀星赴体听了听想妻交二古刘志
抡身上去衣脱下将肤杀紫肤配防身的宝剑分付了下人不
用跟随独自单身走出官街之外台头观看但见云建星斗里
梁乾坤刘志的心中暗喜说天助成功也想了迈步往前可走
此一时流贼在内走扎抢打百姓官兵也不受闹了了街役也
各人的去了街市上谁也不管谁再贼兵找地方喝酒要个歇
是睡觉县衙之中上了下了等是全睡了干总刘了来至县衙
绕至后面墙根之下纵身形跃上墙头听着多时并无一些动

净然在院内蹑足潜宗往前所走他知道闯子在内去房里
刘干总 知道闯贼安歇处 内出屋里抡身存
蹑足潜宗往前走 他的那 二目留神双耳听
各屋之中无动净 除了呼声别的不闻 着了着
并无光的步灯火 满院之中黑咕冬 干总刘了去欢喜
附内猎了呼苍穷 造定闯贼今夜死 老天助我抡功成
县衙内 贼兵贼将全睡定 死者一般争几分
闯贼屋内房一走 全不着 一抡宝剑斩贼人

流寇死了贼反看 他若自去心内京 一定是
兵荒马乱一齐散 谁还肯在县衙中 从此以后无衬患
军民齐享太平喜 这件奇功非小可 刘某从今享大名
思想间 但见出房两不远 止步留神侧耳听
只向屋内呼声响 出知是 闯王留贼李自成
刘志时间不代慢 宝剑拔出手中存 登时间
杀星起体元争眼 双肩紫为动死名 才代要抡出房进
只听人言贼一声 大呼那厮好大胆 竟敢前来抡刺行

那晓得 这里早已人手备 你想成功枉用心
干总刘志吓一跳 附中说 要想成功万不能
刘志伸手拔剑才代近出房只听人高声大叫了了好一个胆
大的贼人竟敢前来行刺你那里晓得我们这里早已知道了
备着于你言还未尽但见从厢房门口唰一声跳出一个人来
寅夜之间也着不出衣服相貌甚了临近但见一点官星竟朴
面门扎来刘志忙用手中宝剑嘀唧架过光景是抡来的这个
人是李宏吉宋娃子叫他在此悉庚于拿刺客用了人在院中

抡剑相交动手争持抡一个睡梦中的闯贼京醒
睡梦中 闯贼京醒吓一跳 忙了色起欠身形
川好衣服将床下 先抡那 宝剑拔出手中存
只听院内人喊叫 胆大贼徒了不成 你竟敢
县衙之中来行刺 无知万恶太欺心 声音却是李公子
闯贼多呼心内云 是谁到此来行刺 寅夜前来入县中
李公子 他却来到能知晓 到此来于刺客人
闯贼越想猜不透 李自成 心中一怒又生嗔

这厮前来杀案子 胆大欺心可恼人 这脚步
手提宝剑往外走 口中叱咤喊连声 何处贼人真大胆
暗来杀人抡刺行 快些前来于拿住 碎剐其尸方趁心
各屋中 再多流贼齐京醒 登时之间下了芒
色起川衣抓兵刃 闹哄哄 一齐都奔当院中
干总刘志说不好 附内多呼自己云 这一个
流贼尽向我招架 在要脱人怎累禁 大料流贼不得到
神天偏庇佑贼人 刘某不能将功立 辜负忠君一片心

合该走　寇贼命大　不该死　才占今朝吉变凶
我不早々寻出路　倘若是　被获遭擒了不成
千总刘志大料着不能成功恐遭贼人之手反为不美心中暗
叫当今的万岁且刘志虽是官卑职小也食皇王的雨露当报
国王的君恩刺贼未能成功当少捐躯报主想罢々手中宝剑
往项上一横摆动一菸只听吃的一声刺破咽喉先血流出咕
冬死尸栽倒吕宏吉拢身转抢才代要刺只见行刺的人栽倒
在他吕洪吉忙々将抢字往督肘东流寇俱各来到旧占贼兵

拢灯烛莫参东流寇一齐上前拢死尸围住观看
东贼兵　这厮灯烛与火拢　上前围住死尸灵
湾旋借灯苗神看　元来是　千总刘志自刎身
一拢宝剑旁边撩　咽喉之内淌先红　多自成
着罢不由穿又怕　皆因不知旧里情　眼望东人开言道
列位苗神请听云　乐子大兵到杞县　四门安营七下寨
只说是　先拢东人诓到手　然后带兵攻打城
一来来了孔知县　好与那　公子雪冤报恨伸

谁知到中稳军计　孔宣暗里设牢笼　寅宿间
他拢东人全斩首　自寻死路丧残生　刘志次日来投顺
乐子拢兵近了城　公子还来将仇报　驸馆之中塌陷坑
多亏了　杜先生来遇碑字上　又替黎民真丁忧
乐子开恩一概准　到拢那　狗官夫妇葬坟中
刘志仍去作千总　只为投顺他献城　为什么
寅宿暗近皇衙内　来害乐子命残生　这件事情人难解
乐子实在不能盼　东多流贼说正是　刘贼行刺为何因

多自成　付又开言叫公子　将军苗神仔细听
如何知道人行刺　你拢那　旧里情由细々云
寇贼说吕公々你怎么知道这个娃八合的前来行刺快些对
乐子说来吕宏吉说难道六三不记的白日里在大堂饮酒宋
先生不住的服看大王连々点头口中说了不成的那三个字
大王还问什么服着大王他说天机不可泄漏若要说出来只
怕得罪鬼神明日一早便知分晓敢则他予先知道宿贼吕人
行刺暗叫末将埋伏在厢房的屋下等候拿人果然不出他的

可料刘千总旧来行刺这旧是一往一往之故
吕宏吉　说罢一往从前话　寇贼内言吉又京
眼望东人开言道　叫一声　列位苗神仔细听
杜先生々实多古怪　暗晓玄机真妙深　想当初
他说乐子是真主　久后能将大事成　又尝列位相帮助
虽说吕败渐々典　金真庙前飘去去　杞县之内又相逢
杞县内　遇去碑文是小事　旧命之是别当轻
若非他派吕公子　乐子的　性命残生保不成

东人一齐开言道　我等无能叫驾受京　若论礼
东人应该全斩首　人邪号令在城中　还乞圣驾开恩救
须着神前拜秀兄　寇贼肉听连摆手　列位何须这等云
你我是　患难相交好朋友　骨肉会胞争几分
在看你们不知道　忽能勾　到此拿住行刺人
正去说话杜子道　寇贼拉住叫先生　多亏你
暗中派下吕公子　旧知人来拢刺行　乐子无可将你报
只可在世还来生　杜子回言说不敢　大王之言折死人

李自成　代哭又找先生吁　贵耳当神仔细听
列志前来杀桀子　也与那　知县孔宣一般仝
将他死尸入棺木　台出城中葬坟中　宋娃子
连连摆手说不是　大王之言礼不通　列志不比孔知县

宋烟说此乃大王的洪福齐天我李生何能之有、什么话咱
到出房左再言必市流寇一齐近房各按弃次而坐闯贼说列
志这了驴求、儿的桀子代他不惜仍作干总也旧罢了为什
么国将仇报前来行刺这件事令人难解宋娃子说大王有所
不知列志虽是官卑职小也算是明家的臣子他见孔宣夫妻
尽节全忠自尽是死有名垂他投降献城无有的是保全一城
人民的性命并非实义投降他想着投降了大王他面上有愧
还算是明家的人身先所归故此心生一计借来行刺只找大

王刺死他的功成名旧李自成说如此说来也是个好的了少
不得召着孔宣一尿破木为棺将他埋葬宋娃子连连摆手说
使不得内有一件要紧之事
宋敏子　眼望闯贼开言道　大王在上请听闻
若拿干总比知县　旧由如　天地相隔差几分
孔宣巧使诓军计　忠臣旧得这般行　他是个
文臣不能将仇报　此处无将又缺兵　为急杀死市人蓄
自遗全忠留美名　应该找他夫妻葬　仁义之师当爱忠

刘千总　如何此得孔知县　虽尽全忠为不仝
投降付又来行刺　左要是　入棺相埋礼不通
以后之人俱如此　都白刘志这般行　大王想
将何威震以伏市　诸般为体要行公　算来伤的人不少
谁不怀恨在心中　倘去一时失防备　大王残生保不成
必须将他尸首剐　人门是挂市皆京　以后无人敢如此
大王先为保安宁　闯王们听开言道　只说先生话语通
这件事　必须如此这般意　方好警戒后来人

说着往下忙分付　手下人　桀子之言须要听
列志尸首刀剐　人们传知各城人　这件事
列位将公想一想　到底为公算不公　要杀于下壮比论
宋烟该当这般行　又奖忠节又伏市　如此又戒后来人
出房中　令人摆上酒合菜　市寇道喜又相京
饮勾多时东方亮　这件事　合城之内尽知闻
出中的大色合总由天命并非人力若以人论崇贞户仁政聪
明惜文爱武济黎民尤如帝子旧该坐享天命如何又有此一

大变可不是天命应该列志的人们是挂各门算是明正其罪
以戒后人市流贼住左机县李宏吉每日旧练兵那一日
各处招兵的头目俱各回来交令此一时连招来的新兵代旧
有疾儿兵贼蓄旧有数万之市李自成传与市人兵马足用拣
选良辰吉日拜了军师旧要起兵先抢汴梁后往北京而来
李自成　令人拣选黄道日　拜了军师好起兵
是日旧在县衙内　大堂上　高、结彩挂花红
闯贼一令市流寇　尽找吉服川在身　同到那

后边来挽宋烟传 鞑戚射下那首亭 也挽衣服平执挟
门代一顶九朵巾 八卦道袍外面石 服计丝绦者色戎
足下川 一双胖藏禑之履 一挽羽扇主手中
着来不是别人苟 到相是 戊骂往鹿苍盗宝瓶
登时来至大堂上 偩戚代咲面含毒 眼尖有
平多流戚开言道 列位留神听我云 多承平位扶桀子
天元石分不非轻 今躬要挽军师拜 别当兜戏一般仝
宋先生 诗补正面居中生 我苟须当挽礼行

不比先年与上去 也须要 等平递和礼貌着
言必又往名宋烟 口吁先生仔细听 诗毯上
桀子一仝平朋友 参拜军师挽礼行 鞑戚口中说不敢
大王平位诗听真 李生石何法能处 不会武又又缺文
左此位 由恐担候大王多 反到含愧左心中
大王另挽别人妻 我兄非 值班唱喏听令行
李自成一向宋烟之言不由的哈々大咲口中说先生若要不
担此任咱们大家散伙言必又往平人拜话列位听真如今桀

子如今要拜宋先生为军师那了若石不伏之处只管当面言
明々别无计较平流戚一齐说道我苟俱愿从命李自成仍言心
中大喜悦々全有多宏吉挽有宋烟怔了正面鞑戚也不敢归
坐意是面东而立偩戚与流匪俱各左下面跪倒宋鞑子上面
双多而跪口中復不敢大王与平位诗赵
李自成 帅领流匪齐下跪 偩戚开言挽话云
多承列位扶桀子 旧由如 平星捧月要仝心
大家巨平主杞县 白水赵义一般仝 宋先生

智广谋多会打算 来卜先知能用兵 桀子今挽军师拜
大王全伏先先生 执掌三军领人马 排兵布阵调三军
左位的 那了若不听他遣 即如欺天争几分
杀斩存留随其又 求先生 卖公罚罪要公平
旧是桀子如违令 只管施刑我不嗔 说罢时
帅平向上将印叩 鞑子还礼挽身平 偩戚解下腰中剑
双手与鞘面代毒 口中连挽先生吁 仔细留神听我云
此一时 桀子兄石军师印 此剑即如一条仝

先生去左服间配 勿论谁 犯法诛之敢不齐
鞑子接剑将恩谢 对平开言挽话云 我李生
多尝大王洪恩下 俾授军师职不轻 执掌生杀调人马
施法平苟一般全 高祖咬牙封巨进 汗王滴马斩丁公
此一后 列位须当要谨慎 我今信去一体齐
那一个若要违军令 我李生 天论亲疎一条行
李自成帅领平人齐声答应说我苟愿听指挥言罢偩戚分付
旧左大堂之上设摆酒宴庆贺军师戚兵答应大堂上调开桌

椅列摆杯盏李自成平流戚挽宋烟让至正面偩王桑陪平流
戚按次刃旁而坐戚兵们上菜斟酒李自成敬了宋鞑子三杯
太后大家开怀而饮宋鞑子说我的人马未动之先须金肯领
的老寨主代数百三军到黄河渡口多予备船支枪设俱可我
兵到时方好过河如若违误必按军法施行
一支帮 欠身离坐口答应 军师之言末将齐
忙々上马出杞县 到城外 挑选戚兵那敕亭
竟往黄河渡口去 予备船支好渡兵 宋献策

畄将一员兵五百　可乃把守杞县城　拣选良辰黄道日
旧要台芒好起身　分付贼兵予备礼　好祭旂帆大帅神
李自成　与众俱是大披挂　旂旗刀枪晋例新
城外贼兵排开队　真正是　盔明甲亮白如银
众多流寇齐上马　揉花摊有牡丹心　到城外
一齐离安下坐季　众贼迎接跪在尘　宋烟摆手说免礼
贼兵答应立起身　闯字大纛中央立　供桌之上设三牲
李自成　亲自拈香炉中降　介胄一撩拜在尘

旁走军师宋献策　众多贼将与贼兵　李自成
先祭皇天与后土　后祭旂纛大帅神　李闯成
尽礼叩头频祝赞　只把尊神叫几声　李子今日兴人马
全仗尊神显威灵　但愿旂开去得泰　到处马到旧成功
拜罢时　辞权斟上三真酒　祝词近礼把身平
宋烟分付拔芒寨　只听得　三声大炮似雷烘
馬步兜郎台大芒　大芒中　馬步流兵接大寨
贼将一齐上走龙　这出中　不用旌旂随烈大

贼去拈辰太阳落　大众贼兵调开哨　离杞县
竟扑了东京汴梁门

李自成佯了军师从杞县代领数万之众竟往河南汴梁而来
众贼兵虽乃烟子的约束他们军中那里来的秋草呢只得还
是全贼人来到之处众百姓只顾性命抛家弃舍携男抱女
搀老扶幼逃处脱逃这些人难道都是为非作歹不好人么这
内中孝子贤孙烈夫节妇广行善事的人不少咒皆因遭在劫
数之中这是上天的振怒生灵涂炭那里还分得真志来了贼
兵见屋内无人旧搜抹金银才物细软东西但凡该拿着走的
一点尔也是不留这些话也不必多叙

且说那　汴梁城中陈总慎　每日操练马步兵
告就中来把河南犯　多亏了　良玉杀退众贼人
太平无事几个月　又进流贼荐了兵　这日里
陈了正在帅府坐　这探一名跪在尘　向上叩头开言道
总慎老爷请听真　今有流贼兴人马　为首却是李自成
众贼人　杞县招兵有数万　来犯宜京古汴京
一路沿途放了抢　苦死了　店道村庄老幼民
堪堪到了黄河岸　探听真实报信音　陈永福

闪听这探一夕话　不由心中怕又京　坐上摆手左去探
那人答应把身平　转身退步出帅府　去探军情先莫云
陈老爷　低垂虎项心犯想　暗把当今万岁寻
只从了上登龙位　每岁间　并无一年享太平
天下荒荒遭水旱　各省之中怪了生　山东的
河内遊奥生双翅　漫天来往乱飞舞　河南省内出奇事
另人听之怕又京　西山叭他会说话　竹溪县内闹虫虫
天柱上　上面松树无风动　怪蔘去虫遍地生

看家狗个の足吊　竟只那　老鼠变猫倘的凶
天下荒々皆旱涝　每日去到午后风　六月里
遍地不見生青草　老天总不降甘霖　黎民百姓遭塗炭
怪病多生人怕京　探问西瓜疙疸病　三天不見赴幽冥
陕西的　傳贼去々来花护　河南又反张献中
多亏大帅左良玉　用机谋　巧计智退众贼人
陈老卩附中暗说小本山贼盗生发若論礼旧该我去征勦奈
回无大帅的军令不敢私离汛地多亏黄河馬廷凯又救料草

这却如何是好陈永福正在寻思又只一名远探来报说贼兵
渡过黄河离城不远陈老卩说知道了一摆手那名远探叩头
平身退出帅府又只一人回说今只知府田老卩一同付参将
差人来请老卩上城观看贼兵的虚实好作定夺陈永福问听
分付看馬说着欠身离坐往下可毬扇下的付参游守干把总
官在后面随一齐上馬登时间出了总镇府该值的人在前开
路来至十字街前正迂看知府田左喜参将先显文武合在一
处催坐季从馬道上城

陈总镇　一个知府众武将　馬道催向上了城
探々以前下坐季　一个々　往下观睛看分明
但見贼兵堪离近　三声大炮似雷鸣　乱哄々
动手刨壕栽鹿角　四面週围刨战坑　紫微星趕中军帐
围字旂摆似龙鳞　密々孙々排队伍　愁云哀々貞去空
真正是　一眼难看兵之尾　旌旂密摆似麻林
匪英一片如烈火　又見那　甲如柳叶映定星
迸哨兵丁披鉄甲　持哥皃即挂征裙　城上的

莫非大明洪福尽　致使的　军民劫数死生灵
且说总镇陈永福在城上观看流贼的营寨旧相挥地兵山也
竟得心中只此々惧怕猛回头見田知府与那些々付参游守干总
等官一个々交头接耳私言议論面上只京荒之色陈卩的心
中不悦一声断喝说你们付参游守违一点规矩死只都该问
罪田府尊罢了他是个文官見贼兵势众只此々恐惧似乎可恕
你等身为武職难道连军规法令不晓竟敢这弄无礼交头接
耳乱语喧嘩只失军规岂只此礼

众人看少心害怕　悔坏知府田左喜　付参游守皆失色
比此低声悄语云　去变流贼将城困　汴梁闵前起战事
多亏了　扫冠元戎左良玉　催兵一阵退贼人
今年反叛又临竟　看光景　数万贼兵势讽凶
汴梁虽是同南省　城池坚固是实情　但只是
料少兵微无猛将　众寡不敌怎虽征　左帅现在黄州府
一时之间呼不应　同畜非比那一次　只怕难保汴梁城
这是我　天理循环民塗炭　才只流贼遍地生

陈总镇　汤面含嗔開言道　眼望麾下众人云
你等俱各職不小　违一个　法令军规也不明
现今贼兵临边竟　自然军心不安寧　似你等
壮起军威添杀气　只亏本帅退贼兵　交头接耳私谈論
惑乱军心了不成　这次不究須饒过　尔等須当加小心
如在要　交头接耳私谈論　尽都用刀问典刑
众将闻言吓一跳　尽都是　控背弓身说谨遵
我等谢过老兵主　以后不敢这般行　陈永福

点首付又作言道 列位留神仔细听 兵来将挡是俗语
那怕流贼万〻人 你我俱各食君禄 都该舍命报皇恩
堂言道 抒登妻不离即跪 这句俗言是实情
我将若要临军阵 战敌人 不代伤回便丧生
善战不如能善守 流贼一时难破城 我差人
北京去上告急本 左在黄册请救兵 本帅元係忠良辈
又是祖寇大元戎 我旧知道他必至 来战流贼李自成
代替有 他的兵到咱临阵 大攻一阵杀流兵

知府田卩将头点 说道是 兵主之见果高明
知府田应嘉口尊兵主 似此而论汴梁可保 陈卩口呼贵府请
回衙内本县一全东将 在城上各处巡罗 以防贼兵前来攻打
城池知府答应告辞回衙 不表陈永福令人将合城马步三军
俱各调上城来 呼东将分领東兵前往各门巡罗 防耗多备滚
木擂石灰瓶炮子油松火把等物防备贼兵攻城 占且不表单
言东流贼安营下寨李自成 独子升中军东贼列于两旁闯贼
与宋炯商议近兵攻城之计 宋独子口呼大王休要急皂

宋献策 跟随闯贼开言道 大王留神在上听
我兵远来皆劳顿 必须要 歇息数日养精神
然后在议将城取 大王只管放宽心 李自成
点头口中答应走 军师之言果子听 宋炯走上传将令
晚与合营大小人 虽说歇兵加仔细 传令巡营夜打更
严防有 安兵偷营来劫寨 一时失防了不成
将令传与各营内 东多的 贼将贼兵加小心
闯贼分付设酒宴 中军大帐饮杯处 直吃到

天交三古席方散 大家安歇归帐中 一夜无词天大亮
不觉次日早清辰 闯贼宋炯升大帐 东多流寇两旁分
李自成 跟随独子开言道 军师留神在上听
虽说歇兵不打仗 我如今 去到城前验假真
探听须实怎么样 然后督兵攻打城 宋献策
一向此言心害怕 府内有忙自沉音 欲代不叫闯贼去
此乃天定不由人 独子思想多一会 口中连称大王尊
既是 要到城下去探查 此去诸多要留神

汴梁总帅是好汉 陈永福 足智多谋会用兵
千万提防城头上 狂弓硬弩暗伤人 千万的
不可粗心休大意 以上言词要记结 为何宋炯说此话
李自成 两支跟出去剩下了 一支趱回营

懷宗傳十六

此一部書中要論宋炯这个人也说不的他未卜先知胕隱奇謀能用兵又言不得他任事不知胡謅瞎咧摟局責者要依愚下批評他算是个異人怎庅説呢又不知道他是何人的傳授那个的徒门發言之处多有应驗竟是天使其然扶助闖王擾乱明家社稷粗糙礼而論筭是成者王侯敗者賊李自成他若是个真命帝主從布衣起首該成大事宋炯即如鄧禹刘基是也皆因李自成原非真命帝主宋炯也非鄧禹刘基之輩落了个流賊而已他这个名字就正应其人炯者总包光輝之用非是長文之说大者比如閃電小者就是鬼火不然他怎庅忽而来忽而去呢要是如此而説也不過乎大概想来到底有点實事执笔批書总要尽礼比如此书原文有不週之处愚下也替他週只可总言大明該亡天命所使这筭是总要閑言少叙书归正傳到了次日一早李自成与宋炯升帳所有的流冦列於兩傍闖王向宋炯開言说軍师虽然兵至此处昨日先生有令要歇馬三日却也尽礼但只一件欒子到関前撩看一番望乞軍师准行虽说宋炯現是軍师执掌生杀闖王到底是為首之人

要按大礼就有王臣之分
宋献策 不好又思把闖王扭 因有尊卑上下分
故此臨行頻囑付 只说是 王駕此去要留神
到了城下須仔细 謹防冷箭与狂弓 李自成
口中荅应说知道 軍师不用细丁寧 李洪吉与一支虎
二人緊把闖賊跟 三个流冦齐介冑 各把兵刄手中擎
云大帳 认镫搬鞍来坐季 代領流賊五百兵
也不响炮不呐喊 悄悄的 亦离元营催走尥
堪堪相离城臨近 一齐撥駒驗假真 但只見
滴樓高聳沖霄汗 垛口密密似魚鱗 城頭密密排兵將
鉄桶一般爭几分 闖賊看罢將頭点 口虽不言胕内云
这座城 原是宋家建都地 自古遺留此汴京
城池堅固难攻打 非离了 里应外合破不能
欒子大兵今到此 攻打城池怕伤兵 虽然有
数万之衆人不少 只怕难破汴梁城 今日探城到闕下
為办虚实假共真 何不与他見一陣 得勝回营面有荣

一来也　見淂單师宋献策　二則亦服衆人心
闯賊主乂安排定　在馬上　鈴指城池頭話云
李自成明知汴梁不是一时可破之城他也曉淂自己的將官呢没
甚慣战頗敢幹勇当先之人兵丁呢全是些匪棍飢民会從訓
練之革就只仗着宋矬子一人筭是个主腔骨兒他代着李洪
吉李俤兩員將五百兵来探看真实闯賊想着看会子也是白
看何不望闌討战城内或是当先或是俐们不战打这里頭出别
真假他若俐们不战这必是要死守城池好另变别法兒取

闌他若遣將当先或是鈴眺或是生擒回芒好伺闌中的動
淨一来吽那些流賊宾朋二則在宋矬子的跟前露肖好着
李自成　主乂以定用鈴指　眼望城頭把話云
上边守汎的兵与將　你们要　畄神着乂細所真
樂子非是别人等　闯王名為李自成　米脂県
刼牢反獄初起首　估拟松山峻嶺峰　虽然失机逢人救
皆因樂子是真㞋　洪承疇会刭用人馬　樂子失机落下凨
蛇蕐山　空設地雷不中用　想㤇樂子枉劳神

只為洪福齐天大　才有那　诸神莪佑不成凶
重付招聚人共馬　来於東京汴梁城　你等快报為首將
吽他投降是正經　樂子開恩饒黎庶　不杀那
男妇老幼衆軍民　不降遣將臨軍隊　軍陣前边賭闯征
再不然　樂子督兵將城打　豈肯干休善罢兵
城破之时休怨我　定把那　男妇軍民刀剐身
皆因守將不投順　崑山失火玉石焚　你等去
快些通报休遲悞　樂子闲前等回音　闯賊城下来要战

京動城頭陈総戎　一同外孙闫公子　人〻明〻听了个真
原来是　闯賊亲自来要战　口云不遜太欺心
时间怒恼闫公子　小豪杰　暗罵流賊李自成
汴梁的总鎮陈永福同首所屬的衆將兵丁在城上正〻巡罗
了一夜他在北面安芒故此陈老卩同着公子闫化龍在这一面
防守到了次日太阳將出的时候但見賊芒的轅门大開出来
了一支賊兵約有五百竟扑了城下而来陈老卩連忙分付手
下的兵丁預偹灰瓶炮子滚木擂石防偹流賊攻打城池又吽

人急速傳与正東正西正南三面上兵將都要小心仔細
陈永福　傳令曉与那三面　仔細畄神加小心
隄防賊人分人馬　衆流賊　攻打東京汴梁城
一同外孙闫公子　二人閃目各睁睛　但只見
衆賊城下楼坐季　人〻広壮似天神　為首一人多高大
他比别人勝几分　頭代荷葉盔一顶　罩襖相配雉鸡翎
身上披　羊付龍鱗掩心甲　淡黄袍綉蟒攢云
腰束一條磨瓔代　兩边配　弓箭什物刃刚牟

坐跨一匹黑战馬　硃鏃剛鈴手内擎　生了个
兩道濃眉如箒扫　三角二目似明星　滿部胡須加鉄線
腰粗膀乍甚驍広　鈴指城頭説大話　加通名吽李自成
他説是　若要投降將城献　一郡軍民俱有生
不然遣將臨軍隊　見一个　輸贏勝敗与雌広
城上気坏闫公子　少卩不忿動会名　猛然間
想起来脂県内事　又気又恼又伤心　我父米脂為県主
一清如水愛黎民　黑泥溝中失銀鞘　差人捉拿礼工通

都只爲　拿不住賊監馬快　惹起風波大事情
馬快通賊叔牢獄　正是中秋那夜中　我母全節身自尽
可怜一命赴幽冥　我的父　烟瘴充軍无音信
一家骨肉各西東　姐〻許配左良玉　他在那
姑母家内把身存　我随外祖汴梁住　長把合家掛在心
今日見了闖賊面　这才是　对頭冤家狭路逢
公子闫化龙听見城下為首的这一个人是闖王李自成付又
仔细一睄办了办那个相貌不是他是谁想起了母死父充軍

姐弟西東全是这个賊身上而起
闫公子　想起母死父充配　姐弟分手各西东
双眉緊皱眼元睁　他的那　心中發恨駡賊人
逼母之仇深如海　代天不共争几分　今日个
汴梁城下將你見　不由人不眼睛红　公子越想心越恼
悄悄言语把外祖称　流賊胆大真可恶　眼内无人来探城
老外祖　这般如此將賊诱　只要流賊他認真
神佛保佑天加護　今日个　孙〻一定把功成

陈卩闻言心欢喜　口中连说礼上通　在城上
手扶垛口開言道　往下高声把话云　吾乃汴梁陈总鎮
守城查兵却是真　大王兵至实难档　末將投降愿献城
那位是　闖王上前来答话　说个明白我干心
流賊闖王心暗喜　李自成　腑内暗奪自已云
我兵势单守將怕　他愿投降大料真　我何不
上前与他当面讲　彼此言明到也通　他若投降我就准
不費粮神淂此城　流賊想罢不代慢　一代無江伸走龙

口中说　陕西闖王吾便是　且又兴兵抵汴京
谁是守將陈总鎮　有什么　肺腑情由对我云
说自馬至城根下　公子一見面含春　連忙的
袋内抽弓擎在手　壺中取去翦梅針　一根硃紅搭上扣
两支眼　瞄准了流賊李自成

总鎮陈永福也算是无於无耐只想成功依首闫公子而行也不想一想你们要是害了李自成的性命他那手下的流寇数万賊兵就白撩俐手了这件事情有險到是闫化龙的主义不錯他想有只要神天保佑一箭把李自成射死了一来报母之仇二則与国除害这算忠孝双全回流賊没了為首之人將乱兵忙俱要散了也未可定不然那怕城破身亡死而无怨他是这个主义且说闖王一伸馬来至城下把坐季收住向上開言说那一位陈总鎮请樂子无馬有什么话请陈老卩見闖賊馬至城下只得诱自他说话好叫公子瞅准了開弓放箭在上面往下開言说汴梁城將少兵微如何档大王数万之众我情愿献城投降可是先对大王言明大兵進城之时千万休伤一人军民百姓男妇老幼大王若要如此而准我便開城投降不然寧死不降任你攻打李自成倒听陈总鎮之言满心欢喜向上開言说陈总兵你只管放心罢你还打谅是先呢破了城必要洗民抢护如今樂子有了軍师了他劝樂子如若得了城池还要恭民呢怎么如何背多伤人命两个人一上一下换口答话

闯公子那敢代慢抽弓拔箭搭弦認扣
闯公子 袋内抽弓壶拔箭 搭弦認和振硃紅
未從開弓先祝讚 他把那 万岁崇禎朝内尋
臣秉丹心扶社稷 暗箭流賊李自成 但能勾
一箭射着李闯子 大明江山得太平 闯賊若是不該死
卩上会禍箭射空 万事由天非人力 成敗只在老苍穹
小豪杰 一挺前拳弓拽满 轻舒虎背一拮身
苗頭对准往下射 闯公子 牢把前拳後手松

弓硬箭長苗頭准 放去低窪浅水花 总因是
闯賊命大不該死 天义造定怎能更 非是公子箭不准
万般由命不由人 只听吧的一声响 流賊左眼中梅針
只見他 栽两栽来晃两晃 吸呼吊下馬能行
口中只说罢了我 一撒手 捺了秫襖鈴一根
傍边唬坏李公子 一支虎肖肶唬吊魂 又所得
闯王招呼急速炮 快保樂子转营中 口内说着旋坐季
黑馬跑動起烟云 两員賊將会及耐 代領流兵緊ヽ跟

城頭上 直挺化雉闯公子 暗把苍穹叫二声
莫非大明该当灭 竟没有 射死流賊李自成
闯公子見李成自没有落馬急的他連ヽ跺脚说罢了ヽヽ可
見得大明的国運要敗天义不亡流寇我的箭百發百中今日
竟自没有射在他的咽喉之上会耐何將弓收入袋内陈总鎮
見賊会落馬明知惹的这个禍不小怎应好又思的报怨公子
口内只说外孙何必着急虽然賊会丧命我看的明白却射在
他的左眼之上曾叫流賊一生害怕再不敢來城下張狂就在城

上令人摆饭申將官兵丁人等都是替换吃饭
此书中 暂且不言城上事 单说流寇李自成
左眼中箭回里跑 後跟着 公子洪吉合李忠
五百賊兵随在後 不多一时進了营 来至了
大帳以外下坐李 將賊换入進中軍 宋烱申人齐观看
打谅流賊李自成 左眼丁着一支箭 順臉往下淌鮮紅
申賊人 見此光景齐害怕 無有一个不吃京
李洪吉与一支虎 两个人 挽定流寇入帳中

又所闯賊他喊叫 口内只说疼死人 好一个
娃八食的真利害 驢球ヽ兒存狠心 暗自放箭射樂子
谁哄咎話放刁翎 有朝若把你拿住 碎剐其尸才趁心
那一位 拔出樂子这支箭 早ヽ医治莫消停
言畢坐在中軍帳 宋献策 口中不语自沉音
不信吾言你要去 一心只想要暗城 这还是
你的命大不該死 別人早已丧残生 想畢代笑開言道
大王在上請听禀 怎应美ヽ对我离 可把情由細ヽ云

李自成 听見宋烱瞒他 口内長嘆咳一声
叫声军师听我禀 这件事 若要说出气死人
李自成所見宋烱僴他先咳一声说军师罢了ヽヽ樂子等ヽ
服服定了你刚未從出营的时候你就主付樂子到汴梁城下
隄防着狂弓冷箭到了那里樂子把你的話就总記了城上面
防守的利害樂子只说望城討战探一探城内的虚实他是
或守或降有一个驢球ヽ兒的他说他是汴梁的总鎮陈永
福请樂子上前答話樂子不知是计可就上了那个娃八食的

当时樂子伸馬到了城下將馬收住与他荅話
皆因爲 一时不明中了计 上前荅話到城根
他说献城要投降 求樂子 不恭城中一个人
樂子打諒是好义 他却安下不良心 在城中
陰〻放了一支箭 樂子左眼中了翎 後悔自己忘記性
忘了冷箭与狂言 先生快些拔去箭 給我治好这眼睛
宋矬子 斉言不住微冷笑 口呼大王请听〻云
万般由天非人分 这都是 苍穹造定不能更

还是大王福分大 不然箭下丧残生
伺所此言將頭点 连〻口内呼先生 快〻上前拔去箭
陣〻鑽心疼死人 还求先生施手段 拱治好这支眼睛
常言道 手眼爲活話不叙 快些医治莫消停
矬子回言说知道 連忙的 离坐上前把手伸
挽〻袖子一伸手 攥住那支箭了翎 叫一声
大王千万不可動 说着拔所翦梅針 疼的個賊一声喊
半餉無言發怔昏 順臉往下直流血 矬賊將箭撩挨在

上前来 忙用衣袖与他展 手臧覌睛会 不京
代有半盏茶时候 李自成 哎呦一声又还魂
箭拔出来了可把李自成疼了个死儿代勾有半盏茶時这
才酥醒过来口中说疼死樂子了虽然这个眼里松快些你了怎
应睄不見了呢宋先生給樂子治〻才好宋矬子说欧一件这个眼
科上我不大明白第二宗眼珠子都射出来了还想医治慢说
今人就是華陀重生扁鵲降是也是治不好了
李自成 听罢宋矬一夕话 長吁短嘆手垂胸

口中只罵陈总領 叫你这 娃八合的坑了人
叫一声 軍师在位車朋友 你们留神仔细听
想起当初失陷地 我却是 身充馬快在衙门
只爲梁兵叛銀鞘 堂官街法心内京 差樂子
还有周青王竿子 到处踩訪去拿人 因念朋情会拿获
將我们禁困在監中 多亏車位施巧计 八月中秋反獄门
伺知道 害怕自己逃性命 咱往松山称寨荐
央〻賊〻好几次 也就算 死里逃生一樣同

想是松山那一次 里無粮草外無兵 若不亏
軍师留下那柬帖 石洞逃生万不能 四路分兵多不利
蛇蟒山秘險地雷烘 算在杞县又重聚 来扴東京汴梁城
生来的 五官应分不缺欠 如今瞎了一支左眼睛
樂子没有别的话 就只是 領教〻〻宋先生
我本来腈一馬快 痴心妄想作朝廷 依我说
先生你在算一算 千万实说别奉承 樂子是有皇帝分
縂然双腈也不亏心 如若没有天子命 大伙均散乾苍生

我不过 剃了頭髮当和尚 深山古洞去藏形
虽然不得神仙作 也免得 代堂披毛变畜生
劳動先生细〻算 吉凶好歹快言明 宋矬子
斉言不住哈〻笑 口内連把大王尊 現成之事何必算
听我把 要作朝廷的始末情由细〻云

宋矬子代笑闲言说大王你若会有天子之分我何若的满处
里給你打前站京一段西一段的跑所為何故別人罢了李公
子他是豪富人家官宦子弟我叫人破財行賄荅殺列位俯
的人家、敗人亡連犬人家都死尽了所為的是大王成其大
事他拚一个一品的王爵这肘候又算什庅呢大王想着今日
被人家射瞎了一月必是灰心丧义难道就忘了当初的事情
应告訴大王说总别说那散伙的话才好呢大王想或好或歹
苦樂同受半途而癈岂不令人耻笑大王还記得在米脂

县起首的时節不記得了呢闯王说米脂县起至而今是那一
件事忘了呢每、長提方才樂子粗捉了几句呢宋炯说不是
那些个事情呀大王可记当初大王叫我睄坟地时候我去覌
睄大王的坟地不好李孝生也就说過叫大王將祖坟都在米脂
县内埋於十字路口
可记得 当初劫牢反獄後 相面算命着先生
大王本有皇帝命 因此才 挪坟葬入在城中
在把父母埋在内 挪民可以作朝廷 皆因是

天命該與十八孚 大王双親把命抗 依我就埋在路口
地内長蛇变了龙 眼着就要成大事 不久登基作北京
可記得 孝生那日曾言過 至到如今話語真
十字路口風水得 那座庙 犹如龙頭一羕同
一根旗杆一眼井 总然成龙要損一睛 今日个
果然应了当初話 該信阴阳妙有灵 大王总然伤一目
自此大運更亨通 千万休要灰前志 只須努力可成名
大王你 只屋说云这羕話 重人灰心了不成

宋炯說罢一夕話 李自成 忍痛闲言面含春
口中連、説正是 軍师之言实在通 他重位
尽都齐心扶樂子 我若畏縮非是人 万事任凭軍师你
有句言词要説真 一箭之仇定要报 恩仇二字要分明
宋矬子 点頭口说交給我 大王且自养伤痕
代等眼好再计议 我管給 大王雪魂把恨伸
说着分付叫摆宴 重位須当依我行 咱重人
陪着大王吃几盏 一来押京二煖疼 重人一齐荅应是

軍师之言我等尊 賊兵荅应调坐位 設摆杯盤筷与盅
宋矬子 相陪闯王上面坐 重多流寇两傍分
伺候之人斟上酒 重流賊 彼此闲杯飲杯巡
不説賊芭内宋矬子重流寇給李自成押京飲酒且说汴梁
城总鎮陳永福与公子们化龙在城上用飯已畢傳令就公
子箭射闯王之事曉諭合城上的將官兵丁只怕李自成中箭
回芭怀恨必要来攻城池必須要小心仔细加义防範重兵將俱
各知道此事嚴令兵丁防守不表陳総鎮望着们化龙開言

講話説外孙、李自成那个賊再不肯干休善罢
陳总鎮 眼望公子闲言道 外孙畄神你是所
闯賊既然兵至此 他必是 有义要破汴梁城
今朝中箭回芭寨 大料不肯善歇心 也不過
箭疮平服是远限 只在十朝半月上 久守不战负善法
难道他就不取城 依我須当差人去 左帅軍前取救兵
他本是 扫寇河南大元帅 請他前来正所行
左帅若肯與人馬 要破这 流寇闯賊谈笑中

趁此前去方為妙　遲則有变不能行　闫化龙
口中荅应说正是　外祖之言礼上通　此事須得孙〻去
别者之人怕不能　急速修文别代慢　明日清辰就起身
陳总卩　闫言代笑佣言道　外孙留神所我云
流兇虽然人馬至　他却是　正北一面屯下兵
餘者三面无兵将　取救出城却是行　总然是
话虽如此須仔细　休要大义莫粗心　若要見了你姐夫
这般如此对他云　必須叫他親身至　方才能勾退流兵

闫公子　口中荅应说知道　外祖只管放寛心
陳卩忙把文書寫　明日个　打發公子早登程
陳总鎮立刻修文書用印封好只等明日打發闫化龙往黄州
取救这且不表单言贼营卑兇在大帳上飯勾多時李自成左眼
疼的实在难忍告辞卑兇回後帳养息去不表且说宋矬子又与
卑人飲了数盏宋烱佣言说列位目今你我的兵至汴梁一陣未見
咱家的大王探看城池被敵人射伤一目据我想汴梁城内将少
兵微守将心虚不战自守我们得傳言讒说陳永福乃是一員

善战能守足智多谋的战将
宋矬子　眼望卑人佣言道　列位留神所我云
汴梁城内陳总鎮　那个人　足智多谋会用兵
東京乃是建都地　以力相攻难破城　咱的兵
无過仗着抢与护　倘若缺粮自散心　兵貴神速休遲慢
日久相格了不成　他的城中人馬少　必發文書取救兵
大料着　不肯就進北京去　崇禎駕下也无人
取救必往黄州去　左良王　若要闻知定動嗔

他却不比别人辈　武藝孙吳万馬能　他若是
領兵来救昰梁郡　勝敗輸贏两可中　若要除了这宗病
前草須得把根除　公子洪吉李宗主　还有陸成金剛法
你母〻　各領人馬一千正　今晚半夜暗出营
离此不远几十里　黄州的　要路边上埋伏兵
取救之人若来到　办别虚实假与真　務必要
將他困住音動三　大家奋勇一齐征　或是生擒或杀死
得勝之时回大营　請救之人他不到　左帥如何發大兵

咱的兵　趁势好把汴梁取　乘虚而入可成功
得了汴梁城一座　可以算　根本之地把身存
卑流兇都知道宋矬子有些个本竒古怪他说的话多有
应驗才无人敢多言惆但公子李洪吉一支弟李宗鎮金佛
魯生泥金剛陸成四个人齐声荅应说我等遵令宋烱说
急刻挑兵前去休得遲悞是四人荅应下帳挑兵前去埋
伏这话不表且说城内的陈总鎮到了第二日一早叫过将官
挑选了五百人馬跟着公子闫化龙出了南門竟奔了黄

州的大道往前所走
闫公子　代領官兵人五百　竟奔黄州大路行
在馬上　自己思諒從前事　不由一陣好伤情
父在米脂為知县　真正是　一清如水愛黎民
那知到逢不幸事　所屬之内盗贼生　都只為
黑泥溝内失銀鞘　县官应令拿犯人　获犯不消因捕快
谁曉反把事非生　却牢反獄抢庫銅　我母自尽赴幽冥
可怜見　父亲發配相瘴去　姐弟两个躲灾星

焦夫家内住姐：　我跟自　闫忠来到汴梁城
多亏外祖施仁义　教训鉞馬武藝精　張献忠
上次来犯宜梁郡　賊冦安心要破城　多亏外祖督兵守
我往吉安取救兵　路過来見左良玉　汴梁一陣退賊人
李自成　今番又把汴梁犯　勾起前仇恼上心
指望诱哄游他射　恨不能　矢死賊人把气平
谁知天不遂人愿　恨射汍贼左眼睛　总然是
稍泄胸中不平气　到底未得斬賊人　这往黄州去请救

姐丈一准發大兵　他的人馬若至此　管滅汍贼李自成
那时节　報功以後游他報　讨下人头祭母灵
化彪尽其人子道　方趣我　素日怀仇一片心
公子思想往前走　後跟兜郎五百人　甚〻的
走到太阳游岸午　一派山坡只尺中　只听一阵闹吵响
樹林中　闪出了一伙強人把路擋

小豪杰闫化彪代着五百人馬竟扑黄州的大道往前所走那
天堪〻有申初的时候但見眼面前一派山坡樹林冲離遮天
映日闫化彪再也慮不到这里有贼正經往前走只听林中壁〻
一陣同罗振耳吵一声呐喊從林中云来了一伙人把去路擋住
口中喊叫吸那伙人你们往那里去还不留下買路的金良
等到多咱少卩这才知道是一把截路的賊人不由的心中暗
笑说这一伙該死的奴才这不是瞎了眼了広胆大包身竟敢
把朝廷家的官兵却住要買路的金良这还了得小豪杰又

恼又笑一摆手中的刚鉞一摆五百兵丁把隊伍扎住闫化彪勒
馬观瞧但見那伙賊人不少大約有五百又見爲首的一人催
馬上撞
闫化彪　手内擎鉞搂坐季　虎目元睁驗假真
但見賊人有五百　一个〻　耀武揚威把路横
爲首一人往上撞　勝〻杀氣有威風　只見他
頭代一頂虎壳盔　上嵌珍珠繞眼明　身穿一付護心甲
虎皮衣服作的襟　虎筋絲子腰中计　左右两扇虎皮裙

看他的　左右並無多合骨　虎皮靴挑鐙苗金
坐跨一匹黄驃馬　見賊人　两把利刃手中擎
面目生的多凶恶　腰粗膀乍有威風　闫公子
看罢多时用鉞指　满面含嗔把话云　你这強賊真胆大
把我却住主何因　又非經商並客旅　要的什広買路銀
若论礼　見賊当诛才是礼　因有公幹在其身
吾今要往黄州去　無工夫　杀你暂且把賊容
快些闪路讓吾走　藏隐賊形是正經　你若是

牙崩半个说不字　难免刀下作亡魂　賊人闻所微〻笑
馬上睁睛驗假真　但見官兵有五百　爲首当先一个人
他却是　素服扎巾白禮袖　一條絨代计腰中
坐跨一匹白彪馬　素鉄鉞　在公子的手中擎
面如敷粉一般蒸　眉清目秀齿白唇紅　看他的
年纪只有二十岁　威风杀氣不同寻　賊人看罢闫公子
不由冷笑两三声　用刀一指開言道　那一孩童听我云
大王卩　金貞高山爲寨主　一支虎人称叫李忠

専劫經商与客旅 不论谁 全得留下買路銀
李忠说不论是谁要從这里走总得留下買路的金銀白過去
不能你别说你拿着一杆銃身後有跟着那些人狐架虎威
要想白從此過去那是万ゝ的不得能句小豪杰一闻此言不
由的心頭火起一声大吒说好一个万恶的強贼你竟是个天外的
个人大料你也不知我是那个李忠谁说管你是那个总得
留下買路的金銀才過得去呢小豪杰说吾乃汴梁总領
陈老卩的外孙上黄州公幹你这厮竟敢把我劫住要買路的

金艮真正胆大李忠说ゝ哦是了你是陈永福的外孙但不知叫
什麽名子
小豪杰 听見李忠將他问 不由冷笑兩三声
口中連把贼人叫 你須要 仔细留神听我云
你要问我名合姓 總鎮陈卩親外孙 我的父
米脂县内作知县 少卩名为闯化龙 奉令黄州有公幹
代領兒郎五百兵 贼人胆大劫住我 万恶欺心了不成
一支吊 馬上闯听闻言道 幼兒留神你听真

黄州公幹吾知曉 就里的 始末元由我尽明
皆因闯王兵人馬 汴梁城前由下兵 陈永福
胆怯不敢来打仗 有文安心死守城 差你前往黄州去
必有公文請救兵 既然要從此处過 須当留下買路銀
你若是 没有金銀也罢了 （留下有兵）的文書一封
兩兼若不留一件 你要想 白ゝ過去万不能
流贼说罢一夕活 少卩明白八九分 暗ゝ说
想来这厮是流寇 方曉其中就里情 如何知道我取救

这事如何走漏風 就在此处將我等 流贼之内有高人
闯化龙 沉音一会心不悦 連把贼人罵几声
胆大尝知劫住我 你却是 闯贼流魁一数的
闯公子说流贼你不用胡言乱講你必是闯贼李自成所使在
此等我李忠说有音兒你到猜著了既然知道我是闯王所使
没有别的说了就把清救的文書留下大王卩開恩放你過去
少卩闻言心中不悦说李忠請救的文書却在老卩的怀内只
怕你要不了去一支吊说想来善要你自然不給还得要施展ゝ

ゝ说着话一催黄驃馬双手掄元了利刀望着公子接頭就刴小
豪杰ゝ見刀臨近用手中戟杆一架住利刃
梨花杆 架住贼人刀兩口 公子叱吒语 高声
大叫贼人且住手 老卩有 几句言词对你云
若不对你言其故 流贼就死不知音 老卩的
父在米脂县为知县 一清如水爱黎民 只因流贼劫牢獄
生ゝ逼死我娘亲 父往烟瘴去発配 少卩来到汴梁城
李自成 胆大兴兵来犯境 我要雪冤把恨伸

城既放箭就是我 心想着 射死流贼李自成
誰知着的苗頭准 射了贼人左眼睛 上黄州
前去取救原不假 丈夫作事要分明 若知好歹你讓路
免的銃下丧残生 老卩说的是实话 别当虚言对你云
一支吊 舍所不由心大怒 連把要兒叫几声
箭射闯王敢是你 还敢在 軍陣前边付我云
大王必把你拿住 碎剮其尸才趁心 你要想
黄州去把兵来调 岂知我芭内有高人 就知你要去取救

派我前来屯下兵 我家軍师宋献策 未卜先知妙又灵
大料着 揮翅安翎会处走 必要奈你这伙人

两个人话不投机就要動起手来了你这部書每々的動手交夆再没有那庅剪绝的了莫不是你不会寫刀鈴斧棒兒庅但只一件寫要怕列位贈嫌不说要列位又说不会总不敢言六經讀要方拈笔不论什庅事都要畧曉一二才敢寫書当々真的連这个太山押顶往下剁斉火燒天朝上迎什庅上三下四左五右大撒花盖顶枯樹盤根这个都不会寫庅还是敝道中的親友念不上来呢奈因没什庅听頭兒故此不寫並非不会闲言少叙书归正传

两个人 軍陣前边動了手 鈴磕利刃响連声
公子化枪施展勇 青纓鈴 无勝上下们咯分
一支吊李忠也不弱 双刀純熟武文精 江坊内
二人大战附多会 流憩难勝小英雄 双刀难挡鈴一杆
李忠犯想自沉音 别看这厮年幼小 武文純熟兵刃沉
我与他 動手相争难取勝 白费精神枉用心

方才自称他放滑 与我家 闖王却是有仇人
将他拿住回芭寨 这件功劳别当轻 一支吊
想要摆刀传号令 京動賊兵五百人 吵的一声撒坐季
乱々烘々往上冲 五百兵丁说撒野 賊人欺心了不成
他们想 以多为勝欺公子 你我傍观礼不通
大家一齐也上去 那住着 公子併力勝賊人
说着甲人齐撒馬 呐喊揚威往上冲 两下里
临近一齐動了手 各人逞勇抖精神 兵对兵来将对将

只听兵刃响連声 正自交夆合上伏 猛听大砲响連声
山坡後 低窪之处樹林内 八方四面闪賊兵
当先闪路李公子 鍍金佛魯生撒趟走 泥金刚
陸成催駒往上撞 各代领 一千賊兵四面攻
还有李忠兵五百 齐来逞勇恶相征 四千賊兵四員将
圍住了 年幼的英雄合五百人

懷宗傳十七

一支帅李忠調動三將齊來動手圍住闯化龙李忠高声說道二位留神此小兒就是織頭用箭射了大王左眼之人他叫闯化龙務必將他拿住交与大王报仇雪恨可好三卩人一聞李忠之言分外抖擻精神齊來動手四千賊兵果住了五百家兵動手任憑怎庅訓練精熟能於征战多時便賊兵不会厮杀八卩人打一卩再無不勝之理混战多時五百家兵堪堪死尽四卩流寇圍住闯公子若論一卩李洪吉就句闯化龙招架的再添上一支帅鍍金佛泥金剛並力相征闯公子如何招架可就難

小豪杰任憑怎庅鞍馬純熟能征貫战杀的過这四卩人还格住帀賊兵这庅一放箭庅难道不死会死可就只一件流賊並不傳这道令只想拿活的去見闯王叫化好报一箭之仇且說闯公子在重圍之内与四卩賊動手眼看着自己的五百兵全然死尽小將心中說不好手下的人俱卩身亡剩下我独自各一人天色將晚身在重圍倘若不能闯出身遭毒手反為不美我死一身何足為情怕只怕担悞了取救的大事

闯化龙　只恐天晚遭毒手　只想出离東他中

抖擻庅威擺战杆　小豪杰　乱挑流寇帀賊兵
帅急那怕窝弓弩　五句神兔左右分　泥金剛
陸成中了銀战杆　死尸墜落战安心　小將得便往外闯
画杆槍挑帀賊兵　長行如何档公子　着鈴乱吊死尸灵
杀淵了　一条血路往外撞　罢了帀多流寇兵
他们一見陸成死　闯公子　闯破重圍往外撞
李忠一見心不悦　分付兒郎手下兵　快随着
我们三人随後趕　務必拿他回大营　言罢一齊往下趕

只想要拿小英雄　公子催開坐下馬　不住催駒磕起龙
耳聽着　後面一齊声吶喊　就知流賊随後跟
小將不住催坐騎　那里管　山路低窪道不平
眼看西方红輪墜　天色漸昏看不真　闯化龙
竟扑盘路往前走　催開坐下馬白龙　賊人赶至天色晚
無奈何　只得收兵回大营

三卩賊寇帅領賊兵追趕闯公子天色黄昏追趕不上只得收兵回本营三卩賊查点查点四千賊賊兵傷損了足有一千还把泥金剛陸成陣亡死在江場一支帅李忠还有公子李洪吉鍍金佛魯生回大营見老烱交令一齊請罪就罢一往之事說了一遍軍師說念三位都是大王的旧友俱免此罪以後再犯不饒三卩人面代羞慚謝了軍師列於兩傍紅賊在上面開言說道今日这一仗不為全勝虽然傷了數百家兵这里损了一員大將还把請救句兵箭射大王的仇人放走他若到了黄州見了左良玉必要與兵前來解圍若是黄州的兵至汴梁咱再想破只怕有些費事

宋献策　堂上对闯闻言道　列位留神仔細听
誰人不知左良玉　外号称　托塔天王人怕京
不但刀馬多英勇　行兵之道妙如神　他若是
領兵前来把圍解　难免厮杀恶战征　大料指他不能勾
皆因素日我闻名　除非趁他兵未至　先破此城才算功
闯流贼　一齐点头說正是　我等俱各少才能
全仗軍师你多　是怎策　剋破城池怎用兵
我等不过听調遣　捨命相争是闯人　献策說

話虽如此这般講　也須消停方立功　贵州离此道路遠
一时难道汴梁城　代等大王眼疾好　見机而行方用兵
汴梁城　若要想着將城取　难破城池枉用兵
若非万全良謀計　方才能破这座城　闯流贼
一齐躬身答应是　軍师之言礼上通　書中不言贼营事
单表那　贵州取救闯化龍
不言逆賊宋献策在营中等机会方能用兵取城先派闯人把
數万流兵撒闹將汴梁城圍住書中单表小豪杰闯化龍多时

不見後面有人追趕小公子稍放心怀这才一番身跳下坐季
一毛腰坐在地下一手歇息〻〻自己的精神二則叫战馬喘
一喘那他下青草小英雄坐在尘埃喘息了多會說句了〻〻
幸而多亏銳挑那流贼才能闯出了重圍真是上天的录念我
闯他龍的命不該死方能脫离依地再也想不到闯贼营内竟
有这叢的高人就𠂢我往贵州取救在那設下埋伏好生利害
闯公子　坐在尘埃長嘆　暗把苍天加藐等
莫非大明国運败　方有这　处〻刀兵不太平

我往贵州去取救　指望左帅救汴京　想不到
流贼他先知到信　半路途中要下兵　若說崇禎無福分
重圍只該我丧生　為能脫离罗网内　想是万岁国運通
此一去　贵州見了左元帅　投遞請救这角文
但愿表兄與人馬　方显出表兄才是　又有亲情又尽忠
若能他把流贼退　宜梁汴京享太平　小豪杰
坐在尘埃憂国事　大约天交有二更　只觉腹中飢又渴
連忙站起主身形　從耗紧〻馬肚代　提鎗上馬能行

催坐季　尋找道路往前走　若過由江信馬行
此乃岔路非正道　睁了睛　那有店道与庄村
走去代有三更鼓　耳内只闻犬吠声　闯公子
順着声音往前走　二目留神验分明　大约相离不甚遠
黑森〻　面前到湘是庄村
闯公子信馬由江走了三更天的光景才听有犬吠之声也就
順着声音往前所走越〻相离切近在馬上睁睛观看只見前
面黑洞〻相一座村庄連忙紧催坐季進了村庄来至切近就

看的真切些兒了你說只催他進了村庄之内指的那街上的
狗一齐乱吠小豪杰馬上留神仔細一看只見路北里有一處
门户高大公子連忙下了坐季用手拴馬来至门前上了台堦
用手擊户只听吧〻連声可响不多时里面有人說外面是誰
前来扣户
忽听得　里面问道是那个　门縫之内透出灯
少了回言是在下　皆因为　天黑迷路看不明
錯過宿头难找店　可怜無处把身存　因此上

京動起居扣门户　半夜三更莫嗔心　啓求見賜存一夜
天明一早就登程　里面之人回言道　君子留神你是听
行路人　錯過宿頭長有事　此处可以把身存
但則一件再僕：　代我去　回禀我家主人公
小將外边說請便　那人當身往里行　不多时
（付又）回来把门放　手拿灯笼面代春　闪目观睄闫公子
却是一家武將形　手提剛鉈插坐季　眉清目秀正年輕
小豪杰　李目他把那人看　观其形景是家了

公子代笑說京動　那人說　等留請往里面行
少爷答应說知道　手拉能行進大门　那个人
回身又把门関好　眼望豪杰把話云　請把坐季交給我
暂且送往馬棚中　說着伸手接過去　送入棚内不必云
轉回身　手提灯笼前引路　走進書房一坐门
那人將灯桌上放　闫公子　倚墙立下鉈一根
回身又把坐垛担　代笑令春把話云　但不知
此处東家何名姓　平素所坐何营生　那人才要回言道

猛抬頭　從外面来了代耽回家老英広

小豪杰闪目观睄只見三间書房糊的雪洞一般墙上有名公的字画宝劍弩弓悬掛壁上堆積古書不少桌案上設摆着古董玩器炉瓶三式那一派雅乾净一言难尽正是半点红尘无不到别有人间一洞天小豪杰看罢在腑中沉音說这一家的氣派不俗非庶民人家想罢椅上归坐代笑開言望着那名家丁講話說在下的半夜三更京動敞居多有不便那人說不敢我的家主廣行方便我等樂而不為少爷点頭又向此处叫什広村庄令東家贵姓高名作何生理家丁才要說話只見外面的灯光明亮那名家丁說家主人来了小英広連忙欠身形闪目观看但見兩名家丁打着灯笼在前引路走進房中多爲左右跕立後有一人也進了書房之内只見那人頭代精忠巾身穿红青鸞生的面如見獻濃眉朗目滿部的滄白胡須身才凛〻腰粗膀乍晴隱一團広成胸藏着帝氣小豪杰看罢就知非等闲之人連忙上前扫他一躬口說晚生因錯過宿頭輕造尊府多有京動实然有罪

闫公子　就地毛腰身控背　口内連將長者称
晚生貴州去公幹　錯過了　宿頭無处把身存
輕造貴府来叩户　多有京動礼不通　只听得
那人回答說不敢　抬頭细看闫化龙　素緞扎巾白褶袖
一条蚕代計腰中　目秀眉清多威武　文雅之中代驍広
不亚如　丙灵太子面前跕　昆阳报号贯君文
多明一位艮太子　就猜是　開宝明甫又降生
老將看罢心里愛　腑中誇獎兩三声　似这羕
少年杰後人润少　天生貌相不同尋　久後必有發達日

功名貴显不非輕 老將不敢輕公子 須礼相还把話云
老汗家 草舍茅屋休見笑 簡慢之中恕不公
請坐有話慢〻講 這都是 三生有幸不同尋
公子代笑說領教 各把尊卑宾主分 又听得
老者对着衆丁講 你們速去慢消停 叫醒他們人几个
先為臉水献茶美 厨房之内預備酒 揭安喂酒馬餧行
伺候的 衆丁聞听那敢慢 先端臉水進房中
公子連忙净了面 茶罢撤盞不必云

公子閏他龍見那人来的礼貌謙公主义实在也就不便謙逊
推辭先净了面然後家丁献茶〻罢接盞忽見又来了什童家
丁斋到房中伺候調開桌椅真乃便當之家酒菜齐備老者講
坐代笑說到尊駕失迷路徑錯過宿頭想来是未曾用過飯既
到老汗之家休得外道不能齐備就只有薄酒寒菜几羕要你
痛飲三杯用些飯食以表老夫一点敬义你我也算三生有幸
有什麽話慢〻的再叙
閏代龍 听見老者一夕話 口内連將長者尊

多蒙收留感不尽 我晚生 如何答报这番恩
老者摆手休如此 無緣对面不相逢 到寒舍
無物可把尊駕敬 一杯水酒表其心 將軍不棄飲几盞
方显武缘各不同 說着令人斟上酒 双手高擎酒一盅
小豪杰 不好推却忙接過 口說晚生領盛情
一氣飲干要回敬 那老者 摆手不從說費心
二人对坐同飲酒 已過三杯把話云 老者說
敢問尊駕何方住 從此路過有何因 貴姓高名説与我

老汗心中也就明 公子見问聰代笑 口内連將前輩尊
晚生的 衆父米脂為知县 在下名叫閏代龙
只為米脂出逆寇 串殘賊 反獄劫牢事非輕
家母尽節喪了命 父親脱逃出後門 剩下我
姐弟二人于院子 救出龙潭虎穴中 姐〻許配左良玉
現今是 姑旧連衿把親成
小公子說姐〻随着衆姑母住在表兄的吉安任上晚生同着老
院子閏忠投到汴梁外祖陳总兵那里安身多蒙外祖收留教

訓的武义李全了几路鈴法只因為流賊李自成兵犯汴梁因
奉外祖之命令差遣晚生代領五百兵丁往黄州舍親左良玉
那里請救誰知流賊营中有高人在半路途中埋伏下了一支
人馬將晚生截住厮杀賊兵势大圍住了晚生用鈴挑了他一
員賊將才撞出重圍只因天晚賊人不赶晚生在慌速之間竟
把路徑走錯悞到宝庄京動起居多有得罪
閏公子 口中說着离坐位 扫地毛腰打一躬
多蒙長者相留住 又這羕 盛設相代恩不輕

敢問長者年高壽 貴姓高名对我云 那老者
口說原来是公子 令尊与我是宾朋 此處乃是執鄉宦
庄名叫作馬家村 先父人称单身將 方歷年间作元戎
老汗的 名字叫作馬如俊 曾作青州正总兵
皆因素不趋权貴 得罪了 内相奸賊杜之亨
駕前他把讒言尽 說我欺君尅扣兵 崇禎卩
听信佞党不究问 代職回家却算民 今年五十零八岁
还能糊口過光阴 躬伏田园与地産 無拘無束到安寧

就只是　一宗令人真可嘆　缺少故前拜孝根
夕下只有一小女　在家内　只到如今未定親
今年二九十八岁　描鸞刺綉在閨中　皆因為
老汗无子疼愛女　親傳兵書刀法精　只今尚未受聘礼
看此他　並无可以婿乘龙
小豪杰一聞老者之言才知单庫將馬芳之子青州总兵如俊
連忙欠身站起口中說晚生怛他尼有眼无珠不識前輩竟与
老將軍对飲实為取罪不淺老伯父轉上受小姪一拜老將軍

馬如俊哈々大笑說公子你我乃是通家之好令尊他与老汗
昔日在陝西有一拜之交却是最相契的好友今朝与公子相
見但不知我那表弟現在何处罢了不必多礼小豪杰一聞老
將之言說如今我父不知現在何处說到這句話上由不得滿
眼落泪心中悽慘悲々切々擱不住的只要行礼馬如俊只得
受了半礼這才归坐
他二位　見礼已畢重归坐　老者開言把話云
口内連々呼公子　我有那　几句言詞仔細听

令尊發配烟瘴地　苍天不負好心人　你父子
將来有日重相見　骨肉團元喜氣生　令姐随着姑母住
許配好汗將英広　令堂尽節芳名在　人死焉能得付生
可喜你　一貌堂々多稱相　將来貴是有功名
此时何必心悽慘　我劝你　暂且免愁幹正住
貴州去見你姐丈　投了总鎮那角文　左元帅
乃是一位忠良將　必是急刻就發兵　那人智畧刀馬勇
用兵與妙畢如神　他若到了宜學他　要退賊兵談笑中

那时節　賊兵一退无去馬　寧静干戈得太平
再訪令尊头音信　就叫他　左帅寫本奏当今
赦免你父他的罪　得轉父子重相逢　再与你
令姐完了婚姻事　佳人才子兩成親　似你少年英杰俊
何愁富貴与功名　老汗有件心中事　公子須当々面应
我方才　对你說過有一女　年方二九叫秀英
老夫親傳刀一口　自然是　不敢言精也算通
我愛公子忠良後　端莊相貌不同尋　我如今

要招公子為门婿　靠為半子養終身　少卩連々只擺手
口中說　要叫我晚生应敢实在不能

馬如俊他乃是將门之后秉性刚直最喜忠臣孝子因為不趋奉
权貴囙的庞都歷杜之高的门下独他不伏所仗祖父的功劳
故此奸賊心中不悅在駕前安奏青州鎮总兵馬如俊尅扣
軍粮有悞国事崇禎念他是將门之後並不深究着令原品休
致回归親鄉具的家内夫人方氏夫妻二人夕下只有一女乳
名秀英生了个端莊穩重温柔典雅千娇百媚容彦云重描畫
刺风針指活計他的性偏好武馬老卩夫妻愛如珍宝勝似掌
上明珠馬如俊見女兒好武可就親自傳受拳脚棍棒姑娘愛

使一口金背刚刀叫馬如俊傳受的井〻有條過於精通今年
十八岁在後花園中操練武义这内中有扶侍他的十二名丫
环尽是渾身武义旅力過人都使双刀頗敵慣战姑娘他們恩
深似海一衆人誰不感念这馬家庄还有五百莊村的庄兵每
〻这兵在外有一座青風嶺〻前地面寬大馬老丫親自領着
軍兵前去操演丫〻精通因此四面的那些响馬遠竄等不敢
犯边界|
此乃是　闲言少叙說現在　老將喜愛聞凡龍

一心只想招門婿　小豪杰　摇手摇頭口不應
眼望老將開言道　伯父在上請听云　虽然是
多蒙老伯垂青眼　晚生當應礼上通　内中却有三件事
小姪不敢把命從　打頭母仇尚未报　晚生焉敢把婚成
第二件　父親不知生合死　我就完婚非是人
又无三媒与六証　第三件　臨陣收妻罪不輕
这件事情不敢允　伯父休嗔把我容　馬老丫|
一聞公子这些話　呵哈〻大笑不迭声　口中不住連讚奖

孝道無亏方是人　公子所言甚有礼　老夫也要話說明
汴梁城　流贼現在兵犯境　公子方才对我云
箭射闖王瞎左眼　这也算　令尊當寬把恨伸
再說無有你父命　难道終久不相逢　見了面
我与令尊當面講　老汴應作这门親　若怕臨陣收妻事
还有这　一句言詞你說明
馬老丫代笑說公子你說臨陣收妻必然有罪这道不难明白
你只要上贵州去見左元帅請救大累為此道路遠一时不能

前来怕汴梁有失你若應承此事你去之後親寫一封書信就
將老夫情愿招婿情由寫一个清〻楚〻我先打發小女領了
莊庄的五百兵前往汴梁解圍杀流贼一陣先給公子助〻
威風大累陣恐兵看見我的書信若有不真之処此一时不過
一言為定並不完婚但不知亲姪义下如何公子一聞老將这
片言詞大累推脫不開只得点頭應允立刻拜了岳丈行了翁
婿之礼馬如俊心中大喜叫伺候衆丁都来給少丫叩頭〻人
閑畢坐飲擦鑄安歇半夜到了天明

到次日　老將領着小公子　後面先拜老夫人
万氏瞧見心欢喜〻　暗〻說　老丫果然好眼睛
这丫孫子真不錯　可配我兒女秀英　我夫妻
半子之勞身有靠　久後可以送終身　就在後堂設擺宴
夫妻相配同化龍　飲酒数巡又開飲　公子告辭忙起身
老將說　軍情緊急非兒戏　現在賊兵圍困城
亲婿兒去我不擋　你去後　我就差遣女嬌生
帅领庄丁人五百　汴梁城去見總戎　小豪杰

口中不應說正是　金丈伯父一番情　万氏傳这說且住
我兒梅有何事情　再往几天然後走　今朝就去礼不通
娘你們　到底說〻衆常語　你是何方那里人
老丫一傍開言道　老夫人　不可攔擋任他行
公子贵州去請救　流贼圍困汴梁城　代等着
退去贼兵無了事　娘們也好细談心　請命無耐將頭点
眼望着　仆妇開言把話云
万氏夫人望着僕妇說你出去告訴外边派四名安〻当〻的

衆丁備四匹好馬預備行李多代盤費一路上好生扶侍公子回来我必有重賞倘若有一点不週道处定要活活打死是衆丁答应傳出話去外边的重賞衆派了四名年力精壮的家丁預備行李还有人来到馬棚挑了四匹好馬備好程圍内拴出来伺候又有人從内里領出盤費这一番張罗真是一言难尽公子闫化龙拜辭了万氏一同馬爷往外而走到了書房之内小豪杰先把公文揣好馬府的衆丁扛着五勾神危银定翁婿二人来至大门以外先把五勾神危掛在坐季馬鞍环上

闫公子　大门以外止住步　控背毛腰伯父等
晚生失陪我要走　说道是　在府接叨敬思情
馬丫回達说豈敢　你我乃是骨肉親　到黄州
見了左帅替我向　多多拜上大元戎　回来必要到这里
老夫恭候在衆中　小將答应说知道　伯父只管放寬心
小豪杰　付打一恭上坐季　四个家丁上走龙
出了馬家庄一座　直扑了　黄州去見左元戎
書中不表闫公子　单说米高有老人　馬如俊

他見公子回州去　急忙回進自己门　大厅之上叫家將
快去急傳教庄兵　家丁答应往外轉　门外立刻把罗鳴
嘡嘡　一振罗鳴声振耳　霎时来了衆庄兵
馬丫立刻回後面　書房内　修了說親書一封
封好来把女兒見　什麼情由快言明　馬秀英
一心与他来说話　立刻戎庄不消停　代領手下衆便女
辭父母　代領庄兵五百名
此書剪斷馬如俊打發女兒秀英代領五百庄兵直扑了汴梁

的大路而来这且不表且说李自成恼恨城頭放箭之人这一日竟着眼睛比每日疼的好些在大帳说道陳元福旺樂子与你这哇八日的定了勝敗今日不可攔擋一定要發兵攻打城池才好宋獻子口萬大王不可知道在城頭放箭之人是誰闖王说樂子不知是那个蹴球之兒的宋獻策说大王卻是柔也就把派將領兵在半路途中截战的闫公子自己口称在城上放箭是他能挑了陸成闖出重圍黄州取救的这話告訴了李自成一遍闖王闻言只氣的双眉紧皺一个眼兒冇睁

李自成　一聞宋獻這些話　双眉紧皺眼冇睁
口中連連罵狗子　闫化龙　万惡欺心了不成
想起你父闫知县　起禍全是你一人　拿不着
劫領賊兵困樂子　偷入南牢監禁中　害我樂子中朋友
劫牢反獄脱災星　狗官脱逃無踪影　他妻自尽一命坑
他原来　还有這們人一个　汴梁總鎮親外孙
城上放箭射樂子　我与你　仇深似海一般同
你往黄州去取救　狗子能傷將陸成　左良玉

那廝非比別人等　日馬挑戰善用兵　他若領兵將圍解
樂子不能把他惹　趁着那廝还未到　我去撥兵攻打城
李自成　說着隨即一支席　叫声宋弟你是听
速排精兵三千正　多多的　預備云梯莫消停
你同樂子一齊去　汴梁城外一齊功　一支席
口中答应出大帳　派選流賊二千兵　云梯鎗炮子合齊
尽是年輕精壯兵　排好進帳來交令　闖賊时下那消停
一同着　李总二人忙甲胄　戎庄已畢出帳中

二贼撥馬上坐騎　兩个贼　各把兵刃手中拿
一齊催馬往外走　二千贼兵随後跟　出大帳
呐喊扬威扑城下　兩个都想立奇功　不多一时臨且近
李自成　發狠一心要打破汴梁錦秀城

汴梁總鎮陳永福只從打發閆化龍往黄州取救之後一同屬下
付參遊守千把督府帥領合城的兵丁每日在城上晝夜巡邏
防守流贼这一日正在城頭上巡邏猛抬頭往城外觀看忽見
流兵隊内轅门大開出来了一支人馬約有二千内中有幾百扛
着雲梯直扑城下而来總爺想来必是前来攻城總鎮急忙傳令
手底督着兵丁俱要小心仔細把灰瓶炮子滚木擂石俱各預
備在手贼若攻城必要大家急為若要把贼兵杀退按兵有賞
軍兵將齊声答應不多时眼看着贼兵就来至城下城上的三

軍一齊動手炮子灰瓶往下亂甩打東贼兵東流贼扯上雲梯
就往上爬後面是馬上的流兵開了救命炮响京天鈴声振耳
城上第滚木擂石瞄准了雲梯上人往下就打灰瓶甩開迷人
二目弓箭往下亂射打死一个把尸首往傍一扔又頂上一个城
上城下的皆是如此到底打上往下打得力比如灰瓶滚木
要打在雲梯上的人只听咕嚕々一响到的就是好几个流
贼代傷着来
他兩下　瞄准亂打不停手　不住往下扔死人

城下弓弩銃共炮　到底兒　准頭难拿竟打空
底下打在城頭上　高了漫過不着人　從早辰
攻打天有巳时候　流贼傷了数百兵　闖王後面只嚷上
總得打破汴梁城　贼兵奋耐往前近　死的人多心内京
陳永福　見贼不退亲擂鼓　兵恐攻破汴梁城
兵將誰敢不努力　一个々　爭先捨命擋贼兵
那天堪々交正午　贼兵傷了一千多人　李自成
見兵傷了無其数　馬上傳令叫鳴金　東贼这才得了命

死里逃生一般同　闖贼帥東回营寨　城上之人也放心
陳總鎮　查点死人名合姓　隊長領去死尸臭
有家之人領認去　寔然要　賞银埋葬入坟中
現在守城全有賞　將官都要記花名　在城上
輪流吃飯大家替換　總鎮並不轉衙门　書中不言城上事
单說那　收兵回营李自成
闖王李自成攻了会子城傷損了一大半人馬万分奋耐才收
兵回大寨見了宋獻策与衆人自己有点子臉上下不来口中

說陳永福这廝球々的真正利害不但汴梁城池堅固那姓八
日的实在防守的緊难以攻打宋矬手也不答言只是点頭微
笑李洪吉一傍開言口稱大王破汴梁的城池之事到不用大
王愁依我說該实可取闖王一聞李洪吉之言滿心欢喜口
呼將軍樂子不知將軍有什麼妙計良謀就能取開汴梁
城池就这等容易
李自成　有請開言呼公子　有何妙計能破城
公子見問回言道　大王尸　在上留神听我言

只從金貢閑別駕　回轉河南探滿門　在杞县
指望去把宋先看　誰知路過山岔中　小苍山
遇見县兵他表弟　認為連宗拜弟兄　只因有人来送信
劫了軍餉那些艮　在下多了艮一万　差人救送到县中
也不知　是誰透風走了信　知县孔宣下帝情
在下的兵丈男共女　一个〻　尽都拿入县衙中
我在高山得叫信　正与大王两相逢　小苍山
操練孩兒兵驍勇　最能厮杀会战征　别的我又还由可

貿會邑城頭一件能　明日再下臨軍陣　写我代領小尔兵
我敢許　一陣前把汴梁破　大王城内把兵安
闖王聞听心欢喜　叫一声　公子果然有才能
樂子忘記这件事　孩兒兵会善邑城　明日个
就煩將軍領兵去　攻破宜梁古汴城　但能破城将功立
定封你　一字親王穿莽龙

李洪吉說大王只管放心明日我必領孩兒兵去破汴梁敢許一陣成功闖王心中大悦說破宜全丈將軍的虎威了

李自成付又扭頭說軍师你為什麼一言不發李公子明日要領孩兒兵去攻打城池可以去得去不得先生到底言說〻〻為何低頭不語却是為何故宋烱見闖口呼大王我低頭不語内中有个元故我打算着自己是个相面的先生江湖人心里渾又会繇不繇当軍师二字之責再者軍师这一宗責任不小宝不闻天子三詔不如將軍一令这万馬营中無有軍令成什麼規矩那相道礼我把这宝劍早〻交回凭任大王与宋位自行便了

宋献策　满面含嗔腮代怒　眼望众人把話云
口呼大王与眾位　我有那　几句言詞列位听
前者要把軍拜师　我却推辞未应成　本来的
又丧能耐少才志　軍师二字不非輕　大王执又怕爱我
又賜宝劍算為凭　那日言詞話有勁　赤斬存酒任李生
今日个　大王要去将城破　竟自要從对我云
自己去芒將城取　这件事　可恕大王是主公
不能破城傷人馬　自己該知有罪名　明日个

公子又要臨軍陣　还要代領孩兒兵　由着性兒不請令
軍师可算什麼人　宝劍交回是正礼　告辞立可我起身
宋蛩子　說着腰間解宝劍　这才立惱了李巖
洪吉自知已身错　这件事　难怪軍师他動嗔
悲罵往上走几步　撲背躬身叫生先　喜請令
私自去芒大王　错　軍师寬洪少要嗔　小將莽撞自誇勇
这件事　总是年輕心内渾

李洪吉在帳前請罷闖王也勾使的連忙高坐口中說軍师樂子錯了〻〻担錯兒無有別人的都是樂子的一个人宋蛩子說大王李公子听我之言丈义行贿破家相助他与大王有恩情列位尽是义气相投扶助真主我李生焉敢妄駕其罪既承規矩不能成其方圓現今也別論李公子列位拜我為軍师就当听我的約束好成大事現今不論那一位代領所有的人馬若能打破了这些汴梁城的城池我宋献策情愿叩頭拜他為师大众是都知道宋献策的鬼古子麻搪一个〻俱都不敢多言

乖流寇　那个不知来献策　每々云言妙又灵
並無一人来应令　李洪吉　面上羞惭满面红
闖王一傍開言道　軍师也要仔细听　若依着
先生方才这些話　难破宜梁这坐城　空伤人馬不中用
與利不用把城功　撤了三軍回把县　另取别州府县城
宋献策　連々摆手說不可　大王只管請放心
单說汴梁难攻取　您耐着　天命造定不由人
总要列位别心乱　要々淨々等时辰　我算是

大料总在十日内　总有几会到巷中　不用着急休暴皂
学生情愿得此城　闖王闻听心欢喜　連々口内叫先生
你既許　十日之内得此郡　在其任就听令行
就從今日将列堂　那一个　相扭先生向典刑
那边流贼齐控背　一日同齐叫出先　往後来
个々全要听軍令　大小都要一休等　狸贼一見齐扶軟
坐上開言把話云　既然如此听我令　立刻分散東三軍
四週圍　團々只管将城困　不可放走一个人

流寇一齐說遵令　代人馬　大家分散数万兵
立刻将城圍困住　一連就是三日工　那晓得
正東来了人共馬　却是蔵庄五百兵　小姐人馬来到此
不管輕重施勇要闖千軍万馬营

話說乖流賊在巷中被狸賊說了个人々扶輸个々遵守困此上来献策派闹乖多流寇了為四面将汴梁城圍困了個水洩不通一連就是三日城上的陈总兵一見心中又盡又急盡的是城中的粮草充足就便賊圍城池足勾半年的費用略憩等候救兵前来堪可有日京的是只恐救兵不至流賊四面攻城只怕一时有失这位个不将的傳令吩付当神小心多々預備灰瓶滚木擂石鈴炮弓箭且說馬家庄的五百蔵庄兵保蔵着姑娘馬秀英怀揣老将馬如俊的那封书信这一日正往前走的远探前来口呼姑娘不可前進前边就是汴梁的東门离城至有五里之遥他那里有無数的賊兵圍困了城池啟会定奪馬小姐闻听在馬上傳令暂止行巷与流賊对面安巷下寨只听一陣罗鸣乖庄兵扎住隊伍立起一座小々賬房姑娘下馬升帳乖公单說这姑娘年交十八岁他乃是将门闺阁女中的豪杰也算得能文善武的杰俊一声令下安巷这一座小々帳房单会旗號招展可也就狠勾瞧的这五百庄兵隊伍中殺気有操演過常々的庄丁保蔵村庄在墙根底下摆着可就算好看

总因是　世代功臣武家女　義々宗々心内明
姑娘立刻升了帳　眼望着　左右手下乖庄兵
口呼列位重好汗　奴家奉令到此城　煖然說
到此要把賊营踏　全仗列位杀賊人　杀通賊营到城下
報号投書保進城　只要保住汴梁郡　好等黄州发救兵
左元帅　人馬一到全不怕　列位尽是有功人
庄兵開听呼小姐　闖巷賊　姑娘兵爱放宽心
那怕闖賊兵上万　难免我等往上冲　这内中

有个頭目許進宮　此人謀畧有才能　上前口把姑娘叫
細巷不可但慢工　此賊他会有准備　趁此去到就去巷
江塢内　姑娘只管去討战　誘着流賊去大営
只要動手来交战　千万的　不可傷他命残生
他等若要往下敗　連兵代將往下跟　就是你
細進賊巷杀流寇　大料难擋敵賊兵　闖進巷盤到城下
要报号　去見总鎮將進城
許進宮口呼姑娘你只管代領女兵当先要战流賊必是臨

陣当先你方他在江塢動手只管施展本領杀賊叫流寇当先
引路也好闖進賊巷使他不備娘自去巷闖寨賊人心有难
備余說我等將到底有些費事姑娘聞听滿心欢喜也就不敢
代慢总而言之立刻戎庄提刀上馬代領一十二名使女後跟
五百庄兵来至江坊就有許進宮大叫流賊快去通报只听為
首的流賊前来答話賊兵听見有人要战急忙進巷去报且說
東西的流賊乃是混江龙一同草上飛兩家頭目代領二千賊
兵圍奇東门早有人来报說從正東来了一支人馬

混江龙　听見来了人兵馬　只当左帅来救兵
听說不過有五百　想了想　不是黃州左总戎
正在犹疑不定处　又听賊兵报一声　有一員
女將巷外来討战　流賊聞听心内嗔　分付兩边看又馬
等我当先睹闻征　流寇連忙就披掛　代領打仗五百兵
总而言　一陣罗响出巷寨　京動女將馬秀英
招頭对面留神着　見流賊　生的到也有威風
兩目光彩自高大　豹頭环眼相貌凶　这姑娘

看罷忙用青龙指　大叫流賊快报名　不然女將刀下死
难免今朝作鬼魂　流賊聞听接坐李　手内刚叉迎面门
但則見　迎面站之一匹馬　馬上它着一釵裙
天生俊俏年不大　他左右　还有几个女俊英
那边还兵有五百　人々漏着有威風　混江龙
首罷不由哈々笑　把他女子放不在心　馬上代怒開言道
叫一声　那个女子少要逞能
且說混江龙李又一見迎面是一員女將他就放不在身上格

不到眼内忙用三股刚叉一指高声叫道那女娃子梁子名叫
混江龙你是那里来的快々告訴々々梁子也好拿你去見軍
师交令馬秀英聞听微々冷笑那个逆叛少發胡言誰望你就
有什麽話講还不闪開讓出一條大路容我進城去見陳总鎮
投書所為机密大事难道你也不知你姑娘的利害言罷一催
坐下的桃花馬手舞悉找刀搂頭就剁混江龙一見微々冷笑
用手中的刚叉往上一磕只听咣当一声响亮架將過二馬又
撞將過去你說把个姑娘着忙嚇了一跳

馬秀英　暗々吃京心害怕　腑内只說流賊凶
怎耐賊馬往下撞　也不肯　江塢所仗血芸能
且說流賊圍坐李　一声大叫往上迎　好花娘
等我拿你將巷進　三股刚叉兩手擎　馬臨切近迎面刺
佳人將下不消停　知道流賊蕊力大　不肯用力把叉迎
在馬上　躲叉臨近將馬代　身形一歪叉刺空
姑娘就勢將刀甩　叫一声　流賊休走要你生
賊走一見說不好　忙將身形往下存　他指望

立刻就要躲过去　怎知小姐不容情　只听晓以一声响
刀剁流贼頦項中　一顆人頭滾在地　喝坏对面众贼兵
对面的　五百流兵心害怕　人〻回自绝如風
指望人〻扑营去　那曉得　对面欢乍众贼兵
各掄刚刀随後赶　还有数名众女兵　撮擁着
小姐一斧往下赶　贼兵引路一般同　霎时闯進贼营内
只杀的　流贼兵丁满地尸横
且説跟随混江龙李〻的五百贼兵一見主將被女將一刀把

人頭砍將下來只唬的魂飛海外魄散九霄一个〻叫苦哀哉
往大营中乱跑且説对面的五百官兵还有一十二名女兵一
見小姐刀劈了流贼一个〻滿心欢喜大家忽湧跟随小姐随
後追杀流兵進了十〻八九踹進营中逢着死的遇者的亡人
頭乱滚可怜尽是遭劫的在数登時間悲声惨〻真是鬼哭神
嚎且説流贼草上九蘇大一見混江龙当先前去他等勾多时
忽見流贼兵來报説李頭目陣亡如今官兵杀進营來堪〻臨
近　这流寇　一闻李〻丧了命　魂飛魄散走当人

只説不的官將勇　列只怕　走遲一步把命坑
心忙不顧手下　抓宗上了馬能行　虽不敢
迎着庄兵來打仗　兩腿磕驹扑大营　心虛胆怯真害怕
不敢來擋住庄兵　不説流贼扑正北　且説姑娘馬秀英
帅領着　五百庄兵杀進营　还有了环女众兵
追杀流贼斷逞扳　还戏着　又有了环十二名
闖進营盤如猛虎　好相入在犬羊群　只杀的
叫苦哀哉声悲切　東西乱竄走玄门　杀重好相湯潑雪

斬贼如同捧打盆　杀退流贼人馬隊　直扑城下奔東门
登时间　杀去流贼营寨内　要到城前見总戎
且説城頭众兵將　奉軍令　來回巡罗防守城
忽听城外人吶喊　吵〻喊杀不绝声　往外看
但見贼营人馬乱　不知虛实假共真　内有軍兵去通报
來見总鎮細言明　陈永福听闻京又孟　連忙上馬奔東门
來從去　先叫众將加仔細　还怕内中設牢笼
主付已畢催坐李　順着城　來至東面下能行

果然城外贼营乱　迎面来了一支兵　当先下
來了一將多威武　馬遇吊乔来叫门　往下細看唬一跳
見來將　有些个令人可疑怪事情

話説陳永福听見軍兵回説東门外來了一支人馬撞進贼营
踹破大寨杀伤贼兵不少直扑城下而來不知真假虛实因此
前來請令陈老了一闻此話由不得心中京喜〻的是救到兵
此城可保大家的商議共退流贼京的是小公子上黄州請救
不能这義快这支救兵來路不明不知真假少不得親身前去
覌着來從前去先吐付众属員众將小心仔細不可粗心言罢
上馬不多时來至東门以上下了坐季來至垛口前往下一覌
果然贼营大乱從内里杀出一支人馬約有五百数眼看着耶

起人馬直扑城下而来不多时越過濠河吊乔内有一將来至
城下往上高声叫道說城上的軍帅快通報陳总鎮你就說有
馬家庄的老將馬如俊打發親生女兒代了一支庄兵前来下
書内有軍机大事快去通報且說总鎮陳老爷在城頭听的明
心中犯想馬家庄我到不曉若提馬如俊他乃是单耳將馬芳
之後從前作過青州总鎮只因奉指着全原品休致回家到有
数十多年
陳总鎮　城頭之上心犯想　想起青州馬总戎

世代功臣將门子　他的那　秉性刚直烈又忠
只因不伏杖太監　奸賊妄奏在当今　硬說他
魁冠軍振慢国政　还算万岁念忠臣　並无深究全然免
念他世代忏馬根　着令原品归故里　如何差遣女親生
他既說　前来下書有情弊　何不如此这般行
想罢低声情傳令　叫軍卒　只管如此对他云
軍卒答应往下叫　那位女子着又听　我家的
总鎮現在北門上　你既有書懸上城　將书献与陳总鎮

看過立刻就開城　下面女子聞此話　高声有語叫軍兵
既如此　快把绳筐係城下　好把书子拉上城
此书乃是投歸傳　令軍卒　立刻繫上书一封
通与总爷拆開看　至尾從頭細留神　原来是
公子外孫傷人馬　湯命进至馬家村　遇見老將结秦晋
此女子　外孫媳归投此城
說車公此书表過速快並不嘮叨陳总鎮立刻叫軍卒開放城
五百庄兵連十二名了环撮攏着姑娘進了城軍卒引領順着

馬道上了城就在敵樓前下馬參見了总鎮陳亦禮也就差人
將小姐馬秀英送進帅府与黄氏老夫人見面歇息又派數代
五百庄兵陳总鎮照旧还在城上巡罗嚴加防範說是单等闯
公子上黄州調請左良玉的救兵不表书中单言流賊草上飛
蘇六心忙又乱兩腿瘸騎还有那些流兵跟隨主將好似喪家
之犬漏網之魚敗進了大帳早有那报事的流兵上大帳口等
大王与軍帅在上就李乂陣亡元故說了一遍
那一名　流兵报上中軍帳　李乂頭目陣上亡

闖王聞听魂不在　嚇的那　登时失色臉焦黄
坐上发語只發怔　仰面朝天看上苍　他只当
敝兵必是左良玉　誰知内中有姑娘　对乎高声来說話
列位留神听端詳　只爲把具兵人馬　一心只要搶汴梁
連傷了　几陣不能將破城　（入姑）奪的把穿的強
前日走脱闯公子　今日个　可可東面動刀舱
冲营杀進大寨内　混江龍陣前把命亡　这必是
左帅先差一將至　闯营报号進汴梁　闯賊正自發急息

忽見賊兵奔大王　草上飛瞅敗回轉　現在營外听鐘長
來獻策　坐上分付將他叫　賊兵答应走慌忙
跪下忙来說詳細　不多时　草上飛前来（慌進）房
至尾頭目說一遍　氣的独賊臉焦黄　忙分付
左右快把蘇六綁　將他推出一命亡　只听一陣人吶喊
隨兩边　跪過一群似虎狼
宋鉎子这一發威你說那尽乎逆叛流賊都振住了慢說乎冠
連李自成他也毛毛的（內）傍的賊兵上前不容分說把草上飛蘇

六御怕起来就往下推迈内把了一支屏李忠与李洪吉着急
急耐上前討饒李自成他也就上前口呼軍帅此一时暂看梁
子与他二人下次別饒 総而言亲献策这才把流賊放囬来在
帳下謝恩雉賊这才往下問你何知这一支人馬是從那里来
的草上飛説不知道話言来了細作流賊前来稟报这一支人
馬乃是馬家庄的也把馬小姐在城下对着城上的軍卒所説
的言詞来奉父命下書的説了一遍
亲献策 一闻賊兵报的話 坐上不由長笑客

怕手一摆賊兵退 又把那 流賊薛六叫李身
坐上对衆呼列位 此乃大王福不輕 那里是
来了一支人兵馬 分明要献汴梁城 眼看此城属我主
列位只要尽其心 闯賊闻听闻言道 軍帅留神仔細听
耳闻着 馬家庄兵真利害 个个能征扭杀人
四外响馬怕如從 单雄人 拾护他的那庄村
庄提就是馬如從 他的刀馬武又精 他的父
誰不知道单耳怕 是智多謀扭用兵 我在朱脂当衙役

早就耳闻这个人 亲烟闻听微微笑 大王只管放寛心
这件事 不用憂愁別京怕 趁他之勢我成功
此时不用我説破 代等着 成功以後自然明
闯賊不敢往下問 他怕心中担怕京 且説那
雉賊坐上往下叫 李洪吉与一伙青 还有大王一支屏
满天星 四位上帳莫消停
忽然見来了四个賊冠当先是李洪吉一支屏王等李周青来
至帳前分為左右口稱軍帅不知呼唤那方使用亲烟説你四

个人代領一千强壮的兵丁直扑馬家庄大家努力把一庄的人
不可留下但能将馬如從杀死務必将他的首級使的兵器拿
来要緊四个賊寇他闻听一齐答应口説遵令各人急忙下帳挑了
一千流兵四个賊也就戎庄介冑披掛正齐各提兵刃上馬張
打着闯李的旗号去离汴梁直扑了馬家庄而来且説亲献策
他見李洪吉四个人前去又单派草地狼馬五还是草上飛添
了二千兵前去围困东门
好一个 善能用兵亲献策 又阴又坏又恨心

安心要把汴梁破 这也是 天又該当难由人
大明国運天年尽 総而言闯王是圣人 才有这
混乱星辰来降世 天下荒荒死生灵 黎民百姓遭塗炭
州城府县处处坑 姜家五屬来降世 崇禎死在他手中
亲献策 他是混星頭一个 所為报仇与大明
総是天運不能改 万般的 事事前定怎能逃
書中单表奉令者 李洪吉 一同周青与李忠
一伙青是王等子 代領流兵一千名 离了汴梁往东去

安心剿 拾护馬家一庄村 不多时
相离馬家村不遠 一路之上抢軍民 堪堪抢進庄口去
馬如從时间大動嗔 総而言 驟馬提刀出庄外
早有人 报与老将跑進门 听見流賊来救抢
心想要把逆叛拾 迎頭正遇眾流冠 話不投机動手征
乖賊以多便為勝 狗仗人势抖精神 一个个
乱舞刀抢与棍棒 七手八脚闹烘烘 特間怒恼馬如從
多多的 献出細軟金共銀 老将闻听高声罵

擺開青龍斬將拳　是而言　座前大戰牟流賊
馬下便的汗渾身　心中一急將刀擺　有一冠
中刑拳一顆人頭滾在塵

懷宗傳十八

牟公表道此書乃是抄錄傳志是事斷不可多敘[illegible]了節
目共是十六回也不多也不少因此沒有閑敘話的空再者
上會書表說單身將馬芳他的英勇說過了就是這位馬如俊
他也是一員有名的戰將難聞的英才手中的這一口青龍的
偃月刀卻是他父單將的兵器刀柄上有馬芳的名字今日
坐在座前就展其勇撥開這口刀只殺得那些流兵紛紛落馬
且說這四個為首的流賊公子李洪吉與一馬李忠講天星周
青一丈青王牢子帥領一千賊兵圍果老將動手誰知王牢子

被老英雄一刀砍下馬來你說三個賊首領的的回奇說不好王
牢子喪了命咧大家忽勇只好依靈放走老將不然忽衆圍上
交令　牟公這內中就只是李洪吉他的鈴手敵真是神出鬼入
飛往的驍勇這名不是馬芳老了別人早已屬馬咧再說就是
一支角李忠有撥非纏退說馬如俊在江搗獨拷拜賊簡神偷
時現消流匪
馬如俊　馬上偷時消流匪　好了公子與李忠
兩個流賊多驍勇　馬老了　自己後悔在心中

殺村庄兵有五百　不該一同上汴京　你女兒
一斉全然代了去　此庄不留一个人　老夫虽然刀馬勇
是掀觧拈几根丁　今朝只怕难取勝　一人怎保这庄村
説不得　全仗神佛来保佑　难免捨命斬賊人
老將連忙一磕馬　手内的　偃月青龙拿在空
扁瓜擺闹青龙刀　照准流賊滿天星　説声着
叙肩代背往下砍　一江秋水奔天灵　大吒流賊休要走
老丫送你赴幽冥　周青一見説不好　只听咣叹响一声

这一刀　劈开顫盔尸兩段　一腔热血染刚峰
二賊一見周青死　一个〻　唬的不由立真魂
且説供吉李公子　不由將〻自沉音　大料着
血氣之勇不能勝　何不暗算要他生　想把回身忙拔箭
一探背　認扣荅弦放弓翎

李洪吉心中一急用暗箭对准了老將馬如梭放去一箭老英雄一刀把个滿天星劈於馬下才一回坐季不隄防有那一支暗箭前来只听吧誰知正中前心身形一歪吊下坐季了哀遇抄

録傳並不嘮叨李洪吉方一支扁先叫人把馬如梭的青龙刀拾起然後代兵抢护可恰把个馬家遭害了个苦之尽也連万氏夫人尽節而死臨走放了兩三处火到次日流賊押解着抢护的金銀細軟等物回轉汴梁大営之中見了闯王宋献策交令就把前〻後〻一往之故説了一遍箭射馬如梭將他的青龙刀拿来交令

李自成　一闻死了人兩个　不由一陣好傷心
提起昔日当捕快　米脂県　朝思暮練在衙门

県官派你人兩个　捉賊訪盜拿強人　打听着
梁家庄上有音信　回明県官要自成　兩次三番对我講
無奈随你下庄村　見財翻臉歹心义　你我同入監牢中
今日个　誰知一斉丧了命　你叫梁子怎心疼
闯王哭的如酒醉　亲献策　坐上有語把話云
大王不必心酸痛　憂中化吉福氣生　也不遲
汴梁只在今夜晚　算是准了咱手中　言把往下高声語
列位須得听我云　闯王一闻姓賊的話　免去悲哀代笑云

叫一声　軍帅既有良謀計　早〻施展莫消停
姓賊代笑説容易　在坐上　往下闲言叫李忠
还有洪吉李公子　二位正帳仔細听　只听得
下面答应往上轉　坐前控背把身躬　一斉口把軍帅叫
但不知　用着我俩何处行

宋炯説你二位一同老営隊高迎祥挑選五斗名強壮的軍兵今夜晚繞至南门假义冲豁老盤頂要吶喊揚威假杀假战使城中的人知道然後你三人須得如此这般硬到城下叫城保管心中我的牢龙妙計他若闹放城内曉諭混天球梁典代兵闯進城去先把南门守住不可錯悮李洪吉一支扁高迎祥三个人挑兵前去不表且説姓賊又分付営中乖流冠准備攻打北门到今東西门的賊兵全然撤回預備好叫官兵迯走这且不表且説汴梁城的总兵陳老丫只從馬秀英進了城每日在城上巡罗盼想黄州的救兵前来

这一日　天有日落黄昏後　城上巡罗防守城
付赤巡守軍战將　尽都是　倒替吃飯不偷工

連日辛苦有个月 人人三陞遍体疼 每日里
只盼黃州收兵到 左帅前来才放心 所性父子也沒信
心中埋怨闫化龍 这日城上添兵將 那天不過交二更
馬秀英 他也上城来观着 却是五百营座兵
忽見南门軍卒报 他說道 賊人一片战鬧声
喊呐不止声音丑 真假虛実变不清 陳总鎮
一同小姐要去看 吩付軍將要小心 总鎮一同馬小姐
直扑南门看分明 来此笛铺往下看 果然城外喊杀声

陳永福 眼望秀英呼小姐 听听可是那里兵
莫非黃州人馬到 再不然 必是孙孙闫化龍
小姐聞听心不定 不知何处發救兵 叅不透
城上喊杀真合假 不敢多說变不清 正然心中無主义
猛然見 吊桥闖過几个人
說陳永福与小姐馬秀英还有那些战將在城頭往下观看睄
的明白可是今日天氣清和月色当空照如白昼一般往下观
着真且但見賊营人声發喊乱伍大乱果然是被人冲杀的快

一般猛然見從賊营中闖出有三四十人馬直扑城下而来不
多時越過吊桥来至城下又听見人喊叫吗城上守汛的軍卒
快快报与总鎮陳老卩知道今有馬家庄馬老卩昔日打發小
姐下書有些放心不下今日親自前来要見总鎮如若不信先
把老卩的青龍刀繫上城去便見分明陳老卩聞听心中由疑
不定还是馬小姐叫人把青龍刀繫上城来大家观着
总因是 汴梁庄該被賊破 妖賊用計妙無穷

叫人繫上青龍刀 刀杆上 果然寫馬芳名声
着罢眼望陳总鎮 城外果然我父親 此兵刃
刀杆上面有名姓 想是有些不放心 总鎮观看罢如此星
傳令軍卒快開城 軍兵答应將城下 立刻開放兩扇門
只听得 一声吶喊往里貫 放進流賊乎混星
当先乃是一支席 李洪吉 手拈梨花鈴一根
来至城中齐動手 都說中了計牢寵 乎官兵

一見如此真魂冒 東西乱竄走無門 登时嚇坏陳总鎮
还有姑娘馬秀英 连忙个个跳上馬 手擎兵刃往上迎
陳总鎮 剛下馬到至城下 遇見洪吉小英厷
吆喝叱咤罵逆叛 抵敵来 誆哄本帅来作城
馬臨且近用刀剁 公子一見用鎗迎 兩个人
就在門前動動手 时间惱怒馬秀英 李至城下抬頭看
挡住賊冦名李忠 得便流賊老营隊 有个混天球叫梁英
順馬道 杀散官兵將城守 且說洪吉陳总戎

二人大战时多会 李洪吉 梨花战杆来的凶
正是南门声大乱 忽听正北喊連声 都說道
北面也被流賊破 漏城尽是乎流兵 时间嚇坏陳总鎮
汴梁城 不能保守捨命只要斬賊人
說陳总鎮与李洪吉在城下動手有人喊叫北门也被流賊攻
破大重流賊全都進了城了陳永福心中一急漏了空被这李

洪吉一鈴挑於馬下且說馬小姐見陳总鎮喪了命又見天已大亮滿城中尽是流賊了馬小姐施展本領代着那十二名强壮了环杀到東门又遇見自己的庄兵虽然不勾五百伤損了有一百多名杀出了東门直扑馬家庄而来汴梁城的付叅遊守尽都喪命李自成宋焗升帥府要知張献忠上汴梁要城池宋献策設摆了龍会的節目與在明朝文代

話說总鎮陳永福被宋献策一条連环計詐開汴梁又被李洪吉鈴挑付将張星也叫流賊杀了一城付叅遊都守千把等官死於喪命小姐馬秀英一見汴梁已陷流賊所破陳总鎮亡軍官喪命一城的軍民東西乱竄馬小姐代領手下十二个了环杀奔東门又遇見自己的庄兵只有三百多名杀出東门直扑自己庄村而来这内中还有汴梁城逃难的軍民跟随往前逃这（中公）万事皆由天定非是人力所為总是大明的国運将終支使馬如俊失謀五百敖庄兵全叫小姐代去少畧一着遭此大害这总是生灵的塗炭劫數該当一郡的人命非同小可故此才說由天非人力所為且說馬小姐代領了环庄兵逃难的軍民老幼男女順着大路直扑馬家庄而来小姐在馬上表須犯想流賊前去汴城如何有我祖父的兵刃到了他等手内这其中定有元故好叫奴放心不下須得到家中才知詳細

都只為 天义造定非人力 处々典騰李自成
莫非是他有福氣 皆因是 紫微大帝下天宫
長白山前產真主 清室应該降圣人 因此上

天助闯王乱世界 国運相催亡大明 弟々难把流賊挡
宋焗就混乱天星 总因他把是非起 我着那不能付正
李自成 几番几次黑散伙 宋賊搁挡要兵兵
言語激發多惑乱 闹的个 流賊去奈拾闲城
一处々遭大害 天下荒々死生灵 且說那
小姐秀英催生李 不由犯想自沉困 我父这把青龙刀
如何落在賊手中 莫非流賊将庄困 代兵来将我父尋
敖庄兵 全然随我汴梁去 丢去当下一名兵

果然要有这件事 到只怕 我父有些保不成
一村人民保不住 男归老幼尽遭凶 万一要
老了遇賊遭大害 只怕奴家活不成 小姐想到这件事
催生李 来至庄前吊吓魂

馬小姐想到其间心中急皇緊催人馬天有午错来至馬家庄上抬頭一看就唬的心京魂失色魄散九霄說不吟見一庄村大火燒的大不相同那些鄉民都不知往何处去了总而言小姐馬秀英又怕方近的鄉民我来追向詳細这才知流賊差将至村庄洗賊伤了一家性命将青龙刀拿去許城小姐痛哭伸恨心中急煌用刀自刎这内中还有庄兵与了环劝住說姑娘若依我等的主义何不大家奔上黄洲一来尋我闯公子二来万一要見了在元帥跟前說其情領兵前来杀賊报仇

馬小姐 心中一急要自刎 自己报怨少才能
不料一着我父错 連一个 敖庄兵人也去存
只羅女兒汴梁去 自己不雇失了神 平庄兵
一旁口把姑娘叫 你要如此心不明 老了太々一旁死

一座尽都喪残生　此乃天义非人力　為人不与命相争
就便是　自尋其死不中用　忠孝全芸落好名
既到如此休代慢　咱何不　齐上黄州請救兵
万一見了左元帅　还有公子闫化龙　就把那
一往之事說一遍　如今汴梁属賊人　總鎮陳卜喪了命
合郡官員尽喪命　馬家庄村被賊抢　可怜男女死如苦情
左元帅　听見一定與人馬　前来报仇把伸恨
再与公子見一面　卯州節　姑娘有始又有終

放着正路你不走　不該行这芸始終　馬秀英
也是万分芸奈　只得依從众人行　一齐竟奔黄州去
卯曉得　天運循环改不能

可怜汴梁城的軍民百姓男归老幼有不該遭劫在數的人皆是得逃脫自雇性命不雇家産細軟金銀房粮地土可怜那尽遭劫在數人尽被賊杀死抢护汴梁城正〻三日三夜闖王李自成帅領众多流賊一同来駐子在那些中听得一連就是三四次先报汴梁詐開了南门然後又是李公子鎗挑了陳總鎮

不多时又有人报汴梁城四门攻门尽属大王下了闖王聞听不由的满心欢喜对众開言說樂子打心里可伏皇了軍帅了他的算計如神言語未然任發他說十日之内動手可得成功果应其言

李自成　不住誇講宋献策　先生謀略果通神
他算十日将城破　料想着　樂子心中却不能
誰知果〻全应驗　如今得了这座城　这一件
奇功不小真堪敬　原土聞江莫大功　樂子若能登大宝

先生真算有功臣　列土分茅非為报　榮華共享在北京
此一时　想来城内軍民等　大半傾生作鬼魂
餘者之人皆逃走　这如今　汴梁城中尽皆空
你我何不将城進　歇息人馬把兵屯　宋烱說
汴梁算是得到手　此时咱兵滿城中　还有一个得义处
明日一早進城中　所有之物走不了　細軟金銀照旧存
依我說　你我些中听准信　自有人請好進城
闖王聞听这就走　樂子象　遵听軍帅話語行

此書表過多剪斷　到了次日早清晨　就有那
李洪吉与一支甬　还有餘党众混星　一齐来把闖賊請
宋献策　傳令流兵齐進城

汴梁这次失却了城池比别处苦恼合城中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就算剩下一座空城这是為何奈因闖王李自成因為傷了一支眼心中一恨發下了誓愿一城的人一个也不留也是天义該当不然宋献策与先傳令早〻把東门開放所為好叫軍民逃走且說宋献策傳令流兵全都進城〻上面走起闖王的旗号众流賊齐集總帅府内这一次得的東西可不少汴梁乃是一座大郡的城池富户頗多買賣豐盛各行皆有遭此一变雇命逃生那里还管金銀財物就是各衙门中的庫餉也就芸計其数

众流賊　得了汴梁城一座　金銀芸数不能穷
宋烱查明加封賞　預備着　接濟尔郎養众人
李自成住在總帅府　众賊分居各衙门　為首的
頭目各把大房佔　賊兵尋地把身存　滿城之内皆流寇

不缺費用更餉心 这日闖王升帥府 設聚流寇許多人
李自成 吩咐手下擺酒宴 所為得城慶賀功
賊兵投兵皆有賞 盡都是 肥豬大肉飲杯巡
帥府所上調俐座 衆賊寄將從序分 李自成
親自擧盞斟上敬 奉敬身矬矮小人 代笑口把軍帥叫
先生留神在上听 多亏衆人伏樂子 米脂起首到如今
我然說 尚且未能成大事 各省之內盡聞名
今得汴梁城一座 多亏了 先生辛勤苦用工

東京汴国宜梁郡 宋家闻首建都城 咱如今
算是有个根本地 退可能守進可攻 今日这席慶功酒
梁子應敬你三盞 先生請千孤識义 料表樂子一点心
宋矬子 口内連々說不敢 大王恩深似海同
一連飲了三杯酒 李自成 又給群賊斟一盞
大家飲罷重归坐 開怀放肆飲盞巡 衆流冠
正自同飲慶功酒 小卒一名跪在坐 口中連把大王叫
今有那 八大王張献忠代兵前来要奪汴梁府

且說有一名小卒在下面跪倒高声說报乞大王軍师在上
今有湖廣的八大王張献忠因為左良玉在黄州身染重病不
能動轉張献忠不敢侵犯湖廣的交界他听見大王如今得了
汴梁城心中氣忿不過一同賽會探罗如才还有數十員战將
代領十數万人馬来与大王搶奪東京汴梁他的人馬也不過
明日就到小人遠探真实特来报大王軍师定奪那名兵报罢
下大帳出帥府而去李自成一闻張献忠代領人馬与他搶奪
汴梁你說把个流賊吓了一跳不由的心下着忙京疑不止眼

望宋炳衆冠闻言說軍师与列位听見張献忠这个娃八个的
有些利害非常他的兵多將廣人馬强壮不領高强粮草充足
不光是耳闻他的能幹人多賽會探罗如才驍勇無敵貫战能
争手下战將不少一个々全是些英雄好汉他既听見得了这
座汴梁城安心前来争奪汴梁他而你等可知他来者不善々
者不来我若与他打仗交锋只怕不能取勝那个賊他还有一
宗天外之性
每日里 飲酒要見三盤血 吃飯必得見哭声

手下战將人不少 个々能余貫战征 八大王
領兵来把汴梁搶 明々欺負我無能 到时必要交锋战
只恐难勝張献忠 依着樂子愚拙見 不如讓了汴梁城
咱衆人 再去搶护别州县 别惹强徒張献忠
闖王话语無此如 不至于 这般軟弱太無能
安心试探衆流冠 还有姓賊寨把丁 宋献策
一傍闻听微冷笑 口内只把大王等 現今你我人不少
將有百員數万兵 好容易了得汴梁郡 如何拉自讓他人

这如今 大王居等算為首 手下頭目人着輕
只雇說出这樣话 也不想 令人闻知落朽名
大王今日說此話 有义分明小看人 張献忠
無非也是我等輩 不是三頭六背人 在其位的是好汉
細想来 誰也不讓这一座城
李自成的这派话只說的衆流冠一个々恢心惰义大有泄劲
之处你說 宋矬子接過話来只說的一个々灰心抖起怒氣昂
々一齊說道那里是大王讓城分明小看我等就從米脂县起

首至到如今非一朝一夕就是这们了張献忠説他天下少有
地下無双大王如何長他人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張献忠他
来爭奪汴梁城他是分明有义相欺我等大王就從米脂県起
这些年金貞闖不能存站把県城小好容易得的这座汴梁譲
給他人豈有此礼大王了未從發出此言也不想〻所為此城
傷損了一日豈不令人耻笑到把一世英名蹶尽
众流冦　人〻心中怀不忿　七嘴八舌把話云
齐説会〻賊悪惧　令住了　湖廣强人張献忠

众冦满口説大話　闖王聞听長笑容　在坐上
满臉春風開言道　列位尚神仔細听　大家若肯齐忠勇
打仗厮杀会不羸　但能杀退众悪惧　烈〻烘〻誰不聞
我方才　話語説的軟又弱　你若莫怪要寛容
众賊口中説不敢　大王了　这算一派話謙恭
又听宋烱開言道　大王众位仔細听　張献忠
将勇兵强原不假　手下之人能战征　他来抢奪宜梁郡
真是欺心小看人　不肯相讓必耷臉　难免厮杀賭闘争

虽然説　众位尽是英压汗　打仗难保一定羸
傷人一千損八百　这句話　一定不錯也是真
大家暫且休暴皂　事款則元慢〻行　想一條
妙计良谋将他胀　省的厮杀傷将兵　闖王聞听将頭点
説道是　軍师此話果高明
李自成一聞宋烱之言心中欢喜説軍师若能计将張献忠治
伏敢則强如交争打仗难保傷人宋献策説明日張献忠若到
之时必在城外安营下寨大王你須要素体輕庄代領手下人

不要多了必得要放心大胆只曾到他营中去見張献忠大王
可要欺款柔和随机应便只説大王兵到汴梁所為何故且看
他是怎应兼的回答他若提起抢奪汴梁之时大王千万且記
着也别应他也别扭他只説大王遠来安馬劳頓在城内設一
糙席請大王在城内一来接風二則大家商諒讓城之事他若
应了進城他算入了咱的天罗地網之内
他若是　進城先除这宗害　剩下大王便為清
再抢别州与府県　三五日　一定興兵抢北京

怂得面南登龙位　大王急早作朝廷　我算他
進城不進在两可　那时也好酌詩行　他若不来另有計
（他若）進城想走不能　回城就知音合信　口把軍师并一声
明日个　他兵若到城外面　見面就是这般云
闖王開言将頭点　樂子前去進他的营　且看那
光景如何允不允　回来再給軍师音　宋烱説
明日誰保大王駕　到他营中要小心　侄子剛説这句話
李洪吉（倍）一把話云　末将愿保大王去　管保無事轉回城

一任他　有什庅吹風与草動　末将敢許無事情
宋烱代笑開言道　小公子　你去我真放下心
众位再配人十个　扮作家丁手下兵　尽都要
腰間暗代短兵刀　隄防不測是非生　众賊答应説知道
一个〻　重新付又飲杯巡
李自成宋烱与众流賊計議停妥大家飲酒用飯至晚方散大
家各取方便一宿無詞到了第二日早且清晨李自成宋献策
升了帅府众賊齐集宋姪子先差遠探出城前去打听張献忠

的兵若到时速来通报速探在令前去不表且说娃贼又叫李自成李洪吉俱各袁、体輕在腰悬宝劍又叫一支虎鍍金佛混天球草地狼孫昂高迎祥脚下風草上飛等十个人扮作家丁人的形景各代短兵藏在俗着好跟随李自成去請張献忠

他兵若到汴梁外 必在城前安下营 等着他
下寨已毕大王去 到他营中要小心 千万記着我的話
柔款柔和見机行 邀他明日来赴宴 定准急速轉城中
我這里 也好埋伏早預備 酒席筵前把他擒
除了这宗心頭患 大王ア 方好與兵破北京
到了那里别胆怯 放心大胆進他营 李自成
口中答应说知道 先生只管放寬心 若入虎穴心害怕
焉得虎子手中拏 樂子去到他营内 誆哄欺心張献忠

為的是 除却強梁成大事 樂子不行誰去行
那怕刀山与劍海 任憑他 天罗地網虎穴坑
宋炯回说言有礼 大王此話果英広 兩个人
正自说話大炮响 一名賊兵跪在尘 报道賊兵至城下
現在閲前安下营 宋炯闻言一摆手 那名賊兵轉回身
宋娃子 眼望闯賊開言道 大王同众快出城
闯王同答说知道 李自成 一同众寇下大所
大家搬安上坐李 出了元戎帅府门 不多时

到了城门將门放 众人一齐出了城 賊营以外下坐李
安心要 誆哄那混世的魔王賊恶人

八大王营中众小校正自裁鹿角刨壕坑但見有十数个人來路坐李扑营门而來轅门口的賊兵一見連忙用声招呼 呀那几个人你們是什庅事快些言明好与你們通报若不言明我們这里就要点炮了李自成与众人离营不遠听見这裏的招呼連忙一齐下馬往前直扑营而來那些賊兵一見如此前光景不是歹义也就不甚防备闯賊来至营前李自成抱拳执手代笑同言说在下乃是陕西米脂県的李自成今同張大王的大兵至此不知所因何故我与張大王乃一家人故此親自到大寨以外要求見張大王有話同稟敢求众位与樂子通稟〻〻营门口的流賊听見闯賊言詞又見他軟款柔和笑容滿面知道他是闯王不敢輕慢代笑说大王少待〻小人進去通报言罷轉身往里所走且说張献忠自從在汴梁城被左良玉的移兵計杀敗逃往湖廣投奔他的朋友罗如才招聚賊兵到各处去抢掠鎮店庄村那些黎民百姓这件事总因左良玉在外黄州身染重病八大王心中只想汴梁

他听見 闯王佔住宜梁郡 催兵至此把賊拏

心内明欺闯王歉 轻視那 闯賊名叫李自成
大兵来至汴梁外 传令安寨扎住营 張献忠
同定义父升帐坐 两傍列定許多人 一名賊兵帐前跪
口把大王哥一声 外面来了人数个 為首却是李自成
他口称 特来要把大王見 有話同禀訢元音
不敢自専来禀报 請大王 示下分付請令行
張献忠听闻言道 恩父留神仔細听 李自成
此来一定有元故 只怕暗隐計牢笼 他主謀个有宋娃子

耳闻詑乍不非輕 全是他助闯王李 才能兵破汴梁城
响的兵 到此原為将城抢 他今前来定有因
賽曹操頭点闻言道 他説道 大王听我講分明
他的来义人难料 見面方知假共真 罗如才
説着往下闻言道 那名小校你是听 他等共来人几个
你須要 仔細従頭説个明
罗如才问説那名小卒营门外的李自成代領着有多少人呢
小卒説十一二个人賽曹操説既是如此大王不可輕慢於他

須要以礼相代必消大王親身出营去把他接進营来看他説
些什庅言词可办他的虚实真假他若提起汴梁的事情大王
了的话也不可過拎刚暴也不可甚軟总是听他的来言大王
在發生話事々款来便見真假八大王答应罗如才又说列位
将軍都要張随大王出去一来显着我营中的礼貌謙恭二則
也要你等壮覌自己众賊将齐声答应張献忠也就欠起身形
出大帳往外所走並不騎馬步行出营帅領众将来至辕门首
忽听軍卒嚷道大王来也

霎时间 营门軍校不代慢 連忙動手闪辕门
外面京動闯子李 他用那 一支单眼看假真
但見辕门两傍闪 里面走出許多人 為首的
頭代扎巾是黄緞 双龙抹額嵌奇珍 身披半付掩心甲
淡黄袍上绣蟒龙 腰束一條磨瓔代 战靴一双足下登
生成的 面如淡金無血色 大眼濃眉嘴火盆
身材凜々高六尺 他的那 腰粗膀作相貌凶
身後跟着人不少 看来就有数十名 這内中

也有渾身穿甲冑 盛甲袍服一色新 也有将巾与褶袖
彥色各樣藍与紅 人々生的多広壮 凶眉恶眼另人京
霎时间 大家走出辕门外 闯賊覌瞧胕内云
睛想為首這一个 不用说 想他必是張献忠
此人生的多異樣 难怪人傳有恶名 身後的
战将不少皆凶恶 大料人々会战争 闯賊想着往前走
李自成 托地毛腰打一躬
李自成見張献忠親自出营前来接迎忙向前走了几步控背

毛腰打躬到地口中説道在下李自成知大王的大兵至此我
李自成親到营门拜見大王众公李自成他認的張献忠広不
認的他怎庅就知是張献忠呢親自出营前来迎接皆因方才
听見辕门首的賊兵一齐嚷道為首的大王親自出来了大家
小心故此這才知道為首的那个人一定是八大王親自前来
且説張献忠一見李自成是素体輕庄並無介冑就知是腰中
配着一口宝劍又見他身後的几个人也不過十一二个賊首
看罢胕内也放不在眼中讓進营内便見分曉

单听他 顺:当:将城進 一笔勾消去話云
但有一点扭别处 大畧着 岂肯輕饒善放松
就在营内将他获 挿翅安翎去处脉 八大王
想要迈步往前走 顶礼相还面代春 口中连把大王叫
有劳尊駕到我营 你我皆是一般兼 布衣起首到如今
还不知 那个有福成大事 面南即位作朝廷
有話請到里面講 今日个 你我慢:細谈心
说着二人同携手 迈步前身往里行 宋多的

流贼跟随在後走 霎时進了帳中軍 两家贼王又有礼
闖王閑言把話云 口说这位是那个 敢问貴姓与高名
賽曹操 口中連:说不敢 大王留神在上听
姓罗如才就是我 賽曹操 却是别号外人称
闖王闻听心明亮 張献忠是子他螟蛉 口内说
晚生不知多有罪 長者休要心内嗔 说着上前要行礼
老贼冠 用手相搀代笑云
李自成听見那人是賽曹操罗如才明知是張献忠的义父

故此自己称晚生要行見面礼賽曹操連説不可大王休得如此多礼四海之内皆兄弟言罢彼此施礼各分宾主坐下一支希李忠等列於帳下闖王的身後乃是李洪吉站立明露着一團杀氣威風八大王的手下之人立刻献茶:罢張献忠代笑開言眼望着李自成説道大王的身後这員将官是誰貴姓高名好一个少年的俊杰闖王見问説道此乃是公子李洪吉是七張献忠説怎庅这一位就是慣操練小孩兒兵小苍山李洪吉李公子多有失敬

張献忠 一派謙和假礼貌 立起身形長笑云
口中連:呼公子 闻大名 傳言亚賽孟尝君
三生有幸今会面 恕我失敬要海容 李洪吉
代笑同答説不敢 大王多礼太謙恭 在下所爱江湖客
結交录林是实情 遥耳之言休全信 傍言遥奖並非真
八大王 口説公子請坐下 彼此重新把礼行
贼王分付叫摆酒 今日个 我陪二位吃几盅
闖贼欠身腮代笑 口呼大王在上听 我到此

貴寨一来為探望 二則請駕進闖城 变格一桌接風酒
还有些須犒三軍 一些敬义还来献 再若討攙愧杀人
張献忠 闻言仰面哈:笑 口中連把大王等
相交何在你共我 既然是 知己就算一般同
今日算是攙在下 明日我再進城中 説話间
手下之人調开坐 張献忠讓李自成 四人各按宾主坐
贼兵上菜把酒斟 八大王壶执親把盞 满面春風代笑云
口内説 我敬大王吃一盞 水酒不堪表寸心

闖王伸手忙接過 李自成 一氣飲干説領情
張献忠敬又李公子 李洪吉干飲放下盅 八大王
又把门面杯斟上 大家共飲細談心 酒過三巡菜五味
張献忠 提起了要夺汴梁来京的事情

懷宗傳十九

張献忠罗如才陪着李自成李洪吉在大帳上飲酒談心酒過
三巡菜過五味八大王代笑眼望着手下的人高声說道若論
礼該当把跟李大王来的人請在別処相代酒飯又恐李大王
生疑不放心也罢就在帳下設擺几桌大家共飲伺候的賊人
答应登时间就在帳下調開坐位設擺酒菜一支席等只得上
帳謝了坐然後在下面归坐帝流魁相陪大家飲酒用飯上面
的張献忠手内擎杯満臉代笑眼望李自成說道大王的这支
眼到相是新近才作的残疾但不知是害眼坏的还是怎庅羕

的呢李自成見问未從說話先就嘆氣嗐声口尊大王若要提
这件事好不氣人只因兵来捦汴梁到此安営下寨那日帅乘
親去探看城池誰知城上就是陳永福还有米脂县的民子闯
法之子名叫闯化龙先我等在米脂县叔穿皮獄此子投奔到
此原来陳永福是他的外祖正在城上巡罗他等看見在下代
人探着城池誰想狗子安心暗害於我就在城頭上放了一支
暗箭傷損了一目

只因為　我去探城到闈下　狗子暗放箭刁翎
在下不防着了中　因此上　射瞎一目左眼睛
他往黄州去取救　我家軍师暗派人　半路中
埋伏人馬将他困　指望擒住把恨伸　誰知狗子多驍勇
反叫他舅刀名陸成　竟自漏網脫逃走　至今怀恨在心中
務必要　将他拿住把仇报　碎剐狗子氣才平
闯王說着将牙咬　張献忠　坐上点頭満面春
口說大王息圣怒　爷駕多征这一宗　汴梁城
原本是我先估下　上次来攻却是真　皆因不勝左良玉

真人不把假話云 大王至此將城破 在下実然深感情
論大礼 該把汴梁还讓我 礼該請至正所行
在下一定相酬謝 一定要 犒劳將士与兵丁
與兵就是這件事 今日当面要説明 就便是
讓与不讓憑爷写 為此相爷礼不通 賊王説着腮代笑
李自成 肘内奔呼心里云
且説闖王李自成在坐上一闻張献忠这些話由不得在肘内
暗笑説好粗妙話兒吃了灯草灰兒 咧 你未從説此話也不想

想我是好容易得的这座汴梁城輕容易就肯讓与你罢别説
傷損了多少兵將还把好々的眼瞎了一支里々外々的昼夜
的工夫費了軍师多少的心机就便讓我只怕那个魏先生他
不讓樂子一来的时節軍师就有言在先叫樂子若見了張献
忠也别過於剛暴也别軟弱了総是把他誆進城去的為高此
一时万不可与他翻臉要然跟了来的人尽是好汗一来身在
手地他手我寡二則我們生不少馬手内又無可手的兵刃闖
賊把主义拿定望着八大王代笑講話

李自成 主义已定腮代笑 口把大王爷一声
若提汴梁城一座 実然的 使尽三毛七孔心
為城瞎了一支眼 五官有缺成廢人 傷損的
馬安兵將也不少 使碎軍师千將心 如何肯將人輕讓
不讓大王把我嗔 初次見面承盛义 在下実然甚感情
今日个 就知要讓非為定 必讓大王到城中
敬設一席糙酒飯 与大王 設心接風代撣尘
席前起早將城讓 在下接芒就起身 李自成

説罢满面代着笑 擧杯付又飲刘伶 賊王闻听一少話
口中不语自沉音 安心誆我將城進 其中一定有牢篭
耳闻着 他营有个宋献策 此人頗々有才能
若論瞎賊不要緊 要拿他 探囊取物手現紋
所以隄防宋献策 雖賊有些鬼吹灯 我如今
应他進城怕不好 悞入龙潭怕受宗 如今拿話点一点
我看他 有何言词对我云
这才是两下里彼此相哄蹁了蒲还不知誰哄了誰 呢 張献忠

代笑闻言説李大王汴梁城讓 呢 是人情不讓 呢 是本分既承
盛设邀我入城論礼应該從命但只一件俗言説的好未必他
心似我心大王請看我的营中的形景就是这宗萬兒一个可
是真心实义别無所疑若叫我孤進城去不怕大王見笑只恐
其中有诈無説張某不怕只為人心难量有什么話総是城外
頭説罢有何不可李自成一闻張献忠之言估量着哄不進城
去再往下講只怕八大王更有疑心也是白費唇舌就勢兒假
义代笑口呼大王既疑心在下不敢多言

就依着 大王之言在城外 設摆一席酒刘伶
預备停妥再来請 两下里 所為相好细谈心
張賊回答説很好 大王之言弟承情 我就在
营中等候台命下 那时替兄叙寒温 大王暂請回城去
你与軍师商议行 讓与不讓都可以 休把此事掛心中
李自成 点頭口説我從命 説話付又飲杯迯
吃罢相谢告辞走 李洪吉 还有假扮未家丁
赴席彼此往外走 賊王帅來送出营 李自成

众人上馬說慢在　催閙出李轉回城　張賊回营先不表
且說闖賊進城中　帅府以前下出李　帅先走入大房中
宋献策　众人一齊忙站起　娃賊開言代笑云
口尊大王回来了　李自成　点頭回答口内应
大家一齊归坐位　娃賊相問李自成　口内說
大王見他怎庅樣　那人可跟進城中　闖王見問連摆手
叫一声　軍师众位請听云
众公這一套鐵冠圖明朝本来是抄録書不相别的書李自成

要見了張献忠說些什庅話八大王他又說些什庅話兩下里
如此再說一遍這是怎樣的一宗重叙嘮叨令人听之有些不
爽总是要而明李自成就把張献忠所說的言詞对着宋娃子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口說軍师那娃八台的有些鬼透樣々宗
々哄不下他去娃子闲听口呼大王張献忠非别人可比是一
个难闹的英庅大料他怎肯自臨險地拉入城中他既要在城
外咱们不过多费一番事这有何难李自成說道這一件事全
仗着軍师的調度樂子们無過听令而行

李自成　口中連把軍师叫　大事全仗老先生
我等不过听調遣　那一天　打伏廝来是众人
宋烱点頭開言道　大王只管放宽心　任凭他
強徒他有千合勇　那怕勝似楚重童　李生料使些須計
叫他不死也發昏　說着往下開言叫　混天球与一盞灯
还有那　草地狼共邑山虎　你们四人把令听
只听左右人答应　上来了　張三馬五与梁興
娃賊代笑呼四位　你等挑选一千兵　搬運那

席庍木料出城外　高々搭起大芦棚　切记務必要宽大
結彩悬花俱要新　搭完然後打扫淨　再運桌椅入棚中
三日内　俱要齐備来交令　遲悮之时法不容
四人一齐說遵令　出帅府　挑下能征巧妙兵
搬運材料出城外　宽阔之处答盖棚　宋献策
親自提笔写請帖　邀請流賊張献忠　十五一早来赴宴
見面商议好讓城　明日清辰公子去　將帖下在賊寨中
李洪吉　接帖口中說得令　明早出城先莫云

宋烱付又開言道　叫一声　列位西神仔細听
各取其便歌息罢　明早其来把令听　众賊將
一齐答应全散去　闖王退入後房中　宋烱連忙寫柬帖
他要派　众流賊暗出多龙会上显其能

宋烱派人出城預備不表他也同至後面在灯下修了数道柬
帖外边号上众流賊的名姓叔好安歇一夜無詞到了次日天才
明闖王与宋烱升帅府归坐众流寇列於兩傍李洪吉出了城
下帖不表这要按别的書上說是必按令箭一支往下边高叫
某人听令那个人答应上前宋烱必說將軍接令箭一支怎庅
樣的埋伏走脱賊人必按軍法梟首那个人答应得令接令箭
出府而去有二十人要說二十次是怎庅樣的重叙嘮叨此部
抄録明傳不是那樣說一遍作一遍实在的叫人听之厭煩此

書总要剪而明宋献策是按着柬帖上的名字給衆流賊每人一聯叫他們照柬帖行事不許違悞衆人各接柬帖观看那一时到了卜龙会上作出来的时節　到位自然明白那里还用此时说一次那时候作一次真正煩叙宋姓子算是把衆人派周各有执掌单等李洪吉同来还有他的一聯柬帖这话不表单说公子李洪吉代着两名手下出城緊撒一雲来至張献忠的大营以外下了坐季向守汛的贼兵言明来义守此地的人連忙往里飛跑来至中軍大帳向上跪倒口说报啟大王在上今有城内李闯王差人下帖小人不敢自專特来禀报大王的軍令定奪

張献忠　听把贼兵一夕话　扭項回頭把話云
代笑口中等义父　李自成　差人下帖到营中
不知来义為何故　难解其中就里情　賽實操
闻言口把大王叫　令進那人便知闻　張贼点頭叫小校
速領来人進大营　贼人答应平身起　速忙轉步下中軍
不多时　領着一人進大帐　張贼闪目看了明

原来却是李公子　八大王　張上連忙立起身
代笑口把将軍叫　恕我不知来遠迎　李洪吉
口说不敢夯归坐　伺候之人献茶羹　公子双手奉請帖
通与流贼張献忠　八大王迺接簡神看　上面之子剪而明
寫的是　謹擇本月十五日　粗席专候駕光臨
接风扛坐一席酒　為的是　商议環城设樂心
糙席却设在城外　勿却是幸倖芦棚　下贊肴
小弟李自成顿首拜　别者一些異衆心　張献忠罢着桌上放

代笑闻言把话云　口中連把将軍叫　荐写留神仔細听
我小弟　多承你家大王請　这番抬爱不非輕
是日在下一准去　擾盛情　再不推却这番情

張献忠说李将軍同進城中見了李大王就说張某見了王了的華輪承情相呼是日必两边伺候的酒宴李洪吉站起相阻说大王休要多礼下将还要回营交令不敢相領言畢告辞要走張献忠也不相搁此書剪断八大王親身把李洪吉送出寨外执手相别李公子回城暂且不表单言張献忠送客回营付

又说却是李公子对罗汝才闻言说恩父孩兒方才是这庅是汝何罗汝才闻言说大王所行之礼狠是

賽實操　满面代笑開言道　大王在上請听真
回付那人言正是　正該着　那般如此礼当行
但只一件怕有詐　也当防備礼才通　李自成
所仗軍师名宋綢　姓贼实在有才能　他的着兒預備下
大王須当要小心　到了十五去赴会　千万仔細要留神
既然是　应了他去必得去　若要不去落笑声

大王放心休胆怯　我自有　一番安排保太平
張献忠听闻将頭点　口内連将恩父哥　十五日
孩兒那里去赴会　恩父卜派敢不從　只要平安会有事
再得城池更趁心　罗汝才答回说有我　大王不用话叮嚀
賽實操　时下就派衆贼将　话不重叙剪而明
到了赴宴那一日　衆明公　就知其内計怎行
由您列位嫌煩叙　先不明说慢〻听　張献忠
营中諸事安排定　又差该值打探人　眼瞅闯贼何光景

怎兼安排再稟真　書中再說李公子　代領跟隨進了城
來至了　帥府門前下坐李　往里而行至大所
相見闖賊与宋炯　李自成　代笑開言把話云
李洪吉上大帳忝見闖賊軍師李自成代笑開言說將軍同來
了多有辛苦那里却是怎兼李洪吉把下書之事細細的從頭
至尾說了一遍宋姪子說他既然应了來再去失信之礼我等
这里依然預偹停妥还有一聯柬帖揺過揣在怀内下所而去
折開不表这一天才是十一日宋姪子又叫人赶作黑漆扁上

是分龙会　三个大字為的是懸花結彩总而言兩下里俱各預
偹停妥
此書中　剪断結說会重叙　話若嘮叨不好听
不竟到了十四日　混天球　接着柬帖字上行
挑选兔即一千正　盔甲鮮明一色新　出汴梁
芦棚以外扎住隊　正正齐齐安下营　内有步兵一百正
預偹伺候在棚中　調桌斟酒与上菜　就是伙人一兼同
芦棚内　諸般陳設預偹妥　四人交令進城中

宋炯聞听心欢喜　眼望着　闖王闻言把話云
大王明日到城外　去見流賊張献忠　必須要
这般如此須謹記　礼貌謙恭請那人　若要到了芦棚内
我的言詞記心中　放心大胆全会碍　可保一陣把功成
明日了　爷生也到芦棚内　今怎么个張献忠
說道是　大事全伏老生先
言罷分付叫摆酒　帥府所上飲到伶　所有的
一千流寇皆有坐　姪賊对着宋人云　列位俱各着遞帖来

照字而行須要遵　那位若是悞了事　依按軍規法令行
去流寇　一齐答应說知道　軍师只管放寛心
包管臨期不悞事　分龙会　敢許一陣把功成
宋炯又把去流寇連李自成主付了一遍散席而去各取方便
安歇了一夜到了十五日早旦清辰去人也起来除了領柬帖
有执事的流賊餘者的尽是全身的介胄披掛鮮明齐正在帥
府所上李自成也是戎裝介胄一同宋炯去賊在所上了馬有
派下跟隨的五百賊兵在後相隨馬至城下令人闲门闖王同

去出城外緊撤一響来至芦棚齐下坐李宋炯看了看棚内的
陳設酒席等物果然預偹的不錯
先到了　芦棚之内看一遍　果然預偹甚鮮明
宋炯代笑開言道　說道是　大王留神仔細听
不用挨遲快些走　邀請流賊張献忠　李自成
口中答应說知道　說道是　大王留神仔細听
明是一團恭敬心　支勾多时抬頭看　賊营不遠面前存
对着那　守汛賊兵說叙义　該值之人那敢停

轉身迈步往里跑　不多时　來至紫微帳中軍
向上跪倒開言道　口口連連把大王稱　今有那
闖王親自到营外　口稱大王把他迎　請到那边芦棚内
飲酒叙話細談心　賊营若有人来报　昨晚早已就知闻
探事的　小校报与賊為首　城内出来有一千兵
芦棚外面安营寨　張献忠　听見兵少放不在心
如今听見闖賊請　流寇分付报事人　到外面
如此这般对他講　小校答应立起身　登时来至轅门外

西对流贼把话云 谕礼该请到芭内 大王休淂心内嗔
我家的 大王随後親身去 在行陪礼在芦棚
闯王闻言将頭点 代领着 两名跟随精芭中
張献忠下射不代慢 戎庄介胄紧征裙 賽曹操
大帳以上也披掛 要闯龙潭虎穴中 两下里各俱用巧計
还不知 誰勝誰敗那一下里窳

張現中先把李自成打發回去太后同他义父賽操曹罗如才看披掛王斉也是除了派下有执掌的人余者的賊將尽是介胄戎旐盔甲衣袍鲜明將尽皆派下的一千兵早備妥必要是代方人馬去怕李自成说話难道説旧是这一千兵將么有児等用着的時節再講張賊友罗如才保護乘流寇未從云芘賽曹操又把派下的乘賊將吩付一番這才往外走罗如才会頭免他也友八大王乘賊也不索馬在步下离大营前往而行眼看着离芦棚不遠但見棚外偏左安着一坐芘盖人馬不多約有一千間外不見棚

门口站着許多的人等三四十个为首的十人旧是闯王李自成却是渾身介胄傍边站着十个小娃子做佈道家打般又見他不住的乱搖羽扇

張現中 闪目留神仔細看 观瞧棚口多少人
陕西闯王迎頭站 李自成 渾身介胄有威风
身旁站着一娃子 道家打扮不同尋 只見他
手中不住搖羽扇 春风满面生喜笑 身后站着人不少
个个披卦甚鲜明 人人生的多么壮 腰元膀乍貌驍么

八大王 着把不由心犯恼 胸中暗呼自己云
闯贼设晏将来请 再不肯 择易論云汴梁城
内中一准有圈套 今朝难免事非生 多亏了
义父精把人馬派 参破他必设牢笼 棚内若予討罢了
免闯于我精兵争 但有风吹与草動 那个苦罢肯容情
酒席前 先把闯贼拿舒住 余者之人必怕京
派的三甲齐動手 管叫你 汴梁城前土变红
流贼思想性前走 你与兵丁随后跟 手下人

个个手中牵坐騎 斜着兵刃右边行 棚口自成拢心動
同乘观瞧看假真 但見对面芘门闪 里边拥出許多人
尽都是 都不弃吾步下行 为首之人張現中
渾身介胄多威武 寨操曹 仝定賊王一並行
數十余員乘賊將 着来到杇一窝拳 一个个
披卦鲜明多高大 魁偉相貌令人京 小卒拉馬随在后
大約不過一千兵 堤之相近离不遠 闯王慌忙往上迎
口中說 大王如何不乘騎 過於礼貌太謙恭

流贼一見腮代笑 張現中 满面含春把話云

李贼往前相迎打弓多承大王台駕光临我李某实然萬有幸王如何又乘不乘过於謙恭使李某感激呈他張現中答礼相还代笑闻言小弟闻听大王上制寨相呂乃予步下而行小弟前来討坑若騎馬而來一则礼貌不恭二来有妨大王友心有愧口内说着话他都哈之大咲李自成与罗如才见礼必一仝迈步往里所走賽曹操傍令说来跟的三甲你等旧在芦棚外屯扎不許錯乱隊伍

李自成
如今伺候在城外
贼王口内说不敢
一同义父往里走
各色伸扎一色新
走近了
正面上北天花板
当中方扑一塊扁

代咲执手往里让
但只是
道架这算太欺心
睁睛闪目細留神
芦棚与父搭的大
棚内闪目留神看
满棚中
予左金字写的真

口尊千安大王等
不甚方便要含容
说着话
但見棚口悬花彩
由如居宇一般同
仔细端详验假真
洒扫干净去灰尘
周圍内

屏几列摆明公画
上设供丝与花瓶
金炉内
正中摆设一张坐
圜椅椅垫皆细缎
乃是东京有城地
富家之物尚未存
李自成

全太西边实在精
炉瓶三式钟与磬
香烟不断冲棚内
还有那
依旧龙凤与盘龙
非比到州小县多
因此般般尽都有
代咲执手往上让

东西崇嬉设条案
磁瓶插着孔雀翎
字画一概尽以公
数十多将左右分
汴梁城
忽被水淹人逃去
运来设摆在棚中
控背躬身礼缴恭

口吁大王请上坐　我李某　顾俗不须要怒容
正堂中设着一桌上面并列刀将交椅为的旧乃罢伺候架势与
将帅口呼不敢寨曹操说恭敬不如从命既承李大王这番盛
情保我不必推辞言必告坐二人归於正命分長仰而坐李自成
又把狠将贼的贼将让与东边上首按著次而坐伺候之人
现今已必先予李自成的师官帝坐席前来一齐的前来都参
見将現中在前康一齐下拜后是将现中这个贼人的大奴又
与闯王见礼

刀下里
付又按位重坐下
眼望流贼开言道
處誠特備一席酒
可見到是一家人
赛曹操
我家大王与人馬
君子当面不藏姓

被此見里通名姓
李自成
大王在上请听闻
誆架至此为設心
说着分付先摆宴
坐上摆手说且住
到此来
丈夫行事要分明

大家俱知是某人
未語代笑面含春
我李某
架至先此实为幸
伺候之人口内应
大王设宴暂停了
为夺汴梁了真情
依我说

有话不如此時講
大家放量飲杯巡
赛曹操
闯贼尚未回言道
他却不对如才講
我家大王初起首
並非容易到如今
大王了

酒后言语怕不通
让城我等领情意
说着自己哈哈笑
宋矬子
面对流贼将现中
元在米脂县衙门
並没闯城别的事
大兵至此也要让

说明然后在摆宴
旧便不让也在行
满面之上代春几
代笑含春把话云
说道是
也经几次颠与险
旧知一些汴梁城
我等何处存着身

大王心中想一想　世井中　不论什么要公平
宋现丹后唇又撩着矬人去了到湯云一蓋了设闹论之扛了
口内说着他闹一宗勤剩付又闹言说我家大王与乘位至此
因豪门先得了汴梁的地方兔是我们的敝处了大王与乘位
俱是客也应当设一粗席洁架至此设心叙话旧是大王的台
命说先占下汴梁了但只一件却未到此我大王得了东京旧如
全大王得了一蒙让与不让那里又在乎满前酒后似此而论
不罚一咲

宋財子 口内说有哈二咲 又把大王尊二声
讓城你在酒前后 丈夫行 言必有信方可行
在下有句真实话 大王仔细听我云 旧便是
酒前说讓城一座 付又不給怎樣行 那里在乎这一句
笑是王架太多心 讓旧讓了無更改 板上定钉一般太
只怕是 王架光临到棚内 飲酒談心里上邊
一坐城池值多大 这件是 何必長提挂在唇
若言此事算小氣 辜負我宋大王心 宋現策

说有付又哈二笑 分内罢安莫消停 罢水才會此年娃
治面含羞發樣惱 賊王代笑開言问 李兄留神听我云
这一住 旧是軍师宋現策 闯王点頭口内夜
現中口内连说好 说道予 在下久日旧闻名
道友为人能打算 智廣多谋善用兵 但不然
仙鄉却在何方住 敢求尊兄对弟云 闯贼是问四方遠
王架留神仔细听 处却住在归德府 永念此内有宋门
宋家庄 那里一问人二小 谁不知道宋先生

未卜先知阴阳里 亞賽过 卧龙先生诸孔明
排兵布阵無不勝 道吉凶板上定丁 不亏他
淹屋蓋河發大水 怎渴汴梁那坐城 闯王李请宋現策
那小渴 無心中叫他送了性贼的由共门

李自成自知对将現中参濟宋現策好处那小渴把對贼一家走如葬送在他口内了后話不表且说将現中代笑開言说宋軍师的言之有里一坐城池也算不了什么大予我与李大王不論谁了都予一樣你必又分你我既承盛情相助不如先飲二杯有什么話慢講岂不予好宋姓说将大王之言甚善说有分付手下摆宴伺候的人那敢代慢都是現成的東西吹口之力俱各摆上宋姻代笑说我家大王诚义设酒请大王与众位台架光临到分蕭龙全上談心叙话乃予一件喜而承宋某闻听大王素有貴意

飲酒要見三血用飯要見哭声今日乃是一件喜予見血与哭声皆非吉兆求大王免此兩樣取其大吉以后未大王的兵至那里攻城破县战無不取攻無不克直低北京不的日旧要面南称等身登大宝将贼被宋姓子这一松兵奉承活活说了个眉開眼笑打心眼儿里都是樂的了说道很好二二在下有这點既是軍师这般言詞今日席前旧免这兩樣你妨宋現策闻听酒心欢喜说谢大王之恩言罢李自成起席把盞宋姓子执手先敬将贼后与众罢如才刀个流贼

李自成 把盞留次都敬酒 先后归飲杯儿巡
闯贼代笑開言问 等一声 大王留神仔细听
酒席菜淡非为敬 料表心中一点成 蒙大王
众位光降分龍全 必須開怀吃儿中 代至李晚回营寨
李某也觉面有容 現中回言说不敢 大王在上细听真
既然是 多成盛情相呼唤 谁肯在此闹唐姓
酒足飯飽方回去 也只好 另擇日子我还来
说有京怀飲干酒 伺候之人撤去傣 酒席前

敎此处误闲谈论 現在那个是英龙 又说的家国運败
各〻長把怪士生 遍地盗贼如麻乱 各自行为却不同
也有那 打家劫舍抗客旅 藏身独在是非中
誰似現在将与李 不似那 录甘江湖一脉人
只恐为局行大士 西南登基才称心 还不知
那个有名洪福大 北京城内作朝廷 宋炯京怀腮代笑
大王當時在上听 在下從买庶衣抄 見面能分鱼共龙
大王的 五官皆正品格好 福大命長不非怪

不日就要登龙位 北京城 西南和尊黎文武
宋烓贼安心志哄将贼才说大王的五官論正品格清奇福長
命大有朝廷之分八大王哈〻大笑说宋先生你这一派流言哄
将某家闻过言都说李大王是真皇上有天子〻命怎庅说来
今日你又说将某五官端正品格清奇有君王〻命这话豈不
假宋烓子说这是大王有义取笑与我家大王益古至今那一
眼的皇帝我家大王的品貌元本有些福气因去汴梁闯龙位
射瞎了一目把福气没了

宋烓子 一定该言师他哄 奉承流贼将現中
口中连把大王叫 我参生 細〻说来旧淂风
只因未取汴梁郡 我家大王佑一眼 好〻的
五官缺了一支眼 如何还要作朝廷 今見大王品格好
五官端正福不怪 眼不旧要登龙位 洪福受恋北京城
因此上 没淏这宋分龙位 材請王架到棚中
一来接几〻道喜 求大王 携代我等许多人
現中闻言腮代笑 口把军师叫一声 我看恐

正要问你这句话 分龙令上〻你情 宋炯見回言答道
大王在上請听真 差问〻家因何教 为分真龙假共真
可凡记 你话長言一句話 真龙示見假龙尚
尊架應有天子分 我家的 大王说今敬了心
遍上三字因此没 甘全〻名叫分龙 宋烓子
口中说着腮代笑 張贼聞听滿面嘿 叫声军师听我論
不可虚言哐哄人 宋炯回言说不觧 我的言词真又真
李自成 一傍代笑闲言道 大王留神仔细听

我家军师言有礼 旧由如 板上定下一某套
闯王说军师的庶衣相人生贵贱再各不准〻是他对大王有
天子〻分将来必登大宝分喜〻可贺我李某要亲敬三中为道
喜〻必欠身离坐来至流贼的席前将贼与罢如才一齐站起李
说这了那里的话〻字免没見一人但到趋喜来刚賢見赐将
某谨领言必一连饮了三杯李自成又敬了罴曹操〻中太后把
猩将現中的手携将但劝到太后重付归坐共欲刘伶但見
闯王这边坐上有一人站起口叫列位

猛見那 一人欠身离了座 走至棚中正居中
执手带笑闲言道 将大王 仔细留神听我云
席前无别非為敬 哂酒吃着礼欠通 要预備
音樂由恐嫌尔絮 可免喧炊死了人 在下会舞几路剑
現且席前为敬心 功君多飲几杯酒 方显我王有至成
说着话 鞘内拔出龙泉劍 就在席前把路分
将現中李目留神看 罴曹操 众多贼将看来人
但見却是李公子 席前舞劍闲风化 浑身的

介胄鮮明一庑素 寒雪炊霰玉对艮 宝劍掄润霞光舞
艮龙金甲在棚中 蹦跳踊躍疾又快 门路纯熟实在能
性現中 手内舒盃達占首 口中唱来不绝声
好劍々々真々々 李將軍 李来此头不京人
閻王舒杯腮代唉 眼望贼人性現中 說道吖
大王既杰心欢喜 你不闻杯饮几巡 说着分付众手下
拱着坐位罢酒迎 伺候之人眷左了 挨次斟上酒到伦
李洪吉 一步々々往裏進 相离桌案咫尺中

他奉柬帖来舞劍 酒席前 暗刺性贼畏功成
列位吖公祥礼数到底与野史不全比如宗鲑子排将群催难
到不对李洪吉说吖将军我这支令箭十五日刺赴会之娟在
酒席前以舞劍为由刺杀流贼性現中不以有候那分次说如
令又这底一次这岂不是重紧了底故面那腑並不放话如令
一表令明且说李洪吉卖弄武义施展劍法真舞了个雪律艮
粉汤棚徐绕一边里要一边里上行堪之的离着吉中的那一性
桌子就在只尺之间

李洪吉 舞劍行离桌案近 安心有义刺贼人
猛听有人声叱咤 李将军 留神仔细侧听真
单身舞劍不好看 背且步止把身停 代在下
与你对舞方为乐、 看々谁家劍法精 若能胜我方为妙
不往人作公子名 洪吉闻听止住步 手舞龙泉验假真
但只见 一人离席离坐位 鞘内拔劍手中拿
观看来人多威武 就由如 墨染烟薰带几分
皂段扎巾纫捺额 乌油凯甲亮玲珑 皂罗袍

上边绣宝鑽云峤 腰束乌犀代一根 左右美春令弓箭
手拿三环二刃斧 面目漆里吖又亮 满部胡须墨染就
天生成 膀阔腰粗伟体大 满面凶光脸代嗔
此人名字叫井伟 他的那 绰号人称黑面熊
看破洪吉要行刺 前来对舞劍双斧 李公子
看罢不由连说好 釜气姝者一个人 说着单手掄宝劍
对准敌人黑面熊 盖顶搂头往下劈 绿水一般单几分
井伟的 三环宝劍忙招架 只听鸣喨响一声

酒席筵前动了手 两个人 双劍並舞对雌雄
表过此節兩吖 再不将叨话语重 黑面熊
不能依持李公子 堪々失几落下风 八大王一见心不悦
性現中 大叫一声把话云

公子李洪吉与黑面熊在席前舞劍先前对劍到相见戲一般
次后一看紫衍一着门路之中要下毒手你来我往对劍席前
战一处黑面熊井伟这个流贼竟自不羽手中那把劍上下
恰似雪片艮粧汤棚花舞门路纯使的井々有条李洪吉用手
架招心中犯怒怪不的这厮丢头来与我对劍无本他的本领
丢乘今日非比往常我家的大王与在現中今一处由如抗敌
一般刀下里有名的战将俱个真是人前是贵闹里孱蔫要叫
在占了上风去我旧白叫李洪吉数载的英明赴于流水了此

特若賭力战大料难勝还得叫他先退全了將取他之勝不假
可李洪吉主义舒宝手中剑自招自架并無还手之力赴今人
上至特現中下至一千的偏將見此景無不喜欢李贼宋贼
手下之人不介义怎应说呢全书李洪吉的领着现在的手人
全不是他馬上步下闯贼的將官数他为一今日对剑志必要
智战故此才不介义特現中不知其内打谅里面無一定要勝
他才高声的说话
特現中 不知李贼是智战 打谅敌人败是真

徉徉得意腰伏笑 一 拱手 眼望流贼李自成
口内连把大王叫 李兄省神你去听 今日个
多承盛设又呼唤 小弟心也一甚感情 席前舞剑因用心
难道怀恨不倒心 李将军剑法门精 果然是好实在能
我家的 将官林虎不知乃 现丑实是理之道
不该将今硬生争 李将军 李了他小弟气平
再下个来先说话 舞剑由如刃洒争 旁言道
兵器上面各有眼 旧是你有个莫嘆 李将若把林虎折

我若思手必是人 那个敢他对舞剑 自是共你该表生
李自成 闲听此言心欢喜 腑中暗喂特現中
見林虎把上风占 打谅着 李甲真正不能若
因兜口内说此话 要你號了里面無 老子何不应此话
洪吉本是汗英雄 马上步下尽皆小 那小得
叫你后悔也不能 闯贼思量腰带吭 口中连把大王尊
既然是 剪架如此这般讲 李某怎敢不依从
看他二人勝与败 也只可 听天由命闯着行

李自成与特現中一个是一个人的心 特贼打量里面無宝
了李自成是李洪吉甚定了闯王故此说既是大王如此言讲
林将军与我李将官他们两个到不以为介义舞剑是戲如作
叔一般谁杀了谁李某与大王两下里毫無忌惮在下的话是
占不是特現中说着 哇 就是连某了咱先饮酒李自成分付下
手人把酒斟上
最可叹 双个流贼对使心 不知那个大牢龙
闯王分付速斟酒 伺候的 贼兵取个心若应

攀手从上以至下 推次斟上酒刘冬 且说那
席前舞剑人两个 二贼说话尽听真 林虎一边动着手
腑内奪弃暗二云 我家大王说的话 分明看出我成功
这時候 还不施展等多偷 闯里奪尊灼了名
流贼此个主义定 里面無 手掄利刃洒威风
三环宝剑分上下 民龙龙舞一般全 落席前
叁胜欢在名林虎 躜跳踵跳似猕猴 洪吉看着心暗笑
腑中不住骂贼人 依仗骁勇欺捽我 你把英雄瞧看轻

特現中 不分好歹说大话 打谅林虎宝求苍
我家大王劝李某 气透了 智戮贼人才能苍
軍师设罢分龙会 为罢流贼棚内捡 今日个
若不剑称名林虎 一往英名才化冰 洪吉东罢偷眼看
打谅流贼里面無 席前踪跳骁虎勇 手舞锋刚利刃斧
三環剑 上三下四分门路 左五右六果然精
席前又是流贼勇 到好是 饿虎扑食一般全
李洪吉忽然手内招架林虎闯王与特現中说话那小将被他

门听見張八大王乘戏将不少兵也有一千他门这下里却也
不少兵現在旧是一千五百名一个一对算是比那里人多些
二列宋烟那一番度调将現中人算在陰她少時芭添不投了
机要是番脸動手他门算是没跑闲言少叙话说李洪吉黑面
熊朽到了多時赤席那一番銳气使过去了手中的那口神宝
劍就不似上前那门左一下右一下子的不来时慢了也不似
先前的英勇
黑面熊 好勇争先不惜力 只想得勝立奇功

不办敌人真合假 自依首 身将力大逞威风
人之精神与命脉 能有多少助其身 添席前
未往盘旋工夫大 赤席渐〻少精神 不但手中劍来慢
鼻口之中代喘声 李洪吉一見心猜 附内连呼黑面熊
就是你 这羡武义来施展 席前对舞劍双拳
拿着李某将脸作 当着这 乘日同觀你逞能
先前之威那去了 為什口内喘连声 今日个
叫你認〻李公子 看〻难解難不能 公子想罷不代慢

一声大喝抖威风 掄闹手中龙泉劍 良龙探爪一般全
登時间 欢乍席前李公子 恶虎扎食身儿矛
宝劍无勝分上下 不济了 湖廣流贼面黑熊
三环宝劍探手索 口内不住喘连声 使的他
眼似牽铃一般兼 手忙脚乱少精神 該死之人偏不敢
惟恐倚言落咲声 支持勉将来動手 把想癫心还要芭
常言道 将弱不敵如何動 手匪眼慢中刚拳
只听咣叹一声想 黑面熊 身中刚拳到在尘

赤席自依已依勇不惜力猛動使完了后力不加被洪吉一陣游
戰黑面熊如何招架手壓眼慢被洪吉一劍砍在代自走廣者
半拉咕咚身子倒宝劍落地但見登扎令子身归那世李洪吉
劍斩了赤席閻王心中暗喜将現中罗如才一千贼将心内吃
京皆因赤席是乘贼将之中的一条好汗但是被敵人用劍斩
身已故赵乘将心内皆京有京慌之色猛听得鈇甲将宋現袈
闲言说话
李洪吉 劍斩棚中赤席死 乘多流贼心内京

猛听宋烟闲言道 只見他 代怒含嗔把话云
用手一指李公子 说你全无知礼不通 添席前
舞劍不過是遊戲 所为劝添飲杯巡 又不争名与夺力
招伤人命太欺心 你今只顧杀赤席 大王嗔心了不成
请了来 刀家大王为吞好 共义同心破北京
你今只顧伤人命 咱家的 大王岂不落於名
知有说予你的错 不知之人有怨声 必说是
咱家大王行鬼计 賊中支使你伤人 这羡笑如真可恼

招敌伤人罪不轻 分付两边刽子去 立刻闹刀问典刑
将現中 上面闲言说且住 赳老有算你多心
席前舞劍為劝添 黑面熊 将自己话要逞能
再有对乘曾言过 末伤無論话是真 谁教他
不能敵挡李公子 劍下之身怨何人 你今又要将他御
莫把将某把看轻 他若杀了李公子 我御赤席就不能
元本的 添席宴前先说下 板上定了一般全
賊王说着又分付 叫一声 根未之人仔细听

尸首抬出芦棚去　立刻埋葬不消等　根来的
贼兵叅存不代慢　将尸抬埋葬坑中　現中又罵闯王叫
我问你　讓与不讓快言呢　明日一早我备人马
快给腾出了那才行　闯贼拿听罢冒燈　大言現忠狗畜生
不但不给这汴梁郡　你要想　你的整〻得尸首
回去那也不能

李洪吉劍斩了其府宗妙子要御李洪吉多此是个假着冤为
的是府烧現中他是怎么樣的作法以大王也是当时一个人
物自己口中说的二人舞劍杀伤无論此一時非席袖新改了口
是你使的故此捆住字烟不叫御人又叫人把黑面煞的死尸
撂出芦棚去李自成宗烟旗个暗喜錯贼进他帝位起来执
手当胸我喉闹言说了大王这等宠洪大谅的学间罕有的李
洪吉你这不上前相谢恕罪些对多时是李洪吉他口中暮怒
将劍入鞘上前来谢说大王恕小将冒撞等為劍伤了本将軍

有罪烧現子说将军这算多礼有言在先先来伤人无論且当场不
讓父季手不留神情将軍你罪之有烧現中嘴里虽说他终是
心中有后悔吼早知道里面绝存相那几句不说也到罢了李
洪吉执手先烧現中罢此才把酒斟上君后给把烧現中的
贼罪酒斟上这才照旧归坐
芦棚内　重贼付又来饮酒　众人都有一般心
只因劍折名井廊　烧現中　心又有甚是真性
元来自己先说下　丈夫之言怎改更　一边是

饮酒越想越有气　酒后念春代怨容　眼看闯贼開言道
李兄留神仔细听　自恃有代如旨已　邀来至此饮盃巡
为的了　刀不杀好读心了　有话以要言真
云弃心　元来為来汴梁城
小的无兵来至此　败阵折兵也了真　难道说
来这一次非为假　那等兄汉理欠们　夺要得了汴梁郡
不许存来第二次　打夜将了一般全　小弟岂有不知情
在将平兵安下身　将贼讓与夜将其　性急尔带将常军
求帮架

我若得了别府郎　那时已　不可交还这坐城
情义双全定为好　有的彼此同打争　李自成
怕罢烧贼一句话　闯王颠奪自己言　这个头思要番脸
我若存他落笑声　这般如此同他对　也好回了把贼搽
李自成　怨罢主又指排定　未語冷嘿刀三声
口中连把烧兄呼　你方才　这话说的好不呢
我得汴梁非容易　老子伤了无数兵　探城池
呼人剿续一支目　老子如今成恶人　你来硬把城池要

今日有义罢季提　又说得了别州郎　交还老子汴梁城
这些话　如何出于人之口　也不讨愧在心中
占其那时还老子　你何不　另取别州府与城
李自成听烧現中口内之言是要番刚他也就不肯讓话把老
子那刃字也端出来刚说烧大王这些话你也说出来把汴梁
梁讓了你罢得了别的州与再还老子好轻巧话免呀这等说
容易也不想老子是怎么得的汴梁城费了多大了刚眼也瞎
了一支目给了你罢老子自太不肯存也不用多说老子讓城

是万〻的不得饿句
李自成
陕西河南与湖广
惊了人间奇男子
没有本事就罢了
偏现成的理不通
告诉你
闯王〻言还未尽

口内说话服代怨
算起来
爱拾俩处任其心
如何能将大事成
依强梆称不作的
俗了一言抄百语
性现中

服也流贼性现中
各算〻中年数城
你若了
别人得城你要战
不料也打老了名
你要城池在用功
心中不悦动无名

站起身来用手指
到此为把城池要
渎了城池是正经
咱二人
明家江山到了手
实杰不肯天负你
痴迷不听我的话
难免残生今日坑

高叫闯子你了听
你说不给也不能
作个正情是正性
合意全心不帮助
我在那
加封王位职不轻
大王岂肯善容情
闯王闻听心不悦

大王了
若要依我将你劝
於交算是好宾朋
大家商义破北京
京都〻内作朝廷
你若是
那时休得生后悔
一声大叫似雷鸣

性现中
说着伸手拔宝剑
无知万恶真可恼
一扭顾
你把王了瞒看轻
指唤手下众贼人

性現中听李自成那些話並無什麼畏懼〻义与起初的言词大不相仝仿着也有好些不这旧得各人解各人的主意的来寨實操与先言过到了赴晏之时少有不测那时有踈于的走景总是先去下城上马有了可手的兵刃那旧不怕了常有上同单闯〻了设一全晏邀请群人了〻就专好意真入其中你也自然有一宗防備总了料一着只必落下儿再者还有十个

天道〻所也非人力为之
万般是
此为现在人两个
若论武义与智谋
都是流冠非正道
佛遣天差乱大明
不过是
闲言少叙书归正

总由天定非人力
性现中
八大王高好几分
内中各有不相仝
性现忠义是魁
拾护与村庄镇店
且说那

小刘才居寨中
他与流贼李自成
他二人
闯贼命大有福分
就只残杀百姓坑
擾擾遭却在数人
八大贼王性现中

记着义父说的话
又有兵器与战马
於手下许多人
八大王
一拍桌案花铃响
回手忙〻拔宝剑
砍至梆棚当中热
自料设罢念多花

若脸〻时先闯棚
方好斯杀情闹争
快些动手休迟慢
见此光景心好恼
把那些
贼王此下从身形
连把闯贼骂几声
犀羊痴心为虎豹

到外面
又见闯王拔宝剑
拎解流贼性现中
代怒含嗔把手伸
碗盏杯盏摔在尘
叫一声
胆大奴心行鬼诈
自称要闯大棚营

你王了
任你贼兵有百万
早旧参透其中义
难困住
故入龙潭虎穴中
八大王乃不饿

性现中撇着桌案手拔宝剑破口的大骂跟性现中来的人各李自成手下的人俱各是奉如才宗瞅的分付下的刃贼夜目破口拾争旧打要动手了一个〻欠身离坐各人把鞘中的刹刃洒棚中的碗盏家伙这一阵子响不可拦了性现中这边跳人多有奔李自成这边的多有奔性现中的都怒着要拎贼哥拎主解任为首的人旧算有了把病了李洪吉伸右手把中鞘

的宝劍用左手抓住宋燗

李洪吉　伸手抓住宋現業　單指一攢力氣雷

接身追步扑西面　用宝劍　欲闯芦棚走似飞

來至棚外放在地　寻緊之处把身存　且說那

串多流贼在棚內　奇接宝劍震散多　芯蕊芦棚多贯士

刀下也有一百人　撇了桌案當道路　動手争先难躲命

李自成　不住的声喊叫人　乘家弟兄达所闻

剮的流贼不著緊　今日个　称必穩雄收現中

可恨这厮真胆大　兴兵来要汴梁城　我家的

軍师设罢分龙会　誆哄流贼入会中　可嘆你等無才志

闯入天罗地網中　想要出去不能勾　難免此处表残生

要依着　老子良言对你講　扔了利刃快投呈

下跪磕頭求饒命　大王爷　準其投順我闲息

牙崩半个說不字　老子一怒下絕情　叫你等

俱个命丧芦棚內　个个見此見闯君　此現中间听心恼

大骂贼徒李自成　炊心设罢分龙会　相哄王爷枉用工

常言道　猛虎岂怕群羊虎　魚蝦焉能困蛟龙

大王一怒追你命　把贼贼　碎剮其尸不趁心

說着迈步消身縱　手把鋼剛利刃擒　照着那

闯王撥頭往下剁　李自成忙将宝劍封　棚內剛才動了手

猛听地烈山崩一樣响声音怒自天

懷宗傳

廿

这座棚忽然寬大雨下里的人都不少乱動起手来桌椅耐手
轉不開身子难以施勇不但張献忠这上边的人一边里動手
一边里可是往棚外頭走心想着到了外边上了馬有了可手
的兵刃就由如龙归大海虎上深山的一般李自成这一边的
人也是这樣的想頭雨下里在棚内正自動手只听得棚的外
面吵的一陣人声吶喊恰似山裂海崩这是棚外面雨下里的
三軍各奉主將的命令听見棚内吽喊連天就知道里边動了
手唎故此他们在外边吶喊揚威為的是振虎敵人此一時雨
下里伤了就有六七个人这内中也有浮空窜蓆往外走的也
有從棚口内出来的各人一边合很来的人要兵器战馬一个々
扳安認鐙乘騎上了坐李又有了可手的兵器尽都把威风抖
搜寻对厮杀

　雨下里　賊將俱各乘坐李　各把兵刃手中拏
闖王全空宗紐子　高棹处　觀看厮杀賭闘征
張献忠馬携群利刃　指揮手下許多人　这正是
兵对兵来將对將　忘生捨死惡文争　耳中只听兵刃响

三軍吶喊振天廷　胆大賊王高声喊　招呼手下將与兵
　俱各要　忿勇厮杀休退后　丈夫捨死要留名
成敗興衰只一陣　務必要　拿住賊才趂心
奪回汴梁城一座　你我住居把身存　那时節
將有加封兵有賞　然后商议破北京　我若面南登龍位
尔等俱是有功臣　封妻蔭子云穷樂　蹴杜今朝捨命争
　那一个　若有退后不尽力　滿门殘前好汗名
賊將賊兵聞此話　一个々　如雷喊叫抖威风

掄刀撑鎗撒坐李　只想忿勇挣功名　李自成
高棹之处接坐李　手内拏鈴驗假真　眼望宋炯開言道
軍师留神听我云　張賊手下人不弱　將勇兵强果是真
　一个々　捨命相争不惜力　他兵好似我家人
宋炯闻听微々笑　等一声　大王留神仔细听
原本他的兵將勇　李生素日就闻名　今月在
汴梁城中分龙会　他想争先在图功　並非李生说大话
喧期管保我兵苍　闖王闻听心欢喜　連把軍师叫几声

　这件是　全仗先生你调度　只要擒拿張献忠
若要能把他治住　我樂子　烈々轟々响大名
李自成只想要把張献忠拿住自己的英名遠振再也没人敢惹
他们闖贼正与宋炯说话忽見張献忠的营内出来了一支人馬
贼声振地竟奔芦棚而来為首先是那一支人馬就有上万之众
排山指海杀奔而来李自成看的明白说軍师不必樂子的兵
將一千多人如何擋的住駡球々宋的这些人馬宋紐子連々
的搭手口中说大王只管放心他的兵忽然多大料有也难取

我兵將々勝大王不必尤疑害怕我李生早就預備下了
　李自成　知道宋炯人古怪　不敢深究问下情
满脸含春開言道　说道是　先生留神仔細听
但愿我兵打勝仗　張家输了李家贏　说着话
付又闪目留神看　單眼尤睁驗假真　但見敵兵臨切近
旂旒招展似麻林　劍戟刀鎗如麦穗　太陽光照起寒星
　容探々　盔英一片飛火焰　馬嘶之声振耳鸣
堪々切近离不遠　張献忠　仔细現睛面代春

腑中暗自誇義父　他老人家實在能　賽曹操
三字不錯称的起　智廣謀多会用兵　今日未赴分龍会
亏他調派許多人　闖賊兵少我勢衆　動手相争佔上風
今日了　在此来敗李闖子　叟〻衆〻我响名
佔了汴梁城一座　那才算　不費精神到手中
他赶獐子我吃肉　便宜白得一座城　八大王
越思越想心中樂　满面含笑代春風　舉目留神瞧对面
大兵未至眼前存　の面周圍往上裹　數員戰將領着兵

只听得　喊叫之声京天地　圍在平地乱交夅
闖王兵少心害怕　一个〻　欲代要走都無门

張獻忠手下的數員賊將奉着賽曹操罗汝才的分派下的數千兵見芦棚外有人交戰就知是那下里合上仗了連忙代領數千賊兵從老營内往外走不多時来至了打仗的去处從の面上就一裹把闖王的兵連自家的三軍都裹在了中間了張獻忠的兵見自己人来了有數千之衆の面上就圍了个水洩不通他們分外的抖擻精神將領着兵一齊動手奔着闖王的三軍杀来闖王的三軍才一千多人看見張獻忠的兵約有一萬有余

故此心中害怕　闖賊的　三軍一見敵兵衆　故此着忙心內京
無令只得動了手　就使是　想要敗陣走無门
只得捨命来打仗　手掄刀鎗以死争　張家的
兒郎以多要為勝　心慌胆壯抖精神　乱舉刀鎗催坐李
揚威吶喊不絶声　闖王之兵难抵擋　寡不敵衆是常情
乘賊兵　西面着急為難処　城頭大炮响咕咚

闖王扭頭回頭看　但只見　汴梁城中開了门
無數人馬往外貫　放水提閘爭几分　直正是
可看桶兒打水流　將官領哨往前行　大兵全都到城下
宋炯有文埋伏兵　馬嘶振耳人吶喊　尤如海沸一般同
闖王的　數万之衆皆来到　相離不遠把兵分
一半圍住平地戰　那一半　硬堵張賊他大营
押地兵山一般萬　尤如霧聚似云蒸　張獻忠
馬上觀瞧心京怕　賽曹操忙着彦色更　流賊瞧〻说不好

大料今朝难保苍　宋炯实然真利害　矬賊謀多會用兵
他叫我　首尾不能两相顧　穩地失机落下風
难怪傳言说利害　宋矬子　用兵如神各不同

賽曹操罗汝才見城内的三軍由如閘水一般往外直貫越走越多接連不断真是旌旗如麦穗劍戟似麻林盔英一片赤鐵甲遮寒星喊声振動黄河水炮力掀倒斗牛宫相離切近堪〻的不遠闖王的人馬都分開了一半子硬往張獻忠的大营来了去了那一半子從兩分頭往上一裹把八大王的三軍連自己的兒郎都圍在中间了張獻忠的人馬正圍着那李自成三軍打仗呢忽見四下里又有兵山似的人馬把他們圍住

湖廣的　三軍正自打勝仗　圍住闖王手下兵
忽听外面人吶喊　無數的　兒郎圍圍好几層
張賊手下吓一跳　偷睛觀看吃一京　又来了
闖王手下人不少　押地兵山一萬全　劍戟刀鎗如麦穗
旌旗招展太阳昏　竟比他們多一半　以寡敵衆怕难苍
里面的　受困之人番了臉　吊轉身来賭閒氣

算是三層人合馬
里外加攻齐奋勇
雇了前来难雇后
全是有伤代重兵
罢如才
口中連把大王呼
立意元要拿你我
不肯冒險将城近

張献忠
拔了贼王手下兵
裡外有伤皇不京
伤人壹千頭八百
看有又怕又秋攒
宗娃子
設计施谋诓近城
閩外設酒在棚中

兜郎夹在正当中
皆因是
耳内只听人呼若
这句言词果是真
眼望流贼把话吾
话不虚傳果是真
大王了
我也打探离芝近

喊叫一声救应临
那知道
又有一支兵冲寨
闯贼若要将营破
大寨一失心一乱
猛然间

派兵先把他们困
闯贼计中又套计
大营内
由恐惊動此间人
谁敢厮杀捨命征
举目観瞄不由着忙

只想一陣要功成
里外困我家的人
有兵無将怎能行
吩見了
如才之言还未尽
吓吊了魂

宗献策这一着兜本高怎麽说呢在城外頭摆会高着兜張献忠的营盘相近那伙流贼自然是放心的再者令人哨探摆会的去处芦棚外忽然有兵约着也不過数千余人故此罢如才保着張献忠前来赴会也不肯多代人来怕的是呼李自成笑话才代来一千人賽實操料的就好到棚中赴会不入汴梁城中在城外頭这旧好说了頭一宗近城那算是身临绝地其中有險既然应了赴会代多了人去到露出惧怕之意了万一城中有什么变動代了去的人又不多在隔着道城真若李自成有点怀私之意頭一宗身入重地闯贼若把城门紧闭任凭你是金刚罗汉也闯不出重地故此才说城外頭好没事便罢若有了事第一高着自己的营近若有一点风吹草動起手来代去的人馬不多大显营内的人往上一冲朝上一果就把那闯王的三軍果在中间了以众敌寡这有不勝的道理在那里晓得宗烱比他高一着兜只善看張献忠的人馬把自己的三軍困住他的三軍这才来把敵兵困住里边受困的吊过臉兜来往外杀列公張献忠的三軍為何招架

湖廣的
外面闯贼人不少
里边之人往外撞
解围的来不奮勇
着刀中刀墜安心
張献忠
賽寶操中说不好
闯贼巧使牢笼计

贼兵困在重围地
圍了了
乱舞利刀奔刚拳
谁肯情愿赴幽冥
哀哉呼苦声不住
外围楼馬睁睛看
今月了
怎挡里外兩加攻

里外加攻怎兼禁
水淺不通怎处行
趁有这
当中的兵善难指架
可憐遭劫在数人
不由着忙心内驚
損将折兵难保营
罷如才

正自着急无主意
兜郎乱窜各西東
只赶的
皆因营中无主将
烱宗派去兵将勇
張献中部兜奔逃命
心中懒怠作贼人
、、大王

猛然抬頭吓冒魂
闯王手下如饿虎
湖廣贼兵满营串
杀贼人
虎入羊群争几分
你不雇我乱烘了
还有到此来送信
一見营破兵遭困

忽見营门如麻乱
撞進大寨乱杀人
都来赴宴入芦棚
哀哉呼苦不绝声
杀的那
也有趁式回家去
板与流贼張献忠
又氣又恼又心驚

喊叫一声死氣我 只罵那鬼詐的蛀賊全李自成
張献忠見他的人馬被闖王的三軍里外加攻杀了个叫苦連
天哀声不止心中正然氣惱又見他范内三軍東西乱跑南北
奔逃被敵人杀了个四分五落八大王的心中恰似火燒的一
般口中一声大叫好膛眼的丹个賊氣死我也我將其自從布
衣起首到此时也未有今日之敗我与闖賊是不兩立之罢一
崔坐下的黄膘馬双手掄刀竟扑了重围而来賽曹操看的明
白不由的心中犯想

罗汝才 口中不言心犯想 附肉颠夯自已云
一个败兵投奔我 丹个人 共意同心元是真
招聚饥民屯粮草 抢护村庄府县城 張献忠
心中明欺闯王弱 缺少勇將与強兵 人家得了汴梁郡
他心不念要李贼 邀我一仝兴人馬 来抢宜巢古汴京
那曉得 闯王軍師真利害 宋炯奥妙果甚察
設擺这坐分龙会 元来是 暗隐奇謀排下兵
我还打谅不要緊 料有蛀贼有何能 誰知道

闯引埋伏有智畧 比我罗某強几分 我說外面將何守
以多为勝空太范 蛀贼早已詳参透 派兵里外丹夹攻
我的人 来在当中身遭困 想云重围都不能
他兵又把太范破 这一陣 难免損將与折兵
我的义兒生性傲 不能得勝而云容 親自去
要闯重围因有氣 是鉄胎拈几根了 来些人馬不濟事
还是不得汴梁城 袖手傍观不是扎 助他一功礼上通
賽曹操 想罢之时崔坐李 扛动它牛鈴一根

二賊一齐崔坐李 竟扑了 高埠之處那消停
張献忠心中一惱崔闖坐李掄兵刀由如猛虎一般撞將上来
益不是要杀那些兵將竟扑高埠之处的李自成而来闖王正
与宋炯覌看他的三軍把張献忠的范盘闯開杀的那些个賊
兵叫苦哀哉李自成的心中欢喜不住的只誇宋先生智略世上少有这
一陣把張献忠杀去了魂胆皆飛別說要作梁賊只怕連性命
难保闯賊言还未尽只見張献忠馬奔了他来
李自成 正与宋炯来說話 猛然观瞧張献忠

兩腿双磕坐下馬 掄利刀 由如悪虎一般仝
坐李竟扑高埠处 口中叱吒不絶声 說道是
闖賊你往那里走 本王怎肯善相容 自古英雄不並力
咱丹仝朝拼一拚 說着催馬焰切近 闖王她下动云居
罵一声 驢球〻兒好大胆 娃八禽的太欺心
眼前不知生合死 你还敢 无知万恶口伤人
硬強来罢汴梁要 你把樂子太睄輕 我家的
軍師巧擺分龙会 睄設金钩吊海鳌 你等无知好胆大

投入天罗地網中 劝你投降是好意 良言逆耳不依從
此一时 归顺樂子还不晚 准其投降開大恩
真若痴迷齐動手 难免在 鈴下傾生作鬼魂
闖王之言还未尽 氣坏流賊張献忠 馬焰近
双手掄刀楼頭劈 闖賊忙拿戟杆迎 二馬一冲撑过去
旋回坐李又相征 罗汝才驟馬也来到 手把良鈴棒又撑
丹个人 刀鈴並举齐来战 宋炯不悅怒生嗔
扭項回頭開言道 李將軍 快些擋住这賊人

宋矬子見罗如才前来助阵是战闯王她贼的心中不悦一扭项说李将軍急速前去把那厮挡住　喊李洪吉口中答应一伏身两腿磕動白龙馬從高阜之处往下贯撼々临近一声大叫呔流贼少要猖狂以多为勝怎庅算得好汉你们丹个流贼来与李卩々見一个雌雄勝败賽曹操闻听一声大叫这般的言再偷睛观看見一人情伴浑身上下雪练良驹從高阜处催馬而来仔细一瞧都是公子李洪吉前来与闯王助力

罗如才　一見洪吉李公子　心中又恼又吃惊

胕内颖夺沉吟想　我的那　又见能敌李自成
二人交拿只有勝　大王不能落下风　这一节
小辈来的多骁勇　须得我去把他挡　流贼退罢莊坐李
挡住李岩喊一声　小辈无知真可恶　奶黄来逗乱胡行
在棚中　剑斩林府人堪恨　老卩怀记在心中
务必拿住将你绑　摘下心　祭奠七人黑面熊
寻你不着在此遇　冤家活该这里坑　罗如才
说着双磕坐下馬　手把長鈴战杆擰　馬临切近迎面刺

李岩冷笑两三声　五勾神飛壮招架　口内不住骂贼人
今日个　中了我家軍師计　入在龙潭虎穴中
不思投降讲動手　真正是　群羊闯虎一般同
说着二人围坐李　双鈴並拿丹相争　罗如才
心中不怒李公子　手擰战杆抖精神　流贼總然鈴馬勇
今岁花甲六十春　江坊大战李公子　到底不如少年厷
李洪吉　血氣方刚厷又壮　战杆舞花门路精
阵前每々長取勝　闯贼的　战将之中頭一名

賽曹操罗如才他若不是一条好汉怎能勾在湖廣地面他就称的起一路盗寇張献忠就拜他为义父但只一件可算有了年纪了俗云说的好老不将筋骨为能英厷出於少年再者李洪吉又比不得别的贼将真小太岁岭正是血氣方刚少年英厷丹勝的力大手内的鈴孝来的门路高强正是那人强馬壮鈴沉全是他的对丹个人战了也有数十个回合賽曹操使的浑身是汗喘声不止手脚慌張眼丹拳鈴一慕手遲眼慢被李洪吉一鈴挑於馬下張献忠与李自成二人交拿打仗他们丹个人要比赵来李自成为何是張献忠的对手張献忠的家具刀删砍劈剁坐下的馬来往奔馳李自成旧令勾招架的可就有一宗尔闯王心中恼頭一件張献忠的人馬真是遭着围呢老盘呢也破了八大王現在就算是势孤闯王他貴着不是八大王的对手为何不怕現放着一个李洪吉就是一个帮手眼瞧看李岩把賽曹操挡住了二人交拿眼錯不見罗如才被李洪吉枪挑降馬　列公想李自成是怎庅着兒的威风精神十倍二来他的那鈴也有了砍着尔了一支眼比两支眼剁满着得動兒列一声贼叫说呔張献忠驴球々兒的

看祟子的鈴来敢你　拘打寿仗威风長　口中只骂張献忠
李自成　你竟敢　要夺祟子汴梁城
娃八角的真胆大　设下龙潭虎穴坑　你的那
我家軍师施妙计　要想逃生万不能　劝你不必瞎挣命
兵將俱个遭圍困　智者不肯遭人害　能知时務是俊英
下馬投降是正经　正与闯王来動手　义父来帮並力争
張献忠　罗如才　截住桐将赌搊呢
又見李岩也来到

猛見义父身墜馬　流贼肩壯吃一惊　暗〻說
可惜义父紅坊死　劍主一坊気后成　万般皆因是為我
帮助义子赵左兵　只說到此全仗務　奔示東京诉罢城
誰知道　闯贼設下計牢笼　我算命里入套中
义父分派我等孤　宋指望　以多為務把他苍
那知他等分外巧　反到㊥在我的兵　黑面熊
席前舞劍丧了命　傷了張某腈一根　义父又在鈴下死
為我横死赴幽冥　令人觀之心傷感　难忘当初一往情

到両令　总有兵將难相雇　怎保悟期吉共凶
流贼正自心犯想　李洪吉　馬至根前把战杆撩
張献忠一边指架着闯王一边里心疼義父正自犯想只見李
洪吉催馬撩鈴前来動手流贼不但心中不怯反到邀起一腔
子烈火皆因看見了伤他义父的仇人撩了闯王正扑了李洪
吉而来李洪吉分外高傲向着李自成聞言說是大王暂且停
騎代末將拎拿这厮闯王也知道李洪吉是張献忠的对手把
坐李往旁边一閃仍上高埠之处与宋炯一仝觀看两个人在

紅坊賭輸赢勝敗
李自成　樓馬怙在高埠处　眼望宋炯叫先生
今日这坐分龍会　張献忠　睡夢將京吊了魂
林虎舞劍席前表　罗为才鈴有見闯君　此一时
剩下单身他一个　要想逃生也不能　平伏闯虜贼一伙
还有誰与樂子争　直捨北京城一座　樂子即位坐朝廷
軍師的　功劳高大云可报　只好列土把王封
宋炯点頭微冷笑　說道是　大王在上請听明

話至此由天定　只怕未必趁人心　悟期方知好共歹
总是由命不由人　要論目下李公子　他若是
主切拿成談笑中　由恐不能随人愿　万事挽任老苍穷
且不說　闯贼宋炯言败務　在正李岩張献忠
二人时下对了面　真就是　仇人相見眼睛紅
鈴刀並拿動了手　仇敌恶战两分争　張献忠
刀馬不错无非假　颇敢貴战是实情　只因难容李公子
双伴无故在套中　第一李岩元本勇　少年英雄实在能

第二宗　八大賊王心發乱　鳥云羽翼自然驚
心生懈义为何勝　諸般是　最怕氣敗少精神
世界中不論什庅事情总要办一个鼓與兒才好只一敗神可就敗
定了阵伐中見了李洪吉他的心中又氣又恼想着把性命豁
出去一死相拼可是这庅个想頭人到了急处可都有这庅了
想頭就只不能長过了那一阵子暴動兒他可就要惜身顧命了
打頭怕死是真俗言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誰不惜命呢比犯了
死罪的人原是罪而当行自作自受怎庅又聆報呢虽然是这

庅說也要分丈夫匹夫两羕呢丈夫呢或是尽忠孝当捐躯
就只是此一时也真不了尽忠全孝保現忠也非是大丈夫到了
至急之时可就怕死惜命了
張献忠　到底不是奇男子　事到急处又貪生
一来已兵遭圍困　二則间　眼下单身剩一人
三宗李岩鈴馬勇　氣敗神虚怎庅老　着要是
这羕而論他必死　怎奈陽寿不該終　並非為他天費力
正逢其時怎能更　俗言一句推尽礼　這下思想是实情

真正是 有命不怕家鄉远 阳寿不绝自有生
暂借古人詞一句 霎时间 一座宮事罕京人
流贼有急为难处 忽然之間天变更 耳輪中
只听一阵狂风起 尤如牛吼似鐘鳴 抖起尘沙迷二目
大地乾坤一阵风 风裹頑石從空降 鵝旦鴨子一般同
打有了 人的盔甲丁当响 战馬乱竄走西東
人〻俱各合二目 一个 抱有恼代不睁睛
口中只嚷风利害 匿伏鞍乔任能行 張献忠

一同湖廣兵与將 趁风而走逃了生 那怕是石飛沙打
只要云离重地中 闯贼冒然打勞仗 遇此狂风急慕行
只剩的 人〻不能睁二目 那在你我各西東
郎至风息尘沙定 張献忠 此时連兵无一人
要論列位明公批評那里这么誰风（呢）再看这伙流贼到处抢护
抗害黎民擾擾百姓難道还不該他們死么留着他們乱世这
不是老天爷不公么非也若按忘下批論方才言道天宫之风云
雷雨非人而為各有其时这些人命不該绝陽寿未终又遇多

一月不生少一月不死天无有好生之德却不在这一宗人身上
好生总是他们不該死才遇有这等的天缘机會
這陣風 刮了一个时辰正 渐息沙石无了尘
人〻终能睁二目 无一个 口内不説好大风
闯贼却是一支眼 都睁二目是别人 李自成
只待风定睁睛看 又是瞎笑又是哭 設会的棚芦也没了
闯屏桌椅乱從横 手下之人慢〻走 各代灰尘搽二睛
李闯王 眼望宋炯開言道 先生实在果高明

你说事〻由天定 若要賭 人力為之难趕心
要按樂子愚拙見 此贼想走万不能 那晓得
一陣狂风從天降 他等全然逃了生 一个贼人也不見
必須差兵赶去尋 剪艸除根绝后患 免得又害是非生
宋鈕子 闯〻不住连摆手 口尊大王請听闻
想是他們不該死 才有这 天降一场恶怪风
就便追尋白費力 为人何必扭尽穷 全日个
交兵真是全得勝 打仗全亏列位功 我劝大王不必赶

收什物件转回城 闯贼闻言連说是 先生之言礼上通
忙传令 手下的兒郎休代慢 即入張贼大營
所有之物全收拣 為的是 代近贼中好赏兵
書中單表張贼冠 趁风而逃難能行 拐了彎
残兵敗將往前跑 猛然抬頭吃一惊 一支人馬擱去路
坐着上 有个斗大的左字寫的分明

話说八大王張献忠招聚了数員敗將有千数多残兵直往下败走
心忙又乱又怕后面有人追赶下来此話不表且说闯王李自成一仝鈕子
宋炯还有一千贼將真是大獲全勝又叫那些贼兵收拣張現中的营
内一切的器械馬匹件料还有擺全的那些物件还有他们抢护细軟
金艮之物查得春古同这汴梁城内在帅府所大擺慶功的酒宴軍師
与一千的众將飲酒犒賞三軍的話表过不提出中單言八大王張献忠
代領着残兵敗將無命的往前飛跑一見后面無人追赶他才畧〻
放心在馬上还是喘息不止不由得仰天長嘆思想從前在湖廣

起首打家劫舍抢护村庄谁人不知那个不晓只因兴兵来抢
汴梁围困四面谁想遇见了狗子闯化龙拉闯老寨前去取救
那晓得就是黄州的总帅左良玉领兵前来解救汴梁谁知那
个贼的智广才高有些鬼诈

再不想　取救来的人马广　左良玉快发大兵
鬼计多端人难测　他将我　杀败无地可存身
无奈之何投義父　只恐兴兵抢汴梁　在黄州
因惧左帅不敢动　我兵少々怕敌人　左良玉

得病有床难动转　我才起武调领兵　指望来抢开封府
谁知闯王先得城　明欺他救不是对　要夺宜梁去汴京
想不到　他有个師軍多利害　铁贼惜设计牢笼
明々的　知道入在圈套中
邀请我赴分龙会　打探要把围城抢　宋娃子
义父分付人合馬　叔卷用围两分兵　林席席前被剑斩
智广谋多实然巧　战将死了多一半　伤的儿郎记不请
义父铃下丧残生　馬快眼失朵的紧　难免铃下丧残生
若不亏

数万兵丁来把核　府州县　烈々轰々的張献忠
如今一瞬真可惨　兵将没有一千人　八大王
思前想后長吁氣　馬上不住打嗐声　猛然间头吓一跳
但只见　大路傍边安着一座营

張献忠思前想后由不得長吁短嘆口打嗐声又是气恼又是恨怒
又是心疼往前正走猛然見前面在大路的傍边安有一坐老寨旗杆挺
展劍戟生擇来的威武八大王一个来人吓了一跳一个々怯把战馬摆住闪目观看
但見有一杆坐纛旗竿空搖上面写有一个斗大的左字别人还罢了

你说把个張献忠只吓的顶梁骨上扔的一声冒了一股子凉
气又把二目揉了一揉仔细定睛观看何常不是个左字八
大王看罢口中连说不好想必是他的病好了听见汴梁有失
他领兵前来解救我的人马不多很是刚然逃出命来的人不
能去冲拿打仗为何是好

我在他　手下败过好几次　智广谋多会用兵
数百残兵几员将　一个々　死里逃生争几分
此时再被他叔住　要想逃生万不能　到不如

速扑岔路逃下去　免的厮来担怕宗　想罢扭项开言道
兵将留神仔细听　不必挨迟快催馬　快从岔路去逃生
众流贼　一齐答应说知道　连忙圈馬旋走龙
丧家之犬差多少　就由为　漏网之鱼争几分
岔口之中逃下去　心惊只怕有追兵　这坐营
领兵並非是良玉　都是流贼李自成　宋娴派的兵叔路
半路厮来把功成　贼兵抢入中军帐　一支席刀提上能行
代领着　三軍一齐丢了寨　望影相追众贼兵

只因天晓黄昏后　追不上　这才撤兵转回城
汴梁去见宋献策　单说流贼張献忠　听见了
后面呐喊人追赶　众贼心忙走为先　只顾逃命不变路
急忙的　落荒而走那蒙路程

你说張献忠被这一根坐纛吓的代领众贼人没命的往前飞跑
只拣小路而行直等天色黄昏敌兵不赶到这才真得了性命了
正々的跑了一夜东方大亮人々跑了个人困馬乏身体酸軟但見
前面有一个小々的城池張献忠这才止住行程查了查将领有十

負兵有八百又叫人问行路的人此是何处原来是永成县属归德府爱流贼
心中把想说咱饱到这里来了猛然一想口说且住昨日我在分龙会芦
棚中间遇宋烟的住处闰贼说他就在这永成县宋家庄住我的
兵将遭此大败全是这个狂贼调停坏處
我与他　恨重如山差多少　仇深似海一般同
今日悞到永成县　可見得　報應循環暗有神
何不问到他庄上　杀死狂贼斋满门　暂解我
損将折兵一時恨　料把胸中怨气平　贼人想罢忙傳令

眼望兵将把话云　你们前去问一问　宋家庄在那边存
有一名　贼兵答应不代慢　快把他骑战馬伸
去不多时来交令　口把那　大王连〻答二声
天意该当真凑巧　就是前边那庄村　眼望手下传将令
大家忿勇莫留情　跟我快把村庄近　先问姓宋狂先生
住在了　那座门内围困住　闯近他家硬杀人
无论大小全诛尽　也别论　男妇老幼不可容
你我昨日折人馬　全是狂贼计牢笼　今日个

悞到此处该报恨　杀尽贼人才趁心　众兵贼将齐答恨
跟随着　贼王催驹往村内行
張献忠此一时这一宗的怨恨数百贼兵几員战将过了宋家庄内街
上的那些黎民百姓看見了数百人馬撞近了庄中无一个不心京
胆战惊成一处传献忠令人吆喝说宋等休得害怕我们是軍我
宋继子他们家的你们只管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居住禾公急是
这庄吆喝此时遇他不是流贼作乱不定听见那些贼人说是
单找宋继子他们家内有一人说路北里那一坐黑漆半掩门就是

張献忠的主意打定则怕只是黎民把细軟东西拿去逃走
八大王　智哄黎民众百姓　所为拿去金共银
只说尔等休害怕　一应的　闲事别爱转家中
我本姓張湖廣住　八大王处〻不知闻　都约只
因抢汴梁城一座　我与闯王赌闹争　他的军师宋献策
狂贼万恶不问寻　意恨心毒施巧計　杀伤我的万数兵
除此兒　性命死在他手内　心中怀恨是实情
故此我到这庄内　杀他的　老幼居家把恨伸

无干之人全不動　各守家园身体穿　那一个
若要不听我的话　叔又害怕要去村　若被我的人拿去
难免倉刀項冒红　杀他一个还不莫　居家大小尽皆坑
众黎民　闻听贼着这些话　无奈只得口应承
張贼代领来手下　呼的声　闯進狂贼宋烟门
一家大小魂不在　男妇老幼尽吃京　宋献策
他父早已身辞世　只有老母女钗裙　媳婦武氏二十九
生得如花美芳容　亚赛三国貂蝉女　月殿嫦娥赛昭君

張献忠　手提大刀闯近去　動手乱杀不留情
宋家親丁人数口　連僕人　尽皆杀死把恨伸
杀一个来恨一个　堪〻杀到卧房中　一抬頭
看見宋烟他妻子　風流俊俏大不同　心中動了生邪念
忙叫人　将此婦拿到营中我把親成

懷宗傳廿一

话说李自成在汴梁设摆乡庵会把恃現中杀了个落花流水
十七八九恃現由逃走归陈府永成县抢护了宋家庄把宋娃
子妻子武氏抢去作为押寨夫人往湖广走去这節目[illegible]
明单言闯王住在汴梁城宋娃子暗暗差人要当详细人上北
京打探朝中的详细前前后后打听明明白白急忙回来报说当今朝
政万岁听信了杜门提督杜治亨之言把西安明大帅哄承畴
奉旨调封往辽东镇守去杜治亨所为他的外生名叫耿如炬
明报私仇如今西安無人打探明白前来禀报且说那宋献策
他一闻此言由不得满心欢喜一扭项眼望李自成口呼大王这是天
意该当大事成矣闯王便问此事因何故宋献策说道杜治亨庄
明君的驾前谏言洪承畴调往辽东这是他安心有意要倾明
家的江山坑害社稷故此斈生说大王的大事成矣陕西無人
你我正好往那里去抢但能把西安府得到手内又比汴梁强
百倍了从那里往北京城一抢那才算一统天下

宋献策　眼望闯王闻言到　大王的神在上听
陕西胜似河南省　咸阳郡　乃是三山六水城
兵精粮足民钱广　建都之地属西京　李自成
闻言口把军师叫　这件事情我不明　河南离京道路近
如何又奔西安城　此事乐子參不透　先生须要快言的
宋烔说　大王有所不知道　我若言講你必明
此离京都甚太近　但则是　有期被尔却难攻

就便大王得到手　想住安然也不能　朱家的
江山現在是一统　各省之内有粮兵　听说大王將京破
一擁齐来了不成　大王总然有兵將　寡不敵衆也情真
依我说　必須侵占几省地　方好振住那些人
然后再把北京破　四外的　文武閒听心内京
自然不敢来相救　大王穩住北京城　就便是
與兵先到西安府　另有元故在其中　李生说出这件事

到只怕　大王一定必要行
宋献策说大王先到陕西内中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大王还記
得那一日李生看貴茔地風水把坟挪于县内十字街前李生
也曾言过此地既真龙尚未成形龙若成形大王卩方能身登大
宝此一與兵抢奪西安以振诸省二則我李生还要去看一看
坟内龙形变了没有再進兵破北京方能成其大事所為的这
刃件事情故此才要先抢西安李自成一閒宋献策之言提起

要去看〻坟茔内不得满心欢喜樂的他把那一支王眼差一
点兒没有脖闲了口中高声说道狠好軍师你要去看〻茔坟
正合樂子之意
李先生　看〻坟茔怎庅羕　多咱才能坐北京
宋炯闻言將頭点　在坐上　往下高声把话云
大概兵將全預备　明日诗辰就起身　汴梁城
留兵一千一員將　振守东京此地存　余者兵將都随去

衆賊聞听誰不等　此去剪断不重絮　次日诗辰拔了营
离却了　东京汴梁開封府　要奔咸阳八水成
店遠村庄府县州　苦死了　沿途一代辛黎民
流兵到处尽抢护　户〻家〻尽是空　皆因是
生灵塗炭遭劫数　天意造定不全尋　闯王来把西安抢
湖廣却是鸣現忠　且说朝中贼狗党　他的名叫杜治亨
总因為　心怀父仇有旧恨　心〻念〻坏大明

前者因為梁邦彦　將杜魁　一齐杀死在軍营
指望要把冤仇报　害死元师李国貞　这内中
不写他的亲兄弟　名字叫作杜治亨　当辰叅倒梁邦彦
到只怕　狗贼难勉血冒红
总是合該大明天下该尽了〻就进見了杜治亨这奸贼因前
者西安府耿如杞貪赃受賄放走了闯王他却暗中有書字進
京任他的亲妹旧荍庇谁知被洪承畴用本叅奏第二情弊县

太难以展转把洪承畴转升西安的軍门一到任就把耿如杞
杀了杜治亨这了贼不以為恳反到作了恨總是要断送了明
家的社稷又要替他外生报仇刃了合在一快在駕前保奪洪
承畴州往遼东去了並非怀宗万岁听信谗言总因大明的国
運將终天意造定杜治亨还有一个姪兒名叫杜太都是西安
府的掌府
現而今　西安总镇叫楊玉　还有一位老宗亲

天子的皇叔金枝王　世襲的　秦王朱奎爵位尊
杜治宾的児子叫杜太　掌府势大不非轻　杜治身
不时常把私出下　叔侄私通有信音　杜太為人多不正
一门貪賍受金艮　不过仗他亲叔父　文武官員谁不尊
他又是　亲王掌府有势力　狗子欺心乱胡行
闖王来到西安府　杜治身　早旧差人把信通
叫他暗把流贼順　得便只愛献了城　且不說

陕西二安府内了　再正流贼将与兵　沿途一代州府县
苦死村庄老幼民　携男抱女逃灾难　家园捨去為求生
所有的　金艮细软归流贼　护女杀男不可言
贼兵入了陕西界　早有人　急忙报到省城中
摠兵楊王知此信　来見金枝玉葉人　進王府
叅見朱奎老千岁　行礼以必立起身　王下分付叫看坐
眼看着　总镇闻言把话云

自公西安府只従把洪承畴特升往遼东而去此地現無有门
政武职就是总兵还有属下的手将总兵楊王一闻有人来报
说了流贼李自成的大兵已入了陕西的界了由不得心中不定
忙来到王府令人通禀秦王詩進艮安殿内摠兵叅見千岁朱
奎行礼以必王下賜坐楊王谢恩归坐秦王代咲说兵主至此
不知有何事来見我孤摠兵楊王控背弓身口尊千岁目今流
贼李自成的大兵侵犯陕西已入了交界之内微臣前来叅見

王驾禀明此事老千岁闻听由不得心下京惊沉音了一会眼
望楊王说兵主这件事总怨当今万岁
老千岁　朱奎说着长吁氣　口叫将軍你是听
当今万岁崇祯主　昨日的　仁政多行最圣明
这件事恃行的错　特升軍门礼不通　洪承畴
運筹惟幄能打算　杀的流贼冒了红　再此威镇是正礼
陕西一代保安宁　将他调往遼东去　令人难之就里情

这如今　闖贼典兵来犯界　难勉黎民要受京
摠太此地兵馬广　打上仗　怎保動手不伤人
万一难把城池守　苦死西安合郡民　楊王他
口内连了尊千岁　王驾在上請听真　洪承畴与左良王
知广谋多刃个人　用兵如神無不勝　算是流贼真上風
左良王　現在黄州调人馬　所為堵恃（排）現中
洪軍门调往遼东去　李自成　来犯西安这座城

為臣既食皇王禄　当今捨命报君恩　常言道
兵若来时用将挡　水来土掩是古情　贼兵若至臣臨絕
捨死忘生把贼平　仗赖当今洪福大　（為臣忠勇与贼絕）啟奏万岁添救兵
千岁下　寫本差安京中去　催将前来共保城
再發文出调人馬　调一員
秦王闻言呼总镇　将軍所慮果高明　但不知
调遣何人退流冦　楊王口把千岁尊　現今華门大兵至

就是那　足知多謀的孫付廷
总慎楊玉口等千歲卩在上早〻寫本差官進京请救的表章
啟奏当今万歲再發一道文书调取華阳的總兵孫付廷前来
堵挡流寇老千歲一闻楊玉之言由不得喜出往外口中连说
我孤竟把这一員足知多谋文武全才的英厷忘记了若提孫
付廷这了人用兵如神善於排兵佈阵勝似洪承畴过于那左
良玉他若前来流贼可退想罢叫道兵主就是如此而行将軍

速往教坊撥排三軍训練人馬保守城池已防流寇我孤就依
你言立刻寫表修文差人前去楊總兵衙府往教坊而去
不表且说这老千岁宗奎连忙令人寫了一道请救的本章差
人上京求又寫了一到调兵的文书差人往華阳调摠慎孫付
廷前来協力攻破流贼这些话不必細表单言北京城崇禎万
岁因為夜间得了一夢有些疑影立刻到次日一早架登九五
设聚文武官員秉朝臣礼必分班站立忽听上面的怀宗万岁

眼望今朝文武口呼秉卿朕昨日夜间得了一夢
昨日个　寡人夜宿皇宫内　睡至半夜子时辰
我朕夢中得一景　醒来时　正是古打在三更
夢見倒了擎天柱　一声响亮罕京人　又夢見
神人对朕哈〻笑　一个有字抱怀中　雷声一响正西去
京醒寡人不安宁　因此今朝对秉講　详解此夢吉共凶
杜治亭　越秉出班架前跪　口把皇卩万岁等

此夢有些大吉兆　夢見了　必是崇禎卩有福有到君
擎天柱倒何方碍　另選良才正乾坤　奸贼代愧说等言
摆手摇頭不是礼　九门提督快平身
平身归班不必云　又有一人駕前跪　恃治法現在刑部臣
这位卩　進礼叩頭呼万岁　我主在上纳微臣
卩上所作这场夢　想臣想　只恐内里名主凶
展前倒了擎天柱　皆因朝中缺大臣　又夢見

神人抱了有字去　為臣宾奏主莫嗔〻　大明二字去一半
怕只怕　我主江山不太平
秉公主九回出　这位刑部尚书恃治法只因他铁面無私忠
心耿〻　当初崇禎卩日翻三國就这位恃老卩人〻都知道这
位老卩称為铁笔刑部十八司查了恃吾且恃老卩观看了
一遍立刻就完因此上展啟奏说卩上所作此夢有些凶多吉
少　神人抱了有字上天分明把大明二字坏了一半大明一坏

怕江山不穏社稷不牢並為臣言论此话現如今各処的流贼
作乱刀兵四起天下慌〻卩上乃天下之主故此異凄京裁此
乃不祥之兆臣言以必望我主龙意天裁崇貞卩在坐上点頭
口说卿家详细此断深為有礼暂请归班恃老卩回身归班
不表
宝坐上　怀宗万岁垂龙項　肚中展转自沉音
想必我朕国運尽　因此上　苍天早降有福君

执掌乾坤為帝主　省的塗炭死生灵　崇禎卩
正自沉音憂国政　通政司官臣見君　向上磕頭等万岁
西安前来進表文　説有將本往上奉　近御宫官用手捧
转身形　舖在龙书案上面　天子拆封看分明
上写朱奎三頓首　西安的　秦王進表啟奏君
今有流冦兵犯竟　贼首名叫李自成　微臣的
文调無門孫总兵　所為协助挡贼兵　修表奏明当今主

差遣名將把贼平　要路截挡争反叛　省的贼人犯北京
崇禎卩　看罢秦王西安本　暗自后悔胸中云
洪承畴威镇西安府　他却能　滅冦拎贼挡流兵
為你调往遼东去　仔细一想我朕昏　現如今
朝中缺少英広將　那丁与朕把憂分　天子沉音多一会
宝坐上　往下開言把話云
崇禎卩思想多会西安府無人前去拎贼也旧急忙传旨命差官

去上華阴把孫付廷加封平西流冦兵馬大元帅暂且救西安
之急了又叫兵部堂官將那些武將的花名册拿来我朕御览兵
部正堂那敢代慢即刻出朝到衙中將花名册查出忙入朝見
駕双手奉献叩首归班不表且說怀宗万岁亲自動手展開仔细
观看安心要拣選一員文武全才的战將堵挡流贼猛然看見潼
関的叅將周廷吉乃是平民在商州白家庄路見不平拿住流贼
数名洪承畴保奉升為潼関的叅將崇禎卩龙心犯想西安既

有孫付廷除贼我想代寧武少人把守　堪可前去挡贼兵
崇禎卩　看見英広心一動
皇卩坐上传圣旨　周廷吉　朕封寧武正总兵
即刻上任休代慢　旨意一到就起身　怀宗卩
传旨已必亲出诏　交与该官立刻行　天子欠身回宫院
文武散朝出禁门　欽差身背皇宣诏　代領恨随人数名
出离了　北京城中上大道　直奔潼関金斗城

一路沿途官接过　誰不知　奉旨欽差老大人
此去剪断不多叙　潼関不远面前存　合城的
文武官員接圣旨　来至元戎帅府所　欽差開讀皇宣诏
周廷吉叩首谢圣恩　差官回京不必云　单言忠孝大英広
廷忙的　回到自己私宅内　后堂来見老娘亲
对着陈氏老太〻　就把那　一往前后细禀明
诰命闻听心欢喜　对着英広把話云　当今的

万岁皇卩龙恩重　將你升為正总兵　鎮守寧武関一座
我的兒　須得忠勇退敵人
陈氏诰命听見兒子升為寧武関总兵老太〻満心欢喜連
忙叫白氏你媳妇家下的什妇收什行李又叫老院子周随預
備下車叔好汗口等太〻為兒的意欲携眷同行但不知老刘
心下如何陈氏诰命代咲说道那里自然我婆媳也没有说还
在这里住的道里一定同你前去上任听说旨意一到就要起

身你也不必多说快去預备明日大家起身周迁吉答应转身
出外而去各取方便据而言之一夜無词到了第二日早辰家
下的伙人把行李等物搬出大门打成它垛诰命婆媳与小姐
上了車辆周迁吉一全家將仆人上馬出潼関直扑寧武関而
来
周迁吉 代須家丁乘坐季 保着家眷往前行
刚出潼関走不远 道傍边 一人跪倒老卩等

合城文武老卩等 前边设酒等餞行 大英広
馬上代咲说起去 回頭扭項叫家人 尔等保户家眷走
我領爭位老卩恃 仆人答应说知道 保車前行先不云
周迁吉 催馬前行睁席目 忠良的神驗假真
一座芦棚搭西面 潼関的 文武多官外面存
良將迁忙下坐季 紧行几步面含喜 臨近処
満臉代咲闹言道 口呼列位老年兄 小弟有依得能処

那敢領受这番恃 文武多官说不敢 恭讓良將進棚中
此一部 鉄冠明斎不多叙 令人听知方爽神
良將飲隐谢文武 出芦棚 报安课鐙上能行
各府同城都不表 良將催馬往前行 到車傍
見了陈氏老诰命 送行言词回禀明 太々車上聦代咲
口呼吾兒听母云 皇恩诰蕩非小可 只要微臣答报君
此一去 寧武関中上了任 外的言词计心中

训練兒郎操人马 提防着 流贼来时好战征
良將答应说知道 太々言词金玉全 保家眷
晚行夜住往前走 寧武高関咫尺中 今日忠良到了任
眼々着 要把那流贼逆叛一扭平

周迁吉保自老母居家夜住晓行那一日来到寧武關不远就
有所属的官員前来迎接总鎮良將分付先叫家眷衙[illegible]進
城内入帅府太后与官相見各通名姓总而言卑官[illegible]随后[illegible]
帅共一齐進城来至帅府所前下馬但見里外悬花结彩古樂
声音忠良下亲自拜印上任属下的卑官按次行礼叩拜道喜
已必々為左右侍立周迁吉传令列位卑將暂且散去明日本
帅將查兵查府庫良刃以粮太后拜着卑官答应散出帅府

良將这才回后老太々已早令人安派停当好汗進内与诰命
見礼夫妻交拜以必这才大家归坐良將也就把卑將的恃性
说了一遍（自公） 周迁吉他是一个老子不論什么子他是先禀老
太々知道就是诰命心中比别人明亮常々的教训英広且说
陈氏诰命先叫家下仆人把飯摆上一家五口兒围々而坐总
而言讫飯以必下人撤去碗盏老太々一傍坐定叫道周迁吉
孩兒在你可知道这坐寧武関么

宁武関 乃是咽喉总要路 我兒須当細畄神
操練人馬防流冠 千万的 没負皇王雨露恩
代州宁武為唇齒 算是一迭刀坐城 李自成
若要破了西安府 流贼豈肯善歇心 隔着七盘山一坐
代州不远面前存 若依老身作主意 你我代州去存身
流贼的 兵若来时好堵挡 保我代州此関宁
不枉身受皇恩重 我的兒 答应朝廷爵禄恩

英左答应说知道 老外不必细丁宁 明日个
孩兒就往代州去 隄防流贼将与兵 言罢告辞归卧室
又到次日早清辰 良将速往代州去 隄防流贼等战征
周迁吉 代州镇守先不表 单言流贼李自成
那日兵至西安府 就在那 城外安营立下寨
人報秦王老千岁 全同总镇上関城 但則見
贼兵無数难看尾 大海押山争几分 剑戟刀枪如麦穗

真正是 盔缨遍地赤通红
老千岁与总镇杨王站在城頭往下观看只見流贼势重押地
兵山一般如似云屯务俱一眼看去不見兵尾秦王与总镇杨
王间言说总镇畄神看贼的势派不小有些猖狂擞我見看也
不过十万之重西安府虽然城池坚固兵精粮足人馬不少要
退李自成的贼兵一时之间只怕不得能勾我孤少智缺才大
了全仗总镇相助杨王闻听口呼千岁常言不错兵来将挡水

来土掩大料流贼也不过乌合之众疥癣之疾言罢分付重三
軍預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弓箭枪炮隄防流贼前来攻打城
池这才来至垛口李自畄神往下细看
杨总帅 来至垛口畄神看 还有属下重英左
付恭趙守分左右 听将令 城上巡罗加小心
将与兵丁不代慢 隄防流冠把城攻 大约着
初打此处不打仗 远来兵之暂屯兵 总帅李自往下看

下寨安营有威風 旂旗招展光闪： 刀枪剑戟似麻林
细观看 不由暗：心大悦 点：頭暗骂李自成
用兵全無出入路 他竟是 粗心大意把人轻
似此為能成大了 可以一陣就成功 今夜晚
只用代領人共馬 却在天黑寅夜中 暗自偷营去劫寨
使他不备定成功 寅夜防不可保券 来退流贼重贼兵
杨总镇 想罢（付）又看一遍 出入穴道记心中

忽听秦王叫兵主 这仗了 依我暂且早下城
你我同到王府内 大家共议好退兵 杨総镇
口内答应说奔奇 彼此君臣不消停 就在城上乘坐李
順馬道 下城川街進府门
总而言来從下城先至付那些兵将众加防备这才保护着秦
王朱奎川街越巷同扶到王府之内一齐下馬大家進良安居
之内老千岁归坐杨王参見彼此归坐杨王控背口尊了一声

千戈微臣听見王卩有一道飭諭叫微臣在城頭上速撥三軍
預备下枪炮弓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城上巡罗故此同王卩
的龙駕前来大家商议微臣诗討龙意可有什庅退兵之策
呢单公表过總镇楊玉他是了细微人並不刚暴他却心卑
有偷营劫寨的良谋妙计不肯先献指望着秦王必有妙计
良谋那晚朱奎他是个忠厚之人
楊總镇　所為来把王卩问　可有良谋退贼兵

假义来那王卩奈　怎知那　朱奎無谋少才智
诸了指望靠總镇　口尊将軍你是听　我孤在
城頭观看单流寇　来的猖獗势排凶　人多兵廣多凶恶
锐氣旺盛不仝寻　对把總镇诗至此　尤如失机落下风
因此上　我把總镇诗至此　兵议退贼妙计行
不如坚固将城保　单等着　华阳總帅孙付廷
那員總帅若到此　何惧流贼李自成　单等着

救兵来时再打仗　大丈全仗孙付廷　奈因为人多谋畧
闯引埋伏善用兵　你仅合之将贼退　保住西安边坐城
诗将軍　到府所为这件了　千方不可拉出征
楊玉闻听秦王话　連忙的　离坐口把千戈尊
兵来将挡是不错　不战怎庅退贼兵　若依着
微臣愚見有一计　要券流贼设咲中　千戈闻听心大悦
说道是　總镇可有何计灵

老千戈秦王朱奎一闻總镇楊玉之言说有妙计良谋能券流
贼由不得满心欢喜連忙口尊總镇但不知你有什庅妙计良
谋楊玉闻听口呼千戈兵书上有云兵行有卑不战自乏赵他
兵远来有些劳乏微臣今夜晚領一支人马暗〻出城偷营劫
寨再無不券之礼臣不敢自尚特来诗王旨任凭千戈的命令
所行秦王闻听代咲闻言说總镇岂太洪承畴耕升遼东而去
此处尚無实受軍门之人论武家就是将軍居首我孤家总是

金枝玉葉国家的亲王也不过予封在此却無执掌着不得年
迈並無经过什庅大了
老千戈　代笑眼望楊總镇　口中不住叫将軍
我孤岂太是王位　也不过　烈士予封在此城
軍门升耕遼东去　武将只有你為尊　你要去
偷营劫寨孤不挡　但愿退寇把功成　大家共保西安府
答报皇上雨露恩　楊玉回答说正是　千戈此话果高明

才代要　告之王駕往外走　寺府杜太叫總戎
将軍偷营去劫寨　挑我着　空自费力枉劳神
流贼营内能人廣　个〻厮杀会战征　他既在
西安城外安大营　必然防备暗劫营　倘然那里有防备
将軍只怕要折兵　杜太言词还未尽　總镇楊玉大動嗔
他的那　满面含嗔呼寺府　此话言来礼不通
未從出兵说破话　莫非是　安心有意向贼人

我这去把贼营踹 十拿九稳定成功 倘若是
不能成功退流寇 自稳人头稍進城 奸贼杜太微冷咲
口呼兵主别動嗔 劫寨偷营若得券 当着王卩先请明
我情愿 给你磕頭陪不是 人前恭敬逐三巡
楊玉回答説很好 咱二人 就是如此这般行
寺府总慎双擊手 楊玉出离王府中 搃因是
崇禎天子洪福尽 才有平地是非生 杜太低頭心犯想

奉叔命 早日就要順闖王李自成

（重公）西安府秦王的寺府友杜太前日接了他叔父杜治亨的一封私书只叫他私通闖王暗順李自成只要葬送了大明的江山坑陷了社稷以报昔日杀父冤仇流贼的大兵来至城下杜太安下順贼之心谁知闖王的大兵則至城下安营下寨就遇見总慎楊玉要去偷营由不得心下着忙他总太有意私通流贼無法尔可施还有一件他总太是秦王的寺府友却掯管不着兵也管不着将西安的兵权又是在楊玉的手内执掌这一前去偷营劫寨不用说准是大得全券而回这要叫闖王損将折兵只怕無门不能可入故此当着王駕与楊玉拏掌打下賭賽他也不过回到下処再作道礼且说总慎楊玉一賭氣子辞駕出府前去挑選人馬預备天晚的时節好出城偷营劫寨这话按下不表且说寺府友奸贼杜太伺候着千岁駕回宫中而去他就回到自己的下処令人把心腑家人名叫杜貴商议

此子
什庅人 手下使着奴仆等 行行步步什庅心
若提狗奴名杜貴 这小厮 更比别人坏又阴
一门小心嫉妬生 坏人小仇忘人大恩 诸般了
总要自己过的去 相扭一点就生心 不分轻重远共近
总要便宜方趁心 吃亏一点就报怨 常对人表献他心
列位想 这宗行為人怎羕 只怕一世不发生

借笔劝解人要想 千万的 世上轻重总要分
总别由着自己性 情薄情厚自己明 这些话
总太寫出他不念 往貴人劝扭心人 闲言收起说现在
且说杜太狗佞臣 叫人急传名杜貴 家丁答应不消停
不多时 狗奴来把寺府見 杜太有语把话云
杜貴我有一件事 叫你来 你我商议话说明
言罢欠身忙离坐 分付左右众仆人 你们去
前边不用恨隐我 我与杜貴有话云 两边仆人齐答应
这个贼 代領狗奴往后行

狗贼杜太須着心腑的杜貴往后书房中而去余者的仆人家丁一个也不叫去恨隐進内他主仆二人来至书房中奸贼归坐杜貴在一傍站立狗贼说杜貴有小人伺候杜太说我如今有一件為难大事与你商量商量奈因你素日有些聪明伶俐广有見識你给我想一条良谋妙计才将杜貴闻听口呼老爷说

那里话来小人一家老幼頭頂脚蹈都是老卩的恩点無以為
报应該赴湯投火萬死不辞老卩有什么為难的心了只管对
着小人告诉〻〻 万一要投了老卩的心了也未可定贼子闻
听不由心中暗喜
這个贼 一闻杜貴這些话 代咲有语叫家丁
只從前者京都内 太老卩 差人送了书一封
我当那為什么了 只得打開看分明 上面是

叫我暗把闖王順 得便只管献了城 看书之后仔细想
並無良谋暗出城 偏遇楊王要劫寨 今晚出城去偷营
若叫他 今夜出城去劫寨 必然得勝把攻城
总有机会不能使 李闖王 一定生疑不信真
因此当展说破話 指望说道楊总戎 誰知他
反他合我打一賭 一定今晚去劫寨 因此着急並無法
把你叫来对你云 皆因平素你伶俐 机谋廣有办又通

我的兒 你合老卩想条道 总得先害楊总兵
杜貴聞听忙答应 這个贼 將頭一低自沉音
果然狗子多伶俐 肚中坏处立刻生 他只用
將頭一低得主意 代咲口把老卩等 可知小人有外号
一个〻 都叫小人自誇能
因為小人在街市上好管那些闲了不伸手也就罢了我若上
前一管立刻就完故此東京支給我送了个外号兒都叫小人

是自誇其能方才我细叅想你老人家的这件事很不能别说
一个楊总戎就有十个楊王也叫他死在城外万馬营中杜太
闻听满心欢喜口中叫道杜貴但不知你有你將妙计快〻言
来你我好早〻所行奸贼見问口等老卩这如今你老人家快
寫一封私书尽什么情由前后寫个明白我小人暗〻出到北
门上只言老卩差小人有紧急之了出城大略那些軍卒也都
認得小人必放我出城

好一个 万恶狗奴小坏種 口把老卩等一声
小人这一出城去 暗〻的 徑至闖王大营中
营门对着流贼請 等我亲見李自成 全凭着
小人仗着刀片嘴 管叫闖王信作真 老卩要把闖王順
又是机会刀了成 还有一件卩紧记 作了須得下狠心
常言道 為人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是丈夫行
要吃席面接頭打 也須得 趁着机会好献城

书上寫明献城计 就式好拿楊总兵 老卩想
闖王营有准备了 大料楊王准命坑 总願一死少良將
献城只在古三更 闖王兵進西安府 老卩功劳别当轻
此城中 不过就是老千岁 大料王卩有你能
老卩此处順流踐 太老卩 京中闻听喜氣生
不知此计妙不妙 老卩你必憂心 杜寺府
一闻杜貴这些话 不由添欢并咲容 叫声杜貴好妙计

怨不得　有人叫你自誇能
奸贼杜太听了狗奴自誇能言真出些外連忙來自動手拿過
文方四宝立刻修了一封书字紧〻封好这才叫道杜貴这是
要紧的私书千万当神此去達咱宅中大小之人尽都瞒住不
可走漏风声此、去要出城千万揔要小心才好狗奴答应連忙
接过书字揣在怀、中立刻又把渾身改扮出城外的形景这就
要告辞奸贼東公　俗言不錯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

京狗贼杜太总说作出这件事来总是不放心总是千丁宁万
嘱付说杜貴此千万当神
寺府安　杜太有语叫家将　须要当神仔细听
城门之上要盘问　总要你　话总巧妙对他云
出城绕道要屎紧　不可被人看破踪　你若是
到了营中把闯王見　献上我的书一封　杜貴说
口说放心往外走　出了寺府住宅门　来至城门止住步

面对兵丁把话云　我家老爷差小的　要紧之事上北京
寺府安　家丁人〻全識認　又是出差並非進城
放了杜貴出城去　这个贼　迈步忙〻出了城
话不重叙绕过去　流贼元营咫尺中　对着那
守汛流兵说来人　名姓也就表说清　西安城内杜寺府
差我前来下书文　内有一名贼頭目　往里飞跑报軍情
来至那　中軍帐中忙跪倒　口把軍师大王尊

营外来了人一个　他对着　小人诉说一往情
西安城内杜寺府　差人前来下书文　内中有
机密軍情要面見　他叫小人报一声　不敢自专来禀报
请讨大王軍令行　闯王闻听心犯想、　口内不语自沉音
但不知　西安寺府是那个　到此下书主何情
到得叫来问一问　驴求〻　想来必有鬼吹灯
想罢扭項开言道　叫一声　軍师你可听的真

懷宗傳廿二

话说西安府的秦王朱奎府内有一个去長官名叫杜太乃京都九门提督杜治亨的姪兒因為接了他叔〻的一封私信叫他私通闖王李自成浔便献了西安城准知他宅内有一个家將名叫杜貴更比他主人万恶阴坏偏又过見總帥楊夔要今日晚暗〻出偷芭叔察他与杜太打下賭賽这个贼回至私宅与狗奴杜貴商议寫了一封书信差遣杜貴將〻的出城下与闖贼叫他発加防备还要就中取了寅夜之间暗献了城池谁知这狗奴杜貴来至在闖王的大寨芭前对着流贼说了一遍贼兵壮〻進内將此事报与闖王说了一遍李自成眼望宋瞯口呼軍师这个杜老爷是谁这个娃八食的差人下书来見樂子哇什庅元故娃贼说大王何不把那个人叫進芭来问他一问再把来书看〻自然明白闖王点頭口呼軍师言之有礼往下分付把下书之人代進来見樂子贼兵巻应立刎前去〻不多时把杜貴代進芭来

大帳上　闖王一仝宋献策　往下開目看分明
但見一人下面跪　看他的　衣服打扮是家丁
流贼看罢往下问　那人留神听我云　杜老府
却是何人仔细讲　下书到此主何情　杜貴見问开言道
大王在上仔细听　家主名字叫杜太　秦王的老府算朝臣
提起他　叔父京中官不小　現任提督管九门
总是闪相官職大　谁不知　他的名字杜治亨
他与怀宗明天子　早有旧仇怀在心　他的父
当年坐过都察院　万历年间坐大臣　还有一个梁邦彦
兵部孟古三个人　因征塞北名達且　秦昌屏下在军芭
杜奎他　却被李佑公子斩　就是現在李闯貞
心怀恭久宽仇恨　又过見　洪承畴杀了耿军门
因為此处洪兵备　崇禎万岁不准情　杜治亨
只想断送明社稷　有意安心与大王通　故此架前上保本
把一位　智勇的洪卩离了此城

杜貴狗奴口尊大王我家太老卩杜治亨早就有归顺大王之心因此在明君的架前故意保弃把洪承畴调升往遼东而去这是我家老卩有意把这坐西安府送与大王料尽其心说起現今的老千岁秦王名朱奎他本是当今万岁的皇叔乃是金枝玉葉有些年迈城中总然粮草廣有缺少良將只有个总兵名叫楊玉此人有些武文全才因前日京中提督送給我家老卩杜太一封书信只叫早〻献城归順大王因总慎楊玉有些愛眼故此我家老卩使用的老府官亲自寫了这封书信差小人叫送与大王

这封书　只用拆開亲过目　也就知道内中情
因此小人亲到此　望大王　千万留神加小心

内中还有机密事　尽在书中写的清　大王爷
睄見上面详合細　不用我说爷旧明　闯王一问这些話
不由添欢专咲容　耳闻北京有人請　九门提督杜治亨
他在那　明君殿前狠淂脸　他的言词狠爱听
他真有意归樂子　叅不透　这些言词真不真
正是闯王心憂慮　忽听宋烟叫那人　但不知
你的言辞快言講　杜太是你什庅人　他既差你将书下
内中情由我猜明　想是总兵心不忠　有人要与我等征

想必是　楊玉安下鬼诈计　你家专府才有心
且把来书拿我看　我也就　知道其中就里情
又听闯王叫家将　快把来书往上呈　杜貴他
口内答应一回手　怀中取出书一封　双手高举往上递
就有那　上前接过转身形
軍公俗言不錯吃菜吃心兒听话听音兒李自成那听的出的
那些话来竟不明白内中的详细宋献策一问杜貴前〻后〻
的言詞心中料了一个九成你又見他将那封书掏出来双

手往上一递就有小卒上前接过去递与李自成的手内賊成代
咲说管家你起来是杜貴答应也就平身站将起来退在一
傍闯王接过书来一仝宋烟双个人却是三支眼畄神观着先
睄书皮上寫着李大王亲手開拆
李自成　用手拆開时睄着　一仝宋烟细畄神
上寫专府名杜太　项拜上　大馬观书要看真
在下浓陸泰千岁　咸镇西安一坐城　我家的
差人下书主付我　言说其架是真明　又道大明国运敗

择主兵邦是俊英　叔姪有意投真主　棲身相木是良禽
現而今　小弟总兵是专府　不指兵将少权衡
西安总兵名楊玉　这个人　貫战能征刀馬熊
听说大王兵到此　我家王爷心内京　差人去
京中上本去请救　又调華阳孫村廷　千万隄防孙总镇
那个人　胸隐良谋韬畧精　如若是
此人若到咸阳郡　大王想档万不能　目今总镇名楊玉
他要劫寨暗偷营　我家千岁准他话　今夜一准暗出城

因此上　特差小价到营内　敬意相投书一封
大王須当要防备　千万的　莫代临期悞了情
得城就在今一夜　須看城上献紅灯　上寫自
秦府二字守〻記　仔细之中加小心　小弟还接将城進
且不可　心内犹疑是实虚
李自成一仝宋烟把专府杜太的来书看了一遍闯賊一扭项
眼望賊成口呼军师你看这封书字的来意拟先生的高才
批论还是怎羕行了賊子見问口呼大王这总是爷的洪福齐天

该成大事弟二件崇禎的国运将终才有大明的内乱朝中的内
臣外臣因为須小嫌疑要坏大事上下不和臣有狠君之意这岂
不是天之命也大王可要畄神今日京中的内臣杜治亨呼他往
兜下书投順不知紧要從此后大王的大事就有八九到后来兵
取京都承大位坐天下所仗此人那里是杜太下书前来投順
分明是大王的洪福命大
宋賊子　眼望闯王腮代咲　满面含春把话云
大王洪福真不小　才有这　不意之中机会生

可見大明国運尽　基旁注定立別人　十八子
天命有归非人力　劫数当临怎羡更　大王点齐兵至此
既慮难破这座城　就有这宗巧机会　天遂人愿趁其心
杜专府　差人下书到芭内　情愿今夜現西秦
楊玉既来劫芭寨　我这里　巧设牢潭虎穴中
趁他之势將城破　天賜成功别当程　李自成
侧听宋焖这片治　满面添欢专咲客　口中连把军师叫
先生留神仔细听　樂子凭心怕有衬　惟恐反中计牢笼

宋焖说　大王放心休憂慮　杜太来降是真
说自眼望那杜貴　叫一声　管家留神听我云
你家老卩愿归顺　差你来下书一封　我家的
大王已把书看过　隄防西安楊总兵　你回城中見专府
言真其中就里情　转替我家大王谢　見面之时再補情
杜貴说　我家〻主曾言过　不叫小人转城中
杀退劫芭兵与將　那时节　小人相随在進城
宋焖侧听將败点　細究其中就里情　在坐上

眼望帳下众战將　口呼列位自意听　这般如此休代慢
单准备　楊总兵今日夜晚前来劫寨要偷芭

宋献策先叫人把杜貴領到后帳款代酒飯不表宋姪子又把中城將派闹城芭算是准备停妥且说总镇楊玉挑選了一千人馬的兜郎叫他们將馬喂上仄吃了战飯到了一更之后俱各伺候在帅府的门外楊总镇浑身披卦手提刚刀上了坐季出帅府传令劫寨的兵丁尽都是人〻啣枚馬皆勒口跨馬擎刀往前所走相离城門不远分付闹了城门守汛的兜郎將们闹放楊玉付又传令我兵出城过了吊桥俱各下馬拉着坐季往前慢〻而行离城芭相近的时节大家一齐上馬硬往城芭中冲踊進前的有功退后者斩首天亮回城本须还要細驗有伤者按名必有重賞背后自卑者按军规问罪传令以必催兵前進不多时兵出城外守汛的人付又將城门闹好劫寨的兵越过了吊桥俱各下馬拉着坐季往前所走此书剪断結说堪〻相离城芭不远一人〻止住脚步侧耳切听留神观看但見城芭们首的灯火不明耳闻梆铃错点那光景却相是睡着了的一暴

楊总镇　听見梆铃尽錯过　传令俱万上能行

大家忿勇往里踊　千名兵　硬把流贼芭寨冲
兜郎俱个上了馬　口啣之枚吐在尘　撒坐季
手内掄刀声內喊　令人闻听心内京　守汛贼兵皆没睡
宋焖安排实在能　假义京慌东西跑　故意庄作闹哄〻
齐说道　城内官兵来劫寨　快些逃命莫消亭
偷芭兜郎闻此话　一个〻　分勇争先向里冲
馬近贼芭如空城　不見人影只有声　楊总镇
馬上闻听说且住　為何闻声不見人　莫非其中有元故

闯贼设下计牢笼 不如馬上忙传令 我兵不用往前行
一句话 未從说完大炮响 京天動地似雷轰
趣寨之人吓一跳 一个丶 京慌失色昂了魂
四面八方人呐喊 这才赤了色贼兵 霎時间
灯笼火把如白昼 捍地兵山争几分 楊玉就知中了计
流贼的 芭中果然有高人
真是展眼的工夫灯笼火把照耀如令白昼一般四面八方由如
捍地兵山一羕擁将上来楊总鎮怔知计暗说不好遂令我

兵返回休往前進话虽是怎么说怎奈贼兵来的速快彷彿
是呼的一声就到了一般卑位细想一下里是人喧馬叫一下里是
胆怯心虚一下里是一千兜郎一下里是数万之卑这时候你白
想丶礼那一下果输呢 这又比不得白昼之间彼此都看的明
白这又是兵对兵将对将对累厮杀第一这是黑夜之间第
二卑寡不敵这一千官兵如何是数万之卑的对手登時间
贼兵如潮水一羕往上一果把趣芭的三军危住兵刃乱响
只杀了个悲声惨丶

滿芭中 叫苦哀哉声悽慘 东西乱跑走無门
楊玉元本万馬勇 他要想 杀出重危卑地中
從放征駒掄利刃 凶如恶虎一般仝 流贼的
長行如何将他挡 懦弱不敵也是真 他等闯出重危去
若死兜郎手下兵 此书之中曾此论 一千兜郎全丧命
这内中 就只走了楊总鎮 出了天罗地网们
他若死在贼芭内 有谁去 華阳去调孙村廷
总鎮若不與人馬 七盗山前怎战征 且说那

贼兵反到息灯火 摔旂往古向前行 大概流兵进将令
继贼預先早言明 拔营调哨往前走 直扑西安东正门
李自成 宋姻代肖名杜貴 贼将保荻跨安心
大卑流賊随在后 只听得 一陣馬蹄振耳輪
单言专府各杜太 令人打探楊总兵 所見他
領首兜郎出城去 必入牢笼圈套中 奸贼时下不代慢
代領首 點名家丁上了城
专府官杜太只從打磬狗奴杜貴出城去後等至天交二更之

後叫人打听明白说楊玉代領首一千兜郎出城前去偷芭
趣寨去了奸贼也就不敢代慢帅領自心腑家将打肖秦府
的灯笼乘跨坐季從馬道上城下馬对肖守沉的兵将说
我奉秦千岁的命令晚楊总帅出城趣芭叫我上城代查兵将
防守沉地你们都要小心防守加意巡罗不可偷安孕懒将与兵须
得仔细卑公杜太虽然無料他却是秦王掌府的杜太付又分付手
下的人把秦王府的大红纱灯高二挑起
北专府 有慮安心将城献 遥闻厮杀战闻声

代勾多時不見贼 叙透了 趣寨之兵丧残生
奸贼对卑闲言道 兵将由神所戒云 楊总镇
領兵出城出趣寨 贼无防备定成功 大料少时就回转
預备迎接好進城 卑人答应说知道 专府只管放寬心
且说那 流贼相离海河边 馬蹄声音振耳鳴
杜太招呼往下问 想必是 总帅得涛撤回兵
守沉兵丁高声喊 下边却是什么人 李自成
宋姻一斉往上着 秦王灯笼偏的明 连忙向上開言道

兵丁欣些闹放城　总填却些得了券　闹门方好进城中
专府官　所见声音是杜贵　分付下面快闹城
守汛之人那代慢　登时间　去贵指门拔千斤
里边承道们闹放　欢乍流贼甲兵丁　到相是
溯水一般往里贯　官兵首忙吃一京　越进越多总不断
甲官兵　眼知其中有脱情
甲位明　公这一千人马是立多大工夫数万贼兵是多大工夫守
汛的人竟知有些不好就有乖滑的早旧溜了城工的那些付恭

遊守等官自恋在东西的多皆因是流贼在东西安营下寨就是
偷些的兵将回来不用说朴北门而来既所是得胜的人马回来
只得闹城放将进去怎应越走越人多此时谁不疑心杜太这
个贼见大了已定他还要遮自己的形藏在城工高声喊呼不
好了其中有乍也没有说这一千兵进了这们一会子的道礼
下面的兵将欣々的闹工城喜呼闯王的人马果进城来怎
好好一言未尽只听一阵人声喊嚷
杜专府　城跌故意高声嚷　下面兵丁快闹城

兵丁早已溜一半　佘者的　也竟自忙心内京
代说闹门闹不工　一排而入怎搁人　甲流贼
早把兵刃擎在手　刚进城门呐喊声　牵刀乱把官兵砍
登时擎起一片叙　官兵不防难招架　哀哉叫苦不绝声
城工的　杜太把手甲官将　快些下去挡贼兵
付恭遊守那敢慢　一人々　手忙脚乱心内京
乱々哄々将城下　音拿兵刃跨能行　挡不住
流贼兵多将英勇　山倒一般争几分　进城之时分闹隊

先抢西安各处门　杀贼守汛兵合将　各门全归贼手中
满城中　恰似山崩加地裂　地摇天塌一羕仝
军民百姓全京醒　睡梦中　那晓其中就里情
满街满巷忙流窜　踹门入户乱杀人　可怜这
遭劫在数军民等　那分贵愚该死人　贼兵先把各门占
得了咸阳一坐城　闯王帅甲将城工　杜太还接满面春
众个贼　道姓通名竟是礼　暂且难言肺腑情
西安城中这一乱　早有人　报与秦王千岁听

朱奎闻所吓一跳　吓坏金枝玉叶人　暗想到
总因大明国运尽　才有这羕是非生　千岁时下不代慢
才要工兵　猛然从外闯进人一群

话说奸贼杜太献了西安满城中尽是流贼人报秦王朱奎说李
自成的人马全都进了城了老千岁一闻此言吓了个京魂千里自
已一想逃又逃不了可怜这位金枝玉叶合眷亲丁都投入养
鱼池内自尽身亡到了次日天明的时侯奸贼杜太领着闯王
甲贼抢入王府之内前后搜得金艮才物可也不少追问府中
之人才知老千岁合眷亲丁尽都投入养鱼池内李自成
就住在了王府之内差人每日到各处去抢护那些了乡官才
主富户黎民等物堆积如山李自成满心欢喜他就眼望军

贼铭说道樂子的心想自这里的前后所性把这一省全都抢
到了才好宋矬子说大王的此意若把这一省全抢到了这内
中只怕有人人议论陕西乃是大王的鄉土俗言说的好亲不
亲故鄉人大王若抢了不好议论说只爱艮个作贼、全鄉骂然
还成其大事若依李生主意趁此人强马壮兵粮料足先到米
脂县看、找地点后杀上北京推倒了崇祯天子面南登基早
成其大事岂不是好串流贼齐说正该如此
串流贼　一齐闹言说正是之　先生此话果高明

大王面南登龙位　也不枉　刀枪林内这几春
千万不可错主意　军师言词须要所　李自成
点头口把军师叫　樂子先把年号更　趁贼点头说正是
代履冠袍都现成　秦王的冠代先川上　消停之时另换新
今日个　正迁良辰逢黄道　大王更改礼情通
串多流寇齐说好　操摧自　瞎贼艮安把展登
秦王的冠袍与代履　闯王拿来不消停　改上代
交掠金冠多光彩　绣龙黄袍川在身　朕间束定紫霞玉

茉莉朝靴足下登　坐在艮安交椅上　闯王高声把话云
樂子的　更改年号为大顺　永昌皇帝要钦遵
军师一全串流寇　老哥们　人、俱各必加封
串多流贼齐下跪　往上磕头把礼行　叩拜必
分为左右排班站　瞎贼代咲面含春　眼望宋炯闹言道
叫一声　护国军师听我云
李自成说军师樂子如今更年改号诸事全然趁心就只一件
有个守缺太子万一樂子的架崩却叫什么人承袭樂子的天

下李洪吉在一傍会听此言连忙望着宋矬子送目宋献策心
下明白也就上前代咲口呼大王若依李生愚見李公子他本
是少年的英的英俊又是同姓大王何不收为义子接续宗脉
岂不是好李自成会听满心欢喜宋矬子立刻就叫李洪吉
在艮安展上叩拜了闯王为义父李自成封他为吾兜千展
下就艮安展大摆筵宴串流贼怀畅饮犒赏三军不表且说
那总兵杨玉失机败阵彦面无光无地可归猛然想起华阳
县的总帅

总兵腑内说不好　何不投奔华阳县　見、总帅孙付廷
催他急速兴人马　料想他　可以能将流贼平
杨玉附下主意定　加下催马奔华阳　此书中
剪断绝说无重叙　来到华阳进了城　总帅府前下了马
来到门前讲来因　此时孙帅身染病　故此未去退贼兵
此本是　秦王设救文书到　怎奈总帅不能行
目今医治好大半　又有那　皇帝圣旨到华阳
催他救应西安门　兴师前去退贼兵　孙付廷

代病操演人合马　拣选良辰要起身　这日正在书房坐
家将前来禀根例　向上跪倒闹言道　老卩在上仔细听
今有那　咸慎西安杨总镇　现在府外下能行
说有紧急军情事　他要来　面見老卩讲元因
总帅会听下一惊　口内连说了不成　杨玉他
亲来到此将我見　莫非西安有变更　想要分付忙、请
那个人　站起番身往外行
此书表过并不重叙劳叨军卒立刻把杨玉请进了书房之内

二人見礼归坐手下人献茶已必揔慎杨玉也就把前后来意对
着孙付廷前々后々告訴了一遍孙老卩耸听心下有些口呼贵慎
料你也是个明白人如何行了美宗因与杜太小怨之了你弃城
而走万一西安有失揔慎你的其罪不小罢了了已至此大料追悔
不来秦王的文書我已見过了因病未能起兵目今方覓病转稍
安想是当今怀宗天子見了秦千岁的本章故有此旨意前来
催我進兵退贼因為見了圣上的旨意我已差人调取四路的
总兵在西安会齐兵剿流贼军情紧急我的人馬算是

齐必就是明日起身前去
总而言　书中散话不多叙　到了次日早清辰
孙卩一仝杨总慎　二位卩　一齐坐在帅府所
麾下中將来参見　揔帅開言把话云　中列位
暂且先往教坊去　本帅出城好起身　中將答应说得令
齐至教坊候总戎　孙卩分付看披挂　忙怀手下中家丁
看介胄　总帅戎庄勒什物　一仝杨玉往下行
月台以上齐上馬　丑待的　很随之人上安心

未出帅府三声炮　京天動地似雷鳴　仝分的
杖了排開前引路　清道飛虎左右分　合城官員前来送
出了華阳一坐城　未至教坊下坐季　兵將迎接拜总戎
孙付廷　先祭皇天与后土　三牲共献表衷心
出征之人身后炮　齐烧倒　叩拜旂纛祭帅神
拜罢傳令拔营走　只听大炮响三声　送行的
各官回城不必表　且说元帅兵起身　秋毫無犯一路上
直扑了　陕西長安一坐城

总兵孙付廷他的威杖甚盛难比别者总帅大兵正往前所走
也不过飢飡渴飲夜住晓行那一日往前正走忽見远探来
报说流贼的人馬把西安作破因与府官杜太私通闯贼秦千
岁合眷亲丁尽行投水而亡合城的军民遭害的甚苦打听明
白特来禀报孙付廷闻所又京又恼一扭项眼望杨玉说总慎你
可听見了此因尽是弃架之过才有此一失杨玉听的一声你也不
敢言语孙卩传令我兵紧走大帅的三军前進暂且不表且说
闯贼李自成与一千中贼在西安城中王府之内抂敢更改天

年私立国号依着宋烱先到米脂县看了李自成的坟地准
知闯王贪功恋着西安撒意前去
李自成　贪恋繁華不肯走　酒色相迷懒動身
朝々常伴中妇女　每日家　滑拳行令飲杯巡
流贼中人非正道　天降一群混乱星　总因是
大明国運該衰敗　循环週转死生灵　闯贼住在王府内
妓娥相伴樂無穷　这日中贼全飲宴　聚会長安大展中
有一名　远探贼兵亲禀报　向上磕頭把话云

今有華阳大总戎　孙付廷　代领兒郎馬步兵
到此来把西安救　数日之间至此城　李自成
闯听此言吓一跳　登时之间彦面更　眼望中贼開言道
列位留神听我云　谁不知道孙总慎　智廣謀多会用兵
青龙刀　杀遍天下無对手　但若臨敵陣々芒
万歷年间恭谋任　並無人　敢比華阳孙付廷
他的人馬若至此　只怕樂子架要崩　说什么
別的方法就是炮　他若来時了不成　中多孩兒無主意

面ミ相觑發楞怔　宋炯代咲闹言道　口内连把大王尊
孙付廷　岂说伟言他驍勇　智廣谋多刀馬熟
大料也是尋常辈　並非是　十二重楼天外人
李生料便些小计　保管熊豢孙付廷　咱如今
共出西安一坐城　七盃山内去藏兵　单等他兵將城入
就犹如　入在李生的这坐打籠

申公人的名兒逊的影兒再也不錯目今大明武將被中數是洪承疇左良玉孙付廷周遇吉李国楨吳三貴等这几員有名的战將真是恍動乾坤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此李自成心中害怕口中说怕了才好宋炯连忙口呼大王你乃是為首的人先说出这羨丧志的言词好容易得的西安就这么白ミ的扔了怕了罢你白想ミ人家咲话闖贼说皆因樂子没什么方法挡那个娃入食的才说出要怕的话来军师你要能有方法挡住他谁愿意怕呢宋矬子说大王只管放心李生只有妙计豢他大王杀敗了楊玉得此城可是用的一条空芑计如今务要孙付廷須用一条空城计色管必勝李自成連忙问道军师但不知何為空城计樂子不知道要領教ミミ宋矬子说这件了别等孙付廷的大兵前来大王传令连兵代將提代吃食料草等物离此西安前往七盃山后把人馬屯住暗ミ差细作打探孙付廷的消息他若是心中大意領兵進城那箕他入了李生的圈套之内

别等他　兵到你我出城去　七盃山后把兵屯

单等他的人馬到　一担心　代領人馬入城中
那时咱再將城困　他想要走万不能　那怕他
我到七盃山后面　只管廝杀打仗征　芑了仍回西安城
不勝有路可能通　依我就是这般羡　列位相烝通不通
李自成　申多流兇闻此话　人ミ添欢专咲容
一齐口内连说好　军师的　妙算安排鬼神京
闯王代咲闹言道　就是如此依你行　又说道
列位俱了出帅府　膮与兒郎馬步兵　携代金艮与细软

料草吃食代出城　去到那里好費用　省的缺少又操心
申流兇　一齐奔应出帅府　挨司按隊尽传明
美貌妇女代首之　提起来　贼人万恶胆包身
闯贼一同申手下　王府以内上熊行　催坐季
大家一齐往前走　直扑西安东正门　螞蚁盃窩一般樣
申贼人　出了三山八水城

李自成申多流贼连兵代將俱各進城直往七盃山后去了合城的那些军民百姓不知内中的详细不过是又得了安身这

此话俱方不表书中单言总帅孙付廷一全楊玉代領三軍往前所走忽見远探来报说李自成申多流冦俱各不在西安城内了孙付廷全所心下沉音闯王無故棄城而去其中定然有诈传令我兵前近离城相近就有合城的文武官員黎民人等往前迎接孙付廷传令我的人馬不可前進在城外安下芑寨申公总帅的將令那个不遵猛所大炮三声安芑下寨文武官員听見孙付廷領兵这才敢出頭露面忠良卩立刻引了中军大帳

众官員　代領老民進大帳　恭見元帅把礼行
良將坐上開言道　众官員　還有百姓仔細听
闖賊今往何處去　若要知道对我云　內中有
知府控背開言道　兵主在上请听真　流賊至此安大寨
闖賊施計诈取城　秦王合眷將忠尽　勝似網內把命坑
众賊人　拆女杀男言不尽　百姓黎民真苦慎
想是惧怕总帅戎　众賊兵　瞞出东门逃了生
忠良拿听將頭点　传令尔等先進城　众文武

黎民百姓出大寨　大家俱各转城中　孙卩付又传將令
中軍快撥一千兵　恨随本帅將城進　驗看虛实假共真
说罢时　一全总镇名楊玉　下帳板安上走龙
一千兵即随在后　二位卩　紧撒征駒入城中
分付楊玉領兵去　把住西安各处门　搜巷口
快贴告示安百姓　各自照旧作营生　先到秦王千岁府
打探着　秦奎合眷死尸灵
孙付廷代領亲随先到秦王府的后花园中寻其他内將秦王

合眷的死尸打捞出来孙老卩大哭了一场用棺木成殓抬埋写
本上京啟奏崇禎万岁又差打細人访问流賊的消息打听明
白急忙回来禀知道細作答应前去不表且言李自成的细
作打探明白急忙来报闖王与宋綱说孙付廷的大兵已到西
安並不進城在城外安营下寨宋綱拿听一扭項眼望李自成
口呼大王孙付廷果然鬼诈他竟参透我的牢笼不肯進城
在城外安营暂且听他一听看他怎生行了那时節見机而行
好退他的人馬闖王拿听点頭说道但愿早早平安早好

早早的　過了七盘山一坐　前面旧是代州城
不知是谁在那里　鎮守在　寧武關的一座城
但愿早把咽喉过　要破京都須咲中　宋綱说
只要大王有福气　不论何人挡不能　闖王点頭说狠好
大了全伏老先生　书中不说賊营内　单言忠良孙付廷
他調的　四路总兵全来到　彼此会面大营中
五路人馬合一处　商谅着　要滅流賊李自成
远探回报孙总帅　七盘山后有賊兵　尽都是

山后屯扎行人馬　打探真实来禀明　忠良拿听心欢喜
暗把当今万岁尊　卩上有福賊大意　今该我要把功成
这一日　聚臣坐在中軍帳　四路总兵左右分
良將代咲開言道　说道是　列位留神仔细听
流賊作乱抗黎民　於汴州城与庄村　我奉旨
相调列位將賊滅　彼此各勇立奇功　合意全心將賊滅
為的是　与国除害救生灵
众公孙付廷他调的这四路总兵乃是河南的总兵吴從善兩

湖的总兵熊成乍清遠的总兵白光思四川的总兵秦义明这
四家好汗列坐兩边孙付廷对众開言说列位兵主本帅而奉
当今的圣旨讨賊相调列位到此元為共剿流賊救百姓出於
水火报朝廷雨露皇恩大家須要共议全心齊扶社稷四將总
兵一齊说道我等愿從敢不尽心竭力报効孙付廷说流賊棄
城現今在七盘山后屯兵望我兵進城他好付来危困似这等
低浅的見識焉能瞒我如今列位传与自己营中三軍須要比
、、這般这樣只管而行好進哄流寇

孙付廷　安心要使稳军计　诓哄流贼入套中
四路拨兵说渴令　四大寨　传与三军手下人
个〻心内声报怨　尽部言说孙总兵　好端〻
调到此处来受罪　那如本地乐无穷　抛家失业来到此
又不断来打战征　他的病重难动移　堪〻至死赴幽冥
到不如　早〻死了那到好　我们本管必回兵
打伏难保与渴劵　万一要　身中刀枪活不成
挨次拨队这般谈　马步兵丁出怨声　流贼的

細作得了这个信　回营报与李自成　宋燗俺所心欢喜
口中连把大王夸　天意该当明家灭　病到幸阴孙付廷
但愿他　总不能好丧了命　四路总兵定回兵
那时大王领人馬　給他个　抽后一阵把功成
闯王俺所心欢喜　只说军师话语通　且不说
流贼中了稳軍计　再正总兵孙付廷　这日独坐在帐内
良将犯想自沉音　这般如此派人馬　管拿流贼李自成
就只是　道路不熟难派将　委托别人不放心

必须亲身去看路　瞒一个　明〻白〻好派人
良将想罢不代慢　眼望家将语低声　你速去
叫進响道人数个　家丁答应下中军　响道叫来見本帅
孙付廷　要去观山好拿流贼李自成

孫付廷令人把嚮導叫進数名問了向内有一人名叫全捷此处的路經頗熟会处不知忠良满心欢喜就把全捷留在帳内餘者的令其散去良將用飯又赏了嚮導吃食天有日色平西的時候孫付廷頭代將巾双龙抹額外罩范阳紅毡笠身穿伞付挑心甲玉代横腰披一領大紅会袖毡衣足登虎皮战靴佩悬青峯宝劍叫親随家丁備上白龙馬嚮導的坐季主付下人不用声張一字不用你等跟随不論那路將官有事禀見只説明日升張再議哦家丁答應孫付廷一同嚮導官乘上坐季暗

出後茫竟扑七盤山往前所走
兩个人　一前一後催坐季　悄〻暗自出後茫
此書剪断不多叙　来至了　七盤高山峻嶺峰
良將馬上留神看　天交未末日西沉　睁虎目
一望四野多雅趣　令人觀之好爽神　藍靛染成千塊玉
碧紗笼罩万重峰　洞下水响如虎哨　風声峪口似龙吟
皆因為　流賊屯聚山後面　等閑不見打樵人
湾〻山峰湾〻樹　还有那　險峻高崖險峻坑

忠良越看心越愛　扭項閑言把話云

忠良説道好俊山峰景致不知叫作何名全捷同道叫七盤山良將説可有上去的路徑　有上去的路徑可却是一股幽僻的小道这條路徑除了小官知道别人不晓孫付廷説这等你在前引路本帅要到山上面遥望〻〻嚮導听見孫付廷説要到山上遥望〻〻不由的心下着忙唬了一跳在馬上口等帅主如今山後現有李自成的人馬安着数座大营老爷这一上山觀望倘或被流賊看見那还了得不上去到也罢了孫

老ア闻听金捷之言忠良的心中又京又喜
孫付廷 馬上闻言叫嚮導 全捷当神你是听
本帅今日到此处 為的是 要看流贼大老营
逆叛造反抗黎庶 抡护州城店道村 当今的
怀宗万岁降圣旨 叫我来擒李自成 流贼屯于山後面
未晓安着甚表心 本帅要派兵与将 只想一陣把贼平
因此上 叫你引領到此处 观看地势好排兵
只管上去无妨碍 有本帅 那怕流贼百万人

全捷闻听无其余 总帅之言敢违不 催坐季
在前引路往上走 後跟忠良孫付廷 总帅馬上遥观望
小〻山路甚难行 全捷在前將山上 忠良後面把馬行
曲湾小道无人走 峻險山峰断行人 忠良嚮導正行走
見一猛虎卧山峰 二人一見心害怕 到把那
忠良虎了个胆却消魂
孫老ア跟着嚮導官一步〻〻過嶺登峰往上所走立陡石崖
直上直下定然凶險猛听深涧水声响亮犹如牛吼鐘鳴回頭

一望黑霧迷漫一眼看去躺不見涧底竟不知有多深孫付廷
明中暗説如此凶險的去处幸亏有嚮導引路不然也难到此
处正自沉音但見相离不遠有一支班烱虎卧於山傍忠良説
嚮導官少往前走你看前边有支猛虎全捷睁睛一看扭項闻
言説帅主老ア只管放心那不是虎良將説那是什庅東西嚮
導官全捷説那是一塊虎卧石長的其形彷彿是虎又往上行
二人正走孫老ア説嚮導官 有此处叫什庅地名全捷説万松
崗忠良又往下躺看見了一座城池付又问道説那一座城却

是什庅所在全捷口稟帅主若问那座城乃黄坡堡孫付廷闻
听説道可通着那里嚮道官説那條道前通潼関後通蓝関是
陜西河南通衢之路总帅付又往山下观看但見山左有一塊
平〻正〻之处堪可埋伏兵将往南北山口一看甚是凶險虽
然凶險到可隐藏兵将闭引贼兵贼将忠良ア又望左一观見
有一條山路之中又彷彿凶險难行之路忠良付又仔细往下
一看小路之中彷佛凶險内中暗隐着闸引埋伏能保自安的

一塊絕地忠良看罢心中大悦自己暗〻叫声我主万岁ア臣
孫付廷奉圣旨代兵到此目但愿仰仗我主洪福神圣保佑為
目回営挑兵佈陣勾引贼兵一陣成功立將闯贼李自成拿住
赶尽杀贼以救天下黎民塗炭之苦我国大明天下永傳後世
我孫付廷身虽死于万刃之下甘心瞑目以报我主養育之恩
忠良思想之间又是暗自嗟嘆又恨闯贼李自成又思想怎樣
用兵那路派何人可以前去成功那一路伏兵可調那省正在

思想又要问全捷地名一〻記住忠良説嚮導有那里叫何名
全捷説那里叫双龙峡总帅点頭又往右边观看有座山口甚
是凶險忠良问道那里什庅所在嚮導回言那里叫作伏崖良
將点頭心中暗喜
孫付廷 又秉丹心扶社稷 亲探七盘峻嶺峰
只为流贼始未滅 看明白 回営方好派兵人
嚮導全捷真知晓 地名全然記在心 見元帅

乕目遥观着四野 手指问說何地名 天色将晚紅輪墜
西方末了太陽星 响道有語呼帥主 老了在上請听闻
天晚了 帥主也該回大寨 再要观瞄也不真
黑了下山也难走 赶着这 天亮正好轉回营
忠良撰手闭言道 口叫全提你是听 我的这
来义正好等天晚 上到山頂着賊营 瞄着明白回大寨
方好遣将去派兵 嚮導闻听不言語 全提焉敢投元戎

孫付廷
付又閃目瞄西北 一片汪洋水孟津
風刮水面如潮湧 白范々 波浪番花噴碎銀
一眼望去不見岸 那有垂勾老漁翁 透观时
叠々層々番玉浪 着不見 一支舟船來往行
良将着忙心欢喜 暗把虎天加額等 明日个
这般如此派兵将 再說無有不成功 元戎想罢闲言问
嚮導官 那片大水叫何名

孫付廷把七盤山的左右前後看在眼内記在心中也亏全提这个嚮導官全都知道良將看勿多时付又向道說全提有那一片水是什麼所在嚮導官說帥主向那片水是汜水河忠良說通到那里全提說前通陝西後通河南还是避凶之路良將点頭說道天助孫付廷成功矣說着又把週圍看了一遍也就瞄不真了忠良說嚮導官 有你也坐一坐歇息々々 全提說主帥在此嚮導官乃微末之員 敢坐下良將說採山之功皆汝之力但坐何妨列公帥主叫坐可就得坐全提謝了良將在一傍坐下從腰向取出一色其炒双手高擎口中說道帥主用些々干粮虽然是在营中用飯而來这一路走去又餓了忠良乃代病之人不敢多吃少用了此須全提也吃了那天堪々有二鼓的时分正東上氷輪出海明月東升正是百里無云一片光輝孫付廷一同嚮導官來至山頂之上月色如晝瞄的真切但見下边一片通紅耳内只闻有号角之声又有人声叫苦忠良心中不解向着嚮導官全提說这下边可是号角响人声叫苦麽嚮導官回答說这是流賊夜间吹角孫付廷說怎麼吹角全提

說总帥順着手瞄那一片大亮就是流賊的战塲白日拴来男
女孩童同到山後营内
若說起 衆多流賊真可惡 白晝每々拴庄村
男子留下鍘馬草 把那些 姣娆妇女任他淫
孩童綁在高杆上 夜晚開弓拿箭撽 練准頭
每晚操演皆如此 哭声就是小孩童 良將闻言長嘆氣
暗把流賊骂几声 似此而行真可恨 無端万恶害生灵
我若是 拿住你等焉輕放 剐骨熬油不趂心

忠良嘆恨瞄乕目 山頂上 留神仔細着賊营
处々皆有灯笼照 来往皆是衆賊人 傳更鼓
梆鈴喝号人不断 来往不住喊連声 一眼往遠着不見
旂旗招展似麻林 剑戟刀鎗光映月 密々襍々似寒星
又只見 正当中立中軍帳 明显烘織大老营
着来賊兵真不少 流賊的 週圍四面尽連营
本帥又欲将賊滅 全仗当今主圣明 若是兩
洪福我主将賊滅 一陣成功談笑中 把这些人賊全杀尽

才趣為臣一片心　良將想着又細看　正南火中乱喊声
耳輪中　只聞男女声叫苦　令人听知不忍聞
孫帥頂語叫嚮導　賊営内　不知所作何事情
良將向全捷說正南上那一片紅光喊杀之声却是作什麼的
嚮導官見问闭目甬神仔细观瞧只听賊営内刀鎗乱响一片
喊杀之声全捷看罢口尊帥主这是流賊苦拷抢来的百姓男
女追逼金银财物骡马牛羊有呢放去逃生如若是無有就上
脑箍々捉那些黎民百姓富户之家全都死在此地了男人到

此杀害可惜那年轻的妇女被流賊拿進营中百般取樂实回
老卩说也就一言难尽
嚮導官　說罢一往從前話　氣坏元戎孫付廷
咬牙暗恨来流冦　反叛们　那有天理与良心
堪々天亮放更鼓　扶桑擁出太阳星　孫付廷
一同全捷人兩个　樹木林中藏住身　良將仔细往下看
更显賊寨有威風　瞧的分外又真切　山後一片尽賊芭
密禄々　高々下々扎大寨　帳房观瞧数不清

杀气迷漫冲霄汗　又有那　愁云密佈貫長空
一眼难看兵之尾　盔纓遍地赤通紅　賊芒的
一連安着十数座　山後遍野尽流兵　正々齐々排隊伍
句搭連环列陣门　冲空杀气乾坤暗　蓋地征云宇宙昏
如麻林　旂旗招展分五色　横排利刃万層兵
一杆旂下賊一伙　但只見　一層隊伍一支人
盔相全連映日月　甲如椰葉賽寒星　真正是
雪練银庄光射目　旂纓風摆色鮮紅　將搖凱甲龙爵浪

馬盔銮鈴搖弄風　悠々画角如吊肖　咚々战鼓似雷鳴
来流冦　凛々威風藏杀気　抖擻精神広壮兵
总帥看着將頭点　暗說是　流賊竟有用兵人
此一时本来李自成的势派大了七盘山後的流賊的人馬竟
說不上有多少来了也有紀律次序了孫付廷在樹林中暗隱
身体观看賊芭心中犯想說流賊竟有这羕大势派了要是似
此瞧来非万全之計一陣馬能泻破良將沉音了一会猛又往
正西一瞧有一座山套々々里又透出一座山嘴来了总帥仔

細一看不由的暗々欢喜肘中說李自成々々々你等没处走
了要擒你这賊大破反叛須得这般如此々々功成矣
孫总帥　眼望全捷開言叫　嚮導畄神你是听
正西之上那山口　但不知　什麼所在是何名
全捷見向身控背　口尊帥主請听真　那山口
地名叫作葫芦峪　咽喉总路必須行　双龙峡伏吊崖两处
虽說有路不能通　又有泥水河相挡　三路要走尽不能
若要是　出了那座葫芦峪　能通山陝与来京

良將听罢將頭点　孫付廷　滿面添欢長笑容
胕中暗叫明天子　当今万岁主怀宗　这却是
卩上洪福国運旺　天又該要滅賊人　此山既有葫芦峪
合該流賊命要亢　我今同進西安府　必須如此这般行
大料着　流賊無处脫身走　別处無路可能通
忠良想罢叫嚮導　咱二人　也該出山同大芭
全捷答应那敢慢　引路繞出樹林中　又杀到

臥牛石前万松崗　嚮導解馬代能行　緊々肚代拉着走
良將在後慢跟行　主付全捷到营内　不須傳說此事情
若要叫　外人知道这件事　定按軍規罪不輕
全捷口中說得令　來到了　平川之地上能行
离了七盤山一座　要时同到大营中　还從那
後寨轅门徃里走　大帳以外下安心　良將时下不代慢
忙令那　四路总兵七盤山拿李自成

懷宗傳　廿三

孫付廷一同嚮導全捷同大寨仍從後寨而入下[illegible]迈接淨面更衣下人獻茶良將記下全捷大功一次[illegible]千万不可傳說探山之事嚮導官各应告拜而去孫付廷傳令合营的三軍尽都傳說本帥的病危堪々至死再令四路总兵付叙等官俱各進城到帥府前伺候本帥有差調遣孫付廷法令森嚴無人不惧滿营的馬步三軍俱各傳說孫老卩的病不能好算是死定了死了好咱们也各同本省各营各寨俱是这般言講流賊也派人來打細作早就是这庅个信兒傳到報闖王

李自成听見这羕傳报粗心大义到不理会这一件事情每日在七盤山後飲酒取樂这話不表且說孫付廷代領数名親随乘轎坐李進西安帥府下馬升坐該值的中軍同話說四路总兵付叙等官齐集帥府门外听候总帥的軍令孫老卩坐上点頭說中軍官有你去到外边先令河南总兵進帥府当所听令是中軍官口中答应一支手搽着介胄一支手拿着令旂轉身形迈脚步咕踯々往外飛跑來至帥府外把令旂一展高声叫道总帥大老卩有令急命河南总兵進帥府听令

只听得 众将蔟中答应啊 眼定中軍往里形
登時来至月台下 中軍官 控背躬身等总戎
河南总兵領令到 回話已毕轉身形 孫付廷
坐上伸手接令箭 叫声河南正总兵 那人說將本吳從善
謹遵元戎帅令行 良将有語闻言道 兵主尚神仔細听
接我的 这支令箭須謹記 急刻出城同本营
代領本部人合馬 只說是 回归河南本省中
統路須往正东去 有座七盘山翠屏 双龙峡

却在七盘後山左 那里正好隐広兵 将軍牢記吾的話
埋伏那里妥当神 本帅今夜去拔寨 流賊害怕定逃生
大料着 稳定計從那里走 兵主忿勇挡賊人
千万不可放流寇 必然要 赶尽杀絕才趁心
不許对人言此事 泄露軍机法不容 吳從善
口内答应說得令 把箭接来在手中 轉身迈步往外走
出了元戎帅府门 众将俱各迎来问 大家口把兵主等
但不知 总帅今日傳何令 說与我们众人听

总兵見问連摇手 吳從善 口呼列位請听云

众将官見河南的总兵吳從善手拿令箭從里面走将出来众人都迎上来问打听总帅傳的是什広令所因何事吳從善連、摇手口中說道令却有机只不敢泄漏失陪众位将軍代着本部的战将上馬出城来至自己的营外高声傳令总帅孫兵主捲、至死叫我等四路人馬各回本省算是不征流寇了快兴拔寨起身只听得咕咚三声炮响河南的三軍拔营而去統路奔山左双龙峡那里埋伏去了

且說那 河南总兵吳從善 双龙峡中埋伏兵
書中单言孫总帅 在坐上 闻言有語叫中軍
送出帅府傳吾令 四川总兵秦文明 中軍官
口中答应那敢慢 迈步奋身往里行 表过此書会重叙
話語唠叨不受听 秦文明内進見总帅 孫帅闻言把話云
兵主你 代領本部人合馬 这般如此牢計心
七盘山上偏放右 伏屏崖 那里埋伏隐下人
流賊若被吾杀敗 必往那里想逃生 須要你

忿勇当先掏去路 众賊努力把功成 总兵答应接令箭
出岛帅府上安心 代領手下众战将 登時之间出了城
傳将令 立刻拔营同本省 慌了兒郎馬步兵
拔营繞道往前走 伏屏崖 前去埋伏不必云
且說付廷孫元帅 又叫总兵白恩光 也叫他
代着本部人合馬 只說班师同省城 却往那
汜水河边埋伏去 截掏流寇众賊兵 这般如此須謹記
大料着 一定成功把賊擒 总兵答应說得令

白恩光 接箭躬身往外行

話不可重叙又把京湖总兵尤成伟令進帅府孫付廷說兵主接我的令箭急速出城这般如此代領人馬前往七盘山正南有一座山套、、偏右有一山名叫葫芦峪你就在那里埋伏我兵踏破了流賊大寨他若失机双龙峡伏屏崖有兵他必要奔葫芦峪而逃走兵主的汎地你須要着义尚神仔細小心

孫付廷 眼望总兵尤成伟 代笑含春把話云
兵主汎地非別处 拿流賊 这事全仗老将軍

葫芦峪口是絕地 賊若一入走不能 流兵流將沒要緊
拿住賊王才算功 兵主須要留心又 好歹的
認准流賊李自成 將他拿住功不小 本帥一定奏当今
將軍的 功勞盖世当封贈 烈〻轟〻大响名
倘若粗心將賊放 本帥的 法令会私罪不輕
總兵各應說得令 接箭各身往外行 出了帥府来坐季
屬下兵將緊隨跟 不多一時到城外 来至了
自己芒前奴走龙 与上傳令拔芒寨 不徑流賊要撤兵

皆因為 總帥如今病体兴 我们四路各同程
三軍誰敢違將令 連北的 响炮拔芒兵起身
明說撤兵同本省 暗里繞道扑正東 七盤山
山套之中葫芦峪 埋伏兒郎馬步兵 梅花坑刨会其数
套貢拢勾絆馬繩 只等闖賊人馬到 大家努力想成功
且不說 东湖總兵尤成弔 再講元戎孫付廷
總帥孫付廷把四路總兵各皆派出付又傳令叫中軍官同進
總兵楊玉付將刘進忠參將赵承盛遊擊張万松四个人進内

恭見孫付廷說你们四位將軍接我的令箭每人挑选厷壮的
精兵一千是日前往七盤山在闖賊的大寨週圍屯扎今夜晚
本帥前去偷芒劫寨你等四人只着号火滕空各都杀奔賊芒
往里冲踊忩勇杀賊要与本帥会面千万不可遲悞 得令 四个
人一各接令箭挑选兒郎前去埋伏这話不表孫老ア又派中
軍挑选三千人馬仍在城外屯扎伺候本帥親領他等前去偷
流賊的芒盤叔闖王的大寨是軍中各應孫付廷說你还听我
一差你挑选五百軍兵多代油松亮子这般如此須当謹記

中軍官 口内各应說得令 轉身出离帥府中
諸事預俻伏將令 办完時 来見元戎孫付廷
眼着日落黄昏後 不竟樵楼打一更 孫老ア
代領親隨人数ケ 坐跨鞍行出了城 到了大帳下坐季
總帥升坐帳中軍 良將坐上傳軍令 屬員俱各要听明
挑下的 三千兒郎随本帥 去到七盤进翠屏
人〻啣梅馬勒口 將官的 征駒項下去鑾鈴
頭領皆是双七首 隊長俱要兩張弓 示三軍

兵罷战馬皆預俻 說声起身就要行 天色約有二更鼓
總帥出离帳中軍 仰面抬頭往上看 昨日今朝務不同
昨日是 月朗星稀風煠淡 今朝云霧貢長空
元戎一見心暗喜 孫付廷 腑内暗〻叫苍穷
探山風清月正朗 我把賊芒皆看真 出入的
路徑睄明記胸内 今朝派闖許多人 要去偷芒叔賊寨
恰与烏云遮月星 还算当今洪福大 神天保佑我为臣
但能句 一陣成功將賊勝 保住社稷与乾坤

良將正然心思想 听了听 芒内冬〻鼓三更
總帥分付拉坐季 手提剛刀跨安心 挑下的
三千兒郎跟劫寨 餘者看守大老芒 竟扑七盤山後走
親拿那 逆叛刘賊一陣指望把功成

孫付廷代着三千兜郎隔下战將掩旂息鼓人皆御梅馬尽勒
口往七盤山來劫流賊大寨闖王听見细作來报説孫付廷病
余命在旦夕四路总兵自領本部三军各自回省去了闖賊闻
听此信滿心欢喜望着宋炯闻言説你果然不出先生所料而今
孫付廷病余代死余总兵回省四散我还怕那个娃賊説大王
千万不可轻視了孫付廷那个人是智多謀廣善于用兵这件
事虚实不知真假不晓总得見一个水落石出那时才便得放
心大胆闖王説先生你特小心了今日議四路总兵走遠着些

兜明朝你我出山把孫付廷大杀一阵仍回西安去住再商量
是先攻地 呀是先上北京再作道礼説罢傳令各营的兵將只
管取樂有什乱兜都是樂子一面承管
造就的　流賊該有此一敗　生灵塗炭任天公
但凡動物皆有性　何况是　浩暴：的許多人
一來天運循环轉　二則人民罪孽深　行的事
説的話語皆有报　怎応苍穷不動嗔　日積月累报致到
該收命尽余生灵　不在数内有生路　數不逃劫何处行

这一陣　流賊傷的人不少　无常造定怎能更
闖賊才傳这道令　他也是　並不由已这般行
各营之中皆如此　貪杯飲酒恋紅裙　宋娃子
余然知道不大好　一难扭來也情真　闻言少叙归正傳
单言元戎孫付廷　那天刚交三更半　來至七盤山後峰
相离着　流賊大寨臨且近　大約就相而前存
总帅叅透其中义　在馬上　督領兜郎往里冲
忠良之言还未尽　吹作偷营劫寨兵　孫付廷

这支人馬实在勇　紀律分明真正精　梅吐在地茶声戏
地烈山崩一樣同　远而闻弓先放箭　望着轅门上面撒
堪：的　臨近不遠掄战杆　威風抖擻把刀掄
官兵闖出賊寨内　一人：　想掙頭功往里冲
滿着鹿角与拦木　恰如猛虎撞羊群　余流賊
好酒貪杯多半醉　夢中京醒眼蒙龙　耳内只听人喊叫
兵刃乱响不絕声　余賊着忙説不好　手忙脚乱不消停
慌促間　拿起战靴頭上代　抓过盔來脚上登

摸着偏江腰中討　拿一盤　安子倒係馬能行
余流賊並无一些防备打睡夢中京醒只听滿营中人声喊説
不好了官兵把大营踹闹了不但賊兵是这应嚷連帮腔兜官
兵还是如此喊叫賊营内这一陣子忙乱也就难言余官兵闖
入流賊大寨孫付廷馬上傳令施放号火該值人那敢代慢取
出号火点着只見哧滴：一股紅光冲空而起到了半空中吧
：連声所响四面上埋伏的四員战將楊玉刘進忠赵永勝張
万松見号火勝空那敢代慢竟都杀奔前來

四面上　張万松与赵永勝　总鎮楊玉刘進忠
着見号火勝空起　就如是　总帅有令叫冲营
不約而同催人馬　每面都是一千兵　齐奔了
流賊大寨往里闖　箭射鈴扎刀砍人　大概流賊皆京醒
手忙脚乱闹烘：　宋炯到底有主义　傳令立刻点灯籠
余賊將　忙：披掛尋兵刃　各找战馬跨安心
大家奔奔中軍帳　着見了　闖王流贼李自成
坐纛灯籠无之眼　賊人无数奔中軍　李自成

馬上有語呼列位 衆家哥們听我云 樂子不防人劫寨
皆因大义我粗心 此时没有别的講 兵来將擋是常情
咱弟兄 捨死忘生打一仗 勝敗輸贏两可中
千万休要心發慌 别敵了 你我弟兄素日名
衆多流賊説正是 大王之言礼上通 听了听
吶喊之声堪臨近 衆賊时下那消停 拚命相抵迎上去
帥領賊兵以死爭 怎奈官兵来的勇 四面来攻猛又凶
只杀的 賊兵叫苦声不住 京营害怕走雨來

无心打仗只想跑 衆賊將 禁止不住任他行
官兵是從四面上往里冲踹真是精神百倍可手兵器猛列生
李是怎義的英勇賊兵是從睡夢中京嚇醒的耳内听得人声
吵嚷説官兵劫寨衆賊心中發慌摸了哥抓兵器找战馬手忙
脚乱這怎庅打仗就只想跑被官兵杀了个个呼苦哀哉悲声振
耳兵乃將之威風將乃兵之胆当頭有名的人都保着李自成
往外冲踹衆賊兵無將督帥誰肯捨死相征一个々 只顧着没
官兵的去处衆西乱竄南北奔逃心想要出衆地

劫寨的 官兵官將如驍虎 人々怒勇抖威風
該死流賊劫数到 遇着了 总帥元戎孫付廷
施謀要把流賊破 才探高山峻嶺峰 派兵將
偷营劫寨將賊敗 只想一陣把功成 賊兵胆怯难抵挡
只想雇命各逃生 迎頭若把官兵遇 羊見猛虎一般同
刀砍的 断背绝肩尸栽倒 三魂七魄見閻君
鎗扎前心与後背 真正是 順着战杆淌鮮紅
斧劈頭顱分兩半 千朶桃花四下崩 有几个

代衆着傷栽倒地 战馬一淌成肉濃 少腿無頭真悽慘
折肩断背满山中 流賊不能云衆地 难闯天罗地網门
李自成 口内連説怎庅好 樂子該当此处坑
宋炯一傍闻言道 叫一声 大王衆位請听闻
事急暫且奔山頂 高处尋路可逃生 衆流賊
一齐説道這話是 大家快走莫消停 説着才要催坐季
猛然抬頭吃一京 咕咚一声大炮响 借着山音好怕人
满山頂 灯籠無数火把亮 耳内只闻吶喊声

衆賊不敢將山上 無奈何 只得冲杀往外行
山頂上灯籠火把人声吶喊才三百兵中軍官奉令在此巧用
疑兵計振嚇流寇叫他們不敢上山好入衆地這陣傷的賊兵
無計其数李洪吉当先一支虎断後衆流寇左右圍随保着李
自成宋炯往外冲杀這些賊人自然比那些兵到底强壮一陣
子冲杀算是闖出营盤此时天已大亮着的明白但見十数座
連营被官兵冲踹了四分五落尸横遍地血水成河那些帳房
旂幟折了乱哥就相柴棚一般没安子的战馬来回满处乱跑

李自成 看着又怕又悽慘 不由口内打嗐声
無奈之何往下敗 衆賊人 代領残兵緊々行
孫帥督兵随後赶 摇旂吶喊緊相跟 得勝的
官兵分外精神長 左右追杀猛似熊 赶上賊兵着刀剁
只闻兵刃响連声 闖王眼望衆賊將 口呼列位請听云
都是我 不听軍师良言劝 才有今朝身受京
不防官兵来劫寨 孫付廷 寅夜天黑杀進营
傷了樂子人不少 妊八个的太欺心 细想來

万般都是我的错　无谋少智劝不听　果然孫帅能韬略
文武全才会用兵　闯引埋伏此人巧　假言傳說代病沉
又說是　四路总兵全同省　樂子糊塗認作真
果然中了他的計　杀了个　将死兵亡真苦情
莫非該我龙归海　樂子今朝焉要崩　孫付廷
率領兵将随後赶　只怕残生活不成　孫帥馬上說无碍
大王只當放宽心　真龙天子有灵助　大将魁元八面風
若要是　過了前边小山口　无事平安只管行

闖賊闻听将頭点　口中說　大哥之言礼上通
但愿如此敌則好　只要无事保安寧　同頭着
官兵在後緊追赶　賊人催馬往前奔　眼望山口离不遠
只听的　一声大炮似雷鳴

七盘山李自成这一陣也算敗了个至兵尽兵所有的馬步三军死了大半幸亏众贼急冥奔路努力争先冥了他离了自己的营盘賴务闯出重地李自成那一番后悔不听宋炯之言方受兵害反恨自己旧不必提了代着些残兵敗將往南而逃后边孙付廷率領着劲营的兵將紧紧的追殺那些个敗残的賊兵列位李自成手下的那些賊將旧死有敢捨命当先的人么不說別人旧是流賊的千層下李洪吉魚不称為难闹的英才也算賊中人物但只一件大眾兵將尽了胆戕心慌的往下敗旧如潮水一般相似皆无战对之心他旧有退敌之意口中大叫列位不必害怕有我堵挡官兵呢明公想上自闯王下至賊兵賊將也听他的这些话不听俗言一不扭重旧只剩了他一个也随起尔跑罢李自成不住的只嚷抄小路兕走方好逃生又听孙昂说过了这坐山口旧算没了事咧说话之间近了双龙峡的山套之内猛听的咕咚咕咚炮响從那边擁出两支人馬將如山神兵如太歲吵發了一声喊两分頭兕可旧把去路擱住

猛听得　咕咚一声大炮响　借着山音似雷鳴
人声呐喊京天地　两分頭　闪出兕郎馬步兵
挡住去路声喊叫　乱舞刀鎗猛似虎　乘賊人
先有一个不害怕　尽都着忙心内京　李自成着急說（不好）
此了应当了不成　只說从此逃性命　那知也有埋伏兵
前边的　官兵好似攔路虎　后面且賽个波龙
大料今朝无处跑　你我的　性命残生此处坑
流賊之言还未尽　欢乍迎頭擱路兵　一个个

乱舞刀鎗往上撞　如雷叱咤喊连声　眾多流寇出无奈
誰肯束手赴幽冥　蝼蚁尚且貪性命　為人岂有不惜生
掄利刃　只想闯出山口去　旧算两世再為人
怎奈官兵圍的緊　吳從善　都司河南正總兵
督帅兕郎擱去路　那个不想挣功名　眾官兵
人人怠勇声叱咤　手擀战杆把刀掄　迎頭对面合上仗
只听兵刃响连声　官兵胆壮賊発怯　強弱不敵怎蒙范
孙付廷　代領官兵又赶到　乘賊着忙更丹京

前后受敵难招架　这一陣　苦壞遭劫在數人
双龍峽这一陣又把流賊的人馬伤得不少李自成与手下賊
將拼命撞出重圍往下敗走孫付廷一仝吳從善代省官兵还
是在后追杀賊將死了四个賊兵伤了无數敗残的流賊東逃
西散奔走无门正自往前敗走猛听前面咕咚一声炮响有一
支官兵從双边山凹之中樹林之内闪將出来把去路挡住為
首一員馬將介胄鮮明手持利刃坐騎征駒面目凛奇天武神
威六員偏將站立双旁代領官兵橫攔去路

面前的　一支官兵挡去路　盔甲器械尽鮮明
四川提鎮奉將令　秦义明　伏馬崖下隱藏兵
代領偏將挡去路　手下兒郎猛又凶　縱征它
手下兵刃往下剁　竟往流賊隊内冲　耳内只听兵刃响
砍瓜切菜一般仝　賊兵紛、墜下馬　哀哉叫苦不絕声
李自成　口内連、說不好　樂子必要赴幽冥
又有官兵截去路　孫付廷　馿求、的太恨心
宋綱馬上開言道　列位苗神听我云　必須要

大家忿勇往外撞　福長命大不成凶　束手等死非好汗
有玷英厷一往名　衆多流賊齊说是　先生之言礼上通
李洪吉　領頭摔枪崔坐季　当先忿勇抖精神
衆多流冠红了眼　双下夹攻了不成　俗言說
一人若子拼了命　万夫难敵也子真　正当中
夹首宋綱往前奔　加卞頓壓縱已行　衆賊冲開一条路
順着山道往外冲　不住的　扭項回頭朝后看
但則見　后面追兵緊、狠　正是衆賊往前走

猛抬頭　一道江洋把路橫
車流賊闖过官兵的隊伍恨命的往下敗走后面的官兵緊、
相追正往前跑但見迎面有一道大河阻路衆賊齊說不好李
自成說这算死定了前有大河阻路后有官兵相追你我插翅
安翎也无处逃脫宋綱說天无絶人之路大王乃是真命之主
衆位將軍都子棟梁之材福分不小學生敢保遇难成祥要从
絶处逢生闖王說現在旧没了路是吶　还成什庅祥呢　宋矮子
說旧从偏西南的这条路徑往前敗走有何不可

衆流賊　子在危急无其奈　只得依着宋綱行
竟奔西南岔路走　只想着　闖出龙潭虎穴中
往前走了不多遠　但見左右尽松林　忽听的
一声大炮京天地　两边林内闪官兵　濟遼提兵奉軍令
英厷名叫白光恩　帅領手下衆偏將　馬步兒郎把路橫
吵的声　一齐忿勇往上果　冲開流賊反叛兵
乱撒征它顛战馬　一个、　掉槍舞戟把刀掄
哥如雨点一般蒸　百步之威人怎禁　衆流賊

代車首伤声叫苦　紛、不住墜已行　闖王一仝車流冠
只得捨命往上冲　料着不能打勝仗　只想奪路去逃生
孫付廷　帅領官兵又赶到　流賊害怕走真魂
又伤了有名的三員將　那些个　小卒賊兵記不清
可埠之処人頭滚　低凹血水竟成坑　还有那
着了急的河内跳　可惜水裡作亡魂　揔帅孙丁傳下令
曉諭衆將与兵丁　别教流賊还由可　加必拴拿李自成
那一个　拿住闖賊来交令　寫本奏主算奇功

一道軍令傳下去 登時间 兵丁將校尽知闻

前面是揔兵白光恩代領兵將救往去路打仗后面是秦义明吴从善領兵相追两下夹攻又把賊人伤的不少孙付廷的主意了杀那些敗残的贼兵賊將也無濟于了故此传令各処的兵將只要拿住為首的李自成旧算頭功啟奏当今的万歲必有升賞衆官將官兵听見揔帅的这道軍令誰不想掙功劳也旧不去截追那些敗残賊兵只想要拿住李自成立这一件奇功不小

都只為 一道將令傳下去 登時兵將尽知聞
三路揔兵車战將 還有那 各処馬步車三軍
人〻都要拎賊首 个〻想拿李自成 来的那
敗残流兵声叫苦 南北乱竄走西东 闯王一仝衆賊將
争先奪路纔能行 官兵在后相追赶 只闻喊叫不绝声
音説了 揔帅老了传下令 叫拿流賊李自成
那个要把他拿住 旧算是 一件奇功刬当輕
此時流賊敗了陣 你我不故各西东 李自成

一仝周吉宋姪子 老回〻孙昂四个人 争先奪路往前跑
个〻着忙心内京 害怕只恐无活路 宋炯闹言把化云
旧从这 一条小路分下去 可以能勾朶灾星
三个流贼齐说是 催坐季 竟扑小路往前行
不表闯王賊四个 再説大路車官兵 孙付廷
白光恩与吴从善 还有英去秦义明 帅領兵丁往前赶
只〻听吵〻呐喊声 一直竟奔正南走 都想拎拿李自成
小路上 闯賊一仝人三个 孙昂宋炯诉天星

闯賊馬上闻言道 叫一声 先生有何計牢笼
可保我的残生命 出离了这火坑中 姪子馬上闻言道
大王留神听我云 若要想脱这坊难 須把牢笼巧计生
此一時 各処皆了官兵將 要想逃生枉用工
闯王又把先生叫 有什么 妙计良謀快〻云

李自成宋炯周吉孙昂四个人跑近一条小路岔道之中只听的喊〻声振耳借着山音尤如地列山崩一般宋炯在馬上説道孙付廷既然各処安下埋伏想来是道路都有人馬把守大王若想脱离此难只怕有些費了闯王闻言心中着忙説先生你方才説近这条岔路万一官兵追到此処那边路口再有人把守豈不是前進無路后退无门宋姪子説近这一条小路李自成説如今先生又这般的言講樂子如今進了绝路只可瞑目待死罢

李自成 説着口内長嘆氣 叫声軍师你是听
只因樂子初皇杠 本処的 知県差我去拿人
旧有現在的周弟兄 还有王 子一支秀 為宾朋
樂子当堂身挨打 收入南牢監禁中 衆位朋友將我救
却牢反獄闹衙门 佔拒松山招人馬 三路與兵起戏征
只因為 你相樂子有福分 將来一定坐朝廷
多亏衆位帮朋友 还算是 大了先成到如今
渴了西安城一座 惹下了 鄭求〻的孙付廷

七盏山偷芒那一陣 樂子傷了無数兵 各处埋伏人合馬
天罗地網一般仝 无路可逃怎羕好 只好瞑目喪残生
宋蛛子 口中連把大王叫 子细畄神听我云
學生初習麻衣相 我若了 斷吉言凶板釘丁
大王真有天子分 李生怎敢那般行 今日个
七盏山中这一敗 劫数造定怎已更 成敗興衰有定数
出芒勝敗任苍穹 大王命大該有旧 遇难成祥化了真
老回〻 孙昂一傍開言道 軍师之言我不明

你我傍的人不少 到此今 还在重圍乖地中
有誰前来將咱旧 那个能敵孙付廷 望先生
快些言明其中故 說明之特好放心 宋烔見問回言道
三位畄神听我云 大家去到松林内 李生方好講元因
四个賊 一齐催馬將林近 俱各亲季下已行
馬拴樹上旧地坐 宋献策 有語開言把化云
七盏山中这一敗 傷了兵將許多人 孙付廷
現在督兵將咱赶 各处埋伏下恨心 他等生死不知道

旧只你我四人存 大王今日遭大难 眼看残生保不成
我學生 到有一条良謀計 可保平安脫难星
闖王聞言將頭点 說到了 先生有化快說明
李自成听宋蛛子說有計可保平安脫难不由得憂中化喜連
忙問到先生但不知有什么妙計可保樂子脫了此难蛛子說
方才追兵吵嚷說孙付廷有令咱們的別夲兵將到没什么要
紧只要把大王拴住方算一件功劳了已至此也没有什么别
的方法

宋献策 有語開言呼三位 仔细畄神听我云
俗言一句說的好 若要了 拿賊拴王却了真
因此孙帅传此令 要拿王駕把功成 我李生
有条金蟬脫壳計 可保王了免灾星 这了別人不能作
只问周將軍行不行 他若肯把大王旧 可脫龍潭虎穴中
滿天星 他若搖頭說不允 难保王个要被拴
蛛賊之言还未尽 滿天星 周青有語叫先生
道字不亮变昏鏡 鈍剑杀人一羕仝 但不知

在下自何得能処 可旧王了免灾星 已保大王多无了
周青旧死也甘心 軍师快說怎么羕 赴湯投火我应承
蛛子說 將軍大王你二位 模羕仿彿却相仝
你若安心旧王架 与大王 二人立刻换衣衿
金蟬脫壳將人哄 大料官將不已明 大王的
命大福洪脫此难 我保你也不担京 李生之言再不錯
若有欺心不了人 你若应了这件了 快些更換莫消停
將军你 若了胆小休应允 了千重大不非輕

周青听罢將頭点 汸天星 有語開言把化云
流寇汸天星听見宋烔之言口中說我打諒了一件什么了情
元来了这么一条金蟬脫壳计 呀 也没什么別的說先生可知
到大王与在下乃了自幼見相交的好友又在一个衙门里当
差因為失去官艮自知県把李自哥与一丈夫王 子我們三
人收在南牢監禁乖朋友劫牢反獄把我們旧出罗網直至今
朝並未分散尤如亲弟亲兄七盏山遭此一敗傷了無数兵丁
大王多遭大难我周青应当相旧

满天星　周吉有語開言叫　軍师留神子细听
大王有难我当旧　我若了　怕死貪生不了人
俗言忠臣不怕死　在下情愿换衣衿　说罢時
占起身来先摘帽　解代脱衣摆在坐　宋炯代笑连说好
口内不住叫將军　旧架功劳非小可　將军真算了功臣
付又说　大王快把衣衿换　少若挨遲有变更
闯王闻言连摆手　口中说　这了乐子不能行
为我一人害朋友　此了行来礼不通　娃子说

大王若不如此作　想要脱身万不能　周吉又把大王叫
老哥留神仔细听　你若不作这件了　我旧自刎赴幽冥
李自成　一来貪生也怕死　二则无奈只得应
冠袍代履忙脱下　双个人　連忙更换那消停
闯王又叫周吴弟　乐子有化你听真　倘若是
上天怜念脱此难　與兵捡上北京城　乐子有福登龍位
必然把你大加封　倘然若有將共歹　豈肯辜負有功臣
定把那　死去封王加恩报　方显乐子有良心

闯贼说罢不代慢　四个人　付又振安上走龍
李自成与闯天星换了衣服各提兵刃付又上馬宋炯说你我
若不遇見官兵官將千万留神多加子细搃了到了寬闊之处
方保平安想着往正北跑要緊〻〻李自成孫昂周吉三个人
口中答应催坐季出松林竟扑南山口而来耳揄中只听人声
喊叫是在身后元来了河南搃兵吴从善奉孙付廷的將令代
着一支鉄甲兵順首小路捉拿流寇宋娃子高声说道搃得闯
近山口方保无了

李自成　看見官兵先害怕　皆因失机伤捐人
正自不知怎样好　看見了　一支流贼叫李忠
还有一伙人数个　尽了荒慌敗阵形　乖賊人
会在一处催坐季　要扑山口去逃生　怎奈追兵来的勇
刀劈枪刺乖賊人　滚湯潑雪一般样　乕咬棉羊争几分
敗残的　流兵登時如麻乱　丢盔撂甲走無门
叫苦哀哉声不断　一个〻　拚命奪路想求生
正在京慌逃命处　又来了元戎孙付廷　三路的

搃兵代領乖偏將　揚威呐喊往前攻　闯王首忙説不好
乖賊一齐胃了魂　李洪吉銓馬負勇然　到此地步也心京
无奈何　只得随众催坐季　心中恼恨気不平
順首山路往下敗　只想首　出山还要战官兵
闯王催馬頭里走　孙昂娃子闯天星　四个賊
只想奔出山口去　路寬兵稀方好行　登時来至胡芦峪
正在重圍險地中　孙昂督兵随后赶　追杀流寇许多人
乕扑羊　官兵官將多么壮　鼠怕猫的心内京

剛〻出了南山口　猛听得　一支官兵把路横
双边排出兵无数　要象天神争几分　乖官兵一齐往上撞
喊声振地似雷鳴　三軍闪出一員將　尤成乕
来拿流贼那个作乱的人

这一陣算把流賊杀了个魂夢皆京从今以后提起孙付廷三个字来李自成是浑身乱战寝食不安老回〻孫昂锉賊安焖仝着闖王李自成刚然闯出山口一代坐李才要扑正北逃走猛听咕咚的一声炮响把流賊吓了一跳擡頭观着但見有一支官兵把去路挡住当先一將天武神威手内拚刀坐騎战馬生的面目凶悪体壮身嗪李自成一來故命二來也ㄗ真急了一催坐下馬拈動手中抡喊一声硬往上撞京湖摠兵尤成帋奂説奉摠帅孙付廷的將令在胡芦峪埋伏拎拿闖王旧只是一件他却没見过李自成是怎羕的个人物听見山里边喊声振地旧知ㄗ官兵截杀流寇呢把人排润横擱去路猛見从山套里先出來了三个人尽是京怵之色有一个催馬挣鈴硬往上撞尤摠兵一見心中不悦在馬上一声大吒好流賊往那里走敢來与老了動手説着催馬上撞掄手中的刀先照着流賊砍去闖王一見用手中的黑英鎗往上招架只听得咯当一声响亮將刀架过架可是架过去了闖賊的帋口生疼双膀麻木难道李自成旧这著不济么内中有个元故一來尤成帋的刀

沉力大二來闖王的胆战心虚故此这慕

李自成　帋口浇熱膀背木　不由省忙心内京

双馬一冲撞过去　李自成　心京胆战怕敵人

那里还敢來动手　竟往官兵隊内冲　走回〻

孙昂一全宋献策　二賊騎下那淌停　竟扑西北岔路走

心虚害怕想逃生　摠兵才要随后赶　山内出來許多人

内中有　一个川黄什王代　交抹金冠扣頂门

尤成帋一見心欢喜　在馬上　招乎見郎手下兵

别去之人不要緊　杀之兵益用不中　川黄的

那个旧是李闖子　拿他一个勝諸人　那个要把他拿住

这件奇功别当輕　说着催馬迎上去　帝兵時下抖精神

一个〻　都想要把功劳挣　大家全奔访天星

兵随將主往上撞　喊一声　冲散流寇許多人

不該死的逃了命　天数造定怎已更　满天星

坐李繞住拌馬鎖　咕咚一声倒在尘　傍边闪出撓勾手

搭住流賊上綁绳　時间喜坏尤成帋　口说该我立奇功

不多時　摠帅率將兵来到　大家見面笑孝生

尤成帋上前來交令　望着那　摠帅开言把話云

孙付廷一仝三路摠兵衆多的偏將代領大隊三军追至葫芦峪口尤成帋上前交令説末將奉摠帅的军令在此埋伏將闖王李自成拿住余去的流寇走脱在摠帅的跟前情干領罪孙老下满臉代笑説將军既把李自成拿住其功不小走脱几个没要緊的流賊何罪之有传令好生押解闖賊掌得勝鼓回城重三军收拾流賊的帳房旂古弓箭器械馬匹等物

只听得　得勝古打將军令　児郎齐唱凯歌声

大家付近胡芦峪　登時间　出了七盏透翠屏

北少剪断兇重叙　红日西墜太阳昏　孙付廷

传令三军屯城外　自归各省本営中　明日传明兵丁册

出力児郎有賞良　衆將随我將城進　本帅相酬慶賀功

衆三军　屯扎城外先不表　衆將相随孙付廷

進城來至元帅府　下坐季　摠帅連忙下大研

灯烛輝煌明又亮　衆將行条把礼行　摠帅説

列位将軍多辛苦 征战劳乏都有功 先把闯賊看守起
必須加意要留神 说着不付摆酒宴 我倍列位飲三巡
手下人 答应立刻調開座 吹口之力摆列停
総帅一仝衆人等 末列坐 先去介胄把衣更
然后衆将謝了坐 各按次序飲盃巡 孙付廷
手内斟杯呼列位 俱要留神仔细听 自从流賊多作乱
河南陕西苦黎民 生灵塗炭真悽惨 百性軍民受灾星
朝廷家 劳兵動将非容易 米粮耗費死生灵

本帅奉旨與人馬 好容易 拿住流贼李自成
孙付廷手内擎杯代笑開言对衆講化説列位総镇衆家将軍
流賊作乱自始至今州城府县店道村庄遭劫的那些男婦老
幼也旧不计其數了皇上家的兵将米粮也旧难言多少若論
当今的怀宗天子真乃一位仁明的帝主代文武尤如骨肉疼
百姓更赛赤子如何各省之中多生異怪至乃盗匪生発黎民
塗炭想来乃天運循环该当如此本帅所虑者旧只一件皆因
永樂年间有一个承奉刚丙元條内相多立奇功朝廷寵隆所

已至到如今我朝大明把他們多加恩惠
孙付廷 代笑開言呼列位 俱各留神听我云
只為剛丙人一个 我朝的 内相與盛到如今
所慮将来不大好 担悞国家大了情 現如今
执掌权衡皆内相 他們势力不非軽 实為国家一大患
意欲除之却不已 虽然未已除内患 到底先将外病侍
一来乃 当今万歲洪福大 天意该当與大明
二来所仗列位勇 葫芦峪 拿住流賊李自成

这件功劳非小可 多亏京湖尤総兵 今日个
本帅無可以為敬 賞报酬劳酒一中 然后写本奏天子
明君不負有功臣 朝廷一定有封賞 標題名姓凤楼中
衆武将 一齐出座多控背 口把元戎帅主称
我等有何得之処 全仗着 帅主奇才派衆人
孙乃代笑将頭点 口呼列位请听真 説不得
本帅之才列位的勇 大家都為报朝廷 衆人説
帥主之言真有礼 言罢了 付又归坐飲刘伶

也不过數巡之后齐用飯 耳内听 樵楼正乃打二更
彼此散席安歇下 不竟的 又到次日早時辰
（列公）若論孙付廷在七盘山这一番調度埋伏别説李自成一人
連衆賊兵将等要跑一个也未必已句但只一件天命难扭还
有个生死定數旧如常人或水里或火里大灾大难全没丧命
有人説这个人不知有多大命呢这羕見的大灾大难他都没
死呢 進了不过几日又死了这乃何故皆乃人多一刻不生少
一刻不死正是生死由命富貴在天别依着你我説这李自成

怎么他会絶了呢皆因他命不该絶故尔漏網
常言道 万乃不由人算計 諸般総乃命生成
皆因大明国運敗 这羕的 妙計良謀总乃空
若依明公相批論 必須孙帅步才已 排兵時
旧該傳与兵合将 務必的 单拿流賊李自成
他若傳下这道令 闖王如何已再生 再不然
旧怨総兵尤成帅 不必真假旧拿人 若依愚下非此論
真若乃 那羕相批算不公 成語說

萬子总由天不空　若依人力不已行　孙付廷
旧便信下这道令　怎知流冠把衣更　旧便总兵尤成帅
他元是　未曾見过李自成　也想拎贼将功立
只認冠袍假共真　又因闯賊不該死　三子合一怎由人
閑言少叙归正传　孙付廷　次日黎明升大所
帅府门開大炮响　京天動地似雷鳴　吱喽、、
两杆帅旂升空起　被风摆动响连声　鼓手娄上音乐动
放開当中双道门　打陣旂牌才宦壽　军牢牙役双边分

四路的　揔兵一齐都披掛　付参遊守计征裙
近入帅府到所上　各接着　本朝規矩把礼行
行礼以必分左右　按次排班双边分　帅府的
堂規以必到次序　吹古娄上正樂音　總帥坐上傳將令
說道是　快代流賊李自成

帥府中的堂規以必孙付廷升座四路揔兵以及衆將官行礼已必分左右侍立孙了坐上传令代流賊李自成李帅当堂審问哦旧有該值的將校各应那敢怠慢往下旧跪不多時渐满天星周寺绳绑二背推、搡、來至帅府听上滴水簷前伺候的人个、留神观看但見那个人頭代交抹金冠身川者黄袍袍腰计紅呈宝代足登茉莉朝靴生的身形高大膀乍腰元面目黑些、一双三角眼双道濃眉满部胡须尤如鉄線並无威风满面京慌浑身打战在下面双夕跪倒該值的將校回化交令

衆人看罢虽不敢交頭接耳悄語低言一个、都在心中犯想旧是这么个李自成呀正应了俗言宁可食名不可見面人不押衆貌不京人竟作这么大耗把山陝河南呼他闹了个七零八落軍民百姓的生灵不知伤損了多少若不是施謀排兵布陣还怕拿不住他呢不言衆人心中犯想且說孙付廷在坐上观看但只見一人頭上代着金冠身上川着黄袍在下面俯伏跪倒

孙付廷　坐上举目往下看　但見一人跪在堂
忠良未見真合假　公位上　火起无名百代嗔
用手一指闹言罵　大叫流賊李自成　你元是
米脂県内根生長　多受皇王水土恩　不思报国生心反
扫牢反獄任胡行　抢州城　燒店村左坑黎庶
老幼男女不得寧　山陜河南民塗炭　竟敢与
官兵官將打战争　神人振怒恶貫满　七盘山中多被擒
旧把你　碎尸万段难消恨　剐骨熬由不称心

快把一往实情訴　李帅写本奏朝廷　忠良言词还未尽
忽听流冠話高声　诏天星　向上抬頭呼元帅
小人並非李自成　虽与闯王子一伙　我的名字叫周寺
也在米脂当馬快　李与流賊子宾朋　都只為
却牢反獄多造反　抢护百姓全是兵　隔了西安城一座
有意还要作朝廷　不料元帅兵人馬　七盘山内埋伏兵
我们的　見郎伤的无其數　陣亡之人数不清
有个軍师名宗炯　皇了条　金蝉脱壳计牢笼

汤天星周专仰面向上口呼元帅老了在上只因我家的细作
报說兵主老了病重堪〻至死四路总镇也要撤兵各自回省
我家大王信以為真在七盘山后营中吃喝取樂不料总帅各
处埋伏下人馬偷营劫寨把我们杀了一个大败亏输兵亡将
死追至葫芦峪口我家総军师定下一条金蝉脱壳計他說小
人的模様仿彿李自成他叫我二人更换衣服以他作我為的
是将脫此难

周专說 我与阎王把衣换 指路之兵認作真

拌馬貝將我拿住 汤天星 周专当我李自成
流贼說罢一夕化 总帅坐听發愣怔 孙付廷
大叫一声气杀我 咕咚栽倒地埃尘 亲隨之人吓一跳
又傍众将尽吃京 一齐迈步往上跑 扶起年残代病人
扶在了 公位之上齐喊叫 总帅元戎那住声
大家叫匆特多会 孙付廷 口内哎哟又还魂
分付快绑尤成甫 胆大村夫太粗心 旧便了
認衣拿贼尤可恕 也该着意细当神 阎贼他了一隻眼

这厮明〻两眼瞎 錯拿流贼真可恨 分明故义縱賊人
似这意 違悞军机情难恕 斬首元门礼正通
又迫急〻与我绑 把村夫 推出街前问典刑
堦下欢乍捆邦手 迈步撩衣往上冲 尤成甫
口呼帅主请息怒 末将有语请听明 陕西流贼为作乱
抢掳填店与庄村 涂炭生灵残百姓 朝廷累〻动刀兵
老元戎 奉旨兴兵征流冦 施谋設計空牢笼
七盘山内排人馬 葫芦峪 圍住流贼要成功

末将悮把流冦放 枉劳兵将苦相征 尤成甫
無能枉受君王禄 活在世上枉為人 总兵說自拳帚跪
亮出三环二刃斧 项上一吞只听响 咕咚〻
死尸栽倒地埃尘
总兵尤成甫自愧含羞拔剑自刎尸首栽倒众将官无不嘆惜
孙付廷坐上說到悮了的匹夫死之有余不付又边把他尸首
抬去郊外弃埋再把这一名流冦推出城外凌迟处死梟下首
级城头号令

尤成甫 代愧含羞方自刎 碎剐流冦汤天星
代病的元帅传将令 孙付廷 对众开言把化云
三路总兵各回省 本帅写本奏朝廷 众偏将
一全总兵名杨玉 威镇西安这坐城 白光恩与吴从善
还有总兵秦义明 告辞付廷孙总帅 各归本省撤兵丁
孙付廷 令人写本奏万岁 伸明其中旧里情
忠良思想这件了 不由的 朝天仰面嘆连声
附中暗把苍穹叫 老天何故不公平 致使这

流冦生發残百姓 軍民老幼受灾星 生灵塗炭真可憐
百姓流离最苦情 朝廷累次發人馬 花费尔粮劳将兵
皆因为 不已平伏贼反叛 圣上才差孙付廷
兵调四路来相助 西安府 会合一处把兵屯
本帅观山瞄地势 观其形景好排兵 七盘山
巧設埋伏非容易 劫寨偷营苦用工 只說阎贼无处跑
發要擒拿李自成 已竟追到胡芦峪 入在天罗地網中
尤成甫 误中金蝉脱壳計 錯認流贼假共真

虽是损兵但误了　这还算　本帅传令不分明
孫付廷心内思想虽是總兵尤成年把流冠放走細想也是本
帅传令不明之故自己又嘆惜調四路人馬劳兵動将花費分
粮餉謀定計費了这么一场大辛苦还把流賊放走了有何彦
面見当今的万歲全僚的文武枉為将帥空受君恩越思越
想只觉的浑身不爽退入后堂旧是一晚宿至三更一氣而亡
都只為　崇禎万歲国運尽　天意该当亡大明
又因流賊不該死　孫付廷　空費牢籠枉派兵

似这羕　為国忠良白費力　可見天意不由人
書中不言西安府　且言那　衆多流冠与賊兵
老回〻孙昂与宋炯　还有闯王李自成　三个賊
順着扒路往前走　漏網之魚争几分　心京又恐追兵赶
胆怯只怕后来人　正〻跑了一晝宿　不見后面有追兵
下了馬　三人旧地全坐下　歇息撒放馬能行
招聚残兵与敗将　衆賊人　彼此会面好傷心
数万之衆人会馬　如今剩了几百人　有名的

賊将死了十数个　闯王不住打嗐声　两眼流泪長吁氣
口内不住叫苍穹　只為楽子行不正　妄心造反〻明君
抡州城　坑害黎民衆百姓　上天振怒不相容
才有今日这一敗　七盂山　遇見元戎孙付廷
全伙宾明伤大半　死了兒郎数万兵　細想来
万般都了楽子錯　軍师之言我不听　算来了我没福分
天意不該作朝廷　别的了情全是小　旧只心疼衆弟兄
米脂县　大家起首創了業　如今死去好宾明

此時没有别的講　也只好　大家各去幹营生
那些兵将不成了　何况如今数百人　宋献策
坐在一傍只拍手　哈〻大笑不绝声　闯王一見心不悦
説道是　先生你笑為何情

懷宗傳

廿四

李自成他見自己的將旅兵亡只剩了數百人想来不能成其大是只是心疼死去的朋友也是情真故此口打嗐声眼拉着軍师宋烱在一傍反到不住的拍手哈上大咲闯賊聽[illegible]甚不悦代怒閙言説軍师桌子心疼兵將在此傷心你为何反到在一傍大咲不知取何元故宋烱説李生咲的不是別人咲的就是大王听再不思俗語常言兵家勝敗输赢長有之事大王因此敗就把創業立是心场一旦恢却又到不肯一番寒撒首焉得梅花撲鼻香想当初汗君的昆陽唐君的貞陽宋君的寿州皆有被困之情拢要命大福長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大王只管放心学生有一件伢了朋友一名曾凱号叫紫面獣一名吕宏号叫独眼龙他二人的武义高強真有万夫不挡之勇現在鉄座嶺称王招聚的樓兵不少你我投到那里合為一处兵為一伙我敢保能成大事那里就犯得着边兼為难李自成闻听宋烱之言真乃是憂中化喜止痛欢生眼望着軍师宋烱咱君臣可奔那一條道路边了桌子敢則不愁了言必和賊將代領着數百殘兵竟扑鉄座嶺而来边些話暫且不表且說山西太元府

寿州県有一位県官已讳边大寿为官清廉善观風水太原的
拢镇立奇盛知府蔡茂済召了人会全奏了一本怀宗天子照寿
阳県的知県边大寿前往米指県观看流賊李自成家的坟地
如有相侵国家之处只管刨毁
寿阳県　知県名為边大寿　奉旨来上米脂城
观看闯賊祖坟墓　葬在了什庅所在　瞧見了
若有相犯不好处　只管刨毁没当神　立不是
軍民塗炭遭劫数　天义议把是非生　欽差知県坐大轎
代領衙役与弓兵　一路無詞往前走　来到米指一座城
就有人　报与知県彭守学　来將欽差天使迎
城外接着边大寿　彭守学　行礼口把大人美
边了轎内說不敢　你我皆是一般臣　虽然我
寿奉圣旨到此处　貴県还算是年兄　二人彼此通名姓
一齐进了米指城　県衙堂前下了轎　重亲見礼叙年庚
边大寿　細把来义说一遍　口内連美老仁兄
欽奉圣旨来至此　我小弟　情愿相全去观坟
边大寿代咲閒言道　年兄当神仔细听　但不知
李家祖坟在何处　说来我好去瞧明　守净闪听閒言道
欽差年兄仔细听　小弟到此年不久　不知坟在那边存
边大寿　閒言点頭腮代笑　年兄貴耳请听真
虽说不知在那里　难道说　無有全族一户人

边大寿说年兄我想李自成乃此地根生土長豈無族中一户之人先把人丁户口册子拿来一看便見名白彭了点头連忙分付该房书吏把户口册子拿来呈上边大寿仔细观瞧内有一輩上写李元少之

予自成族中共有二十四名現今纳粮当差只有二十三个边大寿看
罢望看彭守淨问言讲话
边大寿 扭項眼望彭知県 口叫年兄仔细听
闯贼一户人不少 就应当 立时传到県衙中
把恐将来生后患 再想相除枉用工 早々除之正可行
快些出票将他等 当堂之上问分明 年兄你
連他發票莫消停 此書述快不多叙 知県这边将令存
号台上 分為左右拳乡號 共少不等许多人

欽差坐上往下问 说道是 你们留神仔细听
兒等俱各全姓李 衆人叩首口答应 大寿说
你们与那李元少 可是全祭一祖坟 上来一人年高迈
往上叩頭把卩爷 若要提起李元少 本是米指县内民
所靠着 地土庄田度日月 祖代七居是真情
只因他安坟茔地 夫与妻 终朝每日泪淋々
后来生下闯娃子 那知是条敗宗根 長到了
正々十岁不说话 空有身子亚又龙 半路之中说了话

他々瞎々一双精 喜得闯子身長大 充当捕快在衙门
李自成 只茂衙门充了役 终朝狗支与狐朋
結交土壕与匪棍 相与那 盗寇強人衆录林
回太老卩知道了因里泥腐中失去胭脂不粮上司行文委知県闯太
卩舒義盗寇知県差捕快李自成还有用青那王等子他们三个
跑到梁家庄上得了真信他们三个人放走梁典都是相交的好
友因此没舒破闯太卩識破才将他三人陷入南牢之内衆煌人巧定冤
計八月中秋劫牢反獄把他三人連監中的囚犯尽都放出牢獄劫奪

库餉杀出城去后来上司行文到把我等俱各舒来要按律治罪幸
亏我等虽係全宗分居分过
小人等 幸亏都有分单在 各立门户与子孙
只因闯娃他造叛 代累了 李姓全宗多少人
連天一次拿反叛 五日累追要正身 太卩想
二十三户人不少 每日苦拷受非刑 多亏与見郊天赦
一概不冤才放松 至今算来十三載 家々户々才太平
李自成 反与不反全不僾 現有宪票可為真

言把一齐他田手 他把那 宪票拘出往上呈
边彭二位一齐看 大寿往下语高声 说是你
尔等不用担京怕 罪犯原係李自成 你们既是郊天赦
莫是全干把罪轻 就只所问一件事 他的祖坟那边存
若要事 有人之到领了去 本県观瞧看假真
内有一人叫李正 只見他 往上磕頭把话云
他的老坟在城外 偏北有坐破云峰 到后来
有个侄子说姓宗 与他前来看坟茔 说是那里無风水

将坟挪入在城中 这件事情我眼見 别者之人不晓们
边大寿 坐上闻言将頭点 面上代笑叫年兄
有劳尊驾随我去 看一看 闯贼流寇他祖坟
又个人虽然都了知県边大寿莫了欽差彭守淨焉敢不尊点頭应允二
人並不乘轿俱各騎馬李正引路衙役围随余者的李姓之人令其散去
此书剪断要斯去城来至了破云峰下李正在馬前双々跪倒回话說此处
就是边大寿 在馬上 观瞧留神看了一点风水全無又叫李正相引付
又近城来至興隆街前李正付又回话这就是李自成亲立的坟茔地彭守

净边大寿二人一齐下馬此一將扯琴躺着的人也就不少了齐来觀看
边大寿 未茂着故開言道 叫声李正你听明
故埜城内有元故 你須要 這頭至尾细言真
李正見問回言道 老了当神请听云 李自成
他在公门当快手 站着知果争几分 有了冥命尔娃子
硬自挪故近了城 祖宗移来街頭埜 有了元故在其中
提起来 更是一件希奇事 用席捲上双了人
他母頂着他父尾 尽都是 代着氣兒埋在坑

二人俱各无皮材 说来真正也伤情 边大寿
闻听此话心乱义 睁眼举目细当神 傍边有坐关帝庙
双根旂杆冲碧空 四面週圍当神着 松柏茂盛樹成林
付又牲 庙后有道長流水 仔细端詳驗假真
四街却有五条巷 真乃可 四爪一尾似龙形
前有道来后有靠 白虎青龙左右分 这塊地
藏风闭氣真无比 帝王風水暗藏形 吃亏只有一眼井
变成龙来伤右睛 边了着罢时多会 口中不語肘中云

我只說 我的風水無对手 点穴尋龙真正精
怎么一个宋娃子 把此地指給賊人 叫自成
他的傳授也不錯 还比边某勝几分 怪不的
闯贼任意胡作耗 青龙背上葬祖坟 付又当神仔细看
边大壽 口内连說吓死人

边大寿看見了这一塊地勢不由的心下猶怯又京又喜京的是人若占了这条風水坟内再有了龙形他的子孙必有君王之分喜的是怎么个宋娃子他竟有这样的眼力瞄的出这条的好风水来如何性得李自成败而復兴破而復成宋娃子真明人也且説米脂县彭守淨在一傍观看他又不懂得风水看不出好歹他的心中却是有点了害怕怕什么呢他所怕的是边大寿回去见了应奇盛蔡钱得言論此事要是奏聞了当今的万岁天子必然见怪你既行到米脂县为官十字街前有坟又可反叛李自成家的也有个不問不创的道礼应而有罪故此心中害怕又見边大寿前后左右看了会子不住的上頭咂嘴口内嘻哈声色更变彭守淨不解其义只得上前相问年兄看这坟地但不知怎兼到要領教〻边大寿見彭守淨相问说年兄你要问李自成这塊坟地若要说將去来也就吓死人也年兄你看这条街就可龙形真得这塊风水旺地真可危帝风云興王堪業的风水如若有人若將三代祖坟埋在街頭他的后辈兒孙都可將相之公侯爵之位可发爵显荣衣富貴想当日看坟地之人真乃可高人也

边大寿 眼望米脂彭知县 叫声年兄你可听
这塊風水实太好 到不知 宋姻他竟可高人
大將祖宗埋在此 代保輩〻受皇恩 誰若將
父母代葬街心埜 席捲不許用根成 母頭頂着父的尾
如此而葬坑内中 地内若有龙形現 其子一定作朝廷
若要容 龙形去世養空去 邓算人间尊尽寿
子孙相傳二千代 一輩〻 俱各稱君聚文武
大料年兄你不信 史册方知假共真 現如今

这块地面全更变 地里之尸变化形 阎贼父母也变）
再过年半怕不能 容他葬甲全長就 要想除之枉用工
偏处的 此地风水无二处 青龙背上再难寻
我奉圣旨今看破 必须要 早早清除此祸根
年兄急速派衙役 快传民夫莫消停 快快的
代帐钦差来此处 听我指派好创坟 守净彭爷闻此话
口中答应说谨尊 扭项回头叫衙役 多传民夫几十名
叫他们 预备先厥来到此 伺候钦差命令行

该值衙役口答应 本府的 衙役之人敢不尊
此去剪断休重叙 立旅传来到街心 就有那
六七十个拿锹镢 衙役回话退身形 守净眼望彭大寿
口称钦差仔细听 民夫传来至此处 请问年兄去令行
边大寿 点头赞叹说知道 又叫民夫你等听
随我前来听分咐 众民人 口中答应紧跟行
边大寿代着数十名民夫往前所走知县彭守净紧紧相跟那
此衙役三班跟着的军民百姓都跟着来看行不多时边大寿

止步不行用手一指说尔等就在此处往里刨要里長六七尺
深下边不论有什么根木死尸骨头都要搭上坑来哦众民夫一
齐答应大家動手就照着边大寿所指的方向刨的刨的锹的锹
撮土的撮土登时之间刨）五六尺深就路出一口根木
众民夫 一齐動手那敢慢 登时刨）数尺深
里面露出一根木 边大寿 霎时观瞧長咲容
分付众人搜净土 搭上坑来验假真 坑下的
民夫一人口回话 老爷在上请听闻 樹根拍缠住不動

如何能够上深坑 大寿门言将头点 尔等留神听我云
数一数 绕根樹根多少道 民夫答应把手伸
数）一数十八道 对着那 钦差边爷回禀明
大寿门听将头点 不好明言心内京 暗想道
阎贼无过庄濃汗 痴心竟要作朝廷 幸亏被我今识破
再过一载是非生 樹根若把根才绕 阎贼流毡大了成
那时节 再想拿他不能够 这把明家社稷坑
边爷正自阢音想 忽听得 守净闻言把话云

口中只把钦差叫 年兄留神在上听 坑下的
樹绕根木何元故 或主吉祥或主凶 为何又是十八道
想来其中有隐情 年兄何不说了透 下官明白就里因
边大寿 見问代笑回言道 年兄留神仔细听
抬上根木打闹着 那时節 虚实真假自达明
这边大寿说年兄叫衙役寻几把快刀快斧当物先叫民夫当
用刀斧把樹根砍断奏住绳杠将将根才上坑来里边还有否
俱各刨去来打闹观着那时節自达明白彭守净依言立刻叫

人把刀斧绳杠取来把在坑内
坑里边 众多民夫齐動手 必拿刀斧砍樹根
登时砍断奏绳杠 上下人 俱各[illegible]不那消停
大家用力打个号 那口根材拉上坑 边大寿
分付且在一傍放 又向民夫把话云 再往南刨休代慢
众人们言口答应 各拿锹镢齐動手 往南刨了数尺零
看了着 里边又有一根木 也是週圍绕樹根
数来也是十八道 紧紧的 绕住根木壮似绳

民夫向上又回話 边卩分付众人听 照旧用
刀斧砍断奈住杠 将夜拉在坑上存 此書剪断不多叙
又把棺才拉上坑 大寿边卩又分付 再往南刨看分明
又刨看 土内棺才第二口 分付民人抬上坑
先前一口棺才看 大家瞧々假共真 看完了
三口棺才挨次放 照就而行话不重 边大寿
再刨闖贼父合母 方知堪与有高人 众多民人齐答应
乱々哄々上了坑 边卩付又问李正 鄉民当神听我云

李自成 当日挪放近城内 凡口棺才细禀明
李正見问回言道 说道了 老卩在上请听云
李正回老卩李自成挪放的时節就了三口棺材他的三代祖
宗正当中才了他的一双父母小人方才也曾回过並会棺材
乃了一領芦蓆将他父母捲起活々的埋在此地十字路口正当
街心边大寿门言連々点头一扭项眼望看彭守淨闲言说年
兄你方才盤问樹根湮続之故这内中详细听我告诉共你々先
看这一条長街道路竟把米脂县的风水占绝真乃了青龙脊

背卧虎山彩凤埋成逞祥的吉地
边大寿 眼望米脂彭知県 年兄留神你了听
说起樹根並根木 数了数 一十八道真罕门
万般先说地势好 内閑风水不非輕 就只了
可喜当初宗继子 那人堪与果高明 他竟瞧初这塊地
风水之中夺尽善 告诉别人还罢了 為何指引李自成
叫闖贼 挪放近城埋三代 街心活埋二双亲
只愿挪放到此处 險些尔 埋送一少錦江洪

多亏挽漢应奇券 太原苌冯蔡知府 他二人
上本那前保举我 米脂来看闖贼坟 城外挪放却有根
要看此处不非輕 内有风水照沟地 死人之尸能变龙
纏根木 樹根却了十八道 应在流贼李自成
挠乱乾坤坑百姓 多半了 塗炭生灵二九春
不过就了十八日 十八帝为君坑了人 这要了
三口棺才全绕沟 死尸可以变龙形 再与二尸連一处
将牙牵仍旧鸾空 那时准来不能破 李家輩々作胡廷

边大寿 口内说的这些话 字々不錯果然真
闖贼付又提一馬 一路上 冯券在到北京成
奸贼献城将国賣 煤山自尽主崇禎 李自成
再了坐了十八日 以应先兆果太真 闻言大敢为飞禍
边大寿 分付闲棺验看明
若論瞧风水边大受真稱手今日在米脂县来看李自成的坟
地有犯皇家应当刨毁尚未闲棺相验就只了樹根绕材一十
八道就说这些言词到后来果中其言李自成的流兵过了九

達崴得了唐庸関兵困北京杜治桓献了平则门李国禎全忠
大战怀宗天子在煤山自尽李自成作了十八日的天下以应
今日之言那时房就有山海関的总兵吴三貴上関东剃兵鎖
刀吃血酒请清兵來上北京李自成害怕逃走吴三貴順满舒
流贼太罕伕了登辰一统華夷尽归我国大清真了名下言順
闲言少提书归正传且说知县彭守淨门听边大寿的这一片
言词也不过是半疑半信代笑開言说边年兄但不知这三口
棺木里边的尸首还有什么显兆没有边大寿说年兄挽我看

这三口板木里边的尸首大概有了便了形了代咱打開一看
便知分曉这三口板木里边的尸首若不能变李自成父母的
死尸也就沒動果然板内若有別的元故只怕那席捲闖賊的
父母之尸也就变了說着分付米脂县的衙役快々動手把先
刨出来的那口板木打開驗着但只見材内的死尸闖賊的父
母俱各無便才保的大明無事呢
边大寿　分付衙役快動手　打開板材驗假真
众多衙役們此話　一个々　刀斧齊舉那敢停

不多一时將根開　众人退闪及傍分　边大寿
一仝知是彭守淨　走至切近看分明　軍民百姓往上擠
人千人万乱哄々　禁止不住如麻乱　大家都要看柔們
但只見　死尸虽然年代久　竟只未動半毫分
面色如初無改更　就只事　一宗出事罕京人
渾身黄毛長幾寸　令人观之心内京　彭守淨
一見如此心出叉　心中不言腑内云　这位欽差实太好
凡水崩的实在京　死尸上把黄毛長　真若成精必害人

又听得　边卩分付众衙役　再開二口看分明
众人們听動刀斧　又把那　二口開々驗假真
死人尸骨生改变　一个黄蟒里边存　他的那
手足变成四支爪　莽尾長的到要中　只有双腿还未長
一个犄角在顶門　众人观看説奇怪　無有一个不心京
板材内　死尸竟会变了蟒　令人难猜就里情
若非这位卩看破　真若事　作怪成精了不成
不言那些瞧看的軍民百姓分々议論　只听边卩付又開言分

付众人在把第三口打開观看話不可重叙众人動手又把第
三口根才打開大家观看但見里面那里有死人的尸首竟变
了条小龙有一丈来的長渾身鱗甲就如黄尾一美的張牙舞爪
在板才里乱串不住的摇頭閉目胆人吓的那此人齐往后退
边大寿連忙分付說你等快去多々把干柴取些来林旁挨逐
哦众衙役口中答应那敢代慢吹口之力把些干柴取来放在
了此对
边大寿　分付米脂众衙役　架起干柴莫消停

那口板材与二口　連尸骨　一齐烧毁絶根
众多衙役齐答应　連忙動手莫消停　架起了
干柴又来抬板木　欽差分付敢不遵　四面架柴点着火
登时首的杠天红　烧的那々声乱叫　令人所之心内京
只听的　风吹烈火呼々响　黑烟滚々焰蒼々
以任妖魔与鬼怪　若遇着　烈火以烧令以空
瞧着众人齐議論　这位欽差有奇能　怎能句
请他去救他吴贵　悄々日后能安兵　就只一件请不動

他乃欽差奉旨臣　不言众人私议論　在袁米脂彭县寿
眼看着　双口板才用火焚　还有一个在埃宅
代兴眼望边大寿　寿一声　年兄当神仔细所
双口根木皆烧毁　大料無有保安寧　現如今
还又一口放此处　金龙未動在其中　若依下官愚拙見
不如一齐用火焚　边卩摇手说不可　年兄仔细你听真
敢双口　根才里面未成名　只恐久后变形踪
用火烧化金太療　这莫可　破了闯賊李自成

边大寿今日烧了这未成形的双口板木李自成不能成其大
为不过抢护村庄苦害黎民落一个贼名而已三口板木之内
現有小々的金龙斤尤竹叫人近衙取个金漆盒来把此龙庄
上公々回大原好見府帝挖漠以为证見再將李自成的父母死
尸到將去來者々为怎么光景方能絕其后患彰知县们听此
言連忙叫人近衙内取了个金漆盒来边大寿亲自上前動手
將那条小々的金龙餅去板材庄在了金漆盒内
边大寿 亲自將龙庄盒内 上面皮々貼上封

令人烟定一傍站 又叫那 民夫動手莫消停
就從此处下鍬鐝 却要留神加小心 那些人
無奈之何口答应 心下害怕实是情 只着边爷手指处
鍬鐝齐動响連声 刨了見到四五尺 一声响亮等京人
众民夫 俱各着忙吓一跳 住手不到验假真
一个脑代柳斗大 通红的 双々大眼似灯明
青臉红髮火盆口 不住乱動令人京 吓的他
众多民夫覌不在 乱々哄々作了茬 撩了鍬鐝说不好

个々着忙跑上炕 双边众人齐着見 俱各害怕懷奇门
彰知县 見此光景心乱了 連々口内叫年兄
果然应了你的话 这件为 差依欽差怎裁行
只怕那物要作耗 为神为鬼为妖精 边大寿
口中不住说無奈 什又闪目着分明 但見那物虽然動
却無大力不甚凶 边爷着罢將頭点 暗叫当今佳圣明
还算为 万岁皇爷洪福大 才使臣来除祸根
大寿沉音多一会 不由得 代怒含嗔把话云

边大寿一見那物虽然活動却还無什么大力不由的又京又
喜在腑中暗叫当今万岁爷上的洪福齐天才叫此物未能長
成想罢在炕上一声大叫道好一个孽畜你生下那衰乱世界
的逆子你还変此形提相罢你要作耗留你何用說着旧分付
众随的弓兵衙役只役下坑去把那物砍死众兵衙役听見此
話一个々吓的往后倒退腑内怎么自叫我们下去砍死那物
好我就不下去的就为無着身怨却有性命
众随員 弓兵衙役往后退 个々心中担怕京

个々心中担怕京 还不知 他那口中说奇怪
先个脑代柳斗大 大寿边爷動了嗔 他的身子几代粗
人々害怕不答应 惧怕妖邪非为人 说着代怒伸扉腰
这起奴才真無用 那名兵丁吓一跳 大寿着身跳下坑
拿把刚刀手内舞 掄元利刃往下剁 照着那物下絕情
只听咣以一声响 那物件 顶门之上众刚伞
見他將頭只一晃 绝气而亡丧了生 滴溜々
一股黑気冲空起 吓坏坑上许多人 登时之間彭命净

瘖夸欽差边县爷 善觀风水識邪正 虽然文臣胆壮么
难为他 看去坟中有元故 死尸变化果然真
三口板木为三葬 他把那 尸首壹才用火焚
好个胆大边大寿 劍断怪無在坑中 为什么
劍砍那物不見血 一股黑気起在空 就是一件怕不好
惟恐流贼知信音 現今闯王声势大 抗自材芓背朝廷
这件为 揔要傳説他知道 流贼为首抗欽心
必要找到太原府 到只怕 山西一代不安宁

正可知県心妃想 大边寿卩跳上坑 口中说
快刨闯贼他父母 众人只得口答应 立刻搜去二尸首
大家看 李元少夫妻也改变了形
众人動手搜去了两个死尸大家观诮芦蒲一设不見男女两
个尸首連在一处上半截尽是蘚恰似龙下半截还是人腿虫
說是死令人观之再没那么孱陗的了边大寿令人抬去来連
劍斷的那物一併用火焚之化為灰洒在四面又生什彭知県
與隆街再常又條街道把城门外李自成的老坟尽皆刨斂这

方回近城中彭知県设宴相代至第二日边大寿令人端至金
漆盒回转太原見抚滇应奇盛知府蔡茂得言说其故应奇盛
蔡茂將叫人写本令边大寿代看金盒禀上北京本奏崇禎卩
覧本章龙心甚悦把边大寿召近朝刚面问此是把小龙呈上
那条小金龙見了真命帝主竟自絶气身亡天子令其焚化葬
龙降旨説我朕劳兵動將費不粮並未平服流寇孙付廷那羕
谄度闯贼向自逃脱边大寿虽获之贼功撅其坟基永除后患
功劳莫大加封山海関的参谋將一全抚兵吳三贵協办軍务

即刻赴任边大寿辞駕去朝往山関上任不表单言李自成与
众多流寇投至鉄磨嶺見了曾凱吕広合為一党招兵買馬漸
々的势派又大这一日山上的匠探细作就把边大寿刨坟之
是立刻就报与了闯贼知道
皆因为 怀宗万岁国運敗 天意造定怎能更
七盏山下流寇敗 就尤如 两世为人一兼全
金蝉脱壳得了命 投奔鉄磨迭翠峰 会看了
曾凱吕広二盗寇 合为一伙住山林 大家劫舍截答旗

招聚匪棍中姿兵 势派越曾又越大 要比先前又不同
宋经了 只说闯王真命主 吕広曾凯認為[illegible]
為首流贼君正位 执掌着 頭目抚兵万数人
这日分金亭上坐 众多流寇细谈心 有一名
匠探娄兵下面跪 往上磕頭把话云 小人将奉大王命
来指城中探信音 所来大王坟上了 加又细访脂留神
今有那 太原抚兵应奇盛 一全知府奏当今
山西有坐寿阳県 边大寿 就在那里為県尊

此人者会看风水 抚滇知府奏朝廷 奏保他
奉旨去到米脂县 所為观着大王坟 若有相反国家处
立刻刨毁除衬根 那人本是实在好 到了脂米小县城
一全看 去处知县将坟看 说来实在令人京
闯贼们听吓一跳 李自成 坐上开言把话云
李自成听見娄罗来报说有人刨坟去了不由得心下吃了一
大京说不错你是乐二那日传差到米脂县去就要打探坟上
的是情那一个娄卒站身是怎么羕了快对乐二了言来这一

个娄卒旧把太原的抚兵应奇盛知府蔡茂得保奏边大寿到
米脂县看坟忠边大寿怎么刨坟々里去来了什么东西边大
寿怎么焚敛怎么劍斷怎么刨老坟怎么改街道破风水的话
从頭至尾对着那些流寇大众一々細々訴說了一遍大家们
听岂有此礼
那一名 娄卒说把一鬼话 宋烔看他心内京
口内連々说不好 这件事 如此说来坑死人
並非容易看风水 费尽三毛七孔心 每日家

到处寻访真命主　米脂县内双相逢　省他挪妆到城内
大王想些花数　如今竟自被人破　可叹枉费一番神
我太哥　大王还得朝廷坐　只怕又费许多心
宋烟说省長嘆气　分金亭　气坏流贼李自成
口中只说气死我　娃八命的太欺心　蔡茂得
驳我了的应奇盛　二人胆大了不成　你在山西太原府
却与米脂各省城　为何拿保边大寿　去破风水主何因
城与你　又无伙来又无恨　为何到了樂子妆
妆内以竟将龙变　大料省　樂子不久坐龙墩
到妆绝脉破风水　只怕朝廷作不成　似这等
血海冤仇若不报　父祖阴司难闭睛　闯贼越想心越恼
眼望曾凯共吕应　口中连叫二兵弟　仔细留神听我云
咱弟兄　一见如故非别个　胜似仝娘共亲生
樂子如今将伙拔　借人馬　攻打山西太原城
话语紫面寿曾凯独眼龙吕应双个人一齐开言说道大王如
婀说去这等话来你我明高君臣暗高兄弟借人馬的三个字
怕好不顺耳只些大王与众位来至铁磨岭上山寨内兴旺非
凡所取之才虑无足挡此颗大王的洪福现在高兵精粮足若
要前往太原府去再无不胜之礼双家盗寇的言还未尽只見
老营队内的高迎祥在一傍闻言说大王要兵要往那去里闯
王说高大哥你还不是明之故问么樂子要兵攻打太原去拿
应奇盛蔡茂得边大寿等报仇雪恨
高迎祥　未从开言腮代笑　口中连把大王尊
山西一省文共武　那一个　无有不将不知闻

现在拨兵应奇盛　足知多谋会用兵　骑一匹
追风赶日黄膘馬　战杆抹英分许说　耐战熊敵无对手
隼前長了占上风　故得盘高之官華　胸藏珠机锦绣文
大王了　安心要破太原府　拟我观看枉用工
闯贼代怒闭言道　高大哥　此话说的好恼人
慢说一个应奇盛　就有一千我放不在心　蔡茂得
懦弱书生何足論　杀他就如抹臭虫　可恨狗仗边大寿
娃八命的太欺心　胡是才能观风水　扰自到了樂子妆
我若石　拿住他们三个人　剜眼剥皮抽了筋
李洪吉一傍闻言道　父王的　此话说的果高明
那怕一座太原府　铁壁同墙敢去攻　为儿的
孩儿新练兵百万　更比先前分外精　征场打仗敢取胜
练就谋义会把城　若要到了太原府　破城只在眼目中
李自成坐上听说　一闻此言哈哈笑　只说我儿话语通
曾凯坐上叫队目　紫面寿　往下高声把话云
火嗡燕曾凯往下叫点该值的队目急速把山上的操壮的姿
卒挑选五千挑究之时速来交令请大王的令下好练选良辰
黄道起兵征太原　哦　铁磨岭的队目口中答应转身下分金亭
挑选姿兵李洪吉也把自己操练的孩儿兵预备一个停妥此
书剪断队目把姿兵挑究上堂交令宋娃子择了明日起身瓜
了双各队目余者的姿卒在山前看守到了第二月早旦清辰
李自成率多贼寇俱各全身披挂个胄戎庄打扮停妥起门将
令起兵
李自成　率多流寇齐披挂　各提兵刃上能行

闯王传令将山下 只听得 抢营大炮响三声
大小喽罗声呐喊、 下了高山峻岭峰 但只见
双杆门旗前引路 闯王乘冠掌中军 五千儿郎调网哨
一日一站向前行 造定黎民遭涂炭 天又主定怎能更
乘流寇今在闯王 一路途中放了抢 不了放火就杀人
店道村庄民遭难 一家家 携儿抱女共逃生
此时难分贵与贱 那管高低一处行 乘流兵
到处犹如蝗虫过 遇镇逢庄一抢净 可怜黎庶遭下难

挽老扶少好伤情 难顾三亲共六眷 弟兄父子各西东
什么了 祖父坟茔在故里 房梁地土共元林
男子拼来叫入伙 想那些 老弱不要拣年轻
丑随妇女逢逵補 美色佳人被流寇滛 一路上
只门逢难人叫苦 抢了一庄护一村 此去剪断不多叙
堪堪抢到太原城 有人报与巡抚兵 忠良有帐亡一京
但知道 闯贼必为到坟了 到此前来赌闹征
流贼胆大真可恶 你竟敢 疯犬燕心惹大虫

难道不知我应某 老卩岂了省油灯 我若不
一阵杀败乘流寇 枉自为人世并中 应帅正思人来报
说了有 无数的流寇困了城、

太原府的总镇孟奇盛这日在帅府正坐人报流贼犯境忠良心中又京又恼就知为边大青创坟之了李自成兴兵到此为的报仇雪恨连忙分付手下人看伺候家丁答应那敢代慢将备马来在所下伺候孟老卩就是素休拴在下帅府所报安上马该值的兵丁在前开路车人在后伟随出帅府往前所走行不多远但见太原府的知府蔡茂迷迎面而来二位老卩在马上见面蔡茂得说早贼闻得人说流寇犯境想是为边知县创坟一了孟奇盛回答本镇也这般想呢这件了元来我南贵府公同会奏奉保边知县今到陕西米脂县去破了流贼的风水才惹起这么一场刀兵到使沿途的百姓太原的民遭此涂炭叫本镇心中好生后悔知府蔡茂得代咲开言说兵主太也多心了你我奉保边县等去破流贼的风水也是一片忠心为国之心并非累民之意破风水创坟除绝将来的后患实乃国之大功何悔之有民之涂炭皆因天定如何算我等之过二位老卩一边里说着话催马前行离城不远所局的什恭游击千把等官俱以来道从马道上城下坐李圣歊春以两腕搭探口奔目

遥观流贼的人马
孟总镇 一全府知事手下 奔目遥观流寇兵
西南一派尘沙起 半空中 土雨纷纷宇宙蒙
耳内只闻人叫苦 却是黎民百姓声 但只见
绳条一般往前跑 携男抱女好伤悖 贵贱不分在一处
搀老扶幼乱纷纷 眼看相离城下远 睄了一睄闸上门
一个个 眼望探口腮流泪 城上卩们仔细听
快些开门休代慢 我们是 附近村庄店道人

只為流贼兵犯境　要進城內惡災星　望卩們
開城我們到里面　再券重生一羕仝　說有一齐嚎啕痛
悲声惨〻動人心　总慎一見心不忍　往下傳令叫開门
放那些　逃难之人將城進　守汛兵丁敢不遵
立刻開放门刃道　逃难的　男女老幼入城中
付又閉门不用表　再区总慎奋多人　看見了
土雨下降显流冠　睄的真切众贼兵　一眼望之不見尾
只显盔缨映日紅　鎧甲生輝光燦爛　刀枪劍戟起寒〻星

眼望着　相离不远扎下隊　安营大炮响三声
贼兵挑濠滴鹿角　乱烘〻　下寨安营手不停
众多流寇在城外安营下寨立中軍帳閻王升帳設聚众寇贼
兵埋鍋造飯鍘艸喂馬三軍会食　這些話俱各不表且說城上
的总兵为奇盛看見贼兵不数千之众也到不介意分付手下
的將官等代領兵丁城头上預备灰瓶炮子滚木擂石拃炮等
物加意巡罗小心防範知府总是文臣卻怀一片忠心也不下
城一仝总慎就在城上叫人到衙中傳飯叫將兵丁也是换替

吃飯預备下灯笼火把怕的是流冠夜来攻打城池
城上面　兵將巡罗区一夜　又到次日早辰
知府代咲開言道　蔡茂渇　口内连將兵主夺
我看流冠势浩争　只怕难保太原城　休下安
你我只可牢把守　寫本差人請救兵　代奏朝廷發人馬
里外加攻可保营　总慎闻言微洽咲　口尊貴府請听真
自古道　食君之祿当报效　以死相区方是臣
未見一仗先取救　到叫那　京中群臣落咲声

代我当先臨軍隊　出城要战到贼营　探一探
流贼虚实怎应某　营他几阵挫威风　但能拿住贼為首
何惧余者众淮人　就便命在江坊死　若报皇王雨露恩
蔡茂渇　听罢总慎一夕話　口中不語胸中云
若論总兵应奇券　元本他　惯战頗敢枪馬能
江坊对阵可保券　打仗不能落下风　但只是
要說擒拿贼為首　依我睄来未必能　久闻流贼能人廣
惯战能征全用兵　搶过汴梁西安府　那貞西安大道城

孫付廷　七盘山前那一阵　还被流贼逃了生
不但未能拿闖贼　到把个　总帅气死赴幽冥
蔡茂渇明知流寇难退皆因好几处尽都属網絶处逢生偏乎
天意孫付廷在七盘山那么一阵竟设把李自成拿住到把一
位足智多谋惯战征的总帅活〻的气死了此一时代要攔挡
应奇盛不叫他当先既一宗自己身係文臣不理军机之事二
則若不打仗斷来贼兵如何退渇只渇代咲開言說兵主既要
当先再无不券之理說有二位卩在城上用了早飯总帅传令

中軍官挑五百三軍隨本帥出城到流贼的营前要战
应奇盛　分付手下看披掛　伺候之人那敢停
总慎时下壮介胄　勒上了　弓箭什物两傍分
戎在以必辞知府　順手提鎗跨走虎　手下的
家丁眼随在后面　人〻奇馬跨安心　順着馬道將城下
守汛之人開放门　五百兵丁調開隊　城頭大炮响三声
打仗的　三軍吶喊出城外　將与兵丁撒走虎
越过海同橋一座　不多时　未至平川寬闊地

五百家兵扎住隊　分为左右代能行　查奇盛
搖住坐季游旂杆　历月无睁眉假真　一座连营有数里
勾搭无门到连环　正正齐齐排隊伍　旂旗招展似赤赤
但只見　從空杀氣乾坤暗　盖地愆云宇宙昏
营门出入贼来往　看他們　揚眉吐氣目无人
多一半子代送悄　花雨手巾把臉蒙　一个个
身川短袄皆绸缎　精底鞋靴足下登　内有一些川盔甲
肤勤弓箭把刀舞　却也生的多太壮　人人高大在年輕

查奇盛　肯罢多时将頭点　暗说此種是天生
馬上分付去要战　就有那　打阵旂牌催走虎
查奇盛看罢贼营在馬上传令旂牌安有这般如此前去要战
喊旂牌安口中答应伸坐鹿賊营不远用手中短刀一指高声
叱咤呀无门口的流贼快此报将進去就说有太原总帅查老
下来自当先在营门要战只叫李自成出来受死别者的贼将
枉来当先廢命言必圖向坐季在总镇的馬前交令不表且说
那闯王李自成次日一早升帳乎將賊冠列刀傍边李自成眼

坐宋炯闲言谪話
李自成　眼望姓贼名宋炯　口叫军帅听我云
可恼恶贼查奇盛　他真是　无元无故起歹心
蔡故渴南边大寺　三个贼人了不成　我与他
又无仇来又无恨　平白欺人把衬生　刨毁相坟绝风水
仇深似海一般仝　樂子要把冤仇报　拿他三人将恨伸
高大哥　他说查帅抢馬馬　又言賍官才智能
樂子不信他的話　來到这　大元城前屯下兵

昨朝到此歇一夜　今日意欲取攻城　但不知
先生竟見怎去羕　说来樂子我听听　宋炯見问回言道
大王在上請听闻　太原乃是府郡地　非比别州小县城
查奇盛　从闻传说銓馬勇　智廣谋多韬略能
我兵到此安营寨　看看他　或是奈守或来征
消停刀日再商议　且叫兵将养精神　李自成
闯言点首说正是　先生之言礼上通　二人正自来谪話
小卒一名慌在営　向上磕頭闲言道　大王貴耳在上听

查奇盛　現在营外来要战　口把滔天大話云
口叫大王临军对　別者的　枉在江坊去送命
小卒报罢退出帳　氣坏流贼李自成　大帳上
喊叫一声氣杀我　这贼万恶太欺人　分付刀边有銓馬
代樂子　来自当先務要將他拿進营

懷宗傳廿五

李自成正与宋炯言論攻取太原之ㄋ听見小卒报戴奇盔在营外要战口出大言只叫大王当先临阵别者的枉送命吧个闯贼气了个暴跳如雷说娃入俺的气死楽子了楽子正要拿你这个騎球ㄟ你的报仇雪恨楽子还未前去要战你反来楽子的营前口发朗言真正气死人也刀边的将兵看楽子的披掛鞍馬伺候李自成言还未尽只見傍有一人说大王杀鸡焉用牛刀把一件功劳讓与小弟罢闯贼举目覌瞧元来是铁唐嶺的二寨主吕熊闯王在七盘山大败葫芦峪换衣脱身投到铁唐嶺上曹凱吕熊二人收留招聚要兴李復成ㄋ業恩德不小見吕熊要去当先不将意思搁搁只得代笑说兵弟你要当先千万小心多加仔细楽子与众位朋友一齐出营与你助威覌敌略阵吕熊说有劳大王众位小弟感之不尽言必重新介胄披掛停当下大胯手提铁棒来上坐骑代领自五百贼兵齐出大寨且说闯贼李自成見吕熊走后间言说众位哥兒们快些披掛跟随楽子出营而去与吕兄齐略阵与太原的总镇戴奇盔那个騎求ㄟ的是什么模樣

白流冠　一齐答应说有礼　人ㄟ站起立身形
手下之人看披掛　耳輪中　只听甲葉响连声
登时吹作牛流冠　戎庄介胄那消停　宋糗子
有語闲言呼列位　几句言词紧计心　总说出营出略阵
大家須得要留神　这般如此休错悮　众多流贼口内应
说罢时　众贼一齐下大帐　各提兵刃上能行
登时出了大营外　只听的　三声大炮似雷明
江坊京動戴奇盔　抬眼举目看分明　但只見

贼营大寨元门内　出来一支流冠兵　来至江坊多门隊
当先一人催走虎　实铁頭盔插雉尾　上罩一棵皂抓英
身上川　大葉蝎頭镔铁甲　皂罗袍绣蟒吞三
肰来一条乌犀代　刀边配　宝剑纯刚弯与弓
坐騎一匹黑战馬　一条鉄棒手中擎　韦了丁
面目漆黑生横肉　刀道濃眉一眼睛　身凉不小有六尺
肰元背唇肟三停　总镇看罢时多会　鞍指来人喊一声
说道是　那个流冠那里走　快些收馬把名通

吕熊未至江坊内　代然江　抬頭闪目看分明
丞奇盛看见当先的这员贼将心里是个欢喜腑中说可巧是
他当先的这员贼将心里是个欢喜腑中说可巧是他当先本
镇若把此贼拿住券如诸冠为什丞总镇看见山冠吕熊这
般欢喜皆因睄见来人是一支眼打谅是李自成呢故此心中
一乐用手中的珠缨枪一指说闯贼本镇在此通名於某吕熊
听见如此的招呼勒马手擎铁棒抬頭观看但见迎面有一员
官将好生威武只见他頭代一顶四凤盔〻四凤〻〻凤盔翎

四凤披一付玲龙甲〻玲龙〻〻甲〻珈玲龙罩一领大红袍
〻大红袍〻绣五蟒计一条瓔磨代〻磨瓔〻〻代〻值达城
配一张宝弓〻宝弓〻〻弓〻如秋月列一壶梅针罰〻梅
针〻〻罰〻射宾鵰使一杆珠缨銓〻珠缨〻〻銓〻刀大沉
骑一匹胭红马〻胭红〻〻马〻似欢龙
天生成　面如古月一般黄　传奇相貌令人京
眉分双彩二月朗　頦下的　三嗒考鬚墨染成
一团杀气冲牛斗　马前不住考威风　独眼龙

看罢总镇闻言道　官将留神听我云　要问大王名何姓
铁磨岭上犄寨主　独眼龙却是我号　姓吕名字叫吕太
我在那　闯王架下为大将　奉令前来赌闹征
你是何人真但大　竟自敢　欺心要战到元门
忠言闻言微冷笑　高叫流贼你是听　我在这
太原府中为总镇　丞奇盛是老卩名　你等胆大来犯境
插標賣首送残生　老卩特意临军队　要拿流贼李自成
你回去　快叫流贼来见我　老卩拿他立奇功

吕熊闻言心内恼　独眼龙　大吼一声催走龙
双手抡元浑铁棒　照看忠良頂上搒　丞奇盛
一见不由心不悦　口中大吒骂贼人　欺心敢来战本镇
以卵擎石争几分　珠缨抡架贼人棒　二马一冲闯走龙
刀个人　江坊之内动了手　仇敌恩战共相私
且说城上蔡知府　蔡茂得　睁睛举目看分明
丞奇盛与吕熊刀个人在江坊动手铨棒交加且说城上的知
府蔡茂得见总镇当先他在城上观看但见丞老卩的兵至江

坊扎队有一员贼将当先在江坊内与总镇动手
蔡茂得　城頭之上往下看　打谅总镇战贼人
明知忠良銓马勇　江坊中　不能失机落下风
就只所虑贼兵众　惟恐难保太原府　但只愿
总镇拿住贼为首　那时方可退流兵　不言知府在城上
单言军前打仗人　总镇元本是好汗　那把流贼放在心
江坊内　上下飞舞珠缨杆　亚寨当江擒海龙
军前只显丞总镇　胭红马　来往盘旋快如风

吕熊能有几合勇　怎挡山西丞总戎　刀个人
来回走了数十淌　贼人渐〻少威风　口中不住吁〻喘
铁棒拿着押手沉　吕太要临不肯败　免临支持動手争
元门外　闯贼一仝军流冠　大家举目看分明
但见二人交了手　目抡中　只闻兵刃响连声
来往战了忖多会　不分券败与揄芒　宋姓子
马上对敌闹言道　列位留神听我云　若欲李生观二将
江坊打仗刃相征　官将券似二寨主　果然英太铨法能

怪不的　高哥㤖他是好汗　今日瞧来果是真
宋烟之言还未尽　些面獸　一傍不悦动无名
大炷崗曹凯一闻宋烟口内话是誇讲官将喪败吕熊贼的心
中不悦代怨闲言说宋先生为何专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
气吕矣弟他的棒沉力大惯战能敵铁磨岭的独眼龙谁人不
晓那个不知靠那个应奇盛如何是吕熊的对手曹凯的话未
说完只見李自成一声大叫不好　吕寨主弔下马来了曹凯壮
担项观有元来是独眼龙被应总镇一鈀挑于马下些面獸大
叫一声气死人也
大炷崗　曹凯一见吕熊死　又气又恼又心京
大叫一声气死我　应奇盛　万恶滔天了不成
江坊鈀挑吕矣弟　咱们冤仇似海深　我若不
拿住官将〻仇报　𢧐了从前一往名　说自代怨催坐季
叱咤如雷喊一声　口中大叫应奇盛　大王与你見雌雄
应总镇　鈀挑吕熊贼坠马　又見一人往上冲
专同盛上珠撲罩　赤同甲　層〻密佈老龙鳞
大红袍上团花绣　腰束红呈代一根　元鱼代
内藏弓弓犀角面　走獸壶裡罰刁翎　坐胯走陆红沙马
錕铻刑刀掰手中　大眼濃眉紫面目　身京高大貌駭左
应老卩　看罢之时用枪指　大叫流贼你是听
你叫何名快通报　好在你　老卩枪下赶幽冥
流贼马上闲言道　口叫官将你听知　大王卩
铁磨岭上称寨主　打家劫舍任从横　姓曹名凯谁不晓
紫面獸覆号外人称　方才枪挑那一个　乃是我的好宾朋

〻我如今　特来拿你将仇报　碎剐零剐不趂心
炷人之言还未尽　应奇盛　心中不悦动无名
催马擰枪往上撞　二人恶战刃交峯　江坊内
未回走了十数淌　曹凯堪〻落下风　宋烟信令说斉上
众流贼　一催坐季围住山西威镇的臣
大炷崗曹凯与应奇盛在军前大战未回走了也有数十余合
些面獸总然骑勇他如何是总镇的对手堪〻的又要失机元
门口雉子看的明白口中说不好大寨主不劵官将列位俱各
前去给他个蟜牛陣才好除了李自成宋烟孫昂三人没动余
者流冦斉催战马乱乱竄征驹乱舞刀鈀来奔前来叫的一虎喊来
至江坊把应奇盛马困在居中且说紫面獸曹凯与应奇盛江
坊动手鈀鋸齿刀难劵殊撲鈀堪〻要败只見众多流冦乱撒
征驹把官将围住斉来助陣曹凯也把威风抖起一全要人拼
战应奇盛一見众贼斉来动手忠良的胸中暗骂好一伙胆大
的流贼想要依多为劵怎得能勾付又自己叫自己应奇盛
你在太原威镇数载有余名揚各处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现今
流冦犯境当先临阵鈀挑了一人众贼斉来动手我若不把这
一起流贼杀败就罢一往的英名付於流水也叫城上畧（畧）陣的
知府蔡茂得在背地里耻咲於我
应奇盛　想罢多时双眉皱　左心不忿眼元睁
一催坐下洋红马　手内的　战杆（朱）硖顫又擰

横冲四面如兒戏　力挡八方谈笑中　坐下的
洋红馬弄塞凡云　手内红缨搅海龙　乖多流寇齐施勇
以多为券想成功　嚣刀挎拎手掄剑　人々努力抖精神
江坊内　大战多时无胜败　闯贼观瞧有的真
眼望宋炯闹言道　叫一声　军帅留神听我云
难怪高哥誇他勇　话不虚传果是真　今日在
军前亲手亲眼見　鈴挑吕熊作七瑰　付又江坊战曹凯
手内刚鈴实在精　大战乖人不理会　宋将委果是英広

一恪上　守将都相应奇盛　多咱才能到北京
但得此人能归順　我封他　执掌兵馬大元戎
宋炯闻听闹言道　王架这算太操心　应奇盛
現在刑家必总慎　大料不肯反朝廷　想他投順不能勾
尽是痴心枉用工　闯贼闻听不言语　奔月观瞧打仗人
重围内　重贼围住应总慎　这场大战不非轻
忠良总忠是好汗　俗言说　能狼难敵狗一群
别者之人还好战　不过平常艺未精　李洪吉

本来就勾人招架　战杆良鈴多谅沉　还有流贼一支局
手内双刀门恪精　还有余者乖贼将　狗仗人势咬大虫
应奇盛　总忠頗敵枪馬勇　一人难与乖人争
久战多时无后力　忠良丫　心下奪呼暗々云
应奇盛大战群贼身乏无力忠良丫心中纪想说若论作武将
的人死战江坊却是为臣之道奈因此一时我却使不得何也
本真死战江坊城中总忠还有付奈遊寸千把寺安万一要保
不住城池反到相侯大乃

应奇盛　独恐为下乖武将不能保守太原城
知府总忠大智廣　蔡光得　並非武将是文凡
万一太原有舛錯　苦死城中军与民　到不如
冲出重围回城去　不成坚守死也通　忠良想罢主意定
一心只要進闯城　抖選神威持战杆　撒放征宅往外冲
叫一声　恰似抖手朝天吼　犹如巡山猛大虫
洋江馬走宗尾乍　四支蹄　爆足一般争几分
碌洪战杆如怪蟒　犹如番江搅海龙　乖流寇

不能抵挡应奇盛　总慎冲出乖地中　纵放征宅往下败
撒闹能行竟奔城　乖多流寇随后赶　呐喊揚威紧々恨
五百兵　看見主将败了阵　那敢挨遲不消停
吵的一声也败走　一人々　看壮害怕乱燃了
眼看城頭离不远　但見城頭悦火绳　只听得
咕咚一声神器响　乖多流寇心内京　不住前趟收坐夢
惧伯怆炮代能行　揽慎得便离闹也　兒郎五百入城中
乖流寇　圍馬回至元门外　大家見面商无因

闯贼有语呼别位　这一俥　还算是输不算老
李自成流寇回来大家一齐進寨下馬手下人接应兵刃進大
帐卿主式庄闯王升帐乖寇列坐刃傍李自成对乖闹言说列
位今日这一阵也岂不恭了总忠把应奇盛戎贼二寨主吕熊
兵弟命衆军前将我未伤官将一李自忠不以为券可見高大
哥之言不假要滴通所鈴扎对面刀砍不用说算不是应奇盛
的对手怎么说呢一群人围着他動手厮来並未取券他说声
声竟没把他搁住连一根翫翎花没折他就回城主了

李自成 说话之间声叹气 口呼将军列位听
乐子观瞧丕奇盛 那厮的 马快铃况实在能
今日众支将他困 乐子打掠可成功 谁知道
劳而无功不中用 战马一撤进了城 昨日再若来要战
那个出去与他征 今日明了是樣榜 军阵前边挑吕然
承众位 帮助乐子兴人马 太原城前屯下兵
所为要拿丕奇盛 燕戏得 大弄边贼三个人
怕他无故创凡水 祖坟折毁太欺人 只说是

拿他三人将仇报 碎剐其尸把气平 那晓天不遂人愿
子到临期吉变凶 大料冤仇不能报 空劳众位費精神
依乐子 不如撤回人合马 躲磨岭上去存身
不然大家散了伙 众兄 弟手各自找经营
非是乐子言此话 惶如厮杀白战争 宋娃子
一傍代咲问言道 大王在上请听闻 只從七齿兵败后
投奔曹吕二弟兄 重村招聚人合马 众人相扶大事成
常言道 胜败兵家之常礼 谁保打仗不折兵

大王只顾说此话 倘若是 众位寒心了不成
宋烟说在位的众位家寨主列位将军除了大寨主紫面獸余者的皆是起首至今未散的朋友患难相扶受了多少顛险几番几次的也没有一点报怨之心不过为的是扶助大王成其大事一来为个名兒二则为封妻荫子就是曹寨主仗义收留大王我等又来帮助人马到此处就把二寨主被丕奇盛的铃挑贵命大王想人家为的是什么呢也不过尽其朋友的义气也为落各一个名望才随有咱们来到此处

宋娃子 听罢闯贼前言道 大王在上请听真
请看这些兵合将 全都是 扶持大王你一人
待口旧是散伙话 令人听之寒透心 真若是
散火又有什么好 大王心中评一评 谁不知道大王讳
眼代残疾好办法 明家天子焉善罢 必然天下尽行文
到处里 画影图形拿逆叛 大王何处去安生
倘然若被人拿住 那时節 众命倾生落朽名
一子無成人耻笑 逆叛之名背在身 大王吓

当袖细想前的话 李生之言通不通 千万别说那义话
只可努力向前行 命大福供终不怕 何必收却一前的心
一夕话 说的闯王發了怔 半晌无言似哑聋
迟慢多会闲言道 说道是 军师之言礼上通
非是乐子说散伙 有个无故在其中 为乐子
要拿此人将仇报 反到伤了独眼龙 又不能破太原府
乐子着急元是真 故此说出那句话 列位担代李自成
众罡等 一齐回言说不敢 大王何必太多心

若要兵破太原府 这件事 还得军师展才能
既然兴兵到此处 必要成功才趁心 宋娃子
口呼大王与列位 俱各仔细请听真 不用忧虑交与我
今夜晚 包管就破太原城

宋炯說大王与列位只愛放心破太原全在愚下說有分付小
卒擺酒大家先痛飲一番李自成与衆家流冠听宋炯之言俱
各心中欢喜登时間小卒在大帳上調開坐位衆流賊挨次而
坐小卒們上菜斟酒衆賊奉杯暢飲言講取太原之事這話暫
且不表且說总鎮應奇盛領兵進城分付鞴门関好兵归隊伍
忠臣催馬從馬到上城下了战李下人將馬接去總帥知府二
位下全面蔡茂得代咲閒言說老兵主多有辛苦了下官在城
頭看的真切見总鎮在江坊挑了一家流冠付又大战那一伙

戝人实為英勇應奇盛口說不敢本鎮不能退兵枉食君祿愧
于臣道二位下跪有一齊归坐蔡茂得付又閒言說兵主若提
下官看流冠戝兵势衆大戝將驍勇不宜力战只可保守城池
倘若太原有失你我的居家良眷俱是為罕这一城的軍民百
姓男妇老幼的生灵不保咱二人忠名化於流水朽名难免人
傳應奇盛說貴府言之有礼俗言孝当竭力忠則尽命又道了
由天定非人力所為也只好尽其人力其天命傳令局下的衆
將督帥兵丁須要加意巡羅小心防守二位忠良也不下城回

衙正在城上用飯歇息守汛的兵將都是替換吃飯
且不言　太原城上加防範　再正流冠在巷中
飲酒中間用罢飯　手下人　撤去傢伙不必云
宋炯執手閒言道　粧戝未語面含羞　叫一声
高李梁三位听（將令）　不可挨遲依我行　只听傍边人答應
三丁流戝齊打躬　老骨隊的一支帚　混天球名字叫（果典）
宋姓子　代咲口呼老骨隊　挑選兒郎五百人
代有云梯与火炮　主把那　太原城池面西攻

高迎祥答應說得令　大帳挑兵不必云　宋献策
付又叫声梁寨主　也排兒郎五百兵　多代云梯与火炮
忠勇相攻奔西城　梁興答應說知道　轉身下了帳中軍
宋姓子　代咲叫声李寨主　挑選兒郎五百人
多代云梯与火炮　主把那　太原城池北面攻
李忠答應下大帳　宋炯閒言把話云　一拱手
叫声大王二屏下　李岩连忙口內應　姓子代咲閒言道
屏下仔细要吓胗　今朝要破太原府　用有你的小孩兵

東北西　三面攻城快些上　為叫宋兵心內京
屏下你去攻南面　必須要　這般如此把功成
李洪吉答應得令下大帳代領自孫不兵出巷不表宋炯又云
有李自成閒言說大王与衆位寨主將軍太原府若被戝兵攻
閒的时節大王全身進城先拿應奇盛蔡茂得报仇雪恨大王
的正身伙人边大寿他是寿阳里的知县大料未必在此那只
好再過了闖王答應宋姓子付又傳令合巷的兵將俱各預备
進城搶掠這話不表且說一支局李忠代有五百人馬各人抗

有云梯拿有火炮出自己的大巷竟奔太原的北面而來
一支局　李忠代領兵五百　奉令來將北面攻
兵出大巷往前走　京動了　太原城中威慎臣
應帥一全燕知府　正在城頭查看兵　猛然見
流戝巷中元门闪　出來却有五百軍　抗有云梯拿火炮
想來是要把城攻　總鎮傳令加仔细　兵丁將官各留神
將那些　滾木擂石备手下　炮子灰瓶罰与弓
將与兵丁說得令　一个々　預备堵挡垂戝人

玄中卑言一支帀　代有流兇兵百兵　出大寨
眼看北面离不远　李忠闪目看分明　但见太原城门闭
城上巡罗有将兵　烈摆檑石与滚木　弓箭炮子共灰瓶
一支帀　看罢多时传下令　攻城儿郎往上冲
贼兵等令齐呐喊　一个个　扬威耀武抖精神
越过海河至城下　人人都想挣头功　马上的
闯弓冒箭往上射　火炮神铳振耳鸣　唐将声势将城取
守将安兵信作真　城头军校那敢慢　齐端滚木与灰瓶

只听的　神铳火炮声响亮　咻咻不住走梅针
步下的旧把三梯立　一人人　争先恐勇要爬城
总说是假义攻城也没说光呐喊不动手的道礼万一叫守将
杀破就里说此处是假攻城别门必有真攻的加意防范那就
担误了大事再者万一攻开了呢岂不是一件若大的功劳故
此一支帀在後督阵只叫全兵恐勇匠来上的很天球罗典代
有贼兵也是如此这一面是秦将何守赤代领安兵把守匠来
的汛地一见贼兵前来攻城连忙传令守汛的三军须要小心

仔细堵挡贼兵两面上的老陈受高通祥代领贼兵也是如此
东西北　三面攻城皆如此　並无一说剪而射
呐喊之声震天地　咻咻的　儿郎放箭乱闯弓
爬城的流贼不顾命　个个恐勇抖精神　一个个
云梯立在城根下　反叛流贼往上冲　爬了一登又一登
上了一层又一层　神铳火炮如雨点　护着云梯上面兵
城上边　守汛三军心忙乱　忙推滚木甩灰瓶
照着云梯上面打　咕噜噜　一滚到底响连声

一连攻了七八次　伤了爬城无数人　城上面
死的三军也不少　尽是遭劫在数中　堪堪天晚黄昏后
城上城下点灯笼　齐点油松与火炮　照耀攻城守汛兵
城下的　贼兵之尸无其数　代伤之人抬进营
正西急坏老番队　高通祥　只叫流兵往上攻
今日若不将城破　儿郎不许回结营　誓破有
一夜之功必要夺　退后之人刀下坑　正北乃是一支帀
东南流贼叫梁兴　三处上下合上攻　苦死遭劫在数人

守汛的　兵将各各齐努力　挡回流贼立大功
这阵厮杀非小可　总因是　天意造定生灵死
东西北三面表过不提且说李海吉代有五百贼兵八百孩儿
兵出自己的大寨竟奔太原的南门而来相离不远收住坐骑
掌首观看但见城门紧闭城头上预备有神铳火炮滚木擂石
灰瓶炮子守兵官将来往巡罗李洪吉看罢附中暗说好奇怪
真良将也想罢在马上传令孩儿兵在后先让那五百儿郎抢
过吊桥恐勇争先攻打城池如若攻的开是你的功劳如若不

能的时节孩儿兵在上要贼兵齐声呐一声喊硬往上闯
乘多的　贼兵呐喊往前撞　海河越过奔滴娑行
城上京动王付将　连忙的　分付兵丁加小心
付将猛然抬头看　打谅攻城争贼人　前边的
马步兵丁有五百　个个広壮在年轻　后面一似也不少
看来尽是小孩兵　年纪都在十五六　人人広壮有威风
王付将　看罢多时心犯想　口中不言肚内云
这些孩子终何用　莫非是　也来打仗把城攻

实想流冦真可咲　出征代着小孩童　但只見
贼兵堪〻临城下　王猛分付衆官兵　忙用銃炮往下打
咏〻乱放箭刁翎　贼兵急勇不顧命　銃炮弓箭保步兵
神器响　犹如雷鳴一般莱　爬城之人往上行
云梯立在城根下　一个〻　急勇争先把燈登
弓箭銃炮將他发　把死豁出向上攻　城上面
官兵用手推滚木　当打云梯上面人　石子肴入臣粉碎
嗚呼一命見閻君　灰瓶甩的迷二月　吟的战馬乱斷鳴

总要被　銃炮打有筋骨碎　肉烱皮飛傾了生
总杰刃下都有乗　到夜那　城下多如城上人
霎时之间天色晚　西方设了太陽星　攻城的
贼兵伤的人不少　李岩时间大動嗔　传令兒即暂且退
误我的　孩兒兵攻打南方这坐城

李洪吉代领人馬攻打太原府的南门俱不书叙天有三古的時分闖王的千岁下传令说孩兒兵上前攻城列公李洪吉的这一支孩兒兵修一日的工夫训使教演自從在小巷山起営然也經過大戦莫是鍃爱的很得呆在鉄唐跋代聚人馬李洪吉思〻的抢护村庄道府县〻升城池又把十五六岁的孩童抢护的不少挑拎刷雄壮的选了出〻的八百教演拳脚習學銃枪刷着的本领都不在洪下惟独爬城的这宗技艺分外的精通如兒所見將主的令下那就代使这八百孩兒兵可分了留了哨毅一个哨頭假看城墙往来而去城墙往而

而去城门下的官兵只顾墙垛指攻城的贼兵还並未理論此时为何只一件天在三更者不其攻二则衆孩兒兵又不是假着城走不又是假着城跑却是假城爬着爬一个跟着一个往前爬其必斗作爭地紅全陷〻〻的比箭还快比馬更疾登时間相离不远大家立才使〻的就起身形先把云梯立在城根之下这才孩兒兵可不是正爬也不是倒爬却是反爬何为反爬乃是脊背靠着城根脸朝上仰着云梯的䗁松蹬兒使〻的往上爬相离垛口不远那才掉身子仰到上往只用快着一跳可就蹿上城〻去

李洪吉　自從自在巷上住　训使孩兒兵最精
人〻背着刀月把　练就的　反背已城实在能
要是相离垛口近　这才命脸猜回身　一纵就能將城上
背后抽刀手中掣　跟過跳躍急又快　當手城頭守洑兵
刀把刀　只砍敵人下三焔　中腱着是倒在巷
小巷山中初训练　至到而今分外精　提阅是
大明怀宗国運尽　了出了　这就逆叛小孩童
还令倒说將城取　只得一夜可就功　一则孚少会二一可

身体轻孩快又灵　二来李岩真苦練　昼夜練習费尽心
衆孩童　还有一宗京人藝　若要说来是罕闻
爲城不過三刃步　立起根　高杆三丈有余零
传令孩童往上〻　就是爬杆争几分　孩兒兵
一个跟着一个上　慢〻倚在靠墙存　首把他们送上去
足人难搞这些兵　喊叫一声京人胆　那怕鉄嘴西同城
若这着　天黑各目更消手　各处闭着小孩兵
闲言少叙归正傳　且说那　登上城去的小孩兵

这一在山尺阳向基佑近各处地方族兄兵去分设在云梯立起双刀
时在多名兵已上去又不是罗的兵又不射箭闯了顺着云梯爬
上城去欲有一个三了去去起来罗的军李看见了不住往城外打
对了敌人不由的下了一拨齐声响喊不好了流贼爬上城来来了
一三夫人那些族兄兵拔出双刀一根着上只听刀声乱响可怜这
廿百兵下三路首刀削至城上族兄兵赶上前去重付一刀都丧命
不多一时那一些也都爬上城来
族兄兵 八百侯各将城上 留在明的一并全

城上官兵如麻乱 一个个 害怕不把小为官
闹闹烘烘人声嚷 不好流贼上了城 李洪吉
下边闯将心大悦 传令分付手下兵 死者俱各记名姓
大王不负有功人 成功之后收尸首 伐木为板葬入坑
现在的 照旧忠勇休退后 我的族兄兵上城
你等施威再一阵 要破这 太原城池顷刻中
你知大兵将城进 又王驾前放奏明 把你们
不但加官外有赏 大家俱各受皇恩 众多贼兵闻此话

个个忘勇抖精神 忘想痴心图富贵 屋下之言敢不遵
一人人 竟去恨怯威风长 只为族兄兵上了城
大家努力往前道 只听闯 咻咻的放箭乱闹方
火枪神炮声不住 四三百贼兵数万人 爬云梯
贼兵付又往上上 双手扒着用脚蹬 官兵心惊西东窜
那座摇木包灰瓶 正自害怕人呐喊 东西来了小族兵
一个个 抡刀乱砍下三路 城头之上乱烘烘
这定在此遭劫数 太原府 被贼攻破南正门

东族兄兵打刀分头一来城头上的官兵大乱烘声南北奔逃东西
乱窜付将王猛一时间也是要止不住不由的心下自忙付将暗想说
我乃是太原府的付将久守此地其罪非小不消有兄不消总应
奇贼近多兄知府奈民闯与命局的将佐思想去路在城上拔剑
自刎东官兵四散满城中都是流寇族兄兵列追杀那些守城
的官兵又有流贼下城打去贡族将门抽去将门闸放城外的
贼兵卯敌代慢
李洪吉 一见城闹心欢喜 就知赶散东官兵

一催坐骑往里撞 还有他 手下之人左右行
乱斧刀枪齐动手 追杀逃跑东官兵 族兄兵
一手把守在城上 余者三人下了城 李若引东往前走
竟扑十字大街心 当中再说东门外 梁典捉兵攻打城
上边的 灰瓶炮子全打尽 流贼消使往前攻
天父该当太原破 混天球 智兵得手东正门
守城的将官被群贼 闸了城门放进兵 高迎祥
攻打西门也消灭 全奔十字大街行 满处来人齐放大

军民男妇尽吃惊 且说太原蔡知县 还有忠良左奇盛
二位了 正自带兵挡流寇 忽有军校报一声
口等老了不好了 令弓那 流贼攻闹正南门
付将自刎城头上 流寇全部尽了城 左奇盛
一闻此言怖一跳 登时之间房邑史 才代闸言要传令
南前凿列一名兵 口内连连呼兵主 东门流寇进了城
子派的 将官被贼刀剁死 此时城内尽流兵
一言未了人又报 说道是 贼兵破了正西门

三火连报说贼兵进了城了现今在大街上杀人放火乱行於护
总镇应哥盛知府蔡茂诗二位下听见人说东西南三面城池皆
被流兵打破守将全都丧命中贼兵全都进城满街上杀人放
人花护居民男女下京观失色正在慌忙之间猛见城下滚上来了
许多的流寇追赶那些守城的官兵听见三门全都被流贼打破又
见城下满街的火起贼内京天那些有父母妻子的人俱各无挡
贼之心才被流贼攻进城来
带官兵 了了俱有京慌义 人人全无战闹心

流贼闯使将城上 登时间 上来就有许多人
知府蔡下流不好 本是文远分外京 忙回身
恨首马道将城下 里影的淤俏地行 且说总镇应哥盛
心中一急大动嗔 又见满城流贼跑 忠良时下猜透红
催鞘门 拔出一把龙泉剑 如雷心喉喊进声
一跳起胯追杀贼 抡元了 手中宝剑乱杀人
山时文列四更古 只闹城下闹烘烘 但只见
各处火起黑烟滚 悲痛之声不可闻 回头不见蔡知府

总镇前忙心内京 只当忠良丧了命 可惜済正为民行
且不说 城上杀贼的应哥盛 再正済正蔡府爵
里暗之处往前走 他的那 心京又乱走真魂
耳内只听八喊叫 马来马往不住声 只听得
人声乱滚当于们来了 驴球、鬼献金良 前付细软全都要
献将出来饶了生 不拿出来我们进去 那时后悔也不能
把你们 男子误个全杀死 而下妇女我们成家
忠良听着心暗叹 是这景 盖炭生灵真苦情

又见大街火光起 小巷之内吐怒声 真就是
老哭神嚎一肽羲 令人听之落泪津 知府正自往前走
闹吵吵 一伙流贼随着前来好怕人

蔡茂诗正自心疼那些遭涂炭的黎民百姓只听迎面有马蹄之声
闹烘烘来了一伙流寇口中齐说喙令子不中用着才难捨总是硬
闯进去他们才给吃 忠良吓了一跳连忙往一家墙角下一躲幸喜那
伙人竟无看见忠良少少的放下心杯又往前邪走竟林自己的衙门
而来惟恐妻妾儿女落贼之手岂不把一世的清名毁尽心想着自
个时进衙门之中把他们安顿妥当了自己好寻出路一边里往
前走一边里胸中暗叫老天呀为何去了根应
蔡茂诗 腑中暗把老天叫 元何行了不分的

似此逆叛伤天化 就应诛 天遣神诛应正道
为何借的残黎庶 莫非天又害生灵 再不然
就是怀宗无福分 大明无福社稷坑 付又暗叫当今主
崇祯皇帝主圣明 只怪下上登龙位 出些怪了令人京
可记得 元年陕西遭大旱 饿死军民多少人
二年河南降大雨 四十天 看倒屋墙妻房倾
三年火烧顺天府 直枭冰雹数尺零 第四年
山西省内出怪了 堂堂男子变似祀 五年雨虏反流寇

忠诚石为民献忠 六年江西民遭害 江内生火闹長虫
第七年 山东省内出响马 遊燕生趙金元茶
八年各省狸出制 遍地黑 五谷田苗不見生
九年四川出異事 贼眉山跃会把法云 第十年
本省出内出逆叛 闯贼名为李自成 抢州打县过几载
蔡氏百姓受灾星 生灵涂炭民遭难 河南山陕动刀兵
过大府 观看风水刮坟茔 忽下流贼李自成
报仇雪恨央人马 来在这 太原城前七下兵

后来当先打一仗 抢城敌人立大功 闯贼怀恨生毒义
亚脱督兵打破城 一郎生灵遭涂炭 男妇老幼过灾星
细想来 户上为君如竞辉 怜惜文武爱军民
为何多出異怪事 户上的 国运衰微不見典
遍地饥荒民遭难 生灵涂炭动刀兵 这如今
闯贼破了太原府 满街放火又杀人 守城之人全丧命
损将折兵落下风 尚未闯进我的府 难保居家满出门
我的那 妻子若落贼之首 蔡某之名落水中

这一回到本衙内 打发他 娘子三个赴幽冥

蔡民消犹恐自己的妻女落贼之手有玷素日之名侍黑暗处忙忙前行来至府衙之外抬头观看但见衙门大开进一个人影无全家忠良暗暗说道这些狗头们必是所见流贼破了城池尽都脱逃去了想把这忙跑进衙门来自将门关上这才往后急稳登射向来至卧房之内但见沐氏夫人守着一儿一女哭成一处一见忠良走进门来活命回不得又悲又痛又是伤心连忙问道妾身闻得太原府已被流贼打破了

蔡活命 根望忠良闻言道 老爷当神所妾身
流贼破了太原府 问消说 满街放火乱杀人
似此光景如何好 老爷说与妾身听 蔡民消
見问不由長叹气 口叫夫人听我云 此时太原城以破
下官回来到府中 目今合郎遭大变 一城生灵保不成
蔡民消 岂可为廷居人世 惟有一死报君恩
不知夫人怎么着 须把那 肺腑之言对我云
沐氏活命腮代哭 连连点首叫夫君 妾乃是

然公国爵你家女 世代侍读你大明 嫁与老爷为夫妇
生儿养女到如今 四德三从奴尽晓 大义刚常岂不明
老爷你 既有忠君报国义 妾身也会节烈心
要死须说速快死 若要是 落贼之手了不成
忠良闻言连说好 要死全节夫尽忠 就是这
一双儿女休留下 一並着杀正所行 五岁公子不废会
小姐今年十二岁 天生伶俐能晓事 傍边听之吓掉魂
上前来 用手拉住蔡民消 口叫爹爹太狠心

为何要杀我姐弟 难道说 亲爷的孩儿你不疼

蔡小姐手拉忠良放声大哭只说爹爹你好太狠心蔡茂消一見不由的心如刀搅身似油煎代协闻言说我的儿非是你父这原狠心不由你姐弟两个耐因我与总镇你应叔父全上本举保府阳县的知县过大府前往米脂观看风水刮了李自成的祖坟闯贼怀恨要兵要拿我三人报仇雪恨如今把太原的城池打破将死兵亡一郎的生灵皆遭涂炭何况你爹爹的一家四口我的儿何足为论

秦氏得 心中按疼痛忍耐 口叫姣儿听又云
非是你爷心太狠 那只为 万般出於无耐中
你母活时旁人住 道郎而亡正刑行 你的父
秦门世受皇恩宠 尽忠全忠答报恩 有心留你人刃丁
怕恐流贼李自成 不能拿我将仇报 与昔拴绕莫放松
他家是 作贱你与你兄弟 那时欲死怕不能
进忠全烈要干净 那才是 不为贪逆死也放心
说罢望上取宝剑 将牙一咬下绝情 对准了

爱女俏劲往下刺 只听咣哎哟一声 小姐着刀归泉去
沐氏活命好伤情 口内连说杀的好 我到黄泉也放心
秦成说 回手拔剑刺公子 可怜小命见阎君
扭项回头见活命 你还是 等我动手还是自行
你不当我寻自尽 下官就死不干心 沐氏说
老卩誓且等一等 尚妾全尸等有情 忠良回答说话使
活命进比一转身 取了一条白绫帕 拴背计和在窗棂
秦夫人 一伸玉颈入套 金莲双提你悬空

登时之间断了气 可怜她 飘零艳晓散香魂

秦成得眼睁看夫人沐氏自尽而死不由的叹气了一回自己也就自刎而死这话表过提不且说提镇左奇威在北门城头上追杀那些上城的流寇会杀越杀越多忠良卩使了个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又不知秦成得的生死存亡耳轮中只听得的城中喊杀连天红光四起烈焰生空暗想道太原城破大势去矣不好流贼既然魁破城池举知府乃是文职边知出不此去处李自成必要害我的眷家良眷

左奇威 一见流贼将城上 当太急勇也心宗
犹恐贼人入帅府 李自成 记恨怀仇怎肯容
去死存亡别罢了 为国亡身当进忠 就只怕
贼要胡行生作贱 那才活活坑了人 忠良想到此一步
反变心中怕又京 连忙迈步将城下 急々忙々那敢停
此路中 剪断绝说出重权 帅府不远只天中
但见阎门灯光亮 许多人 喧哗不定语纷々
前是忠良将衙上 家丁闻言把话云 说道是

老卩快々回来不好了 就则流贼破了城 沿街杀人又放火
闯入秦卩府衙中 合家老幼丧了命 秦卩遗拾上卿伐
听见说 还要围住提镇府 拿卩的眷家把恨伸
我等素日蒙抬举 不敢散 保护俱家在此存
忠良闻听将头点々 口叫家丁尔等听 莫误迟
丁爷坐李合兵罢 本都镇奔在府门 少时恨了本镇去
拚死忘生逃贼兵 主仆闯出太原府 星飞奔上北京城
行一支 救兵来把流贼灭 方趁忠良一片心

良将言必往后走 只听得 一片哭声振耳鸣
迈步来到卧房门 只见灯光亮又明 应夫人
刃丁儿男一个女 全家四口放悲声 提镇一见心不悦
恶狠々 手拔纯钢宝剑抡

忠良应奇贼听家将之言心中叹息暗叫当今的万岁了为君多行仁政代文武犹如骨肉爱黎民恰似赤子真有尧舜禹汤之风文武臣僚之辈就该天降其福军乐民安刀兵宁净为何各府之中多生怪百姓流离而遭涂炭太原府遭此异变皆因剑伐而起举芦看见将不住细阅知流贼破城为何回到家中你是接不待奴妾爱子不能决断今被流贼拿住妻女皆落他人之手难免反叛投贼岂不把一世的清名断尽忠良付又叫自己应奇哉天你也别埋怨别人会有主又只怕你还错了呢到后面看一看

妻子儿女方知分晓若是寻个出路方遂吾忠君之义倘若夫人惜命不死我应某那里顾夫妻的恩爱儿女的情肠一齐洪洪杀死忠良思想罢手仗宝剑往里所走忽听卧房的哭声振耳老了闻听吃了一惊就知道妻子儿女接不待一死速忙迈步一掀帘笼走进卧房团作一团傍立周氏小妾忠良大声叫道夫人你好不聪明这如今流贼将太原府打破满街上杀人放火若害黎民我应奇贼捨命杀贼答报君恩所虑夫妻爱女刀丁奴儿惟恐落贼人之手我实实放心不下

应奇贼 脤坐诰命闻言道 夫人的神仔细听
我与杀贼将忠尽 垫记着 妻妾奴儿五个人
倘或你们落贼手 应某之名落水中 你的夫
也受国恩享俸禄 应当一死报於廷 诰命乃是名门后
未晓几烈与三贞 就该早早寻自尽 报君全节正所行
为什么 尚且偷生不肯死 莫非有义跟夫君
良将说有腮代咲 恶狠狠 元帅吊目瞪刀眼
孙氏夫人浑身战 口不能言落泪痕 但只见

周氏一旁闻言道 口内连把老了爲 目今贼破太原府
万民涂炭死生灵 若依贱妾速在先 老了投降礼上通
李自成 良将若准为可幸 保你房家满英门
周氏之言还未尽 应奇贼 火起无名攻满胸
用剑一指闻言骂 贱婢胡说了不成 皆因为
素有小心伏侍我 故而偏心把你疼 口吃珍馐与美味
身川细缎绢罗绫 除了夫人就数你 合府之人谁不尊
我只说 贱婢心明刚常礼 揆与四德并三従

到底不高非正数 满嘴里 信口胡说礼不通
流贼打破太原府 忠保全家满英门 应某的
性命未知保不保 就便一死也全忠 似我忠良妻子女
必要节孝显其名 夫人尚且云说话 贱婢多言礼欠通
细想来 水性杨花似妇女 贱婢一定有异心
倘然落在贼人手 你必定 玷辱忠君应某名

应奇贼越说越恼赶上前去伸左手抓住了周氏的青丝揭右手的宝剑往下就砍只听咣以一声响亮把一棵粉面油跃砍落在地

忠良此时只顾尽忠报国那里还顾得妓妾幼子之话也不可重叙应奇贼把妻子尽皆杀死又付上前把首级俱个枭将下来拴在左右的肋下这才迈步往外所走

应奇贼 手按宝剑出卧室 未至前边代客所
忠良有语高声叫 家将们 快些前来听我云
不多一时众人到 揆须上前叫家丁 这如今
流贼破了太原府 满街放火又杀人 本帅又欲将忠尽
决一死战捣贼兵 就恐家眷难发守 落贼之手了不成

因此上 本帅方才列后而 既要全忠下狠心
妻妾儿女全杀死 迟如令 人头现在我腰中
你们愿义随我走 杀贼捨命挣功名 就便是
不愿相随也不怯 自管各自去逃生 忠良说罢一叉话
众将闻言帅肖魂 一齐举目向神看 打谅忠良左樾兵
吕太云 几棵人头腰间挂 细猜还是血淋淋
众将看见宗又怕 一人人 俱个跪倒在前所
口内连连呼恩主 老了在上请听云 常言道

世间好事惟忠孝 自根君恩子孝亲 又道家贫出孝子
若遇国难显忠臣 我等多蒙了将本 焉肯各自去逃生
小人等 情愿随了杀贼寇 答根平常素日恩
那个若要身退后 岂不怕 万古千秋落骂名
左奇斌所众将之言满心难喜口中说壮哉壮哉尔等既愿随
我前去事不宜迟就此前去言骂主仆往外所走各执兵刃齐上
战马竟奔大街而来这且不表单言老营队高迎祥一支兵李忠
混天猴梁兴李洪吉帅领贼兵进了太原府竟奔了十字街而来

可巧刚列了十字街前正遇见左樾填左奇斌代领家将而来撞
了个满怀忠良分付动手喊家丁答应吆喝了一声喊齐撒生李乱
纵马出闯进了迎面贼兵的队内乱抡利刀没砍贼兵左奇斌当先
马下里令兵李兵花大家动手好一场仇敌恶战
众家丁 一齐奋勇捨了命 个个捨死抖精神
手起刀落人头滚 又听的 八方四面喊连声
杀贼犹如汤泼雪 棒打乌盆一般同 吕太说
流贼人多势微空 未曾动手心发怯 没人迎敌是他们勇

畏怕对面合交锋 七盘山中一场战 尚夜孙了杀肖魂
因此上 未曾动手心先怕 只恐冤重丧残生
左府家丁红了眼 一个个 忘生捨死战贼人
跟随左樾填往上撞 乱杀流寇众贼兵 众将们
吕太骁勇能打仗 共樾去有二十名 寡不敌众非假话
能非难挡众大争 死在军前丧了命 人人俱各赴幽冥
十字街 单单剩下左樾填 左心不忍挡贼兵
手中战杆将贼挑 栽下的 能行坐李代欢龙

忠勇杀贼多一会 忠良腑内自沉音 杀连些
小辈流贼白费力 何不寻找李自成 上天怜念将他送
杀贼一人终有功 忠良想罢不代慢 神威抖擞把铁棒
喊一声 催间坐李往外撞 怪帅发威争几分
登时闯出重围地 众贼兵 谁敢相拦左樾戎
昨日有位明公挑当中之礼说左奇斌的纵马在城上呢怎公又
信府中骑马使出来这不是空子么非也到探老人家一点光
富全没有去一根烟代就把烟袋了他是个樾填难道连个富

余纵马去有就岂有此礼
左樾填 忿勇闯出贼兵队 忠良不语腑中云
暗暗不把别的对 府一声 当今万岁主怀宝
为目今家食君禄 应当一死根朝廷 正遇着
流贼攻破太原府 为臣去能愧在心 不能退贼将城保
死有余辜落骂名 失守汛地罪万罪 皆因出在乱军中
左奇斌 害怕一片忠君义 怎耐双已相老穷
君思民恨全无报 枉受了 帝主皇上爵禄封

忠良思想悲又嘆　只怨天又不公平　为什么
孝子忠臣天不佑　反使流贼逆叛兴　诛家折妾妻儿女
云過只为保約廷　但愿老天相扶佑　保皇弟子战成功
但能勾　杀了闯王贼为首　巫某就死也甘心
忠良思想往前走　猛看见　知府衙门非下存
良将勒住马缰行　付又把想自沉音　秦兄長
生死存亡不知晓　想来一定進衙门　贪恶奴身儿分女
不念皇王恩露思　听说被贼拿了去　真假虚实未可明

何不進去看一看　便晓得　將士之言真不真
忠良想把南神看　门前净消却无人　下坐屋
手内拧鋛往里走　良将直入卧房中　猛然睁睛怖一跳
叫一声　秦家哥々你算忠臣頭一个人

懷宗傳 廿六

应奇威乃是忠良之辈出身保武戰生性粗魯怎么[illegible]没有了直入人家卧室之内的道礼又是了黑夜之间[illegible]却看分厢挂一体大门上一人全无问道报只得自[illegible]是第二宗应是了听见自己的家人说秦茂将被流贼拿了去同家俱了丧命说岂是这们说却未見其实故此忠良才要進去看々越往里走越無人心里疑影々家丁的话列相是真故此直入卧房之内於顿一看屋内的残烛尤明看一看屋内也无一人此事为何皆因流贼攻破城池此一州的城中无人不慌俟值的人至於厨茶房書更夫人等多是

本处的人所不顾自己的妻儿老少还在此处伺候不成不但他当就是
蔡茂将自己的長随家丁仆妇丫环全都自顾性命住避净处潜藏
去了因此一人全無应声了是退卧房也是悄無人声仔细一瞧地下
躺着刀了血淋々的尸首忠良湾腰细看却是蔡卫山姐公子姐弟
因了左奇與他与蔡茂将呂分文武却是扶帖的弟兄寄妻献
子的文情因而才忍得他姐弟二人忠良呂太叹惜不足为惭还
打谅是流贼们闯入知府衙门他把姐弟杀死付又回头一看只見
寞梁上吊有一个妇人上前细看却是沐氏诰命

左揽頌　一見沐氏悬梁死　忠良腑内自沉音
着披这般光景着　不相是　流贼闯入府衙门
第一東西全甘動　伐未焉音善于心　必然是
若箱例椎胡护造　搜寻细软出金良　二则马容夫人死
太胀全身保节贞　忠良难猜其中故　付又闭目细的神
但只見　叢墙还了尸一首　良瞻着忧忆一京
进前仔细的神着　元来是　茂消蔡卫死尸灵
细猜却是自刎死　悯哭抹斩血泪々　左奇贼

一見这才心明亮　猜透其中旧里情　就知蔡卫杀子女
逼的诰命见阎君　自己刎项知国难　丹心一点报明君
左揽頌　一見不由心惭愧　上前扶住死尸灵
二目之中流下泪　叫一声　为民的清官蔡兄老
白受十年寒窗苦　六载熬油在的工　好容易
出任为官作知府　可为忠心昔为民　那知编过流寇反
黎民塗炭动刀兵　因着风水刨坟墓　惹下流贼李自成
我本是　揽慎不能将城保　代累男妇众军民

只因府至流贼手　可喜你　自刎身死礼上通
又将妻子女杀死　丈夫应该这般行　你算是
你我之先死的净　不枉相交好弟兄　你是文风尚如此
何况奇贼是武目　不能杀死陈反叛　枉受皇王雨露恩
大料着　仁兄阴灵去不远　我的言词你要听
料等一等左奇贼　咱二人　一全当去赴幽冥
左揽卫痛哭了一场止泪停悲立起身形手提战杆又将残你
令起任寞灵引自这才迈步出卧室眼看着那火自起真是全

蛇刀通得南北千条烈火走西东左奇贼出来付反上马离了
知府的衙内往前断走
左奇贼　手内斜能爽堂李　英在射下眼通红
暗恨流贼真胆大　李自成　不念皇王水土恩
甘敢造叛身造反　抗害河南山陕民　今日了
打破太原城一座　公卿军民受难星　好了忠良蔡知府
作事聪明正开行　丢史折女有决断　通死夫人礼上通
你自己　刎项而亡该如此　一死相拼吞圣哟

你如落在贼人手　那时节　就知其身葬於不
成名而去你心净　剩下应某我一人　此一去
逼着流兵打死伏　令住贼王才起心　痴心忠良想思念
揽想拼命要自成　那看东方天大亮　扶桑推出太阳星
但見他　满街都是流贼兆　忠帅一献争凡分
这家出来那家入　不过是　抢护细软出金良
再内又听人吵嚷　女哭男啼不住声　一个々
抢来扶物往外跑　携男抱女好伤情　忠良一見心不忍

吊将切齿咬牙根　仰面朝天口叹气　腑内暗暗叫苍穹
太元府　军民遭下什么孽　今生今世与流兵
冤怨正根应奇贼　可怜的　匹夫不能保守域
致使流寇将城进　军民百姓受灾星　贞正是
我有今毒冤含恨　怎见先人入祖坟　下不能救民出水火
上又不能答报恩　这正思想往前走　十字街不远面前存
大板的　流兵全部将城进　塞满街市巷口中
来贼促个聚一处　李自成　马上开言把话云

东方大亮大板流兵全部进了城了太元府的城内数万之众非
今小可此一时满城里头大街小巷没有一处没流兵的列为数俄的
人俱各在十字街会齐聚在一处李自成在马上说孙大哥你代些个
人去到知府的衙门把狗官拿我得拿来栗子一个东高弟兄们来
奔提领府将拿应奇贼那个头球了史的在那里全去来回孙帅
口中答应代领数百贼兵竟奔知府的衙门而去且说忠良应奇
贼赶往前走贼兵越多了来至十字街前猛一抬头看见了闯
贼的尘毒不由的满心欢喜

忠良了　看见尘毒为闯字　不觉心中喜气生
暗暗腑中说可巧　这里面　定马流贼李自成
付又催马撞出去　把贼赶上中流兵　但能句
一经挑死李闯子　我就死生也愿情　吊将心中主意定
勇在胯下抖威风　真是灾星付了体　双膝尘李是旅行
双吊振　一抖手内保侠杆　马上此吃贼连声
口中说道来来了　老下马　将拿流贼李自成
声如吊雷一般策　来冠闯听心内京　一个个

李自的神帅将彩　猛见高闯威风的　将中把袖去拔拂
豁豁杂气有威风　手内斜能催尘李　那宗贼在不可云
又见他　腰中挂着几棵头　尚且淋着血滴滴
来贼一见心害怕　只听得　宋炯开言把话云
李自成与来多流贼一见来人身去拔挂就知是将巾挡袖手
内斜能尘李贼马腰里围着几棵血淋淋的人头恶吊一般光
奔前来仔细一瞧是应奇贼李自成先吓了一跳口中说不好
是那个驴驴的来了

李自成　看见提领应奇贼　对东开言把话云
这厮实在能马勇　我在那　江坊之中瞧看真
不怨文兵难取胜　独那尼假作鬼魂　宋面献
能挑兵去不费力　并力相争也未苍　今日在此将他进
栗子猜看心就京　宋炯一傍开言道　大王列位侍听云
应奇贼　此番来的真不善　李生猜着就里因
腰挂首级非别个　是他的　良莠居家有已宗
全部杀死在家内　此乃忠臣报朝廷　他也是

安心到此来拼命　决一死战定相争　俗言一人若拼命
万夫难敌是真情　对面交锋难取胜　万人厮杀落下风
你来位　大家齐力将他战　寡不敌众可能苍
闯贼点头说正是　宋先生　此话言来礼上通
来多流寇齐撒马　来把提领忠良迎　刀下里
辰非之间到一处　也不道姓把名通　谁也不瞧谁的挡板
如何面貌与形容　乱举刀能齐动手　围住忠良定战征
应奇贼　一见不由微微笑　口中大叫骂贼人

俺多為吞戰應某 你等把 總鎮卩卩看的輕
凭有槍動珠纓杆 馬上逞起抖精神 東流賊
大家殺賊射多全 忍耐難當應總戎 宋炯馬上傳將令
圍住他 八方四面放刁網

愚說一人拼命万夫難當到底有寡不敵衆之說又道餓狼難敵衆犬好汗打不過人多若依應奇鳳的主見恨不能一撥馬奔到壽以不把李自成用鎗挑死方遂心願了了原怎耐中多流賊抵死不放大戰多时應總鎮也不得脱身東流寇也未能成功宋炯對着李自成開言說大王請看應奇鳳真是一條好汗那些人圍着他厮殺他竟不以為然本人也是白費力氣闖賊說如此怎好呢對賊說我有主意言出扭頂傳令大小的兒郎俱卩往上搭箭四面八方圍了圍住只看將馬一挽即刻開弓放箭必要將他射死 咬東兒

即道令一下了了抽弓拔箭認扣搭絃吶喊了一聲鐵說里面往前一果就有几十層真真是风雨不透宋姓子催馬當先來至切近高声招呼東住將軍暂且停手東流見是宋炯前來如此招呼只得把馬揪住还是四面圍隨李洪吉恐挫賊有失累了的擊勵宋炯揪馬不動且說應奇鳳以為東賊動手交鋒忽見那些人馬圍困四面忠良心中不解其意暗說此事為何正自沉吟忽听有人說話
口內奪呼心犯愁 忽听人声把話云
應奇鳳

高声大叫應總鎮 我有那 几句良言保細听
今日大明国運敗 崇禎無福国不興 这几年
眾者之中出怪子 難道將軍不曉聞 我家大王應天命
東滅大明主帅宗 搶奪州縣命皆有 便作河南山陝城
但見那 收闖之人皆有命 逆者一定喪殘生
馬步雄兵數十万 手下的 戰將各了是英雄
目今魁破太原府 人馬俱卩進了城 將軍你
勇似模王白存孝 大料難以折當苗 太原府中各門閉

匹馬單人怎奈他 若依我的良言勸 不如下馬快投城
常言道 良禽擇木棲身穩 擇主興邦是俊英
將軍投降十八子 保着他 大家齊上北京城
推倒崇禎李稱主 闖王登位作龍擻 再不肯
有負功勞苦汗馬 一定封侯川世龍 滿门带累受窮禍
合家大小受皇恩 將軍若要比刀战 你怎逃生万不能
我在下 姓宋名炯字啟深 細看麻衣相法精
看准闖王是真主 因此才 扶保向棵是高名

宋炯說將軍你非村愚魯之人乃是文武全才智勇的英俊難道连一个天命也不知怎庅闖係天意亡的人心归来將軍还不棄暗投明以保全家姓命享的榮華富貴不是好倘然痴迷不醒那时喪命家亡也不過落各痴愚之名实不可惜你那一身武藝埋没是且說應奇鳳听見这一派的言詞抬頭觀看但見对面一人身不满三尺是个道路的打扮頭九梁巾身川八卦袍腰計絲代足登雲履生的奔頭稀眉圣眼豹黄胡須手拿着標了的羽扇
忠良卩 看罷来人心不悦 用鎗一指喊速了

口中大骂贼宋炳　你这厮　万恶居心了不成
妖言惑乎鼓万死、平地风波就地生　全不想
皇王水土恩似海　原似山高一叶同　尔故生心为逆叛
死者先人不闭睛　骂名千载传远　枉祖欺宗非是人
全是你　到处调唆将人哄　勾引黎民随术中
来腊是你贿凡水　致使那　流贼将故抑入城
那晓知县边大寿　堪与王中比的精　缘凡水
刨坟毁墓是奸音　断灭贼根保你行　尔等不思心改过

去回滁我是正程　及到兵围太原府　寅夜之间打破城
我本惧　失守城池我有罪　只得一死报君恩
不能退贼将城守　你老了　快要生擒李自成
剪除逆叛除民害　方趁忠臣一片心　你是个
什么东西来漏面　狐眉狗舌胡乱行　那个忠臣侍二主
未见烈女又重婚　未从李闯先杀你　以后你还这等行
应奇登　说着〻〻催坐骑　双眉紧皱眼无眸
双手一颤紫伏析　觉相是　一支猛虎下山林

应奇登听见这一个说话的娃子就是宋炳忠良个心中善名
比高方丈一声大吒吸转一个助恩的娃贼本填、又闻传言李自
成造叛亡君抢掠州县府城店遇村庄坑害黎民百姓涂炭生
灵本镇来程捉拿李自成先将娃贼来斩才解心头之恨言必
双手撑枪双蹬坐骑
应奇登　双手撑枪往上闯　双蹬坐骑马飞行
宋炳一见高声喊　叫一声　应帅留神你是听
皆因爱你是好汗　故此劝你早投成　谁知你

外面猜的内恩奏　反把良言逆耳听　宋炳之言还未尽
忠良这里动无名　大骂娃贼着铁刺　休得胡说信口喷
老个的　心如铁石岂更改　志似金良一般同
一家老少全杀死　现如今　首级悬挂在腰间
当日朝廷龙恩重　老个执意坐忠臣　说着话
断〻堪〻临此地　宋炳马上也生嗔　手内忙拉命子枪
京动四面重贼人　一齐催马往上挺　人〻搭箭手拉弓
往四面　往上一果人不少　就是贼兵十数层

耳内之听弓弦响　咻〻〻　乱射忠良应总兵
飞蝗骤雨一般箭　四面八方走刀枪　忠良个〻
一见也觉心惊怕　百步之威总难禁　列公详究这件事
难道一支也不中　有碍书中乱不通　数千之人数刀枪
应总兵　雄心不改施英勇　举旗摇动叫一声
任你总有冲天勇　可晓得　英雄难当这般兵
忠良两肋皆中箭　前肩后背了刀枪　马上的
总个奔咪沉音默　暗自思付口问心　可见当今洪福尽

人力难以担苍宝　似此箭来难以闯　箭似飞蝗千几支
倘然要　被贼射了致命处　难免倾生剑下坑
到是丧命还罢了　若要是　被敌遭擒了不成
应奇登见贼兵的势重〻箭似飞蝗难以招架情知难往外闯
皆因自己的两肋前肩后背就着了好几支箭了坐不的马前
肩後背胯上了上了数支刀枪不住的蹦跳咆哮乱骂忠良个
恐落人手要寻自尽
忠良个〻　大胆难以往外闯　好汗尤恐被人拎

腑中暗叫宫令主 吞了声 仁德万岁圣名君
並非為臣不尽力 皆因难以担否穷 也不逼
一死报酬之国难 转世为人再报恩 良将暗愁不代恨
左手之内把銃攥 顶下一吞喉的咽 咽喉抹断血解红
三魂渺渺归地府 他的卯 七魄悠悠付阴城
大明国亡该运尽 天意造定尽难更 忠良全家皆惨死
一门男女报朝廷 宋炯看见忠良死 传令出署莫消停
手贼兵 闯令收了止往前 军师之言敢不听

闯王传马也来到 望着卯 宋炯闻言把话云
恶贼两令忌应兼 或是来命或违拎 替贼说
了急无奈他自刎 莫与皇家尽了忠 闯贼闻听将牙咬
速把贼人骂二声 便道末将活拿住 乐子心中气不平
号回了 帅领贼兵来交言 只把军师大王等
末将去拿蔡都府 他早已 自尽将尸内小葬
闯贼闻言将头点 虽然指头吃一声 左奇登
死尸仍然骑马上 无睁二目瞪双睛 一手提銃一手剑

马上威武犹如生 手贼说睛下一眺 不由自忙吃一京
闯贼时间说破胆 时间顷上走真魂 眼望军师开言道
说先生 此事叫贼如何怎样行

李自成兵破太原為的是左奇登也大哥蔡茂得创伐之仇如今回大哥莫是吾影兒咧左奇登是自刎咧号圆了群成去学蔡茂得回来交令说蔡茂得一家自尽府也烧了三个仇人莫是一卯没有拿着闯贼的怒气难消心中發恨猛抬頭看见吓了一跳齐说军师你们看一看这不是左奇登么率流冠闻听闯王之言一齐观瞧但見左奇登虽然自刎咽喉流血他的腰顶下壹无睁二目面色如初手内拿著战杆右手里拿着宝剑骑在马上照旧是一团威风李氣原流贼看罢吃一吓不小心京

害怕都说真正的怪了徒来未见李自成说这个郎球兒的真正万恶小子们上前去揣他那匹马四足跌倒看他是怎么著众（贼）贼兵奔左才要动手宋炯一傍闻言说大王不可似这等的義勇的忠良人间罕有大王駕前的来住将军都相左奇登一人不但大王的大事可成还保江山长久其人已死大王不可结冤良将他以礼而葬以使世人知道大王仁義遠天必然理兒来顺闯王说请问先生怎么葬呢宋炯说我有道礼

宋秋第 未从说话腮代笑 口内连把大王等

若要血邦成大了 也必须 礼代義士愛忠臣
仁德之名传四海 到处之地顺人心 左奇登
虽然弄落血大哥 来腊县内去剑坟 算是丹心忠於主
以臣奔君乱上道 人死不把冤仇报 大王须要谅宽洪
他的令 自刎身亡尸不倒 腑内忠还一片心
似此人物真可敬 但只愿 人人都照此策行
大王全体金下马 死尸王前礼要恭 代李生
称漠他的忠合勇 尸首一定倒埃尘 闯贼闻听将头点

口说先生话该通　口内说有壮志言　东贼俱个不能行
李自成　一个宋人往前走　忠良尸前立自刑
宋姆上前自控背　他这里　扫他毛腰把孔行
口中还把忠呈唤　忠勇英魂仔细听　可敬你
一点丹心扶明主　诛妾斩子振朝廷　尽忠刎颈尸不倒
英魂还恋这流兵　我家大王行仁义　皆因爱你是忠良
你的那　合眷之尸全不动　花枝彩不入坟中
将军放心升天界　似你这　英魂依定变成神

宋姓子口中说赞一遍看了看尸首仍然不倒　李自成急忙赶
上前来说应总慎、、、这也就罢了　你打发人到寨子的放绝我
的兄弟咱二人仇深似海虽然你自刎自亡应该把你的尸首剁
烂以解其恨我宋军师劝有寨子说人死不记冤一概往倒寨
子念你心还忠义死不忘家不毁其尸你将的几棵人头必是你
妻妾儿女寨子也不动他们的尸首你的花枝彩不整入坟中你的
尸首还不倒是什么无故你还不成了我们宁西宛的祖宗了么别往你瞧着
皆不奇怪咕咚一声连尸代马一齐栽倒　看了看那匹中李　而也
绝气而亡

焉为人　俱个倒在老族他　皇爷气断也归阴
到任的公详此理　谁把这　就里情由细之参
闯贼之言非对你　英雄尸倒何情　即便是
他的祖宗没体面　身后往揭有伤名　应帅虽然自身刎
无是丹心尽了忠　又恨自已不能奈　未除流贼李自成
在世的　不能杀贼除国患　死后还恨是真情
不过此贼心内怕　听了听　说把胸中气才平
闻言少徐出正传　东贼观瞧谁不京　李自成

口中只说多利害　这篇英魂真罕闻　死后还叫贼子怕
必将伏输他服心　抢护东西按股分　大王在上请听云
应奇盛　宋姆代咲开言说　盖世忠双奇迹为
令人看着他尸首　这家英魂实难失　令众都往帅府门
传令军兵各帅队　大王说　十字街
扎营不许抢护人　宽恕城中军与民　鞭迎应帅他良眷
话该投心无改更　发后商议兵人马　大王兵上北京城
李自成　闻听此言说道是　军师之言礼上通

言必付又传军令　说道是　宋等百神我云
李自成听宋姆之言速传传令叫混天球梁再速去把手下的
儿郎都令回在十字街扎下营不许抢掠晓谕了贼内军民各自回家
不用惊慌混天球梁再各应上马而去闯贼又令人将他看守着应
总兵尸首传令收殓这才令着宋姆等上马不多一时来至帅府
下宝李往里走直奔卧室看见周氏说命小妾周氏公子小姐都是尸首
忠良的　合眷死尸屋中淌　妻妾儿女五六人
俱是各流[illegible]血　可怜见　一家全死丧残生

夸讲应帅是忠臣　果然不出先生累　应帅真是忠良行
东贼一见齐赞叹　有意报仇把恨伸　寨子兵破太原府
应奇叠　大料难把咱来退　安心舍命报朝廷
先把眷家全杀死　一定是　舍命定从寨子拼
又有先生将放霸　他才自刎赴幽冥　定要叫
寨子伏输他才倒　可怜忠良一片心　似此忠良世人少
天下英雄头一名　人死不把冤仇计　只讲为人烈又忠
将他的　良眷尸首装棺木　抬出城外葬丈坟

於忠胆之故前面　也叫那　后来吴臣的道忠
宋炯直头抗言是　大王应该如此行　也必得
大谅宽洪行仁义　四海传扬谁不尊　说为一个从外主
众人催马往前行　来至帅府一座　大家伺候挨次入
李自成　吩付手下休怠慢　仵作将尸入殓中
抬出本府城外去　此须要　深深刨坑茔美收
李自成刚升帅府先就令人急速砍木为板把左奇盛一层服衣
殓尸首装入材内抬出城去刨坑茔埋的话表过再提崇思宗帝

说大概的兵卒尽行在大街之上安营下寨传与军民百姓不必惊慌
各归宅舍李自成说贤弟多有辛苦传令犒劳得胜的兵卒抢
掳的金银细软按股而分不许争执叫手人立刻摆设庆宴在帅
府所调开了坐位李自成宋炯在上李洪吉与一干流寇俱分按
次分为左右
李自成　一个众人按次坐　小卒上紧把酒巡
闯王擎杯眼含叹　叫一声　众位留神听我云
乐子思想初起首　多亏宾朋众弟兄　大伙儿

相帮相助兴事业　安心要上北京城　心想推倒明天子
乐子即位坐龙墩　众家弟兄全享福　不枉数载受苦心
自从在　七盗山中那一败　至到而今说受宗
大家投奔铁寨岭　多亏了　曾与弟兄九个人
收留俺我在山中　积草屯粮招聚兵　左奇盛
发誓得与边大寿　岂敢生心去创攻　绝灭仇人实可恨
乐子闻知生不嗔　故此一怒兵人马　来困山西太原城
好一个　铃马气敌左奇盛　实在能武艺精

军阵前边打一仗　使他的　铁桃山王独眼龙
又亏军师派人马　寅夜偷城立大功　蔡茂阳
害怕街内寻自尽　狗官放火把尸焚　重围自刎左奇盛
论理应该刀斩分　死尸反到应棺木　念他忠烈是忠臣
多亏了　军师谏言劝乐子　令他尽土葬坟中
三个仇家死两个　边大寿　到底现在寿阳城
岂不拿他报仇报　乐子心中气怒平　李自成
此处发威恨大寿　代乐子领兵卒去把贼官边大寿来擒

李自成与众弟兄的流寇在帅府厅上大摆宴庆贺兵功劳饮酒之
中间闯贼提起创攻之言不由心中动怒双眉紧皱单眼圆睁
对众开言说乐子的三个仇人死了两个难道说剩他一人还不拿他
雪恨报仇乐子心中气也不平边大寿在寿阳县内乐子今代人马上寿阳
县靠那小小一坐城池何足为论敢说乐子的兵到犹如太山押
卵一般把边大寿那个奸球儿的拿住务必要碎剐其尸方
解创攻之恨于是不得可喝了酒急速挑选精壮的兵卒精兵
一万足以为了头领乐子明日起身往寿阳县去李洪吉参应兵

见状子代笑开言说大王要提兵上寿阳县拿边大寿报仇那是
万不得能的李自成听宋炯之言不解其意开言说军师你这话
乐子不懂怎么拿了边大寿万万不能莫非寿阳又有了孙付亭在那
里惧寿不成宋炯说大王不是那义说咱因李生打败边大寿有
功崇祯天子把他封为山海关的总兵与吴三贵共掌兵权早去
了他那今没在寿阳县故此李生才说拿他费了李自成一闻此言呆
愣了会子说军师你怎么宋炯说拿他不中用了咱若再往山海关
去那吴三贵更又难惹

李自成 日中不住寒呼氣 叫聲軍師你是聽
一个仇人尽會侵 白白的 簡了太原直望城
怒氣不出從何處 梁子頭然一氣淌胸 宗炯說
大王何必心懷窄 這算一宗小了情 如今得了太原府
正好興兵上北京 就是隔着代州郡 那邊就是寧武城
咱君是 遍了寧武關一坐 要得京都谈笑中
攻破北京城一座 抓到了 大明万歲主怀宗
大王早早登大寶 不枉征杀数載功 在位的

將軍俱各享富貴 北京城内受恩宠 任你殺戮非兒戲
所為保主作綱廷 那些小事何足論 大王何必掛心中
李自成 所説不住點頭点 軍師之言樂子從
說着令付叫斟酒 我隨着 軍師列位慶功熱
賊兵吞吞那敢慢 挨次斟上酒刘伶 東賊人
開你暢飲談又笑 言語忠兵上北京 飲酒多时又用飯
西方墜落太陽星 席散小卒撤碗盏 各取方便入房中
此出中 勇斷他說不重叙 又到次日早清晨

闖王全朱坐帥府 李自成 商議兵取代州城
李自成次日早升帥府坐在中間宗敏宋李挨吉一支兵等列於
兩傍大家商議遣兵攻打代州文武宗敏子說大王前晚与兵丁攻
取太原府之甚勞禮該歇息ミミ擇日再行起此处商代州一百
七十八里就是ミミ隔着一坐崎岖三天可到不要心急闖賊說軍師ミ
言有理宗炯先差細作的細作打听代州是什么人在那里領
河遼素開雅的兵在太原打聽息人馬李自成自知流總兵
日在帥府ミミ飲酒撥兵來

闖賊全朱帥府坐 商議擇日好興兵
那一日 細作一名跪下面 說道是 大王軍師請听明
小人奉命去打探 代州城中於信音 那里的
總鎮此府是周遇吉 名叫遇吉能馬戰 本处人言韩甚廣
慣战能敵会用兵 細作之言还未尽 師近流賊李自成
呼喚他 日中遍ミ說不好 軍師留神你是聽
周遇吉那人真利害 樂子要 開他ミ在脇代疼
聽然想起一件事 莫是說來心怕京 想当面

樂子得时與人馬 搶掠山西各州城 西安有名洪經畧
且人利害不非輕 崇禎差他來指我 精文習武作軍门
他調了 回路总兵多人馬 樂子損將又折兵
一心代要發追去 投奔那 小大賊王張現忠
洪承疇毒心意又狠 蛇蟒山下設牢籠 安撇下
地雷火炮在山内 要把兵將一齊亡 那时才要進山口
救命多了多走路 更换大毒頭作尾 能多留命一般全
早熊是是然走 樂子受友渴了命 燃危兒郎數不清

竟奔商州逃性命 沒附何 米路途中搶掠民
李自成說軍師李了回ミ瞧大哥叫我們頭里走把大毒放在
后面洪承疇只想要哄樂子子然甚了后面的軍兵樂子与東
住哥兒們整是得逃命真似刀世為人重生再养剩不多的
手下沒吃的只得要搶掠村庄到了商州地方一座白家庄咱
們的人進庄搶掠可就遇見吃生来打振不平兒的周遇吉了說
起他來这个能勇也特甚是沒有對ミ要比有太原府總兵當年盛能百倍
者 君要是 提起他來樂子怕 見影魂飛膽奪宗

二爷在上听他说　周迂吉　拿去欺顾三万人
绘挑一个丧了命　妻子逐拾入木荒　自是那
商州他雨炎机般　至今实怕在心中　他在代州为总帅
明若逼去枉劳神　就是丢鬼千层下　对阵难以把他擒
命中的　休任休怪乐馆　动手全然是不胜
你我要把代州犯　周遇吉　他若害先了不成
闯贼之言逗来了　宋炯座上把大王等　若依着
王驾主意怎么样　莫非不上北京城　李生到要饭下散

主意说给我听听　闯贼付又闻言道　军师留神听我云
若依着　杂子不走代州道　急的报实把祸生
绕过平阳走大道　不用过　代州宁武二关城
先贼闹的微微咲　大王此话不中听　路延留
代州一百九十里　宁武关过是大同　到京又百多里路
从此而行就上通　若打平阳那路绕　多走一千多路程
到北京　莫来三千多里路　舍近求远主何情
只要大王洪福大　周迂吉　智勇难以担劳

宋矮子说大王可安蛇娇山的他雷吹炮洪承畴瞎设罕冤毅
把大王烧死火盘山各处埋伏孙付廷把大王拿住白步兵马所
見大王的福大命長自古常言真命主百灵相助大将军八
面威风那怕周迂吉头敵惯战知勇双全李生敢保必勝李
自成说这是军师说的列位都所見了伐代州破宁武关全
仗着先生的调度说着乡付赏那一名细作十五良宋矮子传
令明日大兵离太原往代州而去
宋献策　代咲眼望紫离狱　大王留神在上听

铁度嵇上兵在此　路途高　得了太原过座城
明日兴兵代州去　实在智具为之兵　休别人
不能放心是头诰　你管错了不成　留不免那五千口
大王须当要小心　重执各在说智道　先生不用称千宁
宋炯说　余安免那全预备　明日清晨兵起马
此书喜断不重叙　黎民涂炭苦难禁　唐进村
一路途中放了抢　第二回　大概流贼枝了忠
携兵抢十五次难　抢女抄劫洛伤情　亲抢家园全不顾

丢下代土各求生　贼兵到处如席卷　挨门逐户要金银
古来时　暴秦不过明与宋　乱世不过闯贼兵
伤情不过宗张主　若论那　行兵坏不过李贼
孝子不过宁武帅　勇将不过应总兵　讲韶尽
谁也不似左良玉　调兵那中相孙付廷　真节比不过郭定安
忠臣总不过要国孩　急耐宗张痛不今　天意该当的大清
东流贼　拾了嫩旦城一座　意外代州往前行
可怜灾民曹扬激　这时候　急把高低上下分

男子相索伴入伏　谁若不从填肩红　有那些
贞烈节妇寻自尽　贪生从贼失了身　眼看相离代州近
就有人　报与忠孝双全周总兵

李自成随着一概的流兵一千贼将侵大原府赶一骤抢掠那些〻
庄道村庄居民百姓去也就一言难尽惨〻相离代州不远早有
人报与了总帅周遇吉良将先修本启奏天子每日下教皆操练人
马派拨下的兵将救修城池李自成兵反山西以界三晋河东太
原平府代州宁武尽皆惊动遍地京慌各处的兵振打入京师告
急本章犹如雪花一般通正司挂号兵部官进的刚正遇崇祯驾
登九五将本呈上怀宗御览先有江南的本章上面写得清
楚张现忠破了凤阳火焚了皇陵杀了文武官员四十八员黎民

百姓伤了无数万岁爷看罢龙衷大怒御笔亲批凤阳大帅金
义的自不小心为官不善失守城池命南京刑部拿问即时处
斩批完发旨又有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本章看了看爷的龙肘
中又恼又怕
的天子　看罢多处告急本　又是害怕又生嗔
宝坐之上开金口　叫一声　文武百官听朕云
流贼胆大真万恶　扰攘三省动刀兵　他把那
陕西河南全闹遍　黎民涂炭死生灵　而今打破太原府

总慎自则尽其心　惨〻相离京都近　消息惊动不多会
周遇吉　虽然其右是路行　孤掌难鸣也是难
总来流贼势派壮　若不然　似何能破太原城
须得差人去帮助　并力可以挡贼兵　崇祯爷
宝坐之上言未尽　班部惊闪一家臣　口内连〻呼万岁
为臣有本奏当今　那怕流贼兵百万　臣敢前去挡敌人
宝坐上　天子睁睛留目看　丹墀文武细留神
但见一人往上走　岳彼山　万岁山呼臣拜君

此人在朝官出首　正直无私宗鬼神　胸中智略实宽深
长铃教比汗英勇　襄城爵位官不小　老了名叫李果祯
龙坐前　跪倒赤胆忠良将　万岁皇爷看的明
龙面推欢喊代咲　爷的那　王开金口叫爱卿
你若肯去将贼挡　何以拎擒李自成　爱卿你
不必俟迟即速去　代州救济挡贼兵　但能得胜将贼灭
寡人岂肯负功臣　列土封王相酬谢　世袭前程荫子孙
李国祯　往上叩头将恩谢　口内山呼万岁君

平身且起才下殿　但只见　班中内有一家臣
话说襄城伯谢恩平身才要下殿只听班中有人说话襄城伯少
停黄步听来有了面见当今万岁奏完之时将军襄老不远些
有了上步停身闪目观看只见一人越班往上而走看了看原来
是内廷正总管伴〻王承恩襄城伯知道这位爷虽然一家
内臣与别家不同长在一处甚良心为国事日二位爷相好甚
密大约有他上殿必有安邦救国的良谋故此止步
不走看有什么条陈所奏

襄城伯　金阶以上止住步　伴〻王爷往上行
龙书案前双膝跪　朝上面　叩头连〻把主尊
天子坐上往下问　你奏朕当有何情　为什么
搁住国戚不回去　有何条陈快奏明　伴〻见问将头叩
口内连〻称圣明　奴婢上殿来见主　只为条陈故奏来
此一阵　流贼兵破太原府　扰攘山西一省民
必然要抱代州反　周遇吉　文武全才会用兵
恐贼能你败对守　不比寻常一般人　爷只可

调啟几員鎮征将　山西一代指流兵　襄成伯為何高主
呼唤京中保圣明　内外限防才是礼　千万不可任一人
為什么　俾〻之公如此说　所怕朝中杜治亨
早知奸贼有歹意　就只是　怀宗天子不知闻
因此上屡丧良将　所為朝中保該君　崇禎了
一向承恩这些话　细想其情抑也通　外頻扮些有名将
何不调取指贼人　朝中武将丢不少　那个敢比李国桢
明天子　思想一全说难奈　俾〻说顾谢圣恩

手拿点起往下走·　这住了　高了金臺展九重
王承恩不屡天子传旨襄威伯特来我朕有旨专中了以中荅
应（王在）转身形他又上金阶在駕前拜谢了万岁天子说御家
要去指贼可见有忠臣之意方才大伴官王承恩所奏朕想他
言深為有礼朕另议忠勇之人堪可指贼我朕發旨调兵在山
西一路指挥指流贼想御家只可在朝中保朕护国也是忠君
之事御家须要从吉专了想了想也是说我兼高京兵将
京中有变反為不美

襄成伯　叩首谢皇恩领旨　手拿点起那消停
退入班中不回表　崇禎了！　当堂之上传圣旨
镇守蓟州左良玉　勤贼灭寇大元戎　加封你
宁安伯爵领人马　大同协镇指贼兵　洪承畴领兵兼助
山西一代指贼人　加封宁淨伯爵位　去寻各处要经心
萬满功　本任江北大元帅　灵丘威镇指贼人
征南伯爵職不小　朕加封　扫荡群寇正总兵
忠孝伯爵周元帅·　威镇宁武代州城　可算頭功

内外抢贼将功之　长怀忠君报朕心　外贼蜂抱共玉带
勅封朕将奖忠臣　若要今古意述去　各处传宣休朕心
明天子　传旨以安国内院　恨敢合朝武共文
该值领旨那敢慢　前往那　各处调将指贼兵
為中单说流贼了　贼兵竟扑代州城　一路上
一路上逢州过县放抢　细软金银一扫青　抢了一处又一处
黄死百姓受难民　贼兵数百非数　那一日
正自催兵往前走　一个小卒报元音　相离代州高不远

宋献策　传令三军扎下营
贼兵正走小卒来报启大王军师在上大兵离代州正〻的十
里将来离报宋纲传令操向高〻趣安营下寨上呼咕咚一
声安营的炮响前军不走后哨不摇扎下元营王下队住
剑滚我麾角之中军阁王升帐众贼兵们埋锅造饭劉萃
喂马李自成宋纲等商议破代州之事这话不提且说总兵
周遇吉接了圣旨面相北那恩赐了蟒袍玉带属下的将众
齐来道喜

忠孝伯　加官进禄人到喜　帅府厅上设杯巡
忠臣进宴来战将　又贺赐　代州城中高号兵
征此言谈来迎敌　如何截指李闯　周遇吉
手内擎杯呼列位　本帅说来仔细听　流贼势大声派重
抢遍河南山陕城　昨日剌破太原府　自刎忠良在总兵
破宁县　堪堪就到代州郡　保我防备要留神
列位俱各受皇恩　必须要　丹心答报圣明君
伏首尚今全忠孝　史笔传留落美名　常言道

征夫臨陣捨殘生　自古傳言到于今　子弟登程下辭言
忠則盡命古訓云　衆將聞言說的是　丈夫須要立義行
李自成　賊兵若至代州郡　我等捨命去相爭
那將自作沙場鬼　也算是　丹心一点報朝廷
周卜開言心歡喜　口說列位衆英雄　忠孝的
以与衆將談論話　一名達報至府前　向上叩頭開言道
帥主在上請听聞　流賊大兵倏然到　離城十里下連營
周遇吉　堂上開言一揮手　遠探叩頭往起身

退守本府不用表　忠良卜　對衆開言把話云
賊兵既然來城外　必有幾陣惡相爭　强所得
侍边有人開言道　兵主在上請听云　衆將情願臨軍陣
我等係　生擒流賊李自成

懷宗傳廿七

周遇吉所見賊兵前來先叫人把殘席撤去立刻叫人看披掛問候一千的衆將俱各介冑戎在披掛以必預備兵刃戎且說代州有一員付將乃是科甲出身山东兖州人氏姓蕭名安那這了人川黑褂兒面目漆黑豹頭環眼今年三十歲身高丈尺騎一匹烏騅馬使一柄三股剛叉有千斤的旅力有人給他一了外号叫作賽重瞳秉性剛直能折不灣周老卜甚喜此人如全骨肉未從下帅府所曽付將代笑說道俗言兵來

將指小末上稟賊既來在城外要芒未將不才愿往討一

將令到城外望賊要戰分要將李自成拿來左兵主

架前交令周遇吉聞听暗暗沉音的知要那削而不柔自

知有已傍若去人作可也不思想賊有多少兵几員將

保良前來李自成他是个為首的人程易旧叫你拿住了

俗言知性者全居周老丫並曉得兵言說夫弟你我且上城看

看流賊的声势再想道礼言罢一齐上馬來至城下

總而言　順着馬道往上走　敵妻已下稟安心

下人拉馬接兵刃　且說那　忠良帥中往前行

垛口以前齊站住　争睛舉目驗假真　總太是

賊兵十里安芒寨　上下觀看脂的真　但見殺氣沖霄汗

一片愁云遮碧空　刀槍劍戟如麦穗　旂旗招展似森林

定睛看　一望賊兵不見尾　旂旗風擺悦跡徠

細看帳房无其數　密密　高高雜雜下連芒

又牙罷角元門開　週危尽是中賊兵　又則見

芒門小校披凱甲　傳罢兜郎挂甲裙　老天几年降大雨

列相媽蚁如蝗虫　旂旗有黄赤白黑　將川兰見紫綠紅

周遇吉　看罢多时垂帀項　暗把苍天叫一声

難怪流賊身造反　睛起來　所伏兵多势派高

代州兵微將又少　只怕難扫中賊人　全伏着

当今万岁洪福大　自東丹心死尽忠　中將沉音多一会

眼望着　付將聞言把話云

（中公）但周遇吉看見流賊的势重心内愁思所有的中戰將除

曾安邦他还不怕別者的人見流賊去边去岸人馬去一了不

心京的有些畏懼周老丫曾付將面上去彦心中忖愧只得一

扭項根望曾安邦說夫既要心怀忠君退賊之意这一去

城往賊芒中敵將見陸借着帀威程損流賊的銳氣（中公）周

遇吉叫他前去見一陣揄芒寿敗回來再议你說曾付將听

見元帥之言連連答应末將愿往周老丫分付撥五伯打仗的

三軍恨你前去曾付將口中說是移身形提火上馬帥領五百三

軍來至城下炮响三声擁出城來

看重瞳　代頓史郎出城外　末至江坊把隊分

何將分付去要戰　打陣的　旂牌应令催走訖

离芒不远扣住馬　刀指元門喊一声　守汛的

賊兵快些去通報　告訴你家李自成　叫他亲自來受死

別者枉自來送生　言把圈馬出交令　賊兵肘下那消停

有一个　小卒連忙往里炮　霎时進了帳中軍

向上悦倒聞言道　他說是　大王軍帥在上听

今有將官在芒外　耀武揚威要戰征　报罢时

賊兵平身退出帐　宋炯不悦動去名　口說官將去道礼

周遇吉又有把人欺　我兵要芒还未定　就來要戰在元門

那一位　前去当先見一陣　軍前忽勇立奇功

姓贼言词还未尽　猛然见　傍边闪过一丁人
口尊军师末将去　要退敌人谈咲中　宋献策
一指却是一支吊　姓贼代咲把话云　口说大王你要去
军阵前　一定得恭退敌人
姓贼一见李忠要去当先心中欢喜这是怎应说皆因他和道
一支吊的双刀纯熟颇敌惯战宋姓子代咲闲言说二大王若
肯临敌再去不恭之礼就便江坊動手也要小心答应　是忙：：

提双刀出帐上馬就有该值五百很随打仗的五百兵排開隊
伍往外所走：列元门大開三声炮响贼兵呐喊齐出营外且
说付将曾安邦正：在元门江坊射敌等候忽听贼营中的炮声
响亮元门大開從里面出来了一支兵约有五百列也有些威風不
多时来至江坊把隊伍扎住当先下有一匹黄馬撞将出来的
：显出一員战将
曾付将　拏又本目抬頭看　打谅当先临陣人

吊皮花袍吊柯胎　吊筋條　吊皮战靴足下登
生的面目多凶恶　朕元背厚体駝左　骑一匹
蹄跳咆哮黄膘馬　手把刚刀手中舞　付将看罢用手指
大叫流贼快通名　李忠听見人招呼　收馬抬頭看来人
但見他　铁扑頭上红抹尼　乌油凯甲丁金丁
皂罗袍上计玉帶　打将下　安桥挂定贯伤人
坐胯金花乌骓馬　三股托天翻手中　天生的

面目漆黑的又亮　环眉双道豹双睛　膀乍朕元多么壮
身高丈尺有余零　骑在馬上如黑塔　形容好相尉遲公
一支吊　看罢多時心犯想　這員虎将不仝寻
身該高大形容恶　不用說　心是能杀会战征
流贼想罢開言叫　官将留神仔細听　大王卩
李忠绰号一支吊　金鎖高山為寨尊　扶保闖王来到此
為的是　攻取這座代州城

一支虎説你是何人快通名来好在大王卩的刀下領死付将
聞听由不得做：冷咲叫声流贼你老卩在崇禎万歲架下称
臣周元帅麾下調遣代州的付将绰号賽重瞳你老卩的官諱
曾安邦是也这些贼不遵王法造叛朝廷人：得而诛之尚且
罪有余辜枉自欺心来犯代州的交界难道你也不打听：：
周老卩在此镇守应今日老卩临阵当先所以要拿为首的李
自成他好胆怯心虚不敢临阵先打你这无名的流贼小辈前

来送死先卩杀你这厮的骨肉不中吃不中喝饒你的残生回
去快叫闖王李自成前来受死
曾付将　馬上言词还未尽　李忠聞听大動嗔
一声叱咤如雷吼　一支吊　大叫么喝氣死人
官将岂知说大話　你把大王看的轻　我家的
闖王未脂起的手　破府屠州攻县城　伤了官将岂其数
抢的庄村记不清　何况一坐代州郡　只須兵列把功成

依我说。 献城投降是正礼 省的军前白丧生
流贼言词还未尽 军阵前 气坏付将窦重瞳
大骂流贼休无礼 满口胡说信口言 大料着
好说不听善回去 造它又下作亡魂 说着催阖坐下马
金背马催往上冲 马临且近举叉杆 托天三股刺贼人
一支虎 连忙用刀忙上架 交叉十字把叉迎
只听咯嘡一声响 只振的 虎口麻膀背疼
刀马一冲撑过去 流贼贪有心内京 暗々说
这厮力大兵刃重 难怪叫着窦重瞳 与他动手须仔细
动手撕杀要小心 心内思想图坐李 齐代然江旋走夜
刀下人 对面交叉动了手 叉刀并举恶相争
李忠总然是好汗 怎奈那 烧弱不敌焉能营
刀猛又重难招架 只使的流贼汗浑身

总而言 刀下人走了八淌把丁流贼一支虎李忠使了浑身是汗遍体生津口中发喘真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自己想了想别说营他就是手迟眼慢招架不住就有性命之忧万分无奈虚砍了一刀往下败走直扑了大营而去且说曾安邦一见流贼败走由不得气冲丹肋那里还依未往追赶先把手中的三股刚叉往身后一摆跟随打伏的那五百官兵一见主将传下将令内知道是叫他们去追赶流贼只听吵的一声喊齐催战马乱措伦驹跟随下来且说一支虎的五百贼兵看见他家的主将败阵失机往下败走又见那员官将丢了丧门恶似太岁代领着官兵随后赶下来恰言不错将乃兵之胆王将败走他们那里还站得住叫烘的一声频里先跑了曾付将追赶一支虎紧々相跟贼人往下便走慌々的离大营不远将近辕门口那些贼寇一见自己的败将下来一人々手忙脚乱抽弓拔箭认和松弦只肯放过李忠然後放箭

眼望着 众人来至大营外 争先夺路抢元门
走在前边一支虎 又到了 那员官将紧々相跟
众贼不敢开弓箭 犹恐伤着自己人 好一了
胆壮心雄曾付将 他把流贼追赶狂 紧跟李忠催坐马
闯进贼寇大营中 五百官兵不顾命 破死忘生随后跟
守汛的 贼兵着忙说不好 来至元门乍了营
李忠扭项回头看 由不得 又是惊讶又心京
这员官将真胆大 旁若无人闯进营 会时间
元门以内如麻乱 兵丁将校闹烘々 有人报到中军帐
报与往子李自成 二大王当先去见阵 临阵他就落下风
军阵前 失机败阵扑大寨 那员将官不相容
随后追赶不肯放 他竟敢 追入咱家大营中
跟他众兵也进营 疯么恶虎一般仝 李自成
闯听此言吓一跳 闯贼着忙心内京 口中只说真利害
似这样 万恶滔天了不成

李自成一闻那一名之言由不得心下着忙怖了一跳口中说道也有这等利害人竟把一支帅二塞主杀败了硬敢追近梁寸大它西系兵是天外的一了驴球：究言罢叫道小卒有那了娃八合的可是使鈋的不是小卒说不是使鈋的他是使一柄三股刚人川黑挝兜犹如黑塔一般李自成闻听这才把心放下一半若如此说来不是周遇吉那驴球：究的这又不知是那一了娃八合的这般利害宋娃子去一傍闲言说大王不用这系京慌我有主义小王不可挨迟快代着你的小孩儿兵前去将一阵李洪吉為底前去军师一公闯王乖贼将前边观看

中流冠　闯听娃子宋炯话　保着大王李自成
看：来将是那丁　怎么了　去知万恶胆大人
乖贼一齐说遵令　我在个胄计征裙　下大怄
各提兵刃来坐李　闯贼当先乖寇狠　当中单表一支帅
但见官将赶进营　李忠肘下心中惊　流寇为惊把怒成

代坐李　一声大喊如雷吼　招呼好汗赛重瞳
曾安那你好去礼　你抏敌　如此万恶把人抂
打谅大王将你怕　胆大欺心赶进营　来：：
依我去此式一式　看：谁能谁不能　说着单背抡利刃
一汪秋水刹天灵　付帅一见用义架　只听各当向一声
丹匹是　哼的一声撞过去　李忠仍太膀背疼
去原只得惊动手　他只恐　另人观瞧两咲声

正在为难着急处　偷眼观看多咲容　但则见
闯王义子千岁下　代领许多小孩兵　李忠看罢心暗喜
一支帅　威风抖起多精神

一支帅看见李洪吉代领着孩子兵前来由不得心中暗喜附中说我还怕谁正自思想只听李洪吉高声说二大王且息手小将奉义王军师之令将来擒拿这官将李忠听见可对了劲咧口中说公子小心我且让你言罢赶式兜砍了一刀马出圈外一回头又看见乖寇脸上发善口中高声说既是大王军师有令我才把这件功劳让给你罢将身往旁里一躲且说李洪吉一闻李忠那一派的话由不得心里暗说他罢人家都引到营里来了他还不害臊嘴硬言罢一顶坐李马列过面说付将

抬头观看来将

但则见　李忠代马出圈外　又有一人往上冲
上下浑身一条素　好似那　赛雪欺霜玉对良

坐下一匹艮猢马　手使绣花竖素缨　看他的
年纪约有二十外　目秀眉清似闲灵　身没总有兵数百
十五六岁小孩童　前发齐眉后盖梗　并去披卦身体灵
尽都是　左持藤牌右利刃　蒲底软靴足下登
要看年轻担惊可　他们要　杀起人来恨又凶
但会爬城将门敲　到将本领分外精　去马上
各样兵刃全会使　步下藤牌快又灵　任你总有千合勇

班挡这起小兒兵　付将高灵附多凶　不由冷笑腑中云
李自成　私立尘毒真可笑　私自造反成欺君
只好抢护众百姓　府州县　抢害村庄老幼民
岳府攻州有几处　想是未遇大英雄　擒我来
这伙孩子待何用　莫非他们也战争　好汉马上用火炮
说道是　叫了流贼你报名
你说曾安邦把抢这些孩兒兵看不利眼内他怎知合部是些

惯战会杀人的小怪物且说曾付将用手中的三股托天叉一
指高声拟学吱那一个年幼的流贼快些报名上来　李洪吉
接马观看但见那员官将浑身掛兒好相烟薰墨染骑在马上
天武神威好相半截黑塔李洪吉看罢在腑内犯想暗说好一
个高大的官将这才称的起人高马大这厮也就太欺人追赶
败将轻易敌人貌似我等其情可恼李洪吉我怒闹言那一员
掛兒的官将问我要你仔细听真

李洪吉　马上代怒闹言叫　那人留神你是听
若问王爷名合姓　你须要　牢坐安心仔细听
我乃是　永昌闯王千歳下　李洪吉
就是我的学大名　你这斯　岂知胆大真胆大
眼横四海把人轻　拉自战收二寇主　大胆欺心追進营
你叫何名快通报　好生銃下送残生　赛重瞳
闹言不由心大怒　一声叱咤似雷鸣　老了代州为付帅

曾安邦　外号叫作赛重瞳　猛虎焉怕与羊犬
因此追进列营中　拟老了　看你是个好孩子
又能骑马把刀抡　自己该把功名争　改换门庭耀祖宗
为何一时主义错　父母不教为何情　为什么
悉恋流贼作义子　千秋难免落朽名　老了不忍伤你命
快回去　换你干爹李自成　付将言词还未尽
李洪吉闹言气恼　气的他　大叫一声曾付将

满口胡说了不成　目中全人貌视我　满天可恶把人轻
叫你式、艮战杆　素英艮锐将不将　李洪吉
说罢一催坐下马　手把艮锐战杆摔　马临切近迎面刺
曾安邦　又把抡杆响一声　咯哎：
到把公子吓一跳　险些松手把锐扔
话说李自成与军师宋献策还有一支郎李忠言请官将曾安
邦说闯将闯進营来为下坐动手且说宋炯一见李洪吉与

官将动手厮杀又往马边观看由不得心中不悦口中高声说
我们的兵丁竟却是些死人了如何站在一旁观看热闹这还
不动手杀那些官兵等到多时马旁的流贼听真军师这番报
怨也就传下令去你说众流兵听见军师有令那敢代慢以衮
了一阵一齐围裹上来动手五百官兵却是去敌眼看主将赶流
兵追入敌营心：去岂深地不得不跟进营来只见众贼兵一齐前来
动手这可就顾不得主将不主将烘的一声争先跑出贼营去

心恋战被贼兵困损有一半死在元门又被守城的贼兵大杀
了一阵兜脱不该死的不过十名止说动手的双将若论李洪
吉不是咱弟兄的对手底下有忠将〻调动小孩兵前来动手你
说咱些小孩兵往上一景好不厉害
众付将　于内厮又将须角　打谅咱队小孩兵
溜道溜罐急又快　一了〻　犹如欢闹似胡猕
脱将鸡群泥地滚　衣服未有两存　了〻的

众胖纷纷生急用　战马瞧见心内惊　吓的丸兴咴〻叫
宗尾扎下吼叫声　用将马上无名勒　想要又刺万不能
孩尔兵　刀砍马头下三将　付帅首忙心内惊
招架马将将身闪　也不过　掉人汉今力无穷
眼看北列贼身上　孩尔兵一闪又又空　常两邦
夜了两身醒难右　好汗日瞧似登鳍　卯有半盘杀时候
不免使了浑浑身　心中后悔自己错　不该迎贼进进也

那晓得　这起孩子真利害　不是追怜定丧生
好汗正自沉吟想　不提防　被刀砍首马右身
坐李腿上首了中　怡咚倒在地埃尘　把一位
付帅拔番平川地　欢下一伙小孩兵　赶上前来用刀剁
可怜见　粗鲁的将军死的苦情
此当总是勇猛小孩兵　把个鲁弟邦用刀剁死宗娃子向众将
首级割下孩尔兵各归队伍李自成一见来流贼回转中军大

帐前一齐下马立刻升帐大摆筵宴赏孩尔兵这些话不必
细表书中单言顺上忠孝伯周遇吉一见局下的众将说付
将咱弟兄去城往敌营中两战相为有这有不真切这可比不
得瞧有贼营两论那一片兵山这观可见是日了人交锋动手
十分里地如何瞧的见也不过在城上领往西北远望人色已
既忽见有不足十个人骑着马如飞直扑城而来想〻到近边
才知有些不好传令开门

忍而言　立刻开放门月栅　放进逃回兵入城
叫上城来立刻问　众兵丁　一声高应不消停
彼此人〻齐跪倒　口把元帅爷二声　周遇吉
叫声尔等听仔细　快把情由说个真　你们跟随常付将
为随营前讨战他　众败转营怎么样　只要细对本帅云
那军们　内有一人将头扣　口把元帅兵主爷
小人只是兵丁一名　跟随自　付帅在今到贼营

出来一人叫一支用　江坊之内驻闲他　常付将
杀败流贼随后赶　为今相随把他跟　一齐在后追败将
赶过闯贼大营中　遇见一个年轻后　他为一群小孩兵
李自成　他领众冠也来到　众自观看忽战他
中了贼兵齐动手　主营前　四面围住我众人
寡不敌众难抵挡　可怜俱都丧残生　剩下了
我们几个闯活命　由如再养似重生　付帅不知生共死

这是我、　一往从前细禀呵、
军卒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周元帅分付叫拔召兵下城而去忠
良的心中实忐犹疑只剩曾与那一人此时未必能勾出得城
巷只可备列起更的时节不觉想娄更起不见付将回巷周元帅暗
说付将休矣分付兵丁下城回反以备流贼夜来攻城传令以必下城回府用
设付又上城传令兵丁多加小心守了一夜至二日早得辰贼巷的
李自成、宋炯井竹东流寇列於羽傍猛贼说大王与东位今日

列城下前去要战须要如此这般看一看周遇吉的动作表过
此书述快一人二戎压甲胄披卦出斧用長杆挑着曾付将的首级
大家保着李自成出大巷列城下要战
城頭上　京动忠良周元帅　往下观瞧看的真
贼巷出来人不少　保护着　一人前来大不同
金翅王情貌上代　淡色黄袍上绣龙　细看他
骑在马上一支眼　就知他是李自成　又見高杆挑首级

却是付将蹇重粮　元帅一見如刀搅　分付将能挂走龙
总而言　忠良顺手提战杆　扳鞍上了马能行
三声大砲震天地　不多时　闪放高闸刃扇门
打仗五百兵威壮　分付门将左右分　有一杆
坐毒旂上写周字　三军司命四字真　一身盔甲多光彩
手舞红英花一根　玉顶華骝能行马　面如美玉目似星
頭下的　三缕長冉如墨染　口方鼻直耳有輪

闯王前把周元帅　只夸得　耳门后面仍一声
果然就是他在此　娃八合的特恨心　前日了
的家庄上伤兵将　至到如今怨更深　正是闯贼心惊怕
猛听得　元帅大叫李自成
周元帅以見了闯贼乱滴胸膛一声大叫李自成前在白家庄
险被我将你拿住今日短敢来犯我的交界难免你吾遭於闯
贼闻听大叫周遇吉你还提当年之事桀子拿你还要大报仇

周元帅闯听气了个双眉紧皱乎目元帅大骂好一个欺天的
闯贼你竟敢為猖胡奉迷天日不懂往那里走老帅拿你与民
除害言罢一催华骝司好动林英犯竟奔了闯王而来李自成
一見高声招呼东家弟兄们上前吩李洪吉一支弓高过详孙
吊戮爪篱雄左服草吧狼皮全佛等一伙流贼将奉令接子之令随
闯王令听李自成招呼叫上呐一人二乱催坐李各奉刀狳直扑总镇
东流贼　一齐催驹乱撒马　乱乱烘烘往上冲

李忠一见微冷笑　在马上　摇拎暗把令来行
五百家兵不代慢　圍駒竟自回進巷　李自成
对面观瞧心犯想　口内不语腑中去　俗言将乃兵之胆
兵乃却是将威风　他今行事另一策　万人观看好不吵
军阵前　恭毁捕巷还未定　先叫兵走主何音
他可不比别人等　周遇吉　大料高似孙付廷
须要留神加仔细　千万不可入圍中　且不说

闯贼就疑怕有诈　书中再出东贼人　迎頭挡住周元帅
作贼忠孝大将军　乱举刀枪合剑戟　人人忿勇抖精神
周老爷　一见不由微冷笑　指把流贼骂一声
料你流贼終何用　枉敢大胆來欺天　你若是
知我利害快受死　若不然　老爷一怒把你斩

东公此书总是剪斩周遇吉花挑群冠迷伤几个流贼[illegible]敢
进兵去永不出战周遇吉回进代州把守城池不[illegible]如
宗炯他腑中的这宗不正之才也说不得高似异人也论宗的
不是异人若論其本是如何比的上左良玉洪承畴周遇吉李
国祯孙付廷这些大丈夫奇男子的志量是文是武是谋攻杀
战守运筹近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说一句现时的匪话宗社于他算孙
子辈吃如何会却败在他手这也是天义国运循还相催不改大的孩

亡真主出世支使这些人尽都败在他的手内闲言少叙且说忠良
周遇吉在代州城内见流贼也不来要战也不来攻城他一来等京中的
接应一则开为便别贼人的虚实好作退兵之计这一日在敌娄前
闯堂手下的毅勇中将帅领兵丁在城上巡罗又恐流贼前来攻打
城池忠良的心中犯想忧虑流贼又想道当今万岁如尧似舜如
何还有这来逆叛造反盗生炭天下各省異乎而生
想万岁　礼代文武如骨肉　长怀一片爱民心

礼待民望年成好　处处的　八方四海尽收成
天下升平民乐业　干戈宁净息刀兵　为什么
天下各省怪乎生　竟有男子变妇人　末脂星
闯贼作反为逆叛　这宗衬恶不非轻　横扎河南与山陕
害民涂炭死生灵　而今兵把代州犯　贼兵势派果然大
总然我　枪马纯熟能征战　惟恐难退东贼人
倘然不能将城保　到只怕　宁武关中民受京

付又想起生身母　忠良一阵不安宁　暗想道
堂堂老妳年高迈　军中不能子见亲　未知太太身康健
宁武关中宁不宁　良瓶今年十四岁　十岁娇儿周应龙
可托靠　就是家丁老院子　周得是个正直人
虽然进忠难进孝　周遇吉　心中记挂老妳亲
只求苍天加重佑　万岁崇祯国运兴　忠良爷
思念老母全忠孝　又想国难灭贼人　书中不表周元帅

单表那　贼营中的军师合李自成
一连十数多天好云动静这一日李自成一会社贼宗炯并情
来流贼列於两傍宗炯眼望东逆叛说今日本堂要攻取代州的
城池总在列位将军的身上须要听令而行如有不遵违悞军情者
那时必按军规问罪休得含怨东贼将一齐答应我等愿往宗社子
说罢他狠度全侨铁应骂你们三人各领兵三千预备云梯火砲弓
箭攻城的物件白日里不用动须等天黑出营攻打正东正西正

北边三面至天亮的时候将兵贼回如此替换傍闹使城上的兵
将心慌我自有破城之计马至鲁佳有珍三丁人应令而去狂贼
又叫道孙祥顾高述祥二丁人听令
你二人 每人挑兵一千正 背换偷流攻南门
高述祥一齐忙答应 三丁人 去怕挑兵不细云
狂贼付又叫兵下 留神也要你听真 须得要
如此这般牢牢记 千万仔细加小心 洪吉答应下大惊

前去挑选小卒兵 宋烟付又呼刘俭 你等留神加小心
必须要 如此这般须紧计 大哥好破代州城
众多流贼说知道 单等着 更夜天黑好出营
且说忠良周元帅 每日城头查点兵 早叫人
预备擂石与滚木 提防流贼来取城 这时才交初更天
猛听城外大炮声 贼兵内喊声振耳 神枪火炮响连声
忠良卩 就知贼来将城取 守汛之人加小心

却在东北西三面 宋献策 定下牢笼假攻城
城上之人忙不住 须备滚木与罚弓 周遇吉
总在城头查点将 那晓兵将不心宗 单等流贼将城取
要动手 十陣之中八陣营
正东正西正北边三面贼兵遮守宋猩子的将令不约而同攻
取城池贼兵的大寨却在正南故此周遇吉亲在丙丁汛把那
三面皆是傍闹诸将领兵把守见贼兵前来攻打城池要是一

面一面的来说那又免看劳叨了不如一总而说才真神三面的官将
见贼兵来攻打城分付三军预备迎敌（忠公）表过代州的官兵乃是周遇
吉每三六九亲下教场操练人马鸟枪等物算是一支精锐的儿郎至
死不败的三军他等见贼来攻城并不那应手忙脚乱各人各有各人
的角次各和预备停妥就自等着贼兵临近好上下迎敌三面皆是
如此早有人报与周帅
忠良卩 闻听兵取那三面 如何不取南面城

一定其中有鬼诈 暗隐着 巧计机谋谁出人
周某非是别人等 趁式来攻南正门 你想着
叫我心慌救别处 你好前来取北门 贼的谋略那多大
想谁周某在用工 忠良下城传下令 疾与三军守汛人
叫他们 小心仔细加防备 不许错乱挡贼兵
将令如先传下去 登时间 备门兵将更留神
人人留神望外看 贼兵忿勇抖威风 刚刚的

越过海河桥一座 城上兵将不肯容 神枪火炮往下打
弓弦声响放梅针 贼兵呐喊齐拚命 枪炮齐鸣把城攻
保护着 爬城之人往前进 云梯扰定乱纷纷
来至城根将梯立 这不就 欢乍贼兵捨死人
上一登来又一登 爬一层来又一层 听听得
神枪火炮如雨点 保护云梯上面兵 城上官将那敢慢
众兵丁 乱推滚木与灰瓶

城上的官兵推滾木扔擂石黑灰瓶放神花点火炮这是黑夜
之間難看清表不过是約摸着往下扔打去掉上人若滾木一砸
當然是一滿結立住雷石照頂門打火炮不容情灰瓶不住黑光紛茶
茶只吆的城下賊兵二目难睁坐下的战馬嘶嘶乱叫指望城
下的神花火炮不响城上的灰平擂石不動等射間烟消分散
城外的賊兵又挨了一撥前來攻打那些爬城的三軍拾命往
上爬城的官兵付又動手花炮往下乱打

東流賊 等奉娃子宗烔令 削替掄流把城攻
南有賊兵來攻打 周廷吉 守自催督手下兵
夜晚天黑瞧不見 卻有伙把与灯籠 被那些
灰平包的烟各滾 所以之軍看不真 一连攻了好几次
上下相伤无数人 流賊削替上下挨 只说今夜定成功
那一了 若要退后不前進 立刻斩首不消停
城上之人推滾木 只听得 神花火炮响连声

爾似雨点往上射 乱扔石子与灰平 堪堪的
天交五古东方亮 賊兵賊將掐芭中 忠良城上暗发恨
暗暗切齿罵賊人 夜間攻城使鬼計 賊人肥大特欺心
寔指望 黑的我兵身之困 你等暗至取關城
忙傳將令与各处 守汛的 官兵官將一俤尊
白日歇息替換睡 單等夜就等賊兵 自说那
賊兵賊將回大寨 未見身往矮小人 須夜攻城無下手

並無用看小孩兵 話不重叙天色晚 西方墜落小桃紅
攻城的 賊兵照旧出營寨 还分三面北西東
孩兒兵隨勢隱內在 李洪吉 奉令刨溝暗取城
官將官兵在上面 堵擋流賊把城攻 自知道
賊來爬城將關取 防备用神加小心 那曉全中宋烔計
想不到 孩兒兵刨地溝暗暗攻取代州城
良將周廷吉怕母担京不說寔話如今見太太陳氏真動了氣

咧 要說碰死的言詞忠良心下着忙叩首只渴要說寔話口尊
太太不必動怒孩兒寔說就是了方才不講寔話恐老母吃京太太說
兵要問孩兒不說可為不孝流賊的兵困代州已有半月兵賊勢派甚大
流兵不少為兒的当先暗了一仗差人上京請救堅守城池只等救兵來到
两下夹攻流賊可破不料流賊夜來攻城孩兒吩咐中將督率兵丁要
加防备上下文爭正三夜次日夜间又是如此不料流寇暗使奸計不
知從那里入城將代州攻破將死兵亡孩兒勢孤難敵彼時不能

全忠酬君皆因寧违老母是實四列爭武關見見娘親言明此事
怜遇太太的千秋惟恐太太听見吃京故此心怀不孝將言支吾
誰知太太执意要問孩兒只得言明這就是一往之故好汗說必
這這和尚二目中紛紛落泪老太太閒听代州失心內也有些
宗怕少夫人看忙公子小姐各都慌失色太太閒言說周廷吉孝
你且起來見好汗叩首平身站起侍立侍老太太才代聞言講話只
听城外咕咕咕一声炮响合家上下俱各吓了一跳但見院子周德

娥：尽：住里听跪
老陀子　娥：传：住里跪　未至席前跪在座
未经闵言将头叩　不好了　城外来了乘流兵
势似山倒一般来　宁武关前安下营　周遇吉
闻听点头一摆手　陀子速忙立起身　太：付又禀正堂
眼望英豪把话云　口叫遇吉娘问你　几句言词细听真
你今日　回到宁武关一座　内中却有为子情

还是与娘来上寿　你还是　所为流贼心内情
好汗见问身控背　口尊娘亲听儿云　孩儿的
心事已被娘猜破　遇吉焉敢哄娘亲　元本流贼势汹重
细地兵山一般公　代州兵少城又小　难挡贼兵却是真
为儿的　不能退敌失泯地　只得回归宁武城
此关失去多坚固　但只见　为宗不好正其中
前去接应兵合将　后会退步把身存　大略有

宁武高关会能将　只为流贼势派大　回关商议生身母
讨取慈亲命令行　所为孩儿出关去　回关未见退流兵
说只是　言心贼中情难退　只好一死报君恩
但只一件为难处　儿不能　保护娘亲落骂名
忠良说为儿见母太后与流匪决一死战命丧江坊正子当太只是不能
保命母亲取以寸心如刀割心肺一般使娘亲心下不安周遇吉有
缺孝道骂名千古若抛孩儿的愚见家中闭周佳保护母亲往他

州外前营进几时也先闯受此惊怕但不知娘亲的又下如何
口内说有一捻袍甲付又跪倒　向上叩头把礼行
忠良了　付又说有恭又跪　遇吉我儿你是听
太：去上成冷笑　叫了声　奇男子
你说决义战流寇　丈夫原是那般行　为将元是杀场死
英豪治国守关口　血洒江坊答报恩　扶保太祖在南京
家中旗胜那有名　你祖乃是英豪汗

那一个　不知明将周圣主　杀的元朝胄了魂
你的爷：为战将　自刎在　军阵前边近了忠
你父扶保前历主　赫：杨：大有名　今朝国难天下乱
正当扶保战边廷　礼当杀贼守关口　与国出力尽了忠
好汗说　孩儿愿作军前鬼　战死江坊正当行
内中但有三件事　实在为难却是真　坐上闻言将头点
前去关门退兵执　老夫人　闻言问道那三件

叫声娘你是听　不知所为那三件　使上行止假只真
仔细说来对母云　为娘听：想：理　口尊太：请听云
周遇吉　听见母亲将他问　为儿难以战贼人
若要说起头一件　宁武关中少将兵　为儿心中会主义
惜恐难保宁武城　第二件　家中之内无好汗
谁能保护老娘亲　三件太：年高迈　要往那
外无他州怎来行

好汗说为儿的遇吉真丈夫也不能保城退贼忠在那里不能保母身
安孝在那里忠孝全无有为罪中的魁元了太太闻听代笑开言说遇
吉儿王若依你这般说来当今的万岁可为目不识人了怎么把你封
为忠孝伯呢我的儿呀作男子的人休生胡念难道说你母亲是个
死贪生的人么你道我是暮年人岂肯恰有老阴不能成全你忠孝了
想当初王陵之母能成子之名何况你母也是名门之女
老夫人 坐上代笑开言道 遇吉孩儿听母云

当遇国难刀兵日 正应该 武将江场死尽忠
太平年间食君禄 我为前来报朝廷 我的儿
千万全忠休丧志 快须斩将与诛军 早死好过早痛快
响叮的当亲大明白 你的心也如斧透 包管不错半毫分
你想想 子幼妻嫩外身老 单把怎保这世人
叫奴孫必他卅去 还叫我 蓬头垢面受风尘
你的主义全不是 老身说来你细听 你的母

一把骨肉一滴血 一半全儿一半忠 诰封一品君恩重
遇此相刑必所行 我儿不必多留恋 为母之言须要听
急速的 急勇当先退流寇 保守高关宁武城
伏主洪福神佑佑 退贼兵 合郡军民不受惊
万一大明国运尽 只好一死报朝廷 周遇吉
进礼叩头呼老母 太太在上请听真 诰封一品君恩重
娘亲休在此间存 他卅别县去躲心 为儿方才好放心

老太太 闻听此言微冷笑 手指忠良面代嗔
不孝母命为不孝 空生在 市井之中枉为人
老太太微微冷笑说儿家老身平生的志气指望要死后传名千
古好汉口称太太这是远心为娘太太说在那里去岂不知妇人有
三从四德为首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你爹爹身忘国难
忠于皇家可喜我儿名登武库亦镇边廷遇此国难正当进忠之时
才是臣子的心派周遇吉你这羔苦苦的眷恋不舍是何道礼我的儿是

急祖父之英名不站前辈朝廷雨露不负君恩恁遇此贼兵犯境正
该进忠之时我的儿你往前些听为娘的教训
老夫人满面流言叫 周遇吉 勉强代笑面代愁
口中连把娇儿叫 我的儿 要你留神仔细听
好汉叩首连试盗 急速前去退贼兵 太太说
娇儿须当听母训 不必多言你快去 若能杀退将贼灭
万古流芳倚美名 英公闻听腮流泪 老外观脯不放心

美英公 进礼叩头把话云 并非孩儿身怕死
甚实难舍老娘亲 眼睁睁 孩儿与母生折散
养育之恩似海深 忠良之言还未尽 太太不悦恨元争
用手一指声斯喝 唉不要胡说信口云 哦是了
想必你怀毒恨义 老身猜着就里音 想是先把我逼死
你太石 出城才去退流兵 还不快去休迟悮
再若多说了不成 周遇吉 一闻此言魂不在

磕頭碰地响连声　口中连把外亲叫　太々息怒且從容
孩兒焉敢违逆母　卯将定被五雷轰　为兒的
就此拜别老太々　杀贼退寇去出城　说着暗把外亲叫
老太々　空怀孩兒枉费心　付又仰又长叹气
腑内暗々叫苍穹　为什么　天又不公生逆叛
反使忠良不立功　无奈之何平身起　周过吉
将身一闪进来番身往外闯

周过吉听母之言辞了太々出后衙来至前面叫手下人看过枪马
好汗认镫扳安扶过战杆催坐李离了帅府来至城下顺着马道
上城高下的战将前来迎接忠良下马来至垛口前立住身形闪
目观看但押地皮的正自安营下寨却不是在此一处在宁武关
的四面俱各贼兵安营忠良看罢对着中将开言说列位俗言
说的好兵行百里不战自疲趁他的营来安定本帅亲自当先
出兵一阵杀败贼营回来再作道礼也不周相随只得在城门

上垛望贼中将答声应良拘正了戎压介胄下人伏侍提枪上马
顺着马道下城早有人传下令去说帅主老爷亲自当先该值人俱已
闭候城上面挖起滑车战板里外周层门分为左右炮响京天五百儿郎以
贼扬威刀枪门衙当先引路帅兒郎往城外行走来至宽阔之处扎
住阵脚立住门旗　周老爷三尘吾以下搂住坐李传令打仗的旗牌
前去骂战贼该值的旗牌官口中答应一催坐李来至贼营切
近把马揪住用手中的短刀一指高声叱咤叫贼营的小校快

些报你众为首的贼人就有说总帅周老爷亲自当先在营
外要战叫你要的贼首速来受死
旗牌官　刀指元门高声骂　贼兵快报莫消停
报帅老爷亲要战　心叫卯　为首之人来战他
言必圈马去交令　京动贼营守派人　旗牌々
这多番身往里跑　急忙飞奔帐中望　且说北门这营内
非是闯贼李自成　乃是闯王千岁下　李岩代领这支兵

分四处　他在北门安营寨　来困高阁宁武城
刚来安营升了坐　还有卯　四员战将刀傍分
一名小卒下面说　口称居下请听明　今有卯
宁武关的周总帅　亲自营前要战他　贼兵报罢退示忙
李岩不慌动出名　眼望四将开言道　列位尊神仔细听
周过吉　元本能征枪法勇　就只一宗我不平
须得与他较一较　才知道　谁的枪高武艺精

若要不能将他破　有玷前时一佳名　你四位
就在营内不用动　代我当先独自征　四员贼将说知道
李岩高坐立身形　重代戎压又介胄　退步下了帐中军
提战杆　认镫上了白花马　代领流贼五百兵
元门内放三声炮　李洪吉　耀武扬威出了营
贼营中三声炮响元门内放五百兵呐喊扬威拥出营外来至江坊
在对面把队伍扎住周过吉在军前等候只听贼营中炮响抬头

观看但见贼兵闯去了一支兵至江坊孔对当先一员贼将临
阵此为交代的明白但凡临阵打仗的人只看一次盔甲兵器战
马人品下次临敌可就不提了不相别的为上临一次敌看一次
那兼云叙闲言少叙且说周卩看见来人心中不悦
美英厷 马上代怒一声喊 年幼流贼那里行
这帅卩卩驾至此 今日了 孫来老前讨战伱
为此闯贼聘军队 某好捽拿李自成 问你这

乳口婴儿从何用 就该孫斩不为功 若依本帅你回去
还挟闯寇自去茫 李岩闻听心不悦 满面含嗔喊一声
周迁吉 未信闲言说此话 撒谎息洪当乡人
那适忘记代州事 你自己 也不害臊在心中
既然威慎为元帅 为何失了代州城 你被我
守师巧定守冠计 花箭适城巧进兵 你的威武那去了
弃城而走好丢人 进回宁武关一坐 我劝马首莫歇心

赶到了 这里屯兵要下寨 要取宁武这坐城
吾乃闯王千岁下 李洪吉 各处闻名谁不京
小取宁武关一座 北门一外我为先 你又敢
坐在营战好丢耻 不识羞臊道威风 依我不如将关献
垂殿投兵必所行 又王乃是真命主 天差降世紫微星
若不是 满地保佑洪福大 为能到处就成功
李岩之言还来个 气坏了 忠孝双全周总戎

李岩言还不答他一位周元帅气了个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冲空一
声大叫哎呀好一个逆贼满口胡说是一个天理王法全无还了得
言罢一抚玉顶盔两双摔挂芦战杆挺将上去马临切近照着李
洪吉的面门刺来李岩他用手中的素英五勾神充枪往上招
架只听咯当一声响亮把挂芦杆架过两马一冲挂将过去
这才是一个对手两个人各旋化它各代生李
两个人 各旋生存冲对面 双枪并举忠相佖

五勾神充挂芦杆 黄白驹 盔龙生李马白龙
江坊之内动了手 今日抡勇逞威风 周迁吉
平生气概多天下 心中藐视一耍童 双手捧动挂芦杆
抛展红英花一根 上下尧舞分门路 亚赛翻江搅海龙
李洪吉 一边招架将可点 将将夸倩两三声
难往传言他人勇 今日了 日觑眼见果英厷
挂芦战杆门路巧 高人清枝果不精 怪不得

代州城前那场战 杜撰山王抹非龙 数员战将不取胜
两个有仍居下风 今日江坊不是我 别者之人挡不能
俗言说 人前显贵语不假 丈夫闯里要争等
今日若不将他拿 岂不由 欺了从前以往名
李岩想把不代受 白马之上抖威风 摆闲了
五勾神充花一根 双玩生下能行马 血气方刚正年少
真是英厷当时中 周下有把猎湾讲 口内不语暗中云

我李帅 观看此子多英勇 枪法李家门路精
且说那 小将洪吉挥战杆 上下龙為抖精神
大战多时无胜败 李洪吉 胸内暗呼口问心
周遇吉果然是好汉 不枉人传英勇名 手中的
程芦刚枪门路巧 堪扎刺挑果然精 别家之人与他战
此时早已起盖窦 我今若要不取胜 素日英名付水中
大料着 马上不能将他胜 白费力气枉劳神

陈尤为北方流寇 拿住他 攻開高関才算功
李岩思想多一会 忽然想起计牢笼 大料着
马上交锋不中用 我要拿他诱坑中 可叹流贼命该死
他指望 要下拿人那知反到被人擒

一

懷宗傳廿八

李洪吉与周老卩大战多时流寇料着自己主江场久战慢说取胜只怕要失机此皆因他看出程芦战杆比他的枪法高有些尔马能取胜猛然心生一计暗想道每逢大将各都偏于马上的本式步下战的知少我何不这般如此要取他之胜易不难哉流寇心里想着要与忠良步战依仗着自己身体健壮于步下交锋故此才生出这个主义：：以定刀个人付又对面周卩挥枪劈面刺来李洪吉用枪架住高声叫道周遇吉你且住手我看你马上的武又列也罢

了咱二人也不分上下依我的主意要与你步战几合見一个输赢胜败
你杀我凌烟阁上標名我杀你丹凤姜前重影不知你敢与不敢忠
良闻听李恩吉之言不由的哈哈大笑说幼儿作武将的人那里在马
上战第下战就是陆战水战大战夜战要有一般不通不敢称将之
一手但知一件本帅不是别的你方才那句话说的好没李问如何
又言你杀我凌烟阁上標名你们这背君的反叛没天理的贼那里又
標有凌烟阁来了我杀你丹凤姜前重影要是杀你就是这么宗示

而就在丹凤姜前重影追思那些上古的名臣良将保君重兴恢付
旧業的大丈夫奇男子該当何論
忠良卩 说有不由腮代怒 指着贼把话云
幼儿岂知闲臭口 这一个 天理王法全不尊
欲代与你言大义 贼子如何能晓间 既太你
要与老卩步下战 想是冤家这業精 本帅与你试一试
看看谁能谁不能 还有一句话问你 本帅说来贼子听

但不知 步下交拳比何物 未從葉李要言吶
兵器二九十八件 我向你 不知此道那一宗
李若闻听心犯想 口内不住附中云 周廷吉
这话说的多大道 莫非他能步下征 多半对我说作语
狂言示求威吓人 並非是我说大話 步下如何写我精
这也是 安怕則运应步战 合该叫我把功成
步下拿人極容易 赵武尔 督帅人马把功成

取開平武闵一座 杀后点上北京城 推倒了
怀宗万岁明天子 文王即位坐龙墩 东宫守夫就是我
苏以令绢武兵文 文王百年龙归海 我袭天下与谁争
李恩吉 越思越想心中喜 这忙下登基能行
相我回头周言道 坐看那 手下之人累该云
李恩吉越想越喜口中说周廷吉你敢与我步下交拳少代说自棄燈
高坡下了坐騎怕五句能遍与手下人一回手借要旁把一把劈楞四面

刚将怕下来辞王手内高叫周廷吉咱二人步下试一试不用長枪技
該然兵器不和你文下如何良怕闻言说恨好一番身也就下了
坐座催安不稍下了帅尾刚下辞在手中手下人将马接去
李恩吉 眼看忠良下坐騎 不由暗喜在心中
眼望良怕闻言道 周廷吉 留神仔细要听吟
你我但是英雄汗 非此尋常下等人 咱两个
既要步下交了战 全凭武义恶相拼 须要吩付手下

休放冷语与狂言 明人信不作暗事 嫉妒非是丈夫行
周老卩 一闻此言怕头点 口说流贼话相通
良怕说有西佛项 叫一声 东兵留神听我云
我与流贼步下战 此並殺砍刃相争 全凭有
武义降人分上下 故该高低输与老 不等俱各速退后
莫放冷语与狂言 那个若不尊吾令 依据军规同罪行
五百兵 一齐答应往后退 观瞧步战論雌雄

李名射下不以快　他也就　多何恨随打仗人
休我狂弓与冷哥　状些退石莫消停　中贼兵
口也吝么往後退　將主之言敢不遵　流贼招呼周元帅
快来动手他猜色　良將闻听心不悦　双眉紧皱將元争
喊一声　催动花骢迈弔步　弔尾刚下本主空
照着流贼楼头打　昏洪吉　忙用良系凹面迎
周先ア与李洪吉王步下文战下炯斧斧一斉悉勇城上边暸阵的

倫將住下观將江场内但見他家主將与那一丁流贼战了会子又不战了但各下了坐李ヲ丁人说的话却听不見只見二人把抡馬都交於手下一丁拿炯一丁拿六主下边初起手来了众人不解其义彼此言語说这是什么元故不主馬上文拳又在步下打仗此是为何從来所見咱家的主將会在步下文战这列保不住吝败了不言城上众人谈論單言动手的二將

李洪吉　求战忠良周元帅　下炯斧斧吝逞能

上下花开如雪傢　那一片　霞光缭绕把人变
好相性命丢空现　犹如金龙闹玉龙　又听说
母家兵花叮当响　只見光辉不見人　好个流贼真英勇
凹面良系门烁精　上下花吝多威武　步下躥跳果然灵
周过吉　天生性傲轻敌將　那把流贼放心中
弔尾刚下花上下　忠良的　求战分外多精神
来：往：多时会　不分吝败与输芒　忠孝的

一边动手心犯想　暗自誇讚田三声　狗子实然真骁勇
馬上未下尽皆能　今日若非是我田　别人全都落下风
李自贼　芒内若有这员將　难分吝败与输芒
我今若不將他吝　怎能勾　未过流寇闯贼兵
若需留下这狗子　寧武手勇万不能　付又暗把当今叫
万岁皇ア爷二声　想是ア上洪福尽　闯贼芒内号英雄
罢：：　丈夫临敌须悉勇　兵家之言却是真

罕五军前丢了命　万不可　怕死贪生辱了名

忠良心中一想抖起神威手中的弔尾刚下无吝上下分外的勇李洪吉与周ア王步下文拳战有多时不能成吝流贼心中犯想周过吉可为將中的魁元不但馬上拔敌更兼步下惯战我手中的炯竟自难取他下之吝这如何是好哦有了必須这般如此方可芒他流贼的主义已定用手中的良炯把忠良的刚下架住一声大喊周过吉你且住手忠良闻听將下辞住误咲闻言咲贼子想来步战不於某又

有何文　周过吉　手回辞下微冷咲
口叫流贼听我云　步战不然吝本帅　你想着
又骂恶么快言心　李若見问回言道　王吉仔细你听仍
想你我　既为武军称好汗　刀枪剑戟自然精
一十八般若不会　焉敢称为武將名　馬战步战非为罕
难把输芒吝败分　我想着　你我二人比拳脚
试：谁能谁不能　你若能勾將我吝　食叫那

又王罢战收回兵 倘然不是我对手 难保高阁罩武城
就只是 问你敢比不敢比 若会拳脚点头应
你有不能也罢了 急速归顺快投城 李君之言还未尽
忠良闻听大动嗔 聪代想 叫声贼子你住口
有帅前误离宫门 马上不能怕我拳 比拳花
彙李相争是下风 如今又要比拳脚 想来必是这宗册
来：： 老卩与你试一试 看：谁能谁不能

忠良说罢不代慢 急速迈步转身形 来至之百儿郎队：
将卞进与手下兵 低声说 你等两神加仔细
观看江坊我二人 胜败输是此一阵 小心看
不可粗心要看真 但见流贼身一侧 上前拎搭上绑绳
一半人 将他先往城中去 的下一半搭贼兵
哇咐以毕将身转 比拳脚 要拿川白挂素人
周老卩听见李洪吉要比拳脚忠良心中暗喜胸内说贼子该

当例迟比拳脚这一宗本武更有拿手了好汗转身至军兵队
内先将卞进与三军低声吐咐说尔等俱要小心胜败在此一阵早：
预备两袖，观看李洪吉的身子若要一例尔等就上前绳绑一半
将他送往城中而去一半搭搭贼兵预备李帅的枪马要紧：：
东营兵答应一声丁：预备不表且说李君也就回身来至自己
的本队将良系胸进与贼兵将衣服掖起转身形迎面站立
好一丁 周贼的子义李公子 全凭武义抖威风

未往动手先烺腿 使了丁 鹞子番身去四平
忠良也把角体转 衣袍掖起刀傍分 转身形
元帅二目双眉皱 观看流贼逞威风 二人全时对了面
各自施展义将通 李君占先踢一脚 搃帅连忙用手迎
这一丁 将身一侧使要手 仲出双手要擒将
那丁忙把身躯转 使了丁 二仙传道躲的狠
金盆捞月门路巧 连环进步要伤人 这一丁

里鱼打挺将人诱 暗里藏有想成功 周卩连踢燕儿腿
恶虎扑食勾脏门 流贼狮子大张口 双雷贯耳令人京
刃丁人 来：往：施英勇 那丁不想把功成
城上立忙来战将 一丁： 眼望江坊不错睛
彼此闲言弟兄 今朝上仗罕京人 花对花
马上不能分上下 又在步下刃文拳 卞炯相将多一会
未分胜败与输赢 如今付又比拳脚 不知谁人落下风

自家的 搃帅实在是好汗 不枉在此作元戎
马上步下全会战 比拳脚 门路纯熟分外精
那贞贼将也不弱 马上步下又京人 今日丁
若要不是周元帅 别者之人落下风 东人拟论且不表
再说双将赌输赢 脚去脚来多时会 显出高低上下分
李洪吉 到底不是周卩的对手 难为忠孝大英雄
使的浑身流之汗 他的那 口中不住喘连声

手迸脚慢难招架　良将暗夯在心中　腑内说
趁此若不拿狗子　走脱冤家实难寻　若要将他拎拿住
要退贼兵谈笑中　忠良想把不代慢　角躯一转抖精神
喊一声　贼子你往那里走　走了今日要成功
角爪虚住南门挠　伸右手　抓住流贼摔在空
李洪吉手脚那里是周ア的对手比了多时使了个浑身是汗
招架不住被周ア抓住摔倒五百兵瞄的呐白見主将把贼人

摔倒那敌代慢烂一声齐撤出李撞将上来马几丫跳下马来揣
住李若贤卿二背捆着往城里去了东贼兵看他見家的主将被人家
拿了去了指望来救周ア上了马提枪帅领兜郎把贼杀了个东逃西散
周遇吉　代兵忽勇只一阵　五百贼兵死对冲
忠良伤令回城去　只听的　得鼓古打似雷鸣
好汗进城先不表　再说失机败阵兵　抢进了
大营之中报引目　贼营之中那消停　忙往南方大营报

闯贼闻听报帅京　眼望宋炯东流冠　口呼列位请听云
想当初　我在米脂当捕快　爱交江湖东弟兄
梁兵帅东扣良輎　周知县　派我前去拿犯人
为文不去拿东犯　把我收监入狱中　东朋友
八月中秋救乐子　劫牢反狱闹衙门　松山聚东称王位
若下三烙动安兵　多亏军师尚东帖　不问之中走当人
投别了　贾晋豹家把寄子　又入牢笼圈套中

可恨贼徒赵典琪　把乐子　大家齐拿在木笼
要往西安府中解　难免刀下丧残生　多亏了
军师去投李公子　全良买犒劫牢门　又与伏义一支角
鸡宝山下脱灾星　金锁岭上又聚会　抢闯夺城坑害民
今日了　被人拿去千层下　乐子岂有不伤心
久后乐子龙归海　把我那　江山社稷给何人
李自成痛哭不止一支角说大王不必伤心何不代领大宋人

马攻打城池咨救公子岂不为全其美自成闻听这一点头又听
宋炯说大王如今天晓难以攻打城池这吉非比别将代州已失
他定然仔细一时难破他把层下拿去暂且不肯伤命作了当质
把柄好挟制大王保宁武关口
宋献策　口中连把大王叫　仔细留神听我云
宁武关的周元帅　他与别人大不全　生成的
性激往不吃人硬　宁折不弯真又真　他見兵多为又广

云梯火炮要攻城　必定先杀千层下　然后以死为相拼
李公子　尚且被他拿了去　别看之人挡不能
不能救人反受害　列只怕　难保临期吉凶去
依我明日大王去　多代珠宝共金良　列城下
大王亲去将他見　我的言闻牢记心　見面先说利害话
收说归顺献投城　大料必然不应允　再献金良宝贵珍
只求他　收了礼物放公子　撤兵不攻宁武城

池若允了这些时　可已就　保住居下命残生
兼了相遇也罢了　大王須当南逼行　取闹了
保定再把北京上　怕的什么将现忠　真若不放于居下
只得督兵攻打城　進闹先把公子殺　后去周家循出门
李自成　闹听不住暗頭点　口说军师此话通
只要保住居下命　樂子也　不痛珠宝金共良
李自成依看宋炳的话只等明日行可不表且说周下得務進城

倘令要将把守城池兵归隊伍来至帅府令人把李岩打入監内要
燈商两下了坐李忠良住后走来至后堂与太太見礼老夫人
分付坐下一家人飲酒用飯太太就问说玉吉你方才云城是甚
贼打伏迎走在城上观瞧　呼　好汗就把軍前之事细禀了一遍
请命说你此说来你拿住的那個流寇李岩乃是闯王的义子
是个要紧的人為何不折首号令把他監禁起来是何意故
周廷吉　听見陈氏太太话　控背闹言把母尊

孩兒拿去那流寇　李洪吉　却是流贼写名人
今被孩兒生擒住　收入西牢監禁中　李自成
心疼义子必来救　再也不敢攻打城　定到闯下来哀告
西孩其中就生困　孩兒拜他撤人馬　休走高闯别处行
那流贼　发子必把人馬撤　宰武平安民不亰
那时就把流贼放　保住了　寧武高闯进坐城
忠良之言还未尽　太太不悦面生嗔　叫一声

廷吉孩兒你住口　鬼家不必往下云　那兼而行却不是
依外俗杂理大通　你若放了那流寇　想保平安也不能
李自成　誰去义子反了臉　贼人照旧把城攻
那时问你怎么辦　如何就　保住高闯寧武城
就便闯贼不失信　撤了此处困城兵　他定把
别处绕路與人馬　仍然要犯北京城　照旧不能除后患
还给軍民留禍根　孩兒細想娘親話　凡事須当酌諒行

周廷吉　千万作事有决断　休得二义与三心
好汗聞听心醒悟　說道是　太太之言兒謹遵
明日一定有决断　面見流賊李自成　天色晚
酒席散去归卧室　一夜無詞到五更　忠良起来刷净面
人來报　闖王亲自來攻打城

到了次日请辰早旦老太太早已先起白氏诰命在婆婆房中伺候周玉吉明知本自是个难日子难却在那里吉凶禍福券敗輸莅尝有一准章程忠良下伏侍的净面更衣便就问使唤的人说老太太早已起来了夫人在那里伺候着尼（悉公）说云为戏不全有一句俗言说为文戏礼与逢愚下動手之特虑文有感列抵不住戏礼比為旧是宰武闲的戏列位请看（戏签）看失目的先生那才是听呢瞄見孙周玉吉的合李洪吉的那两个角尔愚下可在戏園中看过戏此係為俗習國我班中不認得的

没見如何听喀谈頓毛塞这一日 敝处謝秋唱的是寧武関
同王吉大戰李洪吉别母乱罰这云 戏傍人須那刃卩人感这
都是生角尔曇打听了打听生角尔还不是一叢尼还是什么
全生帽三丹翠生武生小丑見了睛那刃卩人那尔是在馬上
交战的姜尔那么过去这么同来再没有那么隨手的了那卩
人把刃眼一卷数刿是馬打前失呢好到底是戏礼
且把这 闲言少叙归正传 在说忠良周忌我
我庄已必云卧室 未見那 陳氏太々老外亲

謹尊昨日太々話 已有决断贼兵退 陳氏太々将頭点
只叫你免听母云 既有决断旧是了 老身何必苦諄々
快些去 変有方法罢贼退 好保寧関寧武城
忠良春应说知道 告诉了 太々走云卧房中
登时来至大堂上 分付該值伺候人 急速的
拉馬指鈴休代慢 只听左右有人应 连忙接過花留馬
忠良認鐙上低行 收手斜提紅英杆 馬它元戎云府中
該值的 兵丁闹路前引道 乘将迎接身打々

順着馬道把城上 属下的 后娘家丁使唤人
忠良弃季人接馬 周卩闹言把话云 说道是
列位都兵加仔细 隄防流贼把城攻 滚木擂石多予备
神枪火炮与灰平 乘兵回搭都备好 兵主只管放寬心
且不說 寧武関中城上乃 单说流贼李自成
次日一早升大帳 旧依着 宋炯之言召業行
第二日清晨闯贼往帳 旧依着宋炯之代 領数千贼兵拉着
云梯予备神枪火炮押着礼 一全宋炯並乘多贼将保着李自

成云了大寨不多时来至寧武関下乘贼李手现睛但見城上
予备的那些火炮神枪滚木擂石灰平予々齊刀鈴安排了
卩正々齊々垛口内的兵丁不時来往巡罢真乃一件旂下一
員将一卩垛口一攢兵把守的旧杉铁铜杉似闯贼看罢心下
犯愁说周玉吉称的起一員良将老子并有兵将只怕这些城
池有些难破闯贼思来多時闲言齊话
李自成 思想多時用鈴指 指手城上守汛兵
你家兵主可在此 叫他来 大王有说要话明

且说忠良与乘将 往下观看是假真 但只見
流贼兵馬人不少 数千々乘实小勇 爬城々人無其数
云梯杠定逞威凡 流冠多人分左右 提擁贼李自成
但見他 渾身介胄多威武 鈴指城上訴了声
良將看罢心不悦 伸虎蛇 手扶垛口把话云
大吒一声并言道 流贼仔细你听真 無故的
生心作反为逆叛 不思水土作朝廷 擾乱人民殘百姓
天理王法全不尊 初時不受父母教 長大々时胡乱行

交结些々 狗党羊羣無徒輩 劫牢反獄是你行
私自抢护州城府 淄邏的 男々女老仞不安宁
兴心提把李逆叛 有負圣上立怀宗 在不然
大明江山如鐵桶 朝有良将廣忠臣 那些闯口無人守
战将谁去不会争 賭使弓心施鬼計 寅夜破了代州城
又敢来 寧武関前屯人馬 合該你等丧殘生
昨日舒住贼狗子 周卩々 今要活捉李自成
忠良卩越説越恼在城上用手指定李自成破口大罵闯贼

心中不悦鎗指城跃高声贼叫说周玉吉呀々々々你且不必發
若依大王的主义你快把条子的千展下放出城来万事皆休
大王佃恩不走宁武关城这条道路送处上京免你一城人民不
死你若牙崩半个不字大王岂干休慢说这羕城池宁武关那怕
就是铁必铜城也难挡条子的兵多将广
李自成　代恕抡指城跃上　单眼々争面含嗔
大吒一声着言叫　周玉吉　留神仔细你听收
快些放出千展下　情义两全我撤兵　宁武关

一郡生灵饶活命　条子开恩别路行　你若不依这件事
条子焉肯善罢心　立时传令将关取　谈笑之间打破城
拿住你　千刀万剐难消恨　摘心剜眼与抽筋
男妇老幼俱刀剐　连一个　三岁孩儿不留存
妇女美貌留活命　家给下兵叫他条心　那将爷
休想条子会得性　自招其祸害了人　留神细听老子话
放出我儿是正经　闯贼之言还未尽　气坏了忠孝英雄
叫一声　反叛住口休乱道　信口胡说礼不通

老子乃是奇男子　某心中　那怕贼人百万兵
说着佃项叫左右　尔等快去莫消停　难日个
本帅解的那狗子　御上城来叫贼真　兵丁着衣那敢慢
急々忙々下了城　此书速快多来叙　话说带叨不爱听
不多时　下边御上人一个　狗子々背受御绳
良将分付吊杆上　好叫那　闯贼睛看心内京
众将答应得令说　御住遍拴被户人　把李岂
高々吊御其杆上　忠良往下话高声　大叫闯贼你拿着

睛々此子是何人　闯王闭听指头看　单眼元帅点假真
高杆上　俐御一人带二背　披头散发乱高々
细看却是千展下　疼坏了　闯贼流泪李自成
闯贼细看高杆上御定之人却是李洪吉披头散发形容大改
悲声惨切往下高叫哎呀爹々呀快救孩儿要紧千万不可的
攻打城池
这闯王　一见其子御杆上　眼中垂泪下闯心
叫声姣儿疼杀我　千展下　为何文我被人拎

你的武艺元不弱　昨日为何落下几　李洪吉
二目垂泪着言叫　父亲千万莫攻城　闻言哀告元周帅
放了孩儿在撤兵　不然孩儿命难保　难免沧刀项冒红
李洪吉　上面之言还未尽　闯王一阵好伤心
将眼一睁生了气　口中说　反将留神听我云
快些放了千展下　条子传令好撤兵　但若是
不听条子良言劝　村就督兵攻打城　忠良上面微冷笑
高叫流贼你是听　若叫本帅放狗子　除非红日在西升

这闯王　一番之言心内恼　大叫尔等快攻城
只听一阵贼呐喊　城下面　只听炮响乱烘々
爬城之人不顾命　多先拼命闯精神　一个々
云梯立城根在下　忠勇爬城往上攻　上了一登又一登
爬了一层又一层　之前鎗炮将城攻　城上之人那敢停
推滚木　些有云梯往上打　灰瓶用的难睁眼
我抛石子闹々响　只听的　大炮神鎗震耳鸣
上下交锋令上伏　若死遍地无数兵　周玉吉

一見如此心不悦　分付兒郎仔细听　免害先群狗子折
代本帅　去城拎住李自成

李自成睄見李洪吉那般光景又急又氣心中〻急只打諒把
城攻開搭救义子備前那些爬城的流贼刚〻上了云梯只見
城上的拾炮尤如雨点〻一般滚木擂石灰平炮子往下乱打爬
城的贼兵傷的不少城根下的云梯冲的云梯上的人站立不
住都死在灰平擂石之下烟务迷曼哈的战馬站立不住哄尔
〻〻的叫下边止住了云霄火炮城上也止住了灰平炮子滚木
擂石料停一停李自成分付在往上攻忽見宗現衆一旁闲言
口等大王占且不用叫人攻城还是用软款柔和哀告於他才

才是正礼看他怎生回答我李𡚒自有主义闖王俞听无奈何
連〻点頭说军师之言有理传令将人馬撤去只听〻〻一
阵同罗声响乘贼兵撤回闖王这才一伸馬才要向前讲话忽
見高杆上绑的李洪吉泪眼垂淚往下高叫爹〻千万的休要
怖暴前来攻打城池只要哀求周元帅答旧孩兒要緊李自成
感念李洪吉有破〻恩尚无答报万般无奈在馬上孔背躬身
口等周元帅休要動怒柒子有一言奉禀
李自成　馬上刚说一句话　良将不悦面生嗔

用手一指開言道
想來你也是般養
不道王化為逆叛
有义要落罵名声
在不想
逆叛蒼天如何佑
洪吉被某生拎住
天理昭彰报应到

李自成
並非生羊畜類生
玷祖辱宗為何情
拉恩国家兵將扶
欺天欺君欺父母
到此期
旧是循环果是真
逆叛该当悪流芒

老卩有话有你明聽
為什么
殘害黎民坑百姓
愚見要害錦江红
俱是一般無二分
難免終身落罵名
可見閤
閻贼你若知時务

应当自悔在心中
还敢来
不思根本总父母
松山落草聚其中
積艸屯粮招人馬
黎民百姓無不京
有好些
又有一等人怕死

得其餘生该逃遁
耀武揚威時声势
米脂县
打家生非起禍根
無故劫舍搶金良
弃捨家元逃性命
奚且尽忠归明路
也不思

尋巢隐去姓埋名
竟敢胆大太欺心
反獄劫牢胡乱行
你竟敢
山陕河南曾大害
搶男拐女好依情
义士良民把命坑
本来面目把贼從

周卩在城上越怒越恼说李自成你既是父母所生岂不知人
间至礼顺天者〻存逆天者〻亡久闻人说你乃陕西米脂县
人氏在县内充当捕快因米脂县内失去朋脂不补本县派你
舒荍贼犯是你分所当为可恨那些没天良的将盗竟敢聚众
成群不遵皇王的法度反獄劫牢杀官搶餉胡作非为此乃以
前之事一往不究今在寧武關逞我周某若不能劝解你悉逊
生李自成呵如何能勾
城上　忠良開言往下叫　流贼要你仔细听

天顺一团太和气 若要是 地顺田苗五谷丰
人顺产忠生孝子 风顺祥瑞出禾年 日合月
顺行方得东西转 斜望不错半毫分 星顺度数有安在
辰顺方住怎能更 山顺生云佛来务 水顺周流尽夜行
当今的 君顺々方背仙表 臣顺四海罢刀兵
父顺方有忠臣后 子要顺 背之不生逆叛人
夫顺家产必兴旺 妻顺那有是非生 兄要顺
孙远手足大敬小 弟顺瞒兄似父同 安顺性宽谦和善

主顺勇和又气平 顺者天下人々敬 逆者如何免骂名
亭看你 年至俱有人敬 行事如何是高壮
背居逆叛坑黎民 旧应该 九族全灭把坟平
死后万古人吐骂 数背之魂不闭眼 李氏的
门中逆叛有此子 死在坟内也不宁 神人共怒谁不恨
骂名千载朽名声 可惜李帅这些话 枉自对着逆贼云
你若是 自悔前非行的错 老爷之言须要听
快些下马身受御 我把你 解上京都见圣呢

周玉吉把李自成骂苦了忠良说闯贼要洗却逆叛改悔前非
下马来自受绑绳余者的那些狗党羊群叫他们个自散去本
帅把你解上京中本上的言词多赞一笔言你自悔非前情愿、
受死万一圣上当今闻息饶你不死实为万幸旧是把你万剐
零割也省孩骂你的故去祖宗在九泉之下也少下几几层狱
地李自成自己思怒了々
忠良下 地上说罢一夕话 骂的流贼低首哑
数々脊怔无言对 在马上 垂首低々不作声

又听李岩高声呼 日々当神听我云 你快些
多着方法将我救 免的孩兒丧命坑 贼将我等其奈
只得点首口应承 扭项回头开言呼 军师留神仔细听
这件了 却叫老子如何好 先生对细言的我
宗敏听说开言道 尊一声 大王在这听上直
设有别法救殿下 现玉礼物莫情停 苦々的
哀告于他到罢了 放玉屈下免担京 闯贼点头说正是
军师之言老子听 下点气你何方得 只要旧云子螟蛉

李自成 将马一催走几步 向上高声把话云
口中叫周元帅大 说道是 你老人家仔细听
方才之言真圣训 大如金玉一般全 朵子的
言语冒犯休真怪 元帅须当润大恩 海谅宽洪担待我
息如再造一般同 朵子今有些须礼 万望元帅莫嫌轻
特备了 黄金百两求笑纳 还有十万雪花银
来假百端绸缎锦 有千件 细毛作旧好衣衿
还有珠玉共名马 不过了 料表心中一点诚

李自成说孝敬些微礼不过是料表一点诚义黄金（呢）犒赏三
军白银（呢）散放黎庶以为养民之费来缎绫绸赠将家服遮寒
珠宝填库名为骑马万望元戎笑纳忠良闻听不由微笑一声
断喝（呀）闯贼住口休得胡说你方才说的这西本帅小渴了
也并非你门来時的土产你家中所有之物也不是山陕河南
沿途一代州城府县店道村庄富户人家抢了来的物件怎么
来孝敬帅本来了
城々上 良将代怒周手指 大叫流贼你是听

本帅荷蒙当今主　敕封的　宁武关高闯大将
奉旨镇守在此处　忠孝伯爵职不轻　一家人
食君之禄恩不小　一点丹心答圣明　谁人不知我本帅
外国传扬处々京　堂々男子英名背　盖世英才天下闻
某怎肯　与贼交私收私物　令人听之耻咲杀
闯贼收了神衷言　你把我　当作寻常一般人
忠良说越心越恼　闯贼翻身面春风　口中说
元帅耳听息是怒　乐子有话请听明　送些小礼休别故

只求将军开大恩　放了我的千展下　在造之恩急几分
我父子　感念将军恩非浅　朝夕供奉把香焚
乐子但有一字假　李自成　将来临危不善终
流贼说罢身挺背　忠良闻言把话云　叫一声
闯贼住口听本帅　几句言词须要听　若叫本帅放你子
都也不难小事情　须得依我这件事　老了此不就开恩
李自成　奇言心内不由喜　扭项回头对乎云
他既说了放不难　乐子的　展下皇免有了生

大家须要加仔细　怎样分付怎样遵　手下流贼
一齐答应说知道　大王只管放宽心　闯贼复又开言道
周将军　但不知分付何事快言吧

李自成听见良忠说要放李洪吉却也不难只要依我而行闯
贼听说心中大悦一扭项望乎魁开言说乎住哥尔们都听见
了周元帅说要放千展下却也不难这旧好说了我须得依他
不可错々主义乎流贼一齐答应说大王只管放心只要救出
展下大家旧屈点心尔这又何妨闯贼说好这才是呢言必仰
面向上抱拳执手代咲开言说周元帅但不知有何分付乐子
无不依从只要你老人家开恩放了我那孩儿乐子旧感恩不
浅周玉吉说李自成你要本帅放你的孩儿李洪吉却也不难

快些下马来跪拜了听本帅分付闯王奇听满心欢喜一声大
叫乎家弟兄门快々下马休得迟悮说着他先奔营前下了
尘李把手中鎗扔在尘埃乎流寇一见他家的大王下了马谁
敢不齐簇哄烘齐都下马
李自成　一要心救千展下　万般出于无奈中
一齐翻身下了马　乎贼观情敢不尊　一个々
闯贼捻鞭先下鞍　乎寇开言把话云　口中连叫周元帅
尽都跪在地埃尘　手的鎗　剑戟刀鎗仍在地

你老人家仔细听　乐子这里忙拜你　元帅分付谨遵行
只求你　开恩放了我义子　乐子接着就起身
若要再犯宁武界　旧叫我　乱刀分尸成肉浓
言罢进礼将头叩　只求元戎开大恩　忠良了
不住冷咲连摆手　叫声流贼听我云　本帅乃是英雄汉
那怕流贼百万兵　非是叫你讨好处　不犯宁武这座城
老的了　话未说吧你旧路　先别失礼你本身
闯贼闻听代面愧　他的那　腑中不悦立身形

本应手身上帖起 卩提刀兵上安心 周老卩
上面鞍又闲言送 闯贼多人听我云 话不言你非为礼
怎分黄黑奸与忠 本帅对你言说破 你等多人也心明
我也令 若放贼子极容易 凡言传云把卿松
旧便尔等任了朴 你老卩 仁义不惧中贼人
或战或守皆由我 贼等攻城枉用心 皆因为
天有好生性也善 为人当从正处行 富贵皆通皆由命
逆天而行旧不通 你等也是父母养 狠血相交把台成

却为何 作的不事人之马 欢天逆叛主何因
若依本帅话所训 劝尔等 改过非前作好人
周老卩说闯贼本帅呼你门下马叩拜不为得义好看皆因夫
有好生德之巴不能句世并之人皆是忠臣孝子烈妇真姬耶
才是国家祥瑞尔等若听本帅的言词遂急醒回头一个了
自受绳绑降书口发洪誓大愿从今改过仍作民子铠甲刺血
罢息干戈以免前非岂不美哉你老卩写本上言启奏当今万
岁怀宗天子乃仁慈好善之君见本帅 章言明尔等改悔

岂非之设如宝润恩赦放你
周玉吉 往下闲言高声叫 闯贼西神听我言
当今万岁崇祯主 真命也 上古仁德尧舜君
看见本帅奏的话 自然皇卩圣义的 闲圣恩
赦放你等知罢罢 尤如再养似亲生 免却项头一刀苦
不遭旺由一剑形 合家良眷皆得命 一门大小受皇恩
既然有 终身依赖报之义 旧标忠志奋功名
光祖耀宗改门户 与老卩 一展韬目你等荣

难如将奴身为叛 骂贼千载臭名声 闯贼你
自己怕心点一想 本帅之言通不通 桑子祥奏也是实
只得含春代咲云 方才将军一夕话 周玉闲听云去奈
他也贫 惊天动地奇男子 个处全约李自成
今朝下拜屈多跪 皆因为 万般无奈在奈中
不过为那件事 只求放了子螟蛉 元帅呀
小儿来求相代 冒犯元戎你莫嗔 贵手高抬将他恕
大能容小古人云 你若放了千麾下 子子孙孙不忘恩

李自成 说着马上将头点 速把元戎口内等
忠良不住微冷咲 在城上 高叫流贼李自成
周玉吉听李自成那一片言词不由的微微冷咲说闯贼闯贼
方才说你是奇男子自己也不怕有帖三个字忘你要称奇男
子我等读书何论你门这宗逆叛欺君的流寇贼子人人见而
诛之何况老卩是你家的臣子某将李贼子舒任作一个移栽
小谕东多的逆叛怎肯轻饶要放本帅施恩良言相劝尔反不
听实为可恶这一元凶 有武义拴通马上步下皆能吟何李

洪吉者只管前来合老卩比并比并
周玉吉 性傲轻视我流寇 有文安心死尽忠
城上代然闲言叫 李自成 西神仔细你听明
洪吉乃是你义子 逆叛冤家小畜生 你老卩
舒住将你高杆吊 为首倚某晓事人 尔等小有不服者
将以他的只管死 老卩早有许下愿 诛灭流贼方趁心
只为报 皇上雨露君恩重 不救遭劫患难人
众而一言抄百话 我周某 各要威尽杀贼人

忠良越忠越有气　闯贼此时也动嗔　自己的
许多流贼全不念　人人俱个动气恼　口内齐说真野了
他真安心把我轻　攻城豈敢干犯个　务要拎解周总戎
宗娃子　一传闻言说且住　大王秉传暂停真
周帅本是英雄汉　有一句　相烦之言毋肯容
还是昔日那袁告　只求他把屈下松　进闯王
要救父子王无奈　口说先生说话的　付又躬拳服我实
向上闯言帅口部　你看人家要怎样　只管与付出子侄

花老卿　洪吉是个螟蛉子　亲子心疼真又真
因此再三求元帅　不过是　以究人间父子情
李自成也是万多无於年余只得思有惜尔哀告良将老爷千
万闯恩放了洪吉以全父子之情我李自成感恩不尽闯贼说
有本唐之达之点首周玉吉听闯贼的这片言不由心中真好
恼印齿骂到说周玉吉你好蠢也李洪吉乃是汝之螟蛉还要
尽父子之情难道你不晓君臣之大义君乃臣之刚父乃子之
刚夫乃妇之刚三刚五常人之大礼似你这逆数之罪无父无

有君如何又把父子提在话下
闯元帅　城头上面高声叫　闯贼闯神你是听
心中悦老爷父子　为什么　君臣大礼不能依
己早醒悟归王化　改悔前非是正经　作一个
先帝王大英雄　史笔传流万美名　上合君臣之大义
下成人间父子情　旧便死后归泉下　瞑目平心入祖坟
也不枉　生在人间来一次　强之嘉之市井中
忠良说罢一夕话　李自成　闯内寻思自己云

他的言词实有礼　若要当实在通祥　我本是
米脂县内根生长　祖父代代务庄农　因为斜贼全义气
收入南监禁中牢　他当无知未了数　无奈之你随乐行
好楼之　无知之心为道数　不思水土负尽恩
病心狂想夺天下　也不怕　天理昭彰神不容
死后难免吐人骂　千年万载臭名生　大料有
亲子不能成其事　何昔残害众生灵　神人共怒天不依
临危焉能得善终　闯贼此时心中悟　向上闻言把话云

说道是　方才元帅这　亲子听之实在通
倾心吐胆归王化　求元帅　本上替我奏朝廷
说有传令撤人马　不斋不许把城攻　再流寇
贼兵即要回老寨　宗调有忙吃一京　速忙搁住说不可
大王爷　休庸娃子快攻城

懷宗傳廿九

李自成一听周卫之言心中有些着恼在马上闹言说老帅多承良言教训使末子如梦初觉思归依王化改悔前非元帅代末子回营更换罢衣只求元帅奏章上写怪着将免旧是元帅的大恩了言必传令人馬回营说罢帅领兵多流贼一千贼兵越过海河吊桥直朴大营而去且说周玉吉在城上看的明白不由得心中暗喜说此乃当今洪福宁武阖郡的人民造化李自成被我一片良言竟自劝着他既吐肚倾心归于王化本帅必要上本哀求怀宗圣主降旨开恩饶他不死忠

良姬罢这些话令高杆上将李洪吉放下来等候他父的回信这且不表单说宗娴听说吃这说不好李自成听了周玉吉的话竟要归顺大明这还了得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逼得我劝他几句方好这纣贼想罢一催马赶到闯王的跟前口称大王但不知代有兵将往那里去李自成说军师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方才李子在城下与周元帅说话难道你没听见么纣贼见问在马开言口尊大王　周玉吉　上下巻话我李生竟没听见望大王细〻的明言旧理

宗娃子　明知故把流贼问　闯王闻言把话云
桀子为秋千展下　家也是　万般无奈中
归顺大明怀宗主　依然照旧作良民　大料着
要立大事不能够　无福难以坐龙墩　枉自作孽碌黎庸
只怕昊天玉帝真　身遭诛戮到黑了　旧只难脱落骂名
恕了想　他的言词实有礼　归依王化正当行
故此代兵回营寨　换罢衣　帅更闲下如投诚
纣贼听罢将头点　低头嘻咯两三声　口中说

大王原来又如此　要收易闯周为我　闯贼闻听连摆手
军师之言却不明　旧便归降投归王　晓的乃是大明君
并非是　归顺宁武周元帅　拟若为报子螟蛉
纣贼会听将头点　等一声　大王须神在上听
李生今有一句话　同有乖张要言明　这如今
大王要顺怀宗主　请讨示下要言真　还是大王一人顺
还要我等也同行　旧只闻此一句话　李生明白也放心
李自成　会听此话发了怔　刹衰心中吃一惊

口中连把先生咊　军师呀　此话言来我不以
李自成一听宋炯之言不由得吓了一跳说军师这话言之差
吴需是顺咱大家齐归顺吃怎么单柴子一人呗这话素了再
实忒的不以白军师你道要仔细说来不怕众位齐之门见怪
你可此不得别人有什么只晋呗之白之的说与老子听之旧
是归顺的话还有个可行列行可止列止呗宋炯说也没什么
别的话说要顺尽大王一人归顺投降实告诉大王说我等众
人却不能從命

尔娃子　马上有话闻言到　大王在上请听的
並年决断非男子　大丈夫　须要到底一般心
在位皆是良民子　云于年本良般行　保大王
个个心中有忠心　大了成去受封封　半途而废全懈又
前功尽弃可惜怜　古来也有人创业　美名传留到于今
汗高祖　泗水长亭初起首　芒砀成名传后人
創立山河四百载　你的是　赤手創立忠龙报
此为大周紫皇帝　推车贩伞作怪芭　若要论

刀鎗之中何曾晓　战策兵书全不通　浑身只有御鸡刀
刀安劣马不能乘　空知俗句把朝廷　全去手下有英在
起匪印　他与紫王拜朋友　还有乔山正子呢
罗彦威与将先远　这些人　俱是相交好朋友
这些古人創立業　半路欣心怎么行　大王卩
来朋是内当捕快　身在公门道在心　广交天下众好汗
可比唐家双铜秦　不有素日交朋友　如何秉义与梁兴
因此上　感动众人将你救　劫牢反狱脱灾星

松山立旗称王位　旧孩有　大王兴隆大了成
可见大明国运将终怀宗洪福将尽此一时要依看李自成的
主义旧要弃邪归正不为逆叛怎么李自成如此一行撇了人马
大明的江山如何能是天义难更人力如何能扭转此才有宗
炯这么这怀称当来拦阻闲言少叙犊子说大王莫怎皇帝之
福在贾青锁的窑中遗途要填的家汗药酒那还想有救怎又
在进安福这见耿如把全贞岭又还有一支遇了凑巧了那旧
是大王福来命大

皆因为　大王当有皇帝命　才得机元巧相逢
若是命小无福分　其意山　只怕早旧丧残生
周幸情愿将衣换　却是天义旧真的　大王卩
仔细留神想一想　命小如何能处生　只故大王你懈义
岂不可惜我众人　创立一坊白要手　枉费松柔数载功
那时节　将少兵单难立了　独来古武抖精神
此处逢实过大难　並没有　恒却创业一片心
而今兵多将又广　眼下旧到北京城　放有个

现成朝廷顺代坐　不打王是何心架　半路途中豈变生
不作君王要作臣　要叫大王只顾吹　这了我等不能在
别闯的　進退无门又有临　再想如今万不能
一呼百诺称不愿　反道是　给人交侯为何因
那時剩下人一个　瓮中雀儿网中鱼　休说是
留贵功名四个字　死生和存緊在中　成名不能標青史
倭人遠唤不英雄　学被谈声不放赦　怎免凌遲刀碎身
可惜了　半世英雄小大夢　后悔今朝也早之

大王细想我的话　这件事　可以行来不可行
宋炯说大王要有三思免了后悔李自成被宋炯这一夕话说
了个垂胸低言由疑不定闯贼心中也没有了主义自己也不
知怎么才好今听宋炯的话说得有理无如今不救父子怕了
大明的天子朱家朋友听了他这一席言词不用说也不恨着
我刘剩我独自一人去真的崇皇帝想起来子这年间在山陕
河南折抢州城府县顺着材底遭害的马步三军文武官员黎
民百姓男妇生灵他为一恒何如使得

李自成　马上因想狂贼话　由疑不定在心中
自己越想越后悔　腑中说　这件事作不可行
万一怀宗不放赦　性命只在眼前中　那时节
却有何人把我救　死后作出落骂名　闯贼思来多一会
眼望宋炯叫先生　朱子投降这言奈　只为要救子娱怜
若依着　方才军师这些话　要王爷奈那般行
谁虚居在他人下　都只为　朱子恩谅却也通
难道不救千展下　怎忍叫他丧残生　宋知子

闯王不由心暗喜　腑中只说了有成　狂手冷笑开言叫
大王前神在上听　大兵遇了宁武郡　長驱直到北京城
排列了　万岁怀宗大明主　大王登基坐龙墩
六院三宫全不要　还有那　八百姣娥女妇人
三千粉代由君崇　难道不将太子害　那道是
自己养的亲骨肉　你如随孩子娱怜　大王不可心发懊
有了侍氣要听呢　朱羊山中斩朱子　不虑刚常古内亲
薛仁贵　汾河恰还放箭子　一箭射死子亲生

大王想想他刀下　为什么　不念恨旁父子情
打仗死的人不少　大王因甚不开心　今日个
因为洪吉人一个　要得江山社稷你　闯贼点头说正是
快回去　攻打宁武城

狂贼宋炯一夕话把个李自成说的心中活動又不愿投降了情愿抛
捨螟蛉不救父子闯贼身後的那一伙反叛流寇們所宋献策的这
一片言词人々动怒个々含嗔七言八语齐声说道李大王我等不肯
归順大明你不作朝廷咱们大家散伙李自成不想重他一声大叫说众
位哥而们罢了々々樂子險些兒中了周玉吉那个騙球々的计呢意思
一扭项又望着宋炯讲话军师你也不用着急樂子不救李洪吉了
你我快去攻打城池一定要破宁武関拿住周玉吉那个騙球々
的再救我兒有何不可狂贼拿所满心欢喜暗自腑内说有因兒

越首李自成与众人都在氣頭上旧叫他们督帅三軍攻打城池我
想周玉吉見闯王变卦不順心中一怒必要把李洪吉杀死李洪吉若
一死李自成也旧意念絶了定要与周玉吉决一死战但能把宁武関
的周玉吉杀了得了这座城池何愁大事不成狂贼想罢口尊大王既
要攻打城池必須要大家督兵务必攻破拿住周玉吉才算完一見
大事李自成说那还用说么咱家哥兒们不必挨遲快些代领人
馬回去今日务要把宁武関打破还々要進城歇馬
都只为　崇禎皇帝国運尽　天使流贼造叛生

军民百姓遭涂炭　该收那　遭劫在数也生员
更多流寇变了卦　斗起干戈又兴兵　一个个
呐喊扬威声不住　一齐忿勇要攻城　城上京动周元帅
忠良又恼又心京　流寇付来有元故　贼心与口不相仝
一把项　分付偏将兵丁等　俱个畄神加小心
重把狗子绑杆上　兵与将　提防流寇把城攻
说首闯目畄神看　贼兵来至下也存　周老爷
代怒含嗔用手指　高叫流贼李自成　京告本帅愿归顺

贵手高台闲大恩　老爷准降饒其子　好生之德天地仝
李自成　不换罪衣又回转　扬威耀武主何情
言而无信非人类　逆叛罪　反復无常如畜生
闯贼闻听心不悦　钦指城头把话云　周玉吉
休推十里如嬰里聽　哄你之言旧认真　大王広兵有数万
能征战将几十名　眼看旧把北京破　推倒你家主怀宗
大王爷　面南登基坐龙位　岂肯反到顺别人
你的心中想一想　那个肯　不作君王反作臣

李自成说周玉吉也没有别的说的你若是放了樂子屏下
樂子不攻寧武、关從别的路上京饒你这一郡的生灵不死
你若是牙崩半个不字大王爷督兵将高关打破把那碎尸
万段周氏一家俱各食刀合城的男妇老幼一个不留那时節
休怨大王无德却是自惹其祸周玉吉听闯王的这一片
言词爷的心中大怒往下高叫李自成依仗贼兵势早想破
此关那是痴心妄想老爷先把贼子斩首然后出城拿你
这伙反叛

周玉吉　分付先把狗子斩　李岩首急心内京
双眼垂泪高声叫　父王呀　为何不将你儿疼
总然我是螟蛉子　叫父呼爹恩养亲　为什么
一旦旧将孩儿弃　父王你好太绝情　李岩说首嚎啕痛
闯贼一阵好伤心　强忍泪痕开言道　吾儿畄神听父云
若依首樂子将你放　京告元帅不开恩　金银珠宝他不要
他只要　叫我投降归大明　更家朋友不愿又
樂子出於无耐中　宋军师　他又谏言劝樂子

归顺投降不可行　故首君王不愿作　反去称臣礼又通
他说樂羊中山吕　斩子人传落美名　薛仁贵
曾在汾河前射子　说你不是我亲生　劝首樂子将你弃
因此上　付又督兵来攻城　闯贼之言还未尽
李岩肝肠痛又嗔　在城上　高声大叫名宋烟
害人蛀贼听我云　未从拦阻这件事　自己拍拍自己心
我本官们贵公子　家中豪富有金银　好端端
你到家中算命去　说我福相不非轻　将来定有王子分

在朝中　荣华受享不全尊　只恨自己一时错
误把邪言认作真　生生的　逼的母亲活碰死
家才花费不心疼　挑唆叫我认父子　全是蛀贼使坏心
如今有难不着救　蛀贼你好太绝情　只叫你
养女为娼儿为盗　永不翻身地狱中　李岩越骂越有气
宋蛀子　马上你面庄耳聋
蛀贼宋烟叫李洪吉骂了个闭口无言心中暗咲说你若不负首作王子旧那么
听我的话咧也不想想那里那么方便王子旧输到你的身上岂不可咲

且不说 矬賊宋炯心暗咲 且說城頭周總戎
分付快把狗子斬 只听得 該值兵丁口答应
上前松了李岩綁 立刻问刀问典刑 劍子手高把首級年
忠良分付尔等听 人頭挑在高杆上 為叫流賊看分明
兵丁答应挑首級 忠良往下语高声 李自成
仔細留神仰看了 狗子偷刀項冒紅 作个榜羕你等看
依本帅 尔等投降是正径 不然尽与他一羕
难免分尸受典刑 若要是 被我拿住焉輕放

必然万刃碎尸零 忠良説罢一夕话 闯賊望首看分明
一棵人頭高杆掛 看来却是李子螟蛉 李自成
大叫一声痛死我 險些吊下馬安心 眼中流下傷心泪
他把那 展下催兜叫几声 為救欒子逼死母
花分打点敗军们 可惜你 一杆良鎗无对手
正夜操練小猴兵 拜认欒子為义父 由如骨肉一般仝
寧武関前身被获 臨死回頭不善能 想起你
素日之情无從根 不由欒子好傷心 我若百年抱归洵

可惜了 一統山河給何人
李自成越哭越痛宋炯在一傍说王大在上李生有一言奉稟兵与
将数万之中全仗大王一人作主若是好如此而行豈不怕军心散
乱可旧单猴大子再者人死不能復生哭也无益展下已被
周玉吉所折大王与他有父子之情正该催督兵丁攻打城池
若把寧武関打破把周玉吉拿住給展下報仇雪恨祭獻亡灵
他那死去陰魂也好干心瞑目
李自成、 听罢宋炯一夕话 止泪開言把話云

扭項回頭開言道 哥兒们 快催兜郎手下兵
攻打寧武関一坐 务要攻開这坐城 串流賊
一齐答应说知道 个々馬上语高声 传令攻城一齐上
賊兵対下那消停 忽听一阵人吶喊 城下炮响乱惆子
喊々々 背似飛蝗往上射 火炮神鎗振耳鳴
爬城之人不怕死 皆因是 賊王督兵捨命征
云梯立在城根下 个々爭先往上行 一个々
鋼刀利刃插背後 用手爬梯往上登 爬了一蹬又一蹬

上了一層又一層 弓箭神鎗如雨点 裁自爬城梯上兵
城上面 三军时下那敢慢 忙端滚木与灰平
耳内只闻神器响 鎗与炮 令人听之心内京
下面鎗炮声不住 乱打城頭守此人 上边的
滚木対准云梯打 若死爬城匪賊兵 擂石由如雨点羕
滚木咭噹响声鳴 灰平乱用迷二目 爬城之人怎羕禁
若被那石子（打首頭料碎） 滚木首人墜下城 梯上賊兵站不住
若要是 吊在垜空把命坑 闯賊心疼干展下

只凄三军攻爬城 今日个 不破寧武関一座
欒子烏肯善歇心 宋炯一傍開言道 要破这
寧武高関須依李生的主义行

話说爬城的贼兵捨命忘生的往上攻打刚上了云梯那个弓箭手
神銃由如雨点鼓着爬城的人城上滚木擂石灰平炮子往下乱打
两下里俱有着伤的只是流贼死的多城根下死尸重叠云梯
上的贼兵站立不住都死在滚木擂石灰平之下灰平用的烟
毛雾滚呛的贼马灰兜〻〻的乱叫只往後退城根下的神
銃火炮弓箭不响城上的灰平石子滚木不动不时烟消务散流
贼又来攻城神銃火炮弓箭又往垛口上乱打射贼兵付又爬
城〻頭上滚木擂石灰平炮子弓箭齐発爬城的流贼又死

的不少無奈付又退將下去一連数次皆是此李自成与众多
流寇又气又恼又是急坏宋炯往一傍口將大王众位寧武
關若有周玉吉在一日想破此城枉李生痴来是不得能勾
宋献策　口呼大王与众位　仔细留神所我云
镇守寧武这員將　周玉吉　惯战能征会用兵
若依李生愚拙見　有他不能破此城　除非是
设法將他先治死　後破高關诶喉中　暂且收兵回大寨
何苦白伤手下人　闯贼到此無其柰　只得馬上点頭应

李自成　馬上扭項传將令　分付兒郎回大营
只听一件同罢晌　攻城的　贼兵死里又重生
一齐离了城根下　倒转干戈回里行　城上的
官兵官將心欢喜　玉吉周爷面代春　眼望众將開言叫
列位將军仔细听　今日攻城这一阵　有劳列位費辛勤
現在的　代伤之人查数目　死者兵丁多少名
查清俱个记名姓　代等自　贼去平安好奏君
將有加封兵有赏　朝廷不負有功人　但只是

列位不可辞辛苦　照旧隄防加小心　众將答应说知道
兵王不用细叮咛　忠良上馬將城下　登时来至帅府中
下坐季　家丁接銃拉去馬　忠良奋身往後行
見了陳氏老太〻　周玉吉　向上磕頭拜母亲
太〻代咲開言叫　慌兒免礼把身平　但不知
今日贼势怎么羕　细〻说来与母听　言過此书無重叙
话不多叙剪兒明　忠良旧將城頭事　回禀太〻细言明
老太〻　聞此言词將頭点　口叫孩兒你是听

了至临期出無耐　我的兒　只好如此这般行
陳氏太〻所周玉吉言說城頭之事達〻点頭說我的兒这
件子只好如此但只一件你把李自成的父子杀了攻城他又折
兵大料着流贼再不肯干休善罢今日挡贼着之尚未用飯我
兒暂且回自己的房中用飯歇息李自成若有什么音信你
若是临阵当先〻来見我老身一遍有话对你言講是好汗
答应平身站起告辞太〻回自己的房中卸去甲胄用飯歇
息这些话俱个不表

且不说　寧武關内忠良將　再正流贼李自成
帅領一千兵与將　回归了　自己大寨入营中
传令兵丁齐归隊　众多流寇往里行　進营内
大家棄李人接馬　兵器交於手下兵　众人進帳按次坐
闯贼開言把话云　眼望宋炯長嘆气　叫声军师你是听
若依自　樂子归順是正礼　你又偏搁不叫行
攻城伤兵是小事　把一个　好汗孩兒丧了生
大料难惹周元帅　那厮委果是英雄　若与他

对面厮杀难取胜 累々交征落下风 攻关伤的兵不少
料自不能取关城 这件事情如何好 樂子请问老先生
宋炯说 大王放心休忧虑 常言功到自然成
李生今有一条计 要破那 宁武高关谈笑中
只要大家齐努力 那怕铁瓮与同城 那怕他
勇似重瞳李存孝 中吾之计丧残生 心须先把他治住
杀破高关宁武城 只是恨小非君子 无毒不是丈夫行
李自成 所见宋炯一夕话 流贼代笑面含春

口中连把军师叫 有什么 妙计良谋细讲明
李自成所独贼的那一片言词不由的心中欢喜说军师若把
周玉吉治住了敢则宁武关好破了但不知先生有什么妙计
良谋何不对樂子众位哥儿们言讲々々宋炯说离此不远五
里之遥有坐马耳山甚是凶险堪可埋伏人马李生今日施展
调引良谋派将埋伏明日诓他身入虎穴周玉吉若中之计不
怕他铜锻的金刚铁打的罗汉旧便插翅安翎可也无处脱逃
拿住他的时节任凭大王与麾下报仇雪恨

宋献策 说罢一程从前了 喜坏流贼李自成
满脸代笑开言道 连把那 奥妙军师叫几声
但愿如此敢则好 樂子心中甚感怀 马耳山
若不把玉吉来住困 难闯龙潭虎穴中 将他擒拿乌程放
与我千儿活祭灵 再把宁武关打破 再无拦阻上北京
那时节 推倒崇祯明天子 樂子即位坐朝廷
无恩可把先生报 封你个 一字亲王川坐龙
大家共把荣华受 不枉辛勤数载功 先生你

急速快把兵将派 但愿早々把功成 宋炯答应说知道
大王只管放宽心 说着眼望众流寇 口称众位请所云
上面书 表过此部大明传 再不劳叨语话重
要拨别者出上谕 派兵时 某人某处要小心
一处旧得说一次 令人所之岂不惜 此书中
剪断截说方爽快 单言身矬矮小人 宋炯派了八员将
每人领着五百兵 俱要能射的长箭手 明日五古去出芭
马耳山 各按东西与南北 深林窟套隐藏身

敌将若要进山套 你八位 须当仔细要留神
宋炯说你八员各代五百太壮的儿郎俱要硬弓長箭明日五
古的时分暗々的出芭进马耳山按按东西南北树林山窪之
内隐藏埋伏有人把周玉吉诓进山套之内只所一声炮响代领
儿郎把他挡住一声炮响开了放箭将周玉吉射死在贼巷窟
得令这要比一处々々的派将旧剪断截神宋炯又派混天球
领兵代兵一千俱要快马轻刀也是明日五古暗々出芭在马
耳山南山口埋伏只看周玉吉前哨的兵进了山你代兵拦腰

截断不叫他的兵进山口要紧
混天球 口中答应说尊令 军师之言我谨尊
独贼付又传将令 眼望着 李忠开言把话云
寨主代领兵五百 暗々出芭加小心 马耳山
南山口外埋伏去 那里有坐落虎坑 要你把守在此处
为挡高关救应兵 如若城中发人马 借伏寨主要留神
千万的 休放援应兵过去 挡主敌人算大功
李忠答应说得令 宋军师 不用嘱付与叮咛

毬贼代咲俑言道　大王凿神在上听　明日个
寗武阏前去要战　代領兵丁五百人　不可心京别害怕
全伏此阵好成功　周玉吉所見大班　貪功一定要出城
謹记着　若要与他对了面　抖起精神要動嗔
旧说因為千展下　特义的　拿他报恨代攻城
这般如此须謹记　话不投机動手征　必须要
兔愧支持走几淌　假作京慌失色人　竟扑馬耳山中敗
有句言词牢记心　须得奔着偏左走　自然有咯可回芭

周玉吉　他要入在圈套内　進了天罗地網中
山内齎射周元帅　要取那　寗武高阏谈咲中
榻了寗武阏一座　然後典兵取大明　一咯上
大料没有人搁挡　不用征杀到北京　闯贼荅应说知道
李自成　要诓周玉吉齎横忠孝大英厷

宋继子把李自成嘱付了个明白又派显道神姜彪明日保着闯王到寗武阏前去诓敵將诱阵须要小心仔细只要把周玉吉诓進山套之内有人把他拦住你保着大王回芭要紧姜彪荅应得令继贼又派高迎祥孙昂各代五百兵丁只得守明日咱家大王將周玉吉诓進馬耳山料想阏内会人你二人代領兵丁务要忿勇攻阏若把城池打破先把四门把住单等大王与显道神大家会面不得有悮二人一齐荅应李自成分付咲些在大帳摆酒樂子与军师虫位先慶功劳

大帳上　吹口之力摆上酒　列坐天差虫混星
小卒斟酒忙上菜　虫流贼　俑杯暢飲酒司伶
闯王擎杯腮代咲　口呼先生仔细听　樂子的
大事全伏军师你　闯江展土第一人　继贼回言说不敢
些小安排何其功　提是大王洪福大　天文该作北京城
也子了　虫位將军施英勇　亲我李生有何能
白多流寇说又咲　直飲到　日东西京上灯
用飯以必將席撤　各归本帳养精神　天交了

玉吉之时要兜起　派下贼將各挑兵　暗〻出芭陆續走
竟扑高山迭翠屏　各按方向埋伏下　尽在深窪樹林中
单等着　闯王引着良將到　闹多放齎射元戎
不多一时东方亮　李自成　起来梳洗坐中軍
继贼宋烱俑言道　大王披掛莫消停　出大芭
寗武阏下去要战　诓哄敵人加小心　闯王荅应不代慢
须麼惯甲汁征裙　显道神姜彪也贸介　一齐迈步下中军
丹个人　各提兵刃上坐季　代領流贼五百兵

出了大寨往前走　竟扑了　寗武高阏一座城
高迎祥孙昂人伪　各挑流贼五百兵　单等着
闯王诓出周元帅　二人好去把城攻　宋烱时下不代慢
出芭上了馬能行　代着贼兵五十个　号火神炮手中拏
馬耳山　高埠之处將身隐　所為知会虫贼兵
埋伏停必且不表　单言那　诱阵诓敵的李自成
且说李自成与姜彪丑个人代着五百贼兵出了大芭不多一时来至寗武阏的北门以外俱各收住坐季闯王闪目往上观

看見上面的灰瓶炮子滚木檑石弓箭刀鎗防範的嚴緊個
王看罢心中暗〻说還好一个周玉吉郭球〻兒的果然有些
利害小卒报有这般如此前去要战贼有一名贼兵答应催坐
李赵过吊桥来至城下仰面向上高声喊叫吸城上的听真快
些报与你家元帅周玉吉旧说有大王李自成在城下要战拿
他给我家兵下报仇雪恨叫他早〻的出關前来受死别者之
人也是枉来当先言罢圈馬在李自成馬前交令不表且说
周玉吉此时还无上城一早起来净面更衣到上房问安見母

周元帅　洁辰净面更衣罢　来見陈氏老夫人
问安以毕平身起　老太〻　口叫娇兒你是听
昨日你亲闯贼子　论礼应该那等行　大料着
闯贼未必干休罢　必要前来捨命拼　吾兒須拿鉄主义
至死掳要把名成　听母之言為之孝　酬报君恩算是忠
千秋的　别把二字全无有　那才玷辰与先人
英雄答应说知道　老太〻　只管開怀请放心
母子正然来讲话　院公周德跪在尘　口中说

方才城上人来报　闯王關前讨战征　只待老身临军队
别人不用去出城　忠良拿听一摆手　院子周德力起身
周元帅　叫声周德你出去　对着报子的那人云
城上去传本帅令　牟将军　不论那位去临征
先与流贼見一陣　本帅随後旧出城　老院子
口中答应说知道　出府告诉那名兵　上城传令且不表
陈氏夫人把话云　眼望英雄開言叫　玉吉強兒你是听
你打發　别人当先临军队　莫非怕死不出征

忠良見個身控背　叫一声　太〻在上請听云
周玉吉控背弓身口尊老母在上孩兒先叫别人当先堵挡流
贼一阵并非孩兒貪生怕死皆因昨日太〻有言分付兒今日
若要临阵退贼叫孩兒先見老母说还有話分付孩兒現今闯
贼要战孩兒应去当先〻叫隔将临敵為的是少停功夫听母
教训太〻点頭说周玉吉兒在今日当先可非比往日了这才是
决一死战呢你須听母之言既是為孝死战军前即是為忠
扭母不孝貪生不忠我的兒細听母训

老夫人　坐上口把強兒叫　仔细留神听我云
今日遭逢国难日　正应该　作臣之人当尽忠
你的心中我知透　主义还揣却不能　你想有
养育之恩深如海　礼当侍奉省晨昏　大限将忠临危日
〻身驾灵車捧丧盆　逢时过節去祭扫　生养死葬祭祀坟
作人子　应当如此尽其道　強兒你却不能行
身受皇恩為元帅　填也是　一所為国难挡贼兵
定省晨昏不能勾　因食爵禄报朝廷　我的兒

别说这旧為不孝　万般出於无奈中　你想身受皇恩重
合家大小有褒封　現今贼兵临边境　应当奋勇退敵人
不能勾　保守高関将贼退　那日為之算不忠
若依娘说那非也　必須要　究礼祥情自已评
贼兵若是滔天大　山倒一般争几分　宁武関
馬步三军能多少　偏将不过十数名　尽是兵丁熬的分战
科甲出身等甚样　真本实孝皆无名　那曉韜略与兵丈
宁武関　旧只強兒你一个　怎退流贼大平兵

想是国家会福分　我的兒大厦將傾一木怎能擎
老太〻说玉吉孩兒在方才对你说过也不論生养死葬皆因作
戎將的人镇守边廷再不能定省晨昏却也不算有缺孝道不
能退敵保國皆因闯贼势大又有寡不能敵衆之说也不算不
忠此一節只顧母為孝捐軀全忠再者你又比不得文字官
作武將的人元是刀鉈弓馬盔甲弓箭晝夜不离因此才留下
演武所教軍场所為的是太平之秋操演練習人馬並要學黄
公三略呂望六韜孫武的兵法並非容易

老夫人　眼望英才開言道　好汗強兒仔细听
作武將之人非容易　必須要　多讀战〻策曉兵文
遠離近恩全知曉　担伏〻〻引尽皆通　再把那
弓箭刀鉈皆要会　才敢称為將之名　若掌兵权為元帥
三軍司命不非輕　法令森嚴無偏向　賞功罰罪要公平
賞者的　那管兵丁与將征　為給那人奬其功
罰者不論亲合友　他若是　犯了軍規法令行
軌信他兵法不紧　九里山前怎会兵、　安排下

十面埋伏兵合將　会合一伴滅重瞳　岳帅他若法不紧
怎作元戎调領兵　杀的九载魂胆裂　报国尽忠大有名
这些人　青史標名垂万古　旌奬之声到如今
誰想兒家推掌權　連一个　眼前以兒竟不明
想〻当今仁聖主　危恩浩蕩不非輕　你算是
布衣起首為將帅　合家老幼受恩榮　我兒想〻因何是
所為叫你尽其心　前者付又加官誥　忠孝伯爵出品官
先把个　忠字放在頭一个　分明叫你报君恩

輕易唯把忠字落　非离了　死后人傳方显名
忠字也非一般義　長怀忠肝赤胆心　娘的话
兒家自已去思想　無过捐軀死尽忠　良將為应说知道
告辭了　陳氏太〻要拿流贼李自成、

陳氏太〻是有了决断的主义了料肖贼兵是退不了的了為此
只叫周玉吉捐軀尽忠保其英名难道周老门旧想不到眷报
君恩一死成名皆因不知老太〻是怎么主意又不是敢往下问
故此先令一名偏將当先為的旧是所老太〻是怎个了断才好
放心死战军前閑言少叙且说老浩命催着忠良去後也旧要
成全母子之名眷报皇恩才对自忠良说忠呢也不是一恙在
朝的忠呢是輔佐天子不谄媚逢君不畏慎权貴除正無私
治国安邦在外的忠呢不是慎守边廷旧是出兵發馬临阵当先

至死不反战死不輸这是出兵發馬的忠处慎守边廷要落忠
字旧等有四外反乱兵临城下將至壕边或战或守有力退贼者
力只可捐軀报主男妇居家皆该如此周玉吉所見母亲说到此
间旧知道老太〻有了主义了心中又憐又喜又听太〻開言说玉
吉兒在老身有个古人比仿你听当出東晋的时节有个蘇峻
跋扈提兵犯闕兵临城下彼时有个大夫卞壺仗劍一会蘇峻战
於闕下誰想不勝敵人死在闕下卞壺的双个兒子随父阵亡之家
中之妻闻知夫死子亡贼兵势重他也旧撫劍自刎尽節而亡

卞壺的　母亲九十单三岁　这日正坐後堂中
所見戒兵来死撞　他的那　兒子丧命赴幽冥
双个孙兒随父死　媳妇自刎見閻君　老人家
手拍棺材哈〻咲　自已高声把話云　吾们幸也真造化
孙孝媳节子尽忠　老身一死全其义　忠孝节义在吾们
到而今　巍〻庙相传千古　青史標題名不更
他家阶会那要作　咱母子　何不齐首照著行
殆兒仔细想一想　老身之言通不通　我的兒

若在將坊身作鬼　尽忠捐軀落美名　旧便自死在家内
令人传说落咲声　必言眷恋妻兒女　遺臭万載不堪聞
快去罢　千萬全忠休丧志　断頭拚背要誅君
臨死回頭要痛快　响叮噹　作个忠心赤胆臣
千万捐軀别退後　答报万岁主怀宗　周玉吉
明知太〻要自尽　忠良腑内暗想情　不由仰面長吁气
暗把龍天腑内祷　可憐周门遭不幸　龍天造定怎由人
暗想道　太〻方才这些話　究礼祥情实在通

身為將帅该如此　旧享那　卞壺合着报朝廷
忠良想罢控背弓身只看太〻老母方下教训的兒深為有礼
孩兒当尊母命照而行之旧此告辞娘亲為的去了言必跪倒
向上磕頭娘兒双个的心了相比彼此明白情知不好母子的情分
岂有不隣之礼忠良拜罢平身站起分付亲丁仆人將已具
抬来周玉吉頂盔貫甲罩袍束代介胄以必辞别了陈氏太
〻從外厅走离了後堂走了不多几步只听身後有人说話
周玉吉　拜别陈氏老诰命　转身出了後堂中

好汗来至元门口　又听得　背後有人叫天倫
忠良止步扭項看　却是坟前拜孝根　還有那
白氏夫人也来到　忠良一見好伤心　但見公子往前跪
伸手拉住父衣衿　口叫爹〻别去罢　看〻良辨躺〻龙应
老太〻　現今有寿年高迈　尤如残烛风内灯
好汗伤心屏帘体　卩的那　面对孩兒把話云
你父前去退流冠　妓兒此义主何因　又向着
白氏夫人開言道　賢妻你好不聪明　方才太〻说的話

难道你旧来所真　顺母之言方為孝　死不捐躯怎算忠
夫人你　領子赶来因何故　想是难离夫妇情
白氏翠環微冷咲　叫一声　夫主恩夫仔细听
婆〻之意奴知曉　你的心中妾也明　奴太是
好汗之女英雄的妹　又与良將配為婚　妾〻仁德夫妻顺
这兼造化不全尋　官因太〻有慈命　叫奴领子把夫跟
為的是　夫妻说句分手話　以尽人间俗谈情
孩兒留恋天倫父　奴云奈　只得依遂太〻行

夫人说孩子呢他又要赶了你来太〻又叫奴来也是善公会
耐奴来送將軍一送别後亲身以报夫主忠良聞言连〻点首
腑内说这是老太〻试我周玉吉有貪妻恋子之意没有才如此
而行好老太〻实為我周门的賢母了
忠良卩　沉音一会開言道　口叫夫人听我云
周某全忠难顧你　说不得　夫妻一旦双分离
精忠欲作忠良將　万古千秋落美名　夫人说
妇道以节為根本　当存刚直烈的心　良將聞言连摇首

口叫夫人你是听　烈妇行藏难季恨　只怕不能似古人
贤人说　兜夫此言透出话　言语相渴有疑心
英太点頭说正是　夫人你　这话说的好聪明
此一時间迋国难　正该武将尽其忠　寧武関
将少兵微实难保　孤城难守是实情　老母之义夫已曉
大約尽忠要全忠　非是拙夫言此话　太々素向我知闯
我劝娘　逃避全身又不肯　只好叫母尽其心
除娘之外旧只你　我的妻　何用拙夫细叮嚀

忠良说贤妻我这一当先与流贼决一死战吉凶难保勝败难
分反叛的势重寧武関将少兵微大料自难以保守拙夫既食君
禄当报君恩自然是捐躯報主寧武関若要一破流贼进城那
旧不用说了合郡中家々遭害户々不洁夫人拙夫有一句话问
你贤妻休怪似你这柳眉花貌只怕难保永洁無染玉潔無痕
再者作武将的人既食君禄当报君恩此一去遵母之命与流贼
决一死战愿作杀场之鬼有一言奉劝诰命把那節文虚名刭别
放在心怀我此一去决意全忠妻你莫管夫你自逃生我玉吉心不

嗔怪意不恼恨　心内楚惨強代咲　口叫夫人仔细听
忠良下　我要是　说将出来妻也明
拙夫还有几句话　再畫淡蛾柳葉斜　周玉吉
重抱琵琶仍始此　立应三貞九烈人　杏眼凝神粉面紫
口中说出这刃句　聽这只是双垂泪　口内全無一字云
痛断肝腸裂碎心　说的佳人浑身战　一片節志氣攻胸
刃句话　半晌还过一口气　旧只不好动無名
呆歎々　白夫人　寧神多时嘆一声

总然含悲不流泪　強忍伤心把话云　说道是
将军此话真有礼　正合白氏翠瓔心　妇人元是夫為主
即是奴家天一層　那个不愿夫主好　男有官爵妻受封
白翠瓔　总不敢说名门女　祖父也有些须名
得配将军為夫妇　真算是　直光祭鴻多几分
携代奴身受诰命　敕封一品正夫人　常言道
無功受禄心不穩　寝食何安算負心　遇此国难刀兵日
妇女也当报朝廷　方才兜夫说的话　言讓婆母老娘亲

老太々　决意全節将忠尽　要全先人与父子名
将军順母為之孝　出城去　决一死战尽其忠
忠孝二字夫佔去　奴虽要难道不是人　虽不能
保守城池退流寇　却有杀贼一片心　旧只兜夫心疑惑
不見真实你不行　忠良闯言连点首　口说夫人此话通
贤妻你　退寇杀贼在其次　莫若早々尽其名
说话之间拳虎腕　刷啦亮出纯刚劍　用手擎定将妻叫
夫人凿神听我云　你的话　只将临期不应口

此劍犹如休书一封　英太说着伸虎腕　将一把纯刚宝劍递
与夫人手

评妇女总别嘴星说应怎三贞九烈夫在时怎应打不了嘴天
死怎应守節如此行的婦女也不少皆因他水性楊花这句話
並非在下所生说自古至今人々全遵條說論年青妇女不要
奢華睛見人家哥代不服热守的住这旧郎一宗好处旧有村
穷中背見別人吃川服而热生出不才之事来又有風衣足食
吃川不少到些处淫賤事来的怎么是水性楊花旧有別位说
佳人才子星前月下送目传情性作出風流可还以为是读此
如西廂虽是誰的写出却才子作進奇的那一般张生与莺々

初次見了面旧有送目传情之義后来寄柬听琴跳墙佳期等
事难道二人初次相会莺々旧知道些虽聊隐經論廣有才學
嗎大概也是爱模樣不罢張生任平怎么书讀五車才如孔孟
若是丑陋不堪的老頭子我必要与他眉目傳情吧不然周玉
夫这么一位忠孝双全之美大丈夫之最然怎应死後入武廟
配為魚火的奇男子莫又在白氏夫人面的根前说那些話語
怕的为天人年軽水性楊花才誥命
白翠穷 本是名门珠玉女 頗知九烈与三貞

匹配良缘为夫妇 素日间 口谈四海論三迹
妇行衣然信不過 所怕有始却无中 这因为
水性楊花是妇女 口说之言怕不真 故此英雄这般作
為是佳人白翠穷 將劍遞与周誥命 夫人接来在手中
周玉夫 心想还要说几句 誥命时下那消停
再若遲延担时候 旧把那 素日之言不是真
玉腕一拳吞項下 咻的一声冒鮮紅 嗚唧々
宝劍純刚落了地 玉体咕咚倒在尘 英雄一見話说好

似此而行礼不道 英雄一見誥命死 數載夫妇它不尽
吓的那 二目之中流下泪 口中不住打嗐声
呆獃々的只發怔 旁边里 吓坏年軽又小人
往后倒退好几步 满眼落泪叫天倫 我母这是怎樣了
項上流血主何因 說有付又往前走 二目滔々滚泪痕
公子一見母自刎 吓的他 不由着忙京又京
公子扑倒夫人的身上双手抱住爹媽乱叫放声大吼周老爷
一見夫人自刎公子抱住称哭令人听之惨切又听公子扭过

身来大叫爹娘孩兒拜別一双父母
周公子 口中說話双々跪 只把爹々老母善
寬心孩兒缺孝道 不能侍奉孝亲不是人 夫妻二人心不解
面々相観發愣忙 但只見 公子拜罢平身起
左右観瞧細留神 紧跑几步將头碰 英太台上下絕情
只听吧的一声响 天灵磞破血直噴 千朵桃花磞满地
咕咚々 死尸栽倒地埃尘 忠良一見魂不在
跑响前 忙把公子抱怀中 仔細瞧

面如金帋挺身刑 但見他 氣絕身亡牙関紧
命冬还把眼半睁 周了一見痛难忍 虎目之中滚泪痕
叫声姣兒刀割胆 哭声矣妻劍刺心 眼看着
一家骨肉生折散 老天不祜我周门 割了恩来捨下愛
总不如 苦母之言云冬忠 荒忙放下小公子
付又観瞧白翠穷 見佳人 光景还是不能生
忠良観妻又看子 因痛愛子声哭啞 一咬牙関止泪痕
大叫一声我去也 再見太々怕母嗔 来豆了

大所之上乘坐李 手提红英鉿一根 馬童引路往前走
竟扑了 寧武関的北正门
周玉吉催馬竟扑北门而来这且不表且說陳氏太太見周玉
吉转身而去又叫媳妇孙而相送暗为試探良将的心多时見
家丁来报說老太太少夫人自刎仪门以外小公子一頭旧碰
死小人的老爷亦出城去
那一名 家丁說罢前后话 太太只听打嗐声
口内連說死的好 尔媳妇 該当如此这般行

虽是妇女有决断 此事征老爷的心 到底是
名门将之妇将门子 成全夫主父之名 太太說着把身欠
代有良平上大所 小姐心中痛母弟 杏眼秋波滚泪痕
跟着那 祖母来至大所上 太太座在正居中
乖多仆夫刀边立 老夫人 有語同言对中云
周氏门中遭大难 合家老幼尽其忠 你们都
不用在此散了把 各尋出路要投门 太太之言还未尽
院子周得吃一宫 速忙跪倒把頭叩 口尊太太請听云

小人们 多蒙太太相看代 頂脚蹈受其恩
天高地厚差多少 代奴仆 由如骨肉一般同
今日合家迁国难 天义柱定不非轻 小人们
若要一但抛撇去 天理何在猪狗同 要死同着太太死
旧到阴司也不分 太太闻言将頭点 口内連誇了三声
好好好 周氏门中真有幸 才迁这些义仆人
事不宜遲你等去 即把那 柴草搬来屯大门
院子眷左手身起 代领家丁那敢亭 不多时

七手八脚搬柴草 四面周章為大所 太太闻多付家丁
不必挨遲但把愿死之人用火焚

懷宗傳

卅

这院子周得代主家丁吹口之力把引火的物件搬来堆積如山；舊屯在大所的四面太々說良平你跟老身尽節愿両不愿只受実講小姐說孙女愿跟祖母尽节太々点頭說好又望仆妇了环說常言眷羅绕樹生樹倒眷罗死我周门一家尽忠眷报皇王雨露你等妇女又比不得家丁男子你们多有青春文媚的倘落賊人之手内有污身体不但令人耻笑有沾自己祖宗周氏门風別貪一时之生落千載遺臭你等可要自己才奪

老夫人 口内說着長嘆氣 仰面朝天叫苍穹
周氏门中遭不幸 只好一死眷根君 但愿当今知此了
発兵拎拿李自成 除却了 逆叛流賊清国正
我家旧死也干心 說着多付老院子 快些放火莫消亭
家丁眷在那敢慢 连忙放火把所爽 登时裂焰眷空起
金蛇乱串走西東 先着门窓両格扇 旧是那梁柱难保存
太々一同周小姐 还有仆妇両家丁 眼睁々
一家男妇无解救 可怜尽在火中爽 只用一阵悲声惨
齐赴火光裂焰中 院子周得双夕跪 二目滔々落泪痕

哭了声 主母太々老誥命 又叫合眷主家丁
鬼门関上等一等 咱主仆 不可分离着伴行
哭着又往火内看 几朵金蓮往上升 但只是
為随托着往上起 内座小姐老夫人 还有了环共仆妇
火光又有主家丁 院子一見心欢喜 用手撩衣撞向门
踩双足 将身一跳跳火内 魂随合家同上升
且說吴人周誥命 仪门外 心痛受于又発昏
使女相搀到卧室 誥命酥醒又还魂 猛不見
大所之上红火起 夫人着忙吃一京 忍痛跕起往外走
使女搀扶扑大所 不多一时临且近 吴人闪目看分明
不見了 良平小姐老太太 想是还在火内中
望着火内双夕跪 叫了声 仁义梁々痛死人

白氏夫人見此光景旧知是老太々見他母子一个自刎一个了碰死老夫人代着孙女在火内倾生吴人甚見他的那心如刀扎痛恨难忍向着火光双夕跪倒

周夫人 眼往火光流痛泪 双夕跪在地埃尘
硃唇一張叫太々 疼媳的 梁々速々叫己声
素日教训奴白氏 常誦四德両三從 老人家
心中長掛奴夫王 尤恐棄生不尽忠 忠孝节义娘最喜
疼愛一家大小人 只為流賊将城困 宣武関前起戰征
老夫人 訓子云城将賊逐 只得全忠成大名
婆々尽节所放火 裂焰中 一同孙女残生丧
阴司路上等一等 媳妇随婆同道行 周誥命
說着拜罢平身起 撩衣撞向扑火中 伺候使女忙搁住

佀、含泪劝夫人 誥命你若寻拙志 老卩回来把奴俾嗔
如若是 老卩城外淂了胜 杀退流贼李自成
那时夫妻再見面 再理葬 公子小姐老誥命
說凡淂吉祥的事 老卩功淂仗赖神 旧便是
老卩如有好共歹 旧仗夫人把恨伸 誥命双刀去对手
去杀流贼李自成 誅斩逆叛解、恨 死再江彷也是忠
但不知 奴俾說的是不是 夫人詳細评一評
使女說自流下泪 周誥命 低頭無語自沉音

暗說了孙話也是 正該如此这般行 白翠穷
莫非貪生身怕死 所為听、夫信音 好歹奴自有主义
总然怕死要成名 旧只可恨贼逆叛 安故造反動刀兵
害的我 一家骨肉生折散 令人可恨在心中
夫主若有好共歹 奴若要 饒过流贼非是人
周夫人哭勾多时虽上泪痕分付使女把公子的尸首指来也
捺在火内誥命領使女同至自己房内伏金疮药勒伤口白氏
夫人手下有五十名使女全是身形高大膀尒腰元面自丑陋

在娘家心疼愛女白光忽而亲妹逐日李武典買这此使女白
翠穷亲传刀馬了、都有几合勇战既有这支女兵流贼於护
白家庄的时候為什么不出来只皆因為那时节白小姐淂重
病不能动耗白大卩惟恐妹、知晓、論不許传說一字故此
他主仆不淂其信才未曾六来閑文少叙且說夫人分付这些
使女们予備盔甲刀馬 周夫人 分付使女早予備
盔甲兵刃而能行 保定你等随我出征 众使女
一齐卷应說知道 一勺、

尊依主母分付的話 予備盔甲而刑拳 不言語商付中了
再正忠良大英豪 尊依母命去帥府 提良銓坐謗安心
有一名 馬童了路前里走 后跟家丁十几人
忠良鱼太催坐李 卩都是 心中千卦老娘亲
想起太、說的話 母亲心中我已明 一定是
催我六城战流寇 太、全节要尽忠 夫人自刎虽未死
要保残生未必能 姣兒以經身碰死 只有良千合母亲
但只愿 太、升天代孙女 省淂千掛小良千

我今此一出城去 尊母命 而戎死战尽其忠
頭上苍天加保佑 鈴桃流贼李自成 旧便是
彬身碎骨我情愿 方称忠孝一片心 良将正忿心犯悲
猛一回說吓骨魂 但見帥府红光起 烈焰恭空烟氣冲
忠良卩 旧知太、放的火 老母全节把命坑
良将有忙說不好 周玉吉 一代系江闕走龍
周卩猛太回頭一看只見帥府中红光四起烈烟恭空旧之是
老太、的主义吽放火合家之人尽在火内倾生說見母子的

天性弟二件此一六城生死不知吉凶难保必須回去一畔方
是人之道忠良卩一代系江间馬童說回去周玉吉平頓系江
违硗战馬不多时同至師府良将弃鐙离安将銓馬旧交而手
下之人咕嘟、往后死跑未亟仅门看了看白氏公子的死尸
俱了不見到大所仔細一蛸火未滅竟成了一无灰炭
周元師 一見大所全烧毁 那有妻子共娘亲
旧知太、尋自尽 定是在 火光之中赴幽冥
手撩袍甲双夕跪 需目之中流泪津 吽一声

养兒外娘那里去 好叫為兒心内疼 方才之言无在耳
主付為兒尽其忠 太、、有义将节尽 母亲只叫子出城
最可怜 养兒一场没見面 臨危不能送其终
昊天罔極报未能 周玉吉 世井之中大罪人
老母心中还有話 未能話完而兒听 空养兒
身為将帥伯爵位 算是皇家一大臣 连口棺材也全有
尸首烧夹在火中 好叫為兒千场漏 空生世上枉為人
这英么 說有眠往东南叫 圣王皇卩弄又祢

為官荷蒙皇恩大 忠孝伯 威镇高関宁武城
合家大小食君祿 应当一死报君恩 可怜那
山侠河南这三省 塗嘆黎民丧生灵 閻王已経成大事
难以消除是派山 為官难把高関守 枉食君祿負朝廷
為官的 母妻子女一齐死 合眷居家丧大半
說有又叫兒的母 老太、、 死的苦处令人痛
忠良正太、心中痛 忽太抬頭吃一京 但見那
白氏誥命領使女 亲至面前見夫君 忠良千身用手指

說例太、、現在那边存

周玉吉正自痛哭老母耳輪中只听花啷、、一郭甲葉之声忠良卩吃一大京连忙站起身形观看元来是白氏夫人渾身胄甲項扎细帕好汗一見又京又喜又恼京的事誥命又有還景恼誥命自刎未死旧当跟着太、、全节才是为何貪生喜的是夫人披掛起来到也威武若不细看只打諒是一員俊俏的武将再者也知夫人刀馬純熟手下五十名使女尽都会冲鋒上陣今日一見夫人身川甲胄那些婦女是一色的盔甲更显得身諒為大人、、威風凛、、杀気春、、一群母老虎一般故此忠

良心有欢悦好汗用手一指說老太、、往那里去了夫人旧把老太、、代有良平院子家丁院仆婦赴火而亡的話說了一遍忠良悲痛又話夫人你尽节負未丧命也該跟着老太、、尔女一同尽节才是正礼如何尚自偷生也不连仆婦使女不如識為有愧夫人闻听夫主之言詞奶、、的心中不悦而代少慎說老卩休得如此妾之素向老卩也有不饶自刎未死左当随婆而去尽节只因妾身中合有个主义 白翠旁
眠往忠良间言道 夫主留神听云妾 奴身虽不敢比古

徽須也曉九烈貞三 性命不該城内死 咽喉未断又回生
随婆尽节也是礼 不枉太、、把奴疼 老卩方才那句話
負杰当說礼欠通 說的不如仆婦使女 这句言辞罵死人
妾身未随太、、去 皆因為 另有拙志在心中
第一要听老卩信 吉凶好歹見分明 第二件
妾身元係武家女 粗學几路刀法道 不似尋常婦道
心怀大志养男人 老卩当先将賊春 妾身旧死用双精
那时节 赶上黄泉見太、、 合家含笑赴幽冥

将軍若有疏虞子　李自成　而奴冤仇似海深
不共代天一般同　妾身分勇定玉城　頭一宗
誅斬流贼把恨报　而我合家把恨伸　旧便不能誅贼首
些示流冠也把氣平　城里城外全是死　並非但却我偷生
望夫主　不用干掛白氏女　夕尽真道夕全忠
佳人説肴腮代关　周王吉　又悲又喜腑内沉
忠良耳听夫人这些言詞卩的心中暗喜腑内説好真是名门
之女实吾妻也只見有一名亲随家丁荒ヽ張ヽ跪倒仪门在

忠良的面前稟説回老卩方才有人来报説叁将王大老卩当
先而流贼在江伤打仗竟不能叁贼在江坊癈命闖王还在関
前要战請老卩的示下刎詳礼这要是别的書上旧这么剪断
么叁将王大勇当先而李自成对面刀夕人也渴念子披掛通
名道姓闲会子闲話这才动怒怎么刀鈴来回不分書芒叁敗
想来那到底劳叨争叙不如这兼剪断
那一名　家丁言把平身起　忠良时间大動嗔
流贼胆大真万恶　竟敢闯前伤的我人　本帥这一临軍隊

拿住流贼才趂心　闯賊旧是冤家对　日今狭路刃相逢
説肴付又叫語命　夫人留神仔细听　扳夫出城战贼恳
难保叁贼而去营　临期任你拿住义　只要言詞口应心
夫人闻听将頭点ヽ　口中説　老卩不用細丁寍
忠良闻言将頭点ヽ　口話夫人話語通　挰甯軀
迈步当身往外走　那宗伤悲不可云　暗咬牙関燥忍泪
出了元戎帅府门　接鈴上了華当馬　一抖系江催走尨
那一名　馬童在前引肴路　亲随家丁紧ヽ跟

忠良分付先传令　旧説是　本帅临阵要出城
将令一下如山倒　师王之言敢不尊　打仗的
五百兵丁早予俻　開了高関刃扇门　城上连响三声炮
京天動似雷声鳴　三軍喊响往外走　刃杆门旂队里走
来至了　江坊之内扎住队　闯贼留神肴仔真
當先显出一元将　正是那　威镇高関正总戎
李自成叁了一阵逞起贼威在城前要战忽听城上炮响但見
関门開放三軍响喊刃杆门旂引路五百兵来至江坊扎住队

伍當先显出一員战将正是元帥周卩仔細一瞧那一派威風
杀氣而往日大不相仝周卩此一出城真正是红了眼的一般
安心要决以死战旧把贼兵贼将全都杀进还不肯回城岂把
李自成威是鈴挑威是生拎才消囟中的这口怨氣闖王那知
周卩安肴拼命的主义只見忠良那当光景賊心发惨
李自成　看見忠良用元帅　流贼心内暗吃京
腑内自説真威武　周玉吉　活相一位九哥神
又想我兜千兵下　貫战頭低鈴馬能　樂子的

重将之中他為首　真乃好汗弟一名　他而将安江坊战
尚且遭拎落下風　樂子若而他動手　不是頃生也被拎
宋军師　他派樂子来誘阵　誆哄敵人入套中
难道军前不動手　旧誆他　要哄敵人未必能
被他叁破反不美　白費军師派将心　欲代要
江坊而他交上戢（戕）　倘若肴场了不成　性命残生在眼下
手遲眼慢見闰君　闯贼思村（忖）多时会　忽然一怒把心横
我乃是　数万之中人為首　避劍畏刃落关声

常言若不入雷穴　要想那　雷子到手枉劳神
少不得的走一淌　太若赅他也信真　卧一件
若不動手非為首　馬上代怒面啥嗔　用鈴一指開言道
周吉玉必要往前行　大王在此时多会　你我今朝拼一拼
樂子务要拿住你　給你那　居下千兜亨死灵
李自成高声断喝说周吉玉你还往那里伸馬大王卩在此处
等多时了大王卩今日関前要战名是拿你給樂子的千岁下
报仇雪恨樂子只打諒你是个仅天君子采未当先敢則是匹

夫畏刀避劍不敢临敵打癸那么个馸球、你的前来鬼混秖
樂子一鈴挑于馬下依大王的主見你不如下馬未身受綁樂
子只那你一人报仇把你那一家老幼全都饒过
李自成　馬上之言还未尽　忠良闻听大動嗔
用鈴一指高声罵　闖賊呀　休得胡話信口云
安故生非為逆叛　欺天造反負皇恩　三省的
生灵全废无其数　苦坏河南山侠山人　兵到寧武関一座
論是流賊大運終　昨日城破斩狗子　本师心中氣不平

正想着　拿你庄入木龙内　差欠兵丁解近京
見駕現上将功振　把逆叛　碎剐其卩饒右人
你还不敢到要战　真正无礼太欺心　軍陣前
鈴仿忝将王大勇　仔细思諒好恼人　忠良越説越有氣
双眉紧皱眼元睁　大叫流贼休要走　老卩前来把你拎
説着話　一催華留玉頂馬　換動鈴提芦鈴一根
馬临切近挺鈴刺　召着那　闖賊流匙扎面门
闖王一見忙招架　鈴碗提芦响一声　刀正馬

呼的一声闖过去　闖贼自覺雷口疼　暗、吃京説不好
他的鈴沉果太真　欲代施馬往下敗　怕他忝破計牢龙
安果中　只得闖驹中对面　二人動手刀相征
忠良心中来犯想　周玉吉　腑内思村自已云
今朝若把流贼放　在想拿他枉用功　到不如
施展神鈴把他挑　梟贼之首見当今　忠良时下主义定
要挑那　闖王流贼李自成

周玉吉看見李自成卩的心中犯想本师好容易为闖贼对面
如不能生拎成功旧将他挑于馬下也是好的一来除国家的
大患二则为那些死去的軍民百姓男妇老幼的生灵报仇雪
恨才趁某三愿今日在要叫闖贼走脱在想舒他只怕費事忠
良主义已定那里还音为贼乱战恐战只想要下毒手把手中
提芦鈴换了门路双手一换照闖贼的面门刺去大叫闖贼看
鈴李自成為忠良動手也是云于无奈早敗了要由恐敵人生疑
不敢包不旧担悞、大事听宋烟的話只得要矣支持招探儿

但回合要作云京荒之色方好誆敵誘阵如今見周卩换戟杆
迎面刺来知他力大鈴沉他是小心了又子细了又仔细心中
惟恐招架不開把平生的旅力都迸在刃膀之上双手换鈴往
下招架想着这一鈴架開也旧要敗了周卩冈鈴离贼的面门
不远見李自成刃手双鮮战杆往上招架周老卩这个虚着流
贼用兵器招架卩把提芦鈴往里寸抽李自成威罡、使的太
力猛将身往后一仰把前心旧露将云来了忠良把前拳上低
右手一提明恍、尺半長甲子嘴夬夆利挽奔前心刺去

提芦鈴　芦定前心刺了去　尖夆利銳取人魂
明显尺半鴨子嘴　到相交尼浪畨身　战将夆自爲有命
五对人十活不成　流贼侖大扁不死　阳寿未尽表残生
闖贼架空心中怕　旧知良将要伤人　低頭一看鈴臨近
招架不及心中怕　里急恋上馬肖忙躲丑　吃京害怕走真魂
朵過前心肖左肋　哧的声　川袍透甲串夬夆
总杰刺肖不甚字　他乃朵的快扭身形　細想来
万般总是命大好　造定不該鈴下死　闖王若在鈴下死

大明保住了錦江洪　皆因怀宗国運尽　才有忠良鈴刺空
李自成　害怕不敢旅生季　惧怕忠孝大英広
大散征它往　敗　竟扑了　馬耳高山安領夆
忠良一見長吐氣　腑内㤥㤥叫苍穷　莫非是
闖贼侖大不該死　这渠一鈴竟刺空　務必赶上拎舒住
总淂奈贼把氣平　並非忠良失謀畧　皆因只想尽其忠
周玉吉　大吒一声贼别走　想要逃生白用心
口内説肖催座季　在后面　紧紧相追李自成

周玉吉乃将门之子多讀兵書战策难道走了闯既埋伏走誆
敵誘陣不曉淂如何还是将帅二字李自成既杰敗阵他該扑
肖自已的老才是如何扑正北而去料未这其中定有元故皆
因周玉吉貪功的心勝只想舒威忘有宁卮了再者还打諒肖
李自成左肋中鈴他的心忙又乱錯走了道路
並非是　良将無才缺謀畧　皆因天該亡大明
周卩催馬追流寇　手下的　五百兵丁紧紧跟
姜彪一傍观券敗　流贼肖忙吓冒魂　眼睁、

闖王左肋肖鈴刺　敗阵失机走似飞　显道神口中説不好
此事反当吓死人　幸亏大王没丧命　我的造化不非轻
我奉令　保駕闯前来誘阵　主有缘失了不成
誆敵誘阵在其次　何不多勇战敵人　但能勾
刀枇盔武周总戎　救駕之功别当轻　可笑流贼生妄想
痴而説梦一般兼　姜彪想肖催坐季　如雷喊叫响连声
周玉吉　火要但大休無礼　不可京吓我主人
我来救駕先拿你　挣一但　世袭前程与子孙

忠良正把流贼赶　忽听身后响銮鈴　有一人
口中喊叫来救駕　話語耳知不受听　声音以到身背后
良忠（将）只淂要留神　一代系江收住馬　所怕暗器箭合弓
勒坐季　观着流贼与面骨　無过手常卞等人
忠良一見心不悦　在馬上　叱吒如雷把話云
身后有一人赶了来在無不回頭观看之里周卩只淂接住坐
李夆自观睄着見来人的这面骨頭盔身甲也無非是平寺人
也表咱的此一时忠良只想舒李自成是件正事雇不淂什么

通名報姓走走（馬）三合刀淌（列）在看姜彪也不配合周卩对面交夆
説肖馬临切显道神夆手中的雁羽刀占肖忠良搂頭旧朵那
周見卩贼人的刀离頂门不远单手用提芦鈴往上招架
提芦杆　招架雁羽刀一口　只听咣当响声朗
二馬一冲撞過去　周卩他　腿碗往屯佔上飞
反背掄鈴往下打　姜彪时间招不能　显道神
肖忙双腿碌坐季　把身一低伏安上　只听噹的一声响
逆叛哎哟口吐红　扎挣無從墜坐季　刀眼之中冒金星

忠良卩 那管流贼生合死 付又相追李自成
姜瓖酥醒时多会 看了看 忠良又把闯踪王
派我前来保的王驾 这事应当了不成 如有踈失了不成
流贼看忙說不好 宋军師 說不得的跟下去
吉凶好歹見分明 但愿早把山口进 有了埋伏接应兵
那时节不代慢 可保大王身无事 军師不当我罪名
姜卩想把見扎明 无奈何 只得催馬往下败
書中先說周元师 追赶流贼李自成 在后面

大叫闯贼快下馬 身受绳解京中卿 本奏当今仁皇明
碎剐其尸正罪名 闯贼时下魂离体 現胁伤无命的奔
腑中說 馿球〻的真利害 樂子害他是真情
害怕连〻碗王李 但則見 馬耳山在面前存
闯贼左肋自伤魂胆皆烈没命的催馬往前飛跑周王吉銃打
姜瓖后来又追赶闯王李自成那般光景越发認為是真敗不
疑是誆敵誘阵了连碗王頂華由在后追赶五百官兵都是紧〻
〻的跟随闯王的坐馬旧進了南山口了总不想什么龙潭虎
穴地網天罗总想把李自成锊住才趁心頭之愿
皆因為 天义該亡明社稷 良将数定尽其忠
只想要锊贼為首 真莫是 入了天罗地網中
忽听一声大砲响 京天动地似雷明 周老卩
明知自己入死地 拚命相追李自成 書中单說梁兵贼
奉令山口設伏兵 但見闯王跑里跑 后边跟着周总戎
又見那 五百官兵随后跟 随即来了显道神
混天球分付响砲 調動了 山口埋伏一千兵

高崖处
劇断官軍齐动手
京动姓贼名宋鋼 崩見二将進山谷 一前一后馬如飞
宋現策 分付手下放号火 動地京天四面兵
旧知敵人入京地 兵卤将 个〻于俗不消亭
只听一声号炮响 好于低窪樹林中 且說那
流贼姜瓖在未后 代有兜郎五百兵 随后也到山口外
流贼姜瓖在上兵 官軍共杂齐動手 可嘆遭（剋）在数人都
輪回以到难以妥 苦坏手下乘多兵 五百人

如何能敵一千五 看銃之兵死地苦 （任只）俱表生
且說良将周元师 催坐李 追流贼闯王自成
耳内只听大砲响 八方四面起伏兵 看了看
闯王不見影无跡 押地兵山争几个 咕咚又是一生砲
四下里 乱箭齐奔飛蝗聚雨一般同

周于吉贪功的心胜追赶李自成到馬耳山中入[illegible]将情
知不好奈周心是横了家中老母兒女俱各表命[illegible]将
少兵做大料城池也是难保此时出城十成兒打[illegible]兒
不回去了还管什么龙潭虎穴地網天罗就只想把李自成或
是跳拢或是生擒这莫是一条活路那流拎被流贼在后面以
死相追高崖处姓贼梁烟蹐的将自只見他的大主前有一人
在后面相迎刀匹馬飛奔前来后面那个人正是宣武闯的提帅
姓贼暗想說周于吉再不能生擒于人是了附又說姜瓖那三云

了倘或王驾有失这还了得[illegible]你好恨事宗悯迭忙叫手下人
先放号火知会了埋伏的兵将然后这才多什放炮只听吶喊
一声袖炮升空东南西北四面上的伏兵齐起铁爪鹰一丈单
上秃嘴龙眼脚下龙混江龙镰金佛草地狼八个贼代十长箭
手箭从那山崖树林之内杀出吵声音振耳杀奔前来手贼兵
一了了独使弓長箭认扣搭弦直西围围住李自成也不见了
周老了晚晴自己跟来手下的兵丁一个全亡就知山口被贼
当断截杀住尽山口

忠良了　就知埋伏贼劖的　肯兵未有尽山口
自己身入重围地　周玉吉　马上动怒把心横
辰急不怕害弓梦　要闯龙潭虎穴坑　耳轮中
只听一声同罢喊　是咱们兵几百名　迎面而来临且近
良将时时挺假真　当先一人骑马上　身材矮小道家行
代一顶　九梁道巾插金线　丹根瓢代左右多
八卦道袍名青徼　胖计省　九股丝绦香色贼
手执拂尘不住摇　之度一双把登登　但只见

但则见　一脸怪肉生的凶　附内阴毒恨万多
为尼蒲　一动说的天下乱　若要杀人不见红
看他身高不足三尺　这个贼　今日在
相貌上面说的好　奸子必狠心真　宋太看罢宗献策
马面山田伏人马　要害忠良周挺戎　全仗厅帐社进人
附内原呼口向心　且合闯贼生心反　胜似杀贼数万兵
讨去州　若把这厮拾拿住　胜似杀贼数万兵
思良正自心非悲　忽听那　奸子闹言把话云

周老元帅你了李生姓宋名恒字献策保大王皇帝兵上北
京要取崇贞江山多讨看元帅可为人中的豪杰为何痴迷不悟
少迷时务目今大明的国运将终天下已定各处刀兵四起天
使讨大王除乱安民应生天下当言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
使识时务方为俊杰老兵主何不喜做投兵归顺讨家大王何愁
功名富贵
宋献策　马上执手腮代咪　口内连将兵主号
顺天者昌自古说　人若是　逆却苍穹神不容

六明怀宗王福多　周犹各处动刀兵　讨家的
大王乃是真命主　天差降世作朝廷　布衣起首今至此
列比当立刘信是　眼看北京得到手　西南登基聚武文
似将官　这样人物真杰俊　不明时务主何因
现闯投降是正礼　又可以　保全合家满共门
朕王封侯享富贵　作讨一辰把臣称　老元戎
若要不听讨的话　留神仔细看多时　四面皆是長箭手
数千全是李府的兵　只周李生一句话　急郎乱放箭弓翎

任凭你　勇似逆贲楚项羽　英雄难当这般兵
死在刀下白命死　讨家的　大王与你是仇人
必杰将户要诛剐　祭美父子把冤伸　杰臣王
打破兵武卫一座　怎当拾骸你满门　合家大小看刀剐
将宣怒怒为何因　功不成身名不就　老幼一门把命坑
那时节　元戎后悔也迟了　只为良言你不听
刭贼这要往下奔　周老了　心下不悦动无名
宋献策的这些话周玉吉那里听的尽去了的无名火起一声大

哏好一个逆贼狂贼夯奶舍俏人言全是你在内生非主事李
自造反贼灵残害军民百姓涂炭生灵皆因你起你老了闯
恨往城今日张遇吉把你拿住碎尸万段难解心头之恨忠良
说罢双腿一压马往上冲人已切近只听咕咚一声炮响连
头的箭似飞蝗对面射来忠良的马不耐前进宗炯尾驹
入大海
只听得　咕咚一声大炮响　四面城兵往上拥
耳内只会弓弦响　嗖：：　箭针乱放走弓翎

良将明知道绝地　暗把当今万岁称　实指望
保守高阁把城守　直扶乾坤社稷安　谁知为臣寿命短
马玉山内表残生　料想难出天罗网　插翅苦翎走不脱
不能够　退贼保阁家为愧　只好一死报君恩
某在腑内叫自己　周玉吉　丈夫须要正其名
束手就死非为礼　奈些贼人把气伸　忠良了
右手摘下下一把　战杆提好左手擎　嘟哩一声贼喊烙
王顶盔面往上抛　迎头之人那敢慢　闯了放箭射英雄

周老了　亦能捆将去致命　丹腰针活箭弓翎
一窝狂贼排反叛　层层宗　左右揄闯乱打人
怎耐人多贼里：　箭似飞蝗怎样行　嗖：：
弓翎往：来得紧　尤如飞雨一般仝　忠良使尽平生力
难出重围了地口　不言天贼多遭困　再不能随打仗人
五百兵　总被流贼兵截住　气之一人礼不通
拼命之人那敢慢　竟扑了　宁武高关一主城
跟周玉吉来打仗的五百吉兵数名家将在马玉山的南口夜

带兵姜彪刀夺流贼代一千五百贼兵截杀伤有八九口本主
脱了害兵有三十多丁州只一名兵丁弃随家将跑回城口兵
丁上城将周了逆贼之可苦了宁城的偏将弃将舍听心中喜
他知会各门上刻要小心仔细防守汛地这一个家将名叫刘
茂压了贼急忙：跑进帅府将对了报与了白氏诰命：：闻言
心内着忙率领着五十名女兵来至仪门以外各提兵刃索
上坐床
周夫人　代领使女上了马　各把兵器手中擎

就叫刘茂他引路　家丁对着众人云　闺门的
来至城下将坐床　传我双刀门将料　听说夫人去打仗
偏将皆知白氏勇　刘茂领定周诰命　后面相随是女兵
忙令兵丁闯了城　齐撒把住催坐床　电转星飞一般令
到城外　为恐怕　忠孝将军有变更
诰命当街亲夫主　不住催马频江绳　恨不能
常言救兵如救火　见了明白也放心　书中不言周诰命
单言忠孝大英雄　洋力插活弓翎箭　好汗不惧丰意多

周老了　单道驹上施英勇　亦箭乱打箭弓翎
一声大喊平反叛　快：的　闯闯将住让去行
能亦丧住致命处　一勇用腰钉柳锤　真正是
后急不怕高了智　好汗斜闻二目红　亦打流魁阳陇雪
能刺贼人亦打杀　流贼个：心害怕　未从马到用信手
忠良了　忠勇闯出南山口　只变行人遍后爽
战马着的箭不少　只疼的　听：不住叫连声
后将着伤真可叹　征袍铠甲滴鲜红　右手里

撒空提炮能一样
来空了
兵丘刚下衣了擊
前石坑中只听一声大炮鳴
英在催馬往前走

周玉吉身代乱前催走馬往前所走相离前面坑不远猛听得樹中嗒〻一声炮响哧哧闪出了一支人馬把去路挡住周老〻心中不悦抬头观看当先一人馬柯脆馬皮袍馬皮裙馬皮靴弓腰馬便用把刀忠良看罢一声大吼好反贼敢来挡我双腿往驹馬往上撞撞能照看流贼的面门刺去一支馬用手中的刀招架只听嗒〻一声刀碰能上刃正馬呼的声撞将过去李思只双膊發麻麻〻滚热贼的心中说这真的利害在山上内战了这等些日身上代着前途是这般骁勇心中思想横生李

撒住忠良不放手内抡刀照着周老〻刹手好汗用左手的能架。刀抡来手的下接头就打一支馬招架不及连忙伏身只听吧一声响亮打在李思的左膀下沉力大尽句贼一招架的忌本從縱馬手中的刀往立坐坡抱安吐血往下败走忠良〻也不追赶催马竟扑宁武关的西门而来堪〻天色已晚也顾不的進路高底往前所走这话不表单言流贼高迎祥孙昂代领贼兵来取宁武关

老同〻　一仝流贼老营傢　代领贼兵去了营

究竟封是一二正
今人带路宗关内
又有一员女战将
贼偷娄前手下人
且说那
元帅倡令俱不至
猛见贼营敌兵动
就知贼兵将关取

内有那
回报周了去了城
也奔高山馬王峰
呐喊扬威往前走
城头之上有偏将
这些人
搭箭呐喊竟扑贼
赵武而来杀立功

惯会邑城小孩兵
后手张
丹员贼将那敢慢
竟扑关下把贼攻
把马汎地尽留袖
多外殷勤加小心
手有将
连忙手付李吉尾

护城贼兵攻打城
这有那
不多一时贼兵到
神炮与前合大炮
云梯立在城根下
邑了一层又一层
吱嚎〻
火炮神能京城胆

安排之人早预备
灰瓶神能与火炮
尽都是
保护流贼好邑城
急急邑梯把墙登
城上之人不代慢
滚木擂动连声响
兵与将

滚木擂石前与了
从防好擂手城人
以为得义抖威风
孩兒兵
上了一楼又一登
手端擂石往下摽
灰瓶甩的眼难睁
上下交争谁肯容

高迎祥孙昂丹了流贼代着一二兵丁内中多一些子孩兒兵稀就的惯会邑城上头上总有偏将見夫人俱各去城去了帅府有火木人来报说主帅老〻的合家尽都在火内伤生这些偏将人〻都有忧总之义又搭着孩兒兵惯会邑城宁武关该被流贼邑上城去把那些守城的兵将赶来的东逃西奔守贼兵下掷動手将城门开放外面的贼兵一拥而入

手贼趋
大概流贼将城進
攻关宁武关一坐
多三军
乱杀官将与官兵
把住西关各处门

官将也有来投顺　也有被杀丧残生　手官将
俱皆拚死来打仗　各顾性命逃其形　城内登时如麻乱
女哭男号不住声　满街满巷马蹄响　流贼放火又杀人
这才是　此处人民遭涂炭　天意造定怎劫数
可叹仁明怀宗主　又遇着　国运将终劫数临
军民悲楚言不尽　铁石人合也伤心　此一时
那分高低与贵贱　那办亲恩渔共庭　杀男掳女又放火
悲声惨切好难听　不言宁武関中事　再正佳人白翠瓔

跟随着　家将列成往前走　贵奔高山遇翠本
眼看日山就不远　当先下　末了流兵无数人
却是闯王合宗祯　这些流贼将与兵　皆因为
周了闯出重围去　遂来时死将兵压　狂贼传令将兵撤
顺着大路往前行　忿必此时闯已破　离孙二位把功成
周玉吉　晚突必限离闯去　料他去处可逃生
太王跨马随后赶　拿住他　好终展下登正灵

宗祯对李自成说一时大料着离通祥与孙昂他二人将宁武関打破周玉吉他却不知撞出重地必往宁武関去李生的与大王手位代领三军随后追去丹下来攻那周玉吉前进无路后退无门何愁不破李自成会听心中欢喜代着贼兵顺着宁武関的大路迎将下来才与白氏夫人碰在一处了诰命看见迎面来了一支贼兵在马上分付说手女使大家忠勇杀贼一阵

周诰命　心中恼恨手流魁　奶奶不悦动无名
分付手下女使　必须要　忠勇施展往上扑
杀贼一阵火之气　务必生擒人几名　闯一闯

老老如今在那里　大家也好放宽心　五十名使女齐答应
登时作了女大兵　一齐撒马迎上去　个个忠勇抖威风
白诰命　且说那　贼兵正自往前走　迎面来了一群人
一齐来全都是妇女　一个个　身穿介胄甚鲜明
当先一个更威风　全凭金甲绣花袍　有一个
流贼闯马扑中哨　报与流贼李自成　闯贼会听心欢喜
眼望宗祯叫先生　这支女兵从何至　乐子心中好不明
对贼说　必是城中发救兵　为何无男是女兵

李生料来去要你　蠢一群　妇女铭钗有何能
狂贼之言还未尽　但见前哨乱烘烘　只听得
贼兵叫苦声不断　抢到深踹走去门　皆因贼兵去准备
又把裙钗瞧着轻　那知这群母老虎　武艺精通刀又沉
周玉吉　夫妻二人亲传授　别名称为魔女星
宗祯马上忙传令　望着那　贼将人人把话云

宗祯他见自己的三军东退西奔哀哉叫苦他与李自成手贼催马迎来观看但见有五六十个妇女为首的全盔金甲赤马双刀身后的那一伙妇女一个个身量高大赶来流贼甚是猛虎扑食一般宗祯说这一起贼婢可恶的很你们几位将他一阵的草地狼镀金佛混天球脚下几雎左眼草上飞一丈青铁底鹰八个贼将一齐答应催马迎时把白氏夫人夫仝仝手使女赶杀贼兵见有人迎的将住奶奶的心中不悦

白翠瓔　一见有人拦去路　奶奶不悦而含嗔
续领英桃一声喊　说道是　贼人无知了不成
太太乃是周诰命　出城特为助夫君　料尔等

一起闯营终伤困 贼心胆大精官兵 说话之间临且近
诰命催驹往上冲 八个流贼不介意 托视迴山母大虫
乱哄〻 齐奔兵马来动手 诰命冷唤丹三声
摆闹绣绒刀丹把 胭脂马 横冲流贼八个人
还过半盏茶时候 丹家流贼丧残生 觧底霄
项中刚条戕下马 混江龙着刀除走尽 余者六人心害怕
不敢催驹往上冲 闯贼看此说不好 再来也是杜伤人
周家的 男子难惹女人恶 桌子闹着也怕京

嘴内说着他先跑 手流贼 只得跟随李自成
贼将贼兵败了阵 东迎西奔乱哄〻 周夫人
幸领女兵方要赶 刘茂闻言把主母劝 先找老〻是正礼
杀贼岂用枉劳神 夫人点头说正是 杏眼迴袖验假真
但只见 看伤贼兵躺在地 内中却有未死的人
手脚乱动想逃拚命 周诰命 一番主绪下安心
用刀一指高声叫 贼兵仔细你听着 我家的
老帅老〻在那里 快些对我细言真 那名贼兵心害怕

说道是 要问周老〻听我从头细〻的云

话说周夫人素燈离安下了坐序迎神细看有一个拳背着了刀的疼的他哀声不止夫人用刀一指莺声叱咤说那一流贼诰命问你宁武关我家元帅老〻现在那里须要细〻的对我实说但若虚假我将你碎尸万段那名贼兵正自疼的难受听见如此相问扎挣着观看但见夫人金盔金甲天武神威明晃〻的刚刀搁在面门之上叫他实说周元帅现在那里听语音相个妇女流贼怕死只得太〻若问周元帅小人知道我家的军师在马耳山设下了埋伏人马叫我家大王准敌诱阵

把周老〻追尽了重围乎地要哥攒死谁知周老〻果然骁勇竟自闯出南山口扑宁武关去了夫人会听又京又喜〻的夫主出重围京的是路上未曾遇见刘茂有老〻既然闯出重地回关而去为何路上未曾遇见刘茂说主母是从大路来的想必是老〻闯出南山口是走小路往宁武关的西门去了故此刀再路上遇不見踪跡

周夫人 听罢家丁一夕话 付着认镫上鞍行
吩付刘茂领引路 顺小路 寻着元戎才放心

家丁〻〻催坐序 领定白氏女佳人 五十名
使女跟随在后面 诰命低头自沉吟 夫主代兵回宁武
流贼闯前安下茫 娶〻一派忠节志 放火烧府自烧巾
可怜见 一双儿女年幼小 尽都丧命赴幽冥
夫主进贼身中计 未不知 生死存亡吉共凶
既然闯出重围地 不見元帅为何情 家丁说
老〻走的是小路 这句言词却也真 总得夫妻见一面
白氏方能心下宁 佳人思想催坐序 你把家丁刘茂恨

先不说　白氏诏命归天主　再说流贼李自成
惧怕夫人往下败　闯贼的　心中犯愁自沉吟
那员女将五刻害　一进刀伤将二名　但只愿
高孙二人将关破　丹住兄未立奇功　李自成思想佳生李
宁武高关眼下存　但见城上旗号换　闯贼时间面代责
城上的　老回回与老营队　有见流贼李自成
倚令闯贼休代慢　放进了　闯王亲调更贼人

孙斗高迎祥有见闯王手到进忙传令将城门开放闯王帅手进城来后就是梁典姜颜二人来到又有一支扁李忠也参了城中贼见面各诉其情一支扁下伤甚重代有几十名贼兵非民房将养不表李自成与手多流贼尽在城上四面巡罗这且不表单言忠良周玉吉上下代箭闯出马耳山下打一支扁天色已晚了的身上疼痛将箭拔下催马扑宁武关来人去困顿马去蹄甚不住的只打前失忠良了心中自叹

皆因为　玉顶华面身中箭　良马有伤遍体疼
肚中又无活草料　不住的　只打前失喘进声

忠良心内疼坐李　暗叫当今主不明　想必是
了上无福国运尽　才有各处起贼兵　陕西米脂出逆叛
不愿流贼李自成　失却代州城一坐　宁武关前起战征
为臣的　毋亲陈氏怀忠义　老幼俱家火内焚
臣妻不知怎么样　眼看着　自刎云亡又付生
为臣贪功身中计　为拿流贼李自成　另不说
闯出马耳山一坐　那定好不吉共出　进了宁武关一坐
重库亭勤任守城　箭伤未好再临阵　拿住流贼才趁心

周玉吉　并非贪生与怕死　实在胸中气不平
杀了闯贼方遂愿　那时节　死在黄泉也闭睛
忠良思想往前走　宁武高关眼下存　催坐李
越过海河桥一坐　举目抬头验假真　城头上面旗旗展
火把灯笼亮又红　仔细一看发了怔　忠良看忙心内京
灯笼上　都是丹个大顺字　闯了什内自沉音
莫非高关被贼破　若不然　如何城上换灯笼

周老了有见城上的灯笼尽是大顺二字忠良的心内着忙将说不好莫非此关被闯贼破了不成如何灯笼上写大顺二字代来问一问便知真假忠良想罢一声大叫呼城上的听真吾乃元帅周老了来败回来快快开城放我进去城上的贼兵听见下面有人叫门口称是周元帅也就往下吆喝你快些回去罢宁武关今属了大顺皇帝啦不与明朝相干我们也认什么总镇元帅快快离开这里不然我们要放炮了

城头上　贼兵说罢一句话　良将着忙心内京
低头扇顷发了怔　呆呆　手挽丝江似哑龙

半晌长吁一口气　仰面朝天叹几声　暗暗的
叫声苍天要灭孙　苍穹注就不非轻　只恨自己无主义
要拿流贼李自成　贪功误中弄龙计　闯尽天罗地网门
马耳山　险些丧死乱箭下　下打流贼转回城
那晓宁武关被破　好闯贼　调房高山将士城
未晓夫人在何处　生死不知少信音　宁武关
被贼误去不打紧　大明江山去对冲　流贼必要往前进
只怕难保大同城　也是天义该如此　为臣无谋入套中

周老爷 正自馬上心嗟嘆 城上賊兵把話云
大叫總兵周元帥 你須要 前又南祖仔細听
寧武既然屬大順 雖下誰保北京城 我家的
大王為人多仁义 行可更春孟嘗君 手下盡是英雄將
總爷既係山陕人 元帥你若知時務 何不下馬快投誠
又道是 良禽相木棲身穩 擇主典郡是俊英
若要癡迷不醒悟 到只怕 喪命亡身悔不能
城上的賊兵往下高呼 道如今明朝國運已尽 我家闖王洪福

正旺到处归一处山陕河南湖广四川尽属了大顺 文武軍民
都降了李王你况寧武闆小小的城池已經孤了 諒你一个總
兵也降起大了若听金石良言早早投降还保住合家不死 英
祿高官你若仍任胡為只害述妻身之地也是忘有點忠良合
言心頭火起万代闖言只听城上喊咚一声炮响身背后 喊声
振地忠良了一代絲江圖回生亭
迎却之 柒烱派的賊兵將 暗出別門使道行
身至忠良身背后 那一片 声音振地令人京

周老爷就知賊兵至 一代絲江圖走危 来至了
寬闊之处收住馬 英雄大喊话高声 流賊云礼真胆大
斯心將自出闆城 周老爷現在此处等 誰敢前来与我争
忠良了 言还未尽流賊至 为首尽是有名人
代領賊兵云其數 把一位 良將圍県正居中
各奔兵刃往上撞 又比山中大不同 頭一件
此時天里云月色 就有刀光也不真 二則忠良身乏透
霜伤之处只發疼 坐房芳乏也云力 征杀一天肚內空

怎耐那 忠孝英雄心不忘 手執戰杆抖精神
眾將英杰多驍勇 怎禁得 坐下華角馬力松
並非良將無后力 也周身上帶傷痕 周老爷
不能闖出重圍地 英雄暗嘆五心中 可嘆周某懷赤胆
难尽守民保守城 夫人不知怎出渠 若在城中亦放心
帅府中 尚对周某当面真 不顾伤痕頃下疼
还要出馬擒流賊 他的刀 实在老熟门格將
還推良將那思忠 總要捨拿李自成 周玉吉

一边思想擒戰杆 挂炉摘動滚珠鎖 正自斯杀馬打恍
但則見 玉頂華角前蹄一拳卧在坐

懷宗傳 卅一

别说周了的坐季不是好馬这也是三事合该頭一[illegible]上省的伤旧不少了甚是疼痛第二宗它吃草料肚[illegible]第三件周玉吉该死此处坐季与主在当今也此乃天[illegible]馬将見坐季一连打了十几个前失卧在尘埃屏将为他屏将连提絲江双腿残驹怎耐馬的后力不加难以動移又搭着自已的前伤疼痛頭昏眼花丹膀酸麻屏将连三点卽口中説天也吾也又見四面的贼兵往上围果周老了一番身下了坐季指望步下杀贼怎耐浑身的前伤疼痛遍体酸麻难往前尽

忠良了
怎奈实在难扎挣
美在什内叫自已
若不早了寻出路
它有亏违挂在心
想当出
皇恩加封为参将
玉赐袍代金珠玉

指望下馬要步战
手拿着
丈夫难道你贪生
被获连扯府将若
就只君恩难以报
白家庄上杀贼魁
又升到
加封伯爵職不轻

只为屏瘦有在心
战杆提护重又沉
大丈夫
母亲兜女全都死
亏负当今主圣恩
将是不平昔立功
宁武関中正搃戎
义秉丹心扶社稷

杀贼贼魁扳朝廷
逆叛流贼才起心
流贼的
因为贼卧杀贼子
耳山中伏兵人馬
忽勇闯出南山口
万般出於它奈中
忠良了

恢復河南与山陕
将不失遗民乐业
人馬临境安营寨
李自成
只为贪功入套中
反被流贼出了城
它可以把君王报
什又想起妻白氏

误争了
五谷丰时享太平
宁武関前起战争
心中怀恨没奈何
莫太说
失陷封江吾之罪
热血一腔卷在怀
暗自又嗟叹三声

而今自刎在城外
从今割断恩爱
夫妻好比全非馬
大料不能救拈忌
未能勾
美在想要拳屏脱
忠孝伯周玉吉江扬自刎尸卧黄沙
腔忠正还抵不住应吉盛公应吉盛自刎军前尸首不倒到底叫

大料着
冤家欢喜一旦空
大限來时也要分
而今已死它掛念
保闯退贼心寡愧
亮出了
且住
咱道周玉吉的这一

夫法诰命不知闭
崇之道
诰命素明刚常礼
就只一子在心中
死在黄泉不闭睛
丹刀三环项下横

李自成伏了輸尸首才倒了闯王吉连逗么一个灵应也无有自杰是抵不住应奇盛非也两位忠良是丹美心性应奇盛生前来能除贼死后的英魂不散務必叫闯贼伏输以消胸中那一口刚直之气周了自尸首叢倒与奇盛心性不仝了的英力相着主生时智不能保城身不能退贼就应当慢死之后又下会子尸就讓喃遇了也莫不了生前之勇后人评论那莫闹思了的咽喉气断魂灵儿已生天界去了

闯老了
尽忠自刎江坊内
人恨流贼李自成

闯王闯听忠良死
坐上代咲闯言道
军师巧设埋伏计
城前自刎赴幽冥
李自成
枭他首级高杆挂
贼兵吞应那敢慢
首级割来城上挂

刘相是
眼望铁贼把话云
马耳山中排下兵
又得宁武关一坐
说着坐上又传令
晓谕这
闯王之言敢不尊
东方大亮太阳红

名眼拔去眼中钉
多亏了
番摆敌人总来死
这件奇巧别当招
多付出城莫消停
宁武关前军与民
忠良了
城内军民齐来看

兵有一个不伤心
兵与将
宗炯一傍说且住
他的居家无处跑
兰杰自刎无可情
刀马也熟武艺精
李自成
栗子更把他忘记

闯王什又传将令
随动去围元帅府
大王了
花中之鸟一般仝
城外还有一支兵
務必要将他拿住
拿听此言唬一跳
那白氏

栗子如今要下城
杀他居家满共门
仔细留神听动云
闯王吉
他的夫人白氏女
才保平安无可情
口内连叫宗先生
真实一支母大虫

李自成听见宗炯提起白氏夫人把贼吓了一跳口中连说利害害先生快失良谋要紧杀贼说白氏刀马纯熟武艺精通昨日在马耳山前那一场斯杀令人京怕他若前来看见此城以被大王所破那娄妳来必肯干休善罢必须如此这般方除其害闯贼拿听满心欢喜说全仗军师调遣宗炯派兵不表且说周夫人代领着五十名女兵刘茂引路顺着荡原坑削将下来天色已晚把路往走错

细想来
万般都是天造定
国运将败怎由人

诰命要把忠臣找
谁知偏偏走错路
高高低低不平路
东方显出太阳红
他这才
一坐芒盔出城外
奶奶二有異心犯愁
城内認空云主将

代领着
只为天黑看不明
一片高山进翠峯
刘茂才知错了路
引领去了南山口
旂号上
诰命高呼付内云
别看之人不尽心

使女丫环把刘茂恨
全是些
莫莫正正绕一夜
眼前乃是荡原坑
瞧见高关北正门
竟是大顺二字真
宁武关
老了不见音合信

莫非将军进了城
我们不
或是生於或杀死
夫人愁里主义定
相离不远救坐李
夫是高闯大将戎
快的多
诰命之言还未尽

贼兵在此安下寨
这般如此去要战
把贼的
帅兵撒馬奔贼营
刀指营门骂一声
太太如今要进城
闪路讓我逃性命
口听得

怎是右义把城攻
谁去贼首赌输营
重围闯透入城中
堪堪的
吾乃白氏周诰命
尔等相斓礼不通
不杰个个尽倾生
一声大骂闯贼营

这一支人馬是李闯派了来的四员贼将一千流兵在此出芭为
的就是擒拿夫人截杀诰命夫人来至芭前早有贼兵报入寨内
这四员贼将乃是一丈青草上飞混江龙草地狼听见贼兵来
报说周夫人来了连忙提刀上馬代领贼兵一声炮响勝出大
寨夫人搂馬观看是四员贼将当先那里还顾得问名姓
诰命一怒胭脂馬双抡秀绒刀骂声叱咤流贼往那里走
奶々来了
周夫人 催馬抡刀往上撞 口把流贼骂几声

馬五不知白氏勇 草地狼 催馬来擒母大虫
口中只把婆娘骂 我来拿你要成功 白翠瓊
一见不由微々笑 骂声叱咤骂贼人 左手抡刀往下剁
秋水一般差几分 流贼一见忙招架 手内刚刀往上迎
周诰命 馬上抽刀换架式 流贼时间刀架空
夫人右手抡刀剁 只听的 唬以一声尸坠尘
白氏刀劈馬五名 三个流贼心内京 忙传令
军兵齐上快动手 拾拿岂知女妇人 军多贼兵往上撞

虎架狐威呐喊声 怨恨一群母老虎 好个使女五十名
一々々 手抡利刃破流贼 切菜削瓜争几分
贼兵虽多难招架 看伤的 扑々撞馬吊坠落
东奔西逃声叫苦 那些将令各逃生 周夫人
代领使女闯过去 北门不远面前存 举目留神往上看
诰命看忙吃一京 城上旗号全更换 大顺二字写分明
又听见 上面有人高声叫 白氏留神你是听
我家大王将城破 你要想 再进高阁枉用心

你的丈夫身被获 已经闯刀项骨红 他的那
首级现在高杆挂 你来瞧々假共真 诰命闻言往上看
瞧见了 夫主的人头疼坏了夫人白翠瓊
白氏夫人瞧见了城头上换了流贼的旗号就知高阁被贼打破
又见高阁上挑着個一棵人头仔细一瞧是周老爷的首级
周夫人 看见首级真魂冒 疼坏白氏女钗裙
大叫一声疼杀我 他的那 二目之中落泪津
叫声忠烈亲夫主 性傲将军周总戎 想当初

白家庄上杀贼寇 母爱佳婿配成婚 威镇宁武关一尘
玉代挂朕川蟒龙 流贼犯境兵临近 为臣应当死报君
谁知是 可恨逆叛贼流寇 不能诛杀李自成
忠臣节妇遭贼害 不成望 夫为国难亡了身
我夫已死俱家丧 只剩奴家一个人 提起要
忠勇再去杀流寇 料我难以退贼兵 我今以死到干净
反佑将军忠正名 叫声元帅第一奇 代奴跟你赴幽冥
诰命说着举玉腕 明晃々的刚刀项上横

话说李自成的流贼兵将把宁武关打破随即忠孝伯周玉吉
合家近忠闯王痛恨忠良杀你父子把良将夫妻二人的首级
挑起来在城头上大排筵宴庆功犒赏兵将在宁武关四歇兵
商议东进之策宋炯说过了宁武关就朔州馬上清河代宾淮
阴後女色才是大同的地面大料着沿途的小地方岂有什么
阻挡就只大同几府郡城池只怕有名将镇守到了那里的时
御必有几仗恶战李自成闻听不由的哈々大笑说军师你这
为多虑了你我自未脐贝赵首至今延了成功似孙付廷应奇

勝周玉吉把寺英雄市井中还有几介由盃山太原府寧武関
何寺険要真是將有謀畧兵精粮足尚且俱被楽手亦敗了仗
軍師的調度列位的兵勇為何又把一座大府同提在話下了
該罰先生三大杯才是闯賊說着付又大笑不止率流賊痛飲
多時至晚方散就在寧武関歇兵家峒傳下令来兩紫而獻曹
劉代領五百流兵在寧武関屯扎大王如若得了北京的時候
再来相調矮賊一全率多流賊逆叛保着李自成代着大概的
流兵离了寧武関竟奔北京而来

李自成 得了寧武関一坐 周ア合家進了忠
闯賊率軍离寧武 將多兵 長驅竟奔北京城
且說関中軍百姓 去有一个不但京 就有那
趁乱逃出高関外 逃难各处隱身形 令流見賊大兵至
不捨坟土持城中 门上不擱人出入 軍民百姓任其行
内中有 周ア親随名刘茂 誥命身亡他看真
女兵尽被箭射死 这义仆 得便脱身改变形
外边躲必好几日 今見流賊赶了身 他跟着

軍民百姓將城進 面神仔細看分明 城頭高杆懸首級
却是夫人合總兵 義仆睛着心酸痛 二目之中滚泪痕
嘆家主 一门老幼將忠進 尽在火内喪残生
老ア夫人皆自刎 可怜見 人頭悬掛在城门
身首異处实然慘 令人一見好伤心 我欲代
收殮埋喪在坟内 只怕賊兵未必容 又仆到此失主意
恩量展转在心中 周府家丁人不少 多半尽在火中焚
剩下我 刘茂单身人一个 貪生怕死主何因

若要不能葬家主 我刘茂 話在人間代怎生
人有几等人真不錯的刘茂他見合家的什人男妇老幼多有
隨主進忠的自己話在人世他的心中有些怨意如今看見老
爷夫人的首級義什的心中那一宗难受可說一言难尽了他
總忠中生出智来了遇着年高有德的老人可就因話提話的
為的試探率人的口氣說周元帥當日在寧武関坐官如何那
些老者听見刘茂这恭一問俱各傷心落泪說大哥元来你不
晓得若說起周老ア来天下少有

率老者 提起忠良齊落泪 内有一人把話云
眼望刘茂開言道 叫一声 大哥留神仔细听
若要說起周元帥 擎天玉柱一般仝 升到这
寧武高関為總鎮 四海馳名谁不驚 愛民如子疼百姓
兵丁犹如兒女仝 只為流賊兵犯境 老ア一家全尽忠
可怜見 首悬高杆尸分处 令人觀之無不疼
老者說到这句話 他的那 二目之中滚泪津
義什听說得主意 对率開言把話云 周老ア

既是愛民如赤子 軍民百姓尽沾恩 大家应該將他報
旌獎忠良照某行 收殮尸首葬入土 也尽黎庶一占心
叫后來 忠臣也好痛黎庶 史筆流傳落好名
那一老者聞此話 唬的我 登時之間彦色更
連、探手開言道 大哥住口要俏云 想來你
不在寧武関中住 誰知其中就里因 别意旁汗胡乱講
閉口藏舌正所行 未從開口說此話 也該留神細打听
闖王的 大兵虽然离此处 还有屯扎数万兵

一尸頭目真利害　谁若去　收尸埋葬了不威
老者説谁不放着清門淨户的日子過怎不那中穷禍去大哥
你想他有一家頭目五百兵丁那是輕易惹的庄义仆説長者
貴姓老者回答小老者姓名必直就是本処人氏这几位都是
閤鄉民刘茂説却又来列位都是此処的人小弟乃大同人氏
俗言道路不平傍人産李自成兵破了寧武関护女杀男殘害
百姓作践这一郡的人民内中难道就没有你的几位親戚朋
友叫流贼那来遭害谁道説你們心中不恨

刘義仆　話里套話跟着問　好收忠良夫婦灵
口内連々呼列位　在下有　几句言詞仔细听
流賊兵破寧武郡　护女杀男遭害民　难道説
列位心中都不恨　在下难明就里因　口内又説周尸好
不收尸首為何情　那怕為首人一个　何惧流五百賊兵
就只要　列位與我仝心意　色當除却这些人
一給周尸鸣仇报　二来給　被害軍民把恨伸
死者之人皆感仰　口流傳落美名　耿老者

听罢刘茂一句話　心中展轉自沉音　这人説的話正是
仔細思諒腹上明　若要説起東流寇　老汗实然怔在心
破了城　抢护金民也罢了　不敢作践東斂棺
把我女兒生逼死　好端々　懸梁自尽見閻君
恨此仇不能还报　我何不　心中怀恨是实情
再把此人問一問　有何方法把恨伸　老者想罢主意定
有話開言話把云　大哥此話我不信　莫非有詐在其中
你把那　真名真姓告訴我　大家方好放寬心

若不説明其中故　你何必　巧語花言来哄々我
耿老兒説大哥你方才説你是大同人不是我們寧武関的人
與流賊又無仇恨為什麽要除那一家頭目五百賊兵道路不
平傍人産的一句話我有些不信　哦　是老汗参透你的来意了
你必是闖王手下的人奉頭目之令叫你前来試探我們百姓
有什麽外心没有我問你老汗的情是与不是刘茂听耿必直
的这一片言詞心中暗想説好一個細心的老者这話問的近
禮有劲

刘義仆　思想一会開言道　老者留神仔細听
我非此処生長地　初相見　不肯对你講説明
若問在下真名姓　我本是　元帥周尸家下人
亲随家丁叫刘茂　跟着誥命去出征　馬舟山
尋我老尸無見面　敢則自刎赴幽冥　誥命全節也自尽
在下進必去藏身　今見流賊大兵走　我才回归寧武城
看見了　夫妻首級高杆掛　在下心痛元是真
故此来將列位問　若要是　大家有心事方成

此乃实言来相告　一言虚假不善終　耿老者
開听此話将頭点　口叫刘哥听我云　孝子忠臣人々敬
老尸夾民本是真　進忠而亡谁不嘆　忠臣尸首双処可[illegible]
情　東流賊　破関之時行护道　谁人不恨在心中
虽然闖王大東走　寧武関　这有流賊五百兵
意欲相除不能勾　只好干睄東贼兵　大哥你
虽有报主诛賊意　孤掌难鸣也不行　讓你身上有本領
衆寡不敵难战征　再看我們無能耐　不会舞劍把刀掄

若要是 輕舉妄動怕不好 惟恐惹火自燒身
画乕不成反類犬 你我的 性命殘生不保成
刘茂聞听回言道 老者留神听我云 咱者是
如此而去不中用 以力除賊枉用功 在下却有一条計
慢説是 五百兵那怕流賊一万人

話説那宁武関的軍黎民百姓被闯王攻破関城抢护金銀杀
男淫婦無所不至軍黎民深恨無法可治如今見李賊自大軍
賊兵起身而去此関还留下紫面獸曹凯五百賊兵在此屯扎
曹凯因見帥府燒毁就在十字街扎了下坐小々营盤暂在那
里存身每日里仍令手下的賊兵满城中抢护吃食美物無般
不作列位想那个不恨如今有这么一个人是周元帥的家將
他有一条計可以能除現在的这一伙流賊这几个老者無不
欢喜耿必直説刘哥这件事不是兒戲的呀我們可叫他們杀

怕了的咧刘茂説列位老者你小看於我我的武藝虽然有限
可有絶好的方法兒可文不用劍戟刀槍也不用神拳打仗列
位大家帮助々々管叫流賊五百零壹个滚湯潑老鼠一个兒
也活不成了你們的氣也出了我家的主公尸首也收殓了合
城中的鄉親个的大伙兒都报其恨三全其美豈不是好事老
者听刘茂这片言詞个々点頭大悦耿必直説刘大哥但不知
叫我們是怎麽的帮你
耿老者 因為女兒被賊护 心中怀恨是实情

總想要把冤仇报 怎能句 未几个流賊才起心
趁此机会正合式 他与别人都不仝 服越着
義作刘茂闻言道 大哥留神仔细听 叫我們帮助这句話
老汗先对我言明 動手杀人不能句 我吃長斋不動葷
你要用 銀錢牛羊全都有 打伏冲拳都不能
刘茂闻言心欢喜 説道是 長者留神在上听
在下用的这条計 滚湯潑鼠一般仝 請衆位
全到府上再高議 不可傳言走透風 衆位老者齐説是

領定刘茂一仝行 到了耿家看退去， 艸堂之上把坐分
耿必直 眼望義作閒言道 老汗有話你听云
現在七位非别个 占老汗 輩々相交厚又亲
此处也無外人到 有何調度請言明 千万的
小心之中加仔细 事関重大不非輕 机若不密先招禍
有碍合城一郡人 刘茂回答説無碍 列位只管放寬心
这件事 八位协办方為妥 每人不過数两銀
衆位老者説小事 就使是 花費千金也不疼

刘茂説你們八位老者每人花費一支羊一頭牛只用此功成
矣八个老者齐説一个羊一頭牛有々容易々々刘茂説还得
些尋来把牛羊一齐宰了買几缸子酒把肉煮熟酒里全下上
信用食盒抬到了那里須要放心大胆見了流賊的那頭目这般
如此对他言講流賊必中其計只一用了酒肉准死無挪正是
三全其美耿必直他先樂了口中説好計好計我們種庄稼的
人是不少了信的不用尋我現成都有
都只為 軍民齐把流賊恨 皆因城破乱胡行

抡护金银還罢了　绝不該　姦婦淫女污其身
被害之家誰不恨　都想杀賊把氣平　今日見
遇見这装好机会　八个老者一齊應　再者家家都豪富
牛羊花費不心疼　立刻拉来齊半倒　長工佃户乱烘〻
剥了皮　剜膛卸分兒放箱内　紫火燒的汪爲爲
叫人抬几缸美酒　攪裂内　尽都有信在其中
牛羊肉内也有信　攪裂内　叫了些
長工佃户齊抬定　八位老者齊隨跟　義仆刘茂也在内

出了耿家向前行　不多一時来的快　十字街心只尺中
来至了　賊营以外齊放下　耿必直開言把話云
眼望元门賊小校　一拱手　口内連称列位着
煩劳進营云通報　大王眼前說一声　我等是
寧武关中衆百姓　黎庶良人几老民　大王領定衆户長
在此城中乞下兵　並不擾抗衆百姓　男女老少尽知情
我衆人　恩諒無可将恩报　少尽微〻一点心
特備水酒牛羊肉　不過是　料表心中一点情

营门内的賊兵听見是連礼的心中欢喜速忙進去通报了紫面獸曹凱流賊在坐上分付先叫几个為首的進來向話賊兵答应出帳不多一時把八个老者領進帳來在下面跪倒曹凱說尔等到此見我有什庅話說耿必直向上開言我等俱是那寧武关的百姓皆因王大户在此防手賞民如子小人们無思可报特意备了此牛羊肉是一孝敬二來犒劳衆位户長料表一点窮心只求恩上恩加看顧我等
耿老者　說着令衆將頭叩　曹凱聽聞長吁容

一来流賊悪貫滿　上則问　他把黎民老者輕
大料他等無歹意　焉敢與心来害人　在坐上
分付起来不用跪　你等禮豈貴心亥　既承美意就領受
不然辜負你等情　八个老者平身起　大帳以前左右分
刘義仆　領定長工合佃户　抬定食盒往里行
大帳以前放在地　紫面獸　坐上傳令語高声
分付頭目速急去　傳齊兵丁五百人　一齊来
犒劳他们酒合肉　那个不倒罪非輕　此〻剪断休多叙

傳齊賊兵五百整　分付頭目莫消停　賊兵就在及旁分
送礼的　衆人先切牛羊肉　那愛肥瘦用盤成
端来放不挨次摆　有几个　連忙上前把酒巡
七手八脚来伏侍　虛情假意現殷勤　紫面獸
坐上觀瞧心欢喜　高叫尔等仔细听　他们既然来孝敬
不可辜負这番心　開懷暢飲别庅假　只当與我慶生辰
衆賊兵　一齊答应說知道　把抓口啃肚中吞
酒肉齊来何用讓　一个个　尽諒吃喝嘴不停

此番剪断五百零一个全都是寸断肝腸七孔流血个〻身亡八位老者與衆人齊都是欢喜誇講刘茂的好計義仆把曹凱的佩刀拔出砍那些賊兵的首级長工兗汗佃户有恨流賊的也都動手亂砍賊兵䠷臘代就只留下曹凱一个囫圇尸首把衆賊的首级用食盒庄上刘茂抗着紫面獸的死尸来至城下尋了張桌子摆上香案上城把周老户夫妻首级的拣下城来放在双个抬盘之内供在桌案的居中把香燭点上
刘義仆　当先亲自将香上　霎時招聚多少人

念念忠良軍民等　一齊來　跪在塵埃滾淚津
刘茂找了一骨筆　拉過曹凱死尸灵　臉上寫
流寇李自成的五个字　暂給忠良把恨伸　大胆黎民持刀斧
一齊吆喝把話云　寧武関中眾百姓　碎剐流賊李自成
為的是　忠良的夫妻死的苦　我等無可报恩公
碎剐流賊暂解恨　但只怕　老卩諸命把天升
吆喝已必齊動手　碎剐賊徒成肉瀼　又把那
賊兵首級灵前供　眾人悲哀大放声　口中只把老卩叫

在生疼軍又愛民　保守孤城心不改　夫妻分心二退賊兵
嘆老卩　馬耳山中遭圍困　单槍独計戰賊兵
夫又忠來妻又烈　一家兒　為國忘身把命坑
渺渺英魂归何処　汗馬功勞一旦空　正是那
義仆單民嚎啕痛　一宗岔事牢京入　行見青天明亮亮
忽然就扡起狂風　空中來了周元帥　白氏諸命緊隨跟
全都是　金盔金甲威凜凜　家丁刘茂你等听
夫妻並馬云端站　叫一声

多蒙玉帝相怜憫　封為大帥守天门　望你们
早把尸骸來埋葬　此関永享太平春　說必並馬伴長去
哭怀子　義仆刘茂寧武関的眾軍與民

話說周老爺夫妻昰全眾百姓嘆息不止才知道忠良死后玉帝勅封天宮上將夫妻共享清福可見上天不虧忠臣節归眾人祭英以必各湊資才打西口棺才又把死尸尋來各分男女左入才内葬在西门外高埠之処立了一塚大故又叫石匠鑿了一个碑記上刘茂義勇忠烈感領寧武関周總帥夫妻神墓后人才人贈詩一首

城頭義士祭忠魂　悽惨悲嚎不可聞　寧武関前閑去看
至今郊外有孤坟

且說義仆刘茂打發忠良夫妇黃金入土義仆的心中自思我來了闯王的一家頭目五百賊兵李自城若知此事再不肯善罢干休不如早离此處以免其禍想罢辞别眾人竟投周老爺的妻弟白光思白總兵去了这話不表不言寧武関中之事也不言李自成的東進単表京城中的崇禎万歲这一清晨早日起尚來臨朝在永寧宮中與周國母君妻对坐兩宮娥太監兩边侍立周娘娘代咲開言口呼万歲臣女昨夜偶得一夢醒來究詳不透故此奏明陛下天子說但不知梓童所得何夢細細的來

講
周國母　听見崇禎天子问　口内連將万歲尊
臣女昨晚所作夢　若要是　說將出來罕京人
夢見日月当空照　急办白畫與黃昏　还有那
一缸御酒放老埃　缸中鑽出小孩童　细数都是十八个
髮在一処乱烘烘　隨風長成就一个　身躯高大貌驍雄
他的那　手中拿着垂一把　酒缸打破碎纷纷
缸中冒出一股氣　到相是　掃幕一般墨染城

天上日月全扫去 那声响亮令人京 把臣女
京醒唬了一身汗 那天正是子時辰 左思右想恭不透
故此今朝奏主公 或好或歹求个解 禍福吉凶說个明
崇禎下 听罢國母壹句話 低垂龍項自沉音
思討一回问言道 叫一声 玉妻由神仔細听
我朕方才想此夢 一時难分吉共凶 代寡人
少時臨朝登九五 向〻多官武共文 就將梓童作的夢
告訴群臣听一听 自然有人能詳解 或好或歹見个明

周娘娘 聞言点首呼陛下 圣主之言礼上通
君妻正然未將話 只見那 一名宮娥跪在旁
这崇禎万歲正與周國母言說夢景只見一名宮娥在面前跪
倒口尊万歲皇娘奴婢方才听國母言說夢景奴婢的愚見恭
詳到有几分進礼說將出来未知是否不是猶恐陛下皇娘嗔
怪奴婢禁当不起怀宗君妻一看冈目覌瞧这一名說話的宮
娥名叫韓桂貞今年一十八歲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
貌千倒百利琴棋书画無般不会腑内的心胸勝如童子素日

口中常說剛常大義崇禎君妻代此女猶如亲生與更不令如
今看見他在前面跪倒口中說要詳解夢君妻一齊說宮人有
話你起来講
韓宮人 遵旨叩首說謝恩 万歲崇禎面代春
口中連把桂貞叫 若依你 如何詳解細說明
只要言来不貞怪 按礼而行揔要通 韓桂貞
見问口中呼万歲 皇娘在上請听云 現今流賊身造反
未能城中逆叛生 攪擾河南與山陝 賊首名為李自成

娘〻的 總駕宮中得此夢 奴婢愚思大料山
永的背兒元又酒 頭一件 正在陝西來脂其
十八家添交是个字 正在流賊闖延身 打破了
酒紅即是來脂破 變成烟氣起黑光 扫去日月是明字
只怕要乱錦乾坤 洋究此夢斷山險 着意提防李自成
韓宮人 說罢一件從前話 万歲怀宗心内京
只內暗誇韓宮女 难為他 年輕幼小性聪明
解夢詳的真有礼 他的言辭实在通 那一年

我朕俣聞通某庫 伯温真有先見明 日斷三國的張淡
說的言辭朕記心 上面也有十八字 果然出了李自成
今日个 王妻又作这義夢 大料不祥多主凶
天子思想多一会 崇禎下 有語聞言把話云
怀宗万歲思想多時代謀聞言說起王妻所言夢中之見韓宮
人这番詳解似乎近礼若擬我朕之先这梓童為因憂民替
朕踌躇言夢見心頭想故而才有京寡人又思大明江山就
如鉄桶相似何惧區〻流賊乃芥癬之疾焉能成其大事夢說

破無疑王妻不必掛怀此事大料無好天子的言还未尽只听
前朝內中呜古（响）近御的內使前来請駕万歲负龙体往外所
走周娘〻送出宮外
明天子 出了皇宮上了輦內使相扶往外行
宮官大監同随后 兵相見 攢花簇擁壯丹心
駕輦个宮妻一坐 駕至前朝展九童 崇禎下
下了龍馬盘龍墀 駕登九五坐龍墩 蝦須簾捲金勾掛
天子臨朝聚文武 淨下三下傳止嗽 文武朝参臣拜君

一个々 舞蹈揚尘再乡叩 朝王礼必把身平
各按品级分班站 展頭官 往下高声把話云
若有奏章不面圣 文事奏駕轉回宮 只听得
一人答应有說本 兵部官員往上行 品级山前双乡跪
万歲山呼把主拜 今有山西巡抚本 我主御覽自然明
近御官 接本鋪主龙书按 崇禎皇户驗分明
從頭至尾瞧了一遍 唬坏了 万岁怀崇主圣明
龙坐上面開金口 叫声合朝文武卿 李自成

打破寧武関一座 流賊勢大不会尋 可呼守將周忠孝
夫妻死尽可执忠 一家男妇火中死 似此忠良世罕闻
李自成 流兵离了寧武郡 竟扑大同往前攻
沿途若兵人掏掳 列只怕 賊人撼動北京城
天子說合朝文武概郡群臣李自成打破寧武関周玉吉全忠
流賊的人馬奔大同過京相近列位卿家有这賊之策速来見
崇禎了言还未尽但見內庭付提官高时明在駕前跪倒口奏
万歲还是我主洪福齐天的流賊不偷次寿阳盂県平定樂平

月陸茂鹿一代而来又不由関外灵邱廣昌州淶水环鹿而来
不但路程多远沿途的大佬名大同宣化巴達覇居庸関流賊
如何得过
付提官 柱上磕頭呼万歲 好婢言来陛下听
流賊雖然势派大 一時間 如何得到北京城
沿途几处多険峻 可已能勾挡流兵 户何不
仿李前鄭专上古 招賢掛榜選英雄 不論軍民与百姓
武將功勲何業根 若有文武全才者 叫他掛印作元戎

在会合 天下人馬將賊計 奴婢敢許定賊功
怀宗听罢連搓手 叫一声 內廷提理你是听
所奏之言多丝是 壮睛行之好不通 現如今
流賊勢大如山平 想々就道北京城 掛榜招賢中何用
挑選英才也是空 当时那有英雄汗 文武全才更不能
常言道 远水焉能解近渴 選要迎挨国必傾
不如告天求良將 就叫他 早牌掛印作元戎
提理暂且归班去 内府磕頭五趈身 高时明

退去班中先不表 面正怀宗主圣明 分付双边排桌案
金瓶設擺在当中 近御之人那敢慢 案议金臺壓九重
有〃了 擦净金瓶当中放 宝鼎烘竿左右分
崇禎万歲提玉筆 离了殿 三个字帖欠身形
用手圈圈往下走 若果以前立住身 招三个
紙團放在金炉内 崇禎万歲秉虔心 净手拈来炉中障
但不知 瓶中来出那一人

话说值日的宫官遵朝廷的圣旨那敢代慢就在大殿之上設
摆亦桌正中設放金瓶还有一双牙筯崇禎下桌提玉筆写了
三个阄字一个上边是了文字一个上边是武字一个上边是
内字篇作三字阄不欠身离坐走至了亦案以前把三个字阄
不放在那一个金瓶的里面合朝的文武俱各不解其义只听
万岁口中說混苍天赐我朕一將說必跪在崔侯往虛空拜謝
金漆桌 上面议摆黄金鼎 白玉盒成紫降真
崇禎万岁将手净 伊龙跪 炉内焚香跪在尘

磕下頭去心酸痛 暗把昊天玉帝罵 臣本是
大明天子朱由檢 当今国号叫崇禎 承袭天下坐九五
遠遠磨劫苦年鐵 遍处刀兵反流寇 杀生害命損黎民
現如今 告急本章如雪片 流賊不日到都京
朝中只有文共武 但不知 那个可以作元戎
就恐個把人錯誤 不能勦寇反折兵 朱由檢
又欲除賊无計策 求天遣將秉良心 三个閣兒是天賜
一文一武一內臣 若夹文臣就把（文臣）用 託付兵权任不輕

就叫他 領將提兵征反叛 奏凱班師（门）臥詩
若夹武臣就用武 也不論 總領侯伯与國公
平賊滅寇回朝日 加我王位川坐龍 若夹了
內官就把太監用 提兵調將去出征 得勝回朝來見朕
弟男子姪盡加封 祝讚以此任點起 牙筯一双手內拿
探花號 揭去金瓶上面蓋 筷子伸下不放松
往外一夾剛到口 那路圍 忽然墜落在瓶中
這三次皆如此景 立征当今主圣明 呆獃〻

手等牙筯賽龍項 低頭无語自沉音 文武內三字（用）俱无
莫非叫朕作元戎 牙筯摔在塵埃地 轉身坐在九龍墩
在坐上 傳旨急速排人馬 户部粮草要先行
寡人亲去征流寇 明日了 一准出师就起程
為人自天子以至於原人要是背了運的年岁不論办什事
不但不賊反到生異怪的事來如今怀宗天子祈天賜將領兵
征取流寇連夾三次並无出金瓶口中不語心下自思莫非我
本國運將之

坐上的 怀宗万岁忙降旨 傳旨兵部他等知
即刻就 挑選馬步亲三軍 一万兒郎要銳精
預備時日就登程 在朝內 文武受其回其便
就不随往朕不嗔 天子動怒傳聖旨 班部冲中內人行
越冲头班往上走 口呼陛下主当今 奴婢有
几句短詞奏圣主 暫把雷霆圣怒平 崇禎皇爷往下看
回边的 文武齊司各將情 却是內廷正總理
承恩太公見圣明 来至了 九土案前双夕跪

口內連將將万岁 流賊竟然勢派重 想我其子也不錯
今朝現有文共武 那国皇爷御駕征 召边的
各官谁不食爷俸 那个不该振朝廷 流賊既然走北路
沿途的 關口可以擋賊兵 前者有旨調衆將
為將流賊李自成 这如今 皇爷再傳一道旨
既与奉調衆提兵 洪承畴与左良玉 还有黄得功（他內乘人）
不往北路擋流寇 沿途一代把兵屯 大料有
流賊不能往前奔 北京平安主放心 伴〻說罢前后話

明天子 半晌沉音把話云
王承恩奏罢連〻的叩首崇禎下听罢沉吟了一会往下開言
說王總理所奏我朕准本王老爷叩頭謝恩退步归班不表且
說怀宗万岁傳旨差官提調衆將往大同宣化已達嶺居庸関
一代地防堵擋流寇勦滅賊人傳旨以必圣駕回宮文武散朝
不言北京之事单言李自成代領衆多的流兵离了寧武関往
前奔發过一日來至朔州相而此郡有一位州官上諱王蒼消
一員守備名叫于成驁在此鎮守

李自成
王也收一全了守備
知州有话闻言道
势似小倒一般莫
三岁之内死生灵
你我的
守備闻言将头点
你我既念吾王禄

贼兵相离朔州道
两个人
年兄留神听我云
数万之众不非轻
破了宁武関一座
朔州城小兵又兵
吾一声
同心一点报朝廷

城内文武早知闻
彼此全面在衙中
流贼的
山陕河南皆被害
流贼帅手往东征
贼若来时保不稳
年兄留神你是听
贼来时

只好小弟防军孫
与衰咱效任苍穹
流贼的
若依下官愚拙见
暂指必然奏万岁
圣主一定发人马
你我保主朔州城
两个人

总生逢死皆流兵
知州闻言说不可
特展兵多势派大
利不如
皇上定有不知闻
沿途一代指贼兵
于成鳌点头是说也
商议停妥分了手

见今输些然后议
年兄千万莫出征
厮东打仗枉劳神
保守城池等救兵
当今的
代等救应人马到
年兄之言礼上通
守備忙点手下兵

上城隄防流贼至　预備下　擂石滚木与灰瓶
守備于成鳌代领兵了在城上隄防那一只李自成来到见城
门紧闭不来投降闯王大怒传令攻城列公料礼朔州才一名
守備手下一百兵保守城池怎禁得流贼数万之众前来攻
打如何招架真似太山押卵的一般登时攻开守備于成鳌陛
城而死知州听见城被流贼打破吓的在衙内自尽而王宋炯传
令大兵在城外安营一全李自成中家流贼代领五百成兵
尽朔州城抢护库餉打劫豪富的百姓

流贼的
先到州衙劫库饷
囚犯全出监狱门
不屡各自去逃生
连劫在数这些人
李自成
强赶白家庄上马
乐子妻儿拿了去

兵尽朔州城一坐
全数之中一抢空
另是有
然后付又抢富户
女哭男啼声凄惨
乖多流贼州衙坐
周玉吉
提是残生保不成

并死合郡千黎民
闯王放了净牢赦
愿入伙莫流贼魁
最可叹
家〻户〻乱烘〻
闯贼闻言把话云
骑球上的太狠心
抢了个

闯王盈笑喜合喜
谁若相阻我不饶
朔州的
有夫之妇全不要
标致必要十分俏
若要作的真合式
大王只爱放宽心
李自成

乐子提起好伤心
乐子相烦梁贤弟
城里关外村庄顶
拣一个
品格风流与雅温
乐子心中盛大情
这件事情交给我
口呼贤弟急速去

列位别搁这件事
代领兵了二百人
还户挨门加小心
未出闺门女钗裙
贤弟你
梁兴答应说知道
抢一个绝色人女佳
乐子城中等信音

急去快来方为妥
来至知州衙门外
朔州城内别美女
此一去

梁兴他　口中答应往外行
执了流贼五百兵　先在这
百姓人家去不宗　也是流贼该倒运
遇着了一对巡山的母大虫

流賊混天球梁興奉闖王李自成之命代着二百賊兵去選絕色的女子先在荊州城内刷起挨着街道胡同挨門逐戶細〻查了一天果然有几个女子了頭一个一稱不起絕色二件都有点代破再不十全到了第二日又刷了一天总而言之不是脚大就是臉黑城中具个刷遍例並無一个好些的女子只得出城再着梁興傳令曉諭賊兵說咱二三百人奉大王之命刷選美女再沒有人不曉得的道理這一往村庄處處去那些有女子的家聞知此信必將女兒藏起你我豈不是白費工夫空受勞苦

依我主意代上馬步此一出城大家不可在一处合行十个一攢八个一伙散開去使他們不大理会才好刷選若是看中了意有了絕色的女子我把號炮一放你們俱个趕來搶了好走可須要留神着馬小要緊梁率賊兵一齊答應說梁大王言之有礼梁興隨帶馬兵代着十名賊兵合行余者的一百九十人十个一攢八个一伙散開而行出湖州的東門散滾道遙往前所走遠〻的可都瞧着梁興上那一座村庄賊都在村外观瞧只等着火号一起好來搶女子

混天球 梁興一伙人二百 散開不行出了城
見了村庄就進去 一个〻 腰下懸刀惡又凶
進門徑往屋内走 當子拿賊一般同 那一个
男女老少誰不怕 東藏西躲戰兢〻 梁興有請開言道
你等留神聽我云 不必着驚莫害怕 来又說明你等聽
我本是 闖王駕下一頭目 現今住在湖州城
此離北京能多遠 眼看着 登基即位作龍亭
闖王元配已去世 缺少美娘作正宮 因此上
差我各处來刷選 城裡關外各庄村 誰家若有標緻女
梁子觀瞧把下去 丑陋村粗全不要 十全人品才能行
進了去 大王若要中了意 依然平地上雲峰
有女之家真造化 登時間 就是國丈与皇親
齊〻兄弟是國舅 真是富貴不同等 若要是
人不十全也別走 与我兵丁把親成 你若有女領來看
或好或歹見〻的 省着搜查道不好 領出來瞧是正經
或者是 找在家有也罷了 又不搶你休怕驚

流賊說罷一夕話 家〻的 男婦聽之心内明

梁興說出來又這一家子男婦才知道是闖王選美女大料着擱不住苦而的說有女之家〻領出來看若是無有的賊也就上别家找瞧了些个女子皆不中头要選大户人家瞧不中就要治飯兵流賊替換吃了好几家子才全都吃飽了房屋多的人家他們就住下了百姓人家誰敢指敢怒而不敢言千心忍受遍了好几天多少村庄皆無有一个絕色的女子又往前走

這一天 梁興代領賊十个 前行來在一庄村
流賊猛然抬頭看 見一家 門前站立一佳人
梁興這里留神看 女子現張奪尽等 黑真〻
烏云巧挽盤龍結 四鬢貼我墨染成 頭上插花与朵
耳環敘綠左右分 上川素服多嬌艷 下計一条素白裙
嬌滴〻 面似芙蓉卯放蕊 代霞鮮花差几分
柳眉彎〻好新月 明亮〻 杏眼秋波暗有神
鼻似懸膽好玉柱 小口櫻桃含玉丁 耳垂着

一对圈儿是白玉 真乃是 绝色佳人难画描
年纪不过廿一岁 西子王嫱应愧死 貂婵昭君一般同
只因为 前见有人门前过 女子连忙一转身
边方反把金莲露 儿哭代 高底花鞋三寸零
哎呦一声门开了 梁兴一见发怔征 暗说道
似此佳人之间少 再瞧一下也不能 便将此女把城进
大王一见必开心 这件功劳非小可 胜似他本夺取城
也不枉 大王为我们监禁 未能起手到如今

流贼总是不代慢 他把那 另收拍出手内擎
梁兴进那一座庄村来流贼梁那在那庄村之外一来怕有代蓄
美色的女子进去二则另外一起好进庄抢人且说梁兴把另
外拍出吓手下人把大点着另收一起来流贼连忙陆续进庄
看见混天球梁兴至一处梁兴对那贼说这门内有一个女子
生的十分美貌真有万种风流若要抢进湖州大王一见再
没不中意的我先叫门进去你们可都在这门外叫
我的信

混天球 梁兴有礼开言道 你等留神听我云
这坐门内一女子 真算是 盖世无双夺尽魁
你我把他抢了去 连夜赶送到州城 大王了
一见保管必中意 定与女子把婚成 这件功劳却不小
大王一定赏金银 叫门必有人答应 你等俱个加子细
千万的 不可粗鲁行暴燥 送一家有刑如不全
大王若要见此女 必然是 放在耳边坐正宫
你我在此行粗鲁 娘娘怀恨了不成 倘然在

枕边通言说俏我々红粉香夫悲萧索 如今时候不比先
多有男人信女人 外边良言偏道耳 说破香夫他不听
若要是 自己女人说一句 更比皇宫圣旨着
外来不敢往西去 说别动 成天再出不出门
梁子此话是不是 千万别要君实星 众贼兵
一齐口中答应是 大王此话果高明 梁兴说罢往边走
来在门前立住身 用手擎户吧之响 只听里面有人行
向一声 是谁到此来扣户 流贼外面口答应

是我到此有话讲 只听得 嗳呦一声开放门
嗳呦一声将门开梁兴观看是个女子的人有廿向外的年纪
布衣服却也干净开门观看外边有二三百人一个个贼眉鼠眼
面貌凶恶吓人家看罢向道你们是什么人叩我的门户所为何事
混天球 梁兴见问腰代笑 酒面含春把话云
口中连把嫂嫂叫 若要问 我门之故请听真
我本是 闯王驾前一头目 代领兵丁二百名
我跟大王与人马 未能起手到如今 一心要

抢夺大明北京城 得了几处府州城 眼看着
朱家江山不能保 我兵直打到北京 今在湖州与人马
不过数日就投降 皆因大王无配死 西宫娘娘少正宫
若逢我 代领兵丁人之百 各处挑选女俊英
湖州一代金莲选 美貌的 才貌双全女英杰
今日来到宝庄内 贵府有女配正宫 我亲眼
前见十分生的美 盖世无双夺尽魁 故此扣门来惊动
所有为着这事情 娄娄造化真不小 天生福相不非轻

以若是　令愛送到朔州去　正配大王把親成
對你女兒娘〻位　一定要　把你居家滿門封
正宮娘〻稱〻陛　那一下　不把皇娘國母稱
娶〻就是大國太　要有夫君冥皇親　你的那
令郎人稱皇國舅　三從富貴不同尋　使喚宮娥与太監
平步升天上九重　話已說明休代慢　娶〻入內莫消停
忙〻的　告訴你的那令愛　時刻休得要拉身
先把令愛送營去　然後來　搞赦國太到甲營

破了北京城一坐　揀選府縣好存身　混天球
口內之言还未尽　娶〻時間大動嗔　用手一指開言道
罵一声膽大的流賊　少要胡說信口云

懷宗傳　卅二

這座村名兒叫作我回庄屬朔州邑縣所管此人姓尉遲這位年六的人丁氏六十一歲丈夫尉遲之德去世多年有二子長子尉遲林今年卅二歲次子尉遲杲廿九歲女名花蘭卅廿歲尚在婆家尉遲林妻亡並無發尉遲杲尚未完婚母子四人有祖遺下的庄田足夠費用的弟兄二人也求功名樂守田園並所說弟兄二人都是武藝之后不用說是尉遲恭的後代弟兄二人生的俱是身体高大貌頗環眼力氣過人專愛學武俱有渾身的藝業尉遲林使一柄風翅渾鐵鏟尉遲杲使一杆三股托天叉又是八路精熟沒事兒打獵解

恩就有不庄作功好武之人情愿跟着他们两个尽山打猎就有
五六十个自大唐高祖以至五代大梁后唐后晋后汉后
周宋北宋宋元明有三千二百来年也会可书按他
弟兄是尉遲公的多少辈的孫子總而之是敬德之後
满村中 弟兄乃是名将后 相欺之处会一人
再者林楞为人正 每日家 一步虚道也不行
良善御民多偏问 若有璐罪他必嗔 若廷有
不平之事必要管 说话不听用拳打 现今匪徒谁不怕

相代亚似敬天神 好武之人长为伴 每日打猎尽山中
得来的 飞禽獐狍肉均分 林楞不要给别人
只剩下 妇女两个在家中
这日尽山去打猎 偏遇有
总是合该应有事 佳人闲立在街门 恰迎抢去将功献
流贼梁兴他看见 女子美貌是真情 未又说明有婆所
买好奉承李自成 故此便将街门把 口中不住骂贼人
那晓得 丁氏闻听动了怒
你为乃是秉逆叛 会故的 造反抗自动刀兵

不思水土恩当报 欺天越礼负朝廷 自陕西
以至此处残百姓 神人共怒上天嗔 大明江山如铁桶
杀争战将几千名 京中百万粮草赍 流贼妄敢起歹心
有一日 若被将官拎拿住 必然乱刀碎其身
一死后仍有人唾骂 戳 就是那 史笔传闻逆叛名
丁氏虽然是妇道第一胆子第二嘴儿流贼一见的言语他的怒
气上加气流贼老流贼狂狠口大骂好一个无天理王法的贼徒胆
大包天敢来到我的门抢良民女子真是无王法了夺的我那

两个孩儿回来必要将你千刀万段不然送你当官受审要
法治罪
呆妇人 口内越骂越有气 梁兴暗想在心中
肚内只骂呆贼辈 速一个 好歹不知非是人
竟敢开口将我骂 并不哀告反生嗔 又说他
两个儿子若来到 就把我等要生擒 这句言词真可笑
痴儿你要么几个 他的儿子也难讲 竟非千万一郊民
难道是 三个脑袋六只手 十二面俱之天人

越想此妇真可恨 就把他 杀了谁敢来要人
但只一件怕不好 久后难免是非生 他的那
女儿生的实然好 闺门之中数一名 遥的人家也不少
曾有一个想其心 慢说是他那般俏 再次些儿也不能
抢了去 大王一见定中义 必是收留作正宫
女子定然要还眼 常言道 父母细仇总要报
一定他把冤仇报 枕边之言总难禁 所说的
言词饶入英雄耳 大王一听了不成 贤妻美妾人之爱

自古传流到至今 总有一个是主义 不可得罪呆妇人
混天球 怕有后患腮代喋 只把婆子等又等
到把好又当多义 这都是 求之不得好事情
梁兴说老人家你别想不开想那老素只把女儿挑名门择婿要嫁
一个财主衣贵就费好些了呢你一个御民只怕扳不起不过是庄农之
家岂不是贪那就是臣层实作一个逍遥命夫人就要界之总
总是你老人家有造化今受的福大命大该有 上宫之福多好
国母娘娘你一家受安宁的富贵真是平地生天梦不到的了

反到不孝顺是什么无敌
混天球　眼望丁氏眼代咲　口叫婆〻你是所
不必退埃打点主　叫令爱　跟着我们早登程
到了明朝我交令　择选吉日好成亲　大王了
必然美人搞令眷　大家全去享恩荣　丁氏闻言心犯愁
婆子垂着自说着　贼兵就有二三百　就如恶虎一般同
我如今　只说不应这件了　贼人一定要行凶
靠我寡人一身　要擒挡　这伙贼人方不饶

他等进内抢爱女　拉〻扯〻反不通　被他们
抢折儿去如何好　儿若失身了不成　丁氏思想多一会
仰面抬（頭）躺望空　躺中暗说是时候　我儿为何不回程
我们不　埃磨工夫将贼瞒　标樑来了回贼兵
婆子主义安排定　眼望着　众兵闻言把话云
你与阎王刷美女　所为匹配两结亲　我张中
我张中有一女真（不）假　尚未受聘在闺中　结亲也要两相愿
六证三媒来又婚　定了才能下聘礼　择日来娶把亲成

也没说　就是如此硬来抢　讲论全无礼（合）道
依我你且先回去　将此了　对着阎王细言明
丁氏安心诓些酒贼埃磨时候等他因印儿子回来再作商又说
头目你先回去就说我有一女他若情愿他若作这门亲事先
使媒人来说所有老身有丁个儿子如今没在家等他们回来
我母子也得商议〻〻他们若要愿意你家大王再来行茶聘礼择选良辰
吉日娶过门去这才是通达大礼没说不见媒人聘礼就叫我女儿跟
了你们前去岂有此理知道的你们给阎王刷选不知的你们邀（是）冒名顶替

前来诓我的女儿
老妇人　安心要使诡军计　对着流贼这等云
众兵听罢一夕话　混天球　口中不语自沉吟
婆子之言尽有礼　作亲该是这般行　我如今
听他话语先回去　知道他是什么心　打探他走生变动
将女儿挪开别处（去）　赶子回来没了女　大王一怒罪非轻
千万的　别中他的诓军计　还是硬抢女佳人
流贼主义安排定　叫一声　婆〻留神你是听

你等言词本在礼　谁家不是那般行　结亲事
元要双家都愿情　冰人撮合才算真　行茶纳聘方为礼
择选良辰娶过门　奈因我们另一最　不用媒人硬说亲
若要是　看上谁家的女儿好　硬自抢去把亲成
什么聘礼不聘礼　就知道　爱上之时匹配婚
我今算是留情义　因你之女貌超群　刷选了
好些人家不仁义　就只看上你女来生　好〻跟去是正礼
你想愉情也不能　看你光景不依好　须得还从恶处行

伙计们　一其动手抢进去　抢将出来就起身
流贼各施诡之道　乱哄〻　一齐翻身往里行
婆子一见急又恼　丁氏口内贼连声　说道是
贼了天了没王法　硬抢女儿礼不通　正是婆子声喊叫
[illegible]来了那　一母全抱二弟兄

況天球只扎一条透了丁氏是匪軍主叫他只打諒必要了把他們支
回去和女兒性別知我哉來再也想不到丁氏是該魔工夫肯他母兒子呢
一時們賊回庄的百姓都知道閻王是人來逞英雄有三百兵在尉家門上
這俱為但凡膽小的躲的消安慌的想走害怕把衙門擁了要在家中只躲
賊兵剛不到他家就亮了了我有膽子大的反到尉家門口瞧熱鬧人
都不少都有不平之氣就只不敢上前个个呼兄喚弟言講這事說你
瞧這个亂橫什不小天氣尚早他們打獵的未的用傍了卿卿說賢
弟尉家弟兄要回來翻是回來可是你說的啊　亂子可就不小

卿想別人縱若有不平的了他們還要管嗎急了跑到他家搶他妹
子要了卿依諒着他們依不依了情鬧可就不小毋下里必不甚出必
要動手若是傷了閻王的人閻王也是不依要把大兵調了來不但他
們弟兄難持咱們的一庄全不得寧靖　這个說瞧不判了由天定吧
人力可為到了臨期在作道引
且不說　瞧着主人閒議論　再正流魁路崇與
已經見了多嫂女　他豈肯　輕易善便轉回城
大河善諒不中用　小村眼未真个人　急速的

闖進他家休代慢　搶去卿卿女敘鍜　急速快回潞州去
見了主了好根邛　來賊一齊闖進庄　亂了烘了要進門
把一个　丁氏嫂子急又惱　手把門框喊連声
列住卿家瞧見了　真正是　無陸蓋天了不成
街上雖有人瞧看　誰肯出頭惹災星　來賊兵
推開丁氏才要進　來了同胞二弟兄　一全伙勒將村進
拿自稀頭吃一驚　自己門前人不少　难解其中就裡情
又聽見　母亲丁氏高聲喊　弟兄看怔顏色更

卿氏看見他身子　就曉的　眼下一定動刀兵
尉遲標年長有智謀　總不粗心冒撞行　先問看
一个卿氏開言道　大嫂留神聽我云　這些人係何處至
所因何了進咱村　卿人見問開言到　賢弟留神聽我云
若要是　說起今日這件事　賢弟只怕要生嗔
這伙尽是流賊寇　進村庄　所為剛逞女敘鍜
卿氏人說尉賢弟卿一伙人乃是閻王李自成手下的賊寇奉賊命剛
逞美女今日到了咱這庄上看見令妹流寇竟自把门合寇來相

見他看硬要進门搶令堂攔住与他鬧章喜驚了弟兄件事了卿
人言這來尽了他一个尉遲標氣了个三尸神暴跳五雷豪氣充空把
手中的三股托天叉上面四扇敘板兒搖了个嘩啷啷啷大叫一聲氣殺我也
尉遲標　天生剛強多雄傲　平生有大目欺人
若有些蹊蹺不平事　他聽見　心內不伏把氣生
必把卿人治伏了　才把胸中怨氣平　何況是
今日鬧到已頭上　要搶妹子去成親　氣的二目生烈火
心如刀扎一般同　大喊一声氣殺我　賊人无礼太欺心

眾弟兄　不必你還跟我去　先要流賊這伙人
然後我了閻賊去　拿住他　碎撕其尸亂刀分
一為國家除大害　省得賊害眾黎民　二則間
也叫流寇怕一怕　再也不敢在咱村　獵户皆是年輕漢
仰仰刀大休驍　所見尉遲這些人　人人動怒面含嗔
个个一齊往道望　這伙流賊真膽大　無法無天了不成
未開頭上來提騎　想必是　不應其可人世中
說什么說的快些之　大家動手莫消停　閒常时

我进山中杀早库 你怕衙掌诸流兵 说话之间便有完
现在兵刃在手中 一齐上前要动手 尉迟有性先一京
口中说 列位消停且少等 等下说来仔细听
了侄侵来你慕宅 必须要 三仁三思然后行
尉迟标比尉迟标大几岁胸中有理都想再请为人情也杀你咐
且听人说的一派言语心中自然也懂却有点回转这一动手便说还王
坐中年轻嫩胜户都是武艺他是我的也不怕这上面的贼兵宾牢
可就是件这一动手便不住要伤了人命不可说说流贼是你做自然要

报与阎王开手休 我二人不怕实不是吵了 这村的百姓
尉迟标 惟恐这里来百姓 因此你人为不公
故此才把众人挡 叫一声 列位酒种听我王
了要三思免后悔 别到临期懒村里 众猿了户
人人都等尉迟标 他说不行谁敢行 一齐点头呼列位
暂且消停听一听 我到门前问一问 他们要
善这宅不有了情 众人答说正是 他等善言莫转里
尉迟标 迈步当先往前走 来至门前把话云

你们在此因何困 作急去 有话对我细言明
了氏看见来新与 不由的 瞒有双喜在心中
流贼听见如此硬 止步不及尉迟门 混天球
听见那人话语硬 带困指头看来的 但见一人往前走
他的那个头高大 不同寻 青腮便巾头上戴
推手托庭在乐中 川布 青缎小袄身上穿
宽绑白钢是当头 黄衣包袖起胳膊 青缎中衣脚下方
苔底快靴登足下 走动之间脚步灵 生来了

豹头环眼多么壮 一部胡须似铁针 手挚凤翅浑铁镜
瞻隐有 一团杀气有精神
梁兴看罢来人心中犯思这个人来的猛异莫非他是星娘子的儿子瞒
这个况见必有点闲事付想他是敌的往我二百多人莫非他一个人往这里流贼想
么闲事好汉也打不过又代我问他一问看他有怎么话讲再作道理流贼想
罢了多时手下的人你们不可动手代我问他原贼答应俱不动混天球说相叫
夫什么人竟然敢来问我
混天球 倚仗人多贼势重 不把英雄放在心

眼望好汉开言道 这个贼 立目横眉把话云
你是何人来问我 先把来头细言真 尉迟标
见问带目指头看 打诨流贼恶暴形 衣服各异人凶恶
不似军民卖买人 肋下悬挂刀一口 假模样有些人京
那一帮 手下只有人二百 俱个高大相貌凶
花帕首巾勒毡帽 尽都是 发挂白鸡翎一根
挥袄皆是土黄布 搭包一条计腰中 苔底难
鸡眼袜子多么紧 中中腰悬利刀锋 尉迟有把多一会

眼望梁兴把话云 你来问我因何故 代某对你细言真
这门内 就是我家亲尉 战国庄内土居民
不贪庄粮与私情 你们来 登门上户为何因
梁兴见问微冷笑 叫声尉迟你听的 我今是
阎王殿下一寨主 姓梁名字叫梁兴 代领手下人二百
所为尉迟女叙裙 今日到了这庄内 看见一个女叙裙
就在这 门前站立我亲见 生的模样实希奇
庄村出来多俊俏 正好与 大王正配把婚成

上门就为这件事 没有别的弟兄家 你这弟
恶头恶脑前来问 莫非不叫硬取亲 流贼之言还未尽
侍边里 怒恼了性烈刚强莽蒸蒸的人

混天球梁兴这个贼合该今日交运就碰见了二位凶神尉迟标
性急然手和恶恶心中有气脸上忽然一不喜向请霞有暴些搽消
路汗生阔白谅富大面目凶恶流贼说这人来的横必定闹事他也索着
了真是闹事（呢）他只打掠着一个人往院里去利害难道还搞的住二方
人不敢做此不大介文呼见路汗向他们是作什么的进我村来为何
了对我细讲梁兴这搽毛的他把钦差派头拿出来（咧）哩有尉迟
标说你要问我之在阎王爷下的宾主名叫梁兴奉我大王之命伏兵于各
处刷选美女皆因我们大王现在还有胎内之缘在得北面登基

谁想第三宫院缺少此美我拙选美貌佳人与我们大王成亲今日到了
这村内看见这门内有个生得美貌无双可与我大王成亲我们要代有
那女子要是女手他不明礼前来摘指你来问是无么无致（呢）尉迟标
所流贼这片言语心中好恼怒内暗骂说好一个胆大的阎贼反讥
们是贪贪不明道礼真正可恼
尉迟标 推想道来果有姓 怒气积累在心中下
假望流贼开言道 叫一声 梁姓面神呼我王
我就住在这门内 太太就是我娘亲 那一个

女子乃是我的妹 一家亲丁四口人 我乃世代良善辈
与贼结亲礼不通 舍妹又是受他的聘 谁是有月早为媒人
你这弟 硬要结亲岂此礼 硬上吾门礼不通
二人门前来讲话 尉迟标 一时不悦锁眉着
口内连说气杀我 流贼胆大太欺心 你来说
进我戚田庄一座 也该问问本庄人 尉迟兄弟谁不晓
没不为非把事坐 要恐欺我也费了 要打人间抱不平
今日个 有人硬来抢我妹 黄了天的了一宗

可笑大哥推不济 还与他 与他分办也劳神
列位弟兄跟我上 大家奋勇抖威风 莽阵阵
恼他娘的出了气 替解胸中心不平 说着边走就要走
内有一人把话云 口呼二弟你且和 依依而行礼才通
既然是 大哥与他分办礼 咱且消停听一听
好若是这也到好 要不依 大哥你是哪来人
来猛户之中有一个人把尉迟标拦住说二弟大哥贼咱们都来咱
就呼一呼咱若有理而行上怕大哥嗔怪有一流呼说着这也来的

定他真是不依大哥必有按呼你我那时在不晓尉迟标是尊兄弟敬
兄长听那人的言语是阎侍举亦走前他哥哥的劝言且说那些个闲着
的人瞧见尉迟标弟兄来了假此说今日必有了他们哥儿两是是恶的
阎王抢他的妹子子这流贼合该到运
瞧着的 戚田庄内卿民哥 从此该说这了情
尉迟弟兄为人正 偏袒着 御觉之中有热心
一众四口受合睦 孝养娘亲更周 又了人
力大身强全会武 从来不抱是非生 这伙流贼心更恶

一硬進村來鎗叙環　別的家人逼黑了　竟自來藏他不見
真若是　依乱善良全杀了　又怕流贼不肯容
话不投凡黄了脸　到此時　难免动手要相争
尉家若了到清了　叫贼不能抢住人　若要是
伤了流贼怕不得　阎王闻知怒动嗔　若调大兵将村围
难保村中这良民　男女不要想求物　只怕难保众残生
这一个　说话务民言来尽　倘有一人代怨去
洛西金嘆闹言道　叫一声　岂不说的大不通

尉家与你何仇恨　盼他不胜主何因　若依我
看看他们怎么办　流贼若还是福星　真若不依动了手
当村损有当初人　又把掃帚一齐上　大家拿刀与贼拚
也不往　他们一见人两个　来常赶应保乡民
一魂不敢来处放　依看你　本村之中要伤人
这个人越说越有气叫　有一个乡民听了这个话也尽是乱这个人他就
一傍里一思不言语了　且说尉遅琮闻有梁兴说男女结亲要回
家情愿有婚有两何来臊乱这才结亲也有这么硬作亲的道孔依

我说你们好好团去就恨是正礼也不的程别庄村尉遅你若斩这
没天理的狠上将写的营生丢了两见了李自成说村庄俱都坚硬了
若有美色的女子丢了两个那就是好大的门功了
尉遅琮　悄坐寒说流贼这　有阁报兆把了生
恶耐梁兴他不肯　皆因是　首上尉氏女佳人
速便丢寒弟之命　真乃绝色果好真　抢了去
阎王见了心欢喜　这件功劳不同寻　好汉之言难的事
流贼冷笑两三声　叫声尉姓你往亿　那些言词我不听

什么是　村杀的耦婚有论　我们就认硬抢亲
看见谁家女儿好　那了来　不择吉日把婚成
若要依我将你劝　就出女子孔上通　民到了
朝册去把大王见　必然收留作贵人　不去但就送了去
伏有女儿好认亲　百民主的为国回　就好平步上青云
混天球　梁兴这要往下讲　好汉时间大动嗔
回手一指高声骂　说道是　流贼往之莫胡云
未遅进村先问之　也该留神细打听　贼回庄

尉家哥们谁敢惹　这这还有不和尔　别庄有了还要发
流贼胆大进我村　想来你们要作死　这宝今饶你不成
趁早尔　快离此地是造化　少若撲迟祸不轻
梁兴闻听心好恼　说道是　快些动手莫消停
梁兴听见尉遅琮言不但不领那女子还要不依梁兴居未见过此等
家的既没撞过了子别处依多的勝大挖一回今日听见好汉的几言词
这说代劝这代有骂流贼那里肯依流贼说你有意思是依好叫他
伙计们动手先把这厮拿住再抢那女子贼二百贼兵齐声答应

听了声贼从鞘内拔刀乱哄之要来动手尉遅琮听得明白口中
乘佐弟兄还不动手等代依的
半贼兵　琮骂狐群贼呀　手持铁鐃从身形
好汉一见心内恼　尉遅琮　手拿兵刃往上迎
鱼跳休达以若舞　英雄到了正甜心　混天球
帅领贼兵往上闯　依来的两将要报苦　乱拿刚拿声的贼
拿鸭要与天翻合　这些傍这心内恼　招呼同伴一伙人
你们看　这些贼兵动手来　流贼胆大太欺心

喇伱不上耍多喇 備吊嘞 大哥有伱了不成
中女鏽户前説是 大衆共斬牟流兵 一个〻
年粒力壮都金戏 長在山中作大巴 那賞好反接上樁
个〻忿桑抖擻几 刃下俊此動了手 各施武藝賭輸贏
街门内 丁氏瞄見魂不在 獨自灶入卧房中
眼望佳人生咊歎 芳蘭伱好不聰的 伱就该
學習針指房中守 不出閨门礼上通 爲什么
閑在门前去玩耍 惹草招児生了禍 却被闖賊人瞧見

流賊一見起邪心 硬要把伱搶了去 以配流賊要力威
我等多 苦説恩説他不去 若要給伱入城中
伱的兩个哥〻到！ 与流賊 話不投凡動手争
流賊到有〻三百 难定勝敗与輸赢 这件事
莫是從伱手上起 真是泥沒手絶生 只爲丁氏一夕話
不怜他 芳蘭有命赴幽冥

老婆兒丁氏他兒子与流賊話不投機就動起手来他雖知他兒子渾身武藝大料不怕皆因看見賊人有二三百怕他寡不敵衆不能取勝倘有踈失那还了得后来又見他次子与衆獵户五六十个齊来助力老人家放下心懷轉身迈步往里所走丁氏与流賊荅話芳蘭俱各听見佳人方才禍因他迈步進房女子心中好生后悔又听見外边婦人喊声振他佳人着忙正自害怕但見母親丁氏慌〻張〻走進屋中面目更色身未坐炕先就説話 説我的兒你今年不小了咱是庄農之家却是名將之後代你兩个哥〻在朔州馬邑的境内也是赫〻揚

名的兩條好汗子伱應当曉得閨门中的婦道我的兒素日间長对我言三貞九烈旧当篤守閨门作針指才是作女兒的道理爲何门前拉立惹草生风出不測之事被李自成手下的人瞧見流賊胆大欺心对老身面講硬要把伱搶了去給闖王爲妻老身推托不開幸喜伱兩个哥〻来到

尉老寡 眼望佳人開言道 口叫孩兒听母云
只爲伱在门前站 招一塲 大禍滔天平地生
流賊硬要結親事 伱的哥〻馬肯容 兩下里
話不投机動了手 当街之上悪相争 流賊人有三〇百

勢如悪虎一般同 狼的心中担京怕 寡不敵衆是实情
他兩个 倘若有个好共歹 孩兒伱想爲何情
棟樑若要不取勝 何用説 流賊分外長威風
必然还要把伱搶 姣兒怎免順賊人 就便是
杀賊得勝也不好 他等豈肯善歇心 定要去把大兵調
报与流賊李自成 闖王懷恨與人馬 領兵前来圍困村
戰田庄 誰人敢擋流賊冦 豈不連累合村民
我兒站街因何故 豈不有玷祖先名 此一時

难免傍人生議論 一庄的 老幼生灵被伱坑
未曉孩兒勝与敗 禍福吉凶兩可中 老身出去看一看
好歹同来对伱云 丁氏説罢往外走 佳人芳蘭發陣怜
呆獃〻 杏眼秋波珠不動 熱扑〻身吊在火盆
怔柯〻代勾荼時候 氣悠〻 小口樸兖嗐一声
教怯〻的身子靠墻站 扑酥〻淚含二目中 軟款金蓮难移步
側歪便又倚墻根 顫巍〻身子似花枝 朱唇一張叫苍穹
可〻兒奴家门前站 偏〻就有賊人進村 好〻的

平空生出这件事　白：的　怎受老娘话语云
悄然到不如一死好　话：的　舒脸抬头怎見人
明来至今虽然二百多年人可不同愚下听見有一等嘴中刻
薄的人說上古来的妇人未出閨门的时节先再德言恭貌这
の宗兒要到如今的妇人未出閨门的时节也李四表不与上
古相同要使尺寫兒使科念擇杆除嘴換賬这庄四宗兒要依
過下批評不論男婦老幼同有賢愚不等
且不說　閑言與書歸正傳　再正尉氏女佳人

定神多時炕上坐　不由的　二月之中滚泪痕
暗想我又多命苦　從小丧父少天倫　蒙娘亲
扶養孩兒成人大　教李九烈与三貞　兩位哥：都不錯
愛奴如同掌上珍　再也不能喫一字　未從開言笑臉迎
每日里　獨坐窗前李針指　刺绣描鸾作女工
尉芳蘭　粗知四德与三從
虽然不比古来女
今日门前初次站　就有風波平地生　可見得
朗：乾坤有报应　不守閨门暗有神　方才母親说的話

奴家恭详真又真　哥：輸了也不好　流贼岂寬容放松
一定是　还要把奴来捻携　再死也落丑名声
兩位兄長将賊勝　定有人—　去報流贼李自成
閻王如何善放松　必要與兵甲围村　那時节
那个不曉奴吐罵　困我害了一庄人　越思越想无出路
不如一死到干心　再有人罵听不見　死后省了落朽名
又想起　娘亲方才那句话　奴在世上怎見人
別的言辞还好受　惹艸招風　四字难柰愧死人

尉芳蘭站起身来往天拜叩一会起来说一庄人的性命不知
保与不保都因我一人而起我若偷生人世可為苟延歲月了佳人
叩罢立起身形把纏身的衣服頸帕收什了紧起從箱中取出一条
綫帕端了一張杌子在屋当中放平上去從樑上拴扣佳人心内一
陣傷慘一擦衣裾後又跪倒二目中滚：落淚
尉芳蘭　双夕跪在流平地　杏眼之中滚淚痕
眼望门外将頭叩　他的那　心中暗：叫天倫
父親不幸先亡故　撩下你的女妓生　每年间

逢時按節去祭掃　亲到坟前把帋焚　從今以後兒不去
兒门閨上見父亲　後又瞒叫兒的母　芳蘭今日要歸陰
老人家　十月懷胎非容易　乳哺三年母費心
煨湿就乾将兒養　好容易　铸手纏脚才成人
針指活計亲傳受　常言九烈与三貞　实指望
長大成人将娘養　答报亲恩養育情　不幸奴兒寿命小
无故是非平地生　万般都是孩兒錯　不該门外立身形
尉芳蘭　自己知錯尋自尽　难报娘亲莫大恩

父母若要重相見　除非是　古打三更在梦中
佳人又叫二兄長　仁義哥：叫几声　自幼兒
看代妹：如玉宝　今时落了一场空　如今自尽难以見
轉世為人再报恩　佳人拜罢平身起　手把杌凳安放平
匹金蓮　双脚上炕身站住　綫帕拿来在手中
樑上拴綫作个扣　緊又緊　尤恐不緊难丧生
佳人時下要伸首　不由一陣好傷情　尉芳蘭
前生造下什麽事　今生遭逢这禍星　紅顏薄命の个字

这句言词到是真　女子心横伸粉腰　锁入闺内双足登
姣娆的　玉體一陞断了氣　三魂七魄見阎君
疑是嫦娥空中掛　到相是　玉女鞦韆一般同
尉氏苦蘭在房中悬樑自尽这話不表且說老寡丁氏将女兒說了
几句走出卧房来至街门以前立住身形往外观看但見丹了
兒子眾多獵户正与流贼交拿動手
尉老寡　站立门前留神看　眾多流贼動手争
覌听鎗棒声不住　那一昆　贼叫連天振耳輪

瞧見長子尉遲棟　手擎鉄鏡占上風　尉遲樑
舞動三股叉一杆　弟兄双个猛如熊　乘多獵户皆精壮
正在年輕当今中　各拿刀鎗与棍棒　齊心並力战贼人
混天球　倚仗人多称好汗　不把英雄放在心
招呼手下齊忿勇　先把这　使鏡之人先来擒
然後再拿乘人等　一个不饒全喪生　把他们
斩尽杀绝不解恨　務要洗淨一庄人　然后再殺老婆子
可恼潑婦太欺心　抢了女子咱再走　大家回進朔州城

眾贼人　不知天高与地厚　狗仗人势乱烘々
一齊忿勇掄刊刀　那把流贼放眼中　尉了弟兄性性傲
不怕勢眾与人多　渾鉄鏡　三股托天分门路
展精支持要挑人　眾多獵户齊施勇　各把刀鎗棍棒掄
村内鄉民賊不上　自然有　向热之人心内真
齊說是　你我若要不帮助　白与尉姓是鄉親
說着一齊回家去　取出了　又耙棍棒手中擎
閙々烘々齊動手　大家助力战賊兵　登时间

流贼伤了好几个　着刀中丹喪残生　尉樑心中恨流寇
他把那　张贼不住骂連声

自古至今為人要是好了到底好那怕百年之后提起来还是个好名兒呢子孫都是先人遺的就是不好罵名也是子孫背着呢總要各人的行為好歹自作想尉家弟兄為人必好終有那些向熱的鄉親前来幫助俗言好汗護三村好狗護三隣上古的人与今不同如今的人慢說護三鄰住在一條巷内街房还出去封閙呢賊田在所有出来瞧热閙的人内中就有多一半向热偏看尉家哥们的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回家去也有拿出看家的刀鎗棍棒的又耙掃帚全来一齊動手幫助尉家弟兄乘多的獵户与流贼们杀成一处那些胆小不向热的人都躲在家中听外面的動淨賊田庄一起子人真是一支生力軍凑起来也不少呢就有一百開外丹下里杀了會子賊兵伤有三十多个一半子着伤的一半子死了的尉遲樑心中一恼竟扑了混天球梁兴而来流贼見自己手下的人伤了有四十来个梁兴的心中有些毛々的又見一个人扑了来穿代面貌今方才荅話的那个小廝使的可是一杆三股托天叉狠々的竟扑他来双手擇叉照着前心用叉来刺

混天球　一見好汗来的恶　流贼着忙心怕惊
三股托天分心刺　到相是　蛟龍探爪一般同

梁兵忙用刀招架 只听嗒啷响一声
流賊的
力小刀轻没架動 前心中了点刚拿 順着乂杆流鮮血
流賊哎哟倒在尘 嗒啷一声刀墜地 英宏赶上那相容
望着那 梁兵心窝又一下 流賊一命阎同君
余者衆賊心害怕 一个〻 京慌失色走真魂
哄的一声說不好 抱頭鼠竄各西東 常言道
鳥会翅兒飛不起 人会頭兒不能行 乱〻烘〻扑村外
見了鷹的兎子形 争先奔路往前跑 只怕性命保不成

尉遲棟 明知惹下滔天禍 難保合庄不受驚
爽利兵殺賊一陣 先把迟 怒氣微解心才平
将汗想罢忙移步 師衆在後緊相跟 赶上了
敗陣流賊着又刺 又挑刀劈棍打人 来的流賊声叫苦
就有一半喪了生 余者真是逃了命 丧家之犬一般全
弟兄一全衆獵户 还有村内衆鄉系 一齐止步不追赶
尉遲棟 有話閒言把話云
尉家弟兄獵户鄉民把賊兵赶出村庄去遠远才止步不趕尉遲

棟对衆閒言說因舍下之事有劳衆家弟兄到往鄉寨了衆人
說賊逃叛人〻得而誅之應帮鄉黨都是分内之事何必又說有
劳二字尉遲棟說二弟你同几位鄉系速同庄内多尋绳杠把
你我赤死的着伤代重的流賊各用绳綁抬同庄内我有道理
尉遲棟口中答应同有几个鄉民连忙同村尋找绳杠走的動的
抬着走不動的用杠抬走
尉遲棟 一全兄弟衆獵户 还有庄内衆鄉系
受伤流賊抬着走 指着那 不能走的衆賊兵

回進戝田庄一座 丢在三官古廟中 把那些
流賊送進偏房内 槅扇関门掩上门 衆人都到大房上
商議赤賊事一宗 書中单言尉老寡 门前观看賠輸苦
看見了 兒子衆人得了勝 退了賊人出了村
丁氏又喜又害怕 老人家 后想前思心不寧
急奈着身往里走 只好家中等信音 走進了
卧房之中抬頭看 猛然睁睛吊眉魂 但見芳蘭悬梁死
舌在唇外瞪双睛 丁氏一見心酸痛 母女連心豈不疼

叫一声 芳蘭孩兒疼杀我 二月之中懷闹悍
娘養女兒非容易 真正是 時〻刻〻费辛勤
怀胎十月也罢了 乳哺三年不算功 只望那
五六岁上用功起 费尽为娘多少心 果至纏脚教训到
真非容易養成人 指望择配選庄婿 来往走動是门系
那曉得 平空生出这件事 孩児自尽丧残生
你死一身只在你 惹下了 大禍滔天给衆人
不表丁氏嚎哭芳蘭也不說賊田庄〻後面尉家弟兄与村中的人

商議流賊这一件百情单言那些敗陣的賊兵逃出戝田庄外東
迯西散見後面無人来追大伙兒聚在一处商议了只得回潁州
来报闯王知道話休煩叙衆人进了潁州衙门以外有一个等
長賊兵在下面跪倒往上磕頭口尊大王小人是跟梁大王逃其安去的
这名兵 回話已必將頭叩 小人之言本是真
李自成 听見那名將回話 闖賊又喜又心京
所以不見梁兵到 喜的是 一定还中英雄人
坐上開言往下问 那名兵丁你是听 梁大王

代有你们遠美女 必是遠下美庄人 他怎不来見樂子
細把情由快寿真 那名贼兵開言叫 大王在上請听明
梁大王 代有我们人二百 刷遠美女细経心
城中遠便不中意 並去了 十全女子美庄人
只得又往城外去 各处镇店与庄村 刷遠了
凡出庄村皆不好 缺少美貌女庄人 又到一座村庄内
見一女子賽昭君 模樣生的十分俏 市井之中无二名
梁大王 看准硬去將门叫 示来一个老叙稭

他问叫门因何故 梁大王 旧把来意细寿真
婆子闻听着了脸 破口大骂不绝声 梁大王
听見他骂動了气 分付我们二百人 只説進去抢女子
回進城中路做功 人小们對往里走 村外来了許多人
一个 俱有兵刃拿在手 盡是年輕当今中
闯王闻听心纷異 在坐上 往下開言把話云
李自成听見那名兵丁之言心中怨異開言説那名兵丁樂子问你
村外来的這一起人是你什么的来何俱有兵刃后来怎么骂怅对樂子

言来贼兵見问付又開言説若挾小人覌看那一伙到相是尽山打牲
的一群猟户手提兵刃个个年輕力壮为首的兩个人分外的凶恶一个手使
风翅鉄鏡一个手使三股剛叉敢情就是那老婆子的兩个兒子
听見是抢他妹子给大王成亲他就有氣与梁大王答話
那一个 代怨上前来问話 问他和们为何情
梁王与他言来意 就説是 刷遠美女進庄村
看見他家有一女 將他代進朔州城 李大王
若要中意収留下 你等荣耀是皇亲 那人闻听这些話

立刻番脸動无名 話不投机動了手 当街心内恶战征
小人们 仿多为勝打勝仗 心想一定必出莊
那些猟户全動手 一个 俘勇都有武藝能
又有鄉民来帮助 看来数百有余零 兩下里
当街大战多一会 不見春败与输莊 梁大王又有身已死
可憐庄内作鬼魂 我们失机败了陣 他们不捨緊随根
小人们 一半有伤喪了命 命有绝回朔州城
来見大王报此事 这就是 一往從前尽禀真

賊兵説罢一夕話 闯王大怒動无名 在座上
一声贼叫氣杀我 鄉民无礼太欺心 梁與与我是朋友
尤如骨肉一般同 来睛起手随樂子 並无离散到至今
今日个 去与樂子遠美女 喪命傾生真苦情
樂子若不將仇报 梁賢弟 死到陰司不闭睛
闯王越想心越恼 往下高声把話云 説道是
快斉人馬休代慢 立刻拔営就起身 大兵围住村一座
務必要 洗净阖庄的老幼民

李自成听見那一名兵丁説混天球梁與因为遠美女被鄉民
又挑兩死还杀了一百多名兵把一个闯王氣了个暴挑如雷只嘆氣杀
樂子賢弟他与樂子乃自幼兒的朋友要不為他樂子怎么造反民他令喪
命鄉民之手樂子若不与他报仇雪恨我旧非為人也分付快去傳与城外大
营的三軍預备樂子随后出城赶人馬围困那座庄村務必要將一村
人俱各洗净杀绝方清其恨把那女子抢来成其来事才起樂
子心頭之恨越説越恼悰烟在一傍開言説大王息怒代孝生
问一问那名兵丁説罢往下開言説那名兵丁我且问你方才

我的这些话可是真　庄兵丁开言说小人焉敢说谎雉贼说那村
叫什么村庄呢　你还记得那村庄贼兵说记得那村庄叫戕田庄这个说那一家姓
尉宗炯说若此是真了这村乡真真可恨竟自敢伤咱家一百五十名兵丁
这还了得　少时就是你引路去　是贼兵若在平身站起宋雉子又对
闯王说梁寨主之仇必当要报再看看都相戕田庄这还了得
我李生代领人马下村说着分付看马李生陪着大王前往李
自成闻听满心欢喜
宋雉子　坐上有话传下令　一名头目一百兵

隄防朔州在此住　代等着　大王兵破北京城
那时有人来相網　共享荣华受皇恩　说罢时
一个闯王离了坐　大堂以前上走龙　来多流寇乘坐李
贼兵在后紧相跟　登时到了州县外　群贼离了朔州城
出了城　眼看大将离不远　宋炯传令与贼兵
拔花起身离此处　那一名　贼兵别路向前行
只听三声大炮响　数万流贼起了身　李自成
不住频叹来咬根　马上闲言对众云　贤兵与我是朋友

自幼相交好弟兄　只因赶着劫皇杠　黑泥沟中夺饷良
闯走了　差派我们拿盗寇　不能拎贼摇狱中
众位朋友将我放　米脂县　劫牢反狱放囚人
就是那时起的手　陕西河南到如今　数年间
经了多少凶恶事　死里逃生一众同　破了宁武关一坐
朔州歇马暂传兵　把个个　贤弟堡兵丧了命
柴子含泪在目中　若不替他将仇报　死到阴司怨自成
闯王催兵前尽这话不表单言尉家弟兄又来又攏户与村内助力

的乡民有重伤的流贼拿入村中到三更有真在偏厦之中众人都到大厅
之内商议此事尉迟栋对众开言说众位乡亲本家朋友齐心相助将
李自成的流贼杀败但只一件那伙贼兵必回朔州报与李自成
知道闯王听见戕田庄的人伤他一草一木大料他未肯干休善罢
必然要赶大军的流贼前来报仇雪恨
尉迟栋　有请开言呼列位　仔细留神听我云
闯贼若要知此事　李自成　岂肯善罢与干心
必与一党将仇报　大兵住在朔州城　定然来

闯住咱这戕田庄　难保厮杀打死伏　听说贼兵有数万
寡不敌众怎能芭　尉迟一门该当死　此祸元是我家生
代累了　在乡亲心何忍　久后人传落骂名
世人都把街邻骸　谁我似们　反到连累众乡亲
死有余辜人吐骂　小弟实惶愧在心　来攏户
内有一人开言道　大哥此话不聪明　流贼造反兵犯境
山西一省不安宁　贼兵破了朔州城　必要前尽往下征
附近的　村庄人家皆逃散　家园不雇远方行

戕田庄的人不动　全仗着　昆仲二位是实情
假若没有这件事　贼若来时怎么行　必然是
各村来男护妇女　抢劫财物与金良　你我定与贼打仗
怎兼厮杀动手征　输赢胜败料不定　吉凶祸福任苍穹
只知道　先杀一伴出了气　流贼倒若胆战京
不敢犯咱庄一坐　他必是　舍开此处绕路行
那人说尉大哥已至此提别说那些外话你我这一伴杀败流贼李自成
闲居表胆大料不敢犯咱戕田庄的边界不来是他们的造化真若

来时拾他狼的六条一件再作道礼尉遅棟听那人之言自已想了想
只好如此也没有什么方法正自沉吟有本村中几位老者走进房内
众人一见彼此让坐大家归位坐在上面还有临在门边的内中有
一个老人开言说尉家弟兄与列位乡亲总然把流贼杀败：：
一阵这个祸可真々的惹的不小
那一个 老者对众开言道 列位乡亲听我云
虽然杀贼惹一阵 依我说 这村惹的不非轻
阎王再去不知能 流贼马肯善相答 一定要

调动大兵来贼人 尉遅厮来打仗争 不知列位有何计
怎羕擋挡这些人 尉遅棟问見開言道 老者留神仔细听
就把那 方才说的一夕话 従前细々尽说明
贼兵数万声势重 咱庄能有几个人 总然说
你们弟兄有武艺 别者之人都不能 贼兵势大难招架
想保村庄都不能 你我丧命有何碍 要保俱家枉用心
万一叫 妻女落在贼人手 倘若失身了不成
列位留神想一想 我只怕 你们难以挡贼兵

老者说罢一夕话 众人闻听似哑聋 尉遅棟
沉吟半天开言道 老翁在上请听真 此时后悔不中用
这祸元是我家惹 在上到有一愚見 可保平安无事情
老者说 大哥你有何主意 仔细言来老汗听
好汗見问呼列位 说道是 众位留神听我云
尉遅说老者与列位乡亲多承众位帮助把流贼杀败总这么一场大祸这件事
无有我家而起怎思得连累别人依在下的愚見流贼不来便罢那是咱们
贼田庄一村人的造化若要来时只求众位乡亲把我弟兄綑绑起来

拿解到阎王的马前只说那些流贼全是我弟兄二人杀的不与
别人相干李自成見了有杀他兵的仇家自然消气把我弟兄斩
万段与他贼兵报仇列位再送些牛羊可以保住合村平安无事
尉遅棟 说罢一往从前话 老者嗟叹两三声
只说大哥话不好 拟老汗 仔细详参难以行
在此住居三十载 合村之人不尊敬 这件事
那里又肯依共我 那家一说就不通 众多流贼到庄内
可为刷遺女叙裙 要是别人有妻女 自己贪用也虚心

你兄弟 素日相来爱眉事 要是听見必来从
必然要来相帮护 那怕那 来不过流贼丧了生
如今你家有些写 众人相帮礼当行 谁要是
后悔报怨非男子 丧尽天理坏良心 又叫我们将你那
这句之词骂死人 就便我们庄好多 贼来啦之绑你弟兄
依然要 流贼不依这件事 仍然还害一庄人
别者之人还罢了 想一想 你的妹々与娘亲
事情为了什么起 大哥详究内里情 不但是

令妹遭擄娘親丧 村中之人仍丧生 大哥想々我的話
你的主意不得行 老者說罢一夕話 好汗闻听發了怔
代句有 半盞茶時開言道 長者在上請听明
此事如今怎羕好 到叫我 進退无门难在心
老者付又回言道 大哥眾位请听云 我老汗
到有一个愚拙見 包管平安免难星 好汗闻言心欢喜
說老者 有什麼妙計良謀快々的云

懷宗傳 卅三

話説這個人姓常名叫有義為人正道聀田庄屬他是守老家兒
現今稱論弟兄説話来了他老人家都伏他素日最善尉家弟兄
第一是后门之后二則要他們仍為人直率作事公平今日這件事
常老者瞞着不好怕他們仍人年輕不会作事若闹不好了一庄人
的性命不是兒戲的故此又邀了几位有年紀的来到三官廟内
商議講論這件事尉這様想着這事是他們家趕的代累合村
人不安自己實竺過意不去故此才説那一片話如今听見常
有義這庄一破説自己想了想説是呀就是把我們弟兄两个人
綁起来見了闖王李自成要是依了那怕把我弟兄两个碎了万段
只要救下一庄人到也罷了倘或妹子芳蘭落在流賊之手若有失身
之丑那却如何是好好汙況青了一会自己的主意不好搃是伏善人
的好尉這様説若依老伯有何高見我等領教常有義説這件事
莫是闹戲了誰也后悔不来莫等流賊来与他們打仗廝殺那更
是拙着兒了到底也要想一想咱們這聀田庄内共有多少人家
就想合流賊打仗

常老者　有話開言呼列位　尉家昆仲也听明

流賊勢大非小可　李自成　兵有數万不非輕
三省之內遭塗炭　破了多少州县城　寧武関
那些城池多堅固　鎮守之人周搃兵　足智多謀鈴法勇
山西无有不聞名　流賊兵到安芝寨　必是廝杀打仗征
闖老了　尚且难罢賊撓住　被賊得了寧武城
何況聀田庄一坐　就要想　墻擋流寇枉用心
寡不敵衆是古語　若講敵衆枉用心　依我説
三十六着走為上　躲避流賊是正經　有車之家全套上

好庄细软与钱据　全不动的全不要　那最東西太雇生
拿住的　流贼也在车上　报功之人上大同
那里兵多将又廣　鄉来的　奔到城内可存身
去向老汗不敢定　各尋出路任其行　尉家的
弟兄母女与众信　若保家奔任随恨　各把兵刃拿在手
所为指指众贼人　打点已必门倒貴　事不宜遲快快行
众流贼　若到賤田庄一座　瞎見無人死了心
代等流贼兵过去　那时候　你我伙们转家门

常老者说等贼来了打仗那就不是方法总是惹了好贼来了
瞎見庄内無人也没什么说的不过是将门打开抢点子東西他还是
得走自陕西赶着为的是的是抢护北京到了这里还要往那里去得一处
必往前進没有回来的道礼咱们打听着流贼过了庄了回来方保無伤
人命去向老汗不敢定爱奔何方任自所行话已至此咱们不可迟挨鄉
亲们快些收什贼若来了再走可就悞了事了
衆鄉民　一闻此言那敢慢　忙离三宅去庙中
各自回家说此事　賤田庄（登時之间）乍了世　村中男子逃罢了

婦女个个放悲声　拿不了　粮家粮庄箱与櫃
要想拿着又不能　只好打点细軟物　金銀首什与衣衿
有車之人皆套上　鄉中義氣不同尋　不論是
誰家東西車上放　情期不錯半毫分　匠庄供言逃兵火
这都是　天之劫数不由人　婦女俱各車上坐
人人傷感又担心　庄不了　東西馱它合馬担
难拿之物尽留下　且说梯梯人两个　弟兄出庙转家中
走進屋中吓一跳　但見亲娘泪涟涟　又見那

妹子劳闹寻自尽　弟兄母个都伤心　哭的多时止住泪
就把那　妹求元由对母云　妹子思標死的苦
自尋無常不善終　兒的母　快些打点休代慢
贼若来时了不成　丁氏闻言心伤感　走出来
回身又把门倒貴　尉老寡也上在車中　登时之间全齐备
众鄉民　尽是家家倒貴门
这话不可重叙众鄉民之家莫是俱各收什停妥了又把拿住的流贼也都
在車上这一村兒庙里的和尚老道尼姑全都跟着逃难但凡年轻力壮

人家若有牲口全都牵拴没有牲口有年纪的人骑他们在步下行而
車轎在前引路尉遲弟兄各驾兵刃同着猎户人等合那些年
輕力壮的人各拿兵刃在車后离賤田庄逃难不表单言闯王
李自成代着中多流贼呼一个报信贼兵在前引路
李自成　恼恨鄉民特胆大　善敢伤我许多人
几个兵丁到罢了　最可叹　梁兵丧了命残生
这段冤仇若不报　那莫乐子太無情　到那里
先把尉家全杀净　一个不留把恨伸　合庄男妇老与幼

全都杀死才气平　只留那个女多娇　好与乐子成亲
那一个　贼兵引路在前面　大秉留神在旁跟
此言剪断休多叙　眼看着　賤田庄在只尺中
贼兵回话这旧是　闯王闻言把话云　宋军师
众家朋友合乐子　代领兄郎五百兵　合者四面把庄围
不许放走一鄉民　说着一齐催坐骑　流贼众人尽了村
李自成　宋炯一仝众流贼　尽了村内看分明
街上那有一人走　净悄悄　连个鸡犬不闻声

家家门上全有貢　不見老少一人行　宗稚子
馬上有話開言道　大王留神仔细听　此庄鄉民真万恶
胆大欺心了不成　杀了我们人不少　下大半相近靠了村
大料有　宜志要把冤仇报　上俱共又下丧殘生
趕来此去也不远　一定要　赶上全杀把气平
宗炯说近庄的鄉民真实可恶杀了我的人绝对难道是就算了麽
大料有相去不远務必要把你们赶上全都杀死才趁心頭之恨李自成
说先生学子还有一事闯王下了坐騎宗炯来冠見闯王下马俱吞弄鐙

离安向着引路的贼兵问说那一姓尉的家在那些门領了楽子去哦
那名兵丁口中答在近处前行李自成来流寇在后相跟不多时
来到尉家门口贼兵说此处就是
李自成　全仗拿閃留神看　紧闭双环倒鎖门
闯王羞着心内恼　一抬頭　分付跟来手下人
打下兵来咱参兹　楽子務要看分明　来贼兵
答应上前芝打貢　刁腾脚踢响连声　不多一时门开放
闯王当先頭里行　宗炯来人随在后　先到正面卧房中

但只見　一位老人悬梁死　年少青春正妙灵
恶烈人死屍流在　真莫是　闺门之中奪命尊
那名兵丁又回話　就是这位女庄人　李自成
点頭嗟嘆心又恼　眼望宋炯叫先生　可嘆红颜丧薄命
愚楽自尽赴幽冥　可恼他家人万恶　杀兵不少挑必興
指望着　跑了楽子就不赶　胸中这口气难平
務要赶上全杀凈　给我那　贤弟果兵把恨伸
宗炯点头说正是　大王在上請听明　此处的

鄉民可恶元不假　杀人指望要逃生　代等大王兵過去
他等復付轉家门　依我不如放把火　合村房屋烧个精
叫他们　就使回来无处住　方解胸中氣不平
闯王点頭说恨好　軍师的　这话说的礼上通
分付手下别代慢　逐戶挨门放火焚　来賊兵
登时之时放起火　房倒屋塌樑柱崩　流贼催兵往下赶
堪々的　追上贼因庄逃难的人

非相話表闯王李自成代領有众多的流寇兵困戰田庄来得
尉遲弟兄拾混天球梁與报仇雪恨的心中怨氣不过把合庄
的房屋尽行烧毁代领贼兵追赶合庄的百姓這且不表单言
尉遲林尉遲標弟兄二丁与本庄的年少精壮獵户百姓等各
持棍棒刀枪保着各家的妇女辛报离了戰田庄投荊芝老
省常有義騎在马上对众開言說众位鄉亲咱们总然离了戰
田庄小河大家商议：：是往那里去尉遲林说我等皆是实
才的番夫这件事总是依老者作主晚生们從命而行老者总

要依我的愚見李自成再不肯干休善罢他見你我的村内老
人必要领兵在后追赶你我的人多势重好女眷手倘被贼人
赶上反为不美再者大路是走不得的李自成杀村是小事奔北
京是大事必由大路而行是從馬邑上清河代定淮阳绣女一
代往大同去你我大家也不可相恋全行各奔附近的亲友相
熟的地方暂且躲必等贼兵過去之时再回故土方为安当俟
你弟兄二人有全身的武藝又是名将之后為何埋没荒左不
出仕扬名豈不把光陰虚过

常老者　有话开言呼列位　尉迟兄弟听我云
你等年轻有武艺　正应该　心怀壮志静功名
为何埋没不出世　在家闲居礼欠通　现如今
拿的流贼数十个　本当解到大同城　报功必然有升赏
总镇一定奏当今　崇祯皇卩龙心悦　何愁富贵与功名
咱兆今　各寻门路先分手　皆因遇难吾刀兵
久后定有相逢日　耽田庄　谁舍故土不回程
似此而行方为妥　贼若来时要受京　怕只怕

众寨不难敢以恭　伤着俱家了不成　老汗之见是如此
列位详参通不通　众人听罢一夕话　尽都四答礼上明
尉迟林代咲开言　众位省神仔细听　晚生总将是名后
算起来　已有数辈务庄农　懒於功名我的父
一家四口过光阴　不成望　平空生出这件事
代累合村心不宁　舍妹思想寻自尽　现在还有老娘亲
抛母求名缺孝道　就是为官不算人　只想着
孝养娘亲勤農業　命里无官求是定　好汗说罢一夕话

常老者　付又开言对众云
常有义听尉迟林口内言词是懒于功名不肯出仕大料难劝
付又开言说尉大哥的主意猜着八九了目时流贼的声势很重大
明的国運衰敗正是大厦将倾一木怎撑隐姓埋名到也罢了（列公）人非一品这内中
就有年轻会武艺之人又有这么一件现成的功劳把拿住的流贼解到大同功
名有了他们就把拉流贼的车辆分出押解着往大同报功暂且不
表余者的乡民听常老者之言各保家眷投奔亲友避难而走
且不表　耽田庄上人逃难　再成流贼李自成

因为烧庄他时候　合村的　人民有命尽逃生
闯贼帅众去赶上　逆叛心中气不平　李自成
眼望宋烟开言道　口叫军师你是听　一伙乡民真胆大
竟自安知杀我的人　小校军卒还罢了　梁兵丧命我伤心
今日卩　乐于不能将仇报　有负昔年一拜朋
必要分路往下赶　杀了那　一庄人民才趁心
烧城代咲开言道　大王在上请听奉　混天球
总然一命仇该报　先办大事礼才通　若依李生愚拙见

何必单言小事情　先奔大同是正礼　要得京都谈咲中
登了位　再报冤仇犹未晚　那用单在此时行
大王细想李生的话　若要是　因小悮大礼欠通
贼寇听罢一夕话　半向开言把话云　口中说
军师之言深有礼　乐子安有不等听　就从正路往前尽
马奔先即奔大同　说着连忙传下令　晓与将佐与兵丁
顺大路　竟奔大同往前走　沿途供用抢庄村
流贼兵将逆此令　苦死了　店道村庄老幼民

众多的逆叛流贼顺着大路往前尽奔沿途放抢可怜一路上的
镇店村庄居民百姓女哭男啼携老扶幼京慌逃窜闯贼的兵马粮草
费用无仗着抢护度日此去剪断一路上的小县以何堵挡流
贼真是贼至城门相离着大同可就不远了早有远探报入城
内且说大同城中有名的一位亲王分封在此镇守都是崇贞
卩族弟请由圣耽受封王年三十八岁尚有太妃邹氏王妃胡
氏还有世子郡王兄妹刃卩
大同城　亲王分付在此处　还有一家正总兵

定国公爵职非小 这家卩 官讳名为徐世広
刀法纯熟能征战 性傲常把众人轻 就只是
现今有寿年高迈 不时当年少壮広 流贼兵犯山西境
一省先知得信因 大同府内加防备 叅在巡罗戾守城
达一日 人报流贼兵临近 王府差官请定公
老将来至岱王府 民安居 位按君臣把礼行
見礼已必分坐位 伺候之人献茶更 刀卩人
茶罢下人接去盏 岱王開言把话云 方才人报流贼到

故此差人请同公 彼此商议这件事 堵挡流贼李自成
爷听説 逆叛势重非小可 声張不小委实凶
搅乱河南与山陕 三省的 军民塗炭死生灵
宁武高関被贼破 忠孝伯爵合眷坑 他的那
鈴马纯熟无对手 文武全才素有名 尚且难把流贼劵
老幼一门尽了忠 若依我孤愚拙見 只恐难敌李自成
定国公 開言不住微冷咲 口内连将千岁尊
俗言一句説的好 也無过 兵来将挡是常情

定国公徐世広虽然年过花甲他的氣傲心高尚不伏老眼中
竟无流贼逆叛一爷岱王千岁之言老将心中有些嗔怒就只
不好意思的使出来不过微咲而笑口呼千岁为臣的少智无
谋只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料着逆叛流贼也不过遏乌合
之众疥癣而已千岁只管放心流兵易退为臣的暂且失陪到
城上观望一番再来禀报千岁卩岱王说保城退兵全仗老国
公的具力我孤自好竟听消息
定国公 离坐站起辞千岁 王驾亲送老将军

徐卩出府上坐李 就有那 该值兵丁引路行
亲随家丁跟在后 行路之人后面跟 不多时
到了城上将马下 家丁接江拉走龙 付叅遊守接总镇
老将未语面含春 爷得流冦兵临近 不远堪〻到大同
劳卑位 督帅女子加仔细 保守城池要小心
流贼来时再商议 那时節 或战或守任其行
卑将答応说遵令 兵主多付我等遵 徐老卩
止遇卑将言流冦 一女军卒跪在坐 未從開言将頭叩

卜呼公卩在上听 小人去把流贼探 現在扎营绣女屯
李自成 尉遲美女貪色酒 故此屯军未动身
探听真实来禀报 那名兵 说罢萧身下了城
付将陳彪開言道 口尊元戎在上听 若要拋
方才探子口中话 闯贼胡为不正行 屯兵不尽還美女
粗心大义把人轻 似此焉能成大事 可已能平李自成
我情愿 代领一支人马去 却在天黑寅值中
暗自偷营去劫寨 大料着 流贼无備旧成功

寅值不防可保劵 杀退贼人享太平 定国公
爷听不由心欢喜 口内连说礼上通 付将立刻挑人马
此一时 反中了流冦的计牢笼

有勇无谋的人总是另一丁蒙冤定国公徐世左自依是世代将门功勳后輩再者素向高傲自知有已傍着无人他把李自成这伙流贼視如草花了心里想着贼若来时一鼓而就可以平伏有券无败自已不戒备：出山陕河南这三省之中被贼破的関口府県州城无其数卯一处没有守将誰无有几合勇战似陈永福等还都罢了也想孫付廷周玉吉他们二人真算是将中魁首文武全才的然后不但不能把流贼平伏未退反到丧亡身関城失陷大同府守城的兵将连所属汛地上的兵还不足二十就要指敌万之中以一敌十馬能得券就是未思他人也当先虑自已总然刀法纯熟能于争战勇而无謀就难将帅又当思自已年过花甲已非少壮之时左壮贼兵势重就该谋守智退才是正礼耐因还有刁宗大阉節目在内弟一大明的国運已尽了天数循还二则徐世左也非那等人方才言过他是自已心高氣傲傍着无人又配上了这么一丁比他还魯的付将陳彪心内粗糙他听探子之言说李自成在绣女纯乜兵刷選美女依着流贼必无防备此一去偷营劫寨必然全务

北出中 总是一言抄百語 天义该当亡大明
定公听信付将話 只想着 劫寨偷营要立功
立刻传令挑人馬 三军揀選一千兵 尽都是
快馬轻刀示精壮 跟随付将去劫营 将令以下如山倒
中军選壮挑選兵 一千兜郎皆精锐 尽在年轻当令中
在城内 将与兵丁用战飯 喂饱生李馬能行
波挂傳必擎利刃 只等着 将令一传就起身
付将陳彪也介胄 告辞元戎徐世左 定国公

再三吐付加仔细 陳彪回言説謹遵 迈步转身出帅府
提刀认镫上能行 晓与頭目傳下去 吐付偷营劫寨兵
叫他们 人尽含枚馬勒口 不許喧嘩乱語云
临贼营近須着意 令以下 悤勇当先往里冲
前尽紀名有升实 退后回城向兵刑 頭目们
口中吞应传下令 劫寨兜郎一体等 暗自出城先不表
单言流贼李自成 以自穿武往来尽 沿途一代尽成功
绣女乜 乜兵的主义宋烟 独贼有計設心中

要诱明家兵与将 大约着 定然劫寨必偷营

李自成乜女绣女乜並無刷選美女之事 列位 須要詳礼李自成总然是丁闯贼逆叛想来他的命也不小二则也是丁人物罢不然也成不了这么一件大事前者在朔州馬邑县戰田庄刷選女子生出那么一件事来死了一家頭目百十名手下李自成对不过更多的流寇心中討愧如何又選美女曼說作这一件事连这一句話也说不出口来在此乜兵是獨贼宋烟的主义皆因正德皇丁嫖宴佛動心賽观音他们就是绣女乜的人此处多出美女名妓故此宋献策借这丁地名兜乜兵指称為刷

選美女

宋烟子 指称此处刷美女 流贼设志诱敵人
这日坐在中军帐 李自成 眼望宋烟叫先生
此处相离大同近 正好提兵攻取城 為什么
反到在此乜人馬 棄子不知就里因 望其军师言其故
歇兵不走為何情 宋烟見问回言道 大王在上請听真
大同城 乃是一座大帅郡 非比别州小县城
大王兵犯此一省 难道說 崇禎万岁不知音

定遣名将来镇守
在此屯兵有愚见
兵丁传扬众所弃
若是亇
有謀之人必坚守
若是一亇无谋辈
大王在此刷美女
准来劫寨要偷营

保设山西大同府
未必虚实假书真
大同若要弃此信
勇战之人好比武
启奏那
眼定自大目无人
明将闻知定动心
只此三宗无别论

我李生
假杯在此遇美女
守将首忙必要京
等咱兵到赌输营
大明皇亇发救兵
听见说
竟其不防发兵将
李生愚见放屯兵

李自成
口中连把先生叫

弃听此言将头点
听你的

瞎贼含春代笑容
这片言词实在明

李自成说軍师听你的这番议论实在的高明但只一件大同府的兵将或战或守必是樂子的兵到战呢出城交拳守呢闭门不出他要来偷营劫寨你我这里不防岂不怕有伤人马宋烟说李生既然料道此处焉有不作准备的道礼大王只管放心我全都铺派停妥了他若不来算是天大的造化若是来偷营劫寨管叫他将死兵亡全丢表在此处

宋献策
口中连把军师叫
卧龙先生就是你
樂子有福为皇帝
准掌儿郎马步兵
若无有
山陕河南破三省
面南登基成大事

说罢一往从前话
你的那
樂子犹如脱列君
也得相扶武共文
樂子未脂初起首
先生在内相扶助
眼看着
全仗先生中位的功

闯贼弃听满面春
运筹妙算果高明
就便是
没有军师难成事
全仗在位众宾朋
焉能成事到如今
樂子兵到北京城
那时節

樂子无可以为报
报功酬劳表寸心
李自成
手下之人忙答应
众多流贼皆有坐
開怀畅饮说又唉
何日方能破北京
细想来

大家同樂北京城
樂子但有一字假
说着分付摆酒宴
中軍帐
各按等次手中擎
贼兵来往不住巡
沿途还有好几处
处〻皆有人把守

披蟒腰玉无穷富
天遣雷诛不善终
我给軍师先庆功
吹口之力宴摆停
一亇〻
席前言讲退兵时
关口州城岭翠屏
难挡厮杀恶战争

破了北京方遂意

扶保着

大王登基坐几重

李自成与众多的流寇在中军帐上開怀畅饮言讲近兵之事宋烟对众言说列位因思前途有多少关口什么人把守也指不住大王的洪福奇天大明的国运当败李自成说着哇军师的这话言之有礼众贼饮勾多时付又用饮已必伏侍的贼兵将碗盏傢伙撤去天色已晚中军帐里上灯烛宋烟说凡李生派下的列位将军俱要依令而行不许错悮元门的兵丁已有传行须要如此这般：：如此

众流寇
各自出帐去预备
闯贼营内先不表
马上精壮一千正
贼在何处把兵屯
代来的
夜晚天黑往前尽
灯烛剪断无多叙

口中答应说得令
就依着
再正陈虑付总戎
暗自而行出了城
白昼之间兵不走
干粮奇妙大家用
真正是
细作回来报事音

军师之言我等尊
宋烟传令照著行
代领着
先差细作前去探
探林避处隐藏身
马放荒郊啃艸根
鸦雀无声情地行
拂女屯

贼兵扎营在村外　挑選美女是实情　陳彪传令兵前尽
大约天交有二更　人报相离贼营尽　付将传令把兵屯
叫那些　切寨兒郎时馬下　手拉坐李面前行
側耳窃听贼動静　元门外　遥闻坐李面咲声
呼三道五时多会　次后不見有人云　听了听
鄉令错上人寂静　只有灯光又暗昏　陳彪吩付将上馬
一齐怂勇硬冲营　兒郎口内将枚吐　个々認鐙上安心
相离着　贼营切近撒坐李　齐声呐喊振天廷

馬滴鹿角往里闖　一个々　鈴挑高照落埃塵
贼兵乱嚷说不好　来了偷营劫寨的人　乘官兵
見此光景精神抖　个々争先向里冲　堪々来到中军帳
猛听得　一声信炮振天廷

大同的付将陳彪他算是个鬼頭兒領着九百掛零兒的惡鬼
不分虛实真假只（迟）作贼营内会有准备吵発了一声喊硬往里闖敢則好闖
又没有人迎頭攔挡由着性兒往里冲踊又所的有人乱嚷（不好了）有了偷营劫
寨的了官兵不少呢大料着就有几万咱们快些逃命哇撩下那些女妇罢这
么一阵子乱嚷乘官兵越発以為得意了兵与将竟扑中军帳而来都要想拎
拿闖贼李自成挣这一件奇功堪々的离中军帐不远猛听得咕咚一声大
炮京天吵四下里人声呐喊灯龍照耀火把通江东西北南地喊声振地不知
有多少贼兵奔前来付将陳彪明知中了流贼的他鬼許身入

重圍之内少不得要往外闖这一千官兵見贼营内这般光景
明知不好一个々胆战心京说不得也得往外冲杀刃下里这一合
仗不用说是流贼营定了第四面上来的是八身将贼八千贼兵寡
不敵众二則事贼兵是壯心么官兵是心京胆战这焉有不敗
之礼表过此些不必野史並無劳叨重叙一千官兵在贼营内
伤了九百有余不該死的有命的從里暗中奪路争先走了有
六七十个付将陳彪也死於乱阵之内
总然是　付将陳彪無才智　也為有义退賊兵

奴战死在贼营内　他也算　丹心一点报朝廷
流贼全勝收人馬　天明闖贼坐中军　得勝的
八員贼将来交令　宋炯闹言把話云　列位将军多辛苦
册簿应当記一功　又听闖王開言道　口呼列位读听明
总然是　多亏军师派兵将　未卜先知功不経
也亏列位施英勇　这一阵　杀的官兵肖了魂
大同守将拿名怕　樂子兵到自然亲　大料着
要得大同如反掌　談咲之间可取城　往前总有阻挡処

樂子不放在心中　府县州城何為虑　想要擱我万不能
李自成　说着不由哈々咲　佯々得意面含春
吩付左右設摆酒　樂子的　军师東位飲杯巡
贼兵各应不代慢　调闹坐位在中军　乘多的
流贼安次分坐位　频上珍羞把酒巡　闖王擎怀腮代咲
眼望宋炯叫先生　军师妙算如神見　就曉偷寨袒劫营
早々的　派下八将領人馬　官兵全裹我营中
依着樂子愚拙見　咱何不　就此提兵取大同

李自成对着宋烱说若依乐子的主义咱赶着得胜的兜即何不前尽要取大同的城池大料易如反掌垂手可得不知军师的意下如何宋烱说大王之見总然有礼拟李生的愚見裁思大同城总然是一座府郡大约有填守的兵也不過一二千足矣昨夜这一阵伤的就不少大约餘者的也不多了咱的兵有数万之众到了那里要破城池真如吹灰之易李生也曾言过似此看来守関的战将是一个无谋之辈

宋献策 手内擎杯開言道 大王在上请听音

大同若是多谋将 再不裹 劫寨偷营暗使心
認真你我无防備 刷選美女把兵屯 心想着
暗来劫营必取胜 一陣就想退咱的兵 也不思前与后想
以寡敌众怎能营 军卒尽殺城根下 守将音知豈不京
大同府 相离北京城相近 怀宗豈有不知音
定然遣将来协助 咱这里 必要留神加小心
要取高関总容易 真如谈笑可得城 尽了城
只怕官兵反来围 智者豈临险地中 仍在名此屯人馬

传扬刷選女钗裙 暗令细作前去探 打听官兵信与音
明天子 打發救兵来协助 兵到之时必尽城
你我然后将城困 圍住他 那时節
他在里边咱在外 粮艸一缺咱必营 大王指日登龙位
我兵破了大同府 一路長驅到北京 刀鋸林内慶光陰
西南登基聚文武 不枉数載征杀苦 刀鋸林内慶光陰
大王了 大事成矣登大宝 衆人皆好沐皇恩
宋烱说罢一夕话 喜坏了 逆叛流贼李自成

闯王听見宋献策这一片言词喜了个眉開眼笑口中說好々々宋先生可称军师二字吕望孔明比不能比就依着先生这来而行言必付又飲酒宋烱先差细作探听大同的消息中流寇仍在娇女去安营不動令手下的三军在外傳揚說闯王与手寇貪恋酒色不思前尽担悮正事中兵皆有散义在此地面如此根怨这些话俱各不表单言從贼营内逃出来的那六七十个敗残的官兵那敢代曼竟扑大同而来

一千兵 剩了不足之十个 逃出贼寇大寨营

不約而全回里跑 一个々 害怕着忙心内京
推恐流贼后面赶 追上之时活不成 战兢々
那管高低不平路 漏網之魚争几分 大家跑到东方亮
睄見高関府大同 守汎兵丁往下看 自己的人来開了城
放尽了 敗残兒郎重関上 有一个为首把城登
敵楼以前見總帅 定国公 早在城頭等信音
一見残兵面前跑 向上磕頭把話云 說道是
小人跟随陈付帅 前去劫寨暗偷营 那知流賊有防備

付帅不知入会中 一千兒郎全丧尽 走了只有六十名
大料着 陈老个丧在贼营内 稳定残生性命坑
小人前来回帅主 言罢时 站起平身下了城
老将登时發了征 定公暗想自沉音 无怪乎
流贼到処卅城破 元有逆叛有高人 就知偷营去劫寨
贼人暗自設伏兵 付将不知生合死 大约有命也回城
可惜了 一千兒郎皆死尽 流寇豈音善歇心
必然来取大同府 我这里 須当防範要留神

他总然劫寨偷营败了这么一阵定国公竟自不甚介意京慌
他想心里想着流贼的大兵必然要来攻取大同的城池来了
也不怕全凭坐下一匹馬掌中一口刀那怕贼兵数万可能杀退一面
差人探听贼兵的動静速来回报一面差人调各汎的官兵前来
保護城池又传会将合麾下所属的兵将予备灰瓶炮子滚木
擂石防備物件这些話表过不提单言岱千岁总与定国公是
那般言講却也差人不时的打探
岱千岁　表晓定公人高傲　自知有已把人轻

再者大同人馬少　惟恐怕　难挡流贼李自成
因此大同長打探　贼兵動作与形容　那一日
王駕正坐艮安殿　一名亲随跪在尘　尽礼叩頭呼王駕
千岁在上请听真　奴婢奉命去打探　帅府门口暗留神
定国公　信了付将陈彪话　暗把牢笼巧計生
挑了兒郎一千正　绣女屯　去劫流贼闯寇営
指望一阵将贼劵　那知反被中牢笼　李自成
预先知道去劫寨　流贼暗里設伏兵　一千官兵全丧尽

走脱只有数十名　方才败兵上城报　奴婢回来报主公
那个人　说罢叩頭平身起　千岁闻言心内京
附中暗〻说不好　他的那　心下着忙自沉音
流贼势派小山重　撓扰之省不安寧　可怜見
军民黎庶遭塗炭　男妇生灵数不情　眼下就到大同府
只怕难保这孤城　定公总然是好汗　自知有已把人轻
又搭着　有勇无谋年纪老　不是当年少壮么
劫营伤兵一千正　大同城　还有兒郎数百人

如何能把流寇挡　以卿等石争几分　李自成
若要打破城一座　只怕难保衆残生　不如早〻寻出路
千岁卩　主义以定难消停

岱千岁朱田圣明知定国公徐世么有勇无谋总然刀馬沉重
怎耐年过花甲大同的兵不是二千陈付将劫营伤了一千连各
汎上的兵全都调来共有数百如何挡流贼数万之衆李自成
兵若来时城内的将少兵微如何抵挡大料着大同府有些难保自己想
着吾乃天演一派玉葉金枝国家的亲王分封在此流贼若把城池打破
我孤的合眷若要落在贼之手倘有一些疏失那时節如何好必須要
早拿主义千岁卩想着欠身离坐往后所转内使困随来至鄧氏太
妃的寢宫之外令内使人入宫回明王卩随后尽宫行礼已必在

下坐王卩看了看恰巧胡氏王妃世子郡主俱各在此千岁卩
控背弓身呼王娘在上为兒的有一件要紧之事时来禀奏太妃说我兒
有什么話只管言来王卩说目今逆叛李自成贼兵以离大同不远皇母想
来也知守将定国公徐世么素来的为人不但年高有寿而且
有勇无谋势如山倒的贼兵他竟不为介意不办真假虚实会
付将陈彪去往绣女屯偷营劫寨不但未能取劵反折了一千
三军此一时贼凡更硬
岱千岁　控背弓身呼皇母　王娘上坐请听名

目今流贼堪临近 定国公 有勇无谋不会用兵
自古断敌已必败 守寡难争志保城 不料着
大同必被流贼破 一城人民难保生 孩儿乃是金枝女
天意一派不全寻 分付在此为王位 皇恩浩荡不非轻
倘然是 流贼晒破大同府 被贼遭擒了不成
孩儿意欲寻出路 心想着 尽忠全節答报君
故此前来回皇母 事至急危要讲明 就只是
牢批皇娘与胡氏 还有儿女二姣生 不能落在流寇手

儿付黄泉才放心 千岁说到这句话 二目之中滚泪痕
老太妃 一耳此言心明亮 口叫皇儿听母云
耳闻流贼势派重 李自成 兵多将广甚实凶
搅乱河南与山陕 不远堪〻到大同 我乃是
亲王之妻亲王母 当今皇嬬不非轻 今朝不幸遭国难
想是苍天亡大明 既然难保大同府 老身岂肯自偷生
倘然要 贼破城池身被获 若要差池了不成
皇儿既要寻出路 为娘的 若要偷生败尽名

太妃鄧氏望着王妃胡氏開言説我的兒自今遭逢国难你我一家乃金枝玉葉非比别人城破遭擒倘有一差二錯君父之命朽矣我的兒他要尋路全忠自是一死牽掛着你我婆媳兒女四口犹恐落在賊人之手那时節要死不能有辱身体羞名难洗還臭千载我的兒你是怎么个义思 呢胡氏王妃代泪開言説孩兒乃親王之妃身如金玉遇此国难愿随婆母尽忠全節以报当今的万岁胡翠娥别无他意

老娘〻 耳听不住连点首 又悲又喜又伤心

眼望岱王開言道 叫一声 皇儿留神听母云
既要尽忠答报主 代曼埃迟反不通 你须要
这般奴〻此休代受 早寻出路早成名 王卩答应说知道
太妃娘〻站起身 胡氏领定儿合女 跟着婆〻往外行
出寝宫 霎时来至民安屏 太妃端坐正居中
千岁分付内使去 合府的 男妇传来屏外存
不可挨迟撤草柴 大屏相围不透风 对着那
合府之人传王命 尔等留神听我云 大同城内兵将少

贼若来时怎美業 我孤先要将忠尽 犹恐遭擒败尽名
你众人 各寻出路休逆滞 不可留恋自逃生
众人耳听这些话 就有那 恋主之人不肯行
情愿相随火中死 答报王卩素日的恩 这内中
就有各去逃性命 贤愚不等另般行 千岁付又回头看
嫔妃太监又傍分 还有宫娥人不少 尽愿随主付幽冥
千岁卩 看着不由心中着 二目之中落泪津
就知不见心爱的妾 望着那 手下宫娥把话云

岱千岁有一个得意的爱妾名叫掌珠十分美貌王卩看了看别的嫔妃俱在面前单〻没有掌珠千岁就问掌珠他在那里众人答应不知去向与孤前后搜寻速〻拿来 哦 就有掌宫婆代領众人去勾多时才把掌珠叫到跟前千岁说尔等从那里把他这个贱婢寻来掌宫婆回話啟上千岁卩是从后花院后楼上面才把贵人寻来满身上代的是些金珠玉宝

千岁卩 一耳此話心不悦 双眉紧皱动无名
指定掌珠開言骂 叫一声 贱婢留神仔细听

因你殷勤伏侍我 抬举偏宮作貴人 吃的是
上品珍羞八鮮味 錦緞紬綾川在身 除了王妃就数你
彩女宮娥誰不遵 今遇刀兵遭困难 难保居家共沟门
隨孤的 大小嫔妃都現在 单你藏在后楼中
怀揣珠玉合珍宝 大料着 賤人一定有私心
倘然落在賊人手 辱了金枝玉葉名 千岁卩
越说越恼越有氣 沟口良牙挫玉丁 用手揪住青絲髮
亮出純刚又匀拳 响亮一声首了中 粉面油頭砍在座

千岁卩 劍斩荣妾掌珠死 面向东南跪在座
口中不把别的叫 他把卩 圣主当今等二声
臣本朱家亲枝派 王位分封在大同 一家儿
男妇尽把皇恩享 当今雇種不非经 国家太平民安樂
君若不安臣不宁 遍地流贼刀兵起 文武儒振民受京
定国公 年老无谋不中用 大料难敌李自成
為臣无能退流寇 也只好 居家一死报朝廷
話休煩叙岱千岁拜罢平身令人将荣艸点着可怜一家尽在火

火衆命尽忠而死王府火起就有人报与总镇定国公心下着忙
亲自来至王府驗着就有王府中未随主死的人見老将言講
千岁一家尽忠自焚之故定国公讚嘆多时令人将余火救滅
棟尸用棺木成殓埋葬写本差官上北京啟奏此事老将仍至
城上巡男兵将防守城池细作来报流贼貪恋美色在掳女屯
屯兵不動重贼兵皆有受散之心定国公耳听沟心欢喜望着
麾下所属的重将開言講話
定国公 眼望属下重战将 口呼列位请听嗔

可咲岱王无胆凉 他要比 武将行為大不同
贼兵来至大同府 就使来将有我争 全憑着
一口刚刀一匹馬 那怕流贼百万兵 徐谋敢把贼人退
我若成功谈咲中 吓的岱王尋自尽 合家傾生火内焚
怕只怕 当今不明其中故 崇禎皇卩心内嗔
怪我无能保王駕 辱尽了 徐某為人一世名
老将说着長嘆氣 忝保當良把国母公等 当今的
万岁乃是仁明主 大料不怪老元戎 就只所虑流贼重

大同将少又无兵 逆叛屯兵有鬼许 流贼暗隐计牢龙
老国公 休得依勇轻反叛 須要由神加小心
贼若来时不可战 必須要 督率兵丁保守城
京中一定発兵救 大兵临城再战征 徐世公
耳听不由做冷咲 口呼忝谋听我云 流贼不来是造化
徐谋開恩他有生 真若来到大同府 想走一步也不能
忝保安 耳言不敢往下劝 知道徐卩平素中
朋中暗：说不好 依着他 此事應当了不成

徐老卩提刀上馬去城要会賊人

参谋官黄良深知宝国公素平有勇无谋心高气傲难以相劝无奈的暗暗叫苦附中说是
依宝公见大同再不能保了可怜这一群生灵皆被他一人代累止自寻思但见有一名远
探在宝公的面前跪倒 口中说 报宝国公爷在上今有当今的万岁爷圣指调平西伯三
桂总老爷宁南的良玉左老爷定西伯承畴洪老爷靖西伯得功黄老爷各代本部人
马协助大同宣化已遭赖居庸关等处目附靖西伯黄老爷代领五万精兵离大同
不远小人哨探真实来报公爷知道徐世石一闻此报心中反复不喜附中暗说罪起
逆叛流贼那里又用协助的人马 当今的万岁把为臣推着不济了宝国公总是怎么想
参谋官黄良站在一傍听的明白他却暗生欢喜自己说靖西伯一来大同一群人民皆有

生矣皆知道黄得功的根底是辽东人生的身高六尺如紫玉朗目浓眉膀粗腰乍
骑一匹枣骝马使一杆画杆钯真有千合的勇战附隐韬略善於用兵故为参谋心
中欢喜又听徐世石开言分付远探再去哨探黄老爷的兵临近时再来回报
那一名 远探答应平身起 迈步如梭下了城
宝公对众开言道 叫一声 列位将军仔细听
流贼总离大同近 止眼不敢看此城 诱女乇
安甚不动刷姜女 可见贼人没正经 本爵又欲诛流寇
敢言马到就成公 当今圣主推软弱 何必差爷救应兵

靖西伯 不过我等平常辈 沽名希度假才难
若要不看当今主 我徐某 那用人帮打仗征
单自敢把流贼退 稍要生擒李自成 徐世石
口内说着腮代怒 参谋黄良为国公 当今乃是仁圣主
是存一片爱民心 想来知是流寇胜 犹恐难保大同生
因此上 发兵前来乃救应 龙恩浩荡不非轻
主兵来日养黎庶 真正是 爱民如子一般仝
只要杀得流贼退 一象养民一象忠 老国公

千万休要你共我 大家无过保朝廷 黄良一片柔和话
宝公回嗔面代喜 点首口把参谋叫 你的言词却也明
我徐某 世代皆从扶明主 居家大小受皇恩
非我嫉妒怀他文 睄不起 流贼逆叛是实情
俗言说的好知性者可以全居黄参谋知道这宝国公是一团的
傲有勇无谋惟恐将士不和生出别变可就担惧了朝廷家的
大事故此以忠君为民的这几件栽着宝国公说徐世石平素
间受奖不受贬一闻黄这一片言词才把胸中的怒气略减了

几分面上微微有笑参谋保言之有礼但只一件逆叛流贼容易平伏那里还用协助
的人马黄良说兵主话是如此别喜自当今的万岁爱民之文
参谋官 婉转解劝徐老将 惟恐担惧正了情
此出努断无多叙 又有那 远探前来报宝公
逆兵不远临城下 探听真实来禀明 宝国公
闻听此言身离坐 局下垂将紧随跟 知府同知分同判
尽是歷面来爲成 垛口以前止住步 眼望东南验假真
但只见 一股尘沙冲江日 土雨纷纷半雾濛

旌旗招展如麦穗 那一片 盔漫恍耀绕人睛
眼着不远临城下 大炮咕咚振耳鸣 乱烘烘
三军动手栽鹿角 掉下门旗列战坑 紫微璧起中军帐
前后左右列元门 靖西伯爵升帐坐 随征众将又傍分
黄得功 坐上代笑开言道 列位留神我听云
闻说流贼将城困 到此处 为何不见有贼兵
莫非宝公施英勇 杀退流贼李自成 闻得说
闯贼声势十分重 扰扰之肴动刀兵 宝公总然刀马勇

不似当年少壮后　再者肚内缺才智　自然有己把人轻
我料他　再也不能退逆叛　此子蹊跷另有因
两边副将齐说是　兵主的　言见不差礼上明
副将官齐说城外去有流寇内中必有元故老兵主奉旨领兵前来协助有钦差之员
定国公在去不来相见之礼如若来时兵主一问自然明白流贼之故黄得功闻言连〻
的点首说副将言之有礼不言城外官兵营内之事且说定国公见城外的官兵安下了
营寨徐老爷对副将开言说靖西伯奉当今圣旨前来大同协助本爵只得飞请到他的营
内相见一来尊重当今的万岁二则也显同僚之义

定国公　眼望大同文合武　口呼列位侍听真
靖西伯领兵来协助　他算是　奉旨钦差到大同
有劳列位仝我去　到营相见叙寒温　众文武
一齐答应说愿从　等我相陪老国公　徐爷欠身离坐位
分付左右着鞍行　手下三人往过马　定公仝众上马匹
有那些　亲随家下根后面　官兵引路在前行
下城分付门开放　只听的　三声大炮似雷轰
马越濠门齐一坐　大营不远面前存　手下的

跟随走至元门外　高声招呼下兵手　有劳列位去通报
文武老爷到元门　特义来见黄良主　急速禀报消息传
奇况的　兰旗闻报那敢慢　转身迈步进中军
大帐以前双多跪　遂一声　兵主老爷侍听明
今有大同文共武　为首乃是定国公　口称是
特义来把老爷拜　尽在门元外面存　兰旗报罢平身起
黄得功久伴下中军　坐下东随帅将主　一齐当身往外行
奇况的　兵丁忙把元门闪　兜即扬威呐喊声

霎时来至元门外　定国公　全军一齐下走龙
徐世后合大同文武多官见元门内出兵丁呐喊一齐抬头观看但见靖西伯黄得功浑
领麾下众将步行出营堪堪的相离不远定国公靖西伯都是仝僚的好友彼此早
向前就合好今日又是奉旨前来提兵相助步行出营定国公忙同手下了坐骑
手下的人将马接去徐世后紧跑了几步代笑口中说道有劳兵主奉旨前来
大同相助怨徐某未得远接多有代慢在兵主驾前请罪
皆因为　武将同僚是一气　二人见面又相亲
大同文武齐见礼　一齐来　各随官衔通姓名

黄爷儀中尽置帐　从新见礼叙寒温　按等次
彼此归坐将茶献　靖西伯爷把话云　分付左右齐设酒
我与众位饮三中　定徐爷他说不敢　贤弟在上侍听明
到此处　协助大同就是客　为我奉诏到城中
献杯水酒非为敬　也不过　众要接风代掸尘
反行付扰实为愧　论礼说来却不通　靖西伯
闻言不由哈〻笑　口内连尊老国公　你我乃是通家好
客套之言休要云　说着手下调开坐　各按等次宾主分

伺候的　家丁来往频上菜　然后拿手把盏巡
黄得功擎杯不住让　他的那　口内连将列位尊
水陆不堪饮几盏　料表心中点一诚　说着话
酒过三巡菜五味　靖西伯闻言呼国公　流贼声势怎豪業
如今现在那边存　闻得人说贼凶哉　可曾见阵又相争
定国公　见问代笑呼贤弟　仔细留神我所云
流贼相离大同兵　儒女屯　意色不动暂歇兵
想来逆叛难成了　齐麟之类一般全　黄得功

聞言不住連搖首　流賊屯兵内有因　若依小弟拙愚見
李自成　必有奸謀暗来破城

懷宗傳

卅四

定国公提是一派高傲欺敵之意口内自説李自成是疥癬之疾不能為其大事
再不細想他要不能成其大事把山陝河南攪擾黎庶遭殃塗炭之省
的将不少関口頗多也未把他拿住堪堪之式到直隷再後説不徃前去的道理
瑀女屯之兵其内必有久故的即人数員偏将几百兵丁就堵擋大軍的流冦
想係賊他豈不是痴心妄想皆因結西伯要得功素向也知道徐世宏的為人含其
同僚又是一家世代的功勲并走的战将不好十分的懷伴代咲閑言説老国公若
依小弟的愚見李自成屯兵不尽其中有詐大同离京不至甚遠流賊臨境京中
必然要發救兵他兵不臨傍下必籌肴假兵来附必要尽城後我兵進城之后他的会馬
来困城御我三軍乱外無救怎他時取咱之勝一定是这般的文（列公俗语）説的好乱伏君子法
怕小人無得功這兼議論跟定国公来的文武多盡在忠的战将个个点頭宾伏連徐世宏听
肩遭乱挑有心武退賊之文不知流賊的虚実再老什将陈慮敗了一陣心中有些忐忑之文

定国公　手内擎杯心犯想　腑中奪呼自己云
若听結西伯的話語　这内中　寇乱也有几分通
参謀黄良話也是　大家怎过报朝廷　总要把
流賊尽速除国患　何反他功分我功　老将想到此一步
满面合声把話云　兵至帥顧来相助　要擒流冦後咲中

我徐某 怎能退寇实为愧 自受皇恩枉作臣
黄得回言说岂敢 老国公 武家不用叙谦恭
末将有何得能处 未必能除李自成 皆因為
流贼声势实然重 搅乱三省動刀兵 須老将军周虑顶
真算奇才盖世无 尚且不難将贼退 末将成功又可中
全仗自 当今万岁洪福大 你我合力战贼人
徐卫闻言将头点 口中说 真主之言礼上通
若方才那般俩语 想是早兵不進城 黄得功

口中回答说正是 国公留神仔细听 我兵城外安营寨
為镇流贼李自成 大料逆叛不肯退 屯兵内隐计牢笼
老国公 若要不信我的话 盼自方知假共真
贼人必然临城下 那时節 见机而作定输赢

靖西伯说老将军细想李自成自来腊起首也非容易到在这里他岂肯拾自回去贼心中必要有侵北京之义他见我兵不肯進城必是不中其计贼兵临至此我兵相阻他不能困城第一关的黎庶不宁之前我与老国公两下里作為犄角之势以挡贼人見机而作看势征贼总要当今的福之你我也不过尽其力而听其天少时宴必来将同老国公尽城見代千岁靖安伯去探听流贼的動静贼若来时自有主义

定国公 听罢靖西伯的话 含羞满面叫将军
休要提起代千岁 王卫的 大小一家彼欠羞
黄得功闻言唏一挑 口中连骂老国公 代千岁
一家為何欠中死 想来其中有隐情 望乞仁兄言就里
始末说来小弟听 定公有话闻言道 贤弟留神仔细听
皆因為 人报流贼兵临近 绣女屯前扎下营
因遇美女不前進 众贼人 好色贪生懒動嗔

老夫闻报心中喜 就知流贼不正行 大同的
付将陈彪要劫寨 代领一千精锐兵 那知流贼有防備
陈彪反中计牢笼 连兵代将全丧命 千岁闻听心内京
想必是 惟恐难保大同府 惧怕流贼李自成
自行放火烧合眷 黄得着忙把话云 口中说
徐卫之言还未讲 我料流贼有鬼谋 借称贪色屯兵将
依然听之真又真 皆因是 胆小心中畏了命
暗藏机关哄人心 付将不该偷营去 自送残生運累兵

代千岁 自尽全忠丧合眷 只怕当今万岁嗔
靖西伯说着长吁气 伤心中 暗怨年高有孝人

黄得功听徐世云那一席言语胡哨里忿然说不出什么来心中好生脑怒暗说似此岂可為虑大将白送一千兜卸的性命亲王的合眷难保当今的万岁恐久不嗔靖西的一百況音豈国公付又闻言说贤弟有所不知代王府失火之后若见方知难以相救当今的陛下就有怪当老夫也不过于顾其罪非我不能保将是他心愿自尽黄得功听老将口内之言总一见暴强不肯往下较征大家欢饮句多时撤席而散

定国公 一全合城文共武 堪堪饮到日黄昏

老将今年身高迈 徐世云 代侯闻言把话云
我等搅扰非為礼 明日请驾到城中 论一杯
水酒虚文将坐担 无过彼心表寸诚 靖西伯回言说岂敢
小弟称情感在心 饮從彼心皆小了 防此流贼是正行
今日卜 当面言过不回拜 列位宽恕我得功
代等贼退全各了 那时節 正好彼心再领情
老贼回答说正了 恭敬不如把命從 说着话
全军一齐往下走 黄卫相道下中軍 喜时来至元门外

夫将多宜上走庭 执手相别同城内 靖西伯延安入营中

升大帐 眼望尘下众战将 口呼列位请听明

这公平生多傲性 一味的 自知有己把人轻

若要依他略不好 难退流贼李自成 为将者

有勇无谋难取胜 全凭韬略可行兵 办别敌人虚实了

运筹帷幄审其情 他众我寡如何胜 我弱他强怎策征

依着他 依仗刁沉将贼战 拙我观睛难立功

众将控背齐说是 兵主的 高见不差实在明

黄得功在大同的城外安营定国公差人送下礼物将营一带这些不必细表单言李自成的贼兵在阳安屯下寨又胜了一仗闯王的心中以为得意这日人报说敌营的官兵已到了大同城外了宋炯领全再去哨探领兵的主将是什么人他兵若要尽识速来回报探子的贼口中答应磕了个头平身出大营又去哨探这且不言

宋献策 眼望闯贼开言道 大王留神在上听

我料着 明君必然发救兵 果然发兵到大同

不知是谁领人马 为首的 将官如何假共真

代等细作回来报 方晓其中就里情 他若是

兵至尽入大同内 自投天罗地网中 首才一定去才智

大意欺人兵进城 我兵立刻拔营寨 四面周围困大同

那时节 要战不战困其意 日久无粮兵变心

一鼓可破大同府 大王下 长驱直到北京城

推大倒明怀宗主 大王即位坐龙墩 也不枉

刀铃林内这几载 若征恶战受辛勤 闯王闻言腮代笑

坐上有话叫先生 乐子全仗军师保 还有在位众兵朋

但能够 兵破北京登龙位 不枉征杀血战功

大家共把荣华享 我李某 再也不负有功人

你等俱台封王位 君臣共乐太平春 李自成

正自说到高兴处 回作前来跪在尘 向上磕头开言道

大王军帅仔细听 小人奉命去打探 始末情尽访的寻

领兵的 靖西伯爵为将主 姓黄名字叫得功

代领三军正五万 奉圣旨 前来指储大王兵

兵到关外安营寨 马步兜的不进城 我小人

探听的白来回报 并无虚言字字真 贼兵报把下大帐

先把个 宋炯眉忙嚇吊魂

那一名贼兵报把叩头平身出帐而去李自成他不知黄得功根底还不怎么里论宋炯深知靖伯为人把个独贼吓了个面目更色口中连说不好闯王不解其意口叫军师为何所探子之这等模样口内又连说不好到底先生细细的对乐子说来宋炯说大王有所不知探子来报的黄得功这个人学生知其细他本辽东人氏生的面如紫玉大眼浓眉刚须海部身高六尺膀阔三停骑一匹枣留马使一杆垂巴铁杆铃真有挥戈千将力敌万夫之勇这还都在其次胸中的韬略京人善于用兵此人领兵前来只怕不好大王手下的众将怎他之对学生的才智不似於他却如何抵挡李自成闻听宋炯的这一片言词不由的哈了大咲说军师你素常不是这个人（呀）你与乐子昼夜相奇不离成有十载说来

止後听见你说过这样長他人威自己的话今日是怎么样了竟把黄得功这么个鄙琐々
兒的说了个天下少有地下全無樂子忽然復見过个人才料着必是孫付廷周玉吉他们
两个是那等的英雄樂子尚且不怕棋盘山寧武関伏生生翻累卑位的虎威
我都闖过来了

李自成 不信宋献贼的话 微々冷笑叫先生
素来不是这般样 况且你 今日来来欲列冷
前言並不答后语 莫非军帅有了病 米脂县
起首之时就有你 劫牢反獄後牢寇 松山是你畄东惦

我等方能脱难星 河南去请李公子 行賄打点耿軍门
鸡宝山 劫奪因重救樂子 金貴了峯会李忠
攪乱河南与山陕 那一处 不亏先生与东人
你说樂子洪緒大 我才生心犯北京 棋盘山
寧武了関那两处 周玉吉合孫付廷 那才真是真好汗
文武全才会用兵 尚且不能挡樂子 二人俱各赴幽冥
黄得功 未必勝似他两個 如何说的这等凶
我到要领先生教 今日个 对着大众细言明

樂子真若有福分 那怕得功不得功 冷他个
听命由天闖一闖 必須闖到北京城 真若无福就罢了
大家散伙各西東 只用先生一句话 你说可行咱就行
李自成 口内说着腮代怒 宋炯垂首自沉音
遲疑一回開言道 叫一声 大王在上讲分明
宋炯贼叫李自成问住了遲疑多会開言讲话大王在上非是学生这般言讲皆因我知道
黄得功的根底闖贼说先生咱城断絶说罢你若挡得住这个黄得功吃咱们就惹他一惹估
保着抵不住他大家一散就完了宋炯说大王不是那样说大王若是无福学生也不来

扶助皆因大王是真命帝主读成了学生受異人的指教未卜先知故此才往各
处寻访莫名前来扶保大王共和立業
宋炯贼 天生混乱明社稷 扶助流賊李自成
明知铸西伯难战 这个贼 不肯歇心罢战征
自己反悔方才错 口内不该那等么 只得要
巧変惑乱李闖字 窝挑流贼动刀兵 雉贼进把大王叫
畄神在上请闡听 大王本是真命主 天差降世正乾坤
若然是 逢凶化吉好几次 遇难成祥有神

闖王听到这句话 李自成 不由冷笑了三声
口内只把先生叫 这话说的才受听 观其是
樂子命大有福分 苍穹差我坐朝廷 一任黄白全不管
捨死忘生拼一拼 总然不能悟他胜 就便傾生也有名
宋献策 闻言不住连点首 口内连说礼上通
非是学生偏衣将 黄得功 元本智勇多奇能
打仗不能悟他胜 韬畧相当柱用功 就仗着
大王福大合他闹 驚隘之中仗赖神 闖贼点頭说这才是

樂子还是仗先生 若要进了大同府 何愁不怕北京城
别管他 好歹凶吉由天定 人力焉知白費心
有名不怕家鄉远 黄得功 非是三頭六背人
李自成说先生只管放心把了便將输了难要根恶一声兒他就是了娃八日的宣了宋炯
说既是如此更好了黄得功出兵関外不肯進城他是吾破了大王的人馬必有困城之义
才不肯自入重地此一时少不的我兵御他到大同城外与黄得見面安营再设破敵之
计说罢傳令大小三軍立刻拔寨往大同尽發这且不表且说黄得功结西伯次日升帳
奏章修了一封叫中軍官拨两员偏将一方帶兵進大同府协防流寇

靖西伯 所因定公有才志 怕有疏失难保城
因此修书给老將 拨去了 刀名偏將一千兵
一来保守大同府 因知流寇有能人 第二件
内中暗隐一條计 见几而作破贼兵 偏將领兵出大寨
馬步兒郎奔大同 越过汾向水坐李 面向城上備来因
守汛的 兒郎回稟徐老將 定公分付開放城
兵將进了大同府 十字街 暂安行营屯住军
双員偏將〻城上 呈上黄卜书一封 定国公

拆開仔细瞧一遍 始末情由心中明 分付众兵將城上
分開南北与西东 各守汛地防梁口 犹恐贼至暗攻城
老臺杰 现在城上不回府 各处巡罗守汛兵
黎庶百姓將心放 皆因为 救兵来到又添人
书中不言城内了 再征流贼李自成 大概的
人馬抑营住前走 贼兵势也不非轻 来至大同府城外
对着官兵安下营 贼兵刮墙安大寨 闯贼扎帐坐中軍
定国公 城上一见贼兵至 老將夺呼向口心

附中暗修呼贤弟 靖西伯 如何先知贼困城

徐世云一见流贼的兵至城下附中暗修黄得功真有才至比徐某多一卜省兒我自打探李自成闻我之名不敢来侵犯大同的边界他竟来了好生胆大分付偺下全去各汛地上的兵將都要小心仔细提防流寇夜来攻城不言大同府城上之事也不说流贼营中也是小心防範惟恐官兵夜来攻寨单言靖西伯黄得功见藍旂来报说流贼的兵至在对面安营好汗偺令各营也要走更行兵之道再无不访敌人知营之礼

次日一 大帐响動聚將古 好汗坐坐在中军
众將行參分左右 黄得功 坐上開言把话云

本帅久闻人傳信 流寇兵多势派凶 搅扰的
三省人民遭塗炭 破了多少府廿城 別者之处都罢了
寧武関中周總兵 忠原伯爵谁不晓 文武全才鈴馬熊
〻他竟自 无把闯贼拎拿住 反报残生性命坑
可见流贼声势大 想必是 李寇之内有能人
本帅来救大同府 城外安营屯下兵 李自成
贼来对面安营寨 难免厮杀打仗征 今日本师亲临阵
一来要战二观营 看〻贼势何形景 众寇都是那般人

瞧一瞧 如何能罢流贼胜 再定良策好進兵
有劳众位随本帅 军阵前 观着胜败着输营
众將各应從愿往 兵主分咐我等齐 黄得功
一同众人奇披掛 顶盔貫甲讨征袍 我在己必出大帐
各代兵马上安心 中军忙撥兵五百 随征打仗保元戎
靖西伯 帅众来至元门口 慌了兒郎守汛兵
開放元门兵呐喊 又听得 京天大炮响三声
兩扦门旂分左右 五百軍兵随后跟 来至了

江坊之内扎住隊 斧斩刀斧争几分 黄卜分付人要战
就有那 打阵的旂脾奔了贼营

靖西伯黄得功代领属下众将五百兵丁出离大寨相离贼营不远扎住阵角之下门旂三军
排队摆了竹刀斩斧音黄得功数马立于靖西伯兵马是帅黄爷的坐纛以下自后是属
下的众将数其掌列于左右黄得功纵马擎鎗住贼营观着
黄得功 手内擎鎗搂坐骑 元帅睁目着贼营
当当下下扎队伍 着了去 一望无边流寇兵
凡摆旌旂如麦穗 刀轮剑戟似麻林 总然是
一支贼兵众逆叛 天遣亡明的恶混星 安营却也有次序
前后左右列元门 密密层层戳鹿角 四面周围有陷坑

营门的 贼兵来往川铁甲 传者儿郎挂锦镐
埋地兵山一般象 垒楼了 帐房哨来数不清
黄爷着把将头点 口内不语附中云 怪不得
流贼到处全得胜 搅乱了肯动刀兵 破府攻关取州县
残害百万众生灵 元集骁勇势派众 轻易如何退贼兵
总然我 黄爷立志能净战 全仗当今圣主的
皇爷有德国运旺 为臣的 杀退流贼必可中
最怕当今缺德了 大同城前难力功 靖西伯

况暗一会传将令 眼望牌旂把话云 这般如此去要战
打阵旂牌口内云 一抖丝缰催坐马 来至贼营收走旋
手中的 短刀一指高声喊 大叫贼营守汛兵
快此尽营去通报 晓谕那 为首流贼李自成
靖西伯爷来要战 现今主前到场中 李自成
来自当先来受死 不用差遣众贼人 出营挨迟不临阵
左爷一怒把营冲 太山押卵一般般 大小流贼全丧生
那一名 旂牌言把圈回马 慌坏贼营守汛人

抽身返步往里跑 来至了 大帐中军跪倒尘
这般如此说一遍 言必退步下中军 李自成
主上不悦腮代怒 对众开言把话云 这员官长出道乱
眼横四海把人轻 乐子营前来要战 大话滔天信口云
代乐子 来自出营将他会 务要生擒才趁心
说罢欠身离坐位 众贼兵 一齐相随李自成
李自成是个为首之人他要亲自当先众多的流贼只得要保出营来烟说大王要驾
亲征等生也跟随出营着一着点兵的势派闯王闻言满心欢喜说军帅也要出营

恨时了了言必众贼一齐披挂介胄我庄出大帐各提兵刃上马五百贼兵相随刀杆门旂
引路元门内放贼兵呐喊三声炮响靖西的正在江坊等候听见贼营的炮响闪目观着但
见刀杆门旂出出大寨贼兵呐喊飞奔军前来至宽阔之处立下门旂扎住队伍有数
十员贼将一个个盔甲鲜明人物凶恶各提兵刃坐跨战马来至江坊了为雁翅
在两边摆马不动
黄得功 一全属下众战将 睁睛对面看分明
五百贼兵扎住队 押阵角 流寇尽在两傍分
人人披挂多威武 各提兵刃跨能行 有一杆

闯字坐纛仲间立 将先八卦上绣金 二人搂马当中站
一了一摆却不同 上部出中曾表过 每逢临敌打仗征
见阵的 以后再不言披挂 什么兵刃当能行
黄爷着罢肘多会 靖西伯 心中犯想自沉音
为首那厮一支眼 这是流贼李成自 那一个
独贼定是亲献蒙 久闻人传在耳中 鬼什多端能打莫
闯流寇贼仗此人 全是亲烟出主义 在内生非起刀兵
今日个 众寇一齐出大寨 莫非变战赌输营

好汗想必多思念 在马上 一声叱咤吐雷音
谁是闯贼来答话 好在鞍下赴幽宴 李自成
闻听招呼抬头看 对面骑验假共真 一支官兵扎住队
盔甲花枝甚鲜明 数员战将分雁翅 为首那个有威风
赤铜盔 相趣大仗龙鳞甲 绛江袍上绣团龙
腰束一条江呈玉 手由兽 刚拿利刀双傍分
坐下跨定重甲马 垂巴江汉手内擎 生成的
面如紫玉一般影 双道浓眉大眼精 身体高大足六尺

腰粗膀大体三停 肘隐良谋如孙武 熟读兵书能用兵
李自成 看把多将傲冷笑 暗说军帅话不真
不过也是寻常等 说的他 天下无二第一人
李自成见黄得功恁般蔑我为大流贼不其内把韩西伯以常人看代只说宋炯的话中
有假听见将汗招呼你是李自成上前答话闯贼的心中不悦将坐下的马往前一
推口中说乐子就是闯王李自成你是什么人敢来乐子的营要战甚是无礼
李自成 眼中不识真将汗 认作平常一类人
口称胡言说大话 叫一声 那人留神仔细听

你是何人无道礼 善敢要战在营门 大王了
朱明起首创世业 有义有心作北京 山陕河连南三省
尅破府县与州城 无数良将指乐子 担天俱各丧残生
就有那 投降乐子皆有命 算他眼内认得真
谁若不顺将我指 你起是 袁家达身把命坑
一路长驱到此处 乐子安心取大同 诱女也
歇兵暗使谁军什 良将无谋入套中 欺心偷营去劫寨
连兵代将赴幽宴 要取大同如反掌 只在吃饮谈笑中

你来从 兴兵来把大同收 也该留神细打听
乐子到处无人挡 皆因是 命大洪福有神
依着乐子将你劝 不如收兵是正经 你家的
大明天子洪福尽 现在朝内少能臣 天又该兴十八子
应当乐子坐龙墩 靠你二人中何用 想挡吾兵万不能
你若是 不听乐子良言劝 白把残生性命坑
闯贼之言还未尽 韩西伯 心中不悦动无名
黄得功听李自成口中的那一片言词伤说下的无名火起一声大叫 哎呀 好一个欺天的逆叛

无王法的流贼你乃是朱明的民人在县堂中身充捕快不思皇恩的将士抗敌欺
心逆叛反抗害军民其实实可恶
黄得功 代怒含嗔用轮指 大叫流贼李自成
皇王水土恩不报 你竟敢 欺心逆叛招兴兵
朱明叔卒屠反狱 斩吏诛官夺驹良 在陕西
挑抗故土人吐骂 祖宗坟中不闭睛 河南山西残黎庶
男归老幼死生灵 神人共怒天不悦 死后难免臭名声
再不思 大明江山如铁桶 多有能文善武人

精兵百万粮草广 似你这 逆叛焉能到北京
今朝在此遇本帅 神差鬼使一般全 料你等
逆叛流贼中何用 疫嗽一声命尽坑 好生之德人皆有
本帅心中恻隐存 依我劝你快下马 自受绳绑孔上通
在马前 磕头哀告归王化 本帅开恩暂救容
当本差良奏皇上 当今的 圣主人明开大恩
饶放尔等得活命 仍回故土作良民 吾乃是
韩西伯霸大总帅 姓黄良号叫得功 奉旨领兵来协助

要把流贼逆叛平　你若不听良言劝　怎免残生性命坑
黄得功　口中说的是实话　怒恼流贼李自成
大叫一声气死我　黄得功　娃八日的太欺心
你我今朝遇一处　前世冤家今世逢　李自成
说着一催坐李馬　双手擎铊劈面擻　总帅用铊往上挡
振的卯　闯贼流寇膀背痛

李自成在营内对着宋炯言说尽是瞧不起黄得功的言词如今在军前与总镇靓了面对着双阵上的三军众将靖西伯叫他下馬身受绳御磕头哀告免一死不然就难保惟命当着这么些人闯贼如何受得再者又把总帅以寻常之辈看代他如何肯依不由的無名火起一声大叫好黄得功你这娃八命的气杀栗子了一催坐下馬擎動手中铊竟扑了总帅而来宋矬子见李自成催馬擎铊奔了靖西伯去了矬子连说不好咱家的大王如何是黄得功的对手列位將军都要小心仔细保護大王要紧众贼将一齐答应俱各准備不表且说定国公徐世広次日清辰一仝闯中的众將在城頭之上往下瞭望但見两营中俱把元门開放先是靖西伯黄得功当先临阵在江坊列隊差人要战后是贼营内分兵见有闯子的大毒就知是李自成当先双下里列元了阵式彼此出馬定国公对众閙言说拙本爵观着靖西伯也不过我等之辈就只比我细熾些儿我二人总係同僚却没见过他交峯对壘打仗厮杀今日到要瞧〻他的铊法如何方知真假

定国公　天生性傲多猛烈　自知有已目无人
心中藐视众流寇　他把那　逆叛贼兵瞧的轻
口内说着往下看　江坊之内细留神　总尤是
城上离着军前远　定睛观瞧眼见真　但见敌人催坐李
凶如恶虎一般仝　竟奔得功黄总帅　战杆擎元照脸擻
且说那　靖西伯爵微冷笑　暗骂流贼李自成
胆大前来战本帅　你这厮　无知万恶太欺心
若要容你走双倘　歇尽從前一性名　黄得功

双腮代怒睁虎目　手内擎铊验假真　但见流贼铊临近
亚巴红缨往上迎　双根战杆碰一处　只听咯哨响一声
李自成　膀背斧麻虎口挻　吸呼之间把手松
坐李难収往前撞　黄得功　馬上擎杆铊把抡
单背惯劲往下打　铊沉力大重十多　怎耐那
闯王不该此处死　多亏坐下馬能行　这要砸在頭顶上
肉烂皮飞脑髓崩　坐李一躥贼得命　脊背之上中无情
李自成　往前一栽口吐血　险些坠落馬安心

众多流寇说不好　一个〻　纵放花它撒走龙

黄得功这一铊杆子打的不轻幸亏了李自成命大不该死在此处这要别者之人也就坠馬身亡贼的脊背着伤口中吐血手抱安乔那里还敢与黄老尸動手没命的双腿磕驹往下败走靖西伯心中犯想说这么一下子竟没把流贼打於馬下旋坐李才要追赶但见那数十员贼将着撒战馬乱纵花它手举刀铊一齐撞将上来了把闯贼放将过去将去路挡住前来動手李自成得便催驹馬归大隊

李自成
烧忍疼痛骑马上
抬头看见宋献策
娃八个的真利害
军前动手与他征
我只说
驴球：：的心太狠
铃打楽子脊背上

渴使催驹归大队
他的那
闯贼代愧叫先生
力大铃沉了不成
他的铃磕我战杆
圈马回来再动手
那知他
疼痛难挨振動心

半晌还挽把眼睁
口中不住吐鲜红
黄渴功
楽子不信你的话
振的浑身筋骨疼
不过由神加小心
不用旋驹下绝情
那一铃

若要打在脑代上
先生之官真又真
李自成
宋炯有语闻言道
皆因李生知根底
不但铃沉纸力大
大王难免丧残生
常言道

楽子会头尸僵坐
從今再不将他惹
一边口内说着话
咳一声
直言不怕大王嗔
谋多智广有才能
中将上阵与他战
能狠难以敌中大

话不虚传果利害
提起渴功脑代疼
一边哎哟不住声
大王在上请听云
黄渴功
若非暗有百灵助
以多为券可相帮
一人怎与中人争

闯贼闻言将头点
他道那
江坊之内看分明

那李自成算是知道黄渴功的利害了忍着疼痛往军前观着这且不表单说中多的流寇各拿兵刃将住上撞把持西伯围住在居中休伏人多想要取胜黄渴功那里把这一群流寇放在眼内摇闻画巴红樱铃遮前挡后挡左架右到相一个大人闯着群孩子相戏的一般若论礼随时照伯临阵的中将见揽帅被数十员战将围住动手就该大家催马上前也来帮助才是正礼怎么尽都袖手傍观此是为何内中却有双丁元故顿

一件兵有暗令伯调不致括自上前弟二件也知道黄老爷的本领不惧这一群流寇

因此上
黄爷独占众流寇
枣留追风冲四面
喜坏观敌中战将
对垒闻言把话云
今日了

随征众将俱不動
展闻了
到相奋江挠海龙
文武多安面代春
宗有人言说他勇
江坊之中这一阵

各接坐季着鎗罢
鱼巴红缨铃一根
城头上
定公徐爷哈：哎
本爵总知未见真
贤弟委果是英広

一合未走胜逆叛
力战群寇不介义
身受伯爵安出品
算渴朝中一武臣
靖西伯
会国仗着血气勇
他若到了花甲外
一斋奨奉徐老将

铃打了
犹如儿戏一般仝
就便封王礼上通
老将说着付又咲
总杰铃马会对手
正在了
未必能似老元戎
皆因知他平素中

闯寇流贼估上风
不杜了
可与徐某为兄弟
文武多安奇国公
要比国公却不能
力壮年轻当今中
中文武
定公点头腮代咲

又往城外看分明
渴功黄爷敌中寇
淌起尘沙碧天空
且说那
闯贼忍疼睁睛着
江坊之中動手人

李自成看勾多时当着宋炯闻言说军师你方才说倚多为胜的那句话楽子有些不信你瞧黄渴功那个驴求兕的手中使的那杆铃上三下四门路精熟好相一条呼风唤雨的怪蟒招架中人的兵器竟自不以为然坐下的那一匹樣冲壁撞亚赛一条酒醉的蛟龙大料楽子的中将未必能勾取胜要这坐大同府只怕有些难破

李自成
若有人此来阻挡
枉受数载征杀苦
空得三省终何用
宋炯连把大王奇
黄得功
总仗大王洪福大
闯贼弁言将头点

眼望宋炯开言道
大料着
白费辛勤血战征
临了一奇归大明
此时券败还本定
元奇骁勇是好汗
料着他
眼望江坊不錯睛

军师当神你是听
你我不能破大同
可惜了
闯贼说着長吁气
临稍末尾着输色
李生闻名都是真
要挡咱兵也不能
且说那

靖西伯卩战流寇
犹如怪蟒弄狂凡
定国公
多付左右擂战古
老将多付一句话
一阵阵古如暴豆
耳弁城头战古声
助战古

江坊岔勇抖精神
枣面战马冲四面
城上观瞧心欢喜
史兄郎
该值之人那敢停
三军呐喊振天廷
好汗齐呼心内想
所为叫我将贼勝

摆動手中鈘一杆
咆哮嘶跳似欢龙
老将添欢長咲容
快些呐喊助威凡
咕噜：
黄卩江坊正動手
必是徐哥上了城
惟有黄某立大功

我今若不施英勇
英広想罢不代曼
一连鈘挑贼双了
大毒下

到叫那
手撑战杆抖精神
秉寇自忙心内京
唏坏流贼李自成

定公主人把我轻
靖西伯
烘的一声往下败

黄得功听见城头上的三军呐喊战古如雷就知是定国公在城上擂古助威催他立功好汗的心中把想当今的圣上命我领本部人马来大同协助堵挡流寇今日算是头一次遇逆叛打仗若不岔勇杀贼一来流寇道不怕我二则叫大同的兵将轻视於我好汗想罢把手中的亜巴红缨鈘摆動一抖神威鈘挑二贼落馬余者的秉寇见势不祥 烘扑奔隊败走李自成看的明白说声不好吓杀乐子旋坐李竟奔色门败走宋炯与五百贼兵尽都立脚不住一齐败走黄老卩见流贼败阵并不追赶多付

掌得胜古代领中将兵丁回归大寨城头上把一位定国公徐世広喜了了不有余亡中说道这才称的起是一员战将呢券的通快傍有一员偏将开言说若依末将的愚见黄兵主的就该趁式督兵冲豳贼苍再安不券 列公 定国公此一时比不得先前了头一宗他见过黄得功的勇了第二件他看过靖西的伯那一封字知道黄卩另有券贼之计自太就是另一宗说法了眼望那员偏将开言说黄贤弟是何等的英広文武全才道比你我还糊塗不成自太另有奇谋取流贼之勝

定国公
多付急速备酒宴
就说老夫备虚意
苍広下城去预备
老将未语面含春
还有那
须要早：全预备
人吃战飲馬喂饱

不肯说破其中故
出城去
水酒不堪为庆功
送往军营先莫云
你你二位来协助
馬步兒郎一万正
一齐的
只等令下破贼兵

只因见过书一封
送到黄卩大老营
手下人
定公付又傳下令
贤弟相差保大同
现今俱各在城中
所用器械与能行
到临时

休浔遲悞方为安
速忙传令手下兵
下坐李
米將一奔道辛苦
鈴打闖王挑二寇
悪退逆叛極容易
口呼列位詩听真
皆因为

大家成功却成名
城内預備先不表
亲随接鈴脱介胄
口说道
流贼回营魂夢京
兵主總把大功成
勝敗那在此一阵
流寇势派实太重

双员偏將奇吝私
再正黄卩回大营
好汗并坐於中軍
兵主委果是英広
大料自
黄卩点頭微〻咲
只好來尾着揄营
一时难退東贼兵

只要当今洪福大
万般事
總由天定不由人

黄浔功明知流寇难退故此才这般言論持西伯正与中將論话并折来报说城内定国公徐老卩差人送下程酒宴给兵主老卩慶功黄卩分付叔下堂來人回去見徐老卩道謝特西伯在营中慶功飲酒的这些话不提单言李自成東流寇敗尽大寨下了坐李贼兵接去兵器入大帳瞎贼叫设猖卸去甲胄備在上面疼了个哀哉不止宋炯令人將李自成的衣服解開在蒼伤之处將金瘡药付上

李自成
眼望手下東流寇
你等与我是朋友
出身列位全知道
念义不拿冝動嗔
多亏了
撓扰河南与山陕
杀到如今十数載

鈴伤之处付上药
叫一声
犹如亲弟如亲兄
身当捕快在公门
將我掐在南牢内
列位朋友叔牢獄
杀的那
梁子兵到大同城

疼的不住吐哀声
列位留神听我云
梁子的
只为梁典叔皇杠
还有周青合一丈青
梁子大闹米脂城
百姓军民数不清
我只说

这坐城池容易破
粗心大义少敵人
江坊上
東位並力將他战
驴求〻的真利害
鈴沉犬大会对手
白伤兵將枉劳神
打听着

谁知崇贞発救兵
今日軍前交夆战
一合未走打梁子
只说是
何又鈴伤双个人
对面交夆难战征
不如早些撤人馬
那厮死了咱再動

梁子不信軍师话
安將驍勇果是真
鈴砸脊背偏身痛
以多为券可成功
黄浔功
大料大同不能破
另尋別处去安身
他若活着枉费心

闯贼说着長吁气
宋献策
一傍闲言把话云

矬贼宋炯听李自成那一片言词在一傍代咲闲言说大王此话差矣自古兵家券敗之常礼咱自米脂起首至到如今敗过的券次数也不少经过多少大凶大險大王細想到临期總是咱券只有往前尽的再没有往后退的敢则要是一阵不敗这时候早浔了北京登保更年改号都有好几載了慢说創天下的大事不論办什么小事还有个成了破〻了成呢大王別因这一阵敗就表志恢心即非正礼

宋矬子
口中连把大王叫
项羽驍勇谁敢挡
刘邦命大该成事
会垓一阵表幽冥
任恐地
兵家券敗是常礼
將养鈴伤歇人馬

顺恐闯贼不消尽
千万的
那个不知勇重瞳
天文左当汗業典
黄浔功比作楚羽项
能文惯武终久败
大王卩
贵体安康敗大同

解劝窝调李自成
不可表志与灰心
怎耐那
填王總有十合勇
大王犹如刘沛君
临期还是大王营
只宜闲怀请放心
李自成

多到临期兵其耐心有忘想不回兵点头口中连说是
只好回命任吞穹列位军前多辛苦各去歇息静帐中
众流贼口中各应脱介胄回归本帐养精神
出中不言贼营内且说那时西伯了庆贺功
大帐之上摆酒宴一一全众将饮杯迟黄得功
手内擎杯开言道列位将军仔细听今日军前这一阵
众帅能仿李自成力挑二寇丧了命流贼失机败尽营
大约首闯贼一定心害怕兒郎个个尽吃京

今夜偷营去劫寨一定要杀败流贼保大同
时西伯对首属下的众将说为首的闯贼的伤重贼营内的兵
必乱今夜晚有劳众位与本帅代领一支人马硬去冲闯贼之营
再兵不务之礼众将各说兵主所料不差黄得功传令中军官速
挑一万精锐的兒郎须要这般将此预备首去冲踊贼营戰中军官
号令执速人马照黄老爷之言俱各预备停必时西伯与众将
饮酒用饭以必各归本帐暂且歇息挑下的兒郎各飡战饭齐
畏坐李预备首是时跟随主将去冲踊贼营

此出中剪断绝说不重叙大明营中隶上灯
众将齐集中军帐一个个戎庄披挂似天神
得功黄了也甲胄宴时之间交二更时西伯
用兵不与人一样又拿另是一般行别者之人劫营寨
也在天黑寅夜中人尽含枚马勒口不用火把与灯笼
他总忒也是寅夜去劫寨人不念枚马嘴松
由下中军守大帐黄得功全众一齐往外行
各提兵刃上坐李早已传行将与兵一万人

太从出营先放炮大把灯笼亮又明三军呐喊京天地
将与兵丁往外冲竟扑贼营撒坐李人人忿勇抖精神
守汛的贼兵已见不代曼连忙报与帅中军
众贼岂不防劫寨也都是传前支更把值迟
人报官营兵将至又欲来将大寨中寅值间
难办敌人有多少火把灯笼普片红堪堪相离大营近
小人前来禀予因闯贼疼的难动持忍痛开言把话云
弟兄们快些出去将他挡须要由神加小心

中多流寇齐答应一人人各提兵刃上安心
且说得功黄总帅督兵硬尽闯贼营时西伯
传令再放二声炮只听得咕咚响一声定公分付二偏将
代领首一万兒郎出了城

李自成听见人报说有无数的官兵乌大营相近火把灯笼人声呐喊闯贼对众开言说黄得功这个驴求求兒说的有些古怪既要偷营劫寨就该捲旗古噌地而来才是也没灯火大齐明大嚷首来的取何元故宋炯明知此一来大料首不善罢今夜晚保不住要折兵损将白日里败了一件兵心敌乱如何堵挡矬贼可不敢说破怕的是兵将吃京越发不好只得说大王只管放心俗言说的好兵来将挡如此而来有灯笼火把兵将交拿都有眼目到此暗地而来还好堵挡列位将军须要忿勇当先代

兵迎敌此一陣若把黄得功未败赵武儿攻取大同官保得城众将各应出阵各提兵刃搬安上馬众贼兵总有支更选在之人数万多兵难道全勝首不成也不过替换輪流十停之中就有九停兒睡着了的沟营中這么一乱才闹醒了一半兒睡覺中京楞里楞怔的各找刀鎗各寻盔甲有了這个没了那个手忙脚乱又听营外正东上战古如雷喊声振地众贼越發忙了北一时有了盔甲兵刃战馬的贼兵也不过数千奔奔中军大帐而来已与众贼将会在一处众贼传令不等随我们堵挡官兵官将而走

众贼流
心想要把官兵当
官兵相离贼营近
早已传令预備下
耳聽兒郎呐喊声
徐世应
你家兵主知会我

代领贼兵催坐李
赵武儿
一声大炮似雷震
城上往下看分明
火把灯笼明又亮
分付偏将人双个
黄贤弟

呐喊揚威往外冲
得券督军取大同
定国公
官兵营中大炮响
揚威呐喊奔贼营
代领兒郎一万兵
来出上面寫分明

你们二位休代曼
夫功共把贼营破
各提兵刃上安心
双员将
出中单言黄总帅
相离切近往里闯
依按军规長操練
乱杀流贼守汛兵

领兵出城並立功
急速快去莫消停
下城代领兵一万
催督兒郎往前尽
率领首
兵丁将佐抖威风
临敌死战挣功名
鎗挑高照灯墜地

双下里
双员偏将说得令
守汛之人開放门
来把流贼大寨冲
众将督兵来踹营
这支兵
来至元门往里闯
牙叉鹿角馬蹄登

元门口
官兵揚威往里闯

贼兵难挡东西窜
到相是

登时之间乍了营
一群猛虎入羊群

黄得功与手下的偏将催督首一万兒郎冲尽贼的大寨正遇首众多的流寇数千贼兵灯光照耀火把齐明两下里着的明白合兵打仗比如交拳全以气勝若一败焉能得营白日里双下打仗众贼全都着见好两怕的那一分子兵么了一合未走把李自成一鎗险些兒打於馬下数拾员战将圍首他動手厮杀逞他一根前翎花也未招倒反被他鎗挑双个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众流贼無不害怕

双下里
招架官兵来動手
官兵骁勇有纪律
背后战古如暴豆
南北乱竄走西东
仔细的
所防敌人来劫寨

总然交拳打上杖
無奈何
退后须要等鸣金
兒郎忿勇抖精神
此时贼兵全京醒
不卸甲胄靠兵刃
提兵器

众多流贼心内京
厮杀打仗挡敌人
只听得
杀的贼兵往后退
皆知敌人夜闯营
身傍拴定馬能行
上了坐李好相征

粗心大义不礼会
猛然京醒乍了营
难找兵器与能行
众贼兵
齐備贼兵全来到
灯笼火把明又亮
官军俱各有记认
各有记根認分明

赤杀精光瞎昏沉
彼此相碰乱哄哄
赤脚蓬頭往外跑
自相践踏死的就不少
两下里
撒地通天一片红
总帅黄卩最小心
大兵贼兵全至此

睡覺中
有了裤子没袜子
不办南北与西东
寅夜难知多少人
動手交拳打战征
冲营的
惟恐寅夜伤自己
迎挡官军堵闯征

怎耐那　流贼害怕心胆怯　里地泊湫各顾生
登时走了人无数　这一件　冲动流贼大老营
黄得功也知道流贼的兵也没什么纪律不过匪棍饥民之辈
懂得军规的皆是河南山陕投顺了李自成的官兵可能有多
少呢也无过人多势众就是了双下里仗这一阵伤的贼兵就
不少正在交战之间忽听大同府的城上炮响振耳又有一支
官兵从正西上杀尽了贼营之内
大同城　奔出鬼郎一万正　双员偏将领広兵

来至贼寨相离近　喊一声　威风抖搜硬冲营
众贼都在东边站　那知背后又来兵　众多的
官兵骁躍如恶虎　手掄战杆把刀掄　背后而来难招架
贼兵看众丧残生　双势夹攻如何挡　若死遭劫在数人
宋矬子　一个闯贼在大帐　耳内遥闻战鬪声
矬贼明知势不好　时而怕　他与别人大不同
用兵如神人难测　腑内良谋韬略精　谁见过
灯笼火把来劫寨　这一宋鬼就罕闻　城内必然奔人馬

我料一定两夹攻　白昼之间打败仗　我兵心慌不定寧
这一阵　难保折兵与损将　一时也算我粗心
防守四处方为妙　我宋炯　不称君师二字名
事已至此难后悔　另把奇妙计再生　此一时
先保大王为大事　他若伤着了不成　矬贼想罢开言道
大王在上请听真　白日我兵败一阵　难免京慌心不寧
今夜里　又处交兵合上仗　胜败输赢又可中
若依李生愚拙见　大王丫　须要扎挣上能行

不如暂且避一避　只为鋌伤难战征　也只好
天明之时见分晓　输营胜败任苍穹　宋炯说罢一夕话
闯贼无耐点头応　无耐忍疼离软榻　分付手下代能行
就有那　亲随之人忙答応　拉馬伺候主人公
闯贼一个宋献策　又个人　出帐搬安上走龙
李自成扎挣着上了坐李宋炯来驹成着几个伏随的亲随刚
自要走人报大同府奔出了一支人馬不知多火把大寨的西
面冲闯大王的敌前后受敌被官兵杀死的不少眼看着的大

营难保大王丫快走才好
李自成　一闻此话心害怕　闯贼着忙京又京
眼望宋炯开言道　军师呀　此事応当了不成
官兵双处来的勇　欺心硬自把营冲　我的兵
前后受敌难取胜　若要失机怎保营　莫非梁子洪福小
大同城前驾要崩　矬贼摇头说无碍　大王在上诗听真
常言道　真龙天子百灵助　大将魁元八面凡
大王乃是真命主　必然要　绝处逢生暗有神

李生敢保无有事　无过伤些将与兵　这如今
东面又处难出去　要走须从正北行　黑暗之处走才好
可保平安无难星　天明之时重立寨　李生自有妙牢龙
黄得功　任他多谋多骁勇　我可能退这支兵
闯贼闻听将头点　无奈何　黑暗之处施能行
宋炯催驹跟定走　还有手下众家丁　曼曼的
催驹犹恐人瞧见　官兵闻听了不成　耳内只听人呐喊
战鬪之声在正东　闯贼恐怕人看见　内跳心京伤又痛

李自成
不言闖贼偷出寨
催督兒郎往上撞
个々驍勇如患痛
中军将

胆战心京扑正北
再正那
杀的流寇走无门
贼营之内抖威凡
去拿流贼李自成

偷油耗子一般仝
靖西伯卩黄揔兵
中宫兵
揔帅黄卩传下令

懷宗傳
卅五

中宫兵又下里夹攻这一阵把流贼的人馬伤的不少杀了个东西乱窜南北逃奔黄功得传令我的兵将先奔中军谁能拿住李自成这一件奇功不小本帅启奏当今的万岁必定安封一品中兵将听见帅主这一道军令那一个不想功名有赶杀流贼的就有奔中军将来拿李自成的杀到了中军将前一拥而入着了着那里的闯贼四处搜寻那有踪跡拿住了几个守将的贼兵追问都说李自成早已逃生不知去向只得来会揔帅黄老卩着了着天已大亮传令收军只听哼々々三吓阵罗一响收回人馬若論礼赴得勝的三军就该追杀贼兵提拿闖王才是正礼为何反到鳴金这是为何奈因黄得功用兵另是一着这一阵冲营杀贼可全劵天已大亮有了眼目再要追杀贼兵势急若要决以死战那时难保输営勝败又道是杀人三千自损八百那道不為全劵了再者白昼直间连劵了又仗杀贼兵无数李自成必心虚害怕撤兵回去也未可定保大同自已领兵前来协助為的是堵挡流寇保守城池杀退流寇不伤官兵不失城池可保这就是了靖西伯收回人馬

黄得功 传令鸣金收人馬 摠帅開言把話云
眼望偏將開言叫 说道是 二位將军仔细听
別辞辛苦听五令 代兵一万入城中 照旧的
快同定公將城保 好安一郡众居民 再着逆叛怎么来
另生別来把贼平 又員偏將说得令 兵主分付敢不进
代領首 一万兜郎辞摠帅 内中伤有二百兵
照羔尽了大同府 去見那 世代公勳定国公
对着老將言就礼 徐卩聞言满面喜 口中说

你家兵主真好汗 智廣才多实在能 此阵杀破流贼胆
逆叛闻名望影京 兵丁仍然分城上 防守流贼保大同
且不说 定公徐卩城内多 单言摠帅入营中
彙登下人接鞍馬 代領首 属將一仝往里行
得功黄卩升帐坐 众將排班左右分 時西伯
传令三军各归队 查点伤兵多少名 摠帅全众卸介胄
分付设筵在中军 慶功筵宴众战將 犒赏兜郎打仗人
飲筵间 众將齐誇黄摠帅 兵主稱譽果然真

里外夹攻这一阵 杀的那 逆叛流贼冒了魂
時西伯营中慶功皆且不表且说败残的贼兵见天色大亮众宦
將收军回营李自成宋烱先回大寨令人竖起大纛招聚那些
败残的人馬不多时全都回来了凌正残营重安旧寨闯贼非
時令人查点这一阵伤了多少兵將哦將报伤兵七千有餘卒
喜無损战將
李自成 听见贼將来回报 伤了七千还有零
闯贼闻言長吁氣 不由的 仰面朝天打瞎声

半𥈞闻言呼列位 仔细留神听我云 乐子的
大兵相离大同近 诱女屯前欲住军 军师巧定牢龙计
诓敌诱阵哄敌人 安將不知入圈套 偷营劫寨使欺心
杀的那 瓦解冰消全师丧 眼着成功取大同
不料崇贞添救兵 黄得功 逆奉圣旨领左兵
大同城外安营寨 那时参透计牢龙 乐子的
兵来安营在对面 军阵前边赌闻柜 娃八合的真利害
铃打乐子下绝情 虽然无有丧了命 绝处逢生遇救星

多亏了 众位朋友救乐子 大伙围住他一人
指望以多淋他勢 黄得功 反到铃伤二弟兄
大败亏输回尽寨 天里寅值硬冲营 乐子的
人馬不能將他挡 七十三军丧了生 似此睄来怎么来
大料不能取大同 若依乐子愚拙见 不如收兵是正宗
我一卩 山島之内藏身件 屯兵歇馬养精神
他若活着咱别动 時西伯 命尽归西再尽兵
与他作对碰还过 白送残生枉死人 宋烱说

大王不是这般讲 若依李生礼欠通 伤兵数千何妨碍
言过胜败是長情 大王只顾言此话 豈不感乱众军心
我李生 胸中自有奇谋计 能退黄姓这支兵
宋烱之言还未尽 李自成 满面添欢長咲容
李自成这双阵叫黄得功真杀怕了才说那着急的言语如今
听见宋烱说他有奇谋妙计可以能退黄得功的人馬不由的
忧中化喜愁内生欢脊背上的铃伤到相好了代咲開言连忙
返问

李自成
口中连把先生叫
不知有何良谋计
杀退这支人合馬
大兵真到北京城
封你了
上房不用尊樂子
文武公臣頭一位

方才还有愁千種
他将那
细对樂子快言明
要得城池谈咲中
推倒当今大明主
我国军师加王位
你若是
满朝就属你為尊

登时憂容换喜容
会算先生尊又称
但能勾
樂子得了大同府
樂子即位坐龙墩
王代横腰川蟒龙
受走出朝免拜君
可咲这

逆叛瞎贼胡许愿
大王只管放宽心
大王了
歇息双日再商议
闯贼点頭说正是
说着分付叫摆酒
犒赏三军馬步兵
伺候的

宋炯闲言把话云
将与兵丁皆辛苦
一仝乎位先用飯
可能勾
先生之言礼上通
我与乎位飲杯巡
残营復正不奇備
贼兵叁応不代曼

予从款来休息是
征杀一在贯精神
犒赏兜即馬步兵
杀退敵兵取大同
李自成
合营兜即皆有赏
随使預備莫消停
调闹坐位在中军

闯贼忍疼陪贼寇
大帐上
开怀畅飲酒刘伶

李自成听见有了退黄得功的计了真算是喜出望外也顾不得给伤疼痛了在大帐上陪着宋炯贼寇坐定乎贼兵上菓斟酒闯王与乎寇仝飲李自成宋炯知道他的自兜多必到了至急至危之处他才肯使出来呢如今就是问他也不肯说闯王只得不问大家飲酒用飯用必歇息到了次日宋炯传令叫贼兵正理鞍械挖抗重栽鹿角再刨战壕歇息人馬若到交夆之日自有将令传行

宋献策
闯王着急不敢问
且说得功黄揔帅
对向流贼怎么羕
揔帅闻言心下沉
人传说
经过一计必防備
揺敵反叛是古语

心中已有奇谋计
也只好
次日升帐议军情
回报付又正三军
今晚再去冲贼寨
煞贼宋炯多鬼诈
岂不怕
再去犹恐中牢龙

要退英広黄揔戎
依他之令暂歇兵
令人探
照旧安营並未動
流寇必防加小心
逆叛全然仗此人
本帅再去把营冲
大料着

我兵在此安营寨
另生别计退贼人
告诉那
須当昼夜加防範
定公徐卩闻此话
既然務了贼双阵
完了这宗大事情
黄贤弟

流贼不敢往东征
好汗主意安排定
定公徐卩加仔细
千万的
老将不喜附中沉
就该趁势再交兵
為何屯兵不交战
他的机関泰不透

看他几天再商议
差人送信到城中
准備贼人暗出城
着意留神要小心
若依我
或是拿住或杀绝
令人难猜就里因
必然有计退贼人

这一日李自成的给伤也微覺好些升坐大帐设聚事题闯王代咲望着宋炯真话说军师你前的大兵至此屯扎日费的良米不少倘然粮草不接兵无战闻之心将有京慌之义那时候到只怕反为不美先生既有退敵破城的良谋何不早施杀退了黄得功的人馬取開大同前兵东進早得了北京豈不是好宋献策回言関内的守将无才城池可也好取就只黄得功非别人而比若真迎頭打仗远揺近畧全不是他的对手李自成说如此说来还是不好宋炯说心中却有一计可退靖西伯的三军

闯王说如此更好但不知先生有何妙计朱炯说有一个人就是近来得功的班头取大同府的领袖就只说今没在此处李自成说这个人是谁渠子认得不认得朱炯说大王怎么不认得他是西安府秦王的承奉官名叫杜太若去这么个人大王如何得的西安府（呢）李自成说杜太他有何能怎么就是近来得功的班头取大同府的领袖（呢）他也不知跑到那里去了先生怎么也把他提再说下渠子不知道要军师细细的承奉

朱献策

那日若去名杜太

李生如有用他处

没向大王言说破

相代犹如敲上肩

必须要

一路之上皆如此

也算此人他命大

眼望闯城开言道

马熊句

令人相看加小心

用他之处自然明

若与交兵要打仗

离开战场去录必

就李生

一路平安没丧生

大王当神在上听

得了西安一坐城

就只是

不断缺少人看守

保他之人十几名

可是之后搭营中

在他身上最当神

皆因是

我兵相离北京近

星夜快到大营中

若得功

闯城开言道撤首

承奉杜太就见过

就可能把敌兵退

先生之言未必真

杜承奉

将他当在朔州城

他若到了大同府

文武全才不中用

口中说

软弱无能一老公

还保得了大同城

朱炯代笑回言道

岂不会能一太监

如今若人叫杜太

谈笑之中可破城

杜太一到就成功

军师此话都不准

他到了

这话渠子不平信

大王在上请听准

胜似营中将与兵

大王快找差人去　急速的　叫他到此莫消停

朱炯说大王别瞧他是个软弱无能的太监（哪）他若去有用处就李生马前经心用义一路上保护着他真比在大王的身上多外的当神但凡取县攻州冲锋打仗先叫人保着他暗着江坊除他怕的是伤了他的性命若遇用他之处如何是好今日正用此人故此李生在大王的马前保承於他朱炯的这一片言词不但闯王听不出来连那手多的流贼心中都纳闷暗说然子今日是疯了说的话都是不服把一个太监说的胜似

咱这营的兵将这不是小看你就么真正令人可恼

手流题

会有太监比就奇

但他叫来看怎样

军城暗恼朱献策

口叫先生你是听

杜太监

先生细想其中故

低言巧语孤谈论

说的他

莫非刚雨又重生

且言闯王李自成

渠子愚蒙才学浅

非文非武是内相

请把那

都言朱炯不必至

胜似合营将与兵

且不说

眼望朱炯开言道

方才之话未听明

如何能勾退城兵

就里情由对我云

朱炯见问回言道

叔父京中身得宠

他的言词天子听

若不然

如今把他叫到此

叫他修书到京中

启奏当今明天子

不然叫他撤回兵

大王在上请听真

九门提督杜治亨

却有私通大王义

如何献了西安府

大王了

知会他叔父杜老公

虚言假造於朝廷

请西伯离大同府

他有个

都有的亲廷一般样

杜太亲口已言明

大王细想内中因

对他言明就里情

在驾前

或是杀了若提帅

大王亲手就得城

扮李生　就是这般愚拙见　未知行来通不通
宋炯说罢一片话　李自成　满面添欢长咲容

闯王听宋炯的这片言词自已想了想恨是个着儿除此之外还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儿咲代咲開言说军师若是把他叫了来他若是不肯写书那却如何是好宋炯说他叔侄有义归顺大王真会不写书之礼把他叫了来的时节大王只须如此这般恩威并用大事成矣李自成点头应允连忙差两名头目速回朔州把承奉官杜太即刻叫来不可迟慢兵头领闯王之命那敢怠慢乘馬离大同往朔州而来

北公中　並无旁叨重叙话　交代总要需分明
两名头目那敢慢　把杜太　星夜叫到大营中
人报闯贼承奉到　扭在营外下跪行　李自成
听了这贼宋炯话　忙手迎接手老公　让到中军大帐上
二贼一齐把礼行　见礼已毕分左右　归位而坐饮茶羹
贼自成　未从開言先代咲　口称伴々请听根
前者兵去西安府　承太府　献城归降多费心

桀子並未酬来谢　实在心中却感情　皆因为
征伐之可多冗碌　昼夜那有一时工　目今兵至大同府
眼看就到北京城　今日莫有闲暇空　想起太府老公々
这些将　所代不周求宽恕　你我却是一类人
差人请到军营内　無非是　闲谈而已叙寒温
见邑太府休外道　想念通家相好情　杜奸贼
口内连々说不敢　大王这也太多心　大兵东进是正礼
休把咱家提在唇　总是献了西安府　些小微劳不算功

大王了　是有用着咱家处　再不推辞必进忠
闯贼闻言心欢喜　李自成　忙又開言把话云

李自成听杜太口内的言词心中欢喜吩咐左右快些々设摆酒宴桀子与太府接风担惊酬劳道谢军师与众位将军大家相陪共饮手下的人答应登时间在大帐上调开坐位李自成与杜太分左右而坐宋炯与手总至两边列坐手下的贼兵上来正是杯盘罗列宋炯执壶李自成把盏先敬了杜太三杯然后北门面朝上大家共饮闯贼举杯代咲開言说老太府宽饮几杯方显桀子的诚意

李自成　手内擎杯频三让　满面含春把话云
酒寒菜冷非为敬　不过是　桀子恭敬献诚心
本府须当开怀饮　休要辜负好的情　杜承奉
口内连々说岂敢　在下深感大王情　又蒙军师加照应
恩深似海一般仝　每日相代如知己　胜似亲弟与亲兄
今日了　又蒙大王如此代　在下心中甚感情
若不依食吃个醉　扮杜太　不是人间父母生

说着自已哈々笑　京杯干饮泛刻除　伺候的
贼兵顷次又斟上　杜太忙把大王寿　大兵已至大同府
不往前进主何情　闯贼趁式開言叫　伴々在上要听真
桀子的　人马至此安营寨　有又安心取大同
怎奈崇祯发人马　黄得功　到此相拦堵隘事
桀子与他交会战　江坊打仗不能营　被他的
能打脊背桀子败　连排二将丧残生　夜晚劫营硬冲寨
伤兵七千还有零　实在难以将他持　再要交兵也是不凡

皋子的　军师提起老伴伴　说你能退这支兵
困此皋子差人去　把太府　请来商议却了情
只要伴伴点头允　要跟敌兵谈咲中　李自成
说罢之时聪代咲　杜太不解内中困　口中连把大王叫
黄得功　贯战能征咱家岂他万不能

杜太听李自成口内的言词是朱烟夸荐的他退黄得功杜太闷
听不解其意先吓了一跳连忙将酒杯放下口中说道大王别信
皋先生的话咱家手无十斤之力不会骑马抡刀又是个内相如
何能退黄得功的人马再者黄西伯又非别者的战将那个人不
但能马上杀敌胸中韬略纯熟善于用兵咱家焉能退他大王
了须要另寻别计咱家不能李自成听杜太之言不由的哈哈
大咲说太府皋子之言你未听明就这般言讲难道皋子不
知道你不会武又是一个内相么并不叫你与黄得功那个厮

杀杀先的通的交兵对面打仗只用你点头应允说愿退黄得功
的人马他就莫走了你若不点头应允他自然就不走咧　杜太说
大王的这个话互下不但听不明越发把咱家搅住咧你咱乃通家
之好求大王有话快说不用绕这些个湾子才好　咱　闯贼说皋
子挡不住黄得功那个娃八合的是实咱家的军师献了一
计咲皋子差人把太府请了来求你写一封书子送到京
中与令叔老伴伴变个什么方法你把黄得功或是杀了或是
调开他皋子的三军无人阻挡

李自成　代咲闲言呼伴伴　太府留神听咱云
当初既献西安府　皋子可见有恩情　你与皋子是一心
伴伴所言通家好　皋子才言脉脉情　只求你
写个一封送京内　拜托令叔老公公　他在驾前多得宠
所说之言天子从　叫他驾前上一本　无过虚言假奏君
或者是　将他调往别处去　不言沧刀闯典刑
此处没有黄总帅　就没人　拦挡皋子这支兵
要得大闯谈咲内　百将直到北京城　若要是

西南登基坐了座　把你叔姓加倍封　一字亲王在朝内
皋子不负有功臣　你若不应这件事　咱兵如何上北京
十数年　血战江场非容易　皋子乃能到大同
一事不成人耻咲　别说咱　诸人未必肯歇心
生担反叛几个字　不如仍然归大明　见了那
崇祯万岁言就里　已往从前启奏君　你若不献西安府
皋子焉能把事成　并非是咱无情义　万般出于难在心
说出了　你们叔姪人几个　皋子择脱把罪担

闯贼说着闭眼眸　把一个　杜太着忙吃一惊
李自成这一片言词说的利害听就这是恩威并施俗言说是
好一阵子歹一阵子连连代吓唬话总是这么说可把杜太吓了
一跳口中说（不好）怪不得人说瞎狠狠这话不错他这话来
的蹊跷（呀）咱如今若说不应与了他如何挡的住黄得功已经败
过几阵了李他闹了不是一年了十载的工夫他就肯自挨过
手了他说的话内有困估计着大事不成为何白担了反名把心
一横且着归顺大明那却如何是好

中军帖
胸内暗々说不好
他怎不附我大予
万岁若要来御营
难免皇上要动嗔
孙叔娌
后悔当初行的错
指望日后图富贵

登时立他名杜太
李自成
当真归顺大明君
瞎贼必要拢来云
卖国求荣贼非子
难免碎剐云阳市
为什么
那知循还报应真

好贼有心难立心
这怕言词可怕人
当今的
孙的私书就是对证
按律应该诛灭门
死后还落骂名声
无奈投降李自成
献西安

竟把咱家不提起
每日害怕与担辛
到处里
虽说有人保救孙
受怕担惊非一日
他的兵至大同府
呆烟熟贼把计生
若论礼

可恨流寇太无情
虽然不缺好顿饭
若要交锋与打仗
惟恐怕
吊胆提心到至今
遇见立功赏提我
这又莫是用着我
扶手来求要书字

今人看着如囚犯
如坐监牢一条全
咱家有他怕立心
孙的残生活不成
这如今
打仗不能将他胜
立刻差人叫到营
这片言词就不听

咱家如何将他对
好叫孙
前进无路退无门

杜太赵想这件事情（不妨）沉音多时自己说这得在他才好呢有々给他个金蝉脱壳之计奸贼的主意已定代咲闹言说大王孙打谅何可元来为难指黄得功叫孙写书知会咱家叔叫他老人家在驾啟奏一本或是把黄得功调往别处去也使得或者把他杀了更好恨容易办的事情这有何难大王又何必说些闲话这怎么是逼家之好

杜奸贼
要使金蝉脱壳计
巧谋流贼李自成

口中连把大王叫
你孙就是通家好
投降献了西安府
别无叫生速荣君
因此上
就为这么一件事
未从要说归顺主
作事须当作到底

敢则是
别拿咱家当外人
也没人传王加马的名
将来必要成大事
孙们叔侄才投顺
大王了
不怕人言落咲声
始终如一方是人

若驾这条太多心
悲当云
行了慷慨多仁义
登基即位北京城
择主兴邦是俊杰
竟自生嗔把急话云
大丈夫
虎头蛇尾非好汉

创立一场全是空
怨々怨
指望永远当富贵
杜太言必一久话
垂模低以无言对
件々留神仔细听
黄得功
白昼夜间败界阵

投顺大明现出城
孙们叔侄主义错
谁知道
闯贼闻言发愣怔
呆烟傍边把话云
非是大王说急话
能马他熟云对手
伤的兵

云近凌迟受典刑
有眼无珠另报君
反落奸贼叛逆名
呆默々
代咲口中呼太府
敌兵难退是实情
智广谋多会用兵
算来七千还有零

李自成的话虽然说的不救杜太的这几句话虽然不多也说的有劲儿到把个闯贼问住了怔柯々无言可对呆默々只是发怔呆烟在一傍听的明白暗中暗说我家大王不中用怎么这就对答不上来了别闹的却子劲兜那就不好了杜贼代咲闹言说杜太府何必说这些生气话弃了此处都是你我自己人这些话若是傍人听見岂不耻咲也怨不得我家大王有急说话元本直些到惹的件々不悦

呆烟贼
未从开言腮代咲
太府留神听我云

大王有急非是假
故此差人請伴伴
崇禎留着上一套
你我方好往前行
就便是
既然有方法往前進
另往別處奔身俸
若肯留我將京進

若得功
修書遠遠上北城
他的言詞去不听
得了北京城一坐
太府不肯將我留
少不的
歇心不把北京城
要退收兵送咱中

特住前邊难進兵
求令叔
淵閣這支人合馬
共享榮華無二心
你我還是一家人
老伴伴
撤回兒郎馬步兵
伴伴方才說有礼

始終如一方是人
老伴伴
今日又不將我留
宋炯說罷腮代咲
咱家不肯將我留
走漏风声了不成
既然是
差人下書捉不妥

有頭無尾非男子
當先既獻西安府
這個是
杜太聞言把話云
有个元故在其中
心內嗐嗐想主义
罕师如此將我派
總不如

另人聞知落咲声
就是無心保大明
半途而廢棄前程
並非是
這件事情關係大
大王不肯先動嗔
咱家焉有不依從
在下棄上北京城

面見家叔言此事
口內之言還未尽
你想着

說的明白也放心
宋炯暗咲在心中
金蟬脫殼難了如何肯放行

杜太監
老賊要使脫身計

杜太要使金蟬脫殼之計 故此才說差人上京下[illegible]倘
有一差二錯那却如何是好 不如在下身棄前去到上京中面見[illegible]家
叔把這件事情說一个明白 還撤他老人家也好在駕前[illegible]奏
再听崇禎万岁是怎么羕派咱家急速回来 待大王早师送
信豈不是好 李自成一聞杜太之言 闖賊不解其义 不由的
回嗔作喜 滿面生春 說伴伴若肯棄身前去 敢則又比差人
妥當了 方才棄子真是作急 說倘語紧些 老太府休要疑記
杜太連說不敢 大王也莫多心 你我乃是通家之好 丹个人你言

語宋炯在傍听着暗咲肚中說杜太這个禿狗要使金蟬
脫殼 我家大王可別依實就信以為真 放他此去 就如縱虎
归山 放龍入海 他还肯来吗 宋炯想着代咲開言說杜太府若
肯棄身前去 自然就勝似差人 內中但有一件难处 伴伴乃秦
王的承奉 官京中的文武多有誰不知獻西安府的事故那一
个又不曉 一進京中倘若被人識破 豈不是飛蛾投火 焉能去得
修書傳言 自古旧有 不但你我 只要伴伴寫一个明明白白的旧
是了 何必又用冒險擔京棄身前去

宋献策
太府何必棄身去
令叔一見知其义
有句不知近退話
伴伴諒寬不寬容
但不知
宋炯說着腮代咲
心中暗把賊鳥

奉送杜太脫身計
只要寫
太府觀看自然明
若要說来我卑嗔
明說要走难出口
李生猜的是不是
把个
竟自參破計牢籠

代咲開言把話云
明明白白書一封
我李生
想是方才大王的話柒
故說脫身要進京
金蟬脫殼怎瞞人
杜太聞聽吃撲怔
這先生

我要想走不能够　流贼如何肯放松　欲代不把书封写
他若反脸无义情　只因说声推出去　老杜难保命残生
这个贼　思想多时无其奈　只得闻言把话云
咱家亲往北京去　不过是　要当斟着为放心
军师疑心说我走　真是英雄无处伸　什么是
全凭胆壳我不懂　何必舌根押好人　叫我写书何方妙
差人须当加小心　一路途中加仔细　进了京内更留神
提督府　若要见了家叔面　方许相投书一封

奏本之后听旨义　叫去人　打听明白再回营

杜太估量着是走不了的（咧）只得应允写书口内说这几句盖面皮儿的话为的好听李闯听杜太的几句言词只得也就抽回一把亦来代咲闯言说太府休要多心学生说得乃是戏言俳々须得宽恕莫要思真方才主付的那几句话实杰要言奴边的帐房文房四宝过来请太府修书（伺候）的贼兵口中答应先将桌案上的纸笺撕了一撕求后将笔墨砚拿来放在杜太的面前李闯亲手研墨

宋献策　将墨研浓一傍看　杜太出於无奈中
只得怔能造遥看　他的那　肚内颠奔自已云
甲多流贼在此处　好叫咱家难在心　我若是
当面不为真实话　手贼岂肯拉相客　无耐之何只得写
字字行行商笔踪　不肯姪男杜太拜　叩禀叔父老大人
自从在　京中多年永未见　朝思暮想在心中
姪在西安为承奉　随秦王　多镇咸阳锦绣城
闯王米脂兵人马　西安城前屯下营　老大人

来札到杜姪闻着　上面之语尽明白　姪男献了西安府
闯王照着实有恩　目今兵至大同郡　靖西伯爵把路授
两下里　文武官兵打上仗　闯王失机落下风
故与小姪全商义　因此上　修书送进北京城
总乞叔父奏万岁　婉转说动大明君　若能彀
来了得功多外好　不杰将他调开大同　闯王之兵好前进
一路长驱到北京　闯王亲把小姪许　真也不负有功人
破北京　面南称尊坐龙位　叔姪两个把王封

下写杜太三顿首　须将那　旨义如何告诉人

杜太写必将书放下把书递与李自成看了一遍闯王说劳而收这旧是了言必自已提笔就在书后面写了几句冰伴々叔姪之情小王兵至西安毫无阻滞献关投降目今兵至大同若得功阻路我兵不能前进故而相求令姪写书送到京中求老太府在明君驾前进言乞奏或把靖西伯调开我兵无阻大同垂手可得若能把他调了性命多外更妙破京之时面会太府一并相谢下赘永昌王李自成沐手再拜

李自成　写必之时放下笔　重目含说把口封
李闯亲把贼兵派　拣了那　仔细精明汉个人
将书发下收讫好　主付了更加小心　路途上
千万休要风声漏　打尖下店要留神　到了北京提督府
须把言词要记真　投书必是杜太府　给书休要给别人
必须要　讨着实信再回播　来往休遇半刻工
星夜赶回大营内　咱家的　大王多々给赏艮
说着多付赏路费　时刻不停快起身　二贼兵

更換衣服另打伴
出營上了馬就行
離了山西大明府
晝夜奔馳上北京
下書之人先不表
再說流賊李自成
陪着那
杜太說話又欣然
口內連將伴伴尊
令叔若要將書見
大料着
再不愁想一定悉
駕前須得要忠奏
懷定万歲定依從
黃得功
或死或離御此處
大同不愁到手中
一路途中無阻擋
桀子定破北京城
推倒明君登龍位
全是叔姪二位功
爺若是
喜得你們人兒了
久後臨尾不是終

杜太口中說不敢
爺叔姪
當小撒謊沒掛唇

李自成陪着杜太飲酒用飯已必伺候的賊兵將碗盞傢伙撤去闖賊說杜伴伴也不用回朔州去了就隨桀子的大营听一听京中令叔的回信豈不是好杜太連連的答應說承大王的這番美意咱家焉敢推辭李自成分付另設一坐小帳房撥十名兵伺候伏侍伴伴須要小心仔細杜太答諾各歸歇息不提闖暗暗的傳令莫是把奸賊杜太什又用軟監監起來了就只不必費周

賊營內
暗暗看起着杜太
怕他偷行走了凡
書中不言李造叛
也不說
城外屯兵若提戒
安下大同徐老將
每日登程看假真
尊言那
京中下書人兒了
一路催駒離大同
飢餐渴飲登古道
不住招商旅店中
貪畫重要連夜走
那日瞧見北京城
進了城
問准那是提督府
秋宅以外下安心
對着门上人言講
西安府
承奉差來手下人
進京特又將書下
面見太老了爺天回
门上的

家丁们听說且住
近步當身往裏行
進了儀门止住步
告訴同伴小老公
就拘一名往裏走
來見奸賊杜治亨
說道是
西安大了差人到
進京來投書一封
奸賊開言心犯愁
杜治亨
口中不語腑中云
只得說了西安府
至到如今無信回
今日了
忽然差人將書下
內中一定有別情
須把差人叫來問
看書方知假共真
想罷分付小太監
急速出去叫來人
小內相
口中答應往外走
賊兵兒了進房中

見了奸賊參跪倒
有一個
懷中掏出書一封
太監接過拆開看
從頭至尾瞧分明
杜治亨
看罷來書沉吟想
思量展轉在心中
猛然想起一條計
要言那
黃得功須得如此這般行

杜治亨把他姪男杜太的書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在坐上分付伺候的人把這兩个下書的人欽去賞給飯相代不許出府閑遊代爺爺見奏了當今的万歲看聖上是怎么來降旨得了實信爺這里修書再打發這兩个人回去是伺候的人把兩个賊兵欽出書房賞給飯不被生府的話暫且不表且說杜治亨又把那封書拿起來仔細觀看是他姪男杜太的筆跡奸賊腑內思想說此因當年外生耿如杞作弊蒙君假冒功勞与洪承疇作對爭情敗露寫書信知會於爺爺偏向外生安奈兵備道拿進京中

審問是我暗拿東廠太監蒙朧之奏了當今的万岁信以為真把洪承疇御赴云陽就要問斬偏与着王承恩要作監斬安敢又俟遲又來了几个打抱不平的英雄的人替洪承疇劫別吏狂把素恭了當今的兵馬得生趁與俱逮洪承疇合東廠的太監都裝給裏戚的李老了審問元帝兵畜道這件事狂之子一審就將其實也莫承了一件大事誰知當今的昏君竟把東廠的四个俟俘全都殺了這也罢了絕不該把咱家重打四十

都只為
惱恨崇禎立將义
放我休书西安去
做了西安府一些
並有不把我加封
這如今
韓西伯了是好汗
闖王如何將他勝

那日打了我一頓
務必要
才与闖賊双相通
所來好上北京城
肯居王了在我內
闖王到了大同府
那个人
打仗生机藏下兵

咱家怀恨在心中
要送他的江山我才氣平
叫娃男
闖王若要進了京
勝似提督曆九门
与黃得功勞我
文武全才能馬術
闖此上

叫我娃男將书寫
闖王如何來進兵
李自成
思諒不作也不好
闖王一怒不致紧
打我之仇也难报
好策良謀立此功
長長的

若人送到北京城
大同指任人合馬
不就西南登龍位
我的那
杜太难保命残生
怎解胸中氣不平
韓西伯了多大道
說我們老小去綁奈

我若不作這件事
多咱才到北京城
咱家焉能把王封
娃男現在流遊邑
就是那
如今想条什么計
眼植四海目無人
自受皇家爵祿封

咱家有些些氣不過今日个莫是机凡巧凑達黃得功在京都的时節就与內相們不对長長的在背地里对当今傳的人說我們圖朽怎么这等重用內相內相他們还过川宮入說伏侍妃后就完了怎么督將督旗欽闖第扶都用太監這如何使得要依着我說除了內廷大總理王承恩連一个好的也沒有這些些話可就叫到杜治亨的耳內奸賊的心中怀恨已久本图主有什么方法正治黃得功今日个遇見了這么一件事莫是趁了杜治亨心頭之恨

皆因是
又有一句俗言好
韓西伯了為人正
不忘怀記在心內
尋我机闖會处尋
想思了
一來害了黃總兵
闖王進京登龍位

怀宗天子無福分
常說是
相忍皇家我內臣
恼恨得功把內相輕
今日恰巧這件事
多时生出一条計
一則叫
先把咱家怨氣平

蒼天該当亡大明
一言興邦也是真
杜治亨
又敢相害誰下手
正中奸賊圈套中
必須如此這般行
永昌王了好進京
韓西伯

他若死了為榜樣
吩咐親隨手下人
速請那
下人答应說知道
來至提督衙宅門
兵部正堂李建太
並不俟遲出府中
來至

再沒人把太監輕
速去一个休代慢
兵部李大人說我等
轉為形
這些話登上安心
也是奸賊一党人
一个來來手弄下
提督衙造下坐席

杜賊想罢主义定
這般如此紧記心
商议軍机大事情
出了书房不敢停
去請那
听說提督差人請
俱个来李蹄能行
親隨回报主人公

好贼听见兵部到 杜治亨 忙出太房往外迎

若将大礼提督近属兵部所辖也没说司马听见提督老人宗诗郎刻就至的道礼都有一个元故来一呢 李建太与杜治亨是最要的好友知心莫逆之则阅敌一时九门提督真是站有的朝廷当今的万岁极其宠爱他说的话即如圣旨操不上的颇多借先的不少有这么一个元故故此李建太知尧而之闲言以叙杜治亨听见来随回言说李建太来了心中欢喜忙出书房迎接

杜治亨 听见来了李建太 出离大房往外迎
手下之人随左后 不多时 来至延宾代客所
但见兵部往里走 跟随家丁四五名 丑个贼
见面俱各腮代喜 合欢相亲喜气生 施礼携手往里走
家丁真随后面行 进了内书房一坐 什又施礼各分宾
接宾主 归位坐下将茶献 兵部开言把话云
太府差人去呼唤 闻此上 下官速来讨示因
不知所因什么事 传之须要来分明 杜治亨

见闻代唉开言道 大人左上请听真 皆因多日会缺教
故此相请到寒门 无非闲暇谈心叙 消饮几盏叙寒温
一边里 说待着分快摆宴 手下之人那敢停
内书房中调坐位 丑个人 各分宾主按西东
桌上列摆八珍味 馨香美味不同寻 杜治亨
亲自擎杯斟上酒 口中进把大人称 承让一杯非为敬
拜表心中一点诚 李贼接盏说不敢 国家公公多费心
这才是 无故讨扰承盛设 下官心中甚感情

言过于必一盏酒 丑个人 各自归位饮刘玲

李建太与杜治亨丑个贼在对面而坐把家丁俱各全退席面前只留丑名小太监斟酒伏侍二人酒过数巡杜治亨代唉开言说咱家今日请老大人见临寒舍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有亲阅心敢此请来商议李建太说老侄侄你我二人虽是异姓胜似全胞非他可比太府有什么了只管对下官言来若有用我之处再无不尽心的道礼杜治亨说这件了若非老大人别人也难作就只是关係非小

杜治亨 眼望奸贼李建太 口内连呼老大人
只因素日相交好 胜似那 一母全胞亲弟兄
今日遇见这件了 阅你重大不同寻 因此上
老人请驾到寒舍 皆知你就是知心 目今大明洪福尽
该当改帝换朝廷 天义该当一王子 米脂县内降将尽
李自成 布衣起首创天下 将来必坐北京城
咱家早以将他服 姓杜太 暗献西安头一功
这了难瞒大人你 当出对驾已言明 大人说

也愿情心归服李 出於无奈保怀宗 皆因你就难割捨
照旧仍为一座臣 闯王之兵今临近 大同城前摘闯征
靖西伯 奉调领兵去协助 但将相征保大同
闯王难把你功胜 坐作前 打仗失机落下凡
一全全姓修书信 差人送至北京城 上写着
兵阻大同难前进 将功骁勇解战征 对面打仗折人马
不能成功取大同 多咱才到北京内 何日即往主廷墩
急书信 叫我巧定牢笼计 驾前妄奏哄朝廷

杀了满功加更好
好的闯王往前行
这件事情必须的
李建太

不太将他调回京
早〻破了北京城
来得投降先立功
腑内有他吓吊魂

所为是
忘了恐
奸贼之言还未尽

懷宗傳　卅六

李建太听見杜治亨的话这件事関係不小什么[illegible]的賣国求荣倘然机関不密几声一家子的性命难保我[illegible]不衣他罢一来念义孩的二则闲常称兄與杜治亨說过要投降闯王这个话也非是说过一次了如今又难已改口衣了他罢心中有些后怕朝故腑内吃京口中说道老侄〻下官听出来了今李闯西安的子将太府已对下官说过日将李大王的人馬莫是是到了同门被转西伯黄渴功挡住了大兵不能前進黄渴存是个智勇双全难闲的英才李大王如何是他的对手李大王的兵不能前尽今姪修书送至京中来老府在前　啟奏或是把黄渴功调开或是把他杀了更好是这羔不是杜治亨说老大人说的狠是李大遠說这件事么当太府自行裁处怎么又须得下官呢李某不以到要件之所指杜治亨听了李太建口内之言到了稀〻的光景好贼腑中暗说罢了你还懔不得泥怎么叫我自行裁处我又道礼想是讨闲言说老大人賣国求荣了怪不得小同而戲这件事念别人也尚凉不得当初就是你我商凉少不得还與大人商议

杜治亭 惟恐兵部不出力 唆他一口叫他宗
口中连把大人叫 咱双个 胜似同胞奶人
当初来你这件事 元生你我共同心 你说是
大明素积洪福尽 功成归降李自成 大人之我不言担
好友说话自当听 今便晴现西家府 大家姿悉定恩荣
班道说 闯王登基坐了殿 单把兵部不加封
有福同享祸同受 才显得 删文私文义东齐
请置到此来打议 大人推托礼欠通 就保是

咱家曾有这件事 大人闲心才显性 何况还是咱两个
彼此商量怎么行 自行裁处这句话 需理详情不爱听
老大人 自行裁处这句话 脸则择清也不能
奸贼说了一夕话 此时为不拿主义 情自有忙心内宗
胸中自已该不怕 李太建 怒大初
先来我两合商议 惟保只君都是真 今日听他这些话
少得私随免得行 就便不依他的话 了到临期难办清
罢〻〻 既要安心别投主 旧情撇去横了心

兵部心中主义定 眼望着 衙门打背把话云
李太建忍了怒依着杜治亭的道完来无耐何代里涮言说
老太府为何有意要你不容推托不作这一件了耐因不容附
内无才能不能退贵得应班的主意来好此那般言请但不封
二有什么看见内中有用不发处说不得胃险担京少不能要
你杜治亭听罢治心欢喜树内说旧不依咧进只得代咲同言
言说老大人此是咱家有意皆因多人是你我的约已极此
大人请来商议好事

杜治亭 满脸代咲开言道 大人背袖在上听
咱家与你是封已 有个了 不对你说向谁云
金娘修书到京内 上面之话令人宗 李闯王
兵阻大同前难进 不胜得功是实情 咱若不作这件了
闯王岂肯善歇心 你说不能成大事 惟愿投降归大明
为要是 见了当今为天子 从前心往接实云
了中今有你共我 那时节 那在当庭说不清
回此咱家心内怕 了求大大不好轻 想了想

这件为情少得你 只为多心保大明 想了还是有两个
草率草呼大人们 明日早晨王登殿 大人至班见圣君
只用你 这般如此几句话 管保皇上心内填
那时咱家再上殿 趁着那 万岁生嗔般奏明
只须如此这般样 咱家管保你成功 大人去
降我之外多别法 依我旧是这般样 兵部闻听将头点
无奈之何须要依 口中连呼老伴了 太府之言李某从
明日个 早朝上展我见驾 就依伴了奏明君

太府太后再奏主 就只看 万岁爷今怎么行
李建太多时耐何只得忍了杜治亭治了几个人饭的多多少
酒宴席散兵部告辞杜治亭嘱付叮咛送出私宅二人分手
李建太回家不表杜治亭入内不必细表此书简断次日五鼓
文武百官齐集朝门不多时中鼓齐鸣皇王登殿文武多官齐
万安舞蹈揖左右少年身接品级分班站立展颜容上面吩唱
有了无般早奏了无据卷退朝言未毕见班中都堂慢闪一
人口中说臣有所奏

展頸上　上面之言还未尽　只听班部有人声
臣有短奏来見駕　说有话　越衆出班往行上
天子坐上往下看　刀边文武各归班　光来是
兵部正堂李建太　品级山前拜龙台　崇禎爷起將金口
往下闻言降玉音　爱卿何時来見朕　有本拿来孤看知
李建太　往上尽礼将头叩　口内连将万岁寿
修本未及臣口奏　此乃是　一件軍国大事情
流贼至已大同府　寧公却范截尽兵　靖西伯

奉调协助兵人馬　大同城前安下营　但该尽兵与贼戰
才是为臣报答君　食君之禄当报效　忠烈尽命主常情
黃得功　按兵不奉生异志　有义安心要背居
剋扣軍糧圖肥己　似这等　误国如何作大臣
為臣闻聽若不奏　有负当今爵禄恩　李建太
奏罢往上将頭叩　空怕当今主圣心　半晌沉音開言道
兵部留神仔细听　这是为何你知晓　莫非推头奏寡人
靖西伯　素日為人多正道　作事多和秉性忠

你今無故来妄奏　一定乃　素不合害好要人
自古明君也数的有怀宗天子耐支国天運循環明室当終这么
一位明君生於国運將終的時候了也有貌人一論那時候洪
承疇乃犯性真就該把杜治亨季了此一時那有此好那由戰
国的時節齊国就該把宗教萬下唐滅的時候就該把黄巢考
中后来那里有亡国之家之说万般乃撥由天定之中的但有
一件愚下並非不知天命不信循環崇禎乃也不当听用后之
言把杜治亨松放当此一論到把天命格在一边这不是听女人话

的人么才落在这一步田地
欢的公　千万休听妇人话　枕边之言别認真
叔伯姑旧成陌路　就只把　双姨连衿当至亲
丈人丈母当父母　自己生身反外人　你自己
半夜不睡起一想　堂堂身子何处生　孝养父母头一件
手足和和弟二行　一番相見一番老　千条桃花一樹生
莫非是　忍下贵贤多带叩　皆因我是過来人
少年听信妻妾话　冷淡了　手足全脆姑旧亲

后来悉转身不弟　两姨连衿不上门　这才是
手足兄弟多照应　姑舅连衿分外痛　这才悔恨当初错
枕边之言認作真　渴望闲书儿句话　草子当之戒后人
常言道　吳兄吳弟終须要　亲弟亲兄到底亲
闲话少叙归正传　再表那　大明崇禎主圣心
一闻兵部李堂话　怒心不悦面生嗔　宝坐上
我想那李建太　口叫兵部你听着　靖西伯为人朕知道
又秉丹心是尽忠　文武全才韜略廣　智勇謀高銳且雄

不但崇禎乃是一位仁明帝主也是盼你平人但凡明白些的
还不听耳旁之言呢故有旧说那个人不好必要详思那个人
果然素日不好还可猜然素平狠如有心人说他不好这由中的
有解释先思必是反这个造话的人向有不睦無故生非雷言
假作以将平日和好这也不在其实再看那个人素向行為本
不正还有为当一論也不听今日他宫言旧想要眼見是实再
听为屋俗言说的好是目之耳就琛不真过耳之言乎是深信
御前之人自然只是一个見了怎么他罵我上就找了他的去

要不他门一家子全都来了兵还像湯多如来去罢也不知
了到底领命不领呀到后来才知道中了人家兵将计策了
崇祯爷是何等的明君再者素日恨的远镇西伯黄得功是一
位智勇双全忠正的直臣今日冷奏了的兵部正堂李建太口
参他拥兵不举尅扣军粮心生异端有背君之义怀宗爷如何
肯信数的皇爷的心中不喜龙面含嗔往下问说李建太镇西
伯的这些事你如何知晓
宗坐上　崇祯皇爷心不喜　龙面含嗔把话云

金口玉张呼兵部　李爱卿　寡人有话你听真
镇西伯爵为人正　平素心怀赤胆忠　朕问他
爱民如子疼百姓　将佐兵丁如至亲　你今参的为妄奏
内中一定有别情　想是心中怀嫉妒　胸内挟嫌假作真
黄得功　拥兵不举何人请　尅扣军粮那有云
我朕驾前从实奏　要是真　虚言一字莫欺君
想来有处必有证　你不为来奏寡人　李建太
一见当今皇上怒　半句闲言把主尊　好歹那臣人一讲

百姓军民齐称云　故此尚且才敢奏　至今别彼在中心
怀宗爷　皇上不由微冷笑　口呼兵部你呀听
妄奏不实应有罪　念其是　候听寡言不算真
这到条陈朕不准　快些下跪把身平　李建太
口中答应将头叩　平身下展入班中　胸内暗暗说句了
转呼提督杜治亭　去元年扳数我奏　妄奏不实万岁爷
还算你　当今圣上龙恩重　并未深究把罪怪
方才要往真里问　你叫我　如何着回奏圣心

李建太心中后怕倘或朝廷要是深究细问倘或若对不来难免
妄奏不实有欺君之罪罢了我我人雅日高珠砝说叫我如此
而奏我也没多说一句这算完了我的事了底下全是辅了李
建太正自沉因思想只听殿上的天子传宣说满朝的文武听
真以后若有不见真实妄奏大臣以慢国欺君律例定罪班中
多家齐声答应臣等尊旨崇祯爷传旨已毕才代驾离九五只
听班部中有人说话
班部中　只听人言呼万岁　奴婢有本奏当今

天子坐上望下看　元来是　九门提督杜治亭
龙书案前双膝跪　往上朝参臣拜君　崇祯爷
宝坐上面开金口　呼声提督听朕云　你有何事来见朕
什么条陈奏寡人　将本拿来我朕看　是何言词验假真
杜治亭　往上磕头呼万岁　奴婢口奏主当今
天子闻言将头点　说道是　你把情由细了云
对着合朝文共武　只为言来恐要与　但若爷
妄奏不实一实假　提督难脱有罪名　奸贼叩首参言是

陛下皇爷你细听　爷上乃是仁明主　德比唐虞一等全
真正是　待文武如骨肉了　再每怀揣一点心
爱民如子疼百姓　普天下　露雨均沾仰圣心
满朝文武食俸禄　旧读诗书答报君　为臣者
国家有事应当奏　直言谏主报朝廷　目今流贼兴人马
河南陕西动刀兵　贼兵已至大同府　堪堪撼动北京城
镇西伯　奉调前扫流贼寇　交锋打仗为有事
但能使流贼退去　我主的　社稷江山享太平

杜治哥说李自成的贼兵已离直隶相近不远侵都黄得功奉
调领兵到大同镇协守国保城退敌再也不交举打仗的理
真是个将士用命之将陛下的龙文细思韩西伯黄得功那人
虽说皇上是不知道么不但文武全才拾沉勇快善于用兵将
的一片丹心惜军爱士边廷上无不感仰今日兵部李建太竟去
妄奏说他拥兵不举魁抵军粮有异端之心这件事情大料有
假
杜治哥　向上磕头叩拜　奴婢直言奏圣明

兵部正堂李建太　今日子　驾前启奏圣明君
黄得功屡调弗奔　乃代领三军助大同　兵到贼
必要交刀举打仗　将士用君恩命报　兵部参他要军驹
拥兵不奉负朝廷　心生异端有别念　这是详参未必真
幸亏了　圣上仁明不究问　退以为真了不成
倘迎降旨去问罪　黄得功　岂不含冤屈在心
他为恼心大概了　讲投流贼李自成　手下的
将佐兵丁皆报怨　只怕言语也不公　偏向京官屈外填

轻视功劳汗马臣　只怕倘闹这件事　各处兵将尽寒心
卩上去　岂不因小误大事　有关国体不全尊
若依奴婢愚拙见　这件事　必要分别假共真
奴婢细思无此理　黄得功素日是忠臣　李建太
妄参不实反有罪　陛下究问理才通　审明治罪传天下
外镇闻知感圣明　兵将感恩好用命　舍死安生养报君
今日卩　卩上不必这件事　外镇人人有怨心
奸贼奏罢将头叩　李建太　附内有忙心中况

杜治哥在屏上奏事双班中的文武尽都听的明白旧有忠正
官员都心中犯愁说杜治哥不是这般人呀素日 间心怀不
正奸狡非常怎么今日如何改了呢这片言语奏的有理
外安兵将之心内清朝中之患实为治的条陈兵部正堂李
太建他的心中可有担待京官怕心说杜治哥这是怎么硬押
派有叫我今日 上展见驾这般起奏别看准与不准算是闹了
卩至家争争
杨太说　古今谗佞难　到底年安年圣鉴

他又上屏这番奏　但不知　秃狗安有何毒心
别是有文要害我　饶有传子难哄人　他叫我
自己搬砖砸脚面　奸贼有头罪我抗　敢列嘴内合我好
甜言蜜语论交情　南京责图求官赏　二人合心无变更
蹦咬我　今日驾前奏了事　你又如此这般云
驾前参我是妄奏　必须要　分辨虚实假共真
圣上不究撩过手　依将年家年性子　为的真
万岁准了你的本　一定皇卩要动嗔　这场官司咱两打

你想平安多不能　兵部提督将的逼　不管老少不老少
李建太　正自颠奔逃主义　忽听皇卩把话云
玉陛金口开言道　叫一声　提督留神你是听
兵部原听参人讲　不办真实奏寡人　固执上
我朕不究这件事　以后留神加小心　依你如今怎莫著
到要全部细说明　奸贼付又将头叩　口尊皇卩在上听
若要是　误听参言朝启奏　以后俱是这般行
奴婢参倒起其原　如不准　只现碍之假当真

文武有李辛兵部　王法何在礼何存
必须深究这件了　办以方能服众心
侍圣旨　速将兵部审问明白奏寡人

杜勋奏的这道条陈本来有理对看合朝的文武必办好了
能服众心不然以后的人俱要学李建太只贪在前妄希他
人条例了以赦其罪如若不准只说误听奸人之言可免其
罪都罪如此王法何在道理何存列以忠崇祯下若不往不深
究怎么对满朝的文官去生上共经说我朕准奏传旨兵部立
拿李建太御拿交三法司审问明白是听何人传言是挟嫌妄
奏出於本心问明白回奏这就有谋参问的人挑礼了崇祯下
这是怎么说呢为什么不亲自御审呢交到三司岂不省了

在会内中有奘么一个人王帝主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马审起
事来就不用设立那等刑名衙门了可到看俸長有背里人言
怎么难道皇上旧不知道这一件事么想来是不知道慢说十
儿省的天下一天旧有几万件事情皇上都知道非也就是一
个庶民人家不同多了只有十数口人过日子旧有当家人
不知道的了情你去家他不依你走了他们旧起来了依你没
听见马修的晓你只打算总是你在家的一般非也到是当局
者迷傍观者清这八个字可图可受

此书中　闲言少叙归正传　驾上官员那请停
秒虎如猫跪下往　一个个　恒参护神参班中
上面御往李建太　二背穿栓上御追　登时间
吓坏奸贼李兵部　面目变黄颜色更　才代些口喊冤枉
付又多年心下沉　非日他对我素谦　这般如此叫放心
总然交　三法司内何妨碍　自有提督杜勋享
我今若其他多办　怎么害　请西伯靠黄云戎
奸贼起罢不言语　驾上官摇摆离殿行　送大那

三法司中先不表　且说万岁主怀宗　宝坐上面开言道
九门提督听朕云　你去参陈事人准　兵部交到三法司
必然要　审问明白来回奏　可办虚实查其龙
兵部真若是妄奏　必把那　将伴於究罪不轻
圣旨传刑罚笞内　兵将若思感寡人　提督你
条陈勋图奏为好　公而忘私尽其忠　奸贼磕头将恩谢
付又闻言尊圣旨　命问御兵是正礼　於审虚实假共真
怕的是　内中有法无从我　良将含冤无处伸

审问治罪李兵部　请西伯　岂不知恩感圣明
此段书中节目今令人听之到於是杜勋奏有实李建太之
义的光景不然怎么叫人意量的妥之当之的呼人家上殿
启奏奉黄得功搭兵不举赴冠军难心生异端有背君之心只
打谅崇祯方必不办虚实一定听本必是降旨拿问黄得功尽
京法罪这可就得了手脚了好叫李自成居京大同旗没了结
西伯雅还搞的闯王的人马其能垂手得城他二人在李自成
的面前把这一件大大功劳定了谁知怀宗万岁皇下来京

仁心又知道黄得功是一员忠正的良将不准李建太的本撺
将下来并不深究细问是在那里听的旁言无凭人所讲这就
算是万幸在于杜治亨反在驾前谏言说李建太妄奏不实
屈枉忠良将有欺君之罪况那些话正呼崇祯有要把李建太
拿问治罪
杜治亨　驾前如此来启奏　令人听之心不忿
到於有义宾兵部　若不然　如斯那等奏当今
那小奸贼今有义　设计铺谋暗害人　一本呼

当今天子不疑惑　休听闲言呼主公　必须要
斟酌明白这件事　舍却不究非正行　以后再无人妄奏
才是的　君正臣良宙宇清　卩把此事休看小
内阁重大不同寻　桂西伯　为真若要这件事
兵部谏奏礼性通　食君之禄当报效　知更必奏正该行
那时也当治其罪　只需惟由真又真　黄得功
若要没有这件事　兵部欺君有罪名　将他按律治其罪
似慎的　兵将那个不知恩　奴婢恶见这般事

未知皇卩怎样行　好天子　听罢奸贼一片话
万岁无语自沉吟　若依九门提督奏　就得差人到大同
询问打听这件事　方知虚实假共真　黄得功
素日为人朕知道　赤胆忠心无二心　断然无有这件事
千万的　休信旁人害好人
崇祯卩本来知道桂西伯为人忠正李建太的那智勇再是
没有的准是妄奏如今又听杜治亨这般启奏卩的心中沉
吟了一会往下开言说九门提督有　奴婢杜治亨奏　天子说难道

你不知桂西伯他的素来向么
崇祯卩　宝殿之上开金口　叫声提督仔细听
桂西伯爵人忠正　一派的　报国扶君最忠诚
惜军治民怀赤胆　抵守边廷无二心　李建太
今日妄奏怀私义　私当交司审之明　撤兵征将问其罪
以后为人妄奏君　往下不必深究问　我朕不能冤枉人
杜治亨　向上进礼将头叩　口尊吾皇陛下听
卩若不究这件事　单害那　兵部一人理亏呢

桂西伯素来忠正　奴婢素向也知道　常言道
黄河万丈知深浅　谷上难测是人心　反复无常有更变
君子忍术变小人　黄得功若有此事　兵部启奏算为忠
若要把　直言谏主问了罪　以后谁敢奏朝廷
依着奴婢愚拙见　求我主　御笔亲书诏一封
差官连往大同去　桂西伯的大老营　见了他
就说有人上参本　这般如此奏当今　他必写本来回奏
真假虚实方明了　那时治兵部的罪　李建太就死也甘心

倘然要　兵部奏的无有假　求主开恩把罪释
奸贼奏罢将头叩　宝殿上　万岁皇卩口内沉
杜治亨这卩涛子说的好呢先参李建太妄奏不实应当拿问
不但崇祯天子果然信他言连满朝文武听着都是欢喜的已
是把李建太拿问交于三司法中如今又奏单审兵部呢是不
公又言黄得功素秉忠正将这话把天子安住又说人心难测
万一有此事这不冤枉了李建太么以后谁还敢直言奏
主了这是紊乱人心要办呢此事只得差官到大同见黄得功

一问若无有数了回来再治兵部之罪
杜治哥 心怀鬼诈奸谋计 要害忠良蒙朦我
镜有傍了奏皇上 说的话 文事忠直到如今
崇祯万岁心犯愁 皇卩每呼胸内云 廿厶朕
已择解了李兵部 三法司中问口供 提督又是他赴奏
口中之话甚多年 黄得功有多远了 我朕若他年素忠
难道说 如今教了李建太 一概不究人误云
自古天子无戏语 谁见过 圣谕传宣又改更

到是一件为难事 听朕如今急筹行 以王子
泥着一个将今日 往下问言降王者 九门提督归班去
你之祭陈我朕说 奸贼叩头首将谢 平身下殿大班中
崇贞卩 宝座之上往下问 文武多官听罢云
谁人领旨大同去 将贵卿 镇西伯寿将兴兵
金良解假羊共添 御林甲将五万兵 封大同
见了得功黄元帅 阅读圣旨展黄封 吩领留神有意谋
小心仔细问分明 可有按兵不举事 赴扣甲粮真不真

回来时 以之自之奏我朕 一字虚言法不容
说有提叶禀书记 杜治哥 若去班内尽听真
二目消神瞧左右 是我走心书己人 瞧见了
一人奸贼瞧逆目 出班越乘见当今 此人领旨大同去
生叫他 通班无了将依兵丁几万人

杜治哥见当今的万岁不但准了本面上至无嗔又有的心
中暗喜叩头谢恩平身归班眼中消神再为细听但见崇祯皇
卩案提御笔自书宣诏已毕往下问说谁领我朕的宣召上大
同见镇西伯将贵三军打听兵正堂李建太所奏黄得功的之
事欺有欺无回来以白启寡人室有封赏杜治哥所见了天子
如见往下问贼的心中分外的欢喜自己说此书未达忙内
目往两班中观看怕有忠正直臣与镇西伯一类的人接此旨
又这件事可就难作了脚下瞧见了一个人乃是他的结弟这

句话要叫以公听见又要挑礼了他是一个内相役徒弟所
奈你又此也皆因挑礼之人不能内进之事比如内相在以前
当奏在於某处后来之事内相很他当着李急么侍陈设罢去侑
处这旧有好徒之多后来再书有领兑着如此之说不当者的
假以公说少在书坊内挑礼了再者悉不也不过照着字兑
念时不长宽的还奈何呢这有宽洪大谅的长安君子担尔旋
恩告诉君下这件事此也汉的可不是你的错是为书之人浅
奈他怎么写你怎么念不是回去告诉他是这般如此不但要

下感念这写书之人也是蒙河
最可恼 不是花不白闲书 编文排错这起人
自己常说睛纲鉴 又比那 古词野史强万分
这句言词却通理 但有一件也不的 皆因为
古文之书文深远 偏人观睛不甚通 好书读演这般美
使人通达看爽神 若考那实书实在 君卩说来君葉嗔
那时候 若把野史为纲鉴 混的君家也不以
若是一言抄百语 我大清 所有之事就不真

那时彼时皆一样　今日古时一般全　此一时
若是那样一件事　那时旧有也如真　若是如此另一论
大清不如古时同　但凡先朝作的好　我国添增一方多
若要有　一点私碍国民处　尽都藏却不留生
多少忠臣与奉了　善天下　步秘时私祥瑞生
俗言一句却也好　一朝天子一朝臣　且说那
怀宗天子往下问　口叫今朝文武卿　谁人领旨大同去
惊贵三军本文宣　左门提督一道目　只听班部有人应

说道是奴婢是奴婢愿领这道旨　大全城前将卖兵
天子睁眼往下看　也是那　现在得胜一为臣
这一名内指王朝尽帝身尽宫的财司旧跟　有杜治亭当过
算是现今是总管的总管外兼御林军的总领他见杜治亭当
送目旧知道是叫他见驾领旨速忙越步出班往上走口中说
道奴婢愿领圣旨往大同而去口内说有来至在当案前双夕
跪倒天子往下观瞧眼的御林军的领王尽朝天子说此差
下在内务府去领朕的圣旨到该处的待门领黄金千两与

白银一万移缎千端还着当物代御林军五百押着到大同城
往西伯的营中三军讯问那一件事有多的真假不可稍移打
听的白点速回来见朕交旨
王朝尽　口中答应平身起　接过皇宝旨一道
迈步下殿往外走　崇祯爷　个伴急身往后行
只听金钟声响亮　慢说两官文武卿　众朝臣
细些言讲这件事　不解其中因理性　兵部今日奏此事
究理详性再不真　往西伯爵为人正　那个素日不润名

年纪的　上本参他也有假　必是挂嫌免计生
提督又那般是奏　好叫人　真假虚实难办呢
钦差又是一太监　惟恐以假变为真　此之时
内指高禄为谬宠　许何多有武共文　但我只好亲观看
此时难多好其深　不言文武私讲论　且说提督杜治亭
出朝门　急忙回到私宅内　提笔忙修书一封
打点礼物在令内　却是那　十样的珠金与银
多付亲随急速去　如此这般叶清楚　送到那

尽朝王了他家内　见面先投书一封　投了回字休代慢
我在家中等信音　来随差在接书字　手内接令往外行
且说那　奉旨钦差王太监　库领私银与金
草随领个也门外　还有那　御林军兵五百名
多付家丁在行李　不可怠慢旧起身　有山名
家丁进内来回话　王朝尽　忙叫提督早下人
说了俱个安排定老爷差人前来要见老爷王尽朝吩咐把来
人叫尽书房将书投上王尽朝拆封看了一遍说你回去就说

我说的老爷的书我已看过叫他老人家只管到那里咱家
自有办法包管你是如是又我也不解修书将礼物收下了不
叫他老人家的事放心下
那一名　家丁答应不代慢　迈步丢身旧外行
速忙回尽提督府　见了那　好贼言说旧里情
杜治亭闻听欢喜　附内速说大事成　又写了
一封书字封果好　今人去叫二贼知　尽了书房忙下
奸贼闻言把话云　这里了结已承妥　折及回书信一封

若見了　你家大王替問好　將书一看自太吹
不必擔遲快回去　你家的　大王若中等信音
又名賊兵說知道　王身接书往外行　北有馬
当了大司乘中季　照擬行出北京　回轉大同去报信
且說奸賊杜治亨　又写书信差人去　北付司府信司卿
必須要　这般以將問兵部　马后一定補人情
請了俱个安排定　杜治亨　这才開怀放下心
欽差出朝私宅外　抑有礼物也登程　前迎去

玉杖龍旂頭引路　后有五百御林軍　內監身背皇宣詔
手拂陳示繡金龍　彩假金瓜斧共鉞　軍兵押解在当中
离京都　沿途皆有官員送　奉旨欽差誰不遜
一直走北大同府　来書那　赶西伯爵黃茲哉

且不說欽差官在路行程祖言京中三法的司問官見了杜治亨的书字変了好怀的紙付怪李建太提出朝里湖塗向了几句崇禎啟奏崇禎天子只說李建太造反到奴係是妄听旁言在駕前啓奏也是一片忠居报国之心怀宗下安見三法司如此

回奏在展上傳旨
崇禎卩　宣宦三上傳圣旨　曉与合朝武共文
悞听旁言胡為礼　李建太　朕前妄奏有欺心
斬財為全他的罪　其心不伏怨寡人　只當眉
欽差回來奏我朕　方見虛实假共真　当真為有这件了
寡人当該善和容　必把提西伯治罪　国法無私兒要公
黃得功　若要去看这件了　饒过兵部法何存
勅收三法司進內　只等卯　欽差回朝便見真

傳旨已畢回內院　慢散合朝武共文　且不說
北京城內朝中了　單言流寇之賊兵　渴书至京那敢慢
渴欽創滄連夜行　那日到了大同府　下馬直上帳中卑
見了那　闯王施去李讀地　往上叩頭把話云
小人叫个秦王命　连夜的　是走奔到北京城
面見提督投书信　杜公拆開驗书明　把小人
又个留在他府中　亦代茶飯等回音　陰书一封叫回轉
今刻不停到大同　遞有指书双手奉　闯賊接来拆书封

一仝看　宋烱二人留神看　從頭至尾驗分明
看罷之時心欢喜　宋魁子　口內連把大王尊
杜公看了这件了　可遣官兵進大同　且不說
闯冠流賊在內了　單言欽差王書写　那日到了大同府
黃得功　帥將帶來圣旨迎

話說李自成拆開杜治亨的来書一仝宋烱觀看上寫字啟李大王台覽前接札內開黃得功一事　奴婢這里婉轉啟奏明天子已經中計准本不日欽差就到大同跩西伯的營內自有退兵之計大王只當放心安　奴婢之姪隨駕在營乞大王多加照应　奴婢感之不盡　兵到北京之時　奴婢自有接应下贅杜治亨頓手百拜　李自成看罷滿心欢喜　東賞力名賊兵出帳而去　宋烱聞言說恭喜大王大事成矣　李自成說多予先生的調度扶助樂子說着叫人把来書与杜太觀看　在大營之中牢听那边

肖息這说不表单言御林統領王進朝押着軍礼物一路途中
不必細表那一日离大同不遠且说靖西伯黄得功在大営之
中歇息人馬思忖退賊这日在大帳正坐但見一名遠探在下
边跪倒口中说报啟摠帥大老卩在上今有万岁遣欽差官押
解金艮綵緞羊酒等物到大営中犒賞兵將相离大営不遠哨
探真实特来禀报那名遠探报罢磕頭平身出帳而去黄得功
连忙分付預倍香案伺候接旨営门设炮不多时藍旂报说乞
帥主老卩在上欽差到了大営請老卩前去接旨

那一名 藍旂报罢將頭叩 平身退步下中軍
得功黄卩离坐位 正衣冠 帥領車將往外迎
霎时来至元门外 車將留神看分明 但見那
欽差官兒騎馬上 舉目抬頭驗假真 靖西伯卩跪幾步
跪倒尘埃把主尊 手捧皇宣圣旨文 一齐磕頭尊圣明
黄卩说 微臣不知圣旨到 未能迎接礼欠通
欽差馬前来請罪 黄得功 接旨不過望恕容
内監馬上佯不採 一催坐季入営中 只听的

咕咚连响三声砲 古楽笙簫振耳鳴 得功黄卩立身起
帥車在後緊相跟 登時到了中軍帳 欽差离安下走虎
王進朝 秉正站立手舒旨 展開皇宣字一封
摠帥車將下面跪 欽差官 高声朗念圣宣文
奉天承運皇帝诏 靖西伯車將等听 黄得功
奉调領兵挡流寇 協助山西府大同 我朕遣官到営内
彩緞金艮賜車卿 羊酒犒賞車兵等 兒郎大概沐皇恩
今有那 兵部正堂上一本 大展長朝奏寡人

言你来与賊打仗 但不知 按兵不舉為何情
魁扣軍粮圖肥己 異端生心有背君 这件是
有無須要從实奏 必当对朕实言明 旨意若到臣営内
你等欽此要欽尊 欽念差把皇宣诏 立怔忠心赤胆臣
呆獃〻 伏俯在地無言語 車將着忙心内京
無耐只得把恩谢 靖西伯 帥車叩首把身平
黄得功一見欽差官是个内監好汗心中就不喜欢听了听又
是这么一道旨意先喜后憂心中犯想说兵部正堂是李建太

他素日為人不正我习亇却無嫌疑為何在駕前妄奏这内中
另有元故黄老卩想罢將圣旨接過高〻供奉又與欽差官見
礼分宾主而坐
黄得功 一仝欽差归坐位 手下之人献茶更
茶罢下人接去盞 靖西伯 満面含春把话云
敢问欽差駕貴姓 何處当差請示明 内監说
咱家姓王進朝諱 摠管慈寧一坐宫 御林営中大統領
奉旨前来到大同 先請兵主收礼物 查点彩緞与金艮

把那些 羊肉分与車兵用 大家均霑雨露恩
良將吞座说知道 在坐上 往下问言把话云
中軍速去收恩賞 照数須要細查清 听那些
馬步兒郎將恩谢 宰羊煮肉要均分 彩緞金艮給車將
照依看 將令傳下不用云 兵將朝闕叩謝君
黄卩分付摆酒宴 親与这 欽差大人飲杯巡
伺候之人那敢慢 调開桌案在中軍 黄得功
陪着内臣分賓主 恭敬欽差天使臣 下人上菜摆杯筷

揔帥擎面代春風 满〻斟上一杯酒 下將诚意敬三中
并欽差 遠來至此多辛苦 悦色和容尊大人
内監擎杯先不飲 王進朝 满面含嗔代怒云
黄得功任凭怎么嫌内監他是个奉旨欽差也得恭敬〻的並
非是他〻何是恭敬天子斟了一杯酒至三誠〻的双手高擎
满臉代咲口中說到有來天使遠來安焉勞頓下將無可為敬有
杯水酒不过料表度义话天使

伸手接过泛一展 放在了 放在卓案之上面含春
代怒叫声黄揔帥 靖西伯爵你听云 又闻你
傍怒（老無人及）叫声黄大到 今日瞧来果是真 当今万岁龙恩重
礼代功劳汗馬臣 因為调你挡流寇 大同城外与贼征
万岁下 隆重武将頒恩诏 赏賜彩緞与金艮
邀買人心好進力 為的是 叫你捨命挡贼兵
你别志大生妄想 以為得意显奇能 打谅着
必得用你挡流寇 自尊自大把人轻 咱家说话你别惱

自大是吳古人云 現今武將人不少 霧聚云屯争几分
依我說 人〻都能挡流寇 个〻堪誅李自成
别说没你就不可 說是个 武將难道怕出征
白吃俸禄家中坐 不爱国家大事情 每日家
摟妻抱妾到受用 口把珍羞美味吞 身川绫罗军錦緞
一呼百诺有家人 自己拍心想一想 無功受禄怎能安
常言道 太平之间文勝武 你為慌乱懒出征
如今國乱刀兵動 你就該 尽忠捨命报朝廷

这才是野叹兜呢王尽朝这一片话来的邪道不但黄得功难
受连刀的战将伺候的兵丁家全都發了恼 咧 彼此的低頭倘
言交首接耳说这位欽差这个话来的邪派好叫人摸不省頭
脑咱家的揔帅老爷領兵至此頭一天安营第二日交夆白昼
寅夜连勝了双仗杀贼兵不少你听这狗口的舌词令人可恼
之杀也
双边的 兵丁家人并战将 人〻不患怒生嗔
交頭接耳齐说话 皆因為 欽差之话可恼人

这片言词实歪狐 令人叫之全不通 咱家的
兵主奉调来协助 大同城前安下营 次日当先就打仗
伯爷亲自去臨征 軍陣前边施英勇 銃打流贼李自成
夜晚间 硬闯贼营施巧计 全勝而归立大功
早晚还要施谋略 揔帅说 務必李贼保大同
今日欽差来到此 万岁皇爷降圣恩 赏賜了
金艮彩緞共羊泛 兵將無不感朝廷 可恼欽差無道礼
这厮说的恼人心 接咱他兵主將他敢 所為欽遣二字尊

你喬他 接过杯去並不飲 满面含嗔代怒容
大摸大荣推大首 满嘴里 竟是胡说把冀喷
揔帅老爷若一恼 必是揪出大老爷 且不说
双边之人私谈論（好汗不由心内嗔） 單嚴忠心赤胆臣 一闻欽差那片话
依仗着 胸内暗〻骂内監 胆大斯心了不成
布衣起首摸弓巴 奉旨欽差轻視我 你把伯爷当你人
熱到了 靖西伯爵出品著
每〻出兵長打仗 到处没输只我爷 此一时

领兵到此挡流寇　若要平贼谈笑中　好汗想有心内恼
怒冲了眼望钦差把话云

不论什么人全都见不得委屈冤枉了情他若真有那么件了你自受说
他々自然不屈住他怎么嘴巧舌能怎么会办了第一有拟证也扭不过礼去再者
谁没个天理良心要是没有的了强押诬有人家人说々话的那人也没天理良心皆
太委屈王尽朝一片的言词丢低全人听之难受不用别人黄得功要是定公除世在
这个乱子可就不必忍不至於把王朝尽丢了爱保有一顿拳头的不是爱打了王朝尽
可就中了杜佑身的计了拉打钦差不是反也是反怪不得人家参他催兵不奉赴
扣军粮果然心有异端然把奉旨的钦差打起来了黄得功足智多谋如何那義
作了方才一听圣旨上的话心中就有点异样今听王尽朝这一片言词下的中心把想

姬西伯　心中不喜闻言道　钦差面神仔细听
但不知　这句言词那个云
说我无人多大道　我黄某
傍若目空自夸重　不忝亲敬自然拴
身受国恩食君禄　应当报效与贼厄　分当所为作逆叛
死战江坊才算忠　兵到大同打叉仗　锋伤贼王李自成
并非是　下将自倘说大话　我退贼人谈笑中
当今仁明重武将　赏赐了　彩假羊酒与金民
黄某深感皇恩重　不过早前死尽忠　并没有

自大妄想得义处　武将出兵正所行　总然武将人不少
各进其道报朝廷　扫除流寇清国难　就算黄某报朝廷
又不是　非文非武自吃奉　无功受禄亏於心
为你又提妻共妾　老太府　你要成双不能行
一呼百诺爵位大　伯品前程元不小　太平年间食君俸
离乱敢保退贼兵　钦差方才那片话　今人间听不爱听
姬西伯　不软不硬说太监　内相财间倘而江
迟疑半晌间言道　叫一声　兵主面神你是听

咱家谁你多大道　言词不假是实情　我今是
奉旨钦差到此处　你把皇宣全看轻　出营远接才是礼
等重当今主圣明　咱家到了大营外　站了就有半天工
你这才　慢条條礼来接旨　自无当今主圣君
空作大臣为将帅　这一个　朝廷家的国法竟不服
王尽朝说越恼姬西伯这一点气儿也不生心中强忍着反到代咲润言说钦差官见
教的揎是耐因军中接旨俱是如此乞求公々担代王太监见黄功如此的光景难以拿
教错贼的心中另生别计手端杯饮酒姬西伯相陪文个人饮过数巡彼此闲饭黄文令

伤了流贼无数兵　按兵不奉頋件假　妄奏之人有罪名
又说我　尅扣军粮这件又　太府只爱向兵丁
兵不得饷生报怨　就把那　真假虚实可办明
黄老下说我启领来兵是五百要尅扣军粮他等岂不报怨老太府只爱
按司按队叫来相问若有一名说並无得饷之人我黄某情认罪一件是实
百件不假王尽朝说打仗呢 咱家也没见尅扣军饷你叫咱按司按队的问那
些个兵丁弟兄你手下的兵岂有必怕本爱的道礼就有他们也不敢说再者咱
家没有工夫我也不爱有没有快些跟我上京面奏君

王尽朝 口内连叫黄兵主 娃西伯爵你是听
有無有的我不受 咱家是 奉旨欽差到大同
打点行李休代慢 跟我一仝上北京 到朝中
見了当今仁圣主 有無如你再办那 真弟没有这件子
兵部难逃罪不轻 欽恨紧急难担悮 那日一早就登呈
黄得功 一门欽差这些话 好仟奮呼心内沉
想到其中有元故 多半是 内外交通蒙弊君
定是有人通流贼 因我兵阻李自成 把黄某

调闹大同离此处 好叫流贼把城攻 真有此子怕不好
大明难保錦乾坤 当今本是仁明主 为何加恩宠内臣
娃西伯 思想一会开言道 口呼欽差在上听
圣旨调我與人馬 到大同 为挽流贼李自成
贼兵对面安营寨 时常交峯打战争 太府想
黄某如何离此处 却交那个掌中軍 我若离了大同府
贼人趁式把城攻 大同若失贼前尽 就要撼動北京城
我黄某 断然不能离此处 手伏流贼才動身

我今写道办宽本 求伴了 稍到京中奏圣的
黄得功说太府细想现今贼在对面安营不时的交战我如你离此处救百之中叫谁执
掌兵不得黄某写道办那的本章求太府稍回京中在圣駕前替我启奏我当把流贼
平伏我在上京与李兵部在駕前对词办那些子王尽朝闻听不由的微了冷笑说娃
西伯你说的好话呀 你写道本章咱家替你稍至京去見駕啟奏我也没吃你
家的飯这不是胡闹么
王尽朝 安心逞急黄總帅 趁式以假要为真
口内说话微微笑 叫一声 娃西伯爵听我云
大同城内有守将 年老英雄定国公 尽可已

堵挡流贼征反叛 兵主你必太劳神 你的手下有偏将
那个不会掌三軍 相忙代理营中子 你可能上北京城
怎么说 写本叫我稍了去 这句言词礼不通
圣旨难道没听見 上面的 言词句句写分那
叫你跟我将京上 面見当今主圣寿 並無有
写本办那这句话 咱家稍回怕主嗔 旨义意上面那写
难道兵主未听真 有無須要从实奏 必当对朕实实那
兵主想 对朕言那四个字 叫你面見主当今

稍本回去轻圣主 担肩个 抗旨不尊重罪名
既作忠臣为良将 当把皇宣圣旨尊 就便是
上京見駕能几日 流贼焉能破大同 見駕回来也不晚
那在忠勇挡贼兵 你兵在此安营寨 流贼焉能破関城
咱家的 主义都是为顾你 难道兵主不知情
内监说罢一夕话 黄得功 口中不语自沉音
这厮之话匚不道 有义安心亡大那 娃西伯
匚自沉音心犯想 只听帳夏人声有 大叫欽差無道礼

我家的 黄兵主他偏不上北京城

懷宗傳

卅七

黄得功到了次日升帳设聚衆將一心要便偶本奏事焜望衆將说道列位非朝廷位欽差官来的有些邪撒[illegible]说奉旨前来思賞三軍羊酒金艮彩緞等物如何又说我按兵不挙尅扣軍粮倚仗他是内監又是奉旨欽差程慢本帅竟敢在大帳中軍信口狂言村將不知内中的情弊上帳毀辱王進朝並非本帅旗怕太監你等那里曉得内中情節你我奉旨協勦大同与流寇打仗連勝了李自成为阵徐的他們不出会路可進料想廷臣大同有些难付想必流贼中必有能料事的反叛賭買了兵部的李建太当屏怂恿妄叅一本说我本帅按兵不挙尅扣軍粮当今万岁乃是明君豈肯听信谗言因此上才差遣内監王進朝前来列位想〻兵部李建太与提督杜治亨都是一党全谋欽差官又是内相不用说尽是一党之病来至此处假不能用说將本帅逼急行此粗鲁或是毁罵他几句恐回京以假成真以全杜治亨李建太公同上本反说本帅按兵不挙竟自不遵聖旨明有叛君之罪

靖西伯

叅透其意全看破　不肯入在圈套中

叫一声　列位留神仔细所

眼看帳下衆戎將　奸党定下牢笼计

要把黄某性命坑

張应元

心性刚直多粗鲁　大帳中罕行事村

不是本帅將他唱　只怕还要调動嗔

那时或是將他打　列位想廷才是假变真

王進朝

回京見了李建太　还有提督杜治亨

一仝当今叅本帅

说黄某

按兵不挙全是真　那时难免君王信

只怕動怒要生嗔

那时節

不是谋反也是反　怎叫黄某哦变清

今日罵道变明本　还得差遣得用人

進京一仝欽差容　面見当今啟奏明

说出了

一柱之故拿奸党　以后会人害公卿

靖西伯了话说透　那边的　众人个々心下明
个々点头齐说是　揔帅果果谋略遥　这个说
上本变明奈我云　一全钦差早進京　面见当今仁圣主
好与建太对口供　正是对將紛々講　忽见小卒上中军
忙报道　对面御林军帐内　杀死钦差老大人
靖西伯黄得功才要写本進京忽见帐门的小校跑上中军双々跪
倒口称元帅討從天降昨日天有二更之时付將張老爷代領兵名
手下提灯出帐口称奉揔帅军令到御林军帐有公幹准想咗老爷到

了那边帐中竟將钦差官王太監用劍杀死一怒回帐如今御林军卒
用蒙將钦差王太監死尸抬起被帐起身上京去了报与揔帅濟知
言罢磕个头忙々下帐而去不表且说靖西伯听了一闻此言立刻在
坐只唬的京魂千里魄散九霄口说这事如何是好
靖西伯　坐上立刻变色精　悠々恒上走真魂
呆歎半晌無言语　在坐上　嘿々矜怔似亚人
半晌回转一口氣　暗把付將叫一声　昨日在
大帳中军行粗魯　毁辱钦差行了村　本帅將你擯下去

用话慢哄王太監　不肯中他计牢籠　那想你竟行事村
瞞着我　半夜去见王太監　不该杀死奉旨臣
只雇你把钦差斬　豈不就　趁了奸贼一片心
这一進京去面圣　一定说我反是真　你叫我
有口对聖难分办　通身排牙说不清　揔有当今不肯信
現有尸首便為凭　兵部現有李建太　还有提督杜治亨
一定是　公全上本参本帅　圣上定然大動嗔
那时差官来问罪　唯免我　项上食刀问典刑

揔然一死无的怨　可惜不直一命抗　这是我
一世刚直秉忠正　赤胆忠心為报君　揔帅越想心急燥
帳前東將个々京　人々此時心害怕　都说付將行事村
就便是　要杀钦差该思忖　他是钦命不非轻
你今只雇將他斬　那曉得　大衬淊天了不成
帳下東將也是賢愚不等者都说不好这个衬惹的不小只怕
連揔帅也有些不好人々担京个々害怕余者的不过心里礼论反到满
心欢喜暗々说道这付將杀了王進朝杀的好昨日个看他那宗氣派还

了得公他到不相奉旨的钦差前来犒赏三年他就如圣旨皇爷
御驾京临一般狐假虎威任性胡為輕視咱家的揔帅若不是
仁兄大人上帳说他几句我等还要上帳去將他撵出帐
外而去
東战將　也有粗魯直腸汗　不忿钦差王老公
都说只恐李建太　好端々　喉信谗言發奸心
篤前妄参黄揔帅　平他几波起衬星　金庚楺娄参大臣
怀宗皇爷仁圣主　不该听信東内臣　当今的

来治靖西伯他進京　可々差遣王太監　叫他前来到大同
这个贼　倚伏钦差胡作性　任性狂為把人輕
昨日不是咗付將　我等就　上前要了他的生
就便杀了㑊恶狗　还有谁敢哼一声　就便是
当今万岁他知曉　所々怀宗主圣明　有义怜爱功臣將
必有恩旨到边庭　那时你我齐拾命　一定勦滅東贼兵
如若是　万岁信服李建太　还有奸党杜治亨
大同来到问罪旨　少不的　你我大家要齐心

先把来使他杀死　然后鼓操献大同　帮助那
闯王兵把京都上　攻破北京杀進城　先拿兵部李建太
再拎提督杜治亨　将贼点上人油燃　供献遭屈被害人
那一个　口不应心有反悔　天诛地灭不善終
申将帳前份〻谪　猛听得　帳上揔帅把话云
申战将在帳前真是簪缨乱恍份〻言谪忽听上面揔帅靖罪
一声大叫左右快将張应元绑赴前来本帅问话哦忽听双边军卒
叫修了声喊往外跑不多时外面把个付将張应元俺拴二背绑赴

前来推〻搡〻上了中军大帐付将双夊跪倒口尊元帅末将領罪
靖西伯一見把刚牙错碎元睁二目用手一指叫一声張应元
我把你这粗鲁的匹夫無有我的军令抎敢出营前
去杀害钦差
靖西伯　坐上代怒用手指　叫声付将你是听
昨日帳前行粗鲁　那意思　你要行凶在中军
村夫他也不思想　他是钦差奉旨臣　他虽然
任意胡为少本帅　自有黄某作调廷　抎敢出頭行無礼

不遵将令把我轻　那時本帅不归罪　看的却是之秦日恃
谁想你　半夜竟敢出营去　那把本帅将令藐
抎杀奉旨钦差驾　你想〻　岂不背反与朝廷
你今只座行粗鲁　越〻奸贼一片心　他那里
设下牢笼定奸计　蒙君作弊内有因　無空作有来害我
必是有人与贼通　安心调我京都去　好叫闯贼破大同
昨日个　钦差一到军营内　本帅参透一桩情
因此不敢動粗鲁　谁想你　轻重不分曹又村

竟敢我到他营内　杀了钦差王老公　村夫哇
叫你玷辱我黄某　一世忠正化作尘　轻視本帅真可恼
国法無情难怒容　分付将他推出去　元们以外问典刑
猛听得　左右一阵人呐喊　上表拿官御将的军
换起付将往外转　唬坏了　双边随征申将军
暗〻齐说可不好　只怕付将保不成　猛又見
靖西伯下一回手　王命旂在手中擎　申将一見京又恼
一个〻　上帳来大家鼓操要献大同

靖西伯黄得功乃是忠烈的直臣能可捐軀不可报怨当今万岁
的昏愧此一时明知中了李建太杜治亨等的奸计那五百御林
軍卒这一回京見了兵部的李建太提督杜治亨又有王進朝的
尸首焉混必是参奏一本暑想当今万岁必然准本也不过三五日
必有凶音来到此时一起难免有性命之憂老元帅心中一急立刻将
張应元令人绑出元们一来料解胸中之氣二来也為的是洗净自
己之屈三来就是崇禎万岁务下凶音差遣钦差前来現有張应
元的首級方好便明就便一死乃忠心不改不过是讨个情屈命不屈

应当尽忠报国久后成名此乃闲言少叙且说靖西伯黄得功心中
一怒令军卒将張应元绑出元们忙〻回手将王命旂请起一声
大叫你等快将張应元村夫的首级献上来不得有悮
黄得功　手拿王命旂一杆　代怒高声把话云
喝令快些推出去　急将那　村夫首级献中军
那个若是違将令　一齐问斩不容情　靖西伯
素日军規最严禁　法不容情令人京　從来不知准人义
一世刚直烈又忠　有罪不论军与将　錯了军令问典刑

因此上　人〻知道他性烈　赤胆忠直无二心
智勇双全多好勝　他的那　韜畧使出令人京
今日要杀張付將　有誰敢上帳中军　一ケ〻
筲僕乱恍在左右　必須接耳乱紛〻　都说揔帅真動気
唯保付將命残生　正是卑將心京怕　忽見揔帅把活云
手擊旨　王命令旂呼列位　誰要講情一例仝
中军快犯王命请　急將那　首級割来莫消停
下面只听人荅应　一員官長上中军　但則他

上了大帳请王命　唬坏左右卑異云　齊说付將命难保
王命出了活不成　只用一声大炮响　刚刀一过頂冐紅
你我无不捨性命　杀了付將不大紧　豈不趁了傍党心
说罢一齊往上走　到只怕　眼下难免大衬生
暫且休请容片刻　口内不住叫將军　王命旂
今日ケ　我等見了老元帅　言罢齊上中军帳
人〻控背身打弓　只等元帅且息怒　暑把虎威容一容
小將等　一言奉禀休見怪　且容我等话言明

揔帅一見心大怒　在坐上　往下開言把话云
靖西伯手擊王命才要発与中军官忽見上来了麾下的卑將一
ケ〻都上了中军大帳控背ろ身齊等元帅暫息雷廷休要動氣
小將等有一言奉禀黄得功闻听心中大怒一声怪叫说道列位
你等未從上帳前来讲情可知本帅的军令么杀罚不论亲友
違令者一定归罪不容有话你等快讲军中一切之事本帅全
准为有徐应元之事休要開口
黄得功　滿腑氣恼攻了肺　杀了付將氣才平

忽見卑將上大帳　恭透了　必為此事来讲情
因此才说这ケ话　挡住卑將莫開声　誰知道
卑將齊心捨性命　上帳早把性命拚　一闻揔帅这些话
人〻口把元帅等　小將等既然上大帳　豈不深知老元戎
虽然说　付將違令应該斬　現今逆贼屯大兵
对面安芭長打仗　不肘的　攻杀战闘取大同
揔帅既奉方岁旨　来助大同保開城　現而今
流贼势重声名大　眼看明朝一旦坑　老卩既然怀赤胆

圣上如何不曉闻　信寵奸贼李建太　无空生有行事昏
硬说是　接兵不弃边廷上　尅扣军粮坑害人
太監朝進来到此　伏欽差　小看武將汗馬功
昨日付將行粗魯　不該私自拓出芭　一怒时
杀了欽差王太監　军令不遂难恕容　礼当將他要問斬
耐因对面贼兵多　正是用武要打仗　焉肯自己灭威凡
望元帅　暫恕应元一死罪　且叫他去把贼平
万一杀退卑流寇　為的是　保住大同这坐城

卑战將言道此处一齊撩衣全夕跪在帳下口呼元帅论礼应当
將張应元問斬耐因正是用武之时豈肯自損一員武將那
流寇們知更添了威凡望元帅且息雷廷之怒暫將張应元
容留再把流寇杀退保住大同再將他問斬也还不遲靖西伯
一見卑將如此只氣的連拍桌案一声大叫说你等自知前来与徐
应元村夫讲情难道不想一想拓杀奉旨的欽差犹如谋反
黄得功　代恕眼望卑战將　说道列位仔细听
你等自知救村夫　那曉得　此村惹的不非轻

此时列位还小晓　再迟几日必知倒　怕只怕
御林军卒回京转　见了奸党杜治亨　还有部堂李建太
仝同一定奏当今　必是参我生造反　尅扣军饷一定真
这如今　边廷杀死王太监　把那钦差一命坑
现有死尸为凭证　这件是　怎叫黄某我洗心
一丢英名从此丧　趁了奸贼内相心　平素间
本帅最恼众太监　不扶提替杜治亨　当今万岁必准本
一定降旨到大同　那时若归本帅罪　谁敢抗违说不遵

常言道　君叫臣死臣不死　眉头一皱算不忠
就是黄某将忠尽　好叫我　死的不直人咲云
列位众将快站起　尔等须要知轻重　杀村夫
方才黄某这声色　就死一生也甘心　列位平身且退后
你等休要来讲情　那个再要多言讲　本帅军规不相容
靖西伯　言罢回手拔宝剑　照定桌案下绝情
只听咣叹一声响　将桌案　劈下一块木落尘
（众公）靖西伯黄得功刚烈忠直与众不仝一怒剑剁桌案一声大叫

说尔等快些平身那一个不遵将令再要多言此言为例算他违令
一定斩首不容言罢手擎宝剑元帅虎目嗔虎帐下的众将此时
只唬的众人京魂千里魄散九霄一个〻跪在下面尤如泥塑一般
人〻不约而仝腑内说张应元死定了难以相救啊　这便如何是
好众将正自踌躇害怕又听上面的搃帅开言叫道列位
将军快些退后
靖西伯　代怒含嗔呼列位　尔等俱各快平身
村夫应该问其罪　国家的　军令犯下必要遵

杀斩不论亲共友　赏罚那管将与兵　张应元
他既犯下军规令　若不杀他令难行　不必多言快下去
再要多言定不容　言罢又把王命请　坐上高声叫众军
又听得　下面一人荅应有　中军迈步往上行
且说下面众战将　一个〻　又京又怕又心嗔
眼看难保张付将　只用炮响一命坑　王命旗
这一该出营门外　十个付将保不成　若要不把付将救
兔死狐悲尽动心　人〻如何平身起　脸上无光代羞容

这正是　大家此时骑上虎　能可一死也甘心
拔刀难将鞘来入　一个〻　此时都惹一命坑
才要往上开言讲　忽见军卒上中军　卩遵道
元帅在上听我禀　营外徐卩见搃戎　口说面见老元戎
坐上黄卩吃一京　定然前来事有因　此人粗鲁心性洋
细想来　他既出城来见我　必有元故在其中
搃帅想罢开言道　分付那　军卒快请定国公
军卒荅应说遵命　迈步番身往外行　又听得

搃帅忙叫众将起　人〻此时面含春　正是众将心欢喜
从外面　进来了性傲粗鲁徐世雄

（白云）上回书表过这一位定国公徐世雄乃是大同的揔帅这丁人心性
粗鲁刚直傲性有勇無谋一间受將不受滅前者黄得功镇守前来
奉旨協助大同此人不扶多于黄艮用几句话说透来意老英雄又見黄
得功連勝了流寇刀陣只杀的闖王胆战心京用计必神心中实敬实
伏一全麾下的付將進守恭谋等中將在城中安民城上巡罗飛加防范
昨日有军卒报道说京都的欽差到此言说奉万岁的圣旨押解彩緞
金艮羊酒花红要到大同的军芭犒賞三军那时定国公就要云城
誰知恭被謀黄艮搁住並無出城今日一早又听军卒来报说欽差

芭中五百御林军卒揺旂息鼓竟自回京去了徐世雄闷所心中不解
正然納闷忽見把守城门的军卒来报说有靖西伯芭中的恭將
刘松前来求見有大事面見而講定用公忙令军卒將刘松代至帅府
大所恭見了徐卩就將昨朝圣上欽旨差遣太監前来所行之事
说了一遍張应元杀死欽差之故也说了一遍恭將刘松耐因深知
黄得功的军規厳禁才把定国公請云大同府所為好救張应
元谁想这定国公一来到把大事悮壞
此乃是　闲言少叙说現在　且说老將定国公

代领中將出城外　来至那　靖西伯的大老芭
元门一齐下坐季　小卒报知帐中军　黄得功
忙令军卒芭外请　国公徐卩往里行　大帐中军齐会面
揔帅黄卩往外行　麾下中將随帅主　来見老將定国公
徐世雄　往前紧走丹三步　上前拉住黄揔戎
代咲口把賢弟吽　前日丁　大展雄威江坊中
連勝流贼正丹陣　杀的闖贼肙真魂　大同府
不是賢弟来协助　难定勝敗与输芭　靖西伯卩说不敢

老哥此话弟怎禁　言罢一齐上大帳　彼此归坐把賓主分
伺候的　家丁献茶〻已必　得功黄卩代咲云
仁兄出城来至此　但不曉　可有军机大事情
賊兵闵凡將城取　安芭下寨屯下兵　怕只怕
現在流寇在对面　城内無有主事人　定公徐卩说無碍
还有恭谋能用兵　我今出城来到此　耐因所見事一宗
昨日丁　圣上遣官降圣旨　听说犒賞中三年
因此前来先到喜　未不知　欽差官在何处存

定国公前来見恭將松卩先事串通一派的话因此徐卩才这義朙
知故问靖西伯闲所口呼老国公若论起此事另人可恼昨日元有京
都的差官身背圣旨代领五百御林军卒押解肙彩緞金艮羊酒
等物来至芭中犒賞三军这一員欽差官乃是一家内監名吽王進朝就
在中军帳闲讀皇宣老国公你说这道旨意上面言词令人听見
好生奇怪活〻氣死人也
靖西伯　代咲口把定公吽　仁兄留神仔细听
说起圣上这道旨　真乃是　平空降下是非生

小弟帅中帳前跪　太監王公宣圣文　他念的
奉天承運皇帝诏　靖西伯爵中將等　奉调領兵档流寇
協助山西府大同　我朕遣官到芭内　羊酒彩假共金艮
就有那　羊酒等物具犒賞　兜郎一概沐皇恩
前者兵部李建太　恭〻你　按兵不奔起歹心
鬼和年粮圈肥巳　異端生心有悖君　这件了
有無須要退实奏　必当对朕实奏真　旨意若到军芭内
你等欽此要欽遵　这是旨意上面话　仁兄你白听一听

这不是 平空吊下这件事 想来内中有隐情
黄卩言词还未尽 定国公 代〻怒惆言把话云
这道旨意来的怪 圣上信宠串奸臣 兵部的
建太素日就不正 如何忘参汗马卿 钦差又是一内监
想来安心害大臣 黄卩付又呼兄长 留神仔细听我云
我小弟 逆旨欺代王太监 大帐中军设刘伶
靖西伯说老国公你还不晓得那个钦差王進朝在大帐中军任
性胡为信口胡言他竟把小弟真当按兵不奉剋扣军粮的奸臣看代

小弟全且忍奈不过尊他是奉旨钦差恭敬与他就是尊敬父师一
般设摆酒宴款代与他谁想秃狗不识抬举他就对小弟实言说道
兵部的正堂李建太当展参了一本就有满朝文武不伏看怨兵
部妄参不实那知九们提督奏明圣上
靖西伯 眼望徐卩呼兄长 国公留神在上听
太监对我说实话 他就是 兵部当展奏当今
按兵不奉说我反 要顺流贼李自成 还说我
若坏兵丁剋军饷 有负皇王雨露恩 九们提督心不忿

驾前说我是忠臣 他说兵部李建太 妄奏不实有欺君
怀宗了 立刻准本降下旨 三法司中问口供
圣上为恐有冤枉 才有这 太监背旨上大同
一来犒赏串兵将 二来有意访军情 这件了
或真或假回去奏 全凭钦差口中云 他虽说是这般讲
那晓太监又不公 立逼小弟将京進 叫我亲自去变明
我说是 现有流贼安营寨 无人去挡串贼兵
代我写道变明本 相烦你 替我黄某启奏君

谁想太监他不肯 至意叫我来上京 老国公
你白想〻这件事 动得身来动不得身 差人随我好進京
因此天脱他营寨 大寨傍边安下营 指望今朝我写本
谁想到 粗鲁无知张付将 私自出营去行凶
寅夜闯進他营内 手执剑 杀死钦差奉旨人
靖西伯说张应元无知闯進御林军营竟把太监王進朝杀死仁兄
你说这村夫行事粗鲁不粗鲁这如今将他绑出元门斩首一来好
洗一程忠心正直之名就便圣上问知也好变明定国公徐世雄一问此言

口呼贤弟你言之差矣若论王進朝他進军营不该轻视你我汗马
的功臣倚仗钦差又是内相任情胡为这是贤弟你呀若是劣
兄那里留他饮酒款代出营前去早就该将他推出元们问斩
定国公 天生性傲更粗鲁 一生最恼把他轻
方才一问总帅话 立刻就 掇起无名火一盆
眼望黄卩呼贤弟 要你留神仔细听 我的祖
展土开江保洪武 布衣起首挣功名 劣兄一世不扶硬
官居总镇在大同 一们老幼食君禄 天子龙恩别当轻

来脂县 流贼反叛行万恶 兴心要把社稷争
搅乱山陕河南省 遭害那 三省黎庶串生灵
抢关夺寨残府县 竟敢兵犯大同城 现如今
当今万岁耳朵软 奸臣侫党满朝中 天心不顺遭荒旱
各省尽把怪事生 边疆之上多荒乱 正是用武打仗争
靖西伯 我有一句中肠话 千万休要你动嗔
如何中了侫党计 无故的 杀害自巳灭威风
就便杀死王太监 想来这事恨希松 具我说

不必如此休害怕 有我一面敢应承 京都若有什么信
徐某敢去面奏君 依我松放張付將 且退流贼李自成
但能勾 杀退闖贼保住城 可也將功折罪名

黄得功多謀足智料了不錯叅透了内外交通必有人順暗了流一离了大同府城難保不住了贼兵來尽可就离北京進了不去罢違背皇宣有旨不進之罪良將臣之思想猛听帳下一声大吼恰似雷轰呀欽差官你好無道礼我家兵主不尽京难道使不得出稍本不稍也無什么要緊难道我家兵主不認的京里么还有洵宫的將佐兵丁不認得北京呢嘴中说有话迈步往上走先把王尽朝吓了一跳内闪月观睄这个人生了个凶眉恶眼身涼言大盔甲鲜明腰悬宝剑凶似丧门恶如太岁气扑扑的往上走到相是来嘔气的光景王太監旦恭心中害怕依仗是奉旨的欽差还長的住口中说道狠好娃伯一件是实百件不虛这就怪不得兵部李先生叅你心生異端有背君之罪今日睄来果然不錯從容手下的偏將

數辱欽差这个光景你是真心要反黄得功不与王尽朝说话闭目往下观睄着上帳的这个人乃是下付將張元山东莱州人氏比徐世広加三的明白味罢向办耿直他那氣早驚了半天实在忍耐不住他才上帳

張付將 平素為人多直耿 粗鲁刚烈又忠心
除了得功黄總帅 他的那 心中不代弟二人
重义結交拜朋友 娃西伯如好弟兄 听見了
内相口内那片话 付將早已動無名 好汗实然驚不住
含嗔代怒上中軍 總帅尤恐生出事 中了奸贼计牢笼

喝一声 村夫你好無到神 国家王法你不遵
轻視欽差豈有罪 論礼该 推出元门問典刑
耐因目下正用武 暂且宽恕推罪轻 好村夫
还不急速快下去 再若無知我不容 付將一見總帅恼
付將低頭不敢哼 無耐退下中帳 二目元睁胭内臣
黄得功 眼望太監開言道 欽差留神仔细听
村夫無知休计较 望伴伴 大量宽洪要涵容
太監聞听激冷唉 口叫總帅你听真 这件事

提你喝他活歹恼 咱家並不怨别人 到底你有别的义
安心背反大明君 时常对着他弄滴 偏將才敢这般行
此一时 咱家不与你较证 明日登程回转京
見了当今我啟奏 把这些 始末情由细奏明

王尽朝说娃西伯按兵不奉赴扣軍粮心生異端这件事也奏你有無再者那也是兵部李先生他叅你今日從容偏將毀無罵欽差却是我目今观並非虛言捏作咱家与你無怨無碍不过回京据实而奏黄兵主你是罪上加罪依着咱家的主意你明日今我尽京在駕前办完往皇上又知你忠真提督也奏过你有

事若不尽京見駕到路出虛心害怕
王尽朝 只要總帅將京尽 好叫流贼破大同
口内连叫黄兵主 娃西伯 咱家说来你是听
尽京見駕是正礼 無有仔细办多形 当今的
万岁知你人忠正 自然闲思把罪轻 就是方才这件事
咱家也不奏朝廷 内外皆是一般兼 恕我為人曾不相
你若是 不尽京中去見駕 可見诸事是实情
那时难免君王恼 闹一个 黑白多假共合真

話已說明辞等駕　御林軍新安小巷　不々内監出大寨
且說那　付將应元往上行　来至跟前身控背
總帥留神仔細的听　当今万岁如尧舜　為什么
信用他等這些人　督挡提塘皆内相　要缺之中用老公
李建太　無故上本參總帥　可恼奸心雁爪人
按兵不举那里了　尅扣軍粮非是真　枉參兵主實可恨
豈不辜負好心人　我們的　大兵到此安巷寨
次日一早就臨征　兵主軍前施英勇　鈴村了

送叛流贼李自成　付又挑死々贼將　流寇闻名胆战京
寅直间　硬去沖营那一陣　来了流贼数千人
按兵不举这就假　尅扣軍粮更不真　帅主疼兵如骨肉
时常赐赏廣施恩　忽然间　上本妄參大兵主
万岁不准正当行　論礼来了李建太　那才算
朝廷龍恩重武臣　遣官犒賞是正礼　為何又宣上京城
下將着　来的钦差不正道　揚眉吐氣目無人
依仗钦差是奉旨　把他功臣汗馬挫　下將實在氣不過

恼恨太監是實情　只想着　把他来了才出氣
睄着不由要動嗔　付將說着腮代怒　黄得功
有語闹々把話云
靖西伯說張監太弟兩列位將軍你等不明其内　把本帅自思李建本妄奏朝廷这
其中定有人主使々的这个人必与流贼私通有賣国之义因你我大兵阻於此処贼
人不能前尽故使调虎离山计本帅並無此了又有这道旨义心内怀疑必要尽京
面圣我若离此地流贼必定得便好破大同我随自钦差尽々京也不能面圣奸贼必
空另有机谋把本帅送入陷井之中

黄得功　口呼列位与付將　仔细留神听我云
我若遵旨將京尽　那算是　入在牢笼圈套中
不但大同城难保　我想脱身也不能　本帅的
心中自然有主义　贼起其谋枉用工　明日打發钦差走
叫他先上北京城　黄某愿背抗旨罪　務要在此挡贼兵
你众人　不可暴燥多生了　听我黄某主义行
說罢持身回后帳　众偏將　俱各慢散下中軍
出中軍々張付將　心内不忿動無名　氣扑々

回到自己帳房内　前思后想生嗔怒　付中暗罵李建太
奸贼無知可恼人　篤苛枉參黄兄長　無元無故礼文通
当今的　万岁乃是仁德主　不该如此这般行
听信谗々發旨义　来召那　兵主黄奇進北京
不知叫谁挡流寇　你人相散李自成　莫非是
大明国運该当败　仁德皇帝变了心　这位钦差也可恨
内相筈知了不成　自夸自大挫汗馬　满嘴胡说信口喷
依仗着　奉旨二字胡挑礼　离讯去来把他迎

来挡西除非容易　真算是　刀鈴林内过光阴
叫你太監睄不起　怒氣攻心可恼人　付將越想心越恼
双眉々皱眼元睁　站起离身往外走　小巷内
来々钦差奉旨的官

没回转的人另是一丁羕你此时付将張忐元合内相王尽朝狠相是敵手仇人一般在自己帳中苦思后想那个氣那里按住说他是个内監竟敢轻視汗馬小看武我家帅主推扰硬说不去就完了难道他敢拉了去不成么越合他诘他越發拿出欽差安的氣派来了直正令人可恼这个氣忐么个方法兒（呢有了）楞把杀了黄兄長也就死心榻地的在此征贼了当今的方戈若要明白一既不究我情愿死在未坊各根圣主倘忐偏向太監轻視我等那就不用说了我躺有大明的洪福有点子拉倒了弟一着有内監就不是正行若論礼刀馬四起正一个用武之際倘忐如此要到了太平年间我们作武将的人不用说了就糞土一般了我先杀了他再作道礼好汗主又以定着了着天色以晚有黄昏时候欽差的小营就靠有大寨的偏在不遠張付欠身离坐腰悬宝劍叫了名家丁東有灯笼在前引路出了自己帳房往前所走不多时来至元门对守汛兵说我奉帅主之命到欽差营中有了

这都是 天义该当大明滅 才有风波平地生
付将为人多粗魯 一味的 不服欽差朝内臣
只说太監轻汗馬 将他诛之怒氣伸 迈虎步
家丁東灯頭引路 登时来至大元门 对着守汛人言请
奉令要到那营中 除了統帅敌他大 谁敢相攔不叫行
不多时 表至御林軍营外 付将假意面含春
只说你们尽去报 娃西伯 差人尚未有了情
面見欽差好言请 有烦有劳说一声 有一名
御林軍卒那敢慢 迈步蚤身往里行 且说内監还未睡
手内擎恭面对灯 心中暗想黄撼帅 直是一宗屈了情
皆因为 九门提督通叛贼 暗顺流贼李自成
闖贼到了手大同府 黄得功 去路相攔打战争
想是賊人不敢勝 难往前行志尽兵 尚忐字

去会提督他信送 杜公暗定计牢笼 受了贼人艮与钞
以虚为实假与真 提督赵武也啟奏 叫我前来害黄公
又用那 金艮明珠買诘我 領旨見駕面当今
一到王上明〻鸣 叫我到 大同营中走羕行

王尽朝忠心中暗想说我净身尽宫之时就了杜公李有当差有帅生之子为这丛件了情托拾我又送我那重丛興〻礼只叫我到了此处或是把黄得功逼反方好回去我在駕朝啟奏只说黄撼帅谋反情真李建太所奈不假就究这件了了再不忐说着得了只叫他尽京面圣办明究枉他若尽了京要相見当今方兴那了不能

黄得功 他若中计将京進 想見当今枉用心
（必是可到法司去）问侭多半是太監 叫他与 兵部对词细審明
（全与提督論弟兄） 把此了
当堂之上偏向问 奕樑指動非形 任憑他是鉄罗汗
安法如炉难受菜 屈打成招奏皇上 必将他要问典刑
为的是 好叫闖王往前進 九门提督献北京
着要向南登大宝 徒有我 一並封王川座笼
一来难却帅生子 二来接想把王封 因此上
到了这里这羕作 仗着欽差释武臣 将他逼反方为妙
乃在咱家圈套中 谁之他倘不上当 扰中代硬话敵人
我叫他 上京見駕又不去 只要当本奏当今
这件了情作不要 回京去 怎見提督杜治了
必得吐出那了礼 还怕提督他動真 既一宗
嚥下去的东西往外吐 咱家实忐心里疼 一則闖王难尚尽
我等如你把王封 奸贼越想無主意 起来坐下不安寧
忽然间 心中生出一条计 自己長喜欢咲容
你不如此这般羕 爱叫他 要想择脱也不能

王尽朝想了多会説有了 要叫黄得功反是没有的了素日他为人忠
正遵旨那送叛之了上京他不去想是奈迷其中的就里故此乃指説
抗之罪我只〻我附了一早回京見駕交旨假拈一宪蛮词啟奏圣上就拿
他偏將為趙兒圣上兄説奴婢頓旨為大同相近差鄉赤軍暗訪
黄得功到了大同你常与流贼打仗呢又令人问了他手下的之軍
每月间得过艮餉多少
李建太 奈他之言全不假 按兵不奉真又真
赴扣軍粮人〻怨 那光景 全要投降李自成

奴婢到了他营外 竟不接旨把君轻 無耐何
步行到了中軍帳 问讀皇宣展圣文 有員偏將真元叛
万恶無知魯又村 手指奴婢自声罵 不避之言恼可人
又狠怨 卩上行了多昏慢 輕視功勞汗馬臣
手提宝劍如猛虎 他只説 来了欽差把气平
幸手奴婢跑的快 代領軍兵回转京 我要是
駕前如此这般奏 皇卩一定動無名 不是差人来拿问
就要斩首衆残生 他若全忠須来命 不然一定反朝廷

那时節 弄假成真他若反 入在提督圈套中
了特作特也尽特 好嘸那 中粒收珠金与艮
太監主义安排定 心中含喜面含春 才代要
欠身歇息回后帳 一名軍卒禀了特 特西伯卩差人到
未見穏頓老公〻 口説有了要面見 故此前来回禀名
王進朝 一闻此言心犯想 这人到此为何特
思想多时猜不透 須把他 叫進营中问个明
王朝听見鄉赤軍报説特西伯差人前来有了面見内相的心中

紀想黄得功方才在他的营中是那般形景如今又差人前来要見
咱家是什么元故哦是了必是吃了撒攬回道味兒来了不是火我
替梢本進京就是送咱家一点手礼兒回京在駕前美言一二番叫咱〻
你是敗花不住嘴送咱家什么东西想叫我在万岁的駕前説好説话
万〻不得能勾呢
王尽朝 思想一会用言道 分付軍卒叫那人
尽帳咱家当面我 特西伯 差人到此为那因
鄉赤軍义吾应往外走 領着差么向里行 坐上的

内監闪目往下看 不由着忙吃一京 一对灯光照引路
后面跟着一个人 正是多嘴那員將 腰代怒气面含嗔
王尽朝 心内吃京沉又想 他来到此为何特
内監只得將身欠 常〻道 神鬼全都怕恶人
代咲口把將軍叫 到我营中主何因 有你话
請坐对面咱家講 抽説其中始末情 付將見问腮代咲
一声大咤似雷轰 手指太監闲言道 奴才留神听我云
当今的 万岁听信李建太 悮把謠言認作真

差你〻到此传圣旨 要叫你 特西伯尽北京城
我家摠帅他不去 所為在此挡流兵 你仗着
奉旨欽差四个字 自着自大自無人 輕視功勞汗馬臣
大帳中军信口噴 老卩实恼气不过 到此前来把你拿
来了你 出〻胸中这口气 以后無人把武將輕
内監闻听心好恼 口中說 村夫焉知礼义通
你这义思真要反 無法無天了不成 吩咐將
代怒鞘中拔宝劍 一從身形奔老公 单背攢劲往下剁

只听得　咯叹一声我倒椅坐

事〻就怕对景黄浔功的謀畧与衆不同尽把里外的事全
然叅透因此上不肯与王進忠頂板谁想偏迂見付將張应
元氣忍不過上帳毀辱内相几句那曉正中了杜治亨的奸謀
黄浔功將張应元断喝下去搃是忍性吞声数代内相天
色以晚王進朝就在大芭的偏左將这五百御林軍安了
一座小〻芭盘也不過单等明朝早〻進京先見提督
商諒要妄叅搃師那知付將張应元心怀不忿夜晚令人
提灯瞒肴黄浔功与一千的衆將假说奉搃帅的將令出

离了大寨来至御林芭对肴守汛的小卒假说奉元師的將令
来見欽差大人不是送礼定是求他代本章進京立刻叫人將付
將叫進芭盘看了看元来是白日里大帳上毀辱的那个横虫
張应元又見他手中提肴宝劍立目横眉凶如太歲恶似凶神令人
观看就有些豩滲奸相一見不由的唬了一跳連忙丈起身形満
臉代咲口呼將軍夜晚至此有何話講坐下请講張应元一見如
此元睁二目一声大叫说我把你这万恶的老狗倚仗你是欽
差小看汗馬的功臣軽視我家的搃師我老張氣忍不過

特来送你的狗命
搃因是　大明將终該当滅　紫流之中吉变凶
谁想付將多粗魯　也不想　内相乃是奉旨臣
不管深浅將芭闯　要把内相性命坑　他只晶
出了胸中不平氣　怎曉竟把大禍生　正赶九们提省意
把了搃帅黄浔功　此乃闲言且不表　且说付將喊一声
手提肴　宝劍来把太監叫　奴才的神你是所
当今万岁耳朶軟　所信了　太監之言認作真

妄叅我家黄搃帅　尅扣軍粮若害民　就差你
奉旨到此訪此事　要把搃卩叫進京　我家搃帅他不去
所为要拿李自成　你仗欽差力个字　大帳中軍信口云
那时節　老卩实杰氣不过　到此前来把你尋
杀你老狗出〻氣　我看有　那个敢偷我一声
太監闻听心中恼　大叫村夫少胡云　细想来
你等有意要造反　一心要顺李自成　付將闻听心蹿火
一蹤身形喊一声　叫声老狗休要走　老卩送你命归阴

说肴他　单背傢動往下倒　那曾好歹下绝情
太監难挣無处跑　只听得　唬以一声頂冒紅
付將張应元手起劍落把王進朝的首級削下死尸栽
倒在地（你说）把那些御林軍卒只唬的京魂千里魄散九霄
一旁的往后倒退只怕这位卩再混汏起来那还了浔且说付
付將一怒斬了王進朝这才把胸中怒氣消去了多半一扭身形
眼望肴左右的御林軍卒高声说道尔等仔细听真王進朝
倚仗奉旨欽差軽視汗馬小看功臣我張应元全是

一派刚直路見不平杀死奸贼以除后患那一ケ前
前有不伏者与那奸贼王進朝就是榜羕
張付将 手执宝劍開言道 大叫左右御林军
老卩姓張是付将 佷随着 靖西伯爵黄提戎
奉旨来助大同府 捨命亡生战边廷 我家的
總帅黄卩領人馬 大战流贼江坊中 一連勝了賊兵陣
險把自成命来坑 谁想当今万岁主 悞听谗言假当真
李太监 无空生有奏一本 扣殺功劳汗馬臣
差遣内相王太监 这ケ贼 倚仗欽差把人挂
狐假虎威行歹恶 打谅无人把他通 我老張
一生不伏仗势力 長打人间报不平 将他殺死除后患
尔等須要記在心 並非有人主使我 可是張某出本心
尔等们 这一回到京都去 必須照话奏当今
千万先拿李太監 还有那 九们提督杜治亨
除了内患除外患 換了忠直用武文 也叫那
汗馬功臣皆尽忠 好去捨死战边廷 若是再信内相话
只恐江山保不成 边廷武将大撒手 难保社稷属外人
我的话 只要你等須紧记 不可虚言奏当今
御林军卒同此话 一ケ〻 双〻跪在地埃尘
这些御林军卒都跪倒口叫張元卩就便我等回去見了当
今万岁一定照着老卩的言词回奏就是了付将闲听点头说道
既然如此明日早走言罢回身分付跟了来的两名兵丁跟我回
芭好見摠帅靖西伯黄老卩言明此故贼两名兵丁一齐答应听了
了听芭内的更古堆〻五古尽了付将还是手提宝劍於令兵卒
提灯阶里引路他在后面紧跟随无神鬼自出离御林军芭竟往
自己大寨而来 張付将 恨死太监出了气 迈步番身出了芭
手提宝劍佷在后 前面有 两名兵丁手提灯
当先引路扑大寨 付将心中怒气平 腾〻的
胸中犯想心發恨 只把兵部骂几声 好ケ奸贼李太监
还有提督杜治亨 驾前妄奏黄兄長 无故生非礼不通
当今的 万岁乃是英明主 不该如此这般行
听信谗言發旨意 未诏那 靖西伯卩哥進京
也该想〻谁枯冤 还有何人把贼征 想必是
当真大明国运敗 仁明皇卩变了心 这ケ钦差可人恨
他把我賊睄看轻 今夜将他活杀死 才把胸中怒气平
明日早 好叫黄哥施英勇 一定拎拿李自成
巢滅流贼除大患 就便是 一死江坊无怨心
万岁若念功臣若 妄却功劳汗馬卿 如若是
当今信冤李太监 拿问兵部串内臣 必是發旨来问罪
要拿黄哥治罪名 那时难勉我張某 一仝合芭串弟兄
商谅着 大家鼓操顺流贼 所惟献了大同城
粗鲁人想出来的携兒都是浑的这就怨不得奸诈人要携真心人一
攥〻ケ准可就只一件你睄那ケ攥人的人是怎么一宗現眼現世又看
那ケ受攥的傻子么不但自已硬碾你睄他的后輩兒郎汪堂〻的一

芊々的更發生撼而一言世界中的便宜不是好佔的罢此乃閑言不表
付將忻应元天有微亮回转大营不表且说御林军卒一見張付將手
执宝劍出營而去一个々不敢代慢一齐動手先將総領王進朝的首級与尸身
並在一处用席捲起忙令几个军卒用繩抬起来至天明大家起身离
了大同竟奔京都来見杜治亨报信
皆因為　天意该当大明尽　才有凡波大禍生
好端々的一件事　傾刻間　要把乾坤一筆更
付將为人多粗魯　行事那管重与輕　並不是
今日杀了奸太监　生々要害黄得功　只怕难把大同保
方趁反叛流贼心　万恶京中怎和曉　喜怀奸贼杜治亨
大伙兒　要把明朝社稷丧　生々断送主崇禎
総是天意人难扭　大不過　公它应该命未終
此乃閑言不多叙　且说大营黄総戎　到次日
清辰一早升大帳　聚下随征众英雄　刀边站立麾下將
総帅開言把話云　口呼列位众賢弟　仔细留神听我云
昨日个　欽差前来話邪道　話語之中不順情
我等随旨限他去　那算是　入在圈套牢籠中
不但大同城难保　只怕本帅衬必生　这如今
本帅写道变明本　相烦太监王承恩　叫他替我奏明主
我好杀贼保大同　但能拿住贼反叛　好將流贼解進京
那时節　也好当展说冤枉　何俱樓會杜治亨
言罢分付看四宝　写一道　变明本章好奏書
这西伯　才要写本將京上　忽見那
报事的军卒上帐口说大衬生

懷宗傳　卅八

要是祖魯之人真是見不得几句好話定国公在城内听見参將刘松
的言词又見辕门外看見綁着張应元就心信为实只要斬下副將
又听見靖西伯说欽差官当真在中軍帳無礼心中不悦口呼賢弟
你素向元不怕内监今日为何怕起李建太与杜治亨兄無妨都有
劣兄且將張应元放回你我西神草听京都圣上音信万岁若有
恩旨便罢要是听信谗言劣兄与欽差一个進京面圣与你办明
那怕他多内监兵部提督二贼靖西伯闻得有氣说定国兄然
無事々到臨期只怕难由你我仁兄你把这一件事看得小了

杀犯欽差情好謀反進京分办怕天子不容必然问罪仁兄难
道你还要上京都办明不成
靖西伯
代怒眼望徐老將
口呼仁兄定国公
你自知道心直耿
那曉得
内中还有大事情
欽差乃是一太監
奉旨出京到軍营
一来是
准有奸党瞒主使
代领御林众兵丁
見了小弟話剛暴
所为叫我入套中
若要不受他的話
定然两下必分争
或將他
毀辱打罵他全受
只想中他計牢笼

他若同转京都去
所以着
好見全謀主使人
会合一处好面圣
啟奏当今主崇禎
必参我
按兵不奉是何意
剋扣軍粮尽是真
小弟昨朝全参破
不肯入他圈套中
誰知付將他粗魯
大帳中軍就行凶
不是我
將他斷喝攆下去
最保昨日話不成
指望打發欽差走
到次日
写道本章進都京
差官办明去奏主
那知村夫把人坑
他把那
欽差杀死不大紧
趁了流賊用計心
定国公听闷心不解

代咲口把賢弟尊
京都万岁發下旨
如何又言李自成
难道说
传旨上有流寇話
此言好叫人不明
靖西伯卩微々咲
说道是
仁兄听我说分明
黄得功冷咲口呼兄長小弟是奉差协助大同与流寇打仗勝
了賊人不得而今闭门不出一連就是十数日至未見勝偏々京
中圣旨来到欽差官又是太监又说李兵部参了小弟不奉救我
按兵不奉剋扣軍粮这是用計頭宗青頸挽黄某想那贼营中
必有能人料我兵难退用金銀買通李兵部使他参我圣上乃是

仁明皇帝豈肯听信谗言
好一位
靖西伯爵
早把此事全参透
口呼兄長听我講
不肯听信谗言语
遣官奉旨到軍营
这就是
到此一半降圣旨

不想调同我黄某
就中取事好趁程
这叫作
调虎离山阴谋计
只要黄某离大同
我若随他將京進
只怕难見主圣明
又是一条阴毒计
就如秦桧调岳公
这道旨
好似金牌十二道
流寇比作大金兵
黄某進京入罗网
要想是
万岁当今万不能
此乃三宗设巧计
只怕有人顺贼营
这此事
小弟之人全参透
急好勝哄鬼計生
因此只恨張付將
叫他坑害多少人
若不將他先问斩
小弟难保忠正名

定国公　一闻此话腮含咲　贤弟暂且看劣兄
要杀只管先杀我　办冤枉　也有愚兄一个人
千公这就是徐世雄露出混闹来了大家把诸事全盘说破你到
思想思想再往下讲你说他一張嘴就是要杀我这相什么话令
人难听且说两傍众将一闻定国公这些言词瞎说有害兄我
家总帅再不肯相扭徐老爷只是張应元保住性命也未可定
想罢大家齐往上看見黄得功低头半晌有些沉吟犯想
单说这　靖西伯爷黄总帅　心中犯想自沉吟

细想徐公人忠厚　真是个　有勇无谋直烈人
他既为了众将情重　若不准他必动兵　再若是
与他分争反面目　越发大礼不合心　也罢何不就此作
两全其美大家成　不过单听京都信　事事天定难由人
靖西伯　想罢无奈呼兄长　要你留神仔细听
暂且饶放張付将　瞒的是　仁兄前来一片心
可有一件要依我　难把村夫活罪宽　明日个
叫他当先临军队　必与流贼要战争　不论输赢与胜败

只要贼寇他出营　見过一阵方恕过　免他冷刀项冒红
張应元　与贼不能見一阵　将他问斩在营门
二罪俱罚难宽容　老仁兄　那时千万休动嗔
定公闻听将头点　这事劣兄我应承　靖西伯
分付左右放付将　叫他前来谢定公　忽听两边人呐喊
往外跑　来救违条性烈人
此书速快不多时放了張应元進营朝上跪倒谢元帅不斩之恩
黄得功一声断喝说　呔　村夫若不看定国公年迈花甲前来讨

情难免你项上冷刀这几今暂饶一时不死明日要你当先贼营
要战見一阵回来将功折罪付将叩头说道愿往黄老爷微微冷咲
叫声村夫你若不能見阵自己也不必回营交令把人头割将下
来見我是末将遵令谢徐爷讲情之恩方才站起
張付将　谢过徐帅忙站起　喜坏随营将一层
人人都说有徐帅　救性命　多亏参将叫刘松
他今献在大同府　城内把守未动身　明日个
付将出营去要战　那怕流贼李自成　但能拿住贼为首

方趁你我大家心　我将私言不多叙　且说总帅黄得功
忙分付　立刻帐中摆酒宴　我与徐帅饮杯巡
军卒答应那敢慢　登时间　调开坐位在中军
二人归位分宾主　立刻酒菜放桌中　黄得功
满满斟上一杯酒　悦色和容叫仁兄　小弟有句知心话
老哥须要仔细听　言罢先将酒杯递　徐帅接来面代喜
靖西伯　付又开言呼兄长　老哥千万要小心
眼看大同要失陷　难保这　一郡生灵要受惊

非是小弟说此话　天意应该大明终　李自成
逆叛活该要兴盛　才有吉事变作凶　三日之後兄在问
便知其中就里情　大地乾坤依然变　你我难免要离分
黄得功　言罢不由长吁气　倒把徐爷吃一京
连忙口呼黄兵主　这些话　從何说起要言明
我劣兄　实在不明望指教　贤弟此话不爱听
黄得功　見问不由微微咲　连忙口尊老国公
听小弟　我要说出这件事　到只怕

仁兄你也即得佛胃了覌

生死由命富貴在天靖西伯算是一位明白人勝候通周遇吉
孫弗廷左良玉洪承疇這些人輻畧台來不全料想這件事怎能
瞞得過他太縣回了欽差俺已到花中律者犒賞軍兵之後王進朝
發詠狂讒黃老了一想就叅破了、九就知賊花用金良買動李
兵部妄奈一本只要兩宗兇計頭宗或是通反請西伯第二宗
或是將黃得功調離大同此處若無黃總帥要破大同易如反掌
為何上郵說宋雜子一同領兵協助大同就有些害怕因此向
深知黃老了為人聰明之初就是承奉杜太獻了西安之府他

把杜太今人肩代趕來所為通見黃得功這支硬兵這就算是
雜賊推肩並非是他有先見之明總因是天意造定國運將終
李自成這一伙賊寇是咱們大清的頭路先行
此乃是　閑言不表說現在　草言老將定國公
方才一聞總帥話　不由得　心下有些吃一京
連忙停杯開言道　口呼賢弟老元戎　常言道
說話不明磨混鏡　尚無領教要吉明　怎麼大同要失陷
你我於何就屬了　三日之後有何事　一郡生靈怎受京

怎曉得　大明應當從福敗　怎見興旺李自成
賢弟何從參瞞破　望求你　明言肺腑听一听
請西伯了呼兄長　老哥留神听我云　並非是
小弟妄言說此話　奈同事、尽改通　滿朝儀事與內相
廣用倭党少忠臣　聖旨命我來協助　小弟捨死保大同
只恭得　闖賊心京流寇怕　要滅反賊談笑中
誰知有又這件事　此乃是　流賊巷中有能人
又遇村夫張付將　恭死欽差王老公　御林軍

這一回轉京都去　必見提督杜流亨　有批有对死尸灵
万歲於何不信真　必是降旨來拿問　都是以假變為真
欽差收　奉旨若是來問罪　難道有誰敢不遵
那時領詔必拜旨　難免那　頂上倉刀赴陰城
老國公相你我作忠臣的人撫綏振國才是正礼老哥明日个笑
叫知道：：流賊巷中詭計張應元明日当先這是丹分解要
遠將出巷那是假意人買賄朝中的倭党賊巷若是不遠將尚
先一定是睛有賊人通知闖王使他吵家書信這类作備劍來

人老國公細想有人勝順了流賊只怕難保社稷
請西伯　眼望徐了呼兄長　老哥留神仔細听
朝中既有人勝順　豈不是　大明應當國運終
奸臣当道生心反　当害汗馬東公卿　不久的
聖上降旨來歸罪　小弟只怕要別兄　料想此事再不錯
故此小弟才敢云　說罷不由長呼氣　一傍徐了唉一声
說道是　賢弟你真心烙哭　丈夫作事要定洪
那怕許多來奸党　聖明君　不肯听信倭党云

非是你还不知晓　万岁皇卩主崇祯　代文武
尤其贵同一般柔　全在思虑疼爱民　怀宗皇卩多仁政
敢比当年孟嘗君　我劝老弟休多虑　只爱闻你读敌心
黑坐云　京中發旨来问罪　請事前来有劳兄
言罢一齐又用酒　請西伯　会耐陪定徐世雄
酒畢付又擺上飯　飲畢令人撤杯盞　不多时
紅輪西墜天色晚　徐卩告辞要進城　宝公帅乘出营寨
總帅相送到轅门　执手相别回城去　請西伯卩轉营中

總帅言　大家無可叙一夜　又到次日早清晨
付將連忙就披挂　代領有　五百軍兵齊出营
次日張应元預备差当忽見總帅升帳點集本將張应元上前
摇背〃呼元帅小將臨陣当先黄卩說小心仔細是小將遵令言云
提鈴上馬代領五百軍兵相离賊营不遠扎住陣角主下门行
排開隊伍張应元一伸馬来至江坊仔細觀看
張付將　手内擎鈴摇坐季　仔細觀看賊寇营
但見連而扎隊伍　更比那　前番营寨大不同

凡擺旌旗旂靶裂尖　刀鈴劍戟似麻林　總坐是
一支賊兵来造叛　天產一起惡混星　付將看罢心犯怒
瞞把總帅叫几声　昨翻動怒將我綁　一定斬首在营门
多亏了　宝公徐卩將情奏　才免飡刀一命坑
請西伯卩对我寿　他說道　要我当先討戰征
不論輸营与勝敗　只要有賊出大营　這為令
我既当先帶軍隊　必得討出一賊人　但有流寇出了馬
宝將反叛拿進营　也好去見隨营將　出帳中軍好報功

張应元　說着多会傳將令　眼望旗牌語高声
這般如此奈要戰　旗牌官　口說遵令雀走飛
来至賊营离不遠　鋼刀一指叫賊兵　今日付將来要戰
通报闖王帳流寇　去报瞎賊李自成　老卩一定把营冲
早叫反叛受綁縛　少若挨遲不臨陣　〃慌怀賊营守汛兵
那一名　旗牌言罢闖回馬　〃快当去
轉身过步往里跑　這报那　敢心造反李自成
且說李自成自從得了杜洛亭来書一仝宋炯現看上写李大王

只爱敌心如今有钦差家早到大同营中内有瞞害黄得功收
妙計他来要戰大王不可遣將当先奈几日我把黄帅調遣進
来我是问罪那时大事成矣双拜自有接应闖王与宋炯看过了
這封書信不封打發人探听消息前者京中派家所降何古不被
張应元實夜杂死欽差御林軍携尸回京這些了細作細〃都訪
在心中报与李自成宋炯一遍
李闖王　一同宋炯閲畢云　老壞賊首李自成
坐上眼望宋矬子　叫一声　軍师苗神你是听

這件大事全亏你　妙算真是宋鬼神　前日了
你不想起君杜太　誰能人退黄得功　全凭杜太一封信
求他叔〃杜洛亭　調虎離山計到好　誰知家長他不容
他竟把　欽差實夜話杂死　莫非識破内中情
還得軍师施謀略　早退那　請西伯爵強壮兵
但能早退人兵馬　要得大国談咲中　宋献策
一聞闖賊這些話　微〃冷咲哭三声　口尊大王莫大喜
天意該当大順興　請西伯爵中丿計　眼看不見丧残生

大王想 私杀欽差应有罪 御林軍卒又回京
这一見了杜公面 一定要 就中取事条急我
大明皇帝必動怒 定然降去到大同 必问他
杀死欽差造反罪 将他付解到北京 黄得功和大同府
何愁大王取同城 大料不過五七日 准取大同这坐城
这就是 大王洪福该興旺 才有付将杀老公
趁賊正然来商話 有一名 報马軍卒上中軍
只說官将来要战 闯王趁賊長咲容 高声說道天助我

趁賊宋炯闻报前来要战由不得满心欢喜将手一摆那軍卒
下帳且說宋炯哈〻大咲此乃天助成功猜西伯命尽大同属我家
大王言罢高声问道說列位有誰出营見一陣同来再议言还未
尽忽見李自成連〻摆手軍師休要派将岂不知杜治亨的書
上寫着不叫樂子遣将对敌这内中瞞害黄得功妙计不过五七
日光景就把猜西伯调回京中不然就在此问罪那时大事成矣
為何軍师竟忘記了这如今黄得功遣将前来為何又问有人
當先一来怕担悮杜治亨大事二則怕是黄得功用出来的鬼計

軍師不可派人去城才好
李自成 從前兩陣真杀怕 提起黄字心里凉
因此相搁宋献策 說道是 軍師千岁要小心
不可中了官将计 何用派人去大营 这件事
只可等他五七日 你我大家听信音 樂子全仗軍師你
还有在住乐宾朋 但愿早把京都破 樂子也好坐龙墩
当真要 北京登基为皇帝 不枉征杀血战功
大家共把荣華享 我樂子 再也不负有功人

你等俱各封王位 君臣共享太平春 李自成
信口開河往下講 宋炯代咲把王尊 提閃我主洪福大
才有相巧机会逢 大王本是真命主 天差降世正乾坤
到处里 逢凶化吉好几次 遇难成祥暗有神
非是李生言此話 黄得功 智勇双全能用兵
多亏承奉名杜太 求他叔〻杜治亨 在京都
定計要参黄揔帥 當殿屈要奏明君 崇禎万岁准了本
差遣内監王老公 想来都是同心輩 才到軍营犒賞兵

他指望 边廷通反黄揔帥 不然将他调進京
可巧就有張付将 寅夜间 杀死欽差奉旨人
大王那里是为右天杀了王太监妙的是我主洪福这一杀死
王太监黄得功必然问罪斩首想来必有人保之從前李生也曾
說通黄得功韜略精强这件事难以瞞他〻必然参透大王用金
銀買禍的家住要参一本瞞害於他这如今遣将出营並非通敌打
伏所谓探听虚实大王那杜治亨書上不叫打伏原提欽差安
回奔好作道礼手進朝已被杀西猜伯中了妙计良谋）

宋献策 天生混乱明社稷 扶助流贼李自成
他把此事全参破 这个贼 安心随机害黄公
眼望瞎贼呼我主 大王留神仔细听 黄得功
現今算是中了計 故此遣将要战征 大王只管派人去
必須見战論输赢 还得嘱付临阵将 只要输来不可赢
一来是 免呼揔帥生疑病 難办虚实假共真
内中还有一巧计 免呼他 付将营中一命坑
單等北京一准信 御林軍卒見杜公 只用他

欽差死尸拾去驗 料想明君必動嗔 不是付解黄揔帥
定是問斬在大同 凶旨一到来问罪 十个得功活不成
大王了 你我須得絲細作 内有一計实在凶
打听京中欽差到 咱这里 修下招降書一封
金艮綵緞共表文 当广欽差送進宮 那时節
差官一定全看見 馬肯輕饒姜叙松 硬算真贓与实犯
有拠有对怎分清 請西伯爵無話对 就得領罪受綁绳
大同府 若是無有黄揔帥 馬伯佐帥定国公

那时早把大同破 何愁咱 大兵不到北京城
雖賊说大王这呌趁虚而入京中欽差一到咱差遠人下書一封
还有金艮彩緞珠宝等物黄得功不知一定拆書观看大王想情
欽差見咱们与他素往尝不動塍心大王料想絲議請西伯能言
他对中班以分功
宋雖子 代咲口把大王呌 此計那怕黄恩戎
只等京中音信到 黄得功 只怕难保性命侥
他若心怀怨明主 必定归顺我主公 大王了

再若收伏黄揔帥 那怕大同定国公 又得無数人共馬
还有麾下中兵广 若要这了大同府 何愁不得北京城
揔国是 大王洪福天助定 紧滷之処伏猜神
闖賊闻听將頭点 说道是 軍师抄計果高明
衆子金状先生你 只要諸将合中心 宋献策
闻言不住將頭点 付又往下請高声 那位寨主塘軍隊
示號令到战坊中 这还未尽人答应 来了流寇呌李忠
一支令 上帳口把軍师呌 小弟情愿示大兄

会々家兵与来将 宋献策 後面添致長咲客
寨主既要塘軍隊 須得留神要小心 不道是
虚情假意見一陣 只許輸来不可若 李忠答应忙下帳
我庄已必上走龙 代領打伏兵五百 元门只听大炮响
一支令 馬玉江坊收坐李 排闹随征串流兵
此書乃是抄錄傳 揔而言 只要脱俗才爽神
这要按着古人詞一说李忠尭瞎陣角京動江坊付將馬上怎慕
抬頭观看来人什庅盔甲什庅馬什庅兵刃怎慕来氣这不是看

定了这才招呼衆人少往前伸馬有老了久等多时快々振居
老了不斬無名之鬼这有該塘陣人把来將看一遍又闻会子話
这才動手不是爭闻一百回合就是三百多滿人不解甲馬不
离安来上三天战上五夜这个書只要剪斷令人爽耳李忠见
付將主剁動手来了几合李忠假意败回营中去了
列位听 这个剪斷不剪斷 不比野史話謹重
闻言少叙不必表 且说那 敗陣回营居李忠
元门以外下了馬 撒去五百打伏兵 忙上帳

对着宋炯说详细 雖賊点頭強而春 又令細作遠探去
瞎々啃探北京城 只等欽差来降旨 好去投遞書一封
此乃是 后话暂且不細表 單書付將韓国老
將勝去打咚々响 真乃是 示敲金蹬凱歌声
代領五百人共馬 登时来至大元门 張左元
营门以外下坐李 軍兵归隊不細云 且说得功黄揔帥
黄帅升帳在中軍 兩傍侍立随征將 分々鄭在左右々
黄得功 坐上对衆開言道 列位留神听我云

副將這一出營去　料想那　反叛流賊免戰征
不肯派將來打仗　還等京都信令音　兩边的
來將还未來答話　忽見軍卒上中軍　大帳以前双卩跪
口稱總帥报軍情　今有付將揺軍隊　得勝回至营元门
單等有　單令傳出好進見　請訓搖帅听令行
軍卒报了得勝字　中軍帳　哧坏足智黃搖我

搖帥黃得功他是足智多謀想這些計豈能瞞他剛[illegible][illegible]張言講
此事張应元要戰之故忽見軍卒來报張付將与流賊打仗得勝
兩回現在元门听令請西伯聞听張应元得勝吃了一京睛說
賊营中果有能人竟把营中詳细尽皆参破打反賊必是要借
劍杀人行此毒計且把張应元令進追问他与何人打仗也就
明白想罢分付令付將上帳哦軍卒下了中軍往外飞跑不多
時見張应元上了中軍朝上打弓口呼元帥小將当先全伏元
帥虎威李自成遣將出营此寇名唤一支虎李忠我二人在江

坊大战多時那流寇帶朗袍松盔丢甲斜败回营去高升免战
小將得勝回來見搖帅
張付將　言把張爵身拴背　搖帅黃卩吃一京
將手一摆說知道　張应元　退步番身下中軍
時间吓坏黃搖帅　人〻心欢面代喜　且說那
請西伯爵黃搖帅　坐上低頭睛說書　那怪流賊声勢大
攪擾山陝不太平　三省人民遭塗炭　破了多少府县城
西安府　華陰有名都搖鎮　足智多谋孫付廷

太原府內應奇威　寧武関　忠孝伯爵周搖兵
這些文武全才將　那个不是有名人　並無有
拿住闯賊人一伙　尽把残生性命坑　可見流寇声勢大
想是內里有能人　自闻賊营有谋士　有个娃子賽地丁
這个人　姓宋人称叫獻策　宋娟都是他的名
闯賊来瞞先起首　就是他　混乱一伙來賊兵
劫牢反獄抢庫餉　松山聚眾把王称　又听見
一伙流賊遭罗網　个〻全絲背麻绳　又是絲賊他行賄

睛地買轉敗軍门　鸡宝山前伏來寇　劫去囚車來混星
攪乱的　山陕河南全不定　尽是絲賊他一人
本帥令到大同府　也被这　絲賊睛害中宮冤
黃得功真算料事如神把流賊营中鬼計尽皆参透就只是到
其間無法可使都因張应元一人行了件粗魯之事到而今闹得
尽在不安尽把战將之心散乱來公並非是請西伯少智缺才
搖用天命將终大明天下不保給世真主出事天下十九省的生灵
在受皇帝承周之恩此乃閑言少敘此書中節目不肯多言只

要剪断绝說黃得功与大同搖師徐世雄每日里派將巡罗單
听京中音信
搖因是　闯賊降世非小可　他的福分也不輕
難坐他無天子命　說起來　天下無有不知聞
东家斬吏劫庫餉　山陕河南無不驚　錦屏〻
大明江山成碎粉　死了英雄多少人　恍動乾坤英左折
那个扶住李自成　若無天意將他助　馬能大明社稷坑
还把住　懐宗萬歲崇禎主　生〻逼死自尽身

煤山吊死真可叹　涉朝中　文武皮贵还進忠
捻把奸贼王指赵　北京城内竟为新　他也曾
金殿站了十八日　武英殿内把号更　金銮殿上他不敢坐
天意不该把位登　奈因崇微降下世　真龙天子在关东
他正是　我国大清一前站　龙天调派不非轻
为报父仇吴三桂　请清兵　躜刀赖剑献真心
我国清兵来相助　流贼望影魂黄惊　世宗了
言顺情正择国号　一统华夷属大清　抄録明史休多叙

亡归正信大爽神　不说大同黄提帅　且说五百御林军
台完了　太监死尸赵身走　竟奔北京大路行
如飞似箭在路上　出心要　来見提督杜治勇
且说五百御林军指定王進朝离大同直扑京都而来又在半路
途中買了一口棺材将了紫上又派军卒指定往前所走非止一日
来至京都德胜门外先将王進朝棺木找了一个大庙停放以毕
今军卒看守五百军卒扎了一座小小营盘内有一名杜宅的
家丁名唤杜士英就是头一个坏種

恶家丁　前者所奉家主命　跟随钦差到大同
指望打听消言信　他还要　急忙抽身好進京
报与奸贼作准备　所以才派杜士英　这个贼
京随钦差一路走　罕若見了黄得功　話下不曾来眼見
那贼付将在進营　来死進朝王太监　正中机谋十二分
杜士英　一个军卒急回转　路上早把话言通
他是提督家中子　又在个　日逢正午时道中
御林军卒谁不敬　那个不惧杜治勇　周此上

家丁接派诸事毕　独自一人忙進城　那天不过日西坠
進城急忙不消停　川街越巷来的快　提督私宅面前存
杜士英　連忙翻身下了馬　京勅门上有守人
一見恶奴回来了　道辛苦　上前接过馬江绳
有人接去送進圈　单说恶奴杜士英　急忙忙
迈步着身往里走　要見家主杜治勇　来至院内不代慢
先見同伴众家丁　人人見面道辛苦　恶奴连问众人等
但不知　老爷如今在何处　众人说在書房中

家奴告辞往里走　来見那　賣国求荣杜治勇
且说奸党杜治勇与李兵部两个人妄奏了黄了一本怀宗惧听
杜治勇的谗言先把兵部李建太逞到三法司審问又差王進朝上
大同犒赏三军打听黄得功按兵不举到是实不实回来好问重罪
李建太这个贼他自揣了他经兇的私書把明室社稷推倒这一
日来事在外書房独自一人暗思这件事情
杜治勇　独自一人書房坐　低頭把想自沉音
前日外生耿於把　在边廷　崇君作弊假冒功

兵備道晴承作下对　龙安金殿奏圣明　那时節
外生私書求告我　咱家焉有不应承　暗托东廠众太監
主把承畴问罪名　当今万岁龙心怒　要把兵備一命坑
王承息　云阳市内去监斩　遇見兵垻馬坪生
襄成伯窜翻了案　免把我　向十卿根打若情
临恨崇祯无情义　咱家怀记在心中　我就说
那年生心有了意　要把大明社稷坑　故此修書西安去
才与闯王流贼通　先呼姪兒名杜太　献了西安一座城

果然的 闯王北京坐了殿 岂有不把我家封
官居王爵都一品 勝似那 身居提督費九门
前日接兒有書信 所为提帅黄得功 怎能够
调用諸西人共馬 將逃山西府大同 因此一同李建太
定計鋪謀設牢篭 前者圣上發書意 進朝王公去賣軍
我的那 金艮置將王太監 叫他边廷害英雄
差遣家丁跟随去 有何信 急早前来通一声
為何不見他回轉 莫非内中有隐情 杜治亭

正然心中胡思想 忽見進来杜士英 連忙问道怎应樣
家奴一往尽问明 杜治亭 闻听不由心欢喜
到次日 進朝来見当今主聖明

且説杜治亭这一日无事正在外书房独自一人思慮從前之事猛然有一名伺事的小太监走進房来一条腿兒打千説道回老卩大営家杜士英從大同回来 咧 傻党弁听家丁前来满心欢喜連忙吩到祸泥快去叫他前来見我 哦 小太监答应回来出步登刻把悪奴叫進出房小太监退出杜士英上前跪倒卩尊老卩小的從大同回来了杜治亭説好你起来有話慢慢的説来悪奴答应先磕了个頭这才站起退闪一傍又听杜治亭叫声杜士英有你根了王進朝上大同降旨犒奖黄得功老中的兵將你可知欽差官見了

靖西伯闲讀圣旨那黄得功叩拜皇宣可是怎羕一宗形景呢那背旨的王進朝他又是怎羕一宗行为对有靖西伯説些卩什么言辞要你細細对我言来这如今王進朝还是在路途上行走呢還是進了城 咧 快些講来
杜治亭 还怕進朝不努力 先差家丁細打听
如要不肯照他作 还要把 送他金艮要回程
再也不想裹了命 落得尸首轉回京 一去是
赫赫揚揚欽差客 奉旨誰能把他拴 此乃闲言不多叙

且説悪奴杜士英 一闻奸党將他问 口尊老卩在上听
那一日 小人跟定王太監 一路途中到大同
有人报進軍营去 黄得功 率領众將往外行
元门外面接旨施 他把太監接進营 就在那
中軍帐上宣圣旨 高声朗诵述圣文 小的一傍全听見
上面言词記得清 念道奉天承運詔 靖西伯爵众將等
黄得功 奉调領兵指派挥 協助山西府大同
今賜金艮与羊酒 还有那 彩緞犒賞众三軍

念到此处人人喜 随营众將面代喜
兵部正堂上奏本 大屏专朝奏寡人 言尔未与贼打仗
按兵不奔有私心 尅扣軍粮畜肥巳 心生異念背父君
这件事 有無須要從实奏 尔等欽此要欽遵
欽差念完皇宣詔 我又見 總帅黄卩面代嗔
杜士英説那黄得功我見他一听兵部恭了他按不奔尅扣軍粮的这話上真显出京怕之相 咧 無奈何叩谢了圣旨又將皇宣高高供奉在上面一全王太監归坐令人献茶茶必又听靖西伯问

道公：貴姓高名何处当差王老卩说咱家姓王名現進朝現充慈寧宫总管却是御林军的统領黃得功点頭又見太监说道黃兵主且把御賜的金艮彩緞羊酒等物查收明白黃得功令人收去照数查清立刻就在中军帐上设摆酒宴那特西伯坐着王老卩说到有劳天使远来安馬劳頓无可為敬有一杯水酒料表诚意敢祈宽飲賜教以便尊循是幸

小人在一傍单听详合细
也好回来报主公
我見王公太监恼
面对着特西伯爵黃得功

口说兵主你大错
万岁皇卩憂叛逆
大同城外与贼征
打谅着咱家睄你特大道
現今武将人不少
人：都能挡流寇
少了麓菇硬算军

倘若死人果是真
礼代功勲汗馬卿
圣上代你龙恩重
必須用你勦流寇
你竟是比你只怕強几分
个：能拎拿自成
你也拍心想一想

現而今因此调你挡流寇
以為得意是奇能
妄自尊大把人轻
古眉古眼自為尊
依我说别说没你就不可
要功受禄怎安寧

常言道太平年间文勝武
武将所為荒乱征
如今正是刀兵動
你就该拾死妄生挡贼兵
倭党奔听家奴话
点頭坐上不住声
暗：说進朝还算作了好
听他言词就戳心
得功他必要動怒
一定要中计牢笼
奸贼想罢闲言道
代咲叫声杜士英
王進朝说了会子怎么羕
难道特西伯肯听
恶奴見问口呼主
说起来话手听我细禀明

恶奴口尊老卩那特西伯竟把素日傲性全無任凭王老卩怎么羕说我見他总是冰燃陪咲说了会子進忠报国連勝了流贼又拜的话猛見中军帐下跑上了一人怒氣昂：凶如太岁恶似金刚倒把小的唬了一跳则見那員将闯上帐来对着王老卩信嘴胡言我又睄見王老卩用手一指黃得功说道特西伯你还说忠心报国你如何縱容手下的偏将毁辱欽差这个光景真心要反杜治亨弃听嘴内说好这句才是话后来怎么羕

这恶奴見问口把老卩叫
说起这了令人京
总帅一闻老卩话
先把那偏将喝退下中军

太后矮伏王老卩
賭气出了大营寨
那天不过才定更
他说是小人一弃军卒話
我在一傍留神着
御林军中出营诗
就是多嘴的那横虫

又見天晚日西沉
小的娘随往外行
坐谈以必有二古
营外現有一員将
只当是太监王公也沉同
不多一时進营中
手内提着刀一口

王老卩来至自己御营内
忽見军卒报一声
所奉总帅到此营
特西伯卩来送艮
忙叫那元来不是别人着
減面怒气面含嗔

手执着宝剑指着王太监
口出不逊话难云
他说特意来杀你
他的那怒气昂：令人京
太监王公心中怕
口骂村夫了不成
只当他手执宝剑将人吓
那曉果太扢行凶
上将掄剑往下剁
一棵人頭砍落在
恶奴说到这句上
到把倭党吃一京
杜治亨連忙问到怎么羕
扢敢死杀奉旨臣

杜治亨一闻王進朝死在大同营中由不得又京又喜连忙问道可不知这员行凶的偏将姓字名谁（王公）恶奴就把一往從前之事

对着佞党说了一遍奸贼耳听满心欢喜胕内暗々叫道黄渴功你
要想得活命只怕万々不能明日五古咱家当殿启奏昏君且着还
有何旨意降下来那里是付将传座元杀死王进朝分明是怀宗
的江山当臧大顺永昌大王的洪福齐天咱爷叔侄该有王子之分
杜治亨 只为怀着昔日恨 明室江山一旦坑
叔侄及卩顺反叛 要把那 卖国求荣行不公
来往叔侄有书信 有意伤害朝中大臣 此一时
只盼闯王兵早到 破了都京这坐城 闯王君要坐了殿

指望将他加倍封 官贵王位多贵显 方起奸贼一片心
此乃是 闲言少叙归本传 且说佞党杜治亨
先叫恶奴歇息去 明日早 准备好去见当今
家奴出房去用饭 佞党连忙不消停 就在那
外书房中用了饭 又见天晚至黄昏 奸贼坐着将朝上
早々安歇在房中 一夜无词不多叙 到了次日五古中
这卩贼 早々扒起先净面 上下家奴不消停
佞党川衣用茶汤 早有那 家奴备上马能行

一奇拉出大门外 内丁报与杜治亨 佞党他
迈步走出大门外 连忙扳安上走龙 前面两匹对子马
还有一对大灯笼 后面跟定人不少 提拥尽是一窝蜂
不多时 川街越巷来的快 瞧见朱华龙凤门
奸贼连忙下了马 就有人 拉去坐李不必云
家奴奇在门外等 单说佞党杜治亨 代领着
一名内丁往里走 登时来至殿九重 正遇崇祯卩登殿
杜治亨 架前要参汗马臣

杜治亨五更就扒起代领家奴乘骑坐李川街越巷来至东华
门外一奇下了马忙令跟役一名随定佞党往里所走忽见那
满朝的文武百官齐集朝门以外俯侯至上登殿不多时中鸣古
响崇祯卩登殿架坐九五文武多官一奇朝参山呼万岁舞蹈
扬尘礼必平身按品级分班站定忽见殿头官在上面吆喝说
道及边文武圣上有旨众卿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散朝殿
头官的言还未尽但见班部中便闪一家佞党高声说道臣有
短章奏主言罢进步往上所走

殿头官 上面言词还未尽 班部从中有人声
口说臣有短章奏 要见架 面奏军机大事情
越班往前走 来了奸心雁爪人 坐上的
怀宗方岁往下看 及边文武各睁睛 但见头代刷义帽
身穿元领袍大红 肤计一条红星代 抹厄朝靴足下登
鼠耳鹰腮多鬼飞 卖国求荣心不公 品级山前忙慌倒
元来是 九门提督杜治亨 崇祯万岁开金口
杜爱卿 有本早奏与朕奔 有何事情来见朕

有本拿来孤看真 佞党往上将头叩 口把当今万岁奇
修本不及臣口奏 乃是军国大事情 前日卩
兵部正堂李建太 当殿奏参黄渴功 说他兵助大同府
有此了 按不拿兵有私心 尅扣军朴肴肥己
惹害军兵在大同 又想到 娃西伯爵多忠臣
素日为人烈又情 兵部所奏难凭信 将他送到法司中
皇又进了一道旨 赐与羊酒金共艮 差遣那
王进朝往大同府 犒赏三军到营中 不过叫他暗私访

孙别那 靖西伯侯假共真 钦差到了大同府
見了提帅黄渇功 果然的 靖西伯他生心反
有意要順李自成 奴婢闻知若不奏 有負当今爵禄恩
兵部所奏並不假 渇功造反尽是真 杜治亨
奏罢往上將頭叩 立怔当今主圣明 半晌沉音開言道
叫一声 九门提督杜治亨
中公自古以来明君怀宗万岁迎数的首他总因天運循还旺室当
終且說怀宗万岁一身傍党之言在宝坐上沉音心中犯想杜治

亨所奏之言内有情弊似他口奏之言到想是黄渇功真有谋
反之心未見真实休要凭信皇卩想罢往下叫道杜爱卿靖西
伯有意造反所因何起呢莫非钦差宦王進朝從大同府軍营
中回来了么不然你怎么就知道了黄渇功生心肯意要順李
自成呢 奸党見问口尊万岁说起黄渇功来只怕我主要大動
圣怒
杜治亨 往上磕頭呼岁万 圣上皇卩在上听
说起钦差王太监 領圣旨 去上山西府大同

代领御林军五百 押解羊羔金共艮 还未到
万馬营中有人报 报与总帅黄渇功 指望必是出营寨
迎接钦差把旨遶 谁想竟自心胆大 抗旨不遵了不成
王進朝 身背圣旨到营外 不見有人把旨迎
元门以外号接旨 並不見 一军一将到元门
又叫军兵报進去 還有顿饭来一人 元来是
黄渇功的麾下将 特应元是他的名 出如太岁到营外
口出不遜怨气生 一是進朝是内监 指着钦差骂進声

不尊旨 上前動手拉下馬 倒抓领子拉進营
中军帐上叫下慌 黄渇功 坐上発威吆喝声
他说怀宗崇禎主 近来行事一派昏 大順的
永昌皇卩李闯子 廣施仁政竟舜君 眼着大明不長久
社稷江山一旦坑 黄某如今归順李 現是闯王架下臣
杜治亨 言还未尽将頭叩 圣主崇禎心内嗔
以信未信总未定 宝坐上 往下開言把话云
中公任凭什么不听过耳之言最怕话语戳心 不但崇禎万岁是

一位仁明帝主就是世间的平人他也見不得过見了坏骨頭
坏種这宗人行的事与事不全他的行为一门专折朋友的交情断人
的婚姻换上什么人不叫养家孝順父母作賣買奉公守法他
说这到不是正派总是叫人吃喝嫖赌損人利已損阴坏德偷梁填
盗抓尖賣俏一会亦不行坏事罢他就真少吃了一頓美食的一
般必是后悔三年为什么如今更多呢乃因是杜治亨当下的一種
此乃是 闲言少叙说現在 且说万岁主崇禎
坐上一身奸党话 卩的那 龍腑之中暗沉音

一派总是不肯信 奈因深知黄渇功 若提起
靖西伯爵为人臣 平素心怀赤胆忠 愛民如子疼百姓
将佐兵丁如至亲 无礼之事再不作 安言謊不说一云
朕待他 剛直性烈多暴气 一门不扶事内臣
当初曾对寡人講 不叫朕 重用内监与老公
他却深扶人又了 高时的与王承恩 细想来
提督一个黄提帅 有些扶嫌嫉妬心 当屋对朕恭一奔
只说黄帅有反心 必得如此问一问 好变其中假共真

怀宗下
寡人有件不明事
王進朝領我朕言
可是何人对你講
圣言皇宣他不進
杜治亨
他付又
当面他把太监罵

思想多时往下叫
到要你
現今还未特進京
怎知得功生反心
想来有拟必有证
一聞皇上这些话
進礼口尊呼万岁
他说是

九门提督杜治亨
细细对朕细奏真
这些事
拉把欽差拉下馬
你才前来奏寡人
就知有些不信真
皇上在上詩听真
圣主皇上是昏君

王進朝
对他言講剛常礼
分付叫人快上御
特広元他勒了手
御林軍卒特回京
御林軍
今早有人通报我
因此奴婢来啟奏

一見得功他如此
黄得功
推出元门问典刑
刀砍欽差項肖红
昨日到了法勝门
現在城外扎营寨
就将那
望求我主细详参

就知造反果是真
大传中軍勒先名
就是那
現今杀死王太监
住在招商旅店中
尸首抬来停店中
什么情由说了通
現如今

太监死尸在城外
宝坐上

為臣不敢妄奏君
氣坏了崇禎万岁主圣明

倭党奏罢将頭叩

懷宗傳 卅九

佞党杜治亨所奏的言词当今万岁並不深信就有末尾这句话这真崇禎万岁動了氣列王進朝他乃是奉旨的钦差拡敢毁辱还要叫他下跪口吐不逊的言词这还可恕怎么竟敢把進朝推出元门问斩黄得功我朕代你的恩重非比别人你如何一时改变心肠可見得万丈深井知深浅果然人心难变真假皇卩想罢往下叫杜爱卿奴婢在杜治亨現今御林軍在此城外扎营王進朝的尸首停在旅店之内了昨日有人前来对你这般言讲你才前来啟奏我朕是怀宗龙心大怒叫到爱卿暂且归班我朕自有主意是奸贼叩首扒起归班不表且说圣主在宝坐上望着两边的文武口呼衆卿寡人代黄得功恰似骨肉他竟背主忘恩归顺流寇杀死钦差特礼可恼这如今先襄城伯李国貞急到城外旅店驗看王進朝的尸首好更真假（中公）此乃抄録不全野史李国貞亲到城外旅店内驗着了王太監的死尸付又盍问了盍问御林軍的话语尽是一口全音照着杜治亨所奏的言词回了襄城伯一回这都是家丁杜士英奉主人之命一早出城传授的话语

总因是 大明将终当如此 予：相扭不合心
崇禎万岁多昀臣 只恐怕 姑负功劳汗马臣
总说听了奸贼话 还怕诸多漏不真 又叫那
襄城伯去亲驗看 盍问五百御林軍 那晓全受忠奴话
一口同音无乱音 李国貞他忙回转 他把此事当作真
到次日 当兵啟奏怀宗主 就说驗着是真情
又同御林軍卒等 果然的 靖西伯反顺贼兵
崇禎万岁听此话 坐上大怒龙面嗔 气的了

怀宗皇卩心内战 口中大骂黄得功 你既生心背了主
捺家乌首把你容 坐上传旨锦衣衛 领旨去到府大同
速到那 城中先見徐总帅 一会世広定国公
叫他拎拿黄总帅 将贼人 首级割来見寡人
若要不能拿反叛 一力全罪莫欺君 锦衣衛
即忙领旨靖外靖 代领城外御林軍 此乃軍机非小可
钦差叠夜奔大同 就有远探知此信 先来报与定国公
徐世広 一伞京中斉出旨 又气又怕又吃京

速忙差人出城外 大营内 报与元帅黄总戎

且说靖西伯黄得功只从传应元得券回营每日与衆将退兵之计正要听京中音信这日与衆将在大帐言论前日兵部安参之故忽見守营门的小校上帐慌倒口中报道说乞老卩在上今有大同府的总帅徐卩差人前来送信就有京都钦差乃是锦衣衛的正堂领旨前来拿问元帅还要開刀问斩将首级代回京去大料眼下就到乞老卩的均谕定夺言罢叩頭下帐回归汎地不表

靖西伯 一伞军卒报的话 坐上首忙吃一京
咬眉紫皱专吁氣 瞎把那 圣上当今万岁爷
为臣赤胆扶社稷 一派忠良报国心 怎肯我
按兵不奉不出力 尅扣军粮苦害兵 听信奸党谗言语
不办贤愚奸与忠 奉旨差官来拿问 不念汗马宠奸臣
黄得功 今日遭屈身受害 只怕难保府大同
贼兵过来大同府 难保那 流贼准破北京城
只因反贼二運旺 才有天子一时昏 靖西伯

正是有急心不定
有语说出且莫嗔
听信了
圣上不念汗馬苦
一来免了奸臣害
一闻中将这些话
满口胡说了不成
中战将

忽見中将斉元戎
岂出老卩怀赤胆
佞党谗言發圣旨
到不如
方显不如圖会中
不由大怒眼元睁
那个再要胡言谛
吓的中人往后退

小将寻会劝总帅
天子不知枉進忠
无故前来问罪名
弃的归顺李自成
黄淂功
一声断喝中战将
立刻元门问典刑
无语低頭不作声

忽見军卆上大帐　他报那　元帅去接圣宣文
靖西伯正与中将着急：見军卆上帐双々慌倒高声说报元
元帅老卩在上今探淂总镇一个錦衣衛的堂官离元营不远请
老卩快去迎接总帅聞听心下奔呼代我前去把圣旨接進营中
听一听是什么言词再作道礼黄淂功想罢分付左右快些預
偹香案大开元门中将跟随本帅前去迎接圣旨那一个不遵
旨一定法不容诛言罢帅中下了中军大帐刚才来至元门外
正遇見定国公与欽差官一斉来到

黄淂功
但見差官騎上馬
差官却是錦衣衛
慌：忙：跑几步
一斉跪倒斉圣明
現在这
且说欽差錦衣衛
他岂领旨来到此

元门以外抬頭看
定国公
手捧皇宣圣旨文
馬頭跪倒呼主公
斉说不知圣旨到
欽差馬前来请罪
此人他
在金也受金共艮

瞧見欽差定国公
却在地下一边存
靖西伯
还有随营中战将
未能远接礼欠通
接代不周望宽容
姓陶名叫陶必生
杜治亨

先叫人送一十及
先要先杀黄淂功
並无有
所為来把黄帅斩
此乃闲言不必表
火長一斉往里走
还有中将尽平身
黄淂功

托他时刻莫容情
因此他把大同進
開讀皇宣这道旨
还指望
单表差官陶必生
中军帐前下能行
登时也把营门進
才要帅中听圣旨

立刻圣旨就動手
先見徐卩定国公
一同出城到营中
要叫徐卩杀总戎
代領首
靖西伯与徐总镇
一斉来至帐中军
忽听徐卩把话云

中公上回出表过定国公徐卩的性粗魯拙楞总说年老一门
性傲從不知说礼他見前者有欽差王進朝那道旨义的元故
又来叫付帐应元听了黄淂功说过杀死王太监御林军这一
回京見了杜治亨与李建泰必是假造非言啟奏当今万岁
暗害靖西伯比不淂欽差官開讀圣旨徐卩先就高声对着黄
淂功口呼妄弟这位欽差官先到了为兄城中说到圣上有旨
叫我一个欽差官到你营中大家听見黄宣上面可是什么
言词

徐世右
还有随征中战将
靖西伯与徐老将
東正站立手爵旨
晓与大同之国公
今有那
前者朕兵部李建太
我兵不信说是假

高声说罢这些话
一卩：
当先跪在帐中军
展開皇宣字一封
寡人加封為总镇
靖西伯他生心反
恭他是
差遣太监到大同

一个淂功黄总戎
遵旨跪在地埃坐
錦衣衛
奉天承運皇帝诏
身受皇家爵禄恩
背主忘恩順贼人
按兵不奉有私心
实指望

黄得功他必写夲　差人变明必上京　谁知胆大多万恶
不遵圣旨皇宣文　硬把钦差撤下马　拉进营盘大牢中
威吓着　定叫钦差要下跪　毁叫寡人是昏君
善御差官真胆大　元门外　竟敢问折先杀人
今日提督启奏我（朕）　寡人又命李国贞　驗着了
太监尸首方才信　降旨急到府大同　晓与总镇徐元帅
要你杀死黄得功　必要将他拎拿住　首级割来見寡人
錦衣衛　念到此处一努嘴　吩付左右快拿人

恨来太监往上跑　一个个　竟奔忠心赤胆臣
时间气坏徐元帅　迭忙翻身不消停　顾不得
望诏谢恩拜圣旨　大声大叫似雷鸣　尔等太监休无礼
那一个　拉敢御人私动手　本帅一定问典刑

本公这员钦差官閙必生岀去受了杜治亨的事托帅领着錦衣的太监奉旨先到大同府内見了定国公徐世宏並没说明来意他見徐老卩早在城外代领本将前来迎接圣旨说了声所为黄得功而来徐老卩说遵旨就杀至营前他又見靖西伯帅领麾下的本将出营跪接旨意先有一分的生心的反意那里不遵旨又行景呢心中有些犯想暗暗在腑中说前者王太监奉旨前来搞实三军内恩旨到此再设说靖西伯不肯出跪接的道礼今日来的还是刑出的旨尚且如此出营帅领本将恭恭敬敬将我接进营来好叫我

纳闷若说靖西伯无有反意王进朝又是何人杀死的呢这件事我既受了提督的本托我就少不得宣读了圣旨且看如何想罢这才展开了黄宣高声念了一遍付又暗使眼色与左右的太监叫他们上前动手拿人（你）说本太监才要上前拿黄得功忽見一傍的定国公徐老将翻身站起说尔等休要动手暂且退后本镇有话要对天使言谕
徐老将　高声喝退本太监　眼望钦差把话云
口中连连呼天使　老大人　你且留神仔细听

末将官居为总镇　披蟒肰玉镇大同　赤胆忠心扶社稷
疼爱黎庶与兵丁　全凭着　圣旨去调黄得功
到此来助大同府　只为流贼犯边界　又谁知
朝中奸党忝一本　迷券及阵战坊中　魁扣军朴这句话
真乃是　佞党谗言惑乱军　兵部正堂李建太
还有提督杜治亨　妄口巴舌信口云　秉烈刚直为人正
从不侍奉东奸臣　黄得功　无事生非害好人
天子不明来拿问　有負边庭汗馬功　現而今

反叛流贼将城困　昼夜提兵攻打城　大同若无黄总镇
那个人　敢挡闯贼李自成　並非当今冠奸佞
想是流贼大逞通　大明的　社稷江山不长久
只怕要属李自成　徐某有句中肠话　天使要你记在心
这道旨义诗回去　不能杀害黄总戎　定国公
臣与钦差来请话　营门军校报一声　乞上元帅老卩晓
营门外　流寇一名回事情
徐老将臣与钦差官言谕靖西伯的忠臣直耿忽見营门的军

校尉报中军传朝上跪倒报与元帅营外有贼营中差进一名頭
目口称要投窜书現在元门外伺候报二位元帅定夺徐老将闻
听胕中暗想流寇有什么私书必定惑乱军心的言词且说一傍
的靖西伯还在帐房前跪着 呢并未起来单听徐老将的示下
忽听是军卒来报说流寇差人前来下窜书由不得心中着忙
暗々骂道好反叛流寇你果趁虚而入的鬼诈要害本帅怎得
能句想罢当身站起来往下分付快令下书人进营
黄得功　代气分付叫流寇　慌坏军卒中兵丁

迈步当身往外跑
人々观着心不解
从外进来一流寇
高声又把元戎奔
靖西伯
此乃一条绝户计
此书上面先好话
暗顺反叛早有意

且说那
流寇来下书一封
大帐中军跪在尘
我家大王差来送
奄听此言微々咲
安心要
现有钦差眼見真
好使钦差奏当今

钦差一全定国公
忽然見
双手将书牵过顶
老爷一看就知奄
眼望徐爷叫仁兄
借剑杀人一断情
必说我
不信公全大家着

听々上面是何情
忙拆开
自古良禽须择木
顺天识命称是汗
多承元帅施仁义
倘有来投把他拎
果然的
总帅念到这句话

言罢上前一伸手
流寇私书高声念
君子入
眼着大明要将终
杀死钦差王老公
但能拿住钦差客
杀了来使将城献
、嚇坏了

接过流贼书一封
上写拜与黄总戎
必要知道败与兴
前日个
所说还寿京都信
还要立斩在元门
我兵好到北京城
奉旨钦差倖党臣

黄得功刚念到这句话上（你说）把个傍边锦衣卫陶必生吓了一
跳暗说不好果然黄得功真顺了闯王到只怕少时我命休矣
且说靖西伯将书拿着只气得浑身乱战向目直黄一声断喝
好一个反叛流贼竟敢前来如此下书左右快将流寇推出元
门问斩吵中军卒答了一声喊立刻上前不用分说将流寇推出
元门外一声炮响人头落地进营报与总帅知道且说中军传上的
将佐付参遊守一見此时大乱一个喧嘩不断高声私语
中军传　献上流寇人脑代　到把钦差吃一京

暗说虽把流寇斩
正是钦差打主义
付参遊守中战将
彼此纷々语高声
这个说
只因流贼将城困
连劵又阵正又阵
若要没有黄元帅

必须要
忽听帐下语高声
人々鬓下动先名
提起咱家黄元帅
为国勤劳怀赤胆
靖西伯
虽把流贼一命坑
只怕难保这坐城

这回得功命残生
及傍的
呼兄唤弟齐谪话
秉性刚直烈又忠
每日中朝操练兵
奉旨来助府大同
大同府
天子不明屈汗馬

皇爷耳软信奸臣
似这等
既是奸贼害元帅
又奄闯王多仁义
付将奄言呼列位
杀死钦差献大同
前日个
还得你去亲动手

魁扣军斛俱是假
将忠作奸人可恨
要不然
大明不久社稷坑
我有一计可能行
中将奄听说狠好
你既杀死王太监
传宏元

到有真心疼爱兵
只恐情天不肯容
你我齐顺李自成
又听得
公全齐把徐爷見
总得依着我所行
这个不杀你也丢人
高声答应我愿情

且说靖西伯一见流疑问斩賭氣将那封岀字撕了个粉碎撕
在坡坐一扭项眼望欽差口称天使我想圣上违発双道问罪
的旨义不見黄某一齐進京今望天使老大人開一線之路将
我肘鮮進京容我当戻加明说出黄某的冤枉就是天使的一
番恩德錦衣衛爭听摇手摇頭才要说不能二字忽見麾下的
众将猛擁而来上了大特一齐打马口呼二位总帅如今天子
不明听信奸党有负功臣我等不忍俱要古操献関投降归順闯
王今朝禀明二位总帅言罢忽見付将侍应元手仗宝劍惡狠

：照定陶必生就是一劍　欽差首忙岳处朵闪　只所咯叹一声响嘵
粗鲁的　付将杀了錦衣衛　欽差貴命丧残生
衆將一齐都说反　一个々　喊声不止振天廷
时间吓坏黄总帅　到把徐卩喜又京　且说那
靖西伯爵將頭上　暗说天意难由人　仰天长嘆几口氣
双脚跺地手捶胸　眼望京都呼圣主　万岁皇卩叫几声
似你这　仁德天子如尧舜　为何国運竟不通
天下黎民遭荒旱　河南省　山陕一代起贼兵

可怜百姓家々苦　数载干戈不得宁　減朝中
空有文官与武将　袖手旁观左哑聋　奸党多来忠良少
治国忘家有几人　洪承畴与左良玉　華阳总帅孫付廷
宁武関　只有一个周元帅　失落関城進了忠
因此流贼得了便　抢到了　山西一代到大同
谁知圣上没主意　听信谗言假当真　违発了
双道旨义问我罪　先故遭屈受冤情　总是我主洪福尽
才有今朝大变更　为臣不能扶社稷　难顾卩的錦江洪

恨只恨　賣国求荣贼奸党　失陷封江坑害君
言罢亮出纯刚劍　靖西伯　吊项横吞响一声
死尸栽倒在情中　吓坏了定国公将佐兵丁人一群

話说大名府定国公徐士広一全京都欽差陶必生奉旨要
拿靖西伯黄德功问罪来至黄总帅的营内中军帳上开讀
了圣旨錦衣衛的堂官旧叫大夫上前動手谁知老將徐士広
心中不悦对着陶必生说了几句偏逗見流冤差人下书都是
宋碉的疑惑之计黄德功一怒令人將流冤推出斬首將来书
扯碎面对欽差情愿領罪还指望求情叫托自已肘解进京
办谁知随营的衆將上中帳又是付將張应元托欽差杀死靖
西伯心中一急竟自拔劍自刎只啼的定国公徐士広与那些

付総兵守將佐兵丁大去人等京提不止正在忙乱之間忽
見营门的小校跑上了中军双々跪倒高声说报告总帅老卩
今有流贼將大同作闹来近城中掳女杀男放火城中流贼
无数付総兵守將佐兵丁杀伤无数尽皆丧命今有闯贼李
自成代領许多贼兵杀奔营来堪々不远报与总帅定奪言必
叩首平身急下中军回归汎地而去不表
营门的　小校报罢下大帳　嚇坏衆將定国公
面々相覷只發怔　想不到　靖西伯卩自刎身

流贼趁势将城下 取關了關两大名
一郡军民众百姓 将佐兵丁尽命坑 可怜那
放火烧房行了凶 今有闯贼代人马 抢护妇女杀男子
怨只怨 当今万岁耳太软 杀奔前来少闯巷
不该连发召道旨 生々的 听信谗言假当真
恨只恨怨李建太 无故生非要害人 逼的总帅自刎身
金屏龙妻他奏主 那有今朝大变更 不肖他
难免流寇破北京 总因大明洪福尽 失落大同城一座
紫淄之中吉变凶

恼只恼 满朝文武众官節 袖手旁观看嗟声
佞党当庭森汗马 也该在 圣驾跟前乞奏明
由有佞党胡作难 安森功臣汗马卿 叹只叹
崇贞万岁多仁政 為何迂见水火兵 為国為民心使碎
有仁有义圣明君 空将俸禄养文武 那个报国有真心
一个々 悮国欺君专作恶 要托江山一旦坑
众将正自齐乱嚷 忽听得 老将徐尸托话云
众将一个々分々乱嚷齐声说道慨然怀宗万岁非是昏庸当

真的必是洪福尽了只怕江山不稳社计不由你我何不顺天知命大家何不顺了永昌闯王营中岂不是好一来也免叫大同的黎民受涂之灾二来咱若见了李闯王齐对他将话说明旧说我等情愿归顺大王只要依我等五件大事他倘是那件了呢咱旧对他实言头一宗不可伤害大同城中庶民百姓男妇老幼抢护民间的妇女第二件叫他容你我将黄总帅的死尸埋葬大同城外荒郊野地岂不是好众将正然分々乱语忽见徐士玄一声大叫说列位好汗休要乱道我徐某有一言说明

徐士玄 对众有语呼列位 且听本镇我言明
都因圣上宠奸佞 才旧有 你等造反愿投诚
事已至此我难挡 只得由肖众将军 雇不得
背主忘恩人唾骂 落下不忠不义名 本镇元是忠良将
全平赤胆报朝廷 今日背主身造反 徐某不能托你们恨
闹一个 各自洗脸各自净 反的反来忠的忠
并非本镇作了叛 总因是 天义该托大明坑

万里江山应当坏 才有奸贼托主蒙 可恨那
兵部正堂李建太 还有奸贼杜治亨 当国求荣有佞党
终久难免碎其身 也是流寇该兴旺 為人怎敢扭苍穹
这如今 本帅奉托你众位 千万埋葬黄德功
叫他尸首入了土 也不枉 尽忠一场战边廷
好使后来人尽力 為帅作将赤胆心 请西伯
总然素有不周处 人死无仇也是真 烈位休要怀嫉妒
丈夫大谅要宽洪 徐某说的这些话 众位千万记在心

定国公 言必不由长叹气 仰面不住叹连声
众将个々闹此话 心不解 比比闹言托话云
众贼将一闹定国公这片言词个々不解其义忙々上前口呼总镇我等既然跟随鼓西伯东挡西除南征北战也非一日之工真乃了赤心报国舍死忘生那一个并非贪生之辈怕死之人旧是我家总帅一生性傲刚直赤胆忠心代我等由如骨肉兵丁怜恤亲随真乃是三年未尝自不归帐我等未食自不筵滄要想请西伯这羕作将帅的旧少了

众战将　一齐口称徐帅叫　总镇英神在上听
若提靖西黄总帅　代兵将　恩代由如亲弟兄
难道总镇还不晓　素日秉性烈又忠　老总镇
也该想〻这件事　无中生有降衬星　我家总帅奉圣旨
协助山西府大同　来至此处旧打伏　显些拿住李自成
似这等　汗马功劳不思赏　反到降旨问罪名
虽说兵部李建太　也要那　圣主皇卩听不听
按兵不牵有谁见　敢和年料那为平　旧平自

佞党奸贼随口奏　不办虚实假共真　一连降了双道旨
追取黄帅命残生　奸臣若不害汗马　我等焉肯生外心
这如今　虽然背主顺流寇　也是出于无奈中
一来为葬老元帅　还要救　大同一郡众生灵
二来归顺永昌王　但愿早到北京城　那时节
攻破京都杀近去　单拿佞党众奸臣　难饶兵部李建太
还有秃狗杜治亨　将他点上人油腊　活给总帅要祭灵
老元帅　但愿随定我们去　归顺闯王大顺君

闻听这话永昌王　好上那　北京城内捉户奸臣
老元帅当今万岁所信谗言不分皂白反要屈杀良将老国公
还作什么忠臣良将汗马功臣投我等说何不趁此机会归顺
了永昌一来以脱此难二来旧中取了好去捉拿佞党与靖西
伯报仇雪恨徐士宏闻听点头微咲暗〻叫道圣上啊圣上並
非为臣背主忘恩不肯尽忠阻挡众将奈因卩上不明听信谗
言杀害良将残害汗马功臣徐士宏也是不得忠孝二字了料
想我年过花甲也是朽木之才无用之辈正是　从今頭断利

名员且到梁山去叅拜　面向北京跪在尘
徐士宏　言必掩袍双夕跪　万岁皇卩主崇祯
暗〻叫声怀宗主　仁义的　今安里
非是为臣脱逆走　万般出于无奈中　从今脱过红尘路
不能扶保明社汁　来世在报卩的恩　不由一阵好伤情
且去深山度残生　言必叩头他近礼　吓坏随营将一群
外酥〻　年残二目流下泪
老将他〻平身起　叫一声　列位将军仔细听

老夫不用话多講　你等心中却也明　从今朝
你我分别大家散　在想相逢未必能　言必回身往外走
营外拆宗上能行　头也不回佯长去　回转深山去修行
且不说　大同走了徐老将　且说随营将一群
眼看徐帅出营去　张应元　高声有语叫弟兄
既是你我要归顺　恨我去见李自成　众贼将
一齐答应说狠好　一齐卸甲不肯事　素体戎庄抛刀剑
忽见闪过将刘松　对众开言呼列位　还有随营众三年

难道说　这些人马去归顺　只怕他们生外心
众贼闻听齐说是　咱何不　先献兵马后投城
众贼已然分〻講　猛听得吵〻〻元们外的贼兵杀入营

秉公此乃抄録明史不比别书话语嘮叨只要减断结说申反
将商议亭要迟首流贼的頭去离大寨刚至元们外旧与
李自成宋桐撞了个满怀当先的付将张应元恭将刘松先
旧上前面对还頭的流寇言明其故李自成与宋矬子问所满
心欢喜准他们埋葬了靖西伯的死尸这才发了一道贼令大
同府城内不许抢掳军民百姓杀害男妇老幼大开城门並不残
害生灵立刻旧呼降将随巷旧是本巷的五万军兵随在流寇队
内國贼一全宋矬子帅领贼将立刻近了大同府大堂三军敬兵三

日当下贼将一員兵五百镇守在此到了次日黑早一齐拔巷起身
一路抢掳村庄店道遭害男妇老幼竟奔宣化府西来
总曰是　大明洪福该当尽　官兵变了流寇军
大小贼兵拔巷寨　咕咚、、　三声炮响似雷哄
乱展旂旗号代　这起贼兵了不成　一个、、
杀人放火当兇戏　〳沿途遭害军民家　家、携男抱女怉
换老扶幼去逃生　分、不断人叫苦　失業抛家走死们
雇不渴　六眷三亲亡骨肉　夫妻父子弟与兄

那论乗蘇田共産　什么是　房産地土金共艮
难雇投歷与地土　家人仆妇共幼童　申贼兵
到处抢掳如席捲　挨们逐户一扫清　燒了些了梁画阁舍
拾些细软细共锈　掳了些牛羊騾驢馬　取了些州县府衙中
劫了些　米面蘇豆草共料　填了些妇女在年轻
描金彩柜東西倒　硬当作　喂馬之槽放桐中
燗灶碗盘分、碎　遭害了一庄又一村　将男子
逼有当兵入了伍　妇女抢来被奸淫　将人约来当頑要

全当挂了用刑墩　忠臣良将归陰府　投河覓井火内坑
如迩見　賍官污吏不肯死　归顺流贼献関城
山陝河南遭塗炭　申生灵　受些水火共刀兵
天生一种申流寇　乱世界的申公星　錦片、
大明一統穩社计　竟都丧在贼手中　堪、抢到宣化府
有人来　报与知府与总戎
流贼的兵由如潮水的一般贯将下来这一日来至宣化府的地
面有还探如飞似刑报近城来 申公宣化府的知府姓钱名叫

外之录乃是莱州人氏还是科甲出身却是一榜年有三
十八岁生了个白面微須这家总帅姓海名叫海奎年有四十
二岁乃是山东武定府会民县的人氏生的身子六尺膀作
三亭面目紫色武义精通有些谋畧他的麾下有三千豹尾
兵百战有泰无人抵擋又叫子弟户城兵奈因离京切近咧这
支兵旧走怀宗卩也都知道
此乃是　闲文不可多交代　且说宣化海总戎
这日独坐在帅府　暗思谅　憂虑国了自沉音

怀宗万岁多仁政　德比唐虞尧舜君　恩代那
满朝文武如骨肉　素怀一片爱民心　旧该物阜民安太
八方四海尽淡成　天下昇平年家好　千戈寧淨罢刀兵
如何又　四外反生異怪了　竟有男子变旧人
来此县内生逆叛　〳李自成　这宗祸患不非輕
搅乱河南与山陕　军民塗炭死生灵　听見说
現今贼至大同府　总镇徐卩定国公　与贼竟自打一仗
伤损兵将败回城　圣工發了一道青　调取总帅黄德功

與西伯 智廣才高多英勇 料想难勝李自成
協助大同戰流寇 大料自 圍賊难对这座城
本帅也得加防犯 操練人馬車三年 宣化府
相离北京不算远 必須留神加小心 万一流寇打勝仗
大同一失了不成 海奎正然犯思想 忽見远探报一声
旧有那 年兵引領上帅府 双夕慌倒挠话云
报它元帅得知曉 今有那 流寇打破大同城
車公此书並不車叙远探旧挠黄德功自刎徐士龙弃戟远走

車將归順了流寇同為圣上悮信佞言逼反了車將的言词什
么言词对自海总真细说了一遍说道现今流寇相离宣化
府不远六円里之遥它今定夺海奎闻听京疑不止令人实了远
探而去也旧不敢代曼先旧傳令急吩付恭蓮守車將上城巡
罗城门紫闸严加防範一面差人將知府办之录該来旧在帅府
所上商議先写本差人上京註毅它奏圣上立刻全自知府上
了坐李帅領属下千挠等官上了城敵奏前一齐下馬脆揩
探口一个々举目遥观流贼的人馬

海总镇 一全知府車手下 举目遥观流寇兵
正东一片生沙起 半空中 土雨分々挠宇留蒙
耳内只听人叫苦 却是黎民百姓声 旧由如
絕条一般往前跑 携男抱女太苦情 貴賤不分在一处
搀老扶幼乱怏々 眼看相离闸城近 方声喊叫快救人
老卩所 快些哨们休代曼 我等尽是車鄉民
只为流寇兵犯竟 杀过了 大同要到此地中
老卩开放城我等 恰似在朽与車生 一个々

说自齐声嚎啕痛 总帅傳令与兵丁 叫他们休挠此们近
快奔南面那座门 兵丁等令傳下去 黎民也旧奔丙丁
南门上 闸放城们不细表 在正总帅与多人
付又留神看流寇 但則見 押地兵山一般仝
一眼望去不見尾 只星盛英赤通紅 又听得
烘天動地大砲响 乱烘々 下寨安芭手不停
車多的反叛流贼在城外安芭下寨立起中军大帐闯贼升帐
巨集車寇贼兵埋锅造飯铡草喂馬三军会食这些话占

且不表单言城上的总镇海奎看見贼兵勢車人馬太廣心中
有些胆怯分付麾下的戰將代領兵丁城頭上多々予备灰平
炮子滚木雷石等物加又巡罗小心防犯且说知府办之録一見流
寇的贼兵太車只唬的面目更色骨軟筋酥車公皆因明家的
氣数以尽由不得文武全心尽都胆怯少不得全自总镇在城
上严加防犯不表且说闯营内的李自成一全宋綱
李自成 眼望短贼各宋綱 口叫军师听我云
前者兵困大同府 可恼那 万恶滔天黄德功

连勝樂子正分拜 遭害先截車娄兵 我只说
樂子难挠大同过 谁想军师谋略京 多亏你挠杜太保
叫他写了书一封 暗々差人送京去 見他叔々杜治亨
果然的 他接书看施妙计 当展便去奏明君
叫说来了办道旨 要挠那 巧西伯卩解近京
又亏军师定巧计 派下随征車弟兄 先叫那
頭目送去书一佈 你对樂子话言明 要害总帅他的命
全平送去书一封 果然全应你的话 旧中取事破大同

黄徳功 芒中自刎丧了命 走了徐帅定国公
淂了兂数兵合將 今日个 来至宣府扎下芒
料想此城即好破 眼下旧到北京城 细想来
欒子洪禱甪不小 真是馬到旧成功 宣府离京三百多里
一丑日可也到北京 早到之时將京破 推倒明君主崇禎
欒子在 北京城内作皇帝 欒子抬你加倍封
瞎贼说必哈〻咲 宋献策 有语僩言呼主公
别说宣府旧好破 只怕也要費精神 我如今

現有一条绝户计 探听此处威嗔人 说必僩言往下吽
老管家 你快去如此这般去攻城

闯贼面向着宋桐口呼 军师欒子只想早破了京才好依你是什
么主义方好呢 趖賊見闯口呼 我主这如今还不是破京都的时候
呢闯贼他僩说军师欒子只从陕西起直到了山西四府全然旧
顺了欒子只说宁武大同有些难过不能三个月的工夫尽都打
破我想那周手吉黄徳功这丑个驴求〻你还都双〻丧命想来
旧是欒子的洪福齐天哪诸子顺当宣化府不过三百余里快
馬只怕一日可旧到了北京要取京都由如反掌之易你元
何说不是时侯呢宋桐見闯口呼万岁有所不知宣化府虽

則离京三百余里此去东南二百里有一座居庸関名曰
天下第一関要过这一座居庸関比登天还难 所以孝才
說不是破都的时侯大王如若不信現有一張地里圖孝生身
边着一着也旧知道居庸関难过之处言必回手从肷内將一
張地里畵取將出来打僩甫在桌上大家观看但見上面一
处〻画的清〻楚〻、趖賊用一根筷子指着与闯贼观看
宋献策 手擎快子往下指 大王留神看分明
地里圖上画的细 上北京 全平此物要成功

宣府城池先看起 上下花园是丑地名 过怀来
一定必走榆林驛 岔道一直扑正京 近了山口是八達嶺
嶺上有座大関城 墩台上摆裹阳炮 滚木雷石箭与弓
旧免讓 打僩那座八達嶺 只怕难去攻打城
上関下関那丑处 尽都是 山路奇嶇路难行
也是城池在上面 丑座城池險又凶 丑座山有万丈
鉄必同墻一般全 腰滕陷侯旧难攻 要想攻取万不能
山頂扎守有官兵 滚木雷石当火炮 灰平炮子悪又凶

徐非是 插翅安翎飛过去 别扎此处瞄看捏
过了上関十里地 那旧是 居庸子関第一城
城池累在亐山上 昼夜防犯有军兵 関左右
尽是陡崖与峻嶺 处〻墩台数不清 墩台下面是要路
北门盖在正居中 付爺遊守官不少 更有一宗所死人
城上有 紅衣大炮加防备 一声炮响成肉濃
三坐関口实难过 鳥能匃 得到一座北京城
李自成看着地里畵又听宋桐的言词立刻低了賊着悶〻不

语心下踌蹰丰胸惆言叫声军师若要撇你这等说来北京别
想到了樂子的这个皇帝有些难坐了这如何是好雄贼惆所
微々冷咲口尊大王休要如此李生早用算定有双句言詞
其犹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將军有八面威风要到北京除非伏
着我主的洪福必有相巧的机会也不过等一个时候到了
任平有什么难过的關口那时節包管不攻而自破不战而自降
李自成　付又開言来禀话　军师留神你是听
除了居庸關这条路　难道说　没有别处到北京

雄贼見惆呼我主　休提别处耗路通　現如今
張献中耗湖南抡　河南一定属他人　得一处来近一处
江南尽归張献中　容他去耗南路抡　北路大王别放松
这如今　你我先耗宣府取　得了此处才放心
明日差人去打仗　看一看　此闯敵满申三年
用兵如何怎么兼　享生好退这支兵　李自成
坐上惆听將頭点　分付左右莫肖亭　立刻摆宴在大帳
我与军师喝一中　双旁一齐忙答应　登时设宴在中军

闯营中　不表流寇排酒宴　且说城頭海总戎
一全知府分之录　正々的　巡罗一夜到早辰
知府代咲呼兵主　我看流贼势派凶　依我说
你我只可牢耗守　等本差人请救兵　代等朝拜發人馬
里外夹攻可保营　总帅惆所微々咲　口尊贵府仔細听
也没有　未見一伏先取救　令人耻咲我无能
代我当先見一阵　探一探　流寇虚实在作亭
知府分之录明知流寇难退皆因前者到有好几处尽都漏

細飽处逢生真是天文不说别处旧是七盘山的孙付廷太
原府的应奇圣寧武關的周于吉大同府的徐士么黄得功
那一个不是足智多谋贯战能征的英么好汗呢只落得失
關貴命合家而死岂不是天文么此一时如不叫海奎当先見
上一阵也不知流寇的虚实真假且先見一阵看了如何想必
代咲口呼兵主既要当先在死不勝之礼海卩传令叫中军
官急拨五百豹尾兵随本帅出城
海老卩　分付左右着报捷　伺候之人那敢亭

总镇附下忙介胄　我庄必　順手提刀上走龍
告辞知府催坐季　順着馬道下了城　军政司
撥了豹尾兵五百　早以予备要出城　分付個们军吶喊
城頭大炮似雷鸣　总卩帅中出城外　来至江场隊伍分
海总镇　分付將卑去要戰　军卒来至流寇营
刀指元们一声喊　守汎的　贼兵快报李自成
叫他禀自来受死　别者枉自送残生　且说那
贼兵忙々往里跑　登时近了帳中军　向上帳側開言道

大王军师在上听　今有官將在营外　躍武揚威要戰征
报罢了　贼兵平身退下去　宋烟不脱面含嗔
口说官將无道礼　他竟是　分明有文挂人柱
那位寨主领军隊　当先奋勇立奇功　雄贼的
一言未尽人答应　一旁闪过贼一名　口尊军师末將去
要退敵人谈咲中　雄贼争眼往下看　一全流寇看来人
元来是　反叛流贼老营隊　宋烟代咲面含春
口说方卩你愿去　军阵前　一定得券々敵人

宋煙子一見亍逐祥上帳　不由滿心欢喜奈因知道他的红
英抡滑敵貫战煙賊口呼亍大王這一当先千万畄神多加
仔細亍逐祥答应甲朝介胄提抡上馬代領之百賊兵排
隊前行元门外三声炮响賊兵吶喊齊出营外且說總帅海
奎正然設敵忽听賊营中炮响有一支賊兵前来甲公此去剪
斷並不嘮叨總帅与亍逐祥見面答話通了名姓丑个人旧
在江坊動起手来丑阵上的军兵吶喊战古如雷
丑个人　江坊之内動了手　仇敵恶战共相征

且說城上不知府　腌搭肴　探口往下細爭瞧
明知府海奎刀馬勇　渴券全平韦鹞兵　韦頭句
言义能搭甲兵將　到处不能落下凡　旧日憂慮賊兵甲
惟恐难保宣府城　但愿總鎮赛流鳷　那时方可退流兵
分之录　城头尚神往下看　目視江坊不錯睛
不言知府在城上　且說那　年阵前边動手人
總鎮元本是好汗　那挑流賊放在心　江坊内
上下飞恭刀一口　一片刀山往上攻　江坊只是海總帅

来回旋馬快如凡　流賊能有几合勇　怎档宣府海元戎
丑个人　来回不过十数淌　賊人漸々少威凡
口中不住吁々喘　手中的　仁英刚抡掉手沉
估諒不能赛總鎮　一代征宅圈走舵　那里雇
手下賊兵往下敗　怒恼宣府海總兵　馬上一見流鳷敗
不由大怒眼元争　將刀往后只一擺　欢作五百豹尾兵
只听得　吵的一声齊吶喊　连躥代迸挑賊冲
元帅並不去追赶　摟坐季　觀看手下众派兵

但見赶上賊五百　韦頭句打甲流兵　不过是
頓飯之工賊营外　五百賊兵个々坑　有人报与宋獻策
好煙賊　設巧計要破宣化海總戎

尚言說的好一力降十会强弱不敵總鎮海奎元本刀馬純熟
滑敵貫战老营隊那里是總鎮的对手只使的浑身是汗口中
発喘只有招架之功並无还手之力手還眼覺旧有性命之憂
无奈何虛刺了一抡往下大敗總鎮海卫一見流賊敗走並不
追赶怕將手中的刚刀一擺瑁々傳令与那五百豹尾兵叫他们
抽后一阵追杀流鳷且說那五百豹尾兵一見主將傳下瑁令
旧知道追杀流鳷一阵也旧不敢代慢只听吵吶喊了一声齊往
上炮甲公宣化府的这三千豹尾兵尽都是在步下竄迸跳躍

的冷变練旧的韦頭句能抵擋兵猛將要說上阵敢保全券
且說老营隊打杖的五百賊兵一見他家的主將敗將下去由不
心中害怕俗言將乃兵之胆主將先怯了他们还肯站着吗哄的
声往下要敗那曉背后面的豹尾兵赶上一阵韦頭勾连扎代
勾一烙乱打將那五百賊兵尽都伤損一名无存豹尾兵得券很
随總帅海卫回轉城中而去不表且說流鳷亍逐祥敗近了賊
营下了坐季慌張々上了中军大帳捶背弓身口寺大王
半师小將当先不務敵人敗阵失机伤損了小卒前来

请罪

亨迹祥　帐前控背来请罪　忽所闯贼问一声
叫声大哥怎么兼　你与谁　打仗交锋折了兵
从头至尾细〻讲　樂子军师听一听　亨迹祥
见问口托大王叫　说起官将了不成　姓海名奎是总帅
旧具威镇宣府城　他的刀马多英勇　手下廣有三千军
他的那　兵卒能隙还代跳　手使刚勾費伤人
恨我出营兵五百　尽被他　一路刚勾丧残生

小弟败阵将营奔　主将并无托我恨　尽都是
他的兵丁往下赶　伤了随阵五百兵　小弟失机败了阵
彦面无光怎见人　无奈近营来请罪　还望大王谅宽洪
亨迹祥　言必付又将了打　又说军师开大恩
宋烱闻所心不脱　眼望着　流泪开言问一声
你去当先临军队　迁见此处威镇人　他竟有
三年能隙还会逃　手使刚勾扛伤人　你今败阵扑营寨
主将并无托你恨　尽是三年将你赶　伤损咱的五百兵

亨迹祥　口中答应说不错　果是如此这般行
蛙贼闻所心犯想　腑中说　等我打所一个明

且说李自成一闻贼营隊的言词听了一跳口中说宣府竟有这兼的三年托樂子的五百兵丁伤损这驴求〻的旧有些利害到要托那些娃八个的除吊了才好宋烱在一旁口答大王何必这兼的害怕李生自有主义言必先旧代咲叫声亨大王且自归隊我有道礼是亨迹祥退下中军不表且说宋献策急叫细作瞻〻出营打所宣府的兵丁回来禀报这探

去了双天方才近营旧托海奎这三千豹尾兵亨使帅头勾春人的元故回明了宋烱一遍

宋献策　一闻细作这些话　坐上点头口内哼
将手一摆细作去　蛙贼他　低头一想满面春
要取宣化府城一座　须得先破豹尾兵　帅头勾
不能违伤兵与将　何怕宣府海元戎　蛙贼正然心犯想
忽所闯贼问一声　军师你听细作话　如何不语洒沉音
莫不是　胆怯所虑惆难过　又有三千豹尾兵

樂子不明问一问　但不知　军师还是怎兼行
蛙贼见问微〻咲　口答大王请放心　不是我
自满夸口说大话　要破亨閒谈咲中　李生先托官兵破
那怕宣府豹尾兵　帅头勾减少兵将　料想宣府到手中
李自成　点头代咲说狠好　全仗军师调用功
蛙贼口说何挂齿　一扭项　往下亨声托话云
叫声大王老营隊　快〻上帐听我云　亨迹祥
答应忙〻往上走　登时上了帐中军　控背弓身腮代咲

口托军师答一声　有何军令请分付　蛙贼口托大王称
你急去　挑选能征兵五百　却是年幼小孩兵
还得畄神听我讲　全仗着　大王一阵胜敌人

亨大王你这一出营前去要战代领着孩你兵还得如此这般牢〻谨记是亨迹祥答应下帐我庄以必提抢上马代领五百小孩你兵排开隊五去了元们咔咚〻三声炮响贼兵呐喊齐出营外来至江坊忙令小卒前去要战口〻声〻只叫海奎当先别者之人休来送死且说总帅海奎自从前日得胜每日与

不知府在城上巡罗
且说那　总帅一仝不知府　城上巡罗加小心
猛然台头往下看　贼营内　贯出一支强壮兵
料想不过有五百　个々雄壮在年轻　付又看
贼兵堆々至城下　流兵尽是小孩仝　年纪都有十五六
虽然年幼有威风　总帅看必心犯想　口中不语腑内云
这些个　孩子出营中何用　莫非也要赌斗争
细想流贼真可笑　小孩子　喊叫一声吓吊魂

总帅正自心發恨　忽然城下喊叫声　元来是
流冦设敵来要战　气坏宣府海总戎　分付手下看披挂
伺候之人那肖亭　总帅时下忙介胄　我庄以必辞府着
旧在那　滴婁前边上了馬　順手提刀硫走旭
順着馬道游城下　早有人　传着打伏豹尾兵
虎頭刀在手中拏　吩令军卒们開放　開放宣府两扇们
咕咚响了三声炮　撞出能征貫戰兵　越过海河桥一座
来至江坊洑走旭　那边京動贼營隊　早以看見海元戎

方延祥　馬上声言怒大吒　叫声海奎你是听
前者伤我兵五百　今日个　要捉狠贼阵上拎
贼營隊一声大吒海奎我捉你这万恶的贼徒前者你竟伤
損了我五百之军今日將来尋你是不两立总帅正往前走耳
輪中所見此言看了看元来却是前者敗阵的流冦名叫方
延祥却是太原府造反的老營隊看必微々冷笑在馬上用力一着
叫声逆贼相你们这起狗男女不思皇王的水土妄敢丧心造反抢
掳奪县伤害天下的生灵人々甚恨我今拿你碎剐其尸不肖

我心頭之恨言必一須征它撞游上去双手掄刀吕定流冦
撥頭旧例
海总帅　掄刀催馬往上撞　吕定流冦下絶情
反叛忙用抢来架　只听得　嗗郎一声唬人魂
流冦只覚虎口熱　两膀發木虎口疼　並不敢
旋馬回来付動手　一代坐季扑营们　未从敢陆硫戰馬
暗々传令小孩兵　且说总帅旋坐季　覌瞄流冦扑大营
又則見　那边站定東初子　十五六歲正年輕

前法斉眉后盖脖　尽都是　並无挂甲身体伶
左膀券悍右擎刀　粉底快靴足下登　要睄他
年幼必定担候了　杀起人来狠又凶　到处扒城取関口
十阵之中九阵营　任你总有千合勇　难挡这支小孩兵
海总镇　看心付又传暗令　欢乍宣府豹尾兵
一齐忿勇往上撞　实指望　要捉孩子一阵营
猛見孩子一声喊　旧地一滚快如风　总镇他
一旁勒馬争睁看　打諒那伙孩子兵　曠遊跳躍更急快

个々欢乍似狐狲　腕膀拳悍旧地滚　展眼之工眼下存
豹尾兵　干自睄着难動手　虎頭勾搭用不中
怎禁孩子急又快　下三路　人々中了两刚拳
那有半盏茶时候　豹尾儆兵死对充　那曉得
这起孩子兵利害　苦死宣府豹尾兵　对面立怔海总帅
捉一位　勇战的海卩唬冒了魂

懷宗傳 四十

常言一句在不能錯能欺老別欺小別說他是个孩子不明有什庅要緊呢你白喘一喘这些个小的利害杀人不展眼精更狠更毒你說這一陣把五百豹尾兵杀了个胆战心京傷損の百有余只有六十余名根隨本帥敗進宣化府而去不言表且說老爺隊下去旧在营門口看的明白但見孩尔兵把那些个个豹尾兵尤如削瓜切菜的一般大得全勝回進营中孩尔兵归隊高迎祥來見闯賊與宋綢交令宋继予一令隨征的乖流冦陪定李自成在营中摆酒慶功搞賞孩兒兵到次日遣人代兵攻打宣化府城不表也不說海奎钱秋录每日把守城池厌加防犯单等救应前來户城且說宣化府的差官背定告急的本章本上京都而來且說怀宗万歲自從発了兩道以旨差錦衣術的堂官代領着火去上大同府返取黃得功的性命並不見大同的音信這一日架設早朝文武朝叅已必忽見通政司的正堂越乖出班來至丹池下跪倒口尊我主今有隨錦衣術的正堂陶必計上大同返得靖西伯黃得功的人頭火去回來有一道远报乞奏我主

通政司
今有火去回京轉
所有軍机是啟奏
靖西伯爵身此刎
不知去向影无宗
錦衣術
付恭進守全然反
通政言詞还未尽

近禮叩頭呼万歲
竞從卯
我主留神在上听
渴功死在大同城
隨然乖將全然反
所被付將話杀死
這如今
立怔當今主懐宗

我主在上龍耳听
大同軍营逃近京
這如今
定公徐帥弃戝走
順了流賊李自成
尸首現在野外中
大同也屬李自成
龍位上

暗々思諒這件是 好叫寡人心不明 靖西伯既身造反
如何自刎丧残生 定公棄職這一走 内中更有大事情
細想來 總是我朕行事錯 俱听讒言行事村
想來該當大明盡 才有這 众將忘恩順賊人
莫悲闖賊該興旺 天義又該出圣人 這也是
前因造定該如此 寡人不久要架崩 可惜皇祖創世業
豪傑起義不非輕 輪到我朕遭大变 不是今生是枉日
崇禎卩 正然心中生嗟叹 忽見跪倒一家臣

手内托定告急本 丹池下 往上磕頭尊圣明
孫宗斋已然心中嗟叹危義不安忽見皇門官手托一道表章
急急的往里所轉至丹池往上跪倒口尊万歲今有宣化府的
總鎮海壘知府个秋錄公仝工本乃是告急求救現今流賊的
大兵已到宣化府他那里將少兵微只怕难保城池因此差人
前來上本言罢將本双手一奉崇貞卩一聞此言心下京疑传
旨將本接上來我朕过目二卿归班 喊 當架官上前接本往上
所轉至圣架面前折去木匣將本甫在危亡案上

通政司 一仝皇门平身起 退步归班不必云
且說当今懷宗主 觀瞧那 宣化文武告急文
上寫為臣三叩首 海壘秋錄奏当今 今有那
流寇兵到宣化府 山西一代動刀兵 大同以被流賊佔
沿途一代搶黎民 眼看难保宣化府 為臣少將又缺兵
黃得功 智勇双全謀略廣 連勝流賊在大同
显些拿住賊反叛 又不知 所因何故主動嗔
連參及道問罪旨 无奈自刎尊尽忠 可憐那

忠烈直耿英広將 負屈含冤一命坑 只因黃帥他自刎
才把大同居賊人 定公棄職归山去 也是出于无奈中
生々的 逼反随営众戰將 个々仝归李自成
為臣写本奏万歲 千万的 差遣大將領広兵
宣化府為京畿地 眼看旧到北京城 心须得
智勇双全一員將 方能保住要路城 並非為臣心胆却
实々將寡少広兵 早發三日城还保 遲則有变了不成
懷宗卩 看必宣化這道本 不由着忙心内京

賊兵既到宣化府 畧想那 我朕江山不太平
天子看罢這道告急的本章也惹着悔危心急鬼猛又想起一
亨駙内說前者因為流寇兵犯大同寡人曾有一道旨又發將
出去調取靖西伯協助山西一代平西伯吴三桂定西伯洪承疇學
南伯左良玉靖西伯黃得功叫他們領本部的人馬協助大同
宣化巴達嶺居庸關等处如何不見他等前去相助只有黃得
功的音信帥領五百精兵協助大同命喪边廷三处那並无音
信是何元故

懷宗卩 宝坐之上沉音想 龍朋斋呼暗々云
朕想西伯人忠正 那一个 不是忠心為国臣
如何迟慢违背旨 莫非了々改变心 若想來
还是靖西伯念正 尊旨先到府大同 我朕悞信李建太
居死忠良黃得功 幸喜將他问也罪 現在三法牢獄中
单等着 平伏流寇在問斩 好与得功把恨伸
我朕在發一道旨 且叫那 寧南伯爵助一功
左良玉把宣化上 那怕流賊李自成 圣主卩

生上想必傳圣旨 該宮速去莫肖亭 黄州調取左良玉
叫他協助宣化府 速速的 堵挡反叛众賊人
务必要 速夜赶至宣化府 旨义一到旧起身
左催定西伯爵去 洪承畴 把守居庸要路城
還有总帥吴三桂 巴達嶺前挡賊兵 懐宗卩
傳旨已必亲乞诏 交與該宮立刻行 天子架轉皇宮院
這才散了武共文 欽差身背皇宣诏 代領跟随玉林軍
出离了 北京城中上大道 竟奔黄州不肖亭

那知行至半路上 正过見 寧南伯卩左总戎

東公此乞乃是抄录傳並兄多叙差官行至半路正过寧南伯左良玉的大兵紮在一处欽差〻人迎上去言明有道圣旨左良玉占止行营亲自出来叩拜圣旨差官对众宣讀左良玉弭必方知黄得功自刎大同失落現今宣化府受困也旧不敢代旻与差官分手连夜催促人馬竟奔宣化而来也不表欽差出营代領王林軍前去催洪承畴与吴三桂的人馬单言宣化府的总帥

且說那 宣府总帅左城上 一个知府及卩人
昼夜巡罗防流寇 准备着 流寇前来攻打城
一连防犯三五日 尽是昼夜未下城 这一日
远探前来將城上 口尊总帅与府尊 救兵不远临城下
領兵乃是左元戎 探听明白前来报 望乞元帅好调亭
海总镇 闻听此言心大悦 將手一摆說卖艮
远探領卖將城下 文共武 忙〻迈步往前行
探口以前止住步 眼望东北看假真 但則見

一古尘砂冲红日 土雨分〻宇宙尘 旂旄招展如麦穗
磊英乱恍恍眼明 眼看不远臨城下 大炮咕咚振耳鸣
乱烘〻 正冲賊营不并远 安营下寨不消亭
三軍初手栽鹿角 一卩〻 挿下门旂创战坑
紫微立起中軍帳 前后左右列元门 寧南伯
立刻升了中軍帳 随征众將及边介 左帅坐上闹言道
列位的神仔细听 齊听流寇多万恶 大家总要加小心
众賊將 齊說元帅將心放 那怕流賊众賊兵

不言左帅营中事 且說那 对面营门守汎兵
一見对面安营寨 旧知来了救应兵 忙〻的
打听明白前去报 报与宋炯李自成 流寇一齊左良玉
吓坏了 陶娥宋炯众多賊人

寧南伯左良玉安营下寨埋锅造飯众三軍逞振柴押鹿角左帥升了中軍大帳巨集随征的战將寧南伯对众闹言說流賊既然在此安着一座大寨想来必是打過几仗還不知勝敗输营虚实真假怎能探听賊人的消息才好众將闻听一齊控背口呼元帥既然兵行奉旨領兵前来協助寅化府可旧有欽差之责畧想总镇一个知府右没說不来一位相見之礼若是文武不論誰来之時兵主當時一向自然也旧知道流賊的虛实了左帅闹听连〻点頭說众位言之有礼不言左帅营中之事

且說賊芭的小卒一見對面有官兵下寨忙忙打听方知是黃
州來的救应主帅姓左名良玉却是吉安的人氏小卒探听明
白不敢代慢忙忙抽身往芭中來报送迁闯賊与宗姻列坐一
仝眾流寇作談宣化府海奎手下的豹尾兵利害多多猛尔兵
破他的原頭句的話忽听芭外咕咚咚大炮京天到把眾賊吓
了一跳

芭外的　大炮咕咚三下响　京動流寇眾賊人
旧知來了救应兵　只見姓賊宗渠献　对眾開言把話云

這声炮响在芭外　一定必是救应兵　為首的
不知是誰領人馬　姓字名誰那里兵　代等細作他來报
方知其中旧里情　打听明白好准备　杀退救应好破城
如若是　破了宣化城一座　也旧好上北京城
推倒大明懷宗主　大王的　你好基位坐龙墩
不枉征杀這几載　受些山險怕与京　李自成
闻听此言腮代咲　坐上有諸叫先生　樂于全仗軍帅你
还有在位眾賓朋　胆能破都登龙位　不枉征杀血战功

那時節　大家共把富貴想　人人封王与国公
君臣共樂太平世　樂子左　不肯辜負有功人
闯賊正說高興处　忽見小校上中军　忙跪倒
向上叩首開言道　大王军帅在上听　芭外來了一支人馬
对面下寨扎上芭　小人前去將打探　始尽情由未防明
領兵的　姓左名叫左良玉　却是扫而大元贼
代領三軍有二万　奉圣旨　來助宣化一座城
小卒报罢叩首平身出帳而去且說李自成一聽領兵的主帅

乃是吉安左良玉的不由吓了一跳眼望宗姻說军帅你可知
道這个左良玉往八合的难倨利害么姓贼見问明知左良玉
利害不肯对眾言明故義說負道不曉請问大王怎么知道左
良玉的札手利害莫非在那里迁見過么闯賊說军帅提起這
驴求求尔來吓死樂子只从米脂縣知守反獄迁見延安的总
兵白進宝代兵赶樂子们半路迁見老營隊高夹弟那助了五
千人馬逃至松山扯旗為王

那時節　松山為王称寨主　誰想良把兵山屯

領兵却是洪兵备　洪承畴　奉旨代兵擒我拎
內中却有左良玉　山下屯兵要战征　老營隊
下山迁他見一阵　險些被他要残生　只因山寨升帅尽
想起军帅草輸支　躺見你的那眾帖　大家方才脫难星
到后來　听見人說左良玉　汴梁大战此献忠
他的謀畧真利害　驴求求　杀人从不当眉拳
久聞这个左良玉　只怕你我要受京　今日个
他既領兵來至此　智勇双是全英右　闯贼对眾言此話

帳前流寇个个京　不约而今齐犯想　果然此人謀畧通
高迎祥　他先害怕說不好　奈旧深知這个人
也算怀宗一名將　右良玉　到处流寇誰不京
总因大明洪福尽　天義造定不非轻　总有那
智勇双全英右将　怎因国運大不通　好汗难担巻天去
当今元福总是空　事事不能随其义　擦天本武用不中
此乃事　開言少叙归正传　且說闯贼李自成
对看姪子開言道　军帅你　还得想个方法退此人

闯贼說單妙非是樂子這般言辭只同左良玉這个娃八合的
真利害這可不是樂子拿話堵你若能擋住他咱旧兵取宣化
你要沒有什么良謀妙計估諒有敢不住他挑樂子的主义早
〻商諒咱从別处近京能可打远处走別惹这个娃八合的咧
宋炯闻听微〻咲口說大王此言差矣
宋矬子 天生混乱明社計 扶助闯贼李自成
明知难闹左良玉 這个贼 惑乱人心不定寧
恐怕流賊大撒手 离調闯贼動刀兵 口叫道

大王此話多差矣 今人闻知耻咲云 大王不想从前事
李生也曾对众云 旧从米脂興起手 至到而今十數春
也別提 蛇蟒山与刀离堡 白家庄共汴梁城
七盘山内那一阵 还有那 太源兵到寧武城
旧是大同狠难过 何人敢挡黄得功 大王想
這几处威的鎮將 那个可是好闹的人 洪承畴与庞奇盛
周过吉合孫付廷 怎比現在左良玉 人〻勝他几万分
到而今 个〻尽丧战傷中 处〻闻口道咱手

大王本是直命主 天差遣 大王降世掌乾坤
逢凶化吉好几处 过难成祥暗有神 你任他
韬畧好似諸葛亮 怎奈天義亡大明 总伏大王洪福大
那怕明家將與兵 闯贼闻听將頭点 代咲不任叫先生
這件事 好歹吉凶平不定 也得軍師你用心
怎能杀退左良玉 那才是 樂子真正有福人
李自成說先生你果然把左良玉這娃八合的治敗在得了宣
化府城不用說咧這算樂子洪福齊天該有皇帝之命何愁北京

不破那時節推倒了崇貞万歲樂子作个永昌天子也枉不你
扶保樂子一場不表流寇营中之事且說总鎮海奎在城上一
全小知府一見城外扎兵安下营寨海卫对着知府說寧南伯
他奉当今的圣旨前來宣化府協助本鎮必得領众將出城到
他营内見一見左帥好作定奪
海总鎮 眼望知府分秋录 口尊貴府你是听
左帥領兵來到此 他算是 奉旨欽差別当輕
我們出城到营内 見〻良玉左元戎 忙分付

左右快拉本鎮馬 海卫全众上走龍 亲随家丁随主將
順着馬道下了城 分付軍卒门開放 三声炮响出了城
全众將 馬過海河乔一座 來至左帅大元门
軍民对着营門首 旧把那 來義对軍說分明
藍旗闻听往里轉 登時报入帳中軍 左良玉
一闻海卫至营外 忙〻离坐下中軍 麾下众將随主帅
一齊迈步往外行 軍校忙把元门闪 見部揚威呐喊声
左良玉 元門外見海总帥 比此大家咲彦生

海奎全众早下馬 二位卫 攜手一齊往里行
來至中軍大帳上 付又叙禮把坐分 总而言
二帥比此齊歸坐 下人献茶放下中 左帅分付設摆話
登時齊备在帳中 二帅飲酒來叙話 左卫问起李自成
海奎他 一〻細把前情再 傷損五百貂尾兵
賊营流寇多万恶 小孩尔兵 交〻利害了不成
左卫闻听心大悦 口尊貴鎮請放心 明日个
如此這般去要战 小弟有条他户計

我色俊　先除了小孩尔兵然后再拿李自成

总帥海奎帥領衆將出城來至左帥營內寧南伯一仝麾下衆將步行迎出元門二人元是仝僚的好友素日旧又和氣今日又是奉旨協助宣化府將海卩護至中軍大帳衆新叙礼大家歸坐令人有茶々罢分付擺酒吹口之力登時齊备各按宾主又分坐总鎮海奎代咲口呼矣和你今乃奉旨臨助宣化府還算是客芳兄特來奉請近城畧备粗筵献杯水酒一来接凡担坐二来还要添壮軍威今又反來討擾使芳兄又下不安左卩闻听吟々大咲口尊兄長說那里話累你我乃是通家之好非他人可此這些套言不可深叙言必大家共飲語过三巡左帥向起流寇的虚实可曾打过几仗見过输赢券敗賊勢派如何海卩旧把前者与流賊打仗先券了老爱隊豹尾兵連傷賊兵次日高迎祥代領孩尔兵大破虎頭勾豹尾兵敗近城去流寇派兵攻城怎么在城上防犯的話對着左卩說了一遍寧南伯付又追向流寇巷中怎么旧有這些小孩尔兵呢可是怎么一樣上阵打仗能券你的豹尾兵望仁兄細々言来

左良玉

為人作事另一樣　謀畧精通会用兵
不用目覷与眼見　只用那　耳聞一遍便知情
故此追问祥合细　所為好除孩尔兵　去言道
未从捉虎先拎豹　先去牙爪免傷人　海奎見问呼兵主
元帥留神细听明　說起流寇小孩子　个々不过十六歲
生成的　前法齐眉后盖梗　並无披挂身体灵
个々腕把柰脾挎　尽都是　落底快靴足下登
别看年幼小孩子　上降蹤进果然灵　馬上面
各樣兵刃全会使　步下柰脾抹的精　任你总有千合勇
难挡這起小孩兵　慌送跳躍急又快　上阵欢乍似胡猻
手挎着　柰牌专会旧地滚　展眼之工馬前存
柰牌上面虎魚相　生下馬　瞧見眼尖一定精
他还单取下三路　叫人怎樣朵架封　左矣和
不是芳兄自誇口　宣府全仗豹尾兵　虎頭勾能打券仗
十阵包爱几阵巷　竟不能券小孩子　个々死他们手中
因此上　芳兄不券能流寇　兄来請救才上諫
海奎說罢前叙話

左良玉

微々吟咲把話云

寧南伯一聞海奎之言微々冷咲口呼仁兄畧想流寇的這些小孩子焉能券过你精兵猛將畧想那些狗党羊群恰如瓦犬泥鷄何能之有仁兄只爱放心明日相煩兄長帥領你的豹尾兵出城与流賊巷门对战他若遣將相来还是那些小孩尔兵出阵你須要主付標下的豹尾兵不可害怕千万留神单看江墙之内地下的白灰横挡為記不可叫他们越过横挡一斉站定不可摇動我自有破孩尔兵的妙計

左良玉

眼望海卩呼兄長　元帥留神着又听

明日还得加仔細 与他打仗要畄神 倘若是
流寇若是臨軍隊 千万假义与贼征 先看看
若是孩尔幼兵至 必須仔細要畄神 三合及淌旧敗阵
削看偏左扑大营 地下先躺石灰道 馬走白路莫錯行
畧想那 流賊代兵必返赶 一定領小孩尔兵
躺見豹尾兵站立 一定要 施展拳脾往上攩
旧地而滚入了阵 管叫贼兵活不成 這一阵
先把流賊牙爪去 然后在退众贼兵 但能拿住贼為首

除滅反叛李自成 海卩聞听心欢喜 只說全仗兵弁能
二位卩 商諒以必齊飲酒 堪〻飲至日黄昏
总帥告辞左良玉 代領着 麾下众将近了城
正領豹尾兵五百 准备明日好出城 又主付
兵丁此話要紫記 江塲之内要小心 不言海奎城中事
单說吉安左元戎 一見海奎回城去 又見天晚至黄昏
中軍帳 家上灯烛明又亮 左帅升堂語高声
眼望下面高声叫 中军官 上帳听我将令行

左良玉往下高叫中军官上帐听令有忽見一人上帐控背弓
身口等元帅左卩说你挑選二百军兵手拏钩刀单等三更天
暗〻的出营在江坊之内偏右須要朗下梅花战坑口要一丈
深二丈刨必用布蒙盖用土遮展一分形跡不可漏透二百兵
每人只许刨双三个佐是以勾了刨完盖好息刻回营不可使
咸知道敌天交四古要究诸予以必用石灰洒下横搁不得有
悮
好一位 是智多谋左良玉 安心要除小孩兵

一見中军下帐去 忙〻的 往下高声把话云
王凱帐呈快上帐 忽听左右有人应 四个人
一斉迈步往上走 大帐中军把身弓 左卩坐上呼二位
要你畄神听令行 明日各代人五百 但要双刀双帐弓
欲代要 江坊之内分左右 单听炮响往上冲
还得畄神加仔细 单躺那 流寇手下小孩兵
他若施展拳脾滚 必定要扑豹尾兵 一个〻
落在梅花战坑内 又腿难伸在坑中 惹太能会蹿又跳

脚下充很闲不中 你等代兵往上闯 一斉动手莫畄情
一定要 除贼幼童休而下 人〻都要命残生
王凱帐呈齐吞应 四个人 忙〻回身下中军
各去挑选兵百万 准备明日好战征 暗〻的
出营埋伏不用表 且說良玉左元戎 一見二将应令去
又見外面定了更 忙〻退转后帐去 安息一夜到天明
到次日 升帐点将不必表 单言奉令将中军
天明回营上大帐 禀报道 江坊诸予全办亭

说左良玉次日升帐点派众将但見中军官上帐交令言说江
坊诸予全完特来交令左卩将手一摆中军官退去也不言左帅
营中听信单说海忽慎到次日一早用了战飯旧在帅府頂盔
贯甲戎庄以必出帅府提刀上馬代領昨日主付过的豹尾兵
五百人〻手拏庯頭勾来至城下门军開城咕咚〻三声大炮
养出关外
海忽慎 帅領豹尾兵五百 出离宣化府北门
越过海河乔一座 来至那 江坊之地细争睦

果然偏左有塊地 手々正々大不全 走不远
迎面偏出石灰道 非离细看々不真 豹尾兵在那边站
尤如覌敌暑阵形 海全也旧不代是 令人戒营讨战征
营门的 流兵报入中军帐 闯成宋焖心下沉
情恐良将左良玉 差人来 定是要見拚与营
必得合他見一阵 看々良玉有何能 宗娃子
想必叫声李寨主 上帐听我将令行 李忠闻听忙答应
迎步上了帐中军 捉背了身腿代咲 口把军师呼一声

一支虎 面对娃戒听将令 忽听宋焖把话云
大王你去临军队 代领着 所有八百小孩兵
江坊果是左良玉 千万留神加小心 各必要
忽勇伤损宾兵寿 孩尔兵杀退車军三 也呼左良玉看着一
方知响的小孩兵 李忠答應下了帐 披挂正齐不肯孝
戒庄必 手拿双刀上坐李 代领八百小孩兵
未至营门先响炮 一支虎 耀武扬威往外行
未至江坊扎住队 对面宗勤海元戒 瞄了瞄

一員流戒临军队 果然代着小孩兵 海下一見心欢喜
忙招呼 当先的流冠快报名

宋娃子真是了混乱明世的頦一个丧门神一转眼他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吴说都在翅致之内也是他一句话方能断送了性命他也不慌得左帅的谋略真是用兵如神他呼害支虎领着八百小孩尔兵去营前去交战李闯他深知李忠的双刀纯熟游敌背战又有这能打仗的孩尔兵在元不备之礼一支虎車秋介胄提双刀出帐上馬代领八百打仗的孩尔兵一仝前行营门大闪咕咚々三声炮响戒兵呐喊杀奔了元门来至江坊且说总镇海登在江坊等候猛见流冠营门炮响里面出

来了一支戒兵约有一千付又一看尽是孩尔兵手拿单刀脆挎答牌兵说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把队伍扎住真是一團的戒儿杀气恐当初难为李洪吉孩徕闹言不表且说总镇海下搂馬覌看一会忽見当先一員戒将生的凶恶
海总镇 付又举目台頭看 打谅当先恶贼人
虎皮袍配虎柯朕 虎箭翛 虎皮战靴把墜登
生的面目多凶恶 朕元背后刃頭倚 坐下的
啼跳浩晴黄膘馬 刃把刚刀手中拿 总帅看罢用刀指

一声叱咤似雷鳴 流冠收馬通名姓 好在刀下把命坑
一支虎 闻听招呼收坐李 台頭举目看分明
頦代金盔双凤翅 抵一付 黄金凯甲砌玲珑
大红袍上绣五蟒 朕束红呈代一根 走寿垂中刀捌前
飞鱼代内宝刀弓 同链一把安乔挂 剑藏鞘内似[illegible]龙
坐奇一匹洋红馬 手拿斩将巨尺斧 他的那
面目生成紫唐色 环眉刃通大眼睛 朕元膀乍多石壮
賭年纪 不过四旬当令中 身高六尺多威武

咸鎮宣化有英名　一支虎　肴必多时心圯忍
廷员官将不全身　未必他是左良玉　等我将他问一声
流寇恐必闲言道　良将面神你是听　大王了
李忠号叫一支虎　曾在高山作寨哥　如今扶保永昌王
特又来　攻取宣化廷座城　早晚要把北京破
推例你家主崇貞　你若是　早〻闲闵顺李王
还保你居家共馀门
一支虎说你是何人报名上来总镇闻听一声大吃吃某主怀

宗万岁架下孙臣官拜宣化府的总镇你老卩名唤海全杉你
廷赶反叛不尊王化人〻得而深之依我说你回去快〻叫李
自成亲自前来受傅你这无名的小辈杀之无益老卩开恩放
你回去流贼闻听只气得暴跳如雷一阵大叫
海总帥　所為用話机流寇　李忠中計大動嗔
一声大叫如牛吼　一支虎　大叫海全氣死人
官将无知說大話　你犯大王腑肴輕　我家的
永昌大王与人馬　破府开州攻贯城　傷的尽是有名將

那个不晓誰不向　何况宣化府一座　只用吹灰之力中
依我說　早〻投将降闵献　省的军民齐丧生
流寇之言還未尽　軍阵前　到把总鎮氣在心
大罵反賊休无礼　満口胡言任義嗔　大骂着
好齐不肯回寨去　造定流賊任命坑　說着催馬扑上去
双手掄刀奔李忠　馬踏切近往下剁　渾身使尽力无穷
一支虎　忙〻用刀往上架　本刀忙把利刃迎
只听咣当一声响　振的那　总帥虎口热又疼

又馬一冲撞过去　海卩有忙吃一京　暗〻驚
流寇他架我的刀　反到振的膀背疼　烟贼果然真利害
到要留神加小心　想必圈馬代坐李　付又江場战李忠
又个人　对面文争動了手　刀来刀去恶相争
海全虽然是好汗　怎奈地　奉令还要哄贼人
若論海卩的刀馬可止挡的住一支虎的双刀奈因奉命而来
所為誆哄流寇好破他的孩尔兵如何往他左江場恋战海全
此時把刀収回故文代朗袍松京慌之相假左只有招架之功

无还手之力一支虎暗〻欢喜說海全本式不濂代我拿他早
〻近营去見大王與軍師报功這个賊一催馬双刀並舉大吃
总鎮
江場内　流寇李忠心大怒　要把海帥阵上拎
那知他中牢龍計　真妄想　還想近营去报功
他見总帥无后力　馬往后退袍代松　一声喊
官将还不快下馬　跟我去見大王身　献闵降顺求饒命
永昌大王开大恩　在若免烟来動手　只怕难保命残生

一支虎　說必催馬往上撞　双手掄刀剁英太
总帥一見栝招架　腑中說　流賊想是中牢龍
越式我且败了阵　好叫左帥破他兵　海总鎮
想必假作慌张義　江場之内烟扎争　来回又走又三淌
偷眼腑肴賊李忠　又口双刀多枭勇　上下翻券门路京
自显他　江場之内来回跑　凛〻威凡杀氣凶
总鎮一代坐下馬　忙将那　巨尺翻送刀一横
虚欢一刀往下败　回頭扭项語高声　叫一声

反賊流寇休要走　敵尔不过我回营　言必一催渾红馬
暗瞧反道偏左行　且説流寇一支兵　观瞧心中樂无穷
才代要　催馬隨后往下赶　付又暗想在心中
軍帥曾有一句話　主付我　千万仔细要留神
一支兵瞧見海卩盧砍一刀往下敗走並不奔城敗走竟扑对
百営中而来才代要往下赶付又将馬一代説且住未从出营
軍帥旧主付與我叫我路陣当先必雖要把這八百孩尔兵領
出大寨傷他的三军还要叫左良玉听見心中害怕知道孩尔

兵难便海全他既敗陣我何不調動孩尔兵旋展券牌单刀杀
他一阵流寇想必大叫一声海全休害怕
又則見　伎将敗陣扑大隊　流賊冷咲喊一声
海全少伯我不赶　占饒你　狗命残生敗回营
言必将刀只一摆　瞎傳一令指兵丁　一支兵
馬上這一傳将令　登時欢乍小孩兵　吵的一生往上果
以真竟奔豹尾兵　李忠勒馬却不動　观瞧厮杀打战征
但則見　孩尔兵忙把券牌要　旧地一滚快如風

一溜却是五拾個　前后是　五撥一共是拾層
又見豹尾兵不動　牢〻站定不動身　猛然見
孩尔兵滚只离不远　指望一站要杀人　誰知个〻身乱恍
元来人〻脚陷坑　呉不狠深才二尺　吊下一時难上坑
还有那　拔出左腿陷右腿　扔了券牌捺刷夆
也有哉倒耙不起　一个〻　吓的好似走真灵
俗言怕处生瞎鬼　又听咕咚大炮响　丞〻頭
冲出无数人共馬　从天降下悪凶神　一齊举刀往上闯

拔了流賊小孩兵　伎兵赶上掄刀剁　只見人頭滚在尘
只杀的　叫苦哀哉悲声惨　个〻孩子見阎君
豹尾兵丁也動手　饒着那　流寇身后下绝情
兵頭句打刀又剁　吓坏流寇名李忠　旧知道
秉計估諒难動手　忙〻抽身要逃生　又听大炮一声响
元来是　左良玉帥領着馬步三军暗出了营

陝西師範大學
圖書館